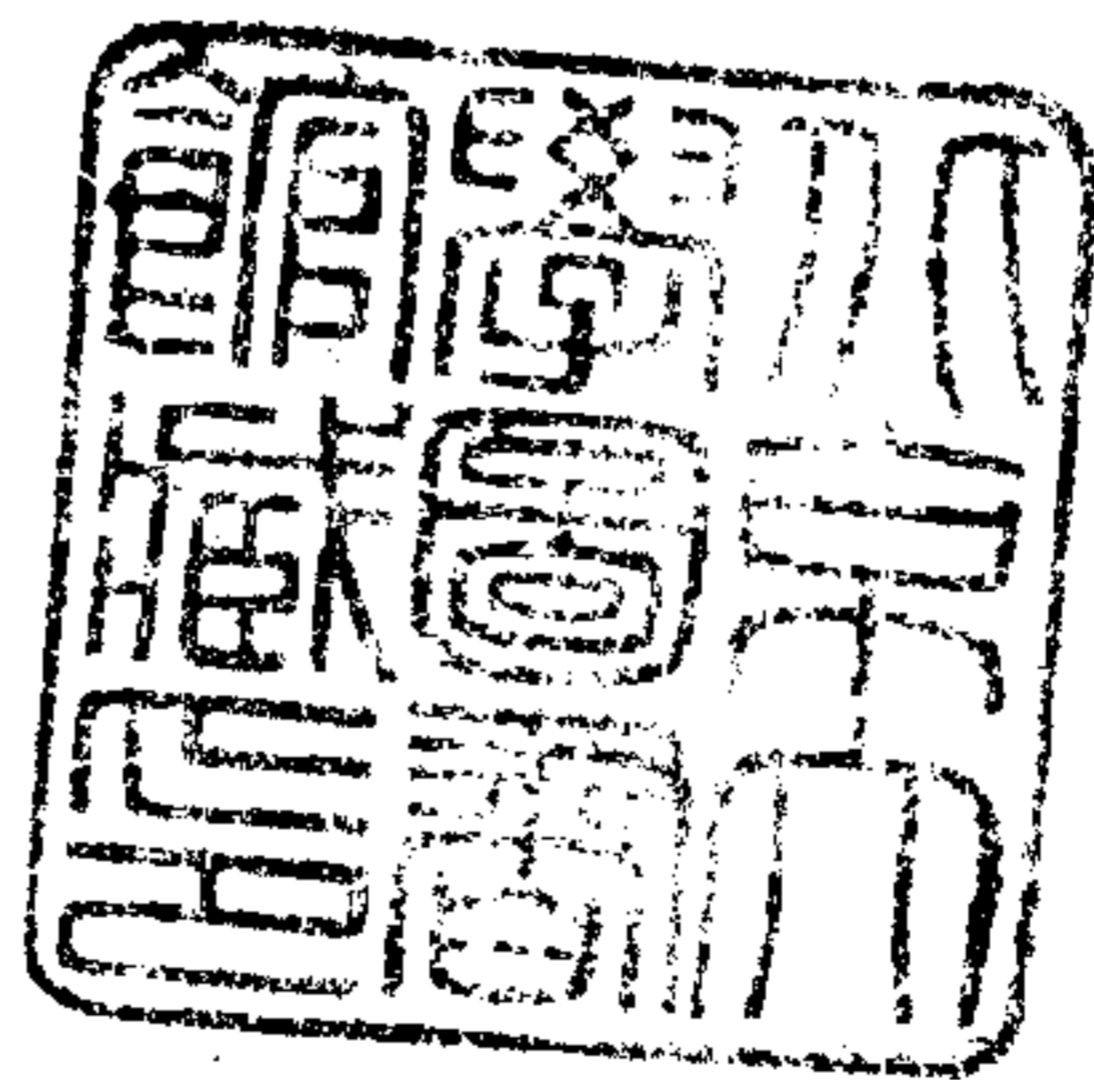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七·子部·道家類

南華發覆八卷〔明〕釋性通撰

藥地炮莊九卷總論三卷〔清〕方以智撰

南華經解三十三卷〔清〕宣穎撰

莊子集釋十卷(卷一至卷六)〔清〕郭慶藩撰

一

一八五

四一三

五五三

2-1123/0

南華發覆後叙

南華出處清涼山孔雀菴
蘊輝老人所著也老人繩
戒精潔狀親清孤坐之狀
須著提衣表瘦骨可掬而

序

教也長於詩三傳屬語與
之漢方內方外之書旁及南華
種種能結吾輩 吾輩少
而習之長而遊於空山大澤
皆所見是非莊者積三十年

而後發覆之語出焉正如稿
不蒸為芝菌精神 爾為
舍利 非俄以歲月而聚取
得也世所老莊一家余獨確
然判而為二老子生於周平王

序

亦竟有作易者後患之意
其言曰吾有大患為我有身
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日之
軀厭而離之 吾曰計其若
以必自全以必自時以柔弱自

抱以勇於不敢自活若所
 谷名嬰孩名冬涉川名畏
 四隨自古之善也怖者莫
 老子名也南華一坐猶之往
 嘆之曰鳥用先視且靜哉於
 序
 三
 是以道遙無物之說出而致
 之蓋破我往及破執破執往
 後於破生死破毒天破禍福
 破學神破理子破聖凡
 而老氏崎嶇在途之恐怖意

憐為憂也矣老子為憂也
 憐者也莊子為老氏解粘釋
 縛者也若者元美王次生之
 言曰莊子憐愛楚濱孟子不過
 大梁者者一見相實詰假令
 序
 四
 彼此道難度以涿鹿城之戰
 天地為之盪盪而不寧日月為之
 晦而不明莊子敗於楚之言
 何有之鄉而已往而不返也老子
 不敗也敗則如余嘆曰孟子之

然况加於老而不加於莊老
以鄉愿莊似狂此老莊二氏以
應之辨也蘧公曰老莊是固是
公眉道人始置且從發度誰
脚六細尋語脈亦有南華

序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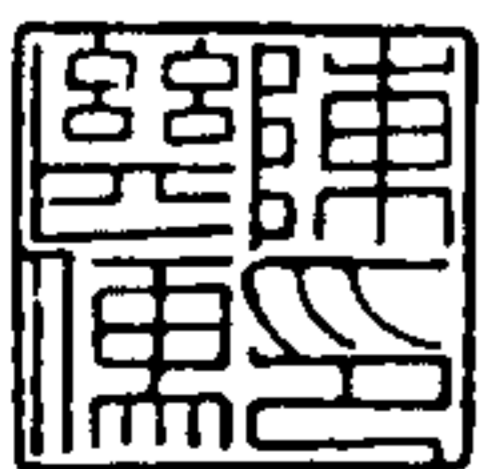
轉身吐象交乎余曰它人以我
解莊而蘧公以莊解莊蘧公
潔古有道人以此語示我三十
年破我乃知其久如象象為
東海王越王為象論去之品

惠以王雲當權薰灼銅在墨
晴鐵園中亦不生收乃亦蘧
公識死不悔何暇對塵而
論南華武中有白素諸往
度法家語可矣

序

五

丙寅清和月五日書於茗
帚蒼中 眉公陳德係



南華爰度序

往丙申丁丑留余以讀禮
居而秣陵酒者過未過
友人塵間不同此因不
言穆之長短長也往而
覽

序

四諦不謬三空不雙用而
七辯梵升天花共為有至
其等吳惠高去賤蕭然
遊視口第四子國興兵
舍利者茂也之余曰昇我
酒也豈

立次第王城相連黃里
羅門中乃有比多是
已而為天台為高遊後
卧起者久之因是因是
壽環中以應終年乃地也

序

則余又曰昇我酒也
漆園笑耶於是只若
以危令漸水即居之
有人之酒也遊者以不
者也其有有令者皆不
升酒也

遊者也即留鈴印就留中
廣作通以祇栢園朝夕
番中涉縉紳先生情以有
術者以步不道院通以者
後尹京亦治江孫時五以
序

序

三

言矣即留鈴時而却人
通以遊者亦不異立
也乃通以好談南華
因以南華教授留中
通以心金樹銀花
序

南華發覆 序

徒敢奉之者不啻香花自洗
云丙寅春余方散髮為南
竹留而通以忽持以
及者亦未且曰序余
不覺之嘆也嗟乎
序

序

四

君之友言之義切而有
謂耶或曰通以
也亦爰以三乾之覆而
之後何居朱曰是未易
人有六相即有一
序

五

至老死不散此夫自傷其生者也
也竺叔氏究極生死之因一切忘之
是乞何多保山河大地而盡其
之將去令人替眩是歸者我漆
園笑一之新之曰方生方死方死

序

五

方生志亦死耶非耶空行何
生直截痛快也竺乾氏掃之起
而攝以五教濟園笑存以經而
歸之四遊者括將去因而不待其
待必有分乞亦於爰南華

之後乃以深廢竺乾之為者也
而又修身有南華之精乃於以
爰南華之為也然身身之傷
又何居太史公曰身身之存於
今子而孔子補之曰楛龍吾何

序

六

以之酒以我楛龍而已因為之序

南華居士徐必達題



南華發覆序

莊生南華之篇蓋憤曲士之不
可語於道元為恠恠灑灑以爨
天地古今之覆者也其言曼衍
要所指歸則曰六合之外聖人

序

一

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曰論則存非覆已曰不議
則論又非發已一覆一發如環
無端其孰解之夫儒者發冢玄
珠多僂失於絮詬之強索市人

履狝至理或愈况於引類之每

下內外襍篇之文具誰是不覆

處于莊生醢雞之幕者乎余交

蘊師自

神廟庚子間聚其徒治莊生言

序

二

栩々如也僧察過從徵義往復

輒遂彌日茲手一篇視余曰此

吾所著南華發覆也二十年以

往卧起此中以吾之無匿于子

也可無一言志之夫君子之於

世也非其中大有所不得已人
可委喻於常然孝子不諛其親
忠臣不諂其君所謂天下之大
戒命之不可解而義之無所逃
也莊生身履昭々不忍世之惛

序

三

惛合譬飾詞相與導諛而胥于
大惑庶幾壹使正之諭之以諷
未必當遊刃之用為之借於譎
以牖其聰諫之以尸不足回剖
心之聽甚者劫之兵以悚其復

嬉笑怒罵詰鶻踔熱盡決聖賢
仁義道德之樊以放乎衆之所
震駭要全一世于君父之尊親
而偕與致其忠孝之盛雖詆我
為孟浪無當吾以待夫萬世而

序

四

后知其解者斯則莊生命篇南
華之旨而已矣蘊師吾儒其人
而托宿於西氏之弟子冠冕瀟
洛關關之學衿裾瞿曇之諦以
極其奧突于漆園濠上之說劃

然自命南華發覆舉世莫敏老
夙之士危坐以進之鼓歌以舞
之而無從異其喙嗟乎南華具
在誰為覆吾師者而又焉所發
之夫言一而已醒之覆而醉發

序

五

之其狂也覺之覆而夢發之其
嚙也居常寢處飲食之覆而病
發之其謔也狂生閔世之甚不
勝疾首痛心與之鋪糟啜醢寤
寐展轉于衣裳之顛倒元為憫

怪瀨瀾之言以抒揭其中之所
不得已師持其教酒不沾吻與
之處目睛內瑩達宵晝不眊形
骸之患時固有之柳生于肘而
不漂其和莊生不云乎里人有

序

六

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其
病者不病也師自謂世人以
莊子註莊子吾所為發南華之
覆乃莊子自為註也然則師固
以不醉不夢不病之莊子註莊

子也哉二十年以往卧起南華

澈義累之未嘗片語駢贅其間

發亦一無窮也覆亦一無窮也

吾與莊生交相冥于環之無端

是編也即謂之莊子註我也可

序

七

斯則蘊師之南華發覆也已矣

天啓丁卯夏孟友弟方應祥稽

首書于武林孤山之淨居



南華發覆序

陸農師曰聖人之在下多矣

其著書以道德之意約而為

老子詳而為列子又其詳而

為莊子莊其發老列之覆者

乎王氏曰莊乃孔氏所謂隱

居放言者也人讀莊之言未

嘗求莊之意其意以矯天下

之偏而歸之於正則莊子之

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其

誰發之今讀莊之書而爲論
解者人自爲發矣而莊未發
也非莊之覆不發而人未發
之也維我蘊公不發人之發
而發莊之言莊云乘天地之

二

正以遊於道爲治身與天下
國家之本是不已見莊之大
意乎見莊之意則知莊之言
不得已也故王氏謂莊之言
非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

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
者也惜其言之盡也夫中人
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
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
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

三

藏乎其心而言之略莊當其
時閱世之心切不得已而併
人之所不及者盡發諸言今
蘊公利生大慈之心愈不得
已發莊之意而詳其說併人

之所及與不及者言無遺覆
焉雖曰支肇所轉有漏蘊公
所發無窮其起莊于今而與
之言不易矣後世讀莊之書
者有此不由莊而盡道德之

甲

覆也乎近者憨公解老言及
莊謂先破我執而三教無我
之體同蘊公發莊而該三教
謂秉正以神遊而道德真宰
之本一其所謂聖人在下詳

說謹行之心亦苦矣吾願世
之讀蘊公發莊之書者其亦
發蘊公之意乎蘊公未始不
曰啓予者之可與言莊也

姑孰鍾斗題

五



自叙

古今詮釋子史者尚矣獨南華一書解者無論數十百家皆已之南華非蒙莊之南華也何則其旨玄其文奧玄則非悟莫得奧則幽隱

序

難見是以逞披文者出之淺鉤玄者入之深最難摸索也至如內外篇二字逍遙遊之遊字乘天地之正之正字只此三字卒未見有明白指歸焉者况其篇章節目隱伏影現有難以

語言形容描畫處耶自埋沒此老以

來不知其幾何年矣竊不自量以鄙薄譎劣之見而欲為古人吐其生平之氣不已難乎其為言哉但以不慧幼伐頂毛遊心教乘風餐雲雲水宿山

序

棲二十餘年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巖每遭迴於在世而于此種深有契詣詮次成卷亦有不忍自秘者寫一人之胸臆質四遠之見聞神識互稟靈心各具機朕冥符或當玄賞直

據本旨不事鉛飾期明理以闡宗匪敷

藻以眩目意到神傳筆精形似千慮

或有一得也其有義理圓活彼此互通

具慧目者鑒見自別決不拘直作曲

證龜成鼈耳天地大全覆自今發

序

三

明金陵清涼山孔雀頭陀梁谿性通具草



南華發覆卷之一

梁谿性通

西安方應祥

內篇逍遙遊第一

內外者道德二字也內以道言外以德言內雖有七抵發揮道之一

字道之真以治身是以言內外篇有十五抵發揮

德之一字出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無為為之

為德是以言外也

逍遙遊者遊於道也唯道集虛人能虛已遊世其

孰能害之入之所以不得逍遙者只為有已私已

愛是以觸處呈碍惟至人乘天地之正遊于無何

有之地是以好惡不驚死生不變解脫無碍入出

自由此其所以為逍遙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

逍遙遊

卷之一

可化此大鵬能一飛九萬里竟有忘已忘名之鯢

至人始可與造物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也

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而飛有若怒然其翼若

垂天之雲

如天一面雲也其大是鳥也海運

海運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

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

徙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

而大風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徙而南也野馬也陽塵埃也遊塵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

馬塵埃至微之物尚要以息相吹况垂天之翼而不用此六月之息天之蒼蒼其正色

邪視之是以見其蒼蒼之色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其高上之視下也亦若是蒼蒼之色則已

矣為何要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則置杯焉則膠

動水淺而舟大也以暗喻至人必深蓄厚養待時而

厚何敢言功名事業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

也無力風力乃可行故九萬里之則風斯在下矣是

逍遙遊卷之一

在下乃能遠舉而後乃今培在風上使背負青天

而莫之天闕者中道而折謂之大壅塞不行謂而後

乃今將圖南舉圖南之翼風小則不敢蜩與鷓

學鳩鳩形類之故名笑之曰我決起而飛盡力而

槍鏘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也於地而已矣奚

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言知小之人志無遠大各適莽

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猶飽也適百里者止宿春糧

適千里者止三月聚糧而巳何之二蟲又何知此二

知知人不知聖人之大小知自是不及大知夫小年

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怎麼見得小朝菌暮不知

晦朔糞壤之菌朝蟪蛄夏蟲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

之南有冥靈者神龜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正朝朝

其靈大椿之壽而彭祖乃今以久壽特聞而欲衆人之匹之

不亦悲乎亦可悲也已上証之以齊諧之湯之問棘

也是已言湯之問棘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前

南冥者天池也此言窮髮之北有冥海者有魚焉其

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

逍遙遊卷之一

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風而上

者九萬里雲在半空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應前圖且適南冥也斥澤中笑之曰彼且奚

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正

學鳩之飛決起時則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不至而控于地矣此小大之辯也此鷓鴣之圖南斥鴳之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嘗有之以見小大之知各有不同故曰小大故夫

者承上義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信

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如朝菌不知春秋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笑彼等小知自足之人務知小者近者且舉世而譽之

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喪氣失色也宋榮子之不加沮者不以毀譽動

心故知榮辱與已無預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內定得

我外之好惡由人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斯已矣九萬里之高其視下也

亦若是則已矣彼其於世俗事不汲汲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

未樹也雖失得不經心死生不變夫列子御風而行輕

貌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此但於彼飾知

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雖則乘虛往猶有所待者也

待風而後行亦如鵬之怒飛必若夫乘天地之正天地之

待六月息而後乃今將圖南也正是

逍遙遊 卷之一 四

無已私而御六氣之辯六氣者陰陽風雨晦冥陰陽之氣

無已愛偏則風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以遊無窮者遊乎天

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變變也以遊無窮者遊乎天

氣也彷彿乎塵垢之外遊乎無彼且惡乎待哉又

為之業出入死生嬉遊無礙矣待御

風以行也申明上文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無已無功無名便是乘天地之正之人也上乃堯讓天下於

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熒熒不照火不息不照燭燭火之光自難

並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思澤如時雨而猶浸灌

浸灌之勞自難為功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既已

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下天下自然有德者居之決當

退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既治

則已又何必求人治天下之實德我

竊治天下今我無實而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有名是狗名

之虛名我務實矣吾將為賓乎我要天下何為鶴焦

巢於深林不過一枝人之棲止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人之飲啄不過一飽歸休乎君不必釋說予一飽一室之

用天下為治天下只該尋要天下之人正如

之人肯越其樽俎之職以代庖厨之用哉庖人雖不

不惟裁制異宜抑且用才失當必不為矣庖人雖不

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上言堯讓天下是至

逍遙遊 卷之一 五

受是聖人無名此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姓陸名大無當言大而往而不反直任說去吾驚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見首尾大有逕庭不近人

情焉選在門前庭在堂外亦大相遠今接連叔曰其

言謂何哉曰貌也形遠姑射山在北之山有神人居焉

母之氣食體抱若冰雪潔淖約守柔若處子不

遊乎四海之外以其神用莫測其神凝使物災咎不

妖祥不所經和氣而年穀熟吾以是狂為

言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然其不信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

之觀是所謂表龍章于僕壤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奏韶武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不知至言之極妙

此知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

也玄同萬物以為一而世欲斬乎亂治也孰肯弊弊焉

勞悴以天下為事前接與言神人之功效之實德之人也

萬物為一物我同體是以物莫之傷大浸水稽也天而不溺入水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入火不熱水火尚不能

事是其塵垢秕糠物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堯舜事業藉此以為

逍遙遊卷之一六

陶鑄彼神人者孰肯弊弊焉孰肯以物為事宋人宋人資

越亦猶堯讓天下與許由越人斷髮文身無可資

用之亦猶許由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也資貨

也章甫章甫服而適諸越越人斷髮短髮文身無所用

之許由既不受堯之天下神人亦不以堯治天下之

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王倪齧缺藐姑射之山汾

都水之陽窅然茫然而不自知喪其天下可見三聖人

為也喪天下焉此章恐拙于用大之人不信故引惠

大者小可以作大用不善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

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瓠之五石以盛成水漿其

堅重不能自舉也一人不能舉動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

容非不巧貌大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訓之擊碎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均手

言寒凍手皮皴裂裂之藥者能治手世世以泝漂洗

僻統曠舊棉為事世以此為業客聞之請買其方百

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

而鬻技而得百金且又不請與之客得之以說稅吳

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得方之人冬與越人水戰吳

不龜手藥手不皴裂土卒能兵故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客遂以功

逍遙遊卷之一七

能龜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

之異也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而已善用之寧獨

一身雖天下淪溺將拯救故客用之水戰而裂地

以封之也可見小大在人之善用不善用之異耳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其以為大樽以瓠為度

而浮乎江湖氣又不損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蓬有心而不通此嘲惠夫子此一節莊

遙神人之說以明無用為大蓋亦自寓已意世無

意蓋亦言其雖有聖人必須舉世有見知者而後乃

得見用于當世也言雖戲劇而心亦良苦矣此等文

章別是一種風味要得其趣乃可前雖說不善用惠

子謂莊子曰前以大小對辯此以大小歸結正見小

為利德結歸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散無其大本也

其小大之辯也盤結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可取而不中

規矩立之于道塗匠者不顧喻當世執政之人今子之

言大而無用言雖大而無衆所同去也言為衆人所共棄也

子曰若小知之用子獨不見狸狌星乎乎知之比小

卑身若小知之用以求功利俟其機會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喻世人無知但知求利恣肆妄行東西跳梁不避

高下中於機辟關死於網罟也今夫爨有南方山中牛

逍遙遊卷之一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大既不能

則為無用物矣以其至大不能就其屑小也今子有大樹必不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立于忘已忘物廣莫之野廣

無碍虛彷徨乎遊無為其樹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已以遊無為道遙遊行不天斤斧物無害者正為無所

樂有餘地又何患焉樂有餘地又何患焉

可用此無用是安所困苦哉物之害者以其才智可

棄惟放于自得之場物不能害逍遙自適

而已安所困苦哉此其所以逍遙遊也

內篇齊物論第二

吳興唐時宜之父較

物本自齊人以我故而有所非彼此分別物之不一

齊蓋緣於此若悟此身空洞無物元無有我則知

於喪我必須立論以明之是為齊物論

南郭志道之士子綦隱也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解

貌軀然忘我似喪其耦喪耦者忘我也忘我則遊乎

四肢形體也未始有言故舉三籟之說而歸極于天籟

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舉三籟之說而歸極于天籟

籟者如蕭管之吹而有聲者天地人三籟在一人分

乎前日何居何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形忘則身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機息則心今之隱几者非昔之

隱几者也與昔日之隱几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善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知我喪偶之

耦便是人籟女聞人籟人籟畢竟天籟所為天籟藉

也是以言女聞人籟人籟而有聲二法機耦相因

而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將論齊物

發端者要人悟自已言之所從出乃天機所發果能

忘機無心之言如長風鼓竅竅怒號之聲又何是非之

有明此則子游曰敢問其方問三籟子綦曰夫大塊

天地噫愛去氣言風乃天其名為風是唯無作起

則一起大風萬竅怒鳴而汝獨不聞之寥寥流乎起長風初

山林之畏佳萃搖動貌○下廣明其作則萬竅怒

穴大木百圍之竅穴有似鼻者有似口者

似之耳垂下者有似杵者有似圈者

似曰似注者有長孔似有似汚者

下言竅激者故有聲如水 謫者有似響箭之

如人叱牛吸者如人叱牛而聲細若 叫者有低

如犬之細突者若犬吠 咬者前者前陣 唱于而後

隨者唱鳴後陣而 冷風則小和飄風大則大和厲

也風濟也則衆竅為虛 言衆竅之聲因風鼓發而有

齊物論 卷之一

無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刁刁草木搖動

而草木尚搖動而不止喻世人是非之言 子游曰

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籟不必更說

敢問天籟子綦曰天籟者人人發言之聲響也 吹萬

物一氣散而為萬靈人各得之而為真宰者如長風

一氣而吹萬竅也以人所稟形器之不一故有各各

知見之不同亦如衆竅之聲不一故曰吹萬不同使

其自已者謂人人迷其真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為已

身一偏之見為已故曰使其自已謂夫吹萬不同

從自已而發也此物論不齊之病源也夫吹萬不同

旨大知閒閒大知所以仁義綱常為知者閒乃 小知閒

間謂法度準繩一毫不假借者與 大言炎炎謂綱常

炎灼人使小言詹詹 詹詹詹詹分別利害 其寐也魂交

不敢犯也其覺也形開 聞聞知覺故與境相接

時其魂交合其其覺也形開 聞聞知覺故與境相接

與接為構接謂心與境接心境外交相構無一念之

也日以心關關者 密者密謂心機綿綿 小恐惴惴

也密者 密者密謂心機綿綿 小恐惴惴惴惴恐懼貌

大恐緜緜緜緜寬鬆之狀乃大奸之人縱 其發若機

括機勢牙括箭括拿 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

盟其守勝之謂也詛盟心裁其事不肯吐露如有呪

守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此等小知之人天理

絕無生機其溺之所為之 不可沉溺于所為以為是

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此等機心無

固然愈老愈深也釋上其溺之所為之一句○一體

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形化心俱

日消而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一句釋上不可使復

于事為至死喜或怒或哀或樂慮嗟嘆變變動熱

不能復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慮嗟嘆變變動熱

憂疑姚冶美佚散啓見誠態狀不一如樂之出于虛

蒸成菌 言此等心機殊形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

所萌 動已乎已乎 其所由以生乎 自天知開闢已來只是

其誰邪 誰字 其所由以生乎 自天知開闢已來只是

到旦暮得此已下方說成其自取怒者其誰即此

天籟便是真宰今此一節乃說破形骸是假我不實

要人撒脫形骸方見真非彼 非彼噫氣鼓 無有

我 則不知有天籟 無所取 此一取字便是感其自

虛機而發天籟因天籟而生人籟 是亦近矣而不知

其所為使 然似乎此身中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 真宰在人身中一氣耳 可行已信 日用紆為奔走

而不見其形 即老子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 有情

而無形 迹可尋須于有形上體 百骸九竅六藏 六藏

鼻腎藏志通命門為六 賅而存焉 賅而存焉 賅猶該也若該

之不知此中那一 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 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

皆悅 其有私焉 其有私焉 者此特臣妾不能相治

是皆有為臣妾乎 誰為管攝主之者 其臣妾不足

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 私言存焉三乎字皆反

得其有真君存焉 若遞相為君臣則無一定之主矣

君存焉者既有真君存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在人何不自求之耶

乎其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信此真

而不得亦無有損所謂不增不減天然之性真者此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言真君本來無相無形自

待接構不休 暫亡只待此形體化而盡且暮相 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盡如馳 盡其行為 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勞形以

至疲茶而莫知所 可不哀邪 向業識茫茫無本可

歸宿執迷不悟 人謂之不死奚益 人縱壽百年不

一生是以哀也 則日遷月化 其心亦與之然化可不

益于事 其形化 漸漸消頹 其心亦與之然化可不

謂大哀乎 前則茫無歸宿此則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芒無乎 言人固如此 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言其我獨芒而世人亦有不芒昧者乎 夫隨其成心

乎者審問之詞言畢竟亦有不芒昧者 夫隨其成心

念呼之以牛應之以牛呼之以馬應之以馬 誰獨且無師

便是我心 而師之 言人人具有此心 誰獨且無師

乎 自不芒昧矣 奚必知代 日夜相代 而心自取者

有之愚者與有焉 雖至愚之人無少欠也既下愚之

小知問問 未成乎心 執着意必固我 而有是非

元自無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已至是虛言也

有就如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已至是虛言也

齊物論 卷之二 十三

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大知且不能以知無

有吾獨且奈何以明無有哉向正下要辯明是非

言字承上吹萬不同之吹字以見言之與吹是異乎

不異○夫言非吹也以至其果有言邪至是之異乎不

二句以明果有言也其未嘗有言邪至是之異乎不

是也亦無辯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二句正明亦

有辯乎其無辯乎也便見與敷音不異以此看夫言

來未定其言之有無然則言之與吹無以異矣夫言

畢非吹也不知言之與言者然有言其所言者特未

定其言之有也是還果有言邪審問之詞其未嘗有

言邪其以為異於敷音敷音者鳥將出殼啐啄同時

有聽之無聲謂是其無又覺有亦有辯別乎其無辯

聲若謂言之不同鶻音齊物論 卷之一 十四

別乎將明是非二字以無有為有故先設問以明道

非道惡乎隱道不變不遷真而有真偽言言者所以

言為則惡乎隱而有是有非道惡乎往而不存道隱於

言惡乎存而不可言無不可所以有不可者道隱於

小成而有真言隱於榮華小成之人欲成已私是以

隱故有儒墨之是非蓋當時儒以厚葬為是以墨子

以儒厚葬為非互相非以是其所非彼所非者我而

非其所是彼亦我所非者已為是之而非我欲是其

言凡天地間物皆有彼皆有是故下文自的彼處則

不見自知之則知之言本無是非而起是非耳故曰

彼出於是蓋出于已之是是所以有亦因彼有彼

非是言此個道理間不容髮如擊石火閃電光方生

之說也雖然方生死之根就是一個生生者方死方死

死不知死者方生死之始就是方生方不可說方不可

方可纒因有是因有非纒因有非因有是是以聖人

不由已是非而照之于天照即此之謂以明的明字非

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既然是亦彼彼亦一

是非此亦一是非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果且有彼是

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可見原無彼是因自彼則

照之于彼是莫得其偶絕諸對待即謂之道之樞紐

樞始得其環中外圓內虛應變無窮也以應無窮是

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圓轉應變無窮故曰莫若

以明應前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指馬之

見得彼此一以指喻彼中指之為非指彼中指之為

非指也彼此非不若以彼非指倒喻指之指之指為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齊物論 卷之一

可見是亦彼也彼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既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也

物一馬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下發明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只是虛已應物不

容一毫可乎不可乎不可人以為不可我因而不可已私

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我無容心惡乎然所以

然者然於物之然惡乎不然不然於物之不然是則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既有是物固有無一物不然

無一物不可牛溲馬勃無非藥也○此段發明道故

為是舉廷橫梁與楹柱厲癩病與西施美之恢大愧詐

詭異道通為一實不一難其無是非以道觀之物

齊物論 卷之一 十六

物皆然物物皆其一矣其分分廷也成也乃所以成其廷其

成也妍乃所以有毀也既快悅論怪道通為一妍始好

別以其分也乃所以成也凡物無成與毀則無有毀復

也其成也乃所以成也則無有毀復

通為一矣惟達道者知萬物通而為一為是不用已

是而寓諸庸衆之中人以為可因而可之庸也者

用也以衆人用以為然則然之用也者通也通

也者得也往而不自得也若適然得而幾通也通

雖涉萬變而矣因是乃已若未至乎道已而不知

不失其用矣此因是乃已若未至乎道已而不知

其所以然纔謂之道勞已神明是為壹而不知其此

鈞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日狙公養狙之人賦芋以食

也日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日然則朝四而暮三眾

狙皆悅而不知朝三暮四亦七也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者亦因

是也亦執朝四暮三為已也正恐勞神明為是以

聖人和之以是非不因人之是非而為之也而休乎天

然均等無是無非是之謂兩行窮也○此段言是之

止于寄庸衆之中以行不能明指何者為是為何者為

非終是疑似不明故引道隱于小成一句以証前言

是非本無以明道通為一而休止乎無是非之境此

便是明也何疑混不見昭文之好欲以明之故

其彼此無成也是故滑稽之權聖人之所圖也

齊物論 卷之一 十七

之人欲明是非之彰而先引古其知有所至矣惡乎

至何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無復其次者之人雖適有形猶知識未盡此心以為

加矣純朴尚未有我之封封界限也以為

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又其次者之人雖有彼此界

有是非之心以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自是

彰而道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者

喪世矣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者

成其自愛自好之私愛之所以成虧愛何有不成

此道之所以虧也愛之成也道之所以虧也

且有成愛與虧乎道哉果且無成已與虧乎道哉

無有成與虧故如昭氏之鼓琴已何愛可成何道

可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一般無有音響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柱而行惠子之據梧談而

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有盛名于世故載其事傳

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有以異于人其好之也欲以

明之誇示于人彼非所明而明之本不可明故以堅白之

昧終以堅石白馬如惠子之而其子昭文之子又以

文之綸終終身無成也若是策據梧而可謂成

乎雖我亦成也則我之物論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

物指與我俱無成也以明之便是三子之無成也

三子齊物論卷之一十八

故滑疑之耀滑提不住疑見不殺即為是不用之意

人只明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言是非

但可寄諸庸衆之中此之謂以明自莫若以明至此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以道隱

于小成言隱于榮華四句○此下又把言非吹也言

者有言至未嘗有言也一今且有言於此又提起言

節類明無有為有之意今且有言於此字承上為

是不用不知其與是相類乎其與因是不相類乎

之是字類與不類是類因已之是而有言若無言則無是

類與不類是類因已之是而有言若無言則無是

矣以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何以見雖然請嘗

試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生無有未始有

夫未始有始也者未始有始有有也者有無也者無以

生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始未

有無是也○當初本無箇有亦無始未俄而有無矣而

但未知有無之果孰謂有孰謂無也果有言邪其

不知有原出于無是一今我則已有謂言矣而未知

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載道之言終日

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言不可而泰山為小莫壽

乎殤子而彭祖為天言不可天地與我並生而萬

物與我為一既與天地並生便與天地同久殤子豈

秋毫詎可稱細○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是無

言無言俱不可得矣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是無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也○然則一之與言便

為二二之與一便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生千

雖巧于曆筭之人亦而况其凡人乎應前神禹且

不盡生生之數矣而况其凡人乎不能知吾獨

且奈何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又何

也然則無適焉因之是已則無夫此段發明滑疑

何自而無適焉因之是已則無夫此段發明滑疑

要見言語是非俱不可執以道未始有封何有封域

其道體無方言無常主也道未始有封何有封域

言未始有常何有專主為是而有畛也封界請

言其畛有左有右名異有倫理有義有群分有辯

齊物論 卷之一

別有馳兢有爭此之謂八德世俗以能六合之外

聖人道包天地與太虛同體心與道契六合之外未嘗不知存而不論者非耳目經見恐生是非故

也不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未嘗不周知萬物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

地義以立君臣父子之詳論其而不議其短春秋經

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經世君臣父子之

品節名分之詳而故分也者有不分也以其道未始有封

也者有不辯也言未始曰何也分辯有不辯聖人懷

之聖人與道為一明知萬化之多而未嘗分明知衆

不欲自衆人辯之以相示也而曉曉然競辯夸示于

齊物論 卷之一

二十

人故其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所謂善者不辯辯者

以証夫大道不稱何有稱謂大辯不言天何大仁不

仁至仁大廉不嗾不以為廉自足也大勇不怯勇于為

害人也道昭而不道矣辯者言辯而不及矣物無

明道若昧道昭而不道不言辯而不及矣物無

常愛則不仁常而不成繳然廉清非真廉清而不信

周至矣勇伎而不成五者圓而幾何方矣五者

下其疾之勇伎而不成五者圓而幾何方矣五者

渾成各相不立此所謂圓若道昭言辯仁常勇伎廉

清圭角太露則近于方矣聖人知此五者所以不辯

不議不分不辯卷而懷故知止其所不知此至矣

之不欲示人者以此故知止其所不知此至矣

前古之人其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言所不知之

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是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其

知其所不知也孰能知之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所謂虛而不

有而不知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所謂虛而不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葆猶包藏而不露前云

此結指其義曰此之謂葆光此下正明葆故昔者

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國名何南面而不釋

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所處之地猶存乎蓬蒿

艾藿之間是以不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無不至幽隱而况汝德之進乎日者乎照臨三

齊物論 卷之二

二十一

若正見知止其所不知齧缺堯之問乎王倪高曰子

知物之所同是乎得相同曰吾惡乎知之要明

之知便是真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知所不知曰吾

惡乎知之然則物無有知邪曰吾惡乎知之上三不

而答恐其不能領會故下文雖然嘗以不知不試言

之庸詎知何用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是知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是無知也言世間之知與且

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手足鱗然乎哉

人木處則惴慄恂懼獲猴然乎哉此三者看孰知正

處民食芻豢豢養之物麋鹿食薦草也且甘帶好食也鴉嗜鼠此以四者孰知正味獾狽以為雌狗頭其雄

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奮疾而走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嗜好不同所見各異知與不知

也所異乎者情也物各有自非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至有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是則物論之

不齊其患實始于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

而冥大通之道斯近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人鳥獸之異宜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真知乎謂此不知豈真不知哉正見知

止其所不知齊物論卷之一三十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

非之塗也樊然殽亂物之同吾惡能知其辯言世間

知天下之至正者以我觀之世間之正莫過于人義以仁義為必是者豈真是哉且如仁義聖人以治天下而盜跖即以之而為大盜若以聖人為是則盜跖亦若是若以盜跖為非則聖人亦非也如此殽亂吾惡能知其辯是以不用知也設齧缺曰子不知利害此一難者要見至人之德不同豈有至人不王倪

仁義是利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知利害者乎王倪曰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死生驚懼不入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尚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不

知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封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聖人不從事於務孰弊弊焉以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

無物不緣道無道無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孔子以為孟浪虛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何長梧子曰此個境

是黃帝之所聽亦惑不也而丘也遊方之內者又何足以知之不但他且女亦大早計正如見雞卵而便求其時夜纒見彈而求二譬上句以明夫子為

道之孟浪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夫道不可以言行傳耳授故曰予

齊物論卷之一三十三言之汝聽之皆妄也畢意忘言心奚旁日月挾宇宙

為其脗合與天地日月脗置其滑滑猶混沌也至人

之中和光同塵而以隸相尊也眾人役役聖人愚也

先其至下任人昭昭我獨昧昧眾人察我獨不

知即老子所謂眾人昭昭我獨昧昧眾人察我獨參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相參萬歲而萬物盡

然與萬物渾化而以是物相蘊蘊藏也即藏天下于

無變于已至此參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同悠久然則何死何生世之悅生惡死者不亦惑乎是以言

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邪弱喪自麗之姬艾地封人之

失家鄉者

掌艾之

名

之

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
 王同筐林食芻豢之樂而後悔其泣也悔昔之不以
 也以見惡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見
 死之惑也悅生之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在
 感也迷中見得有生死是以悅生惡死也及乎悟後知原
 無死生空好惡也正如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
 者且而田獵人在夢中見得有酒飲有哭泣及乎醒
 後何嘗實有酒飲何嘗有哭泣夢中則有覺後元無
 中間矣生喜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言人在迷中不
 怒者夢也不知其夢而猶自以為知而又向人言死夢之中又
 生利害好惡是非是言不獨迷而不覺泊乎
 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覺得死生好惡知是夢

齊物論

二四

也○此還在夢中未醒悟也○舉世皆迷誰知是夢且有大覺大徹大悟而後
 知此死生好惡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此責瞿
 聽一言半句便竊竊然猶自以為知之君乎牧乎若乎是
 以為妙道之行竊竊然以為知之君乎牧乎若乎是
 自以為為妙道之行牧乎指固蔽哉丘也與女皆在夢
 夫于以為為孟浪之言也固蔽哉丘也與女皆在夢
 未醒也今日謂女說夢亦在夢未醒也是其言也其名
 為弔也前至詭之人亦信不及只待萬世之後而一遇
 大覺聖人知其解者解悟于此纔知我與女是就如
 日暮遇之知我不也日暮遇之者極言其難遇也今日
 辯無能正者結明吾惡能知其辯以既使我與若辯
 見前亦有辯乎其無辯乎之意也

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
 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兩
 既不知則人固受其黜坦不闇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
 相知則人固受其黜明貌闇過我若非若是我非
 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于我與若而我與若
 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矣人固受其黜
 闇誰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正之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齊物論

卷之一

二五

舉世人俱在夢中那得超人之見不然則我與若與人
 是同乎我便同乎彼誰知正者然則我與若與人
 俱不能相知也然則我與若與人
 麼待得既不能待不何謂和之以天倪曰世間之是
 若和之以天倪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世間之是
 與不是然與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
 亦無辯是既異乎彼不然也又何庸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然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之相對待因是故也化聲者天籟自鳴之聲也未
 成乎心之人取着而生是非不取若其不相待是之
 則無有也亦可見是無有為有若其不相待是之
 不是也亦無辯然之異乎和之以天倪天倪者天均
 不然也亦無辯此便是

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因之以曼衍所以

之謂兩行也○倪者緒之兩頭

窮年也曼衍者如藤之散漫流行即橫說豎說如樞

也所謂言惡乎存而不可以言與道合則矢口忘年

而談無非至言也如此優游卒歲所以窮年也

加以身住世間心超忘義了無人世是非之分則不

謂忘年忘義也真人應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無竟

世與物無競如斯而已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無竟

之鄉故曰振于無竟以其栖神于寂寞冲虛故曰寓

諸無竟也此齊物論究竟指歸實際則為荒唐之說矣

大文章驚天動地若不指歸實際則為荒唐之說矣

罔兩影也問景曰曩子行向言是今子止又言知

不曩子坐亦夢也今子起所以窮年何其無特

齊物論卷之一

操與起坐不常何景曰蓋不吾有所待而然者邪吾

之所待者形也亦又有待而然者邪而行吾形待蛇

蚘蝸翼邪言彼假形若蛇之蚘蝸之翼原自無我任

其天機之動作耳又何以知其然不然邪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此下結明物本自齊原

本來無有即此身亦如形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

影夢幻不實何有于我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我今

然喜貌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我今

俄然覺則遽遽僵臥然周也可見此身形幻化不實

為蝴蝶誰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此之謂物化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

異耳

此之謂物化

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

異耳

此之謂物化

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

異耳

此之謂物化

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

異耳

此之謂物化

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

異耳

此之謂物化

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

異耳

此之謂物化

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

異耳

此之謂物化

既無有我周亦可以為蝴蝶

異耳

此之謂物化

內篇養生主第三

武林鄒之嶧孟陽父

濡湏朱合明峻之甫 較

欲得逍遙先須忘我故言齊物物既自齊要當養其生之主主者即真宰也所謂主人公也世人但知養生全生而不知養生之主故養生逾至而生逾喪矣善養生者處于虛無恬淡勿以好惡經心勿以勞慮累形使之神不傷而道炁常存在此所謂善養生者也蓋人處世心不能不應物特不為物所傷便是養也

吾生也有涯如隙駒過隙耳而知也無涯以

有涯隨無涯以有限之身隨無涯之知勞心悴形此為殆已

養生主 殆而已矣 為善無近名 凡才美

為知者危終于殆而已矣不可救為善無近名凡才美人利物俱為之善只是不要近名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而物自喜乃為之善也若煦煦為仁偃偃為義飾智驚愚修身明污便是近名者相軋也

倚靠足之所履 膝之所踣 然嚮然奏也 進用

刀騞然之聲 莫不中音 合於桑林之舞乃

中經首 咸池之會 文惠君曰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蓋臣始嘗學乎道以悟物之有進乎技矣始臣之解自天然理之妙故進之于技耳 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喻未聞道時不能虛 後未嘗見全牛也 喻聞道後不見 方今之時 純熟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 以其目知其神即隨 俟乎天理 批大卻

養生主 大窾 因其固然 技經肯綮

臣之刀用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之鋒若

新發於硎 何如也 彼節者有間 大窾而刀刃神遊也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言彼世間善惡之事俱有間於好惡是非之境乘虛以行空闊蕩乎 是以前十

境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 每至於族筋骨盤結處 吾見
 過而化一似全無事時也 其難為刀怵然為戒不取 視為其止行為其遲徐徐
 動刀甚微言物得其宜 誅獲解然已解正 如土之崩委
 于地其難解然已解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以暢其懷 為之躊
 躇其難解然已解 滿志善善者拂拭其 刀而藏之無用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庖丁之善
 人之養生亦如庖丁之善養養其刀則 見右
 師名官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因何只一天與之
 其人與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成是使 獨足一也
 養生主 三十

人之貌有與也俱全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養生之
 在形骸上求形之殘缺一皆歸之于天無有好惡此
 便是善養者也○言刑足雖是天亦不當處于不可
 處之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雖是 不斲畜乎樊中
 籠中之神雖王不善也近于刑也○此段言養生之
 養者其樂便非所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
 以養之道也 非夫子之友邪言非我夫子之友也何也所以友者
 友之曰然是吾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可乎者言既為夫
 號曰然是有 始也吾始之所以三號 吾以為其吊者
 泣是為 始也者非為夫子也 向吾入而弔焉申明吾以
 之人也而今非也元無哀感何也

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是以我
 世情二號 彼其哭泣 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
 斷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天無私愛今日之所以
 其之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不知 適來夫子時
 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死 哀生 樂不能入其
 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帝者天也生之主也今超然
 生去來尚不得而縣解化則解生之縣矣○言死
 情累乎所以不當泣也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
 其盡也結前生之主也窮盡也薪有盡而火無窮形
 薪火之傳何有盡極向之哭泣者不知其盡者也○
 此段多以聃有情愛入人之深其弟子輩致生哀泣
 養生主 三十一

究哉聃澹然獨與神明居者豈于道為未至而尚有
 係累耶無奈不知其盡之人以聃為實有死生觸情
 生變耳與聃何預聃漆園所師也前此既議議之矣
 下文何以稱其博大真人哉若以此為言則自相矛
 盾矣讀此者當另具隻眼勿得認奴作郎乃可
 道者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稟此道而有生處此
 形骸之中為生之主者道也所謂天然之性以形假
 而性真故稱之為真宰

內篇人間世第四 孔子用世之聖人

高弟願借重以明其學

八閩張光世

前養生主是出世之道人間世乃人間處世之道

要見出世必於涉世應事接物觸情生變而不荷

其累者斯可遊於世矣

世者遷流曰世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

為世又三十年為一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

聞衛君也

其年壯其行獨暴戾自用不輕用其

國與師動衆虐而不見其已過以輕用故民之死

衆死者以國比量乎澤若蕉相枕藉而死者民其無

如矣無所逃死矣回今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無所用亂國就之安其醫門多疾夫于救時者正如

也願以所聞思其則何以處之之法庶幾其國病有

瘳抽乎而百姓免仲尼曰嘻熙嘆若殆往而刑耳夫

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言上問

則庶幾其國有瘳乎要且不知正人之道不欲自雜

其心志心志雜則思慮多思慮多則未免擾亂其

懷其懷亂則憂疑不決憂疑不決古之至人涉先存諸

已而後存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存於已者未

定自己操存尚自何暇至於舉人之所行

不自見過欲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散也出而知之

所為出乎哉德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知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傾奪也也相軋知也者爭

之器也知用則二者才知招患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非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即汝且德厚信江實未

以為不然不蕩名亦不出知且德厚信江實未

達人之氣投人夜光鮮不名聞不爭未達人之心

事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舉人之前者是以人

惡之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欲毀人以自成人之所

謂未信則以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已而彊行若殆為

人菑夫德之君他亦不然伊故曰且苟為悅賢

而惡不肖則與汝惡用你去求他德而求有以異

必待召而若唯無詔而輕去則王公必將乘人君之

性乃可而諫辭非也而汝目將榮之榮榮然眩而氣

而鬪其捷辭欲以拒而汝目將榮之榮榮然眩而氣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辭氣不辭容將形而無容色之心

且成之本欲使之遷善去惡是以火救火增熾以水救

水轉見漂名之曰益多更長其為惡順始無窮也若

殆以不信之厚言以至若殆為人菑是厚言也必

人間世

三三

死於樂人之前矣吾所謂若殆往而刑耳者以此設

之憂與且昔者桀殺關龍逢夏桀之賢紂殺王子比

干是皆恤民修己其居下之位而曲偃羽拊

人君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上為暴虐下故其君因

其修身立以擠之欲成己之名此比干是皆好名

者也若不聞昔者堯之所攻叢枝胥敖禹之所攻有

扈戶國以為虛厲居宅無人曰虛身以為刑戮以其

用兵不止其求實土地無已是以國是上五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堯禹之于藩國猶不能化必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名則指龍逢等三人而

况若乎况汝好名求實必雖然上雖我之臆斷若必

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不妨言之與顏回曰端而虛勉

而一我但端謹其身以虛其心不以功名得則可乎

曰惡惡可言不可也彼之夫以陽剛之為充盛于內

色孔揚於外采色不定或喜或怒現於顏面即尋常執

與言之常人之所不違彼因案服人之所感以求

容與暢快其心志以此名之曰日漸進之小德尚且不

成而况欲成大德乎彼將固執已而不從化矣然則

其

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毀而已但無其庸詎可乎

之故外相合而內不訾功於往耳其庸詎可乎

曰然則我內直無私而外曲就人成而上比借古內

直者無已私與天為徒也此三術從孔子君子有

徒畏聖人之言也議論渾然無迹可尋耳與天為徒

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肯獨以已為私言

乎而人以我之善之善之斬乎而人以我之不善之邪言

善為惡也若然者人謂我之童子純一其德不知

害我者哉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

擊執躬長曲拳鞠躬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

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疵與焉是之謂與人

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與古為徒其言雖

教適指適是之實也有澄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

者言既古之所雖直必不為病也已是之謂與古為

徒若是則可乎前夫子言庸詎可乎此言若是仲尼

曰惡惡可何乎大多政法而不謀以其政法太多雖

衛固執不化亦無辜咎正見人謂之童子人亦雖然

止是於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師心已尚不

也

人間世

三四

人間世

三五

化安能化人畢竟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可也○前言雖教誨之實也是古之有也非吾有也此便師心顏回曰吾無以進矣要見回之學未至於心齋坐忘之地止於此而已更無以進矣敢問夫其何方法才及仲尼曰齋虛謂之吾將語若子何以化有人自而為之見其事易邪易之心易之者上天所不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要伊去其多端而專一其志志不專則進道不篤故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不以耳先教之以專志無聽之以心聽不以心是忘形也而聽之以氣聽止息於耳無

人間世 卷之二 三六

聽心止息於符而無知符性也慎修所志守爾天氣符正言性與天合如符券然也也者所謂忘形去知同於大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便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得夫實是道自以為回也今一聞心未始有回也若可謂虛乎回於一言之下今一聞心夫子曰心齋盡於矣吾語若前言齋吾語若至此纔為齋也所若能入遊其樊樊以言吾語若正教其人衛之方也名入則鳴也以喻衛君之國也回欲而不相入則止言而不無門戶可無毒害以衛君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不可執其一定而言但觀其氣味相入則言而處其所如此則可以化暴戾

之君則幾矣絕迹易不遊其無行地難無感其為人使以能教人易以偽為天使無可言說一見而使消無知之知則難後存諸人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矣世人但知有名彰微乃可行道未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世人但知有名彰微乃可行道未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世人但知有名彰微乃可行道未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世人但知有名彰微乃可行道未聞以有知知者矣

人間世 卷之二 三七

止於狗耳目內通也而心既止外於心知如此可耳是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此集虛之道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亦之為所紐也伏羲几遠以之所行而終身而况散焉者乎而有不行則可矣○上教其為善無近刑也葉公字子高諸梁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其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不可奪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成若小

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今日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患刑責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必焦勞心思使陰陽不調致成患疾

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人之能之致不

患吾食也執麤糲而不減美費下無有欲清之人無

有甘美炙燔致病之尤者今吾朝受君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焦勞其事之成不成可見矣吾未至乎今尚未事之情成否而既

有陰陽之患矣事倘若事若不成好合辱命之必有

人道之患矣是兩也為人臣者可不足以任之自當

但不知所以任之之方子其有以語我來教我任之仲尼曰天

人間世三六

下有大戒二大戒世之大經大法其一命也稟之其

一義也宜于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不能臣之

事君義也義之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定而不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

之或順或逆無不順承雖孝之至也安于夫事其君

者不擇事而安之或難或易敢不敬謹唯命忠之盛

也自事其心者既安於義命不見事之難哀樂不易

施乎前此為任患知其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

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但行其事之

情而忘其不知身乃為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但安

命不必悅生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何不足以任之○上既教

任事之道故丘請復以所聞以教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彼此以符遠則必忠信實之以言言必或託使傳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不獨天下之難者也難逃天折

夫君兩喜兩怒之言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

多溢言過惡之言下出溢凡溢之類矣虛妄妄則其

信之也莫有也莫則傳言者殃歸咎傳言之人矣

故引法言曰以實傳其尋常之情無傳其美溢惡言

人間世三九

傳言則庶幾乎全身免患○言其變故中間不可知

况始不善乎所以且以力戲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

乎陰始則明為角勝久之泰至則多奇巧蓋戲劇大

端生出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初筵秩秩其後

泰至則多奇樂以其酒酣樂劇太甚則亂凡事亦然

始乎諒常卒乎鄙諒者不擇是非而必于信鄙詐也

不疑入之則鄙詐之心生焉其作始也簡金堤千里潰其將畢也

必巨見言者風波也起浪行者其言則喪實喪也夫

風波易生執以動實喪易以成禍危易以動實喪易

以故忿怒設說無有由特以巧言一偏之辭令人獸死
 不擇好音氣息沛然息勃然不擇所出也於是兩並
 生心念屬易以動下言易以危也尅核太至若乃
 之人心行奸則於所怒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彼此釀
 險尅核太至則於所怒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彼此釀
 而不知其然也所以然者蓋由巧言偏辭故苟為不
 知其所以然也孰知其所終故又法言曰無遷之命
 令無勸成語其言過度求益其成也而不遷令勸成
 乃是始之事宜速成美成在久其惡惡成則不及改
 悔矣○後雖悔之嗟可不慎與但慎言語以行且夫
 人間世卷之一 四一

乘物君命以遊心之閒託不得已以養中知其不
 安之若至矣何作為報也萬一事莫若為致命此其
 難者報命於君也○此章言人處世當和光同塵不
 伐才不見德虛已順物以遊物不得顏闔魯國之將
 而傷也所謂緣督以為經者此也顏闔魯國之將
 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名瑗衛曰有人於此
 其德生而無天殺然與之為無方度傷倫不施藥石
 以調則危吾國儲君為與之為有方意欲將顧其美
 其意則禍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敗及已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
 過之尤上上其所以過者然此者吾奈之何者還是
 行則下效也

還方也遽伯玉曰善哉問乎問得戒其去之慎其出
 之正汝身哉以正人之不正然後可形莫若就遠則
 怨之則心莫若和又和則混而為一雖然與之二者尤
 有患害就不欲入雖與之就事又和不欲出雖與之
 不欲出恐彰已之形就而入未免且為顛陸為敗滅
 善顯彼之不善形就而入傾邪且為顛陸為敗滅
 為崩倒為蹶失○此為善近名也○是以前有患累也
 惡其勝為妖為孽必先正己而後可以與之同事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
 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
 人間世卷之一 四一

於無疵達其就不欲入和不欲出之意則雖與之無
 前顏闔致問之辭也○此下連設三喻承上義教其
 不可伐才誇美犯彼之怒也○借顏闔身上發明為
 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汝不知夫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螳螂原不勝任車
 危身翦顏闔原不勝師保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
 之任恃其才美以傳之是積其才美以戒之
 慎之其犯忌遽伯玉戒之者恐積伐而美者以犯
 之幾近於螳螂之矣雖不伐才亦要汝不知夫養虎
 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讀書是生物也為其殺之
 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彼好戲耍你教他為其殺之
 教他居仁由義為聖賢

之事是全物與為其決也斷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

之不達其意也言其可教之時則教不可教之時則不教其怒心此達其怒心者要見達之入于無疵也虎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虎尚親媚養已者以

而不可傳乎亦可傳也只是不要拂逆他意故其殺者以逆也和欲出

欲入形就而入則為顛為滅為崩為駭也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蜾蠃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

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然則意有所至而愛有

所忘可不慎邪事暴虐之儲可不謹去就慎出入吾

然雖如是未免以才為累但得免夫夭折之患耳未

人間世 卷之一 四二

為至也總不若以無用為用以不才為才之為祥也

故引木喻以發之是以接輿之歌總結世人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地見櫟樹

社樹其大可蔽牛以兩絜之百圍徑尺其高臨山

十仞四尺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美而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其弟子厭飽足

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

如此其美也先生不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

之矣散木也不在可用之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

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謂門樞引水則則液

構購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

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

比予於文木邪有文采可夫狙查梨橘柚果實疏

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

生者也以其才之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此皆自培

剖擊培取而於世俗者也豈惟于木物莫不若是且

予求無所可用久矣而幾于歿乃今幸得全之用

為予大用也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則辱久已且得有

此大也邪且也若雖與予木也皆問一物也奈何哉

人間世 卷之一 四三

不自以其相物也以我為無而幾近死之散人又

惡知我散木為無用之匠石覺而診軫其夢弟子

曰木之趣既取無用則何為而用社何邪曰密禁其

也若無言彼亦直以寄焉以為不知已者呼其

是詬厲也此木即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伐者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以有用為保木以無而以

義譽之匠石以木不材為無用木以不材為大用而

不亦遠乎上言大木以無用為保下言大木以不材

而不知木以此為大祥也以不南郭伯也長子綦遊乎

材故不招患有材則致患也

商之丘丘在梁地見大木焉有異異於衆木結駟千乘隱將花

其所賴言千駟之車馬隱息于樹下子綦曰此何

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

可以為棟梁德雖大藏其用于無用故不任重載物俯而視其大根則

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道雖尊泯其能于無用故不為棺槨其

葉則口爛而為傷味其語言大而無當嗅之則逆其

則汪洋自恣放浪使人狂醒三日而巳酒病曰醒

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

神人以此不材是以見素宋有荆地名氏者地宜楸栢

八問世 卷之一 四四

桑其拱把兩手所圍曰拱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杙取

具者斬之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棟麗者斬之七圍

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禱傍者棺之全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木之所

不材也所以斬者材也不材之木就如解之解者實

有疵病物一般不為世用是以無患也解之也與豚

求福○出漢書郊祀志以牛之白頰者色不純也與豚

之亢鼻者美形不與人有痔病者此三樣物不可以

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巫祝以疵

不祥故不取以適河神人以疵病為大祥此乃神人

在此不在彼也因有疵病纔得保身全生

之所以為大祥也此破世俗之見又下一轉語上言

禍患以為大用此為當矣要且無材的人不能支離

養身但不知何以自養你說無材不能養身

支離形體疏名者之狀頤頤也隱於齊肩高於頂

不全貌會撮指天五臟屬于背背五管在上兩髀

之狀為脇大脇為兩脇挫鍼縫衣治解流示足以餽

口鼓築籛米出播精就其形曲足以食十人上徵武

士則支離以形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

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作用故上與病者粟則受

人問世 卷之一 四五

三鍾與十束薪言以疾故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

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言支離其形猶

支離其德而不能自養者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

乎亦自有養之道也門曰鳳兮鳳兮麟鳳出則聖人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以成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生而已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免

刑亦幸矣此何時福輕乎羽莫之知載能彰善禍

也而可輕出末用重乎地莫之知避便是避禍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臨人者未始乎始乎如畫地而自趨迷陽迷陽

無傷吾行吾行卻也曲也無傷吾足之知載禍重

乎地莫之知避而欲臨人以德是自迷其明也故又申之日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還當自審時當行則行時不當行則不可行也世路卻曲山木自冠者也膏難行吾行卻曲無傷吾之尊足也

火自煎明也桂有可食故自伐之二句銜美漆有可

用故自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為用而不知無用之為大

用也篇末總言人間世之難行顏回葉公顏闔不露才不見德雖善趨避全生免患猶未為至當殆不若以隱為高無用為用乃為得也故終篇託楚狂歌鳳以明聖人出非其時招禍之道也正見此老實自發揮已意真見世之難處故超然物外以道自全安于貧賤故避世無悶著書以見志此立言之本意也故于人間世之末以此結教實自敘也

人間世

哭

南華發覆卷之二

武林聞啟祥子將父校

內篇德充符第五善養生者以不材為材以無用為用此便是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也無能保之不蕩是德不形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論雌雄見便契合是以謂之德充符也

言德充符而行者其所不能行故寓意于王駘也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不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為表裏而已不以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故仲尼欲將引天下而與從之遊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分魯國之半也立

德充符

不教不設教坐不議以心契心虛而往實而歸便是宗門旨趣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不待音聲笑貌而自然心領神會是何

等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言立之德教直在其後

而未往耳未到其地步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而人

與之遊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之人而與從之遊也常季

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王勝其與庸人亦遠矣若

然者但不審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何等仲尼曰死生亦

大矣事之大莫過于死生而不得與之變死生一條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遷天地雖有覆墜而此審也乎無

假真常不而與物遷是以死生覆墜不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也之恒紐也常季曰何謂也守宗命化仲

尼曰世間之物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雖一身之肝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是

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聽且宜于視而

遊心乎德之和德者成和之修也天地從此而物視

其所一只見其而不見其所喪在形骸視喪其足猶

遺土也棄土塊一般常季曰駢懷內聖之道彼既為

已以其有知也若不介意得其心以其心既為已而巳得其

德充符一

常心物何為最而推之哉仲尼曰駢之心與常

人以之所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者以所能獨物也

人而尊王駢惟止能止眾止然無私慮消融水釋純

者為其止也團冲和之氣虛緣保真見之者不覺心服形化此謂

眾止○所謂物無道正容以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

何以知王駢能止眾止世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

在冬夏青青凡含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得正幸

能正之已生以正眾生無苟得臨患無苟免此便是正

世間草木俱受命于地而松栢獨青人皆受命于天

而舜獨得其正人皆有是心而王駢獨得其止○便

見王駢能止眾人之止也夫保始守宗之徵無變一

○重申明前義以見物最

以不懼之實為主而不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

名而能自要世者而猶若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司形天地直寓六骸旅泊象耳目雖有耳目一知之

所知既象耳目外形骸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惟是一

心妄起知識故心生于物而而况心疑然不未嘗死

死于物也今一其知之所知而此心疑然不未嘗死

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言彼得此道去留無碍雖人

則從是也你說物何為最尊他惟其能彼且何肯以

物為事乎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

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見其足兀羞我先出則子止

德充符三

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何不如約猶與且子見執政而

不相違避子齊執政乎而可同申屠嘉曰先生之門

論德之地尚德可也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分貴賤辯子而悅子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於說在聞之曰鑑明則塵

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

取大者先生也今日親就賢者因我之識見卑鄙而

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是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一

足猶與堯爭善猶不自顧省而欲與計子之德不足

以自反邪不反求自己之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人若

過以已不當亡足者眾不狀其過默然審思已以

不當存足者寡亦無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以

不怨不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必中

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命在樊籠中不嬰禍患者

無過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

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失其所不知先生之

洗我以善邪正見久與賢人處則無過取大于先生

德充符四

往實歸行不言之教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以德而

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照聲氣

相求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奈何以足兀之故不

亦過乎所以過也失其所以子產覺然改容更貌曰

子無乃稱以悟已之失言子曾有兀者叔山字無趾

踵見仲尼以其無足仲尼曰子不謹勅前日所既犯

患若是矣兀其雖今來何及矣不能復補無趾曰吾

惟不知務不知時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之所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足者德也無趾欲求

喪其足猶遺土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吾以夫子為天地能成其全德也安知夫子之猶若

是也猶若是者責夫子亦如常人一般索外貌而孔

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其為道者故謙言請

入試說汝請講以所聞無趾出見夫子謹前犯患之

未往耳是以出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而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

貌以學子為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以全之

德充符五

此一等人全不在善惡上起念顧非東于教者所易

知故無趾語老聃私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也何賓

賓恭謹以學彼且修身斲以詼詭奇異幻怪之名聞

于子為也彼且立行斲以詼詭非常幻怪之名聞

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桎梏者拘手足之具

在者是為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

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不知所以生不知

不知就後便是死生一條是是然不然便是不可

可為一貫自非道形去知同于大通亦未免有桎梏

之累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夫子非不欲真也無奈

求名而名自至是以謂天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

惡人焉曰哀駘它才全而德不形者便丈夫與之處

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
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不止十數言其多也未嘗有聞

其唱者也先人開端首事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
人之死急人求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濟人欲又以貌惡

駭天下和而不唱有感斯應知不出乎四域知慮亦只在範圍之內若無超出無出且而雌雄見便契合乎前思而不是必有

異乎人者也不同乎人處寡人召而觀之果以醜惡醜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常人只在形骸外未嘗公略其形貌與處月數方復知其有勝而寡人有意

乎其為人也遠致不至乎暮年而寡人信之信其
足人國無宰執而寡人傳國焉欲委之悶然而後應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憂若有
所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察其意似不以國為樂者是何人者也

矣適見狔子食嗣乳於其死母者少焉見母之若
皆棄之而走不既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不類之儂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形者儂愛

日之食于已故

棄之而走也

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生之主也狔子不愛母之形

在矣戰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則無武矣不以嬰

資嬰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為之衣以白布畫循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以其無本所為

天子之諸御不瓜翦不穿耳抹擇煩御不剪取妻者

止於外不得復使禮記新有婚者期不使形全人猶

足以為爾垂至尊而况全德之人乎而不為愛今哀

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

也你問是何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者天賦良

德充符真莊子指為真宰是也才全者不以外物傷戕其性

乃天真全然未壞故曰全才全便是德能保之不

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言

者也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事變之來窮不能使之達

不可入於靈府樓神之宅使之和悅豫通達于事變

春急人之求濟人之死隨念隨是接而生時於心者

也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開微雖涉是之謂才全此便

至符之也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

法也以平為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雖與物為春只一味

離也丈夫婦人思而不能去有意乎其哀公異日以

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

其死不傷財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才全德

之言恐吾無其之自修實德輕用吾身而亡吾國輕用

是喪身也身喪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無我

則國亦隨之矣德充符

君人之才之德是非君也孔丘以至人之言教我是

非臣也以德相友而已矣○下復申明所愛其母者

使愛其形也愛閔跂因曲支離形不無脈辰無說稅

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不知其為其脰豆頸肩

肩細小癯癯之狀如說稅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愛其

忘其形骸也人不忘其所忘也而忘其所不忘也德而

謂誠忘既德有所長未免有矜伐之病故聖人有所

遊而以知識為親孽以約為膠以固德惠為應接工為

商以技能聖人不謀何思惡用知不斲無斲惡用膠

無喪渾然太朴惡用德不貨深藏惡用商既不知不

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言聖人雖居人絕無人之情

有人之形故羣於人其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眇乎小哉所謂知為孽約為商所以屬於人也誓乎大

哉所謂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上言有人之形無人之

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貌者清濁天與之形

德充符九

形者形骸手足耳目口鼻○形色相貌自未

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惡得不

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

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不以死生窮達賢與不肖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

傷其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受食于天是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有其身人之所以有身者生也莊子不與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好

益生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

槁梧而瞑神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天既

南華發覆 卷二

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徒以堅白同異之說嘵嘵然
惡傷身而不知不教不讓虛
往實歸之至德也可無思乎

德充符

十

南華發覆卷之二

太湖馬化龍鎮樸甫

金陵傅汝舟遠度甫較

內篇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者道也言此道之大萬物所係一化所待體是道者當以離

形去知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故首言有真人而後纔有真知真則死生不變覆墜不遺守宗命化之人而後謂之真也是可宗也是可師也故命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無為為之謂天有為而累者人

眇乎小哉屬乎人也警乎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天驚也

知人之所為者

以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也以其知

大宗師

十一

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

不識不知之真也終其天

年不以好惡傷身

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知之盛未免

有患夫知有所待

待事變之來而後當于天其所待者生死

窮達貧富天壽之事

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所非人所

為乎所謂人之

為非天之所乎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

真則不變雖死生窮達萬變目前而此心凝

滑吾之天知此

何為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居少而

不雄成

功成而不慕士無心于事不思慮若然者

則得失不介于心

過而弗改悔當適然有而不自

也設或事有過誤

得也若然者死生驚懼不入乎胃次其天守登高不

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也格選於道也

若此人水火而不古之真人其寢無意不夢無入不

其覺無憂恬憒無其食不甘神魂安其息深深釋深

之真人之息以踵踵脚跟也息之所自發處衆人之

息以喉息在喉而動物觸則發矣屈服者其嗟言若

哇哇吐貌若屈服者然其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也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古之真人不知說悅生不

知惡死以死生為一其出生不訢其入死不距脩

大宗師

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儻然者乃鶴冲舉刷羽之

無罣碍如遊太虛而已矣聲也言真人出入生死了

始有始元自無有故恒處於虛無無為之地是以不

忘其所始既不不求其終出上受而喜之

助天道不知能登假于道也若此是以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之謂真人若然者死生其心志則志趨其容寂則恬

無其類頽音儻大朴貌凄然似秋滋味煖然似春意

溫和有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

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情于喜怒哀故聖人

時婁然若怒煖然若喜猶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知不

其所由來○故聖人之已而用兵也處物無心無怨

又申上義○亡之人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無怨

世不為愛人吾無心于愛之也○與故樂通物非聖

人也有親非仁也無親天時非賢也相時而動利害

不通趨吉避凶明哲保身非君子也行名失已行名

非士也此真役人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古賢務光帝

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箕子紀他申徒狄殷人負是

大宗師

役人之役此數子者皆知之不真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聖人之用兵也○國而不失人心利澤

也此段明真人自適其其狀狀者似然不

古之真人適之狀而極其形容其狀必狀之謂似

義而不與朋黨不可得若不足而不承受不可得而

與乎其觚外雖而不堅也中通張乎其虛雖舒暢其

而不浮華也兩喜乎其適然和似喜乎崔動

雖折節謙其實不得已乎而後泛滴乎蓄滯滴○中

日見于面進我色也與乎不忍去止我德也厲乎

放達自若連乎其似好閉也連者收攝檢束之意雖檢束也心似好閉其實無礙
 也悅生惡死譬如泉涸魚相與處於陸地一相响以濕也相濡以沫求一滴之潤澤耳不如相忘於江湖大也
 與其譽堯天也而非桀人也不如人兩忘而化其道之為得也此下又申明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勞我以老佚我以息我以死故好惡傷身而不善吾生者樂不入是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善生無天折之患是藏生于天之主于謂之固矣雖是善藏未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有力者莫大于變化故乃揭天地以趨負山岳以行舍故不暫停無時而不移昧者不知也密移我誠不覺藏小千大雖各有其宜猶有所逃地萬物同體天地萬物即我我即天地萬物然則彼出此入無非我也又何所逃是之謂藏天下于天下而無是恒物之大情也既我豈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在陰陽大化之中任其鏗鏘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然則所遇而樂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者指前天之樂豈有極邪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也尚未遊也善天善老善始善終即前善吾生者乃人且猶效之師之又所以善吾死也

大宗師

十四

大宗師

十五

勤雖為而未嘗為也既在人間世不得不故勤身勤身而行得全身免患承上義而言故而行其好之也一虛無為其弗好而行之也一亦以虛無為其一也
 一而為其不一也一為而其一與天為徒無為而靜
 其不一與人為徒有為而累天與人合為一不相勝
 也是之謂真人此下又申明天之與人死生命也
 命于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此謂有係
 縣解者物皆物之情也此謂人也非天也兩關收謹彼特也真人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于然
 世而不愛所以人特若狐不借務以有君為愈乎保身勤行也

况遊乎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者而可不師乎便此藏得謂之大宗師也夫道先標有情有信無

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耳目得之而

之而運奔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推遷萬物以之而

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得也莫得而

有之不可受也以此契心昭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

得其朕不自本自根天地萬物莫不自其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鬼神得此以生天生地得我

以生我本不生在太極之先而不以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

為深包天地容六合故不為深也先天地生而不為

大宗師十六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久老言其無時所以道無名

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此下明神也希韋氏古帝王

鬼神帝以見可得而不可見也希韋氏之聖帝王

未有不以道而為聖者非特希韋氏至于傳說而已

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以道而立者非特維

斗日月而已此其所得之以挈天地整理世界伏戲

以為大宗師也歟得之以挈天地整理世界伏戲

得之以襲取氣母生物之本也即維斗北天之綱

得之終古不差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周行堪坏崑

之神人得之以襲崑崙主持馮夷河伯得之以遊大

川肩吾神得之以處泰山黃帝軒轅得之以登雲天

乘龍上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

禹強海神人面鳥得之立乎北極北海西王母瑤池

得之坐乎少廣所居之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

之百壽年八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賢相得之以相

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間而比於列星傳說

在尾上前善始善終之聖人猶效之又况萬物

所係一化所待而不效故先明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之道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以道而為聖者至南伯

子葵人名皆重言也設為問乎女偶禹日子之年長

矣而色若孺子何也人既聞道則憂曰吾聞道矣引

門南伯子葵曰因驚詫其聞道而道可得學邪曰惡

大宗師十七

惡可二惡字俱是平聲上惡字言其道難下惡子非

其人也何以見得我不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天賦

才用若不以道而無聖人之道成我雖有聖人之道

而無聖人之才不能展布吾欲以道教之不知庶幾其

果能造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

易矣要見道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忘

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凡有貌

者皆物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忘

也已外生矣已外其生則明而後能朝明徹朝

我也也已外生矣然明徹故曰而後能如朝明徹朝

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者獨見于見獨而後能無古今性真明徹量

然湛寂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絕今古則見

本來無死殺生者不死下二句釋上不死不生之義

今既喪我何有于死是殺者不死也所以有死生者我也

為物物指不死不生之道體也謂無不將也無不迎謂

也和其光同其塵左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陶鎔大成

彼成此毀不假安排此便是聖人其名爲櫻寧

遊于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者也櫻寧櫻者

雜擾困橫拂鬱撓動其心曰櫻寧道之人全從逆境

界中做出只到一切境上不為動撼其心湛然寧定

故曰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即此便是隨所處處

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常安樂常應常靜也

大宗師十八

我所以言于非其人也卜梁倚以聖南伯子葵曰道

人之才入道尚難如此况其他乎南伯子葵曰

實難學子獨惡乎聞之上女媧告子葵卜梁倚有聖

他不知下此蔡反問女媧道既難學但曰聞諸副墨之

子副墨文字也何所聞而入故有是問副墨之子聞諸

洛誦之孫洛誦者綿洛貫串而誦習之也依問曰讀

洛誦之孫背本日誦猶子孫故下子孫二字也

從耳聞聲入心通聶許聞之需役需待役使也言心

參寥空廓無涯之境即參寥聞之疑始疑始者疑其

始也你問惡乎聞之便是此等循序而聞也○子葵

雖得聞女媧之教無可驗其道之實得故下撰出子

祀等四人作用處以見不虛此生學道也○自副墨

以至疑始要見道從文字中入其實可傳而不可受

畢竟自已身心履踐親切到此境界心領神會乃為

大得若執語言文字解悟為得是孟八郎漢也要知

從門入者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不是家珍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

以無為首春尻首尾以見始以生為春以死為尻孰

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滅一氣

生其所存者豈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合

在七尺之軀哉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合

也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

偉哉夫造物者此子輿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形曲僂

發背而又有背發上有五管形曲則兩頤隱於齊兩肩聳高

於頭頂句勾贅指天願隱而項縮故陰陽之氣有沴

戾凌亂不和故使我形骸之狀其心問而無事足後其

狀若此言形雖有拘拘之狀其心問而無事足後其

自適躄躄病不能行之而鑑於井於井則視身如影

矣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拘拘于

子祀

曰女惡之乎惡死曰亡也子何惡我之身與

無假使造物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無往而予

惡假使造物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無往而予

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之以

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

乘之乘之以遊于鄉豈更駕哉言不再駕也既無往不

且夫得者時也則生時死失者順也則死時死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心也○又何死之哀生之樂此古之所謂縣

解不為死生累縣而係而不能自解者若彼生死係累纏

吾又何惡焉是以不俄而子來有病而上以四人為友

泣之子犁往問之病于曰叱避無怛化適值其妻于

大宗師使避之無驚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言造化之

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盡之矣○鼠肝蟲臂

近速吾死而我不聽從其我則悍也矣彼何罪焉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毫釐係念萬劫紫羅豈可以今大冶鑄金

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

一犯人之形偶然觸之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造

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亦聽之成然

寐成鼠肝蟲臂也遽然覺遽然有鼠肝蟲臂之形就

命也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俗之人不易知必其于

與於無相與也無情相為於無相為也無為孰能登天遊

霧或遂于大明之上門撓挑戲弄無極相忘以生不知

無所終窮反覆終始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道合

遂相與友相與于莫然有間頃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以待事焉而子反子或編曲

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是歌者發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是相為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倚者嘆

尚且為人所嘆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則已而

反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指子惡知禮意制先王

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二子以返真為樂是真

知禮之意者而子貢反以為怪是惡知禮意也○此

一節言方外真人之學道遙物外自得之妙非世俗

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子貢發揮將以恢迂儒執禮

法之俗見以解憤憤者之執情亦將使其子貢反以自得超然之境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不由禮是無修也而外其形骸不檢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殊無慘戚之容無以命之不知命為彼何人者邪而曠蕩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世法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夫子自陋不知子貢不達方外禮意而使往弔之何以見其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造物為人是造而遊乎天地之一氣是以氣遊不物也非人也以死為決疢瘠瘠也潰潰也癱夫以生為附贅縣疣瘠瘠也

大宗師

二十二

若然者以生為附贅以死為潰癰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知就後也不知假於異物鼠肝蟲臂託於同體火風忌其肝膽也遺其耳目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終反覆變化轉換不知端倪則終反覆是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也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凡塵垢也皆逍遙乎無為之業以虛無為之彼又惡能憤憤貌然為世俗哀樂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而歌也子貢曰彼既若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言天生我在規矩準繩禮法度雖然雖在方之內亦可以子貢曰敢問其方造方外之學造吾與汝共之造

方之孔子曰魚相造乎水魚以水人相造乎道人以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魚得水穿池可以相造乎道者世間禮文節目皆事也造無事而生定矣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不必遠人相忘乎道術不必別求道術不必別生定矣此為子貢曰放達如此無以命之而歌之人何如人夫子以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遊乎天地之一氣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若如夫子所言是不敢問畸人俗之人曰畸人者畸於人雖不耦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應前為禮者則人之君子人以之為君子天以之為小人也亦為

大宗師

二十三

然則侔于天者天之君子也前言至人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特未見有其人託孫哭泣無涕達道之人中心空空或順或逆無非道妙亦以隨順世緣惟簡之而不得耳豈與世俗損心證透過一番始為了當不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言其痛中心不憾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名蓋于魯國固有無其居喪實而得其善之名者乎回一常怪異之仲尼曰夫孟孫氏極盡喪之禮矣進於知矣知者知死生先後之所惟欲簡去情之情而不得所以哭夫孟孫已有不戚不所簡矣哀

○何以見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以生其所不知所以死其進于知

不知就先 不知就後 不知就死 不知就生

○此下正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之所若化為物以待其所

大宗師

三十四

是其所所以乃也乃所以隨順世情而哭泣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 耳矣者言上吾與庸詎知又豈吾所謂吾之乎

○又申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竟沒

於淵 莊子意謂非聖人不能夢見周公今日我雖在

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 嘗親就化與不化的境

界 其夢者乎 若夢之言語如何 造適不及笑獻笑

不及排 造適不及真笑之人之樂以喻夢

獻笑于人說孟孫才化與不化的境界畢竟不及顏

回之辨 揶何也我之獻笑者以其知之也回之排揶

者以其不知也不知深矣知之淺矣所以不及也夫

子之所以云者正顏回去其求人短長之知也下

文意自安 其排憤之而去其化與不化乃入於寥

廓 而一死不知其覺不知其夢也○真人者超

無於于西子規規然以世俗之知求真人之短長是猶刻

非以曉之然則學故下文以意而子服仁義明是意

而子見許由 此死生一貫之道要須真實了悟纔得

習一切屏絕故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濟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勤身而 而明言是非判

許由曰堯既以而奚來為軹 夫堯既黥汝以仁

義 毀道德以為 而剿汝以是非矣 是剿也黥者墨刑

大宗師

三十五

任面也 剿者割鼻也 言堯既

以仁義是非壞汝本來面目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

也 恣睢 縱橫 轉徙之塗乎 服仁義則必守繩尺

一與放浪形骸背馳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

之時轉遊不得且不敢言入道 許由曰不然 我非吝道

之闊願遊其道之藩籬而已 許由曰不然 我非吝道

路頭走差以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

南為北正如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

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言不也 意而子曰夫無莊

美 人之失其美據梁 強梁 之失其力黃帝 神知 亡其知

皆在鑪錘之間耳 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治

道後而忘其所務也 汝既為道而化三人亦皆聞

舊習而新之只在夫子鏘鏘煅煉以成之耳安在其

為不得也。○我今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其去
 日幸得見先生。○我今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其去
 仁而補我。則非使我。還朴乘其成。以隨先生邪。夫遊
 搖蕩恣睢之塗乎。今棄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未見得
 而勿告。恐非道德之至。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未見得
 此。雖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非吾之所師者
 然。諄諄以仁義為仁。義愛養。整粉萬物而不以為義。澤
 萬物以為功。吾之所師。整粉萬物而不以為義。澤
 及萬世而不以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而無為
 而不恃長。而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故不有
 不幸之意。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故不有
 巧。此所遊已。亦師是而已。○顏子聰敏。過人。聞許由
 所師。一言而悟。就能去仁。義賓禮樂。入于心齋。顏回
 坐忘之道。以見夫師。造物息黥。補削之功也。顏回

大宗師

二六

曰回益矣。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
 仁義矣。仁者兼愛之迹。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禮者形體之用。樂
 所以具也。○忘禮樂。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
 則不拘拘于世俗也。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
 慧仁義禮樂對大道而言。皆屬支離。鑿察把作不好
 字面看。讀莊老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儒者見解例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釐
 然改容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去
 也。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空洞無物。無少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體取捨情盡。則無好也。化則所適無常。主也。

而汝果其賢乎。果其賢乎者。言此少功夫。非言說可
 得。回既至坐忘。丘也請從而後也。回賢于我也。○一
 之地。是以言。丘也請從而後也。回賢于我也。○一
 為總結。要見體道者。只是順窮達。子與與子桑友。而
 而安之。若命如不安。命便非道矣。子與與子桑友。而
 淋兩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有
 貧。所以不裹。而裹飯也。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
 舉其詩焉。形容其誠。得無氣力所。子與入曰子之歌
 詩何故若是。此而曰吾思夫使我至此。困極者而弗
 得也。誰為父母。豈欲吾貧哉。父母不欲。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間為我之貧
 者而不得也。我之貧者。然而至此極者。何也。是命也。
 夫造道者。亦可以安于命矣。宗師學尊之。稱冠之。以
 子桑鼓琴卒歸之。于命。真人既已得道。則超乎命。世
 累不得係之。所謂真知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
 者。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

大宗師

二七

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間為我之貧
 者而不得也。我之貧者。然而至此極者。何也。是命也。
 夫造道者。亦可以安于命矣。宗師學尊之。稱冠之。以
 子桑鼓琴卒歸之。于命。真人既已得道。則超乎命。世
 累不得係之。所謂真知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
 者。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

南華發覆卷之二

婁東李流芳長蘅父校

內篇應帝王第七

資養物命者也... 國家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天下足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齧缺因躍而大喜... 而乃今知之乎...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

應帝三

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 於非人也... 泰氏其卧徐徐

已為馬

其知情信... 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與在接與曰日中始何

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

式義度... 人教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曰... 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

知量而使蚤負山也... 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

且鳥高飛以避矰... 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去汝鄙人也

應帝王...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外而遊無何有之鄉

淡合氣於漠

此如嚮之疾彊梁... 物透徹疏明... 學道不

勸即勇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此於聖人也

胥徒易也技係胥易之勞形技易之休心者也為上

招來田獵獲狙之所以死也執狸之狗來藉招束也

能執狸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以此比明王明王豈

明王亦太不類矣此陽子居楚然曰明王之治敢問

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也不有其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弗恃以為仁也帝力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蕩蕩乎惟天為大惟堯則無已

應帝王二

虛無無為不得測識而遊於無有者也無何有者總

明王之治嚮疾強梁之人又何可稱說論應帝王

九天之上有尸居而能現淵默而雷聲立乎不可測而

氣欲弊弊焉以天下為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

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

棄而走畏其言列子見之而心醉醉心歸以告壺子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今季咸之至則又有至

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吾但教汝盡其外

未既其實未盡其真實不而固謂得道與眾雌而

已

無雄而又奚卵焉正如參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言

列子未既其實也凡物之雌雄相感而後能孕育

故使人得而以為道與世相亢必使人信夫故使人

得而相汝嘗試與俱來以予示之彼能測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見汝先生之面

氣也是以列子入以季咸之相若神謂泣涕沾襟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面示之以地文有拆文也裂萌

乎不震動不正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不發

應帝王三

生機也所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得遇我也有瘳矣人話頭最切

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動矣是為幸矣列子入

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前獨以地言而

此以地與天合而發細縵之氣是以有生也名實不

入遊心于虛而機發于踵一段生氣是殆見吾善者

機也善者機即生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氣色不齊恍惚吾無得

而相焉不可試待其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

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冲莫勝

前示以地又天壤有相此則示之以太初冲漠之氣天地混而為是殆見一莫得其涯無機可露故不可得而相也

吾衡也氣機也觀

倪桓觀所之處審為淵機以况善者微動也

止水之審為淵

以况杜德機流水之審為淵其意

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相人失者失其生平未定而走也

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

出吾宗

未始有始之根宗也

吾與之虛

無為而物委蛇移變

不知其誰何

不知其何物

因以為弟

類靡無有者莫因以為波流

隨波逐流提摸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孔子讚老氏其猶龍也

其妻饜

知其不食嗣豕如食人識也

於事無與親

忘外彫琢後復歸于朴也

復朴

不知識不塊然獨以

其形立紛而封哉

封固而無畛域混然天真也

一以

是終

終身以此為常也列子亦可謂有志于道矣此下總結歸明王之治立乎不測而遊于無何

謀府

不見已無為事任持也

無為知主

宰也無為

盡無窮而遊無朕

萬物一體所以體盡無窮則知主

亦虛而已

虛之一字正是知止其所不

迎應而不藏故能勝

載天下物而不傷

之帝為儵

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

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內篇有七

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抵發揮道

然渾然無道之用也

中央不有無之地體用混合而

為一

是以待之甚善無奈儵忽謀報開鑿以視聽食

是已晉樂師賢大夫也善音律能枝於仁者擢已德

塞之性樂善行惠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德而不知有道

以奉不及之法無仁無義非乎而曾參行史義行是

已天下未嘗慕禁而必慕魯史則曾駢於辯者繫

瓦結繩乘無用之語如瓦鼠句謂邪說微隱遊心於

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分外用譽無用之言非乎而

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此數子各師其天

各自是一非天下之至正也何以見不失性命彼正

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駢枝雖是無故合者不為駢

駢拇駢枝雖是無故合者不為駢

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物各有

正不可以此正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

斷之則悲二句反釋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故性長

非所斷任長則性短非所續任短則無所去憂也其性成

不消你去憂其短長而斷續之設仁義之教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正如續鳧截鶴所

發明多憂之所以以見合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

者不為駢枝者不為跛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

枝於手者斲之則啼可見見脛雖短續之則憂二者

或有餘於數枝于或不足於數駢于其於憂一也決

與訖同是一憂其今世之仁人仁人指離婁師高目

不可治也明矣而憂世之患禮樂不仁之人

指夷蹠君子小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者起案○下

正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三代以上之人織而衣耕

何知有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死名死利

然威賞弗能禁止可見非天下之至正也且夫譬木

言天下自有正正不勞你用仁義正他且夫譬木

或曲或直各有待鈞正繩直規所以而正者

是削傷其性也斷鶴脛也○譬如器用待繩約膠漆

而固者是侵損其德也續鳧脛也○此以明屈折體

駢拇駢枝雖是無故合者不為駢

以禮樂之响喻顏色仁義之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失其常然者正如削性侵天下有常然常

然者曲者不以鈞待鈞直者不以繩待繩圓者不以

規待規方者不以矩待矩附離不以膠漆待膠漆約

束不以纏索約束不待纏索故天下誘然相長皆生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萬物羣生連屬而不

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此便是誘然皆生而不

知其所以生不知生活同焉皆得甘其食美其服安

俱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不見你該得也故自古及今

不二未嘗不可虧也不見有虧損也○可見天下有

駢拇

駢拇

折禮樂而命仁義以慰天下此便失其常然矣則仁義又奚連連相續如膠

漆纒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甚言其不可使天下

惑矣惑者驚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失其

之何以知其然邪何以見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

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使天下不知有道是非以

仁義易其性與與者正見以故嘗試論之自三代

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上有虞氏以仁義

物易性可見天下何其多驚也○下正發明以物易性小人則以身殉利殺身

殉士則以身殉名死大夫則以身殉家亡身聖人則

以身殉天下亡身故此數子者或殉名事業不同名

聲有汗異號謚號有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雖各

不同其殉則一也○滅與穀又引滅穀以明其一女而婦奴曰穀二人相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滅奚事則挾筴讀書執卷問

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投壘曰博不投二人者事業不

同其於亡羊均也言其死名死利所死伯夷死名

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又深一層言其無論名利就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是奔命于仁義亦是殉也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

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

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但

外物皆非正正之人也又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

非乎○下復收斂以已意翻應前數子自非任情命

之真俱為滯且夫屬體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仁義之教莫通于善也非吾所謂滅善也非吾所謂滅

身殉物所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善

以非滅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曠開靡靡之樂知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千里見針吾所謂滅非

仁義之謂滅也滅於其德而已矣這便是滅○吾所

謂滅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非口說仁任其性命之

情而已矣任者要身任力行不失吾所謂聰者非謂

其聞彼也聞彼者屬其自聞而已矣自聞者無聞聞

外形收視反聽不逐物表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屬其性于自見而

已矣收視反聽不逐物表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見自

外不自得性命而得彼仁義者得人之得是得仁

而不自得其性情得者也這便適人物之適而不自

得也

卷之三

四

卷之三

五

適其道德也又反夫適人物外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者道德也又反夫適人物外之適而不自適其

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于僻也又奚

敢為仁義之操而不敢為淫于僻之行也既不

不由義不濫于名不僻于利要見此老是得性情之

得不得人之得適道德之適而非外物之適者也○

觀莊子如此結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舞堯舜孔子魯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駢拇

卷之三

六

外篇馬蹄第九

當湖毛湛修之甫較

此篇自上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驚囂也翻出○通篇以馬喻言治馬者不識馬之性而使馬竊響詭啣者伯樂之過也治天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在曠野空曠之地跳躍奔突何其快便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

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伯樂姓孫名燒

烙之剪剔之刻之刻削錐之錐絡連之以羈絡鬮鬮

馬蹄

卷之三

七

絆前編之以阜棧槽樞編木為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及饑之渴之馳之驟之不達其步驟之勞整之整其

齊之齊其進退前有楸飾之患櫛馬而後有鞭策之威

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性所以死者過半不以為過

而反以陶者曰我善治埴土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規方畢竟中矩是拂其方圓之性矣匠人曰我善治

木直有曲性曲者畢中鈞直者畢應繩曲直之夫埴

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欲燒之剔之所以馬之

死者過半矣人之性豈欲用仁然且世世稱之曰伯

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言治天下者正如伯樂治馬陶匠治埴木為害多矣所以言過也而人之不知反以為善正明前非以仁義易其性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

衣耕而食便是常性是謂同德織則同織耕則同耕衣則同衣食則共食不見有彼

此便是一而不黨命曰天放黨者羣也萬物羣生草木禽獸皆係鳥鵲

可窺彼此嬉遊不別同異便是故至德之世其行填

填遲重不輕躁其視顛顛專一總言其無知無識當是時也山無蹊

徑徑道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無其人異家殊

禽獸成羣無網罟草木長無斧斤也是故禽獸可係羈

馬蹄馬蹄卷之三 八

而遊以其德純物化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無驚懼也○又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尚不別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為何如此同乎無知則其德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欲所以素樸也素樸素則無

無華純素朴實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蹙蹙強

跂為義蹙蹙行立不安貌而天下始疑矣疑有彼此澶漫為

樂憚漫幸摘僻為禮摘僻多節也而天下始分矣分貴賤

也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以飾樽白玉不毀孰為

珪璋珪上銳下方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大道廢性情有仁義

不離安用禮樂同乎無知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

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殘樸為

樽毀道德以為仁義道德不廢聖人之過也天下始

由聖人為仁為義致之可見治天下者夫馬陸居則

之過亦由馬之知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也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

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駕馬者齊之以月題額鏡而馬知

介倪獨立闐扼曲頸驚曼悍驚詭銜詐受竊轡偷轡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斷案可見伯樂之罪也前論

夫赫胥氏之時炎帝也有赫然之民止有耕而食織

馬蹄馬蹄卷之三 九

不知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民之能已于此而矣及至聖人屈折肢體禮樂以匡

天下之形匡正也使天下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慰安也使天下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

止者此亦聖人之過也民之好知爭利不可止者聖

人毀道德以為仁義之過也

歟

外篇法篋第十

嘉禾金善鎔子治甫較

上言治天下者之過又云此亦聖人之過此篇祇是翻覆詳明聖智作法善人用之少不善人用之多祇為决性命之情而饗富貴者為盜竊資所以民之好知爭歸于刑勸賞刑威弗能禁者聖人之過也

將為胠篋探囊以手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也結緘滕也固局也鑄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唯恐緘滕局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

法篋 卷之三 十

為大盜積者也向之所設又豈為盜設也可故嘗試

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聖者以守其國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狗之音相聞彼此救援罔咎之所布未耨之所刺方

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

閭鄉曲者夫三為屋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五百

也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桓敬仲一曰殺

齊君簡而盜其國封邑○又翻一翻然則所盜者

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

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則是不乃竊齊國

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

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

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

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

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

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

之有也

得聖人之道不特立

能行

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害故曰唇竭則齒寒

也

聖人生而大盜起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

招之法以聖人非以起大盜而盜起者由聖人

聖人就舍盜賊夫川竭而谷虛無聖人則彌盜賊

丘夷而淵實無盜賊則天下治矣故曰下聖人已

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無故者無聖知

人不死則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

盜跖也故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也何為之斗斛

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田成子以私量貸而以

濟其竊為之權衡以稱之者原為制其則并與權衡

而竊之輕入為之符印聖以信之盜之則并與符聖

而竊之假謂假刻也為之仁義以矯之矯其盜竊之

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又叫起下文何

彼竊鈎者誅竊之小者易覺有竊國者為諸侯竊

大者人不得而覺司得以按法加誅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正見田成

國而身處堯舜之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

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聖之利者盜之利人如

之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其不斧鉞之威弗能禁其

行此重利益跖而使不可禁者無是乃聖人之過也

可見聖人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是故曰魚不

可脫於淵魚失淵則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聖人立

該以利器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

天下也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便是此意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唇竭齒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丘夷淵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

也殘天下之聖法仁義而民始可與論議下揭明絕

盜乃止殫殘天擿亂六律擿亂六律擿亂六律之鑠絕竿瑟而

之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翻前非謂其

而巳矣不聞有毀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不見有好惡彼毀絕鈎繩而棄

規矩擺折工倕之指堯時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既

有其巧則彼故曰大巧若拙再說去削曾史之行

此不見能也故曰大巧若拙再說去削曾史之行

華鉗楊墨之口其辯攘棄仁義不見而天下之德始

玄同矣同于玄德矣又番上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鑠矣不鑠于文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不累于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不惑于人含其德既玄同

則天下不僻矣不僻于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

法篋

卷之三

十一

卷之三

十二

朱者皆外立其德皆役心於外以立其德而以燭

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此輩槩棄絕之則大盜

聖棄知大盜乃止又引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

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

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非精美其服非華飾也

樂其俗居雖陋劣安其居鄰國相望言其近也雞狗之音相聞

則至德治已如此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

胠篋卷之三 十四

賢者羸也糧而趣之非不相往來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

主之事求賢之急又豈知有君父足跡接乎諸侯之境往來接足

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其遠也則是上好知之過

也由上行所以不效不尚賢使民不爭也上誠好知而無道不得其道則天

下大亂矣所以日何以知其然邪何以知其天下大亂夫弓弩

畢兔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

梁取魚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所以施羅落鳥

罟兔罾翻車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清毒不

也深頡滑堅白滑稽不解垢詭曲同異之變多則俗惑

於辯矣不知定論不能故天下每每大亂者何罪在

於好知可見上好知之過也故天下皆知求

其所不知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識不知皆

知非其所不善大盜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聖人也

上悖日月之明薄蝕下爍山川之精崩竭中墮隳四

時之施天時喘奕無足之蟲肖翹羽之物莫不失

其性寒煖不時傷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

以下者是已天下何其驚也舍夫種種之民舍夫

胠篋卷之三 十五

以上謹愨淳厚不識不知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悅夫三代以下釋

夫虛恬淡漠無為無私無而悅夫噶噶之意誨人不

意仁義聖知之噶噶已亂天下矣

外篇在宥第十一

橋李胡振芳來子甫較

此篇以至道全身以無為治天下則我得長生之秘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矣末言因民性有遷故法未嘗廢若人者宜明天道人道有為無為相去之別乃可不然無自而不可不察也
在者使之安于性命之情不淫其性于視聽則無嗜好有者順物之自為而無容私不遷其德于知識則無憂瘁宜在之宥之而已未聞以法制整齊之也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

在宥

卷之三

十六

下之不淫其性同乎無欲則天不遷其德同乎無知

德不遷矣有治天下者哉不聞治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樂則喜豫是不恬寂也桀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瘁瘁焉疲病也人苦其性日不聊生是不悅悅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之故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無此理○下正明人

大喜邪毗於陽毗并也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此

相并四時之氣不至寒不成寒暑不成暑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

之形乎何以傷人之形使人喜怒失位喜不得而怒居處無

常所處之地大不得而小不得而思慮不自得者不得行已不能伏尸萬里中道得而上下又不得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喬者矯已而過于高詰責

過于亢鷲者鋤而後有益跖曾史之行○各行已之志

也而可長久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慕賞乃善

者天下無之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賞不能供

大不足以供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

為事彼又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又提起悅字講○

之喜怒失位是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文悅聽邪

在宥

卷之三

十七

是淫於聲也音悅仁邪是亂於德也非同悅義邪是

悖於理也同乎無欲是為素樸便悅禮邪是相助於

技也禮者天理之節文謂技倆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滋荒悅聖邪

多能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知詐漸

厲漸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有亦可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

亡亦可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嚮卷

不中舒愴囊而亂天下也徒槍攘而起亂天下也而

天下乃始反尊之以為惜之以為甚矣天下之惑也

豈直一過也而就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不輕跪坐

以進之不輕見也鼓歌以舞媚之吾若是何哉吾未如之何也

性命之情前為賞罰所亂又且為入者所疵然則性命之情何以自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不得已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人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然後

命之情故人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然後可以愛以身於為天下身重于天下也則可以寄天下視天下如寄而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未嘗以仁義勝其于五藏無擢其聰明未嘗以聲色拔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雖居若土偶而神運

淵默而雷聲雖淵然靜默不張已見不設神動而天隨雖然神用無方變化不測而動合從容無為而萬在宥天則不見有一毫作為之迹

物炊累焉炊如以息相吹之吹累微塵聚也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若遊塵之自動在宥之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言其不消治也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言人心不可撓也

人心排下而進上人心好高不容人上上于下下于已者抑按上下囚殺言下排于上上抑于下上之不欲其上

淖約柔乎剛強復以優美之態柔服淖約柔乎剛強廉劇雕琢其智利刻薄其暴熱如焦火言其熾盛其寒如凝冰言其寒冷

其動也縣而天言其心捉摸不定其居也淵而靜言其居也

卷之三

十八

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可見人心之不可撓也如此又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胈也脛無毛勞其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苦其

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以禮樂法度為心志然猶有不勝也言猶不能盡化堯於是放讎

堯於崇山堯六十投三苗即饕餮於三峽今屬天水郡流共工即窮於幽都幽州此不勝天下也明夫施及三

王日以放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不仁上有曾史行義

而儒墨畢起以至儒墨之徒於是乎喜怒相疑行義

在宥同于已則喜異于已則怒愚知相欺以知欺愚之不知

善否相非善與不善誕信彼相譏而天下古

衰矣大德大德者玄德不同而性命之爛漫矣自

天下好之知巧而百姓求竭矣竭已之精神思慮而

此衰刑於是乎鈇鋸制焉繩墨殺焉深文巧詆椎鑿

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撓人心撓也如此雖斧鉞

之戒弗能禁也天下既已大亂故賢者伏處太山岷

嚴之下求以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賢者既

者恐不勝其任也更相枕藉也相枕藉也朽楊

卷之三

十九

者械繫而相推也刑杖戮辱而者相望也天下既而

儒墨乃始離跂足底半攘臂乎桎梏械之間意甚矣

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法網密賢者隱而儒墨

無耻之甚○下又明其桎梏吾未知聖知之不為

桎梏之具皆聖知仁義之為也乃離跂攘臂而起可見

桎梏接榘也桎梏必用接榘仁義之不為桎梏鑿

杓也鑿杓所以製桎梏者○桎焉知曾史之不為桎

距嚆矢也今之響箭行劫以先聲者是以下天下春春大

之罪也民之好知爭利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不可止者聖人之過也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

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

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精者先天一炁得之則造化

養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陰陽由我而調燮之

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至道之

而所欲官者不治身而物之殘害也自而治天下雲

氣不待族而雨族者言其雲氣未草木不待黃而落

殺氣殺氣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無精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佞貌言其又奚足以語至道不足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求廣成子南首而

臥黃帝順下風恐驚膝行而進以見求再拜稽首而

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三代之下治身之人少廣成子

也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言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所以

窈冥昏默也○但不知如何體認

汝形無搖汝精必靜則形不勞乃可以長生人之所

長生者以其神不守形也今既無思慮搖精視聽勞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無思閉汝外無視多知

為敗纒有知便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既無視聽

虛靜猶如晴空是遂至彼至陽之原也生物之本原

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門者老子云衆妙之門也出

至彼至陰之本原也既至陰陽天地有官官者操天

運行萬陰陽有藏陰陽之氣由我生慎守汝身物將

自壯又何須待你去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我守其

一本原以處其和我但守其先天真一之炁故我修

識見淺短

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者以此而修也亦問奈何治身而可以長久汝

亦以此而修便黃帝再拜稽首

謝其指教也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也非人也廣成子

又明未嘗衰之所以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

言此身即是道體不而世

獨衰老且無終窮而皆以為為

此身與天地陰陽同一終彼其物無測

與天地陰陽同一而皆以為為極

此身有盡極而皆以為為極

而不知天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

形骸也腐而為土矣吾道者上見光

而人不知所以失也而下為土

○又把土字解一解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在宥

也○上教人入道之方下以明其所守故余將去汝入無窮

窮之門以遊無極

壤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將曰吁

吁者是已知發問之意故視之而預

發一嘆曰吁曰遊皆自得其意雲將曰

天氣不和

陰陽不和地氣鬱結

舒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寒暑不時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

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佐五穀養民人為之奈何

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將曰吁

吁者是已知發問之意故視之而預

發一嘆曰吁曰遊皆自得其意雲將曰

天氣不和

陰陽不和地氣鬱結

舒六氣不調四時不節

寒暑不時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

即前欲取天地之精佐五穀養民人為之奈何

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弗知而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

遇天難三年一見可謂難矣既見而又失願聞一言

鴻蒙鴻蒙見其至再至三日噫前此噫心養目養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徒者徒有也而有而無有是為

無為而物自化徒者徒有也而有而無有是為

忘不別倫類大同乎滓溟天放也彼此嬉遊與物相

也解心知釋神識去莫然無竟兆眾妙之門也萬物

云云各復其根此便是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各復其

根歸根曰靜而不知渾渾沌沌汝但守此昏終身不

相離此便是若彼知之識便非道矣乃是離之到此

在宥卷之三 三十四

雖萬物云無問其名各復其根無闕其情也此便是

精以育群物固自生耳不消你雲將曰自隳爾形體

生也要見天降朕以德解心釋神至各復示朕以默也躬

身而求之乃今也得躬屈下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上言天下不消治你只治身養心而天下治矣猶恐

世俗之人以為天下未有不治而治者此攬乎三王

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正見無世俗之人皆喜人之

為者獨有之入也天地之友也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

而不欲者以其出乎眾心為心也眾言皆言治天

治所以不欲夫以出乎眾心為心者曷嘗出乎

眾人之哉因眾人之以寧已所聞可見自無定見借

見不如眾人之技眾多矣似此不及眾而欲為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堯禪舜舜禪禪而不見其患者

也服無既歷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

喪人之國乎此言喪者多矣下申明以其存人之國

也無萬分之一萬分之中無而喪人之國也一分不

成而萬分有餘喪人之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國

之所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天下為有大物者不可

以物物物而不知有物故能物物以明夫物物者之

在宥卷之三 三五

非物也言雖物物而不物于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哉既能忘物便是忘已既忘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是

以遊無窮也獨往獨來是謂獨有言只有其人獨有

之人是之謂至貴不見有二大人之教大人者至貴

況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感有問而應之但盡其

中所謂懷為天下配合而已不敢言教要見虛之至

處乎無響也與天下配行乎無方也挈汝適復之撓

撓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復歸自動之性以遊無端也出入無所旁

言其空洞與日無始如日頌論形軀頌論言也言則

形也形則象于合乎大同而已矣大同者與天地同德也大同而無
有已無已已尚惡乎得有所有也親有者昔之君
子指三王親無者指上古天地之友天地以無為而
無為任物便是天地之友也是以謂至貴○此承上
親有親無之說見有無亦非截然為兩段要見天地
雖虛何嘗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物者莫足為也
不任物何卑民雖卑莫非我之一體至而不可不因
以見大人厚下安宅可不因乎然而不可不因
者民也不因民何匿事多隱匿福兮禍所倚禍而不
可不為者事也不為事何麤法雖粗迹皆而不可不
陳者法也不陳法何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于大不
左宥 **卷之三** 三六

行已所無事齊於法而不亂事事齊之以法然紛雜
所以不讓也之中亦簡直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托身于民上因於物而不去物雖賤
任是不物者莫足為也然而有不可不為者為則要
去也之君天下無為也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純于德
天德而已矣所以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天亦不可不明於道者悲
夫悲夫者悲其事不可為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
無為而尊者天道也君人者順物之自為而無容有
為而累者人道也指黃帝始以仁義擢人之心堯舜
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無為
左宥 **卷之三** 三七

南華發覆卷之四

餘杭嚴武順忍公甫較

天地第十二 此篇言天地者天職蓋地職凡在蓋

以不剝心于天地之大恐其不明于天者不純乎德不顯乎道者無自而可所以要察也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在覆載之內者細大不遺莫不化育以其均也

多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貞 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

君也 主人卒也 君原於物之德而成於天之謂天

天地 者君也 故曰玄 同謂之玄有無莫測 古之君天下無為也 亦

天德而已矣 道無自而可是不明于天不純于德不明于

為至治 下之君正 天尊地卑是 以道觀分而君臣上之義明 程重

隨才授任是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小大稱職也 行於萬物者

棄人常善救物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物之無棄

故無棄物是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合上君原于德 行於萬物者

道也 合上以道觀言 上治人者事也 賞罰利害 能有

所藝者技也 禮樂法度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 君臣義

兼於德 德化 兼於道 虛以道兼於天而為 故曰古

之畜天下者 我 無欲而天下足 足則無求 無為而萬

物化 上既無欲 淵之靜 寂 而百姓安 自然 定矣 記曰

老子西昇經告開尹之言引以 通於一而萬事畢無

心得而鬼神 欽 服 引証夫子以見道之大 下夫子

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

剝心焉 剝空也不剝心于 無為為之之謂天 不為此

乃天為 無為言之之謂德 處乎無響如空谷谷聲虛

愛人利物之謂仁 任其性命之情 不同同之之謂大

天地 者君也 故曰玄 同謂之玄有無莫測 行不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

見也 有萬不同之謂富 藏垢匿瑕兼包 故執德之謂

紀 德成之謂立 謂之立 循於道之謂備 循于

眾善悉有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未嘗以物經懷是不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言其事心

地無不韜藏有天下者不可以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沛盛大流行貌以其德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不以物 不利貨財不近富貴 謂紀也 不樂壽不哀天

不榮通不醜窮 謂成之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循于道之顯則明萬物一府

同居無死生同狀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夫子

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二句形容容常清常

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感而遂也萬

物孰能定之不可定其有無你言有不妨夫王德之

人以德王素逝而耻通於事素純一也逝流通不滯

故曰耻通于事雖耻通于事不妨立之本原而知

通於神上句明道淵乎其居故其德廣致廣大而其

心之出而應有物採之採取于已而後應之故形非

天地卷之四道不生以道養我之形生非德不明以德明我之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豈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勃然皆無心而應

之貌動出無心而應而萬物從之乎似此謂王德之

人此下正見道淵乎其居也至不考不視乎冥冥視

而不聽乎無聲聽之而冥冥之中妨不獨見曉焉降

見不與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和氣故深之又深而能物

焉視乎冥冥可謂深矣又獨見曉焉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應是神之又神矣而精光不露故其與萬物接

也至虛無而供其求有感時騁而要其宿則不妨道

大小長短修遠無乎不在也可見萬物孰能定

以識識聰明言辯俱不可以人黃帝遊乎赤水之北

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玄珠道使知

也索之而不得使離朱明察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言

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象則非無用

不昧此玄珠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此下

明睿智之人可為天下用不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

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

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堯欲讓天下吾藉王倪

天地卷之四以要之自不敢要藉王倪要許由曰殆危哉圾炭乎

天下何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機智其

性過人好高而又乃以人受天許由但論齧缺之才

明睿智之資竅鑿混沌是以人受天也何者天賦而

者上帝彼審乎禁過已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不知

聰明睿與之配天乎言不可配也○又把給彼且乘

人為而無天德方且本身而異形只知有己方且尊

其過知而火馳疾方且為事緒所使人亦能愛方且為

物絃為貨利之方且四顧而物應手撓顧指四方

且應眾宜亦能為一方保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雖然

與物同流合汗終夫似此何足以配天乎雖然

有族有祖有族聚者必尊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

眾父之祖也治亂之率也能臣可也若北面

之使為禍國也南面而之是賊害天

也此段引封人問答者要見體道者不必盡然配天

顯亦不可無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

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

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

天地卷之四五

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懼其爭富則多事日有壽則

多辱善始者未必善終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堯以

養德之具故辭謝之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

以其有天下而不與故今然君子也何以見天生萬

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

人分之則何事之有不分則守財虜夫聖人鶉居則

常而穀食則仰母鳥行而無彰鳥行虛空天下有道

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閭千歲厭世去而

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乘彼

白雲至于天帝之鄉三惠莫至水火身常無殃不及

之患所則何辱之有封人見堯不達至去之堯隨之

曰請問堯于封人言下封人曰退已退已者言已

再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天下有道與堯授

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無道修禹

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

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

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其故者堯有何德我子高曰

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有勸不怒而民畏威德之今

天地卷之四六

子賞罰賞有高爵而民且不仁行不尚善德自此衰

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以此之故夫子闔

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力貌耕而不顧不顧焉也

成于高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閭之

人也此段正明天人合德之人或隱或顯無往不

可泰初有無無有無名天地交泰之初無極也即一

之所起此係太極即有名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

之德以其能生物未形者有分此係且然無間謂之

命陰陽混合似分未分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

之形留動者疑也言陰陽妙合形體保神手捉足奔

各有儀則謂之性形骸是也性修反德物德以也德至

同於初初者泰也同乃虛同也虛乃大虛者致虛極也

地為合夫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渾渾沌沌是謂玄

德天地同同乎大順是謂天地同德則無往不順矣

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又在眾中更不可

然之中更不然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司

天地在人前也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若人為

天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獲狙

之便自山林捕來正如物為技丘予告若而所不能

聞聽之所與而所不能言言之所凡有首有趾無心

無耳骸外形者眾有形者與無形非長短無狀非

生也其廢妨不起也而皆存者盡無其動妨不止也其死妨

之人是之謂入於天非人也天也忘已之人合天德

能不足以當帝王之德必使之成教蔣閻勉見季徹

易俗而民不知所由然方為至治

南華發覆 卷四

南華發覆 卷四

南華發覆 卷四

南華發覆 卷四

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必欲其教既已告矣

未知中否中理不請嘗薦之言質之所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恭則致敬拔出公忠之屬舉賢能而無阿私

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

不勝其侮矣臣若是服恭儉拔公則其自為處危

其觀臺多景物以示人人將往投迹者眾之實德而

來厭則去矣何益蔣閻勉覩覩然驚曰勉者驚季

言勉也汙然不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

天地言其風也而言其帝王之德之風季徹曰大聖之治天

下也因民心偷薄習俗既久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

俗教由此成舉滅其賊心皆賊心也而皆進其獨志

是進其獨志也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不知上之化下也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肯溟

然弟之哉言勉也以此教魯君而行便與堯舜並驅

不肯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又何有于治此便是帝王

也之風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

為圃畦種菜蔬口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南華發覆 卷四

南華發覆 卷四

搢搢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憐其老而灌寡故以有械於此一日浸灌也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何以曰選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引也數如沃湯李云疾速如湯之沸也其名為槲槲也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不能真純粹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機動則神生神生不定者何以載道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所以不為子貢瞞瞞也然慙

天地

卷之四

九

子貢之所以慙者以其言俯而不对不敢有問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於聖於于誇誕以蓋眾以己之知蓋眾之不知獨弦唱而無和哀歌哀世人之不知已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博學蓋眾是喪神氣也墮墮壞也汝形骸從其周遊賣名聲于天下是壞形骸也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之治圃事子貢本欲教丈人而反被丈人之譏請所以卑阪愧懼失色項項項然不自得然不自得言其輕行三十里而後愈安定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也夫子何

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也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今日見不知復有夫人也還有這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漢陰丈人執道者德全執道之人不用機智所以全德德全者形全惡傷身形全者神全神形之主形全則神全矣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此便是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也託生與民並行言其灌園與而不知其所之不知其有道術也汙乎淳備哉常無人無異人者以此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若夫天地

天地

卷之四

十

得其所謂也心志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何也天下之非譽已無損益焉是以不顧是謂全德之人哉這便是全德之人也我之謂風波之民言者風波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通于一萬治其內機智而不治其外邊幅夫明白入素明白于天地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汝學不知此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言可不且渾沌之德有天下而不與將欲體性抱神以遊大壑者道也混冥也混于世俗冥然不覺蓋亦申明上章修混

沌術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

之意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道也曰奚為焉曰夫大壑

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深遠莫測吾將

游焉苑風曰苑風不知道之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

為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之謂聖智諄

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職也拔舉而不失其

能無伏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實無浮行也行言

自為而天下化不知所由然是以天下化手撓顧指

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此聖人見于治而

天地卷之四十一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物得以生謂居無思行無慮不

藏是非美惡將不迎應而不藏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是以樂推而不厭怡也乎若

嬰兒之失其母也嬰兒失母則儻無心乎若行而失

其道也行而失道則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共

悅也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謂安也此謂德

人之容而德人之形容願聞神人之變化不測曰上神乘

光與形滅亡現所以乘其光在大化之中浮遊往來

鼠肝豕臂任之此謂照曠也致命盡情而安之若命

盡其事之天地樂于而萬事銷亡也萬物復情者

情而已天地樂于而萬事銷亡也萬物復情者

順物情也人哭亦哭此之謂混冥混于世俗冥然不覺

哭人哀亦哀此之謂混冥混于世俗冥然不覺

神人也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虞舜讓

武讓天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

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均治者天下共利共給財用有餘不赤張滿稽曰

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治則有虞

氏不亦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頭創也言天下創亂欲

禿後而施鬚言其病後而求醫言其孝子操藥以修

天地卷之四十二

慈父其色焦然治雖焦然不樂聖人羞之羞之

虞氏不能施藥于未病之先而進至德之世此其行如

藥于已然之後所以羞也○要見上如標枝標樹之枝無

心于民如野鹿在下之民如鹿然端正而不知以為

義此彼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

知以為信蠢動而互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

迹事而無傳言上世豈無忠信仁義以其行而無迹

有道德也○此段從行而無迹兩句影下意來謂行而

何也以其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莊子所以慨嘆孝子
 予雖有祈禱不可得也不亦悲乎亦可悲也
 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
 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之邪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反顯世則不
 謂之導諛之人也乃不以導諛然則俗故嚴於親而
 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諛之名謂已諛
 人則怫然作色而知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
 飾辭合譬喻令易曉聚眾也是終不敢始本不敢末
 天地 卷之四 十三

不相坐所以不敢相坐垂衣裳皮弁鷩冠設采色文
 也者尊其教也然動容貌矜莊以媚一世這便是終而不自謂導諛
 與夫人之為徒合譬通之是非而不自謂眾人反
 以為賢而欲飾辭愚之至也知其愚者曉得自非大愚也
 人之尊已世俗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悟解則
 仁義之人大愚者終身不靈靈則不為導三人行而一人
 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于是非仁義
 性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盡惑予雖
 命我雖有求向不可得也不可得者不亦悲
 有所嚮道之情而終不可得也不肯信也不亦悲

乎亦可悲也為何如此以其大聲不入於田耳以其至道之折揚
 皇琴古歌則嗑然而笑言仁義忠信是非之言聚眾
 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其以至道言不出俗言勝
 也仁義是非以二缶鍾惑以二瓦缶之聲而惑一鍾正至
 者勝而所適不得于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余雖有祈
 嚮其庸可得邪言不可知其不可得也而又強明之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莫若姑舍是而不
 推誰其比憂言無人比憂也厲之人夜半生
 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屬人生
 天地 卷之四 十四

以已彼亦自知其醜耳大愚大惑之人終身不解終
 身不靈屬人之不若也○向言飾采色動容貌以
 媚一世而不知已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
 失其性矣正如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
 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
 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俱以然其失
 性均也又下列出失且夫失性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
 使目不明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
 困懷刺賊不中頹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五曰好
 趣舍滑亂其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
 乃始離跂仁義是自以為得此非吾所謂得也謂得

者任性命之夫若以得者困可以為得乎言楊墨之言

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便其內皮弁儒鷓冠以

冠楮笏紳大修長以約其外內支盈於聲於利之柴柵

外重束縛於纒繳眈眈然不動在纒繳之中正如

囊檻之亦可以為得矣以見困可以為得也以此

之知又可以熅亂天下也

天地

卷之四

十五

天道第十三

豫章熊士遠夷甫較

上篇祇形容天地之大天地之神此篇言天地之道要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正發明前篇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三句以見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臣道也天道之與臣道相去遠矣有天下者不可不察

天道運運者旋轉而無所積言天道運行化物不故

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天行健君子故天下歸

明於天道之通於聖人之六通四辟被於帝王之德

天道

卷之四

十六

者皆其自為也若性之自為而不知所由然此昧然

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順物之

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准而道德之至

也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息於此也休則虛惟道虛則

實實事中理實者有倫序矣虛則靜靜則動應變

實事則事實者有倫序矣虛則靜靜則動應變

過而動則得矣動無靜則無為而為無為也則任

事者責矣夫無為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

謂也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

不能處不以好惡內年壽長矣憂患既不得成賊精神

夫又提起靜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不惟應萬物之

本根也豈不是萬物之本明此以南鄉堯之為

君也蕩蕩乎民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又汎論以

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如廣成素

王孔子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如巢許江海山林

天道卷之四十七

之士服道以此進為而撫世伊望則功大名顯而

天下一也為何有上下之差別則靜而聖

靜動而王動則無為也而尊南鄉堯之為君明此以

則北面舜之為臣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樸素者

也何所不尊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天地

下不爭者以其樸素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

只是一味虛無恬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與天地之德者均調者下明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

均調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

樂樂天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吾師乎整粉萬物而不以為

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特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天

也地生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以其無此之謂

天樂樂者樂其道是以為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

也天行行而無迹其死也任物之化靜而與陰同德入

門動而與陽同波遂于大明故知天樂者無天怨與

也無人非與人無物累無鬼責鬼神合故曰

其動也天動而與陽其靜也地靜而與陰一心定而

王天下其鬼不崇無天怨無其鬼不疲無物累無一

天道卷之四十八

心定而萬物服化也言以虛靜推於天地其動也

也通於萬物其鬼不崇其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

之心以畜天下也結明聖人之心畜養天下也如此

無為也而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

持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順物之自為味然不覺

靜也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有為者有以為也股無

下為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既

則上下何以自別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

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臣乘主用下有為也上亦

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王代臣

夫無為也主矣所以貴上必無為而用天下無為也則天下必

有為為天下用有為也則為天此下不易之道也引

證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

萬物不自說也不自誇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不自

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是帝王無為

而天下功也故曰莫神於天不產而萬物化莫富於地而萬

物莫大於帝王帝王無為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

是便乘天地道馳于萬物中而用人羣之道也故古夫

天道無為也以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以其要在於

其天地為宗也三軍上軍下軍五兵左右中之運既

主詳在於臣也中軍也五兵前後也之運稱

其不詳之器亦謂之德何也句頑之人堯亦不能化

難堯放一人以救天下之善人此亦生也故為之德

不得已而用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

末也德不及化而後教之教亦不禮法度數刑名比

類詳審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以土和和

之樂桑林之樂之末也哭泣衰絰孝子之事親也不

武本也大功小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

之運非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心術詳盡用然後從

之者也若精神不到心術不明末學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也未可輕用也不得已而用之五變而刑名可舉九

從至道中來所以聖人取象乎天君先而臣從父先

而子從地法天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

夫先而婦從順時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帝王之

地為宗故聖人取象焉何以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

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芽區別有形

狀盛衰之殺陽變化之流行也夫又結明天地至神

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而况人道可無尊

天道賞罰人道之一事宗廟尚親左昭右穆朝廷尚尊爵尊

黨尚齒齒德高行事尚賢賢者任事大道之序也語

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道者所以別尊卑敘長幼

是非其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不謂之道矣○要

道也于下要在于主詳是故古之明大道者事具有先

于下要在其序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次序先後先

明天而道德次之先明天之無為然後法天道德已

明而仁義次之先明人道合天德然後利濟天仁義

已明仁者心之德義者事之宜而分守次之也分守

已明仁義既明所守各安其分而形名次之也形名已明而因

職各當其名而形名次之也形名已明而因

卷之四

十九

卷之四

二十

才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能者原之不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原省明而後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非明而後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知者處上愚者處下各得其宜貴賤履位貴居其左賤居其右仁賢不肖各襲其情愚智必分其能履位必由其名以此而事上以此而畜下以此而治物以此而修身觀其能任其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是無為為之謂天也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非所以先者為何古之語

天道 卷之四 三十一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上文五變其九變而賞罰可言也九變而至賞罰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必先言大道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必先明天而變而至形名變而至賞罰倒道而言不言天而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何以不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但有治人之具可用於天下治人之所不足以用天下安能此之謂辯士蔽一曲闢于大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末非上之所以畜下在于下詳在于臣也

也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也此段結明夫明白于天調天下與人和者謂之天樂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雖孤陋寡聞之亦願之不廢窮民恒加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念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哀矜利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纒見舜曰天德而出寧也日月照明如日月而四時行行如四時若晝夜之有常經無作爲之迹雲行而雨施矣何嘗有堯曰若子然則我膠膠擾擾于心乎子天之合也與天

天道 卷之四 三十一

謂之我人之合也與人和者謂之天樂又徵明天矣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既與天地合是天地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也此段言聖人欲而趨則至矣不可強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以仁義亂人之性也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典藏史有老聃者老聃見周末不復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依託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言藏書而老聃不許於是緡十二經六經六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嫌其大願聞其要孔子

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

君子不仁則不成不恒其德或成或不義則不生多行

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除仁義之外無別有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詩曰愷

豈非仁義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

乎後言失言也夫兼愛不亦迂乎物之不齊愛何

私焉乃私也無私使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則八地固有常矣法天地日月固有明矣行日月

辰固有列矣則星辰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夫十亦放天地德而行循無為道而趨已至矣又何

偈偈乎用力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

人之性也言仁義非真人之性以仁義為性是亂之

不能舉滅其賊心而進其獨志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達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足朕而不敢息道之切今吾觀子非聖人也

鼠壤有餘蔬而棄妹妹氏棄餘蔬于鼠不仁也生熟

不盡於前生熟之物而積歛無崖物之歸懷來者

子漠然不應言樂意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

刺於子今吾譏刺心正卻矣何故也因不應使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脫去

我馬也不義而信謂之馬苟有其義不仁不實人與

不仁之名而弗受既有不仁不義之實是再受其殃

吾服不仁也恒信然服吾非以不仁不服為有服知

士成綺自愧未嘗修身而以雁行避影履行遂進

而問修身若何謂之竊徒何足以修身

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突出而

頽頽然高聳自而口闕然口吐而狀義然嚴毅自

繫馬而止也志在動而持欲行而止不發也機

敏疾而巧明察而詳審知巧而觀於泰上言昔者吾有

正卻也何故是觀凡吾所以為不信使邊竟有人焉

其名為竊見汝之貌亦知汝非學道之人必以名汝

于小大不遺體是道者何獨于仁義而遺之雖廣乎

遺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無外於小不遺無倫故萬

物備廣備則無物不有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

酌焉其不可測量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遺豈有仁

不竭

卷之四

二五

卷之四

二四

義不備于道但神之末耳非至人孰能定之要非至人不能定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故萬物備廣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起而棟之而不與之偕其逆以審乎無假萬物一原而不與利遷于利不遷極物之真能守其萬化本故外天地天地而此體遺萬物此道常寂而神未嘗有所困于未也不若能守本而欲行其末精神未免困于形德仁義之末矣○何也以其通乎至道合乎天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要非至人孰不困也○前孔子欲藏書于周室所藏之書不過所詮形德仁義神之末耳不足貴也故上文結云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所詮之意既不足貴能詮之文又足貴乎故此假言能詮之

卷之四

三五

文不足貴也但糟粕已夫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以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過意也意有所隨指也意之所隨者言不能盡意所以不可以言傳也既不可傳而世因貴言傳書何哉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何爲其所貴非其貴也其可貴者不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白紙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其書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著述之情何可得也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著述之情則知者不言言不能盡意言者不知道者何也人之情則知者不言言不能盡意言者不知道者何也不可以言傳也言傳也而世豈識之哉所以言爲其貴非其貴也○

者不可以言傳也桓公讀書於堂下輪扁也斲輪於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真醇已去所備者糟粕而已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寬緩則甘不疾則苦而不入疾緊則苦澁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得手應心之妙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何也言不盡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卷之四

三六

天道臣不能心領神會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此言天道而未結以輪扁之喻者正見道之難學要非口傳耳受所得也斲輪事之粗者得手應心之妙難父子猶不能喻况道之爲物其難于斲輪甚矣學者誠不能求之于心而唯書之讀糟粕之喻非虛言也

天運第十四

禹杭嚴調御印持甫較

上言天道而祇明帝道聖道本末先後之序至此
纔詳明天地日月運行之無為何嘗見有一毫作
為之迹以其無親則無愛無愛則無積無積則無
往不順矣是以長民者推天地氣化以行此便是
上皇也

天其運乎

陰陽無停機若
晝夜之有經也

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

乎

日月同黃道
故云爭於所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

而使之運
轉流行孰居

無事而推行是

推而行之使
其往來不息

意者其有機緘係而

不得已

而轉
動

邪意者其運轉

如圓
物而不能自止邪

天運

卷之四

二七

徵問者要人深思自得運
化注宰以立君道之準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大空騰機而為雨注為川澤川澤之氣
復蒸為雲升降上下如轉轉輪又未知

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勸其為
雲為雨

風起北方

北方土高陽
亢而戰故多

風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

風息也所
以言嘘吸

孰居無

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斯皆陰陽氣化之流行不
息以成歲功也孰主張是

而為
之哉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

天地日月
風雲皆從

至道中出是以謂之極金木水火
土五行合天理以行是謂之常

帝王順之則治

康

物
阜逆之則凶

災害
病作九洛之事

九疇洛書之用
至于福極則治成德

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上皇則挈天地馳
日月隆施雲雨嘘

吸風氣而常居無為之地者是也○下引商太宰商
為問要見天道之無私無為而已不必求多也

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

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

無親上言順之則治逆之則凶莊子云至仁無親無
親則無跡矣可見莊子是能順之人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

孝可乎言不可也莊子曰不然此說夫至仁尚矣孝固不

足以言之言何足以盡至仁之
言○若以愛為孝此非過孝之言也不

及孝之言也夫正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至仁在乎無親而親愛以言之
譬猶至郢北面而不見冥山者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天運

卷之四

二八

故曰以敬孝易

肅恭其
外故易

以愛孝難

愉色本乎
中故難以愛孝

易而忘親難

雖日用尋常而行不知
其所以愛是忘親難也忘親易使親忘

我難

亦日用不知所以愛此為難也
使親忘我易兼

忘天下難

凡親之不能忘我者以有心感之也今也
使親忘我難也兼忘天下尤以易使天

迹猶以為易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已兼忘天下以為難也

下兼忘我難有莫舉名使物
自喜為難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有堯舜之德而天下
遺之不以為德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是天下兼忘者也
便是至仁無親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所以言
去之遠

也○又申

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者之八此皆修身立
行之士

自相勉勵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美也故曰至貴道者

也國爵并焉并棄也至富者德也國財并焉至願也至貴道者

譽何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道無私無愛不以至富

有云道不渝篇名天運而言樂者以其至樂之妙亨

通萬物樂主和至人合陰陽氣敘之和順化以行使

物物達情遂命而不識不知這北門成問於黃帝曰

便是天道之運行是以言樂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

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憚聽復聞

之怠神思倦怠卒聞之而惑二句出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帝曰女殆其然哉宜其不自得也以下分三節答他

吾奏之以人事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儀制建之以

天運卷之四 二十九

太清聲氣之元上四句言作樂之本旨夫至樂者

先應之以人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順之以天理春夏後

以五德應之以自然五德即五行也金木水火土皆

者順物之自為也然後調理四時之循太和萬物

下纔言感化之所以然後調理四時之循太和萬物

之長養四時更迭而起使萬物循序成一盛一衰

盛則長養衰文武倫經琴有文武絃一清一濁陰陽

則肅殺合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太和萬吾驚其

調和調理四時也起雷霆之震其卒無尾其始無首發舒鼓舞如循

如雷霆起其卒無尾其始無首環然無首無尾

一死一生一債一起以變化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

女故懼也言其死生債起變化莫測不可以一待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

氣之和燭之以日月照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

剛剛柔相濟短長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一定是短

在谷滿谷在坑滿坑無乎不在塗卻守神塞其機竅

神以物為量在坑在谷任其聲揮綽悠揚其名則高

明之樂是故鬼神守其幽其鬼不崇也以見

窮卷之則退流之於無止放之則彌六合子欲慮之

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

然無心立於四虛之道無墜落無倚於槁梧也而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不

見不及形充空虚遂虛空乃至委蛇宛轉順化女委

蛇慮之不知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調

之以自然之命調之使出于自故若萬物混逐叢生

林樂以其混逐叢生如而無形雖布散揮而彼不

牽曳幽昏默而寂無聲動於無方所以指揮居

於窈冥所以幽昏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其節奏之妙世疑之稽

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不定所常也

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不定所常也

於聖人以為聖也者達於事情而遂於物命也言至樂者泰之

以人徵之以天是達情天機雖有不弛張而五官皆遂命也○以其

備而不用此之謂天樂此便是天運也無言而心說天樂之妙心雖喜悅

而形容不出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

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

故惑也五目不能觀其形四辯莫能談其狀以其視聽歸愚可以入道要見天機

不張五官不用便是道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若鬼崇然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精神倦怠若逃遁然

惑惑故愚惑則知謙愚故道以其無道可載而與之

天運始得各為載道之器也○上以至樂明順之則

俱也治下引仁義先王以陳之芻狗不可復行之于

今而夫子強行故有夢昧孔子西游於衛顏淵問師

金魯太師名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

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

以篋衍也詩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

便棄而不用行者踐其首脊蘇者蘇蘇之人取而爨之而已將

欲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

得夢言其想夢也必且數昧焉目病今而夫子亦取先

生已陳芻狗而用之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

於宋過宋宋削迹於衛去衛衛寤於商周是非其夢

邪圍於陳蔡之間疑孔子貌似七日不食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邪又引六喻以明古昔陳言祇可

推舟于陸必不行矣必隨時合變應物不窮乃可不

然尤取後徂而衣周公之服雖欲效顰不可得也惜

乎而夫子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

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行周於魯祈行古之周道是猶推舟於陸也惟勞而

無功且身必有殃伐樹削迹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方無

天運何以見得無方之且子獨不

見夫桔槔者乎桔槔喻無心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任人之所引非桔槔引人也故人要俯就俯俯仰而不

得罪於人此便是無方之傳也○下要見先故夫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雖甘相

反而皆可於口雖是先後施設各有不同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可見三皇五帝禮義法度亦隨

今取後徂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

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徂之異乎周公也言今人不

猿狙不服周公也不惟不知人要且不知時也故西施

病心而贖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

贖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

挈妻子而去之走諺夫子不知應變隨時復取先王已陳芻狗而欲行之于今誠所謂

彼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也惜乎而類淵夫子

其窮哉窮其道之不行是以伐樹削迹也○下正明夫子之道之所以窮者不知道不可求不可獻尤

自以為聖聖仁義之道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

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

賢者也有道纒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法度五年而未得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一動一

氣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宜乎其不得也使道

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

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

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

者無他故也以其思慮中無主而道不止視聽勞外

無正而道不行由中出者從自己不受於外以其

也求聖人不出由外入者從門入者無主於中中無主而不可

也止不可傳也

聖人不隱之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

虛也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見也而多

責言必吹毛求疵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而道

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愛慕不竊祿也不貸無出也

不以已義度人不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其無欲無

以富為是者者為是不能讓祿是苟以顯為是者

操之則慄立于人前必爭舍之則悲欲退已讓人充

履危而一無所定鑿以闕其所不休者不知是天之

戮民也身何暇言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

器也用之器唯循大變齊太伯之倫無所湮者為

能用之此器故曰正者正也無一毫已私已愛純其

心以為不然者此怨恩取與此便是天門弗開矣

言夫所以求之不得者只為有已私已愛所以天

門弗開弗開者不入道也此段言天下無失其樞

當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不可加孔子見老聃而語

之以仁義而仁義反速失其樞也

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憖毒然乃憤發吾心亂

一第 257 册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正內

莫大焉莫大乎仁義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端正而不知

而不知以為仁吾子亦放淳樸風而動摠其純德而

立矣又奚傑然于仁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天下

其僕而救以仁義何異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

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烏黑鵠白自然名譽之

觀不足以為廣以仁義為名譽之觀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天下澆醇散樸相响以濕仁相濡以沫義不若

相忘於江湖道術之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

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言有何言句孔子曰

天運稱老氏其猶龍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退藏而成

手一向未曾見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

具體舒化而成文張而不能嚼也予又何規老聃哉言舌舉尚不能下

聃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神運變化若見

其聲名雷震驚而其淵靜然默發揚動如天地者

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稱道孔子

老聃方將偃坐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謙言子

來將何以教戒我乎使我得有子貢曰夫三王五帝

之治天下雖各不同其係稱皇帝聲名則一也豈無得

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名公器也如何哉老聃曰小

子少進進言也子何以謂之不同對曰堯

授舜舜授禹禹用力治而湯用兵放文王順紂囚

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諸侯不期而會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汝所言三皇五帝之治非

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

心無二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無私堯之

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自長及少人

而民不非也有私舜之治天下尚賢使民心競競別

天運央裂機發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

乎孩而始誰言其知識早則人始有天矣未免有天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機變人各有心而兵有順順

以誅殺盜非殺盜自應死人各自為一種類而天下

耳耳者要見強凌弱眾寡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其作始有倫夫婦人而今乎婦女俗之何言哉余

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莫

乎三皇五帝之亂天下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日

也下出亂之所以三皇山川之精氣中墮四時之施使氣序

木黃其知穿鑿惜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罕說籠絡

下信天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吾不

何以不亦可耻乎其無耻也三皇五帝之治子貢楚

楚然立不安不安者自愧失其所所以問也○此章未

也故曰我無孔子謂老聃曰丘治治者專攻詩書禮

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三皇五帝故矣

以奸也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二公

迹一君無所餉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

邪七十二君之中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

天運卷之四三七

君也若遇之必為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

迹哉非其所以去履踐其迹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迹之

夫迹履之所出尤較而迹豈履哉迹以此非履况迹

又何怪夫人之難說道之難明也○要夫白鴉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神氣相感蟲類雄鳴於上風雌類

應於下風而風化以聲氣相感類尚自為雌雄故風

化而生何况人道而不化性不可強易命不可變是事

命之行也知不可時不可止古今異時古不道不可

壅道在應變執則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何獨七十

在人無失焉者無自而可事事不可孔子不出靜三

月復見曰丘得之矣下舉所烏鵲孺乎孺魚傳沫生

細要者化而化有弟而兄啼有弟則兄之愛不專久

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容使人之意消便是化也不

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化者只是

不見已之為聖不知物之下愚以精誠氣化運行服

物而物自化矣此便是天道之運行也

天運 卷之四 三八

南華發覆卷之五

秀水徐世勳

刻意第十五

上三篇總明在宥篇末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此篇及繕性篇又將前三篇總收上文言苛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故此篇歷敘五等有為之人正是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有為而累者人道也苟明天地之道澹然無欲而眾美從之則無自而不可也以其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刻意尚行

亢而已矣

刻意

卷之五

之所好也

為修身而已矣此

人周遊居處

已矣此朝廷之士

弱者之所好也

矣此江海之士

所好也

若熊之攀樹而引

氣如鳥之嘯呻

見世風薄惡離世異俗高論怨誹怨不逢時為

如鮑焦介子推務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治世之士行道教訓誨後之

如孔子語天下大功

天下多事不避世之人閒暇者之

見天下多事不避世之人閒暇者之

出呼吸也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

此導引之士養形之

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斯皆局于一己之私而不

無仁義而修

江海而間

忘也

而眾美從之

明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質也

焉

刻意

易二

其德全而神不虧

行也

門動而與陽同波

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與故

無物累

其生若浮

其死若休

斯皆局于一己之私而不

明夫德非中之士也

無功名而治

不導引而壽

無不有也

此是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聖人休休

故曰聖人休休

則坦然平易

平易

邪氣不能襲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靜而與陰同德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

去知

故無天災

無鬼責

不思慮

不豫謀

是光矣而不耀諸侯不期是信矣而不期下四句止明德全而神不虧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以其精神純粹其寃不能虛無

恬惓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

好惡者德之失反顯前非世之士教誨之人好惡喜

故心不憂樂坦然平易憂患不入邪氣不襲德之至也一而不變也

天行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是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迂

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是無所於迂虛之至也不與物交無物累澹

之至也光矣不耀信矣不期其寢不夢其魂不疲是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聖人休于恬惓則形不勞也精用而不已

刻意卷之五 三

則勞勞則竭已于無為則精用不竭也復以水喻聖人常應常靜是以不弊不勞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化物總見不雜不動之清此便是虛無恬惓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

雜其神粹靜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澹而無為不與物交澹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此養神之道也神不虧也

夫有干越之劔者神喻養神之方神押而藏之神喻養神之方不敢用也輕

用者恐形勞精弊也寶之至也此何况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

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之物而不養乎

其名為同帝以其無象可象目之為同帝純素之道只是恬唯神

惓平易

是守匣而藏之不可輕用守而勿失不雜不變與神為一一之精通

上際下合于天倫與天合德矣野語有之曰眾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結前尚行尚功名尚仁義尚江海之

士以見不及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

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結歸處要見抱純素之道者纔

謂之真人其餘尚行尚名之人皆非正正之流非狂即狷也

刻意卷之五 四

繕性第十六

嘉定龔方中仲和甫較

上言有天下者順天道氣運以行不當取先王以陳芻狗示人故刻意篇教以平易恬淡乃合天德以其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故此篇但言不繕性于俗學俗思只以恬知相養深根寧極而待有存身之道便是體純素之人也

不然喪已于物失性于俗倒置之民也

繕性也 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之質滑汨也 欲於俗思非世以求致其明道德謂之蔽蒙之民

如人蒙蔽不知所向滑汨于俗學俗思及障蔽其性命之真是蔽蒙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雖生而無以知為用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

繕性

卷之五

五

恬交相養正知時不妨恬正恬時而和理出其性恬

既久其性體露然自夫德和也道理也是和順德無有融和之氣出矣

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則事事義明而物親忠

也謂忠中既純實而反通乎之情樂也樂主和信

行容體而順乎文節文之禮也動容周旋無禮樂偏

行則天下亂矣由于節文而無情實是虛套也彼正

而蒙自已之德德則不冒所以不濫冒則濫及于俗

以物必失其性也下正明其不蒙已古之人在混然

芒昧之中即窳穴未鑿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恬知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守其幽以見陰陽和靜四時順序災害不生而羣生不夭折人雖有知彼此

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以其彼正而逮德下衰要見冒則物必失其及燧人

蒙已德也 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為者所以不一德又

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有坂泉

師是安而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與禮樂治化

不順也 之流濛醇散朴釋離道以善大道廢險德以行六親

有孝慈國家昏然後去淳樸性而從於心為忠臣為

亂有忠臣也 繕性 卷之五 六

孝子○既心與心識知而後有不仁不義而不足以定

天下矣天下既然後附之以文禮樂益之以博載文滅

質樸博溺心知然後民始惑亂務文務博冒濫無以

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正見繕性于俗學欲以求復其

蔽蒙之由是觀之世道愈趨世喪道矣道亦喪世矣

世與道交相喪也世道無道也道知人何由興乎世

世喪道矣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道是無

是亂世也 世無以興乎道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

矣 聖人知道不隱故不自隱聖人未嘗自隱世不能

行隱其德也 用是世隱之也○又解

不自隱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與命大謬

也可見世不能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

一于滯澗不見有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

深根寧極而待以待此存身之道也處亂世不為苟

身非藏知也以其古之存身者不以才辯飾知

不以知窮天下繕性于俗學是不以知窮德滑欲于

以知窮危然獨正處其所處此深而反其性已聖人

出處俱有着落不似今時猖又何為哉言無可為道

繕性 卷之五 七

固不小行離道以善德固不小識險德以行小識傷

德是以知小行傷道是以知窮故曰正已而已矣危

處其所是樂全之謂得志樂其道德之全是謂得志

○又講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

以益其全德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

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樂性命之樂始為得志軒

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樂非得志也何也其去不可止命性

之真何故不為軒冕肆志喪其平日不為窮約趨于

有來去俗學俗思○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返一無其樂彼

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

樂未嘗不荒于外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已

之道德而荒于外物失性命之真而滑謂之倒置之

欲于俗學俗思是不知所本而趨其末民也正結繕性于俗學滑欲

于俗思是蔽蒙之民也

繕性 卷之五 八

秋水第十七

樵李徐肇森質可甫較

自辨極至繕性總明應帝王之餘意此秋水一篇
直發道之大由前天道篇云明白于天地之德者
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
樂與人非也便是太宗師遊乎天地之一氣者之
真入者非也便是太宗師遊乎天地之一氣者之
人以其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齊物也逍遙也
天也以其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齊物也逍遙也
樂而不知道之樂之大也故有至樂

秋水時至故以秋水命篇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

渚涯之間不辨牛馬達望不辨水之廣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

秋水

卷之五

九

盡為已有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

端見水之端倪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

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世間道理萬般以

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申明上義何且夫我嘗聞少

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伯夷之義為輕者始

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道窮詰其遠近小大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則幾局于仲尼之問伯也

長見笑於大方之家于井底者亦可以少愧矣北海

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不可告以小見之人拘於中

之虛也夏蟲之類不可以語於冰者言越世之人不

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縛不可語于道

者束於教也今爾既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

知平日爾將可與語大理矣若不知自己之醜而獲

俗矣今爾既知醜不妨天下之水莫大於海也萬川

歸之喻仁義禮樂百不知何時止而不盈注焉尾間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竭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七年八澇不增十年九旱不減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何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秋水

卷之五

十

陰陽以成此形在天地之間形在天地間就如猶

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不暇又

奚敢以自多自少以此看來不獨北海為然計四

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似壘空

況北海之在大澤計中國之在海內中國海中一洲耳不似

稊米之在太倉乎中國在海中如太倉中一稊米耳

中國號物之數謂之萬者號數有萬人處一焉人

萬物之中止充一數此合大人卒盡九州穀食之所

虛之間凡可名者論之也人處一焉其在九州之內人只

木論此其比之太虛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之也此其比之太虛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人在萬物中如馬五帝之所連揖讓三王之所爭奪
 體之毫末耳○况五帝之所連揖讓三王之所爭奪
 仁人之所憂患任士之所勞悴盡此矣言所爭所讓
 毫末耳伯夷辭此馬之末以為各仲尼語此馬之末
 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何也以其脂于大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正似向之自多于水以河伯曰然則吾大
 天地而小豪末可乎以其上言天地之大毫北海若
 曰否不可何夫物量無窮不可局時無止時之遷
 分無常盈虛之數不一終始無故豈可定天地之大毫末
 秋水 卷之五 十一

時無形之形大以其至馬體毫小求窮其地至大之
 域是故迷昏亂而不能自得之分細大也由此觀之至
 小窮至大之域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尚迷亂不得其小也○倪者緒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之兩頭取以為分窮其大也○此一轉又將大小二字
 窮至大之域其言不知窮其大也○計人之所知不若
 換作精愈重重入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
 細說向道理上去
 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直
 不盡而止非大自大視細者至不明而止非細夫精
 小之微也精者細埒大之殷也埒者大之盛○小大
 秋水 卷之五 十二

之小乎所是故大知觀於遠近觀遠于近故小而不
 以不可也為寡大而不多何知物量之無窮也證彙今故
 證今以今明古猶後故雖遙而不悶也掇拾取而不
 之視今猶今視昔故雖遙而不悶也掇拾取而不
 雖難擬昔之視今亦猶今知時之無止也察乎地
 盈虛消長之數故得而不喜消則有失而不憂以是
 知定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坦塗坦坦坦坦坦坦坦坦
 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終則有始始則有終
 之陳迹也○計人之所知無量無窮知時不若其所
 以此觀之知其生之時天地之形小也不若未生之
 不知無極也

故異便大有大便此勢之必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
 形者也精者細○若其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分至細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要見計人之所
 知不若其可以言論者尤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
 物之精也至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
 期精粗焉何言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也○便見物
 論意所不能察粗者○前云有小大到此言所不能
 一致美惡一貨矣是故大人之行之以其不同同不
 出乎害人亦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之謂完也
 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亦不因人成事不多

食乎力不竭人之力○有萬不同之謂富也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

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行不崖異之謂寬也世之爵祿不足

以為勸戮耻不足以為辱謂成之也知是非之不可為

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謂紀也聞曰道人不聞可道非

至德不得無智亦無得也○這纔是大人無已歛約守分之至也

何也以其知道之大不敢自多也○承上又一轉河伯曰若物之外爵祿既

勸若物之內戮耻既不足惡至而倪貴賤何而倪惡

至而倪小大自而分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何有貴賤頭頭是道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尊君抑臣自以俗

秋八 **卷之五** 十三

觀之貴賤不在已趙孟之所謂貴賤也以賤差等觀之因其

所大而大之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

小之知天地之為稊米也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

因其所小而小之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因其所大則差等數

觀矣以賤功用觀之因其所有貴賤有而有之則萬

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貴賤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

何也有無就如東西相反一般彼看此東此看知東

彼西然有西必有東有東必有西不可相無也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無功之用分定矣不可定

也無以趣操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

相非趣仁非桀越暴則之是非趣操無親矣又引証以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燕王讓而絕同為退讓湯武

爭而王白公勝爭而滅有與有滅也由此觀之爭讓

之禮堯桀之行貴賤各有其時君子得其時則駕不

未可以為常也一定常賤一定常貴也○况人之器

梁麗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器用騏

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狂言殊技也能

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暝旬張目而不見丘山

秋九 **卷之五** 十四

言殊性也稟性殊也○若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堯

而非無師治而無亂乎無湯武之爭乎是未明天地

之理萬物順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有上無師

陰而無陽無逆其不可行明矣天下未有治而不

然且語而不舍畢竟師堯之是而非桀師堯非愚則

誣也殊不帝王殊禪相傳謂三代殊繼于受于父謂

其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白公爭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湯武爭而王也可見貴默默乎河

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實難定也何也知是

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
 不可為倪也○又一轉
 為乎然則我何道從吾何辭何受何趣何舍吾終奈
 何為乎不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貴而賤賤而貴住無拘定而志與道大垂蹇何
 復相尋是反衍也無拘定而志與道大垂蹇何
 少何多無少是謂謝施受而不無一而行為乎不為
 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受而
 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受而汎汎乎其若四方
 之無窮其無所畛域無為也無不為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其孰承翼者不承是謂無方無方者不執一
 私福私德而行也

秋水 卷之五 十五

孰一而行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者為何 辭受不可恃乎 其成一虛一滿不定 位乎其形之無
 取舍 年不可舉時不可止 知時之不可止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知終始之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正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年不可舉 無動而不變 未有始
 無時而不移 未有不貴而後賤者可見 何為乎 又何
 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而巳化則不執一而行也 河
 伯曰聽其自化 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
 者必達於 越吉遊 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 必明夫生

機權權者天地之大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不以物
 經惟聖者能用之 大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不以物
 物不得而傷也○下正見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窮富貴利達 寒暑弗能害 窮通得喪時 禽獸弗能賊
 是禽獸也 非謂其薄之也 非謂其與物相薄而言察
 乎動安危之 寧於禍福之 變伏謹於去就 趨避之 莫之
 能害也 非薄之也 故曰天在內 恬漠 人在外 修德在乎
 天 出宰也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為本以達理
 明權為位 躡躡而下而屈伸反 乎道 要妙而語能盡
 ○是則 極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秋水 卷之五 十六

人滅天 凡擊斃于人為者是 無以故滅命 凡不知趨
 于水火之中者 無以所得 而殉名 喪實○此便是達
 是以故滅命也 無以所得 而殉名 喪實○此便是達
 已者所以戒 謹守言而勿失是謂及其真 矣此其所
 河伯曰若如 謹守言而勿失是謂及其真 矣此其所
 也○此下正明無以人滅天言人生世間不消營為
 為也 行不為也 行一足也 行多足也 行無足也 行皆
 天機自動何可易邪 鼠五技而窮 騰蛇無翼而飛
 知巧何為風則無為而為聖人所以大勝也 大勝者
 勝于無 夔一憐 螭足 螭憐蛇無蛇憐 風憐目
 目形綴于此 目憐心 遊物表 夔謂螭曰吾以一足跨
 明流于彼 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蹕蹕之也

蜺曰不然非吾使之然邪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

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者蜺謂蛇曰吾以衆

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

可易耶吾安用足哉不用也蛇謂風曰予動吾脊骨而

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風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

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躅秋衝也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伏天下行道設教之大賢蜚大屋者能化蓋庇天下之大聖唯

秋水 卷之五 十七

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不勝于知巧人為而勝于達理明權

不以物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此為大勝也○下引

無以故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此何時也而孔子曰來吾

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患禍命也求通久矣而道不

得行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欣欣然人樂其性非知得

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瘁瘁焉人苦其性非知失也時勢

適然時有利不利不在知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

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烈士尚然况知道之士而悅生惡死也知窮之有命

諱窮久已而不免命也知通之有時求通久已而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正是我勇於安命之時豈有所懼也由處矣處於聖人之勇

矣吾命有所制矣制于命無幾何將甲者進辭孔子曰

以為陽虎也故誤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設

正見莊子衆小不勝為大勝也公孫龍能公孫龍能

困百家窮衆口勝于小而勝其大也公孫龍能

士問於魏公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

行能合人同異能離人堅辨白然不然不然者可不

可不可者困百家之知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衆口之辯

秋水 卷之五 十八

我能之吾自以為至達已所謂聞道百以今吾聞莊子

之言汙焉猶望也異之渺茫無涯恣肆不知論之不及

與若能以為論不及我知之弗若與若能以為知弗若我

今吾無所開吾喙使我口不敢問其方不知夫子何

是若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

之鼃乎謂東海之鼃曰吾樂與何以吾跳梁乎井幹

欄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甃井缺赴水則接腋兩腋

持頤緊閉其口蹶泥則沒足滅跗前小足還軒蟹井中與

科斗蝦蟇莫吾能若也汝之困百家窮衆口以且夫

檀一壑之水而跨時埒井之樂此亦至矣言他之樂莫若也

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

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卻不能各足却步而退于是告之海曰夫千

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

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

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

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埒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失其所以為樂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不知

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

秋水 卷之五 十九

負山商鉅馬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自謂能困百家能窮衆口自以為至達是非埒井之鼈與

以為莫已若也且彼指莊子方趾履黃泉下而登大皇上無南

無北空曠夷然四解儻然立于四虛之道淪於不測如海之不

少進退無適不可也無東無西始合於玄妙冥莫反於大通隨

通之道方為至達你言何方之依此其方也子乃規

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猶以為論之弗及是直

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正如埒井之鼈跨時一壑之水自以為至也不亦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邑名餘子庶之學行

於邯鄲與未得國能邯鄲國中又失其故行矣以管

見而欲得莊子是非之境極妙之言直匍匐而歸耳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舊日所習謂之故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

守汝本等學問不然連自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龍辯士也生平全靠這張口嘴

能復辨走也此段要見莊子不以得莊子

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歟已三千歲矣

秋水 卷之五 二十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歿為留骨而

貴乎言其骨雖貴無益于已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亦有足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此下正見莊子不為窮約惠子

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鵷鷖子知之乎夫鵷鷖發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不止鳥鵷不棲者非練實不食竹實人

我能非醴泉不飲於是鵬得腐鼠鵷鷖

我能非醴泉不飲於是鵬得腐鼠鵷鷖

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正如凡鳥不知鳳之飲今子欲

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今之嗜富貴利達戀戀不舍

腐鼠也觀惠子之知可發一笑結以濠上觀魚便見

莊子自適其適非外物之適也得性命之得非軒冕

也得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

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

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

循其本向之所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子非魚安既

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既已知我不知我以知之濠上

也子既知我所以知魚也○魚之樂而人不知魚

也樂于水也有道之樂而世俗不知要見至樂無

也樂

秋八

卷之五

二十一

至樂第十八

當湖孫弘祖令弘甫較

此篇言人有活身之道纔謂之至樂而非世俗以

苦為樂者也世人只因生關看不破故多累達生

之內何為乎向不為乎物固將自化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先將至樂虛有可以活身者無

有哉今奚為為至奚據繞活奚苦焉避奚樂焉處奚

當從就奚不當去奚常樂奚當惡然後次第詳明夫

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

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至樂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

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美服音

養形不得而憂反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

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積財以養形積財而不盡用

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貴

本欲尊崇其形患得患失謀謀日夜安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懔懔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

達矣人之所以求富貴者本為延壽益命烈士為天

下見善矣見善于人是求未足以活身不能吾未知

卷之五

二十三

言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

不善矣足以活人千古而下故曰忠諫不聽踴循勿

爭君臣義也三諫不聽當遂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

形不足活身不爭名亦不成活人不足誠有善無有哉還是活

善活人今俗之所為與其樂思慮善否烈士見善

不過圖身安厚味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

美服好色音聲耳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

果樂耶苦身疾作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

不得美服厚味則俗以為苦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

而趣者誣誣然死貌如將不得已畢竟而皆以此曰

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有言

至樂 卷之五 二五三

樂吾以無為誠樂矣無為便又俗之所大苦也世俗

真樂以無為之故曰至樂無樂以無樂至譽無譽

譽之至是以無譽無譽天下是非天下是非而為大苦之

非以世俗所樂之非為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

了最樂之是如此觀之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

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明有可以活身者

以定是非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下出化所以芒乎芴乎而無從

出乎二氣混芒恍惚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又且混芒

而不見其所萬物職職皆從無為而殖故曰天

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就無為哉人能無

天地澁而為一入出大化之中任其鑄鍊彼力將化

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性返遊戲出入

死生是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也能活身方為至樂

可以定是非矣上言人也就能得無為哉此段明

莊子達情通命之人故不以死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為悲正見其能得無為之人也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益瓦惠子曰與人居長子

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同于象察其始

也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

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正見芒乎芴乎氣

至樂 卷之五 二五四

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

秋冬夏四時行也形氣轉變順四人且偃然寢於巨

室以天地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

故止也死生去來元無形影順時序運行聽其自化

哭也上明氣變而有生所以不哭下支離叔忘與

明生非實有總是化而已矣是以不惡支離叔與

滑介叔忘心親於冥伯之丘墓也崑崙之虛黃帝之

所休黃帝亦嘗俄而柳癯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動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

假借也四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地水火風如死生

為晝夜死生猶夜且吾與子至真伯觀人之化而化及

于我我又何惡焉不化者有生之常豈有人之化我獨

之氣變化假之而生以富貴壽善為樂而不知憫深曠感額以此為苦正見吾又未之樂之果樂邪果

不樂也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髏然有有形撒以馬捶

馬鞭也將前富貴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求

富貴敗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

不能以道事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貧賤凍餒之

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高邁年齒衰敗故及此乎於是語

至樂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向子之談者似

辯士諸子所言此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何有亡

無臣於下何有不善之行亦無四時之事何有凍餒從然以天地

為春秋何有年壽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恐其

諺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

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曠感頰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髑髏以死為樂而以

所以感頰也此下言聖人處世當順時應機為宜

故感未免有人頽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

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布

不可以懷大世俗以富貴壽善為樂綆短者繩也

不可以汲深言知量淺短之夫不夫若是者以為命

有所生成而形有所稱適也夫不可損益增減不得

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仁之道而重以燧人

神農至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黃帝神農不得

則惑未免心人惑則死彼必以焦勞煩憊發病而死

三樂

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以其魯侯御

而觴之於廟御迺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

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

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言此至樂之道自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

食之鱠鰵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

富貴壽善美服好色音聲此其世俗所養也語以至

又奚以夫誹誹為乎吾恐其驚而至于惑也○下言

適以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

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歿水一也而有死生至彼必相

與異其好惡適其形者好之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

能能有短長裕小者不同其事名止於實循名責實義設

於適適當其才具而已不可是之謂條達而福持有

謂持福之道○未結以形相禪化無窮要見萬

物職職皆從無為殖一氣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

鬻糶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形氣順而未嘗死

未嘗生也若果以我養而乎予果以汝歡乎順其

三樂 卷之五 二七

種類之種有幾得水則為蠶水上塵垢初生得水士

之際岸處則為蠶蟻之衣即青生於陵屯青苔生于

則為陵鳥車前陵鳥得鬱棲糞壤則為鳥足草名鳥足

之根為蟻蟻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胡蝶乃胥化

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軟無其名為鵠掇鵠掇

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乾餘骨之

沫又化而為斯彌斯彌為食醯蟻最健願輅生乎食醯

黃輓生乎九猷蒼苳生乎腐蠶蟻生願輅願輅生

苳皆虫之相生耳 羊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羊

草名根如蕪青其根若比連久不生筍竹則生青寧青寧生程越人呼程生

馬馬生人秦孝公時人又反入於天地化機萬物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也○無形無象之中而莫知所從

為哉有則足以活身出入遊戲大化之

中而不嬰物累此是真樂也故名至樂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至樂 卷之五 二八

南華發覆卷之六

嘉禾金秉鍾子舜甫較

達生第十九

此篇全章發揮至樂言修身者達此生原是虛假不為形軀所累棄世遺生形全精復殆火潛行不室不焚而物不傷也此其所以為至樂

達生之情者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雖有不務生之

所無好色以為

苦身疾作達命之情者毫不能增損

不務知之所無

富貴若命養形必先之物

貨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不得盡用有生必先

運生

卷之六

無離形

形生本不相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世之人以為養形

足以存生也悲夫者悲世俗多聚財

存此主而不知養形

果不足以存生也則世奚足為哉

則世間之人何足以備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

世間衣食交際所不

其為不免矣夫欲

免為形累者莫如棄世

莫如恬淡無為棄絕世事

世則無累

無累則正平所以養不知形之

所以存遺形

正平則與彼更生

更相生 更生則幾矣 幾於無為之道矣人也孰能事

奚足棄 而更生則精不虧 無精不虧是精復也 夫

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是正平也 正平則天地者萬物

之父母也 莫不因之 以生所以為父母 合則成體

成其形體 散則成始 有始之先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造化推移而更生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精合天

地萬物之精天地萬物之精即我之精是則不獨與

全精復之人不惟相天入金石蹈火火而不可也 子

廷生 卷之六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蹈火不熱 不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 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

是真純之氣之守也 非血氣之非知巧果敢之列左

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何以便能 夫奚足以至乎先 物出不得 是色而已

是形色之物 則物之造乎不形 而止乎無所化

純一夫得是而窮之者 守其純一之氣者 物焉得而

止焉 物不得而障礙之矣所以相 彼將處乎 冥

無不淫之度而藏乎 莫測 無端 之紀 知通乎神也

何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萬物之入于機出壹其性
 以其遊乎物之終始機是終始也壹其性
 遊乎物之終始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合其
 是一其性也無所化是養其氣也合其
 德處不淫之度無端以通夫物之所造得是而窮
 乎物之紀是合其德也德全者形全
 形全者神全物奚自入焉物無隙而人所以不窒不
 聖人之道也熱不慄也下又申明不
 室不熱夫譬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醉與不醉之人墜其神全也乘車亦不
 知也墜車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以言
 之人總不知是故選物而不惜也神全彼得全於酒而猶
 有死生驚懼

遊生

卷之六

三

若是物不而况得全於天之人而乎聖人藏於天藏
 無端倪傷害故莫之能傷也是以不窒不熱下又明不
 之紀傷者以其無情于物而物不
 譬也復讐者不折情也雖有伎害心者不怨
 飄瓦飄瓦中人而人不是以天下平均以見全天之
 無情故也天下之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
 人既已平均人既已平均
 此不忤不道也不開人之天鑿數人為人之天也而開天之
 天無識無知如飄瓦之無開天者德生無為而為是
 情是天之天也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有心而為是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天在
 在外內天行而外人賊生也民幾近乎以其真此下正見不
 為如此而行此下正見不

厭天不忽人承用志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
 不分乃疑于神天也猶手拾仲尼曰子巧
 疴僂者曲背之承蜩猶掇之也之妙也
 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以五
 精神停審累二九則失者錙銖所失者錙銖累三九千
 于竿首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五九千而不
 而墜則失者十一所失不過十之一耳累五而不
 墜乃無猶掇之也雖然吾技至吾處身也若槲株拘
 身若槲復失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如枯樹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分視聽于天地萬物吾
 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若此何為而不得
 遊生

卷之六

四

是以猶擬之也又引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孔子以不分二字點破吾以此道見之疴僂
 乃凝於神其疴僂丈人之謂乎丈人矣斯皆一其
 性養其氣合其陰陽五行之德以通乎物之所造顏
 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溺不失也顏
 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也乎觴深之淵淵名津人操舟若
 神便利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善
 之人不獨于水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無日而不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不待見舟以其尋常行動出入有水吾問焉而
 不吾告言傳也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
 水也性不見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習熟之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

之覆淵猶車却覆車却雖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

舍以見乘亦不知也陸亦不知也死生驚惡往而不

暇此便是善游者數能也瓦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也其

瓦注者巧注擊也以帶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婚也其

巧一也之巧則一而有所矜惜則重外也金也凡

外重者必內拙不止于注亦不止于舟大凡以外物

○下引單豹張毅是以見重外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

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腎遊既遊其門

達生卷之六五

夫亦何聞焉有何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

亦何聞於夫子謙言已不過糞掃門威公曰田子無讓

不必寡人願聞之願有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鞭其後則前者自行

達生之人不重外也不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

有單豹者務生之所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

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有張毅者務知之所高門大家縣薄縣惟薄于無不

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也內拙

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外重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

皆不鞭其後者也是重外也重外者內拙是不鞭其

後者也斯皆不能察安危寧禍福謹去就以人仲尼

曰雖無入妨而藏雖無出妨而陽柴立其中央如稿

技立乎不入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其養生之至也

世入但知戒遠而不知戒近知富貴壽善夫畏塗者

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焉不亦知乎此為人之所取畏者知畏盜之殺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能殺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是便

達生卷之六六

善衛生祝宗人之官玄端禮服以臨之牢筴說彘曰汝

奚惡歟吾將三月患養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

以白茅加汝肩尻乎彫刻俎器之上言尊貴則汝為

之乎汝肯為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

之中寧處貧賤而生不自為謀則苟生有富軒冕之

尊死得於豚楯之上有文縷之聚儂貧之中則為之

世俗之樂舉群起者誣為彘謀則去之不如食以

策自為謀則取之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所異彘者

何也自比其身不如彘者何也物欲蔽之也○引桓

何嘗傷人以其外重所以內拙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

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詒為

病倦怠失數日不出齊賢士有姓皇子名告敖者曰

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湑之氣桓公欲霸而未

散而不反則為不足鬱抑上而不下陰散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陰發則使人善怒不上不下

中身當心則為病此其自傷也桓公曰然則有

鬼乎曰有沈水汚有履各神竈有髻竈戶內之煩壤戶

雷霆處之鬼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鬼之確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鬼處之水有罔象神丘有

翠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神公曰請問委蛇之

狀何如桓公所見在澤故獨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

其長如轅車上之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

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駭然而笑

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

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始疑為妖故懼而成疾皇子

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關難之喻要見物與物何

以相遠兩物相新所以闕也今養生之人造至乎不

形正如望之似木雞矣物焉得而止焉所紀消子為

以不聞也渾然大樸之德全矣無隙可乘

王養關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言其堅敵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開嚮而應十日

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雖不聞而欲十日又問

曰幾矣幾于可聞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不應影

望之似木雞矣其撲實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

矣德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蹈金石入水火而不變不

于性命之真順物之自為而孔子觀於呂梁石絕處

梁日縣水三十仞日仞流沫四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

能游也見二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達生

並傍流而極救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

下孔子從而問焉夫子見其水中出沒始以為有苦

從而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齊

水與汨偕出汨湧從水之道從水行之而不為私焉

不以已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

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陸而安於陵不知其為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不知其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

然命也不知其所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然命也此其所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然命也此其所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然命也此其所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然命也此其所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然命也此其所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不惟蹈水火至于百工梓慶之巧匠也削木為鑲

一云鑲樂器似夾鐘鑲成見之者不驚其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言

一焉臣將為鑲未嘗敢以耗其氣也神氣聚則必齊以

靜心賞非譽是齋不敢懷慶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

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不動忘

吾有四枝形體也七日後輒然忘我也當是時也無公

朝不知慶賞其巧專而外滑消不知非譽然後入山

林觀木之天性不待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鑲順其

達生現成之鑲形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若不得

而成之則以我天然合物天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此便是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通乎物之所造

與與者不敢自是其削之善欲以質之魯侯也馬

可輕試過求過東野姓稷名以善御馬見莊公進退

中繩若繩左右旋中規若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是也使之鉤百而反百反而不止顏闔遇之

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信稷之技精以闔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知馬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未焉知此故曰敗此下總明上之削鑲累丸

不以心稽者以其靈臺虛靜不室工倕旋而蓋規

矩以手旋物而蓋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

一而不桎故其靈臺之地常靜一而不忘足履之適

也屢忘于足以忘要帶之適也帶忘于要以其知忘

是非心之適也內無不內變非外無不不外從事會之

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言形與物

水適水在火適火至于削鑲弄丸無往非適以其忘

適之適也故其靈臺之地常虛靜而無室礙下言有

此道術之人要樂天知命安于貧賤為無為事無事

不可飾智驚愚修身明汗此便是保身全生之道若

達生如不善藏護眩惑于人抑亦非有孫休者踵門而

有人禍必有天殃也戒之慎之不見德謂不脩也臨難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于人不見德謂不脩也臨難

不見謂不勇謂不見義于眾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是謂無為而為所不恃長而不宰為而無為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

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
 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
 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
 是邪彼固惑而來矣非先生惑之也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
 昔者有鳥爰居也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大牢以饗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達生 卷之六 十一

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莊子自謂指與物化而不
以心稽無往非適之旨是已養之物不可以今休歎
養人何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恐其惑也
啓歎小孔竅也啓開也寡聞學識淺陋之民也吾告以至
 人之德譬之若載小以車馬樂小以鐘鼓也彼
 又惡能無驚乎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要見造是
道者必須學問廣博知識高明之人
乃可趨承管窺之見以蠡測海之人聞之正如載
以車馬樂鳩以鐘鼓也惡能無驚乎哉惡能無驚乎

山木第二十

宣城詹應鳳曰至甫較

此篇以山木命名者極言世俗薄惡材與不材俱
 是招災惹禍之端未免有中道夭折之患惟乘道
 德而浮遊能虛已以應物其孰能害之也孫休不
 知出此反以歸知驚愚修身明污昭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無中道夭于輦盲跛蹇亦幸矣又何暇天
 之怨正見孫休露才揚己不能深藏若虛也處世
 之道當如是乎更與人間世參看○山產也產生
 萬物也又宣也能宣散氣生萬物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

山木 卷之六 十二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
 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
 材歿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
 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既不得以無材棄之亦不得以有材忌之
處世亦可近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于
然而非道也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不見有材譽之亦一龍一蛇或
或與時俱化隨世汚隆遷變而無肯專為不執一而行也不
而聖圓轉活一上一下或在田或在淵無非以和為量浮游乎
濳莫可端倪

萬物之祖竊莫測之地所以物物而不物於

物有天下而則胡可得而累邪似此行遊既不飾智

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汝不知處下尤

難若夫萬物之所貴重人倫之所傳習則不然交合

則而離功成則而毀廉則而挫尊顯則而

擬議之有所為則虧賢則謀賢則忌而不肖則欺

則材與不材之患胡可得而必乎哉不可悲夫

情如此險弟子志之欲免乎其唯道德之鄉乎言非道

皮酒心去欲便是乘道德而浮遊之人也是以免乎

累市南宜僚居市南姓熊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

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尚神以邀福親而行之無須更離

盡可謂居然不免於患居然安然而居然不免吾是以憂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魯侯不知致患之由

除之則淺矣夫豐狐大狐文豹豹有文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安其固靜也夜行晝居慎其出戒也雖饑渴

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謹其邀求無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無

罪于人而居其皮為之災也患之所今魯國獨非君

然不免者其皮為之災也由生也今魯國獨非君

之皮邪吾願君剝空形棄去其皮酒其心去私欲而

遊於無人之野遊于無何有之鄉這纔是除患之術

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釋上其民愚而朴少

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無已與而不求其報無人

不知義之所適無分不知禮之所將無往猖狂妄行

率性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生若浮其死可葬其

若休無吾願君去國捐俗棄去世與道相輔而行道

而行則可以免乎累矣下又為弱君曰彼其道

之夫沉溺愛河不即解脫者加一鞭策

達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江無舟難渡奈何而市

南子曰君無形是剝其無留居是去其以為君車

則可以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

欲是酒心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

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空曠無涯莫測

而無所送君者皆自崖而反私愛情欲知識抵為儀

凡見一技一能于人者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皆招患之端是為憂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帝力于我
何有哉此便是不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也
無人

除君之憂不見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是建德之國也
○上

語意已足又將虛已遊
世立警作結極佳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

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

呼其揮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
開迴避

以惡聲隨之矣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向也虛
無人

而今也實也
有人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所以

有患累者只是不能虛已能虛已之人便是乘道德
而浮遊者也患何從生
○下引北宮奢抱樸守一虛

山木 卷之六 十五

已遊世免患
北宮奢
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衛靈公
之人也

賦歛以為鐘
鐘民財以為壇乎郭門之外
郭門之外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鐘架有兩層故言上
王子慶忌

見而問焉
慶忌之所以問者見其成之
曰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更設他術
奢聞之

一之間之
既雕既琢復歸於朴
奢嘗聞此一
侗乎其

無識侗乎無儻乎其息疑
儻亦無心于萃乎芒乎
之萃

乎集芒
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侗乎其

從其疆梁
疆梁者我隨其曲傳
儻乎其息疑也

因其自窮
因其力之自窮不堪也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

挫
吾不以物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何况有大道之人而

自然不物于物也
○下引太公任平孔
孔子圍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

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
汝知東海

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玄鳥
其為鳥也紛紛狹狹奮飛

之貌不而似無能
不見引援而飛
彼此援引而迫脅

而棲
安也
進不敢為前
恐先人也
退不敢為後
不敢

恐取
食不敢先
善能讓
嘗必取其緒
人棄我
是故其行

口六 卷之六 十六

列不斥
不惟同列
而外人卒不得害
各依人家外人

是以免於患也
直木先伐
才甘井先竭
美也
子其意者

餘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
于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
自

其能者人必
功成者隳
歸功
名成者虧
損之
孰能去

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分人也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

而不名處
道之行也而不以有道自居
純純常常一

其心平
乃比於狂
不知所往者同
削迹捐勢不為功

亦不
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若伐已之能顯
人之所不能是

責人也既無責至人不聞子何喜哉此至人之行不

何有以有聞為喜哉孔子曰善哉孔子禮法之士犯患

是以幾不免也孔子曰善哉見逐何也以其見有

子善哉善哉者喜其言之善也辭其交遊去其弟

子之所接交遊集逝於大澤衣裘褐食枵粟人

獸不亂羣不驚人鳥不亂行其行列鳥獸不惡而况

人乎是以不免能虛已以遊鳥獸不惡而况人乎便

不得害也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後

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

山木

卷之六

十七

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或曰為其
布與財也赤子之布寡矣寡少為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累多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
璧以利合此子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相棄也以利交者遇有患害則掉臂不顧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父子一體也愚有患難如救然
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
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
者則無故以離以利交者利窮則絕想當時從遊之

以逆窮禍患之後孔子曰敬聞命矣敬聞先生
無怪乎其疏散也孔子曰敬聞命矣之教矣徐行

翔佯不自得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不為揖

于前交淡其弟子愛敬益比尋加進也淡以異日桑

雎又曰舜之將歿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緣

行情莫若率真率簡緣則于道不離真率則自不勞

形固不待物此便是假人之亡也又何以前為喜哉

便不可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也係履履散以而

過魏王惠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病困莊子曰貧

也非憊也何以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

也非憊也君子得其時則駕不此所謂非遭時也設
明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之良也攬蔓
其枝攬枝而蟠結之而王長其間雖羿善逢蒙羿弟
不能睥睨也遭時之士雖有百發百中之手段而莫
因多而弱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
蔽衆也及其得柎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
悼慄此筋骨與攬蔓非有加急而不柔也為何振
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惟其所處之地不善故今
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不可此比于

山木

卷之六

十八

之見剖心微也夫比于之見剖心者以直道而行昏

今日苟安性命于亂世以爲幸矣而欲無憾其可得

乎所以懲也○下引孔子歌焱氏之風者以見士有

道德不能行只宜安命順化正己孔子窮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几右擊槁枝也而歌焱氏

之風歌古無爲帝王有其具有枝策而無其數而無

有其聲而無宮角不調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如泥犁然

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立還目而窺之仲尼恐

其推廣已之心而造大也至于無所愛已而造哀也

恐其過哀于愛已之聖而曰回無受天損易生定貧

遂及于難乃呼而告之曰回無受天損易固是天

損無受人益難外來富貴無始而非卒也未始而

人與天一也益一人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天損人益

總未可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

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天道運行萬物以

天定也吾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流行坎止與之偕爲

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

天乎所以待天者或饑或渴順天地氣化何謂無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利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是

之所利乃非已也利于物不私吾命有在外者也富

外來之物于己性命分上無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

頂○無功爵祿如盜竊然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

竊盜非其有而取之吾若取之何哉所以不取故曰鳥

莫知於鷓鴣也燕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不宜所處之

肯居雖落其實棄之而走走而不取者惟其畏人也

而反襲諸人間巢于堂皇之上此社稷存焉爾以况

爵祿之人天下樂推而不厭以爵祿寄之者何謂無

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言其

之多形相禪而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人益天

不知其誰禪之者曰回無受天損易損二俱

受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

益天也有天損也人之不能有天樂富貴

安窮性然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以見今日不受

氣化以行正已而待之晏然體逝而終其身矣言與

之偕逝之謂也○此下正見人益之難受言世之見

得忘形見利忘真者誰肯朝形去皮酒心莊周遊乎

去欲而入于無人之野是以不免于患也莊周遊乎

雕陵之樊樊離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

大運寸可回感周之頽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大不逝目大而不覩褰裳躩步何鳥執彈而

留之未覩一蟬方得美蔭樂其樹而忘其身螳螂執

翳而搏之螳螂執草翳見所得而忘其形也異鵲從

旁而利之利其所有見利而忘其真見螻蟻之利而廢其

其真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螻蟻累雀而二類

相召也此相召是以雀召我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

而諄之以周犯其栗林之禁故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

弟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

吾守形而忘身吾為守形之學以逐鵲之故而忘之是觀於濁水而迷

於清淵未免見利而忘真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人俗必問禁從其俗則不敢違其栗林之禁矣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

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

山木

卷之六

二十一

吾所以不庭蓋悔也此篇起以山木未結以才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美惡與人無預所以不當見有于人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

而去自賢之行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功成者號名成者虧便是行賢而去自賢

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之所樂推也孰能害之

田子方第二十一

鹽官陳昌懋仲修甫較

篇首田子方稱谿工而不稱順于者以順子不見有于人也知道之不可以言傳也惟虛緣葆真正容悟物使入之意消耳子方莫可名狀無可稱謂所以不稱也此便是不教不議虛往實歸之至人也當與德充符互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子方文侯之師數稱谿工文侯曰谿

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

故無擇以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文侯意謂子稱師而稱子方曰有日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

田子方谿工何也子方曰有日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

田子方

卷之六

二十一

子文侯曰然則夫子既有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

為人也真何以見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真則不變

物而體清而容物清者患于太潔今清清者患于太潔今清物無道正容

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消欲于俗學俗思之人見其利之念不覺渙然惟其悟物之妙有難以語言形容

所以不稱說也要見說道之人與行道之真亦大相逕庭可謂知者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

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言順子履踐懸遠不可近及何也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

矣今吾聞子方之師不令而行吾形解而不欲動向

矜其血氣以為仁義今順于不
 令而行是以形解而不欲動也
 往古以明聖知今順于不言
 而化是以口銜而不欲言也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學膚淺如土梗然為棄物耳無益于已
 之所以不能深造夫道者是魏累之也
 夫魏真為
 我累耳
 此下正明不假言說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
 消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
 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務虛文而
 陋於知人心
 非是心陋而不知
 吾所以不欲見也至於
 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
 我今也又斬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有以教益
 出而

田子方 卷之六 三三

見客人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
 也必入而歎何邪曰也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
 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
 矩
 威儀詳序于折
 旋俯仰之間
 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機知變化
 其
 規諫我也似子
 懇惻其訓
 道我也似父
 深至
 是以歎
 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
 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
 口不言而
 目
 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豈容更有言說
 此
 而玄感之妙非言意可及要見道出心悟不在言也
 回陋而不知依倣而行交一臂而失之所以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
 蓋以馬喻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直
 視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
 者夫子言
 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
 者夫子辯
 回亦辯也夫子馳
 亦馳也
 者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回可謂得夫及乎
 子奔逸絕塵
 去速而不見塵也言其
 而回瞠若乎後
 者何也下發
 夫
 子不言而人信
 從不黨比而人周
 至
 無器而民蹈乎前
 而民自歸往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
 不知夫子神用之所以然故
 仲尼曰惡可不察
 若乎後矣此吾之所以問也

田子方 卷之六 三四

與
 此心下
 而人歿亦次之
 也蓋人有
 日出東方而
 入於西極萬物莫不
 也法則
 有目有趾者待
 是日而後成功
 足成行功
 是出則存
 日出
 是入則
 亡
 日入萬物亦然
 萬物莫不以心為法則有目有
 待也而歿則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
 有待也而
 不化以待盡
 有待也
 效物而動日夜無隙
 效者順成
 亦喜人言亦言日成見足成行
 而不知其所終
 不知
 動作終窮為日之與夜無有間隙
 此心
 之所終窮也
 薰蒸然以其成形
 暑日夜相代而
 知

命不能規乎其前也丘以是日徂以此心日出日入

而巳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日用事為之而失之而

若乎可不哀與此所謂哀莫大于心汝殆著乎吾所

以著也言此日用事為之際更當深思自得向汝言不得說不

無彼已盡矣除日用之外而汝求之以為有有所未

為汝是求馬於唐肆也言其不自省察而于我求

馮求我安得入道○汝不知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

吾服汝也甚忘汝亦言服之也亦甚忘更須盡

無一毫舊染是甚忘也設有毫毛知解未盡未免以

有道自居而心不虛便為障道根本矣是以要忘

田子方

卷之六

三五

雖然汝奚患焉無患莫雖忘乎故吾雖忘乎服吾吾有

不忘者存言行小變而不失于大常正見雖忘乎故

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也

似非人形若稿孔子便坐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

眩與眩惑其信然與信夫子向者先生形體掘若稿

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獨者專志也老聃曰吾

游心於物之初太初也孔子曰何謂邪曰昏昏心

困焉而不能知蕩蕩口辟焉而不能言物之初言所

不能知也雖然嘗為女議乎其將其形似至陰肅肅所以

肅至陽赫赫舒散所肅肅出乎天肅殺之氣出乎赫

赫發乎地陽剛之氣發乎地是陽兩者交通致成

和而萬物生焉此亦是兩無為相或為之紀而莫見

其形萬物之紀矣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有形便屬物

乃能紀持眾形也○雖無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

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似有一物而莫見其功不特

功生有所乎萌出乎萌乎恍惚歿有所乎歸芒乎

而無有象乎始終相反乎無端倪頭而莫知乎其

所窮非是也非此為且孰為之宗誰為之宗主而紀

田子方

卷之六

三六

是物之初也孔子曰物之初已言之矣請問游是老聃曰

夫得是而行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纒可

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願聞其遊曰得物之初

生萬變就如草食之獸不疾易斂猶草水生之蟲不疾易

水猶水也鼠肝蟲臂易水也均行小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形體雖小有變其本然之大常不失也○是

以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喜怒哀樂不入夫天下也者萬

物之所一也萬物以天下為所得其所一而同焉得

下之大常而同乎萬物則萬物則四肢百體將為塵

○雖然

垢而灰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過死生尚不能滑而况

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得喪禍福死生亦無介意也

以隸是棄隸者若棄泥塗至貴國爵知知貴於隸也貴

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不失其所貴且萬化而未始有

極也且萬物之化何有終夫孰足以患心既貴在干

也極其變可勝計也已為道者解乎此言為道之

子德配天地言夫子之德既配天地夫子天地而猶

假至言以脩心猶假言說古之君子孰能脫焉古之

田子方卷之六 二七

中孰有脫于語言文字而為道者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汊也酌取

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以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

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至人雖不修而不妨順機應

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既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

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雖不修不妨天之高地之厚

厚而明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

如醢醢中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被仁義聖知蓋覆吾

不知天地之大全也不知得至美而遊乎至樂無言

割之全道也此下言儒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

服之士知此道者少也

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魯魯

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士之服物具有

身之災也服之不衷儒者冠圍冠者知天時觀天之道執天

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知天下山川之險阨地形緩佩

珖者事至而斷能隨機斷決君子有其道者未

必為其服也道豈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

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

罪歟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

一丈夫孔子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

田子方卷之六 二八

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吾所以言少也取譬近事以况無心百里

奚爵祿不入於心嘗有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

其性而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歿

生不入於心完廩淡井而不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

人也言世俗之人爵祿不入於心歿生不動尚且動人

况得至美遊乎至樂之道而不動物也所以至人之

離者何也以其真也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

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儻儻

然不趨儻儻舒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

衣弊薄羸解衣形君曰可矣神閑氣定是真畫者也至

道只是一味真無修飾無作為任真率意而已無別

有也○此下要見有道之士用行合藏有道則現無

道則隱調而應偶而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望也

會曾無縛着之心也而其鈞莫鈞無曲也非持其鈞有鈞者也有鈞之常鈞

也日如是文王察其賢知其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

而鈞臣父兄之弗安也恐以政授匪欲終而釋之用而不

忍百姓之無天也民之所以生者天也今夫於是日

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先王黑色

而顛乘駁馬而偏朱蹄一蹄號曰寓而政於臧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九

丈人鈞人庶幾乎民有瘳乎民之所以不安其生者

而治之疾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而欲之當文王

有瘳矣曰然則卜之又恐諸大臣父兄疑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他當遵先王之命又何卜焉不須遂迎臧

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不施新異偏令無出不顯

無專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壞散其羣

私福長官者不成德無私鯁斛不敢入於四境守

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不可得而長官者不成

德則同務也效力者衆不鯁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不二三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

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言善政雖行之于一國而尚

有天下之臧丈人昧然而不應若不泛然而辭泛

心是以朝令而夜遁而臧丈人終身無聞言其隱

不甚堅確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

○文王又何以夢為乎又何假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

終其身不敢頽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文王

有聞于世也王盡之也國柄非細事也以一鈞徒赫然師尹于士

大權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文王不道直

也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九

盈貫盈滿也措杯水其肘上肘平可措杯水發之適

矢復沓方矢復寓發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纒去

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形似伯昏無人曰是有射之射

非不射之射也下驗明非不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而向高山背臨

垂于揖御寇而進之自非氣專神王御寇伏地汗流

虛處至踵吾人盡生平所學所造臨成生患難纒見尋常

此假不得也不免汗流至踵也彼至人者德充于內

氣不變也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怵然有恂目之志以其志在取悅人目是爾於中也

殆矣夫足以占爾等中矜持之念惕然危肩吾問於

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吾始也疑子疑其得失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栩栩自得

而但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過人哉無言

有過人之見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

得失之非我也來是其來去是其去我原而無憂色

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言無過人也豈獨且不知其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其可貴者其可在彼邪則亡

乎我言令尹之貴若在于令尹在我邪亡乎彼則無

矣則我原無貴○若其可貴在我邪亡乎彼則無

今尹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選想于天地之間誰貴誰

之矣○又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所以憂喜仲尼問之曰

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貧賤不能移是美人不得溢

富貴不能滯是盜人不得劫威武不能屈是伏戲黃

帝不能遊心於不得友也黃帝問道於廣成死生亦

大矣而尚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而可變也宜乎三去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潛行入乎淵泉而不

濡入水處卑細而不憊處貧賤危厄之充滿天地道

塞乎天地之大為而不恃既以與人己愈有而無所

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也○未結

存亦可亡亦可得亦可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

右曰凡亡者三凡有亡國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凡之所存者不在凡而在道凡亡而存道夫

凡之亡既不足以喪吾存則知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也○所存者楚也非道也存楚由是觀之則知凡未

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言外物去來無有定在然則世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田子方卷之六三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秀水徐世淳中明甫較

此篇總發揮此個道體知不得言不得見不得聞
不得爭保保赤灑灑無絲毫染汗方爲了當不然
全屑雖貴落眼成塵也○前以混沌窳擊分而爲
識爲知今死生不變爵祿不入之至人既返樸還
純無以知爲用也此知之所以北遊也北沉冥之
地北遊者遊于幽暗不明之地也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玄是道登隱弁之丘弁起立貌而適遭

無爲謂焉已見是相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有知所以發問何思何慮則纒知道何處何服則纒安道何

從而何道趨而則纒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以其無爲

知北遊謂所以非不答不知答也不知處最親切一知不得

問反於白水之南白道之似登孤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

以之言也復以前問乎狂屈狂屈曰唉若應予知之

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四辯莫能談其狀吐

知有道便不似矣知不得問反於帝宮以黃帝無爲而爲見

黃帝而問焉復以前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只

分明語讎令所得無處無服始安道何處安無

從無道始得道道無方從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

彼無爲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三人者孰黃帝曰

彼無爲謂真是也以其不知狂屈似之中欲言而忘其

非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知夫知者不言句揚眉落

二三概意不得言者不知道不可言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陳睦州見人入門便問是甚麼臨濟見人便棒

教也以其不言而化不道不可致而致所以知者不

慮而爲使人之意消也仁可爲也德就有心之

不知也德不可至則未免着迹禮相僞也

爲也有爲便義可虧也其可虧損之也禮相僞也

飾貌于道不實故曰失道而後德而輔相之失德

而後仁以愛仁利物失仁而後義以事爲得且失義

知北遊禮文節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美觀而

謂道之華以其相故曰爲道者日損而務實也損之

又損之絕仁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未到無

甘露瓊漿皆毒也泊至無爲牛溲馬勃無非藥也一

莖草可以作丈六金身用所以言人也孰能得無爲

哉今已爲物也爲器矣欲復歸根復命至于不亦難

乎是爲其易也其唯大人乎今欲反其道德之易者

人乎在大人分上生也死之徒是方死死也生之

始方死就孰知其紀孰知陰陽之氣二者交通成人

之生氣之聚也生者塵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死生氣

耳若死生為徒知死生為一氣行小吾又何患故萬

物一也何分別是生非生是物非物又是其所美者也

為神奇其所惡者也死為臭腐知而不臭腐復化為神奇

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一氣之所歸

賤何死何生是以聖人故貴一得其一萬事畢一者無為也

得至美而遊至樂者其唯大人乎所以知不得知謂

言不得也○此下直遺其知知之所以北遊也知謂

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

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知北遊 卷之六 三五

我與汝終不近也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不知之

也此其似之也似者想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

也以其知之也低頭繞樹意子過新狂屈聞之以

黃帝為知言知道之言也○此下明道之所以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以美利利天下而不四時有明法而

不議定制而不犯商量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君上臣

子從織而衣耕而食聖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達萬

物之成理於天故口玄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

萬物既有成理觀於天地之謂也故口我無為而民

又何有作為又

下足所以不作不為也今彼神明至精而之妙與彼物百化物已

死生變方圓象異莫知其根也然其根也扁然而與萬

物變轉自古以固存此道之大六合為巨可謂未離

其內何嘗出于秋毫為小乎矩集之外畢竟待之以

成形體天下莫不而或沉或浮而終身不故臭腐化

神奇復化為臭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行而不

序此便是神明至精與彼惛然恍惚若亡而存無乎

不油然流行不形而神不妨大呼則大應小呼則

物畜之養而不知可知當面錯過也正見無為謂真是

知北遊 卷之六 三六

也以其不知也此之謂本根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

物之可以觀於天矣便知大美不言明法不議也

何體任是以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

將自正是正汝形也一汝視天和將至形既正明

天地萬物為一是一汝視也攝汝知無思慮則一汝

度出入以度形神將來舍既精不搖形不勞德將為

汝美油然不道將為汝居亡而存汝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道之故被衣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

說這便是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

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有道故自持老媒媒晦

晦形容其晦昧昧無心而不可與謀無道之彼何人

哉故復贊之曰彼何人哉而于道之親切乃能若是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地水火風四大聚合生

非汝有也孰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交通成和

而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性則有命死生

知北遊卷之六三七

有至孫子亦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正形相禪

所食不知有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非吾之身也

又胡可得而有身耶此下又把道之一字泛論一論

言此身與天地萬物俱是彊陽之氣又何必貴乎道所

言道者生之根也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貴在

虛緣葆真隨機應物不執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

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必齋以淨心

通而疏精神未潔者潔培擊而知知識

淪之固者培擊而碎夫道窅然難言哉可言語極其高深

之繞可達道

南華發覆 卷六

是以難言哉言將為汝言其崖粗略夫昭昭生於冥

冥天地日月之昭昭而能為有倫生於無形萬物職

倫類者皆從無精神生於道天非精神無以載日月非精

神無相而生精神生於道精神無以生植精神形本生於

生于道道為萬物之母此之謂本根也形本生於

精陰陽媾精而萬物雖以形相生亦各有故九竅

者胎生胎生之八竅者卵生卵生之竅有八言雖是

各有成理以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其來無迹無從出乎其往無崖

忽乎芒乎而無門無房無出入限礙四達之皇皇也

無何有之鄉廣莫無周遭遮障邀於此者四枝強入水不濡思慮

之野矣有能邀於此者四枝強入火不熱思慮

知北遊卷之六三七

恂達不慮而知耳目聰明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

獨聞和其用心不勞調而應其應物無方行大扣則

焉也大應小扣天不得道此不高地不得道此不廣日月不得

道此不行萬物不得道此不昌此其道與道與者言此道

略而已不且夫博之不必知求道者欲以博而辯之

能盡極也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以明斷之矣

不必慧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以明斷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有知有慧而不為加損之而

不加損者無知無慧而不加損入聖人之所保也聖人

知道之不可損益所淵淵乎其若海深之又深魏魏

乎其終則復始也神之又神而能物焉故其與萬物

宿是運量萬物而不置任萬物之長短修遠則君子

之道是君子開物成務體彼其外與通於天地萬物

皆往資焉而不置萬物資始乎此而不竭此其道與

行乎萬物中國有人焉此莊子自謂也中非陰非陽

志公有云人皆被十二時辰轉我處於天地之間寓

於天地直且為人耳而不知將反於宗將反於未始

也自其本觀之生者皆醜物也則生氣散則死雖

有彭祖壽殤子天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如白駒之

知北遊 卷之六 三十九

又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而不知此身如聚沫如空

是知不知是非之境者也又有何有于人貴人賤哉所

壽夭相去須臾之說而又有君果蘇有理草木無知

臣父子尊卑先後之序之謂何難于辨別所以相齒而

有序聖人遭之而不違聖人遭遇于君則為君道遭

過之而不守不守一定貴一定調而應之德也戲然

此唱彼和調而應之德也空偶然如偶而應之道也木偶而應

此便是運量萬物而不置此便是帝之所興王之所

以起也又明須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

而已無有幾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後焉油然溲然莫

不入焉行速而速其運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

哀之是死則孤悲人類悲之入則族類悲惜解其天

毀墮其天袞袞衣袞衣言人有軀殼如天以袞

紛乎宛乎時手脚作亂鬼鬼將往清輕升天重濁歸

身也業隨乃身從之身亦隨乃大歸乎大歸乎者非弱

乎坦途知終始之不可故者不形之形也既不形

不形也是人之所同知也形之形要非將至道之

人所務也至道之人繞知此此衆人之所同論也以

知北遊 卷之六 四十

論道而非其彼至則不論彼至道之人昏昏默默者

道也何也論則不至纔有言說明見無值而非也無相

見可求見便不辯不若默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無

相值矣所以辯不若默也道不可聞其無聲無臭

以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遠于此者依是而行則

言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者何也以其非將至之所務

之人不知此不形之形就是道體此別求是離波

求水也所以言汝惟莫必無乎迷物道之于物于言

名異而旨同歸于無何有之鄉而已至道之士至

則不論者知此不形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

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期定其

莊子曰在螻蟻舉螻蟻而言者以明有情無情曰何

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

固不及質舉標質而言無所不在而正獲司市之名獲

問於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以知其肥瘠者愈履其

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于

下賤者以明道之不逃乎物也明矣是以言屎溺也

也瓦甃汝唯莫必必定在一處無乎逃物物外無道如金作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道既不逃物則知言道者之言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名雖有異其實則同以其指

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觀之道同合而論

知北遊 卷之六 四十一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

而間乎寥已寂寥虛吾志無往焉無可而不知其所

至不知所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任去任來而不知其

已往來焉遊于無何而不知其此身所終窮彷徨乎

馮閔惟彷徨乎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虛廓之天蕩蕩

大知然無絲毫掛礙也到此田地亦不易得須要有

無際既與物而物有際者有始有生有終所謂物

際者也所謂際不際之際既是不際之際不際者也不

天地疆陽之氣聚散而謂盈謂虛謂衰謂殺所謂與

者彼為盈虛是際非盈虛其實無盈虛彼為衰殺

實非衰殺彼物為本末本為始末非本末彼物為積

散積為生散非積散也可見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

屎溺者誰與道之不逃乎物也明矣既道與物不

異然則言道者之言又豈異乎所以見不得聞不得

言不得也達道者遊于無何有之宮而何荷甘與

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何荷甘日

中麥戶而入麥開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

曝然曝放杖放杖而笑曰天稱老龍知予僻陋慢訑

無所得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知北遊 卷之六 四十二

矣言夫子狂言無所復發夫弇垺弇龍聞神之言曰

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為一方眼目以其有

家兒今神於道秋毫之端萬分中未得處一焉而猶

知龍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體道者天下

而不可不知藏其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

之論者謂之冥冥冥冥猶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可以

者物之粗也所以至則不論矣此段總明道之所

相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有無相不可以知知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

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日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日
 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天可以賤物萬
 以約密可以散瀾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
 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
 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
 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
 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
 非道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是聲也道不可言言而非
 也是音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知北遊 卷之六 四三

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所以為祖三
 雖問道者亦未聞道問道者即道無問大愚所以
 問無應可名非名丹無問問之是問窮也問窮則
 尊宿之所無內則無知也以無
 內待問窮待以無知若若是者外不必觀乎宇宙而內不
 必知乎大初知而是以不必過乎崑崙而遊乎大虛
 而會如此則頭頭是道物物全真也這便是德也
 不得不德也不得不德也不得不德也
 問無應可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矣尚有光曜
 無之一字在故撰出光曜問乎無有以遣之也
 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似無

問象無形所而孰視其狀貌宵然無空然無終日視
 以不得問而而孰視其狀貌宵然無空然無終日視
 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
 其孰能至此乎言體道者其誰至此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道至乎光曜是無矣未免有無及為無
 有矣何從至此哉言既為無有矣但不知何從至
 至不用也無始得謂之無無也大馬之捶鉤者年
 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
 守也即純氣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
 鉤無察也不分他視是用之者是不失毫假不用者
 知北遊 卷之六 四四

也以無用為用也此為有以長得其用也而况乎無
 不用者乎謂之無無也物孰不資焉萬物所以資始
 物而不置此其道與至此緣為之至道下復問明
 有無與無無何以相別言無無者先天也有無者後
 法乎後天生物之德也便是長得其用也冉求問
 於仲尼曰未有天地之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今之天地日月猶古之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
 日吾昭然似知今日吾昧然似無知以此觀之敢問
 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最初無心

知解神者先受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起
 所以昭然也 意見便是知識用事障蔽靈明是昧然也 無古則無今
 矣且又于知識上求神宜其不明也 因有古是 無始則無終 以有始是 未有子孫而有子
 孫可乎 畢竟先有子孫而後纔有 冉求未對仲尼曰 已矣未應矣 止矣不消應矣 承上 不以生去 生死
 不以死去 死生生死有待邪皆有所一體 有待也而 而生死生雖各有待皆有所一體而不 有先天地生
 相涉豈是以生去生死以死去死生也 者物耶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物物者非物 萬物者非可
 以物名之也無 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 所以 極也無無也 知北遊 卷之六 四十五

物猶其有物也無已 言死生變化俱屬後天是 聖人 之愛人也終無已者 體物而不 亦乃取於是者也 亦 法于後天生物之德也 此下又問 顏淵問乎仲尼 無無之人不知何以遊心于無無之天 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取問其 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古之人任緣葆真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今之人失性于俗是內 與物 化者俱 一不化者也 既俱有一 安所謂 化安所謂不 化然則日 安與之相靡 相順而與 必與之莫多 莫多 未多于人也不求長于人者 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 而後可以與人相將迎也

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言稀韋氏有稀帝氏之圃黃 帝有黃帝之圃各自為樂各 適其適而已不可守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 非比世 定內外執一而不化 故以是非相整也 彼此 之人各立門戶各人守定師 說執一已之是而心不化 相積 而况今之人乎 古之君子尚然而况今之人而 也 聖人處物不傷物 聖人善處物情不求多于人 非也 無迹與人將迎 不傷物者 是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 所以不傷物也 傷者 然為能與人相將迎 若此而遊則可以將迎矣 物不傷未免有哀有樂哀樂相尋逆旅萬物 山林與 以其知遇知能固不若無知無能之為愈也 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 樂極 哀又繼 知北遊 卷之六 四十六

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 物逆旅耳 言世人非樂即哀非哀即樂除去 夫但知 求利之遇而不知所不 遇 知誇謂 能能而不能所 不能 豈有終生有知有能久久畢 無知無能者固 人之所不免也 于無知無能之為得也 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 畢竟要有知有能始為得 豈不亦悲哉 所以至言 去言至為 去為 何也安于無 齊知之 所知則淺矣 必欲齊世人之知要知有能則淺矣 知之淺矣又日弗知乃知乎知乃弗知乎孰知 知

南華發覆卷之七

樵李黃承蒼

瀨水武化中大治甫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或休止山樊或陸沉于俗藏垢匿瑕混迹勞侶人不得而知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若如畏壘之視庚桑無鬼之欲干酒肉彭陽之妄求苟進以其有以自見故人得而驚之也此皆不急于自治而急治物者俱非道德之正此其所以謂之雜也○此以庚桑楚命篇者言守道之士自宜退隱無以世為也

老聃之役

執弟子之役

有庚桑楚者

其桑姓楚其名也

偏獨得老聃之道

聃之道

以北居畏壘之山

畏壘山名即禹貢之羽山

其臣之畫然

知者去之

其臣之畫然有知識分明者去而不用

其妾之絜然仁者遠

之及物者

絜然以仁愛

擁腫之與居

擁腫無知絜掌

之為使

執掌自得

居三年畏壘大穰

治也又云豐也

民相與言曰

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

聖人乎

聖人在上使百姓衣食有餘而不知所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庚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

弟子異之

為君當喜而反不釋然是以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

為君天下以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矣人祇知萬物發於春而成於秋而不知道之運行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

姓猖狂而行不知所如往

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

人邪

老聃之言

弟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

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

隱其軀而斐狐為之祥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亦聽矣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

震恐者憑吞舟之魚矴而失水則螳能苦之

豫且者矴故鳥獸之所不厭高魚鼈之所不厭深

而失水也

而失水也

而失水也

忍患害及身亦如澤雉十步一夫全其形生之人藏
逐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也

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求安靜而已且夫二子者

之善又何以稱揚哉言不足是於其辯也賢授能

先善與利以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賢

是簡髮而櫛授能是數米數米而炊而炊飯也竊竊乎方計較於

之不又何以濟世哉言不可也舉賢則民相軋

名者相軋也任知則民相益竊聖知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民之好知爭歸子有殺父臣

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挖洞也無所畏吾語汝

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舉賢授能之間其末存乎千

世之後不惟毒害一時要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

相食者也何也民之于利甚勤也極言亂天下之本

是不南榮越楚之弟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

矣時不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以及于聖人尸居

猖狂不知所庚桑子曰全汝形無勞爾抱女生無搖

也無使汝思慮營營音聲是無思慮營營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三年便可企及於南榮越曰

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不見其而盲者不能自見

所以為盲者以其不能自見是以謂之盲也耳之與形吾不知其有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所以心之與形吾不知其有異

也而狂者不能自得是以謂形之與形亦辟矣

形與身之形亦開而物或間之邪而有盲有聾有狂

之也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以目求見而無見今謂

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又何形之可

可抱又何思慮營營之可知越勉聞道達耳矣若以此為道越以

夫子之教是以言庚桑子曰辭盡矣若于此矣又何待

勉聞道達耳矣吾無以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奔蜂小蜂也越雞不能

進矣庚桑楚卷之二

伏鵠卵越雞小曾雞固能矣螺贏能視螟蛉而化之

不化藿蠋越雞不伏鵠卵者以其才力相當也奔蜂

其才智不如是以不伏不化也雞之與雞其德非不

同也要見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有聖有能與

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才有巨小道有淺深所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桑楚之所以

換手接人也一如馬祖在黃蘗而南榮越贏糧七日

黃蘗指見大愚而後透脫也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

謂閨關中物不能放舍拋家失業馳南榮越其意懼

然顧其後越被老子謂而一機不覺回頭轉腦要見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不知吾言中有嚮句禮

而慙不知其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不知因失吾問

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不知乎反愁吾軀道是反愁我軀也不仁則害人

則不能救仁則反愁我身能兼是以反愁我身也不

義則傷彼損物利己義則反愁我已義則舍己從人

庚桑楚卷之七我安逃此三而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深患

也願因楚而問之越自謙言不曾在門牆之久不敢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情之矣明眼

與人敲枷打鎖不待承言按響今汝又言而信之汝

若規規然汝以規規于小知小若喪父母揭竿而

求諸海也生我者父母以其積劫孤露是喪失也今

諸海也何汝喪亡之人哉惘惘乎茫然不知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無門戶可憐哉可憐哉者以其流淚

南榮越請入就舍就其召其所好求其去其所惡

也

去其十日自愁以其好惡經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

灑灑灑其身心孰哉鬱鬱乎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

津津乎津津其貌猶有惡也以其有惡是夫外獲者不可

繁而足以皮束物為之鞵外獲者欲以耳目將內

捷捷而牢關之義將內內獲者不可繆而捉以知思獲

於內以其虛將外捷將耳目外捷而外內獲者欲以

獲知思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

者乎而可外內交獲為進道南榮越曰警里人有病

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其

庚桑楚卷之七若越之聞大道愈聞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轉見

也知病若越之聞大道愈聞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轉見

敢聞大道今且不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

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老子載管輅抱一能無

靜人乘此而有思慮妄想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魄

與魂交雖靜而常動修真之士恒抱一而不離動靜

無思慮營營矣如則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智人察安

謹去就不犯非禮不為非義能止乎止其所能已乎

已其所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當退而省其思能備

然乎無物能侗然乎無所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

先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

到此則怒出於不怒矣若如嬰兒號而嗷不嗷矣

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嘔啼極無聲和之至也氣和之至也終日
 握拳而手不提提祝共其德也德純一而終日視而目
 不瞋動偏不在外也常人之所以不能保精全真者以其不能如赤子之含德日常
 也釋動行不知已之所居不知已之所為與物委蛇而同
 其波不許於物隨順世緣彼與之為無町畦亦是衛與之為無町畦待物物不得而傷也是衛
 生之經已於赤子者如此而已南榮越曰然則是
 至人之德已乎止於此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
 釋者至此總消融人間世之是非好惡尚未至於至人之德夫至人者相與交
 食乎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共給之謂安也而交樂乎天一而不黨命曰
 庚桑楚卷之七七
 天放共利之之謂悅也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撓於利不撓於害不相與
 為怪不修身明汗不相與為謀不飾智不相與為事事至而後
 應然自儻然而往倜然而來無一絲毫掛碍無識無知儻然自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
 也尚未得到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
 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不知所為也行不知所之儻然而來倜然而往是不知所之也
 身若槁木之枝忘形也而心若死灰無識也若是者禍亦
 不至福亦不來忘形骸無人我也無知識無是非禍福何來禍福
 無有惡有人災也既無災害心宇泰然安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心宇安定定久生慧則凡應機接物不假心思而天光虛發矣發乎天光
 者人見其人人而天人有脩於此者乃今纔有恒恒者常也
 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有恒者人舍之雖舍于人而實天助乃容容乃公公是恒也
 之天成人之所舍而天是謂之天民以天之所助
 動而以謂之天子天之所子也上言里人有病里人
 說曉得是病是學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猶未病也不病也
 能而不知無知無能之為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人祇知要行無能之為學也
 知為無為行無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人祇知強辯而不知不言之
 辯之為至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所不行辯所不
 庚桑楚卷之七八
 辯而止乎其所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是知
 不知此謂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是知
 學知行知辯是不知休乎備物以將形言言言行
 天道而自敗其天德也備物以將我之形是藏不虞以生心藏其心于不學
 雖有而非實有也是防不虞也敬中以達彼內以不學不知敬乎中以敬
 以生心也彼若是而萬惡至者若此而貧賤天惡喪失皆天也
 也彼而非人也付之無可不足以滑吾天成德不可內於
 靈臺靈臺靈明之府也心也靈臺者有持也有持者天
 靈臺清暢故憂患不能入而不可持者也非人也
 而不見其誠已而發不能備物將形藏不虞生心敬每

發而不當當於理業入而不舍業已入于不誠不敬而猶不自改悔愈更愈多矣是以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

得而誅之天奪其鑿而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言至人遊

鬼得而誅之言至人遊

明乎鬼明乎鬼

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

期費者期於費用要唯賈人也欲彰已所有人見其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苟且于知識

無親者盡人無親之人始盡於人

兵莫惜于志志莫大於陰陽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

志乎志乎

志乎志乎

志乎志乎

志乎志乎

志乎志乎

志乎志乎

志乎志乎

庚桑楚 卷之七 九

庚桑楚 卷之七 十

心則使之也心使氣曰強志道通其內外分也其成

也毀也內外分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備物以

所以惡乎備者以其有以備故出而不

謂得死其滅而有實未至鬼之一

有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無心氣

出無本有本無入無竅則

有實而無乎處無門無房有長有本而無乎

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

有長而無本有本無入無竅則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入有乎入

形是謂天門形是謂天門

萬物出乎無有老子云天地萬物有

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有不自有而無有一無

聖人藏乎是聖人之善藏其古之人

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

以加矣道至乎此其次者以為

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此生以死為反也以死為

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此生以死為反也以死為

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此生以死為反也以死為

是以分已外道造至乎此內其次者之曰始無有既而

有生生俄而歿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歿為尻孰

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遊乎天地之一氣不升吾與

之為友矣有無是三者雖異同出於無公族也昭景

也昭氏著戴也而顯著者甲氏也著封也以封而

顯者非一也其實本有生黜也人生如鍋底黑灰披

然曰移是移是者死生有無披然彼此相嘗言移是

非所言也移是之言言乎人之死生有無彼此雖然

不可知者也死生有無變幻不常由于氣之臘者之

庚桑楚卷之七十一

有臆眩可散而不可散也臆眩可散則性之本體薦

有生死有無不可散生死有無原觀室者周於寢廟

既周於又適其偃焉無處不適矣為是舉移是

無往不適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有知

為師因以乘是非乘之非果有是非名實因以已為

質莫不以已為質正使人以為已節名立節因以死

償節至有殺身以明節成若然者以用為知以已之

以不用為愚用為愚以徹為名以已之通以窮為辱以

之窮室不移是今之人也可見人心之檢一至於此是乃

猶蝸與鸞鳩以自足之同於眾人同也非古之人也

一味任真率物也蹶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謝

也以謝之兄拊而巳無庸謝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母

踏于足并嫗故曰至禮有不人君尊臣卑父慈子孝

之禮不待至義不物春氣發而百草生至知不謀

吉從至仁無親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至信辟金

明信潤裕洽止之毛蕢繁蕙藻藻之菜可薦於王公可

至禮不人徹志之勃非陰陽賦之也解心之謬靈臺有

不可持去德之累道通其分也以有形達道之塞無

庚桑楚卷之七十二

本人無寂聖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不能恬快

人義於是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致思于動容周旋之

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好惡傷身去就取與

知能六者塞道也障蔽于虛無此四六者不盈胸

中則正所以言思無邪邪則不正既無正則靜既無

櫻櫻自然靜則明靜極光通明則虛虛極也虛則

無為而無不為也虛無恬淡寂寞無道者德之欽也

道無為德無不為也生者德之光也品彙咸亨則德

為而為是德之欽也性之動而為謂之為不循性而

為之偽謂之失失者何也非性之動失其實也知者

接也知者謨也知者彼此交接而起謨謀于知者之

所不知猶晚也德性之知如赤子之視物不別妍媸

之動謂之為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而後應動無非

我之謂治天地橫流非我名相反而實相順也已之

動與無非我之動此下正見兼忘天下難也羿工乎

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美羿之善射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聖人工于治天下化天下之神而夫工

乎天而俚乎人者有無為之化而又惟全人能之全

庚桑楚

卷之七

十三

德之人唯蟲能蟲善避唯蟲能天能率性天也人

以天目之也工乎天而良乎人者蟲能之也全人惡天惡人譽之尚

自有而况吾天乎乎而不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必

也恐其逃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

庖人籠伊尹湯相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治是

故湯之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接

畫畫所以飾容其足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刑

之人歷遺死生也言似此全德之人外不用知巧才

非譽是以天下為之夫復謂不餽而忘人禮義仁知

信今皆不遺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尊敬之而不喜

無私侮慢之而不怒者無私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其

動無非我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動以不得欲

靜則平氣怒出于欲神則順心無為矣有為也欲當

事則緣於不得已是感而後應不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不得已類聖人之道者結以畏壘之民欲社稷

自非不得已而倡率為之是盜也非道也

庚桑楚

卷之七

十四

徐無鬼第二十四

當塗關佳胤元履甫 全較

黃岡樊維師尚父甫

前以庚桑楚命篇此以徐無鬼言青大都有道之士多

於山林隱逸以恬退自養今日之所以出見武侯者欲以已之不惑解武侯之惑也

徐無鬼縉山人魏之隱士因女商見魏武侯名擊文侯之子武侯勞

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居山林者刀耕火種無未於世未免勞累先生既爾養高入外今日故乃肯見顧乃肯見於我者想先生病於山林之勞也

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我之所以出者非苦於山林之勞欲有勞於君

徐無鬼 卷之七 十五

君有何勞於我下出勞君將盈嗜欲行則聲伎滿前

長好惡好則通幣執帛惡則殺人之士民無人之土地欲惡交攻而無恬養閑逸之思則性命之

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好惡絕貪求去靡麗猶未免往來清寂而無馳治之樂

則耳目病矣我將勞于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

不對者不樂無鬼言無鬼見武侯不悅其言未可告以至其有嗜欲好惡也少焉道復以投其所好通之是以大笑也徐無

鬼曰嘗試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求食執飽而止是狸德

也狗之貪中之質若視日專其目于視而不上之質若亡其

一其志在博執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知馬之直者

中繩曲者中鈞方者中矩圓者中規以喻士之折旋是國馬也一

南華發覆 卷七

所推動合集樂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天下

若生威命若若若若若喪其一其志在奔

身若若若若若喪其一其志在奔

國之器大小作用雖有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

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金匱六弋六太公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而今

先生將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若此乎者意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無他

徐無鬼 卷之七 十六

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流人之喻

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舊知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

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其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

乎是以見似人夫逝虛空者即空藜藿柱乎鼈鼈之

逕欲行位其空置其空處聞人足音蹙然行人而

喜矣以其久不聞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歎其側者

乎其喜可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譬歎吾君之側乎

設有至人之言整歎君側魏君焉得而不笑以腐儒

今狗馬之喻乃獨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真人之言蓋效君則也焉得不定然而喜大悅而笑乎是以笑也○此段終上徐無鬼見

章勞君之意正以真人言蓋效君之詞也

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粟厭葱韭以資寡人

久矣顧乃肯見夫今老邪不能苦於山林之勞其欲干酒肉之

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言言嘉謀有裨於政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非食肉相未嘗敢飲食君之酒

肉此吾之所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無他

勞君之神與形耳 武侯曰何謂邪我之神形徐無鬼

曰天地之養也一無貴賤一也登高不可以為長無

徐無鬼 卷之七 十七

也居下不可以為短無賤也君獨為萬乘之主以高貴

許也神者不與不寧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和氣

勞之欲君黜嗜欲擊好惡省刑罰薄稅唯君所病之

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無所得聞至教今幸先

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脫民於死地其可乎徐無鬼曰不

可愛民有心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為

以固障國倘事有不宜隣敵以君自此為之自此愛

兵壓境將若之何可無應也

仁則殆不成不成其愛凡成美惡器也天下皆知美之君

雖為仁義成已之美是不與也幾且偽哉形固造形

造仁義之美者成固有伐成仁義之名固不變固

外戰因內變固有外戰而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

之間鶴列謂兵如鶴列之行言不知天地之養物

兵陣也無徒卒驥射於鎗壇之官鎗壇之官無藏

逆於得藏於九地之下行于九之上包無以巧勝人

不能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能而示之以無以謀勝人

以其不意是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百戰百勝非善

徐無鬼 卷之七 十八

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

養吾耳目口私與吾神者不知吾神受內戰其戰不

知孰善果孰為勝之惡乎在在彼乎君若勿已矣若

勿已而欲善不知脩胸中之誠無藏逆于得無以巧

之情以養物而無而勿櫻亂病國夫民死已脫矣

民已脫於死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若不修胃中

即此是愛民也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之誠而為義

之誠以應天地之情之人也但去其害馬者而已又

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大隗大 方明為御

昌寓驂乘車右張若謂朋前馬前導昆闡滑稽後車

從直也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以其有聖迷迷 無所

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童子無聖知是以曰若

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

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 順馬

喘草飲又奚事焉 無別事也 又出焉 予少而自遊

於六合之內 遊心於物之初 予適有脊病 目漸覺昏 有長者

教予曰若乘日之車 以日而遊於襄城之野 野廣漠

物可除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 遊

徐無鬼 卷之七 十九

於未始有 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 亦乘口之車遊於

予又奚事焉 無別有事也故曰黃帝曰夫為天下者

則誠非吾子之事 非童子 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

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但不去燒之剔之略之刻

而巳又奚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稱童子曰天

事焉 而退也此下言人不能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

思慮之變 有知之士無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辨

之士好騁其才辯 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事 明察之

無有議論接序 則不樂 此皆囿於物者也 以知以辯

人短長無有凌 則不樂 皆囿於物者也 以知以辯

樂此皆囿於物者也 招世之士與朝 招搖於世之士

中民之士榮官 得民之士以筋力之士矜難 烏獲之

徒以犯勇敢之士奮患 如荆軻蕭政之心 兵革之士樂

戰得戰為樂 枯槁之士宿名 嚴穴之士以法律之

士廣治 廣治為務 禮教之士敬容 以修儀為則

仁義之士貴際 各不同至於聲應氣求雲龍風虎亦

自相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關草萊以自植者商

明比 徐無鬼 卷之七 二十

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商賈不能離市井市井庶人

有且暮之業則勸 有且暮之常業 百工有器械之巧

則壯 有器械之精則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貪者重積

憂恐其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尤甚也夸者貴甚權

物之徒樂變 權勢財物之徒樂於更變而自遭時有

所用 與朝榮官 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

易者也 此皆順比於歲時之氣序而有榮官奮患之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溺於事為 終身不知 反悲夫 悲

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非前期準的而中謂之善射

是天下皆羿也可乎誤中他處若皆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

是也是是非非而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之人皆可堯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公孫能名四與夫子

為五相與論辯而無公是以準之不知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

魯遽者何魯遽者何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

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冬

陽生故人喜熱而當爨不煩夏至非吾所謂道也吾之

然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

徐無鬼 卷之七 三

室廢置也置一瑟于堂中使一人調之鼓宮宮動鼓角

角動吾從外命之鼓宮兩處之宮絃皆動音律同矣是兩

之二十五弦皆動又以其無當於五音是以皆動未

始異於聲改調之絃與常調而音之君已君柱也此

之移柱同故兩處之音不約而同已無且若是者邪

甚奇處遠乃自以為是吾示子乎道且若是者邪

指惠子且若亦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

辯以言語相拂以辭以辭義相鎮以聲以聲名相鎮

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則奚若而莊子曰齊人躡

子於宋者齊人有躡其子之其命守閭人也不

以完其求鈞鐘也鈞鐘似小鐘而長以束縛惟恐其

遺類矣唐子亡子也子既以亡不求之于墳壤之野

夫楚人寄而躡閭者夜半於無人

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此

徐無鬼 卷之七 三

漫其鼻端泥也若蠅翼薄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面不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郢人者匠自夫子之

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雖有運斤成風

夫容之人也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言之何益吾無

與言之矣此下言有管仲纒知隰朋非莊子不知

賢下人乃可以為國也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

父之病病矣是病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說有則

寡人惡乎屬國而可以國政屬管仲曰公誰欲與公

於何人

於何人

於何人

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潔廉之人多

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相比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無容人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招拾君之小下且

逆乎民惟其自用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何可公

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不得則隰朋差可何以知其

為人也上忘而下畔居上不驕處愧不若三黃五帝

之澤而哀不已者而哀不已者以德分人謂之聖

物不若以財分人謂之賢若者以賢臨人叔牙上

皇帝且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上忘而未有不得

徐無鬼卷之七 三三

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除隰朋外再不其於家有

不見也不見此勿已則隰朋可隰朋可以為國此外

能知巧雖是養身之物亦乃害身之具要當以賢下

人狙之所以執死者見有于人也戒之哉慎無以色

人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迹於深林蔡中有一狙焉特其委蛇攫捕見

巧乎王王射之敏敏速也王惡其有給搏捷矢狙之

其疾速亦王命相者左右趨射之狙執死狙見執王

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

是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所色字

甚廣貴富則有驕倍之色貧賤則有傲慢之色施予

則有德澤之色才能則有誇詡之色是皆內無所養

有以自見也取禍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道德鍾去其平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美其

也此章要見其心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

而嗟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尤物美物也言

最美之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顏成

物也綦之弟子朝夕給事而尚不知師之槁骸心死可見

功夫到此雖親昵不可得而知况其達者乎設有一

毫不盡亦未免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

禾齊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賀之者賀田禾

徐無鬼卷之七 三四

田禾之所以知我我必先之見于外彼故而知之我

者必以我自賢也我必先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

必先賣之彼故鬻之也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

而知之彼之所以知之者必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

而鬻之以其自賤自售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名之

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人知悲人之悲其後而

日達矣自此日達日忘害馬之具胃中不見有也物

人所以不狗名者何也道無名以其道昭而不道言

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古者飲酒必推一尊者發酒祭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也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陳善納誨雖古人亦然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未嘗嘗言於此乎而道不在市南宜僚弄丸鈴於前而宋

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於廟堂之上秉羽秉羽扇於前而郢人投兵豈在丘願有喙三尺三尺之長而後言人何得有三尺之喙是

終不彼之謂不道之道二子之為是此之謂不言之辯夫于之不言是故德有不總歸乎道之所一者以德不能同也德有不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其

徐無鬼 卷之七 三五

不能舉所不知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儒之與墨聘其才辯欲喪實是謂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之凶也

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辯不能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大人者以其德總乎

知也之所不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大亦不可得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况以

為德乎德亦不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無所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自足則無失自得則無棄自全則無棄無不以物易已也至富國財并焉反已棄人無棄物

至富國財并焉

而不窮若我而不先之彼惡得而知之是循古而不摩不道也以其生無爵死無諡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大人之誠此便是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有怪行而有怪徵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九方歎即

方舉善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曰相也為祥相也曰相也將與子綦曰相也將與子綦

國君同食以終其身是為子綦索然涕下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極苦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其澤今夫子聞之而泣

徐無鬼 卷之七 三六

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不祥之兆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何足以知之者明九方汝以相知之不若

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而相為祥邪國君同食盡馬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

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祥也吾未嘗為畜牧而牂牂北生於與室西未嘗好田獵而

鷄生於矣室西北隅若勿怪吾不以何邪殆吾所與

吾子遊者不遊於世俗遊於天地釋上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一而不黨命曰天吾與之邀食於地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吾不與之為事不招世與朝不

同得是邀食乎地也

與為不與之為謀無思慮之變無談說之不與之為

怪不見巧不施能是吾與之乘天地之誠寂莫無枯

而不以物與之相櫻不櫻櫻吾與之一委蛇順也

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不見其有宜人之事是虛而今

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償世俗之債而與國君凡有怪

徵者必有怪行行吾與吾子今無怪殆乎非我與吾子

之罪非人為之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歎汝何足以知

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為盜全而鬻之

則難恐其走失不若則之則易鬻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

徐無鬼 卷之七 三十七

適當渠公之街齊富室為街終身食肉而終相食肉之

而怪徵之說似亦不誣此下言不修胃中之誠齧

而欲以仁義利天下譬猶一塊也傷之者衆矣

缺遇許由日子將奚之曰將迓堯曰奚謂耶曰夫堯

畜畜然仁畜畜郵愛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

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

則勸致其所惡則散上言易聚下言易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

天下以一人之仁義獨譬之猶一覲也覲割也一割

其害物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仁

也義賊天下也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夫唯外

乎賢者知之矣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是行

此下明上賢人有暖姝者暖姝文弱貌以仁義為足

有三種不同有濡需者濡安也偷安須吏也言以仁義偷安于

者有濡需者濡安也偷安須吏也言以仁義偷安于

同稱是濡有卷婁者收攬天下者是卷婁者也所謂

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

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守師說而是以謂暖

徐無鬼 卷之二 三十八

姝者也濡需者豕蠹是也擇豕疏鬣自以為廣宮大

囿奎蹄曲隈蹄曲處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

屠者之一旦瞽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

以域進此以域退域者闔域也固其身於富貴之門以

之托身於富貴權勢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行仁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

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曰冀得其來之澤冀望

其方來之澤以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

保我子孫蒸民

矣而不得休歸言其至老不休揭所謂卷裏者也下

神人即前若我而不有之是以神人惡衆至所歸衆

至則不比則難周比夫民不難聚不比則不利也周

比未免生患害致其所惡則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

疎抱德煬和抱其虛無恬漠之以順天下之自此

謂真人復申明真人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

之於蟻棄知棄其慕於魚得計得相忘于於羊棄意

致人之意以目視目異也與形吾不知其以耳聽耳

抱神以靜也以心復心狂者不能自得無思慮營

徐無鬼卷之七 三九

營若然者其平也繩如繩之直以其變也循其應變

循順而古之真人以天待之為之而不以人人天

也是古之真人後之所在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

之也死失之也生以死生為藥也均之其實董也鳥

桔梗也雞壅也實豕零也豕是時為帝者也言得矣

者無有先後以時為帝者也何得何失何何可勝言

言死生得失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

俱不可知也能知亡之所以存故待勾踐而成與復之

越大夫能知亡之所以存故待勾踐而成與復之

功是得之也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敵國破謀

生失之也死

自殺其身不知其身之所以故曰鴟目有所適鴟之

慈是失之也死得之也生也故曰鴟目有所適目適

于夜而不過於鶴脰有所節節於短有所節也解

之也悲鶴脰雖長不可解也言死生得失不可分也

適於死生得失一而不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分以其持道源而往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之過何也有損焉吹晒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風日

也河道體而河以為未始其攪也未始有風恃源而

往者也以水之有源本故也一如真人不知有死生

櫻故水之守土也審審定也水得土影之守人也審

體乎人故曰審物之守物也審也物之與死生得

徐無鬼卷之七 三十

失彼此相守一定不易未始其攪也○真人之所以

特源而往者以其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不

狗外物故得應變故目之於明也殆察士無凌許之

無方死生不異也故目之於明也殆察士無凌許之

殆耳之於聰也殆辯士無談說之序心之於殉也殆

知士無思慮之變凡能其於府也殆與朝榮官於難

則不樂是以殆凡能其於府也殆與朝榮官於難

其府也殆之成也不給改身不反是及改也禍

之長也茲萃斯皆萃集聚生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

久欲其反也屬其漸進之功以目視目以心而人以為

已寶世人溺於聲色知思之不亦悲乎良可悲也悲

而反其循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目視目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便是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也
不修習中之誠而欲為義偃兵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上雖知恃源而往人之故足之知能知幾何要以不知之知繞可以知其大故足之於地也
踐雖踐過少許不恃其所不踈而後善博之也
見得千里之知也少雖少所知恃其所不知之而後知天
之所謂也知大一其天地雖大知大陰靜萬物無足以捷
知大目人無棄物知大均小大雖殊心者故靜也
知大信四時行焉知大定死生大矣而天地履陸亦將不與之遺是
大定也○至矣大一通之短無貴賤無小大是大一通之也
大陰解之寂然

徐無鬼 卷之七 三十一

感而遂 大目視之 以道泛觀而 大均緣之 以不同同
大方體之 行不崖異 大信稽之 至無而供其末時 大
定持之 動靜一如死生不 盡有天 是盡有一知大陰 循
有照之 是循有照也 冥有樞 冥之中 始有彼 始
則有未 則其解之也 似不知之也 何也 不知而後知之
也 則其解之也 似不知之也 故其問之也 所謂不可以
有崖 則其解之也 似不知之也 而不可以無崖
其知之也 似不知之也 頡滑有實 雖是圓轉頡滑莫

實者 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 用之不及今初無代謝而
損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 則此不虧損之理觀之可
顯之 闔不亦問是已 何不問古今不代不可虧損之
矣 惑然為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 以頡滑有實不
復解人之惑使人 是尚大不惑 也不惑於知大一知

徐無鬼 卷之七 三十一

則陽第二十五

武塘錢旃彥林甫

嘉定汪明際無際甫 全較

此篇以則陽名者言人要當求道不可于末妄進
役役於名利事為觀道之人無天無人曾次蕩蕩
不存毫忽藏光歛耀晦影迹各在山澤則事畚築
在田野則務草萊樂物之通而與之娛陸沉於世
混俗和光不可得而各莫可得而狀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此之謂大得也惜乎
彭陽不知此而邀求不已何不自許邪非竊不共
事也利令智昏也讀者警之

則陽 姓彭名陽字 遊於楚夷節 楚之言之於王王未之

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 楚之夫人子何不譚我於王

則陽 則陽周初人 卷之七 三十三

王果曰 王果惡其不守分自養何至鑽求倖進 我不

若公閱休 惟公閱休可以言之於王 彭陽曰公閱休

奚為者邪 言有何能為 曰公閱休守道安 冬則擲鼈

于江 皆知矣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

也 指山樊為安宅休歇可知矣則其 夫夷節 已言

而不能 而况我乎 而况 吾德 又不若夷節 而可

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 無恬養之德而 不自

許 不以正人 以之神其交 神交於勢 固顛 冥行 乎

富貴之地 無正人之德而有嗜欲之知行於富 非相

助以德相助消也 不惟不能勸成其德而反助 夫凍

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凍者得衣則暖是相

非助以德也喝者得風則解其炎熱反冬 夫楚王之

為人也形尊而嚴 加以嚴刑峻罰 其於罪也 其罪

也 無赦如虎 如虎之噬人 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 下之使佞之小人上之正大之君子非有二者之

士 此下正見則陽非相助以德者要有諸已而 故

後可以求諸人有聖人之德纔可以化誨及人 故

聖人其窮也 則獨善而樂其樂 使家人忘其貧其達

也 得行其志也不見有勢 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

則陽 卷之七 三十四

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與之娛樂而 其於人也樂道之

通而保已焉 保已之道之通達而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 不覺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使王公忘爵 父子之宜

父子相忘 彼其乎歸居 居止 而一間其所施 不見有

於其於聖人 人心者若是其 高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公閱休去人高遠可以化君可以及物我 聖人達網

之德曾不若何可薦人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網

與之為樂與之為娛 周盡一體矣 周知詳盡與

矣 而不知其然性也 不知其網 復命 搖作而以

天為師 凡所動作莫不歸根復命 人則從而命之也

而天為師法言聖人者 人則從而命之也

而天為師法言聖人者 人則從而命之也

在聖人分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聖人周盡萬物而
上無有也聖人周盡萬物而
世人無一知之所為不遂且專爭奈時
有萬端而一生所行恒無有幾命尼之
也若之何安分守約于求苟進也
而命之要見聖人性分生成不
是不知之知也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自知其為美人性分生成不
美之也設若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
生若不知之不自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
成若不知之不自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
其可喜也終無已若以其不自見不自美故
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不自知其為
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
則陽 卷之七 三五

不化者也一不化者道
人而可尋求矣進之途乎言不可也此言聖人既
以環中之道應物而又以天為師者何也言聖人雖
法天其實無天可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法其天然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之交食于地交樂于其以為有事之可也
夫而已無可為也其以為有事之可也
若之何者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無如何也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
始有物胸次豁然與世偕行而不替
所行之備而不泄難周盡一體而其合之也
其有以合若之何
如湯得其司御湯得位門尹官登恒人為之傳之
則陽 卷之七 三六

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聖人之愛人也
之安之亦無已性也又明人之所以喜聖人無已者
作絃為無非性舊國舊都
真正如眾人之望之暢然
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九猶之暢然
見聞聞者也况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之
縣眾間者也十仞之高臺縣眾樂而聞作之則其聲
○此明聖人之所以愛物冉相氏
無已者以其虛也警之冉相氏
虛則活以警道之冉相氏
虛無應變圓轉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
無時也無時日與物化者或不言而使人化者

其兩見其實無有也正如
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未盡容
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容
成氏曰除其日則無歲名無內無外
天無法之人是大人魏瑩
也聖人不足以當之魏瑩
侯牟背之背其約
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警
大事萬乘之君當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
討其罪不當行刺也

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焦勞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畏忌然後扶扶擊其背折其脊以除其怨

且師出有名而可行刺也季子聞而耻之耻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已成之實績故以築

城為諭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胥靡刑餘之人築城之所役也城今兵

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不勞民不動衆福國愛民是王之基也今因循而欲

與師動衆是壞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聽之則亂國華子聞而醜之醜其

也欲善也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以其欲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以其欲也

則陽以其欲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以其見善也君曰然則

若何田侯背盟之約將若之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道者虛無恬淡寂寞無惠

子聞之聞衍受甲之事而見戴晉人於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螭者君知之

乎曰然知之有國於螭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螭之右角者曰

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君曰噫其虛言與曰非實有此事也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

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

意在通達之國此國在無窮之中若存若亡乎及通達之國於無窮之中

則若有君曰然曰况若有若無也通達國之中而有魏於魏

中又有梁於梁中有王然則王之所爭王與蠻氏有辨乎辨無

乎君曰無辨知與蠻氏無辨然則王之所爭亦細矣何以爭為修其道而已矣客出

而君尚然情惘也情惘也若有亡也亡其所爭客出惠子見

君曰客大人也言其所見之大也聖人不足以當之不足以當之

知何以惠子曰夫吹管也比衆猶有嗚也猶有嗚也猶有管吹劔

首者以劍首之環吹之吹而已矣則吹然如風之過堯舜人

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言聖

在衆人之中名曰聖在大人前無聲也一吹而已言聖

不得而器之此其所以為大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賣漿其鄰

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司馬云登升也極屋棟也乘之

則陽則陽卷之七三十七

也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稷稷髮亂不整貌何為者異其人而問之也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懷聖德而隱是自埋於民伏其

而與民自藏於畔隱修農田之業其聲銷不求聞其志

無窮聞聖人之名猶一吹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有辯乎無

為是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也以爭方且道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不屑與之同事自埋

是其市南宜僚耶宜僚隱于弄丸不慕人爵子路請

往召而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晦迹逃

惟恐人知其被禍懷王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

已而用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佞口才也夫若然者其於

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必

矣何以存為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此下言山野

為本不分于聰明嗜欲好惡也長梧封人亦有道

者封疆問子牢曰子牢孔子弟子君為政焉勿鹵莽當細密而

政令猶草盛治民焉勿滅裂勿滅裂其純朴之真昔

予為禾耕而鹵莽之也謂淺耕稀種也則其所結實

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李云不熟也其實亦

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變易其法深其耕而熟耰之其

則陽則陽卷之七三九

禾繁以滋予是以終年厭飡飽食也○人之報施亦

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猶是也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

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背也遺背

天離其性拔擢其自得之性為聰滅其情滅其性亡

其神思慮倥傯以銷以眾為以眾為故鹵莽其性

者貪欲惡之孽為性在葦葦葦始萌以扶吾形性

為聽為明為知為識眾惡萌擢吾性而病惡並

生欲以扶吾之形而不知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

潰漏發泄上潰下漏溲膏是也溲膏是也

也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欲廣其道也老聃曰已

矣天下猶是也古今無二路聖人無又請之老聃曰

汝將何為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罪人推而強

之行強其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盜無乃為莫為殺人

無乃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上之人以得為榮以失

是立人之病也貨財聚然後觀所爭上以難得之貨為貴則

爭今立人之所病榮而去辱聚人之所爭而欲人

今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欲其不盜

則陽則陽卷之七四下

得古之君人者不立人所病以得為在民善則歸以

失為在已過則歸之於已以正為在民直則歸以

為在已曲則歸之於已是以聖人故一形有失而

其形者若已納退而自責也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

不識昏夜乞哀暮夜受金是大為難而罪不敢竊為

而罪穴重為任而罰不勝力小任重遠其塗而誅不

至道塗民知力竭避誅責則不以偽繼

之上之人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偽生于不足

偽夫力不足則偽任則以偽為之知不足則欺知不足

求則以財不足則盜財不足則盜上之需盜竊之行於
欺應之財不足則盜財不足則盜上之需盜竊之行於
誰責而可乎過也於誰責而可乎有所不得辭其責
矣○言人不可自是今立人所
滿眾人所爭不可執以為是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
六十化有是也 未嘗不始於是之 及其事而卒詘

之以非也未知今之六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不以為是者終其身不
敢自以為是虛之至也○人不可自是者待其知所
不知而後為真知 萬物有乎生 萬物職職皆 而莫見

其根無有象乎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忽乎芒乎無從
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者物也 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則陽

不知而後知者不知者物也 可不謂大疑乎
之所知而後為真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無所逃于無
知此其所以疑也 吾所謂不知之知還是然與
也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不然乎○此章言靈公之所
以為靈者由知昔之石柳預銘故曰靈今人但知靈
公之靈而不知所以為靈者正見上文人皆尊其知
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之意也 仲尼問於太史 大殺伯
常騫豨韋 皆人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 是色荒也 不
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 是禽荒也 不應諸侯之際 是德也
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為靈大殺曰是因是也 不聽
應會雖亂不損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鮪奉御 惟恐賢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以自其慢
若彼之甚也 同濫見賢人若此其肅也 扶翼是其所
以為靈公也 德之精 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
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
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 子孫不靈公奪而埋之夫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靈公之得為靈也不待身歿之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大殺伯常騫尊其知之所知正
也○上言不知之知而後為知下文言知與不知是
同中之異異中之同道不屬有無同異不屬知不知是
將得此乎道哉言知言不知俱不可立也 少知問
則陽

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 四井為邑邑四邑為丘五
隣里并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
齊同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德之尊者考眾情而
立論如所謂月旦評及各有流傳里 太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 土風 俗 各有也合異以為
同 合十姓百名 散同以為異 散丘里而為 今指馬之
百體而不得馬 散同為 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
謂之馬也 合異為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 太山不遺
其江河合水而為大 江海不讓細流 大人合并而為
公 合併天下士風方俗民情眾論而後為之 是以自
公言以見至公也非已私也是為太公也

卷之七 四十二

外由見入者有主而不執各有民情衆論由胃中流

出者有正而不距自有一定之意自然授合四時殊

氣天不賜天不以恩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各任君不私故

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文以經邦武以戡故德備萬物

殊理萬物俱殊道不私合并而故無名無可得無名

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所以不可執時有終

始四時世有變化遷移禍福淳淳流行反至有所拂

者如塞翁失馬而有所宜世有自殉殊面私若狗已之

之者如殊面然安有所正者必有有所差終始比于大

則陽卷之七四三

澤百材皆度百材雖異皆以觀乎大山木

石同壇同中有此之謂丘里之言乎大山之上則同

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於同矣此謂丘里之言同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道不可以

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

而讀之也是以謂之萬其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以其能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地天

陰陽形氣之大者以道合併而因其大以號而讀之

謂之則可也其實道無名已有之矣已有丘里乃將

得比哉比於道不可則若以斯辯若以丘里之大譬猶

狗與馬其大小不相及遠矣乃將得比于道哉比不得

名相下言道既無名相萬物之所生自向而起少知

問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太公調從起處說

消長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之氣

循環不窮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因相殺相生而有

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欲惡去就因欲惡

去就而有相殺相生實特虛雌雄片合應氣求各分

判於是庸有安危相易以安易危禍福相生禍福相

則陽卷之七四四

相緩急相摩非寬緩則急促寬則安聚散以成聚則

散則此有名有實之可紀精鑿之可數志也隨序

成失之相理或聚或散橋運之相使順陰陽之氣運而

使是窮則反終則始也此物理之所有不可言

之所盡知之所至是以論道者言到盡極盡物而已

非道之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邀物不原其所起

極也若此議之所止此之論辯止息而無極矣又一轉

之始不隨廢又不原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

而莫為也中問若或有使之者是以少知曰季真之

莫為季子曰道接于之或使接于曰道或使或二家

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誰得而正太公謂曰雞鳴

狗吠是人之所知也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不能以言論窮其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不能

其雞鳴狗吠之自化又將為自化精細至於無倫比

大至於不可圍已二子之說或之使莫之為皆未

免於物而終以為過終有失言之過或使則實使似

乎近莫為則虛有莫為似乎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或

實則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莫為則虛可言有可意非

愈道矣言而愈疏也終以未生不可忌不可禁忌已死

則陽 卷之七 四五

不可阻不可阻退死生之非遠也只在目理不可觀

既不可觀而不死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世俗之疑情吾

觀言之本也其往無窮大至於吾求言之末也其來

無止精至於無窮無止是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始得

合為一無倫或使莫為是言之本也與物終始始而巳未

至於無道不可有既有不可無道之為名言

也何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言

在物一曲局于物之一曲耳道之夫胡為比於大方

之道比不得也○下又一轉言物之言與言言而足

以不言言之雖言則終日言而盡道不妨言而不足

而未嘗有言也則終日言而盡物不妨道物之極不可

是有言也則終日言而盡物不妨道物之極不可

於語默有無之間當尋言默不足以載言之與默是

道不可有無不足以載道也○若然者語又不非言

非默則議有所極也誠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

於法自在蓋言造道者說亦是不說亦是不說亦是不說未至乎

道說得是也不是何也彼以性海流出此以知識分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則陽 卷之七 四六

外物第二十六

新安凌世詔蒼舒甫

全較

秣陵陳丹重復昭甫

此篇義意由上之庚桑之欲用尸祝無鬼之出見武侯則陽之于求苟進斯皆造道之未至有以自見於外而欲人之尊已而不知外物之來善惡俱不可必也何也有其善喪發善也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被髮惡來

死紂佞桀紂亡君之與臣善之與惡二俱不免國喪

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暴鴟夷而莫弘死于蜀

外物被放歸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蜀人哀之藏其血

為碧玉忠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

孝已憂殷高宗子見而曾參悲曾參至親為父所憫

孝之不可必也君之于臣忠諫父之于子勸善亂之所由生也則言語以為階譬之木與木相

摩則然木本無火金與火相守則流金性堅火性烈

陰陽之氣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

霆君之陰陽之氣錯行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嘗言水

射不意水中出火至焚大槐以况至忠至孝之中變

生禍患而喪身亡國此皆出其不意可見外物不可

必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有甚憂者憂其事之不可

也為也若臣兩陷而無所逃

卷之七

四七

道何也以其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也墮蟬不得成意不得成者

以其忠不得而成忠孝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欲希與

臣則忠為子則孝而又不慰賢沉屯沉鬱屯聚鬱勞

利害相摩利之與害自相摩心思焦勞肺金生火

是以天和口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上而

不相既濟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債然衰斃而生

矣此段言達道者以斗升之水足以活身莊周家

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怒形曰周昨來有

外物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

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

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魚以水為命水是其常也今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

水然活耳可活君乃言此邀西江之水而活曾不如

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言志道之士要當操存遠大不

可就小以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躡乎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言求大物者

要非朝施而

卷之七

四八

夕及者畢竟多歷年所久而後得

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

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憚赫千

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分析而腊之乾肉曰腊自淞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足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小才也

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言得志於天下夫小知捐傳名於後世也

竿累趨灌瀆田中灌之水之瀆守鯢鯢鮪其於得大魚難矣

飾小言淺說以干縣令格賞其於大達道亦遠矣是以

未嘗聞任氏之風俗者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曲士

不可語於道者拘於虛也以其見小不可與論經世

之大道○發塚之喻言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

外物 卷之七 四九

後之人不能以禮制心但竊其口中儒以詩禮發

之唾餘以自潤宜乎其不能大達也大儒東方作矣

冢墓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下曰臚東方作矣

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引詩以證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此逸詩刺死人之詩也生不布

施死何含珠為下計其取珠之法接其鬢接撮也壓其顛顛願

手按之儒以金椎控其頤口旁也徐別其頰徐徐而別其頰恐傷其珠

無傷口中珠無使其破損徐別其頰徐徐而別其頰恐傷其珠

強人所不能逆則相傷也是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

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上長下促末僂微

而後耳耳帖視若管四海高目而憂不知其誰氏

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

衿與汝容知汝修容飾知之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

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學道業可得更進乎老萊子

曰夫不忍一世之傷一世之患而驚萬世之患驚然放

世之患重抑固貧寔而為耶亡其知略弗及邪

惠以歡為驚欲以恩惠固結人之歡心而終身之醜

中民之行進焉於耳非道者相汲引以為名高相固

結以為隱忍○此不過欲是古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外物 卷之七 五十

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古有古之時今

斯世于唐虞之化不可得也動無非邪也習俗之久

不惟不行轉見傷薄之也動無非邪也習俗之久

一曰掃蕩其心使之成教易俗聖人躊躇以與事

不惟不為恐其轉見邪僻也聖人躊躇以與事

凡所與為必從容瞻以每成功替奈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豈有負荷天下之重任而不自量其為吾見

者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免剝腸之患以其

知于人而不知于己以見忠之與孝知于謀國而不

也所以要去汝容知也宋元君平公之子也夜半而

夢人被髮闕阿門曲側曰予自宰路之淵淵予為清

江使神名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
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
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辭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以其能現夢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筴不能避剝腸之患以其知多如是則知有所困神
有所不及也困者困于知也無知則勝不剝矣不雖
有至知千慮必有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鷁一網

外物

卷之七

五十一

也鵜鷁衆也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去一已之私知而用
萬人之大知是無已之善而自然有善也又明白善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石
匠名也謂無人為師匠教之而能言者以其與能言者處也能言者無知
大知明也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知無知始可與言知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
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墊下也人尚
有用乎惠子曰無用既下之至黃泉無用地為也莊子曰然則無
用之為用也亦明矣無知之為知也亦明矣莊子
曰人有能遊人有能以無知且得不遊乎始可人而

不能遊且得遊乎不可夫無知之知衆知也有知之
有流遁之志桀紂也荒決絕之行龍達比于也天之
而不反流遁者雖顛越火馳而不顧決絕者雖斷命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此則君臣相與際會一時遭時
易世而無以相賤此若更其時易其世彼故曰至人不
留行焉無可無不可不流夫尊古而卑今尊古之至
甲今之流遁決絕此亦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于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世道之降如水之趨下孰能不

外物

卷之二

五十二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唯至人乃能以無知之
順人而不失已也何彼教不學承意不彼彼循俗之
學然亦順承其意而不以為彼也此便是至人遊世
之法則也○此下言人心本乎虛微但人自以物欲
故塞其實耳至人之心所以遊於世目微為明徹者虛
而不僻者以其耳目心知之通徹也也目微于色不住耳微為聽耳微于聲不住于
於色所以為明於色所以為明耳微為聽耳微于聲不住于鼻微
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心微于思慮不住知徹為
德至人之所以不留行者以其微也凡道不欲壅
壅則哽哽則咽其而不止則跖跖足陷泥淖之迹
則陷于物欲則陷于物欲跖則衆害生非陷于流遁則溺于决
而衆欲攻之而衆欲攻之

之有知者恃息止息心機其氣不戾虛非天之罪人之

虛靈天之穿之日夜無降如川流不息人則顧塞其

實也人則自己心知不微物欲固塞其竇耳非天之罪

也胞有重閭胞膜中有空隙心有天游然遊樂之開

逸此便室無空虛居室無空虛之地婦姑相則婦姑

勃溪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心不能遊于無欲無為

塞其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林丘壑而喜者亦神者

不勝不勝其德溢乎名知微為德德之所彰微也名溢乎暴

者因表暴也謀稽乎諒謀急也急而知出乎爭爭而

外物卷之七五三

其柴出乎守因執守不化而官事果乎衆宜得衆所

果乎官事而不知此後習中有柴塞春雨日時草木怒生宜而後

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矣而不知其然不知

者不知所生之由也德之所以溢者名也名之所以

溢者暴也謀之所以稽者諒也知之所以出者爭也

柴之所以塞者守也官事之所以果者宜也斯皆衆

害生之由也而不知其然草木之倒植者過半矣惟

物之有知者靜然可以補病靜寂恬養可以補皆戚

可以休老剪其果宜柴守寧可以止遠止其勿遠

爭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此之說勞者而非佚者

之所佚者未嘗動未嘗過而問焉不問者不知有

安用靜是以

遠所以不問也此下言神人聖人之所以不問者

德不見有也特為後人拈情見耳惟恐效顰之人拘

各表實所以言聖人之所以賦天下治禮樂神人未

嘗過而問焉神人之所不問賢人所以賦世以財分

人聖人未嘗過而問焉聖人虛已遊世君子所以賦

國布德行惠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所以不問者小人

所以合時迎合趨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不問者不

已也此段正見人之所以狗名喪實演門宋城有

親死者以善毀上之人以哀爵為官師爵之而其黨

人黨人毀而死者半不惟無爵堯與許由天下許由

外物卷之七五四

迹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聞許由居潁水

帥弟子而跋於窾水意欲諸諸侯弔之不見讓也

三年申徒狄聞務光因以踣河因之以自沉莊子引

無務名而失赴淵荃者荃香草也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

實也而不知荃香草也蹄者兔骨也係其所以在兔得兔

得而名忘可也蹄者兔骨也係其所以在兔得兔

而忘蹄實者所以起各名起而實亦忘也是各實兩忘

之言亦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

之人而與之言哉聖人之言如標月指見月忘指可

魚守且待兔夫之遠矣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忘言之人是謂大得之人也

寓言第二十七

武塘 孫茂芝若英甫 全較

此篇莊子以寓言名者直自敘其作書之本旨雖有言而未嘗言也前篇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忘言之言便是至言也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不妨言也

寓言十九 寓寓意也寓意之言十居其九 重言十七 借重之言十居其七 卮言

日出 不生意見之言如漏卮然過而不留日而出和以天倪 天倪者天均也 寓言

十九藉外論之 父之譽于人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藉外論也 親父

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 非恐生不若非其父者也 非其父者

寫言 卷之七 五五

之人足以取信于人是以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不信我者之罪也何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 以為是之異於已 便為非之 是非同異卒無定衡

同異以直証已之同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 重借重異言之所以有寓也 是為者艾 借者艾之人年 鮮先

古人之言欲以止其 矣而無經緯本末 漫無所以期年者 是徒以期年 是

非先也 渾然太僕無所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無

無愛無欲無求無有是非好惡同人而無人道是之

謂陳人 陳久之人是古之人也借重 卮言日出和以

古人之言以證今之不然也

天倪 卮言者言如漏卮也中空外圓應變隨人過而

倪 因以曼衍 曼衍者如藤之散蔓流衍即橫說所以

窮年也 不言則齊 然無物不可惟言無言乃齊也

齊與言不齊 欲以言齊之便 言與齊 不齊也故曰

無言 如漏卮之言雖日 言無言 無言之 終身言未嘗

言也 終身不言未嘗 不言也 有自也而可有

自也而不可 其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

何以為有 然於然 然于物 惡乎不然 何乎 不然於不

然 不然而然 惡乎可 何以為有 可於可 可于物 惡乎

不可 何乎 不可於不可 不可于物 物固有所然物

固有所可 固有所則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也明

則吾之可也 有自也而可 吾之然也 有自也 非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 而曼衍窮年也 〇上明 萬

物皆種也 以不同 雜萬有不同各以形 形相禪始

三若環 無端 莫得其倫 皆均生均化于不齊之齊之

域 是謂天均也 天均者天倪也 非而休乎天均是

謂兩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行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 回也見新交臂非故世變俗移乘物

但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以此而化終身未嘗不化也

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言孔子以此而行志服知敏求若是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盡之矣盡去服知之事矣此皆變化之自爾 而其未

之嘗言雖有言而未之嘗言也始時所 孔子云夫天

降才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復生最靈之性以有生乎天地 鳴而當

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所生法者言之所出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

利義直 陳乎前而或 好或 惡或 是非或 非直欲 服人

之口而已矣敢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逆立也 盡立不過

定天下之自 定而已吾何敢非 已乎已乎此莊子自言已乎已乎吾

寓言 卷之七 五十七

之言亦如孔子且不得及彼乎吾故曰孔子謝之矣以其終身于止于此乎言未嘗言也○下引曾子者以明化之人好惡不驚爵祿不入無所係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參為親而仕無日

既已縣矣既已悲樂便是縣矣可無罪乎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若無所縣係之人不惟利祿經懷哀樂不入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

虻相過乎前也豈有哀樂于其間哉○下別類成類子者要見忘我之人纔可無係累

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吾喪我汝一

年而野放曠自得 二年而從左右 三年而通耳目 四年而

物精骸 五年而來絕後 六年而鬼入鬼神 七年而天

成道無人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死生一條 九年而大妙從

所適隨往無礙○此下恐人不知無死無生之說故又提起死生二字以明不生也 生有為

死也勸公言人原無死生以其生有為死也以生為死無生則無死矣是以勸公死生是同分別

不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為死以生而生陽也無自也

以死為而果然乎果然如是死生是同 惡乎其所適不知死惡

乎其所不適有生有死 天有歷數之可 地有人據之可

適不得而知吾惡乎求之 其莫知其所終若之何

其無命也豈可謂其而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

寓言 卷之七 五十八

命也豈可謂以其死也有自也○下承上死 有以相

應也微以之顯 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鵲義

不汝若之何其有鬼邪 下引周兩為問者以明死之

動不可得衆罔兩 一也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

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今也言不 向也坐而今也起

何也向也 行而今也止今也 何也何其起 景曰叟叟

也以其象罔兩 奚稍問也無所稍問 予之行止有而

不知其所以然予 蜩之甲也蛇之蛻也似之而非也

雖似蜩之甲蛇之蛻其實非也 蛻火與日吾屯也 而

有陰與夜吾代也替也衰彼吾所以有待邪待形而無

也影而况乎形之以有待者乎形所待者彼來則我與彼來則我與

之來彼造物也彼來則我與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往則我與

與形之俱往俱往則我與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強陽則我與

是以有死俱往則我與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強陽則我與

與形不去不來俱往則我與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強陽則我與

或行或止矣俱往則我與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強陽則我與

而然適與不適莫得而知也俱往則我與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強陽則我與

也休之乎天均而已矣俱往則我與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強陽則我與

結者此莊子自謙言已往之言非我之言也俱往則我與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強陽則我與

意于老子之教耳敢謂自誇其有而使人避龜避席俱往則我與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彼強陽則我與

也陽子居姓陽名戎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也於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

寓言卷之七五九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惟

下人不真不脫屣戶外膝行而前誠也敬之至也曰

得其精也脫屣戶外膝行而前誠也敬之至也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

請問其故不可教老子曰而睢睢盱盱睢仰目盱張

狀人之存乎人者莫良于睢盱蓋神之所託也有道

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之眉睫故陽子

睢盱盱也是以言而誰與居人將畏難而疏遠不

不可教也是以言而誰與居人將畏難而疏遠不

之人深大白若汗辱盛德若不足者以其不可教

者自虛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敬聞先生之

之也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敬聞先生之

其往也會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復奉之舍

者避其席煬者避其龜見老子其反也會者不惟不

反與之爭席矣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君子以虛受人

群入鳥不亂行陽子居可謂虛矣真人之入歌不亂

者由此道也

寓言卷之七六十

南華發覆卷八

太湖戴君德

嘉禾鍾代英

讓王第二十八

此篇以東坡論之以其文章枝葉龐大疑似後人
竄入若以意義揆之出于莊生之手無疑何也
前庚桑之於無鬼則陽之流不能為謙焉晦以道
自全而欲以德臨人以言教人則其所失者重所
邀者輕也至此而言王之言則無物不可讓矣
有道之士至貴國爵并焉志在重生而不重外物
也言讓王者將以起高尚肥遯之風也歟道無名
以其有退讓之名亦謂之雜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

讓王

卷之八

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

病猶云僻疾有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

重也世之所貴重而不以害其生不以其養又况他

物乎何况非天下至重之物而可唯無以天下為者

乃可以託天下也何以見得無以天下為者乃可託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支伯即支父也子州支伯曰予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何以天下為也

故天下大器也器之大者無而不以易生則生之不

矣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富貴而輕生有道

者薄富貴而重生此所以異乎
俗者也○何以見得異乎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

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

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樂其道吾何

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不知予之不以利

不知道也無道不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終身無聞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

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利累形之人也以舜之

德為未至也非吾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

讓王

卷之八

身不反也夫子亦云乘桴浮于海以見世俗不堪與

引大王大王大王曰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

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曰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

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于此

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

害所養所用養土地因杖策而去之不與民相連而

從之民以重父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曰父

可謂能尊生矣不以所用養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

傷身

崇高莫大乎富貴。父有土之君也。不稱戈于欲而去之。可謂能尊生矣。故能有其國而令聞。

長世也

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道

自得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知

通可達在

見利輕亡其身。所厚者薄。所薄者厚。豈不

惑哉

是真惑也。○下正見無以天。越人三世弑其君

王子搜

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

從之丹穴

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而出。乘以

王輿

王子搜援緩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天下

者

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

讓三

卷之八 三

之患也

患其篡弑之風。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

以其知重。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能不

者

可以託國矣。○下復申明身又重于天。韓魏相與

爭侵地

子華子見昭僖侯。韓侯。昭僖侯有憂色。憂不

地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銘盟約。書之

言曰

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攫援書者有

則左手廢

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攫援書者有

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斷臂而

何

天下之謂。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

下也

然則身亦重於兩臂。天下之一小國耳。韓之

輕於天下

亦遠矣。今之所爭者。不過韓之

又遠

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地是得之

輕而失之重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

此言也

明乎經禮變禮之事。然後子華子可謂知輕

重矣

昭僖侯之所以不攫也。○下言有道。魯君聞顏闔

得道之人也

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

而自飯牛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

闔之家

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

讓王

卷之八 四

曰恐聽者謬

而遺使者罪。恐非遺闔而遺他。不若審

之

審其實。而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

若顏闔者

真惡富貴也。無一毫辭讓之名。迹是真惡

真以治身

其緒餘以為國家。結殘也。出其殘。其土苴

以治天下

土苴糞草也。又云。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蓋

以爲功者

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

今世俗之君子

多危其身。棄其生以殉外物。豈不悲

哉

悲其不知重輕也。○又以凡聖人之動作也。時

珠設

警要人知重輕也。

以與必察其所以之行所當行不與其所以為當為事不可為也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

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世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是皆不知隨侯之重輕也

雖十百隨侯于生何益外物也豈特輕而已哉○又引列禦寇者便見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者之人也

子列子窳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

而辭不受無名之賜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讓王卷之八 五

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

遺先生食君自以為為不先生不肯受豈不命邪命該

邪好士之過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有道之士極深研幾以前民用受茲介福也自非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狗情于牝雞之索未免踴躍

于禍網也哉世人勸此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其

開不破受了多少結齋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其

祿者死其事既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所以遠禍楚昭也○又引屠羊說以見有道之士不受非分之賜楚昭

王平王子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

賞從亡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

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謂詩書

居屠肆而守義何代無之夫貪天以為己王曰見之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

難而避寇是以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

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是以不敢見今

聞此亦可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讓王卷之八 六

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

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

富於屠羊之利也然吾豈可以貪爵祿刑而使吾君

有安施之名乎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賞罰當君之明

明也君之不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不受萬鍾之祿而復屠羊之肆可謂守義讓善知

道之士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苦草

行不患貧也蓬戶不完編蓬桑以為樞屈桑條而蓬牖二室破壁

得以為塞以得衣上漏下濕匡坐而弦鳴琴子貢乘大

馬以駕車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巷小而往見原憲

原憲華冠縱履履不著跟杖藜而應門以藜為杖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

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趨時之行比周而友學

以為人教以為己學不厭智也學當為己反以為人

當為人反以為己已而不能設教仁義之愚依託仁義為好惡借與馬之飾以驕

憲不忍為也吾非不知羞曾子居衛緼袍無表衣蔽

顏色腫噲盈虛不常之貌手足胼胝重胛也三日不舉火十年

讓三卷之八七

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

而歌商頌以見志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

疾不得友知道之人安貧樂道不知天之高地故養

志者忘形忘形骸之養形者忘利不以利致道者忘

心矣無心是道故致道者忘心也○上者顏闔之逃

致道忘心養志養形之人也若子貢者以富孔子謂

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

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

自樂也自樂其樂而已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

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知足之足常足

可謂有得審自得者自有實失之而不懼以辭粟

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原憲之所丘誦之久矣未

其人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得其友也○此

之士希慕富貴而未能中山公子牟魏之公子封中

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魏闕君

奈何猶戀戀不忘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身重

于物則無外慕而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

讓王卷之八八

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

惡乎不如且順不能自勝而強使不從者未免抑遏

其神此之謂重傷不能重生輕物已傷其神矣復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

難為於布衣之士巖穴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

謂有其意矣亦可謂有重生之意矣○下言有道之

之際知其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

為有得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于路

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
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
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

所見之細不 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
知道之大也

此者如此之 可謂窮矣而弦歌鼓琴 孔子曰是何言

也所謂窮通者非富 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

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是世喪 其何

窮之為未嘗 故內省而不窮於道內明達而不喪志

臨難而不失其德臨患難安于命而 天寒既至霜雪

讓王 卷之八 九

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歲寒然後知松 陳蔡之

隘於丘其幸乎是吾之幸也自非陳蔡何以占我平

也孔子削然削畧也畧 反琴而弦歌子路屹然執干

而舞干楛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子貢

此而悟曰吾陶鎔於夫子之道而不自覺猶受天之

蓋而不知天之高受地之載而不知地之厚也○亦

因此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

而此 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何足 故許由娛

於穎水 陽而共伯得乎丘首名和厲王之難諸侯請

立宣王宣王立共伯復歸於宗所以逍遙自得於共

山之首是孤死首丘也○此結言道之所在或出或

處任之而已不當有讓士至有沉身餓死之舜以天

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居於畝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能安于畝畝而遊 不

若是而已也 又欲以其辱行漫我也 吾羞見之因自投

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

代國不 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

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

如曰強力忍垢阻兵安忍是 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冠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

讓王 卷之八 十

始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

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貪

與賊非辱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桐水在

行而何 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

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子有是三者 瞽光辭曰廢上非

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

我乎况尊尚於我人犯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沉於廬水其難我享其利 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

在遼東○引孤竹君之子者正見非其

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也 昔

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

曰吾聞西方有人岐周在西故指文王為西方之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

加富二等約以堅其來歸之心就官一列列在血牲而埋之宰牲

取血以盟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

也吾之所以來歸者道也倍祿尊爵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祀神敬謹而不違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而無求焉於人忠信而不求所利樂與政則為政樂與治則為

治不以因人之壞而自成也不以因人之卑而自高

讓王卷之八十一

也不以遭時之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

上謀而下行貨遭時自利謀也阻兵而保威陳列兵

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暴紂之惡揚已

殺伐以要天下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太公宣父之謂何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行其義者不辭其祿遇亂世不為苟

存非其道者不踐其土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也周以塗吾

身也塗汚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

山遂餓而死焉下斷詞也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

可得已可得苟已於富貴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直以義不可已故甘窮餓而死耳○讓王者意在高尚也

上之棄榮辭祿以重生下之不苟生輕身以厲俗總

言無道之世不踐其土言哉言乎死有輕于鴻毛有重

于太山者亦以此也嗚呼讓且不受何況行竊宜乎

其沉身殞命也

讓王卷之八十二

盜跖第二十九

淮陰劉昌營心盤甫

全較

冶城唐道時子貞甫

雜篇之中而有盜跖者何也言何適而無道也道一而已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借以為竊國則為大盜用以為治化則為聖人譬之韓非李斯俱學黃老而非刑刑各斯為盜則所見不同路頭走異也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姓展名獲字季柳下季之弟名

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人保萬民苦之

盜跖 卷之八 十三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也詔教也為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

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

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有

若此而弟為盜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

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

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

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貪利奸得意如飄

風或喜或怒倏起倏滅飄忽不定強足以拒眾敵辯足以飾已非順

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往

也恐招其辱也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

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而切人肝而舖之時

而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通事之人曰魯人孔丘聞將軍

高義敬再拜謁者謂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此便是

泉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虛巧

之孔丘非邪為我告之此便是易爾作言造語妄稱

文武冠枝木之冠木遇枝則多節帶死牛之脅帶多

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挫脣鼓舌擅生是非以

盜跖 卷之八 十四

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不反其道德

未義之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傲倖於富

子之罪大極重迷惑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疾走歸

則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謂者以盜跖之孔

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言不敢望承顏

已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

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瞋目張聲

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

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改年立號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所願也將軍不為此而此為臣之所以

盜跖

卷之八

十五

也不取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言可以利誘可以言從者皆下愚無知之民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何待人譽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言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自無定見皆愚陋恒民之謂耳雖有大城眾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利大者人爭之是以絕滅也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

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粟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居居自得不起則于于于于猶相親比之貌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同于禽獸居族與萬物並而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始造兵者神農之後第八帝曰榆榆周與黃帝合謀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而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

盜跖

卷之八

十六

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義之辯有不純正者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縫掖之衣矯言質之孔子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邀求富貴焉是非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盜之原始于子而人不知也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也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而使子路若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

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是則上無以為

身下無以為人若以此子之道豈足貴邪何可謂之

聖人世之所高者莫若皇帝黃帝上不能全德而戰

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殺長舜不孝弟禹偏

枯遇門湯放其主放桀于武王伐紂懸頭于文王拘

羑里紂囚文王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

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所以不慈不其行乃甚可

羞也上歷指衆之不善以言利世之所謂賢士伯夷

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盜跖卷之八十七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焦衣蔽衣持蔬道過于貢子

子貢貢因以言權焦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

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晉文公失

從忘割股以食文公公友國預賞而遺子推子推尾

生高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張其尸流豕操瓢而乞者

言其身之見殺無異于犬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

命者也離麗也此皆沉着于名視死如歸不世之所

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

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笑其徒殺

用為自上觀之伯夷叔齊鮑至于子胥比干此數子

柳志退身甘蓼臣之樂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鬼神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

事者不過此矣不過忠臣孝子志皆吾所聞知也今

吾告子以人之情管以人之情終日管目欲視色耳欲

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盜跖卷之八十八

中言人在一月之中病瘦死喪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不過六十八操有時之具

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疾速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如日駒過隙無不能說其志意目視耳聽養其壽命

者皆非通道者也自非僣仰從容以送餘丘之所言

造城立邑皆吾之所棄也拒可規以利亟去走歸無

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汲狂乎越利汲詐巧虛偽

不事也非可以全真養也奚足論哉不

稱論也要見盜跖尚欲全真養命為重豈

有至人而輕身重物者哉所以不足論也 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下明目茫然無見色若

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

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

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

汝意若前乎若吾前日孔子曰然不出季之丘所謂

無病而自灸也言自巳計疾走正所謂料虎頭編虎須

幾不免于虎口哉茲幸而得脫○此下言不獨盜跖

且貴為名利而修以利益真為然凡世之妄求苟得不義而富

不念本養壽命者皆盜竊也子張問於滿苟得但求

其欲曰盍不為行蓋何不也何不修無行則不信足

盜跖以取信不信則不任利不可以虛受不任則不利能

於人見利不肯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真在乎行

者自屏也隨之若棄名利反之於心而安于恬退不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亦要滿苟得曰無耻者富求

貪多信者顯聽其言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真在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而不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抱其天而不為

美惡行之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也今謂

臧聚曰臧獲奴汝行如桀紂則面有忤色有不服之

心者是小人之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也今謂

宰相日子何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則必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以此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所賤也窮

為匹夫未必賤也君子之所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不在高下也行之美則貴行之惡則賤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也滿苟得曰小盜者

拘而執大盜者國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何以

存焉義士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殺公子糾而管仲為

臣稱臣于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受其幣論

則賤之論其人則行則下之言其行則遊于則是言

盜跖稱臣受幣行則下之言其行則遊于則是言

盜跖以取信不信則不任利不可以虛受不任則不利能

於人見利不肯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真在乎行

者自屏也隨之若棄名利反之於心而安于恬退不則夫士之

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亦要滿苟得曰無耻者富求

貪多信者顯聽其言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真在若棄名利反之

於心而不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抱其天而不為

美惡行之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也今謂

臧聚曰臧獲奴汝行如桀紂則面有忤色有不服之

辨墨者兼愛以濟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不能辨且子

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必順不監

於道不必監于吾日與子訟於無約無約束曰小人

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殉名

情性雖殉名乃至於棄其所為殉名而殉其所不為

殉其性則一也抱其天乎故曰無為小人不為反殉

而天則無已欲矣無為君子不為從天之理不殉

循天理則無已私也若枉若直似枉非枉相為天之極面觀四

方與時消息時消則順之以消若是若非不可乎可之

盜跖卷之八 三十一

可執而圓機執其圓轉活潑之樞機以應是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徘徊於無轉而行不為是無轉而行也

無成而義不用成將失而所為不為無赴而富無

而自無殉而成將棄而天若此而行將棄而

復引古以證為名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

理申生也受驪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無考匡子不

見父匡章諫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語以為士者當正其言正其忠信必其行忠信廉故

不服其殃離其患也又何以為行乎吾故曰名利之

○此下言長生安養無足問於知和亦與苟得相似

知和者以知和之也吾觀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

者也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不下之下則以貴之夫

見下貴者人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願指氣使

樂意之今子獨無意焉無意于名知不足而不耶意

有知而力不能從心行耶故推正不忘耶推引先正

為耶知和曰皆非也今夫此人此等典名就以為

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自以為夫絕世

盜跖卷之八 三十一

俗高過一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自巳無有所以覽

古今之時合時之宜是非之分也人是則是之與

俗化世順世俗之汗隆變去至重之棄至尊以為

其所為也自知其得失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不亦遠乎亦太相遠慘怛憂之疾恬愉之

安不能監於體休惕懼之恐欣懼悅之喜不能監

之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知與名就利而不知

心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不免于

殞其身也以富貴而論安體樂無足曰夫富之於人

無所不利窮美究勢極其世之美好至人之所不得

遠聖人之所不能及俠衆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

衆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

國而尊嚴若君父且夫耳目聲色口體滋味權勢之

於人心皆不待學而樂之非樂體不待象而安之非

乎夫欲與惡避與就固不待師然安之此人之性也

天下雖非我似天下之人不孰能辭之然亦未見有

於富貴者何也知和曰吾知者之爲不事富故動以

安體樂意者也見知者之爲貴也故動以

養百姓爲心有不敢違于其矩度是以常足而不爭

盜跖卷之八三三

其無以爲故不求其勢設不足故求之非爲已求也

也是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不足有餘故辭之在我

足則身外之物皆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有餘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非以要反監之度反監其天地盈

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

計其患慮其反計其天地盈虛終始極則反之度

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不受貴之非以要名譽

也非要廉讓堯舜爲帝而雍雍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美利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

以事物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

若則可以有名之實耳彼非有以興名譽也天下之

之耳名其可與無足曰以若必持其名無實得矣益

苦其體絕其甘其約其養以持其生則亦久病長阨

而不死者也笑以知和曰平爲福知者以平有餘爲

害者以有餘爲物莫不然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嚼於芻豢醪醴之味

以感其意酒爾酒遺忘其業遺忘其日用可謂亂其

矣音偻音溺於馮氣溺于酒色憑其若負重行而上也

盜跖卷之八三四

若負重可謂苦身矣貪財而取慰貪財以慰貪權而

取竭招權而欲以靜居則溺溺于體澤則馮勢勢以

爲其所可謂疾矣若負重而爲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暴耳目而不知辭避且馮其志而一不舍可謂

辱矣是守財虜耳財積而無所用尤拳服膺而不

舍而一毛滿心戚醮惟日不足求益而不知止可謂

憂矣憂憊而內居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

害內周樓疏重樓內匪軒外不敢獨行而後敢出

可謂畏怯而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溺于貨賄利

六患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禍患卒至如石曼卿之

求盡性竭財竭其財貨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貴為天子

匹夫而不可得也如華亭鶴蔡上故觀之名則不見

無名求之利則不得無利可尋觀夫此緣其意絕其

體膚而爭此此賈禍之物而以爲不亦惑乎惑之甚

步帳石崇珊瑚殿鑿也離各輕死以利惑真之人可不戒乎絕當戒也

盜跖

卷之八

三五

說劍第三十

桐城蔣臣一个甫 全較

秣陵蔣應科望雲甫

說劍一篇言有道之士貴在養神不當養身哉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若徒養其身而不知養神未免逐物喪真以

昔趙文王惠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日夜相擊劍於前死傷者歲有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

說劍

卷之八

三六

三年國衰諸侯謀之欲以弱其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

能能說大王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爲壽莊子弗受與

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

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不敢言餉莊子而謙言幣從者

夫子既弗受悝也尚何敢言事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王之喜好抑何可絕使臣上說大王

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

乎雖有金無益于事使臣上說大王得當下當太子趙國何

乎雖有金無益于事使臣上說大王得當下當太子趙國何

求而不得也何事于金太子曰然然其言也吾王所見唯劍

士也除劍士之外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然其言也

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蓬頭突鬢謂髮不

垂冠曼胡之纓冠低劍而纓短後之衣

王乃悅之韓非之有說難者言人

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韓非之有說難者言人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

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以示其勇見王不拜以示其壯王

說劍 卷之八 二七

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為先曰臣聞大王喜

劍故以劍見王無他術也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十步之內與人相擊輒殺

王大悅曰若此則天下無敵矣何以莊子曰夫為劍

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能而示之不能而取之也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後人發先人至此願得試之王

曰夫子休止就舍待命令設戲戲也請夫子王乃校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

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劍其勝者也莊

子曰望之久矣望王設戲之命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

如曰臣之所奉長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

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

城為鋒鋒劍也濟代為鏑鏑劍也晉魏為脊脊背周宋為鐔鐔劍也

韓魏為鈇鈇劍也包以四夷天子有道守裹以四時春生

刑德論以五行相生開以陰陽按陰陽之氣開持以

春夏春夏則持行以秋冬秋冬則行之氣陰陽之氣候以行止也

說劍 卷之八 二八

此劍一直之無前迎之不見其首舉之無上隨之莫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無門無旁也此劍充塞宇宙上決浮

雲下絕地紀在人用之耳惟神此劍一用乃匡諸侯

而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天子乃用劍之神非

斬關之良也神物之化須人而成高陽氏有書影劍

騰空劍若四方有兵此劍飛起指其方則克風胡

卒迷惑流血千里此劍威也柳亦神聖主使然也神

農赫胥以石為兵黃帝以玉為兵鐵兵之文王茫然

不自失夫其所以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

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直

士為鐘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運行無積以順三

光日月星辰照臨萬物下法方地載陰陽之氣以順四時中和同民

物意以安定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

內無不賓服不待發號施令而聽從君命者矣用劍之道其

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

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此諸侯之劍也王

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

日庶人之劍何如日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

說劍卷之八 三九

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

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

竊為大王薄之薄而不取王乃牽而上殿幸人上食王三

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惟王所用之

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面定氣養神欲用劍士皆服

斃其處也以王不好庶人之劍也用神不在用兵也神則天下無敵矣

漁父第三十一

金景鏡子服甫 全較 構李 金黃耳臣甫

道本無名篇名漁父者無姓無名便是道也漁樵

于江渚之上以自養人莫得而知此之謂真人真

則好惡不驚死生不變不惟保身全生免患亦可

感格人神矣不精不誠不能動人人其可不真乎

故凡道之所在聖人尊之者尊其道也今漁父之

于道可謂有矣敢不敬乎所以敬也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黑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壇名澤

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鬚眉交白鬚與眉俱白被髮揄袂袂短行原以上

漁父卷之八 三十

距陸而止距至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

子貢子路二人俱對相對而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氏姓子路對曰族

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所治子路未應子貢對曰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修飾禮樂作樂選擇人

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化天下

日有土之君與非天子不制禮子貢曰非也侯王之

佐與非王佐之才不忠君不化民也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

且行且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其心志勞其形

以危其真得之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心勞形

曰其聖人與是聖人也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

引其船以行顧見孔子還鄉子而立孔子反走却行再

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

言未而去仁則仁矣恐不免丘不肖未知之所謂

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願終其說

至也未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

漁父卷之八 三十一

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

未嘗遇人如請益是以客曰臭味相同類

相從不謀合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吾之所有而經畫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

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正者政也明王之

天下正諸侯之政在賞善刑淫養民如子上下慈和

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此之為正大夫之正在稱

職庶人之治之美也四者離位天子不道諸侯僭竊

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以職任治人憂其事人所憂

而無乃無所陵彼此效力故田地荒蕪室敗露衣食

不足徵賦不屬不妻妾不和長與少無倫序庶人之

憂也才能不勝其任富官之事不能治理行不清白

不事持守大夫之憂也廷無忠之臣國家昏庸亂工

匠技藝不能巧貢職物不事美好春秋後倫諸侯逐

寒暑不時冬以傷庶物五穀不實諸侯暴亂奢僭

節則不和禮財用窮民用人倫不飭不孝百姓淫

亂奢淫天子有司之憂也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各

臣職事之官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以行其化以

齊其民不亦泰多事乎實多且人有八種疵病事有

四種患身者不可不察也何謂非其事而事之勢非

禮樂選人倫是謂之總攬也包攬之莫之顧而進

謂之諂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

謂之諂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

謂之諂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

謂之諂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

謂之諂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

謂之諂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

謂之諂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

謂之諂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佞謂之

人親謂之賊殘善稱譽詐偽以敗惡人陽為稱譽謂

之慝藏匿不露謂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援其所欲擇

人之善否骨肩論笑彼此顏謂之險險邪之此八疵

者適窺觀其所欲以誘掖之外以亂人誘人以亂不能安內以傷身以誣道

莫大焉是傷身君子所不友明君所不臣是以謂所謂

四患者好經大事經理國家治亂之變更易常以挂

功名掛高掛也喜為非常之謂之叨冒專一已知擅下

之事非有君侯之勢官守之任而與教化齊庶民是侵人自用謂之貪得見

已過不更聞人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人諫不受

漁父 卷之八 三三

可不同於已雖善強謂不善謂之矜誇此四患也此有

四者患善殃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有疵

身之物也病之人不可教者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

以其不能虛也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

丘之所為不而離此四謗者再逐削迹伐何也客悽

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

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

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若揭

而行是不知處靜以息迹若負建鼓而求亡子愚亦

處陰休影也是不知處靜息迹也

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審詳居仁由義者善之察同異

之際明察辨別同于已為觀動靜之變樂觀事之動

靜則適受與之度適當可受雖聘幣不辭理好惡之

情理所當好雖疎達亦近也和喜怒之節當喜而喜

發皆中節而幾於不免矣此皆不知處陰休謹修而

身不變更異常不專知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則無伐樹削今不修已之身而求之人察同

好不亦外乎非無因而致前也豈得謂不知所失樂

因太多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漁父 卷之八 三四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真則入金石透水火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勉強而親者雖笑

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不待

而振真親未笑而和不自和好真在內者神動於

外所以入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真事親

則慈孝真事君則忠貞真飲酒則懽樂真處喪則悲

哀忠貞以功用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悲哀

為主事親以悅適為主是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無

毫忠孝之行事親以悅適為不論所以矣不論甘旨

迹矣是不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物之美好也

以哀無問其禮矣合禮不合禮之所以也

周世俗之所為也外飾真者精誠之所以受於天也

天分中出也自然不可易也自無變故聖人取法于

天貴在真而不拘拘於俗也愚者反此愚陋恒民不

能法于天而憂恤於人是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

俗故不足隨世俗之變而圖美觀于衆人之耳目以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惜哉者惜

不聞道以至於今六十九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

漁父卷之八三五

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丘之而周比之躬服

役以事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不知先生請因受業

而卒學大道請因受業于門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

與之至於妙道君子得之固躬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不知其道而與之遊所行不

悔吝之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延緣葦間莫知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亦見孔子敬之至

虛以受人者待水波定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

而後行也聖人聖人

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敬人如此其威肅也萬乘之

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倍

傲之容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

應得無太甚乎遇人門人皆怪異夫子矣漁父何以

得此乎漁父何以得此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弟

惟之由之難化也自及吾湛於禮義有間矣日矣

而樸鄙之心至今然未去而不進吾語汝夫遇長不

敬失禮也漁父之年見賢不尊不仁也漁父之言彼

非至人不能下人彼漁父若非至下人不精不得其

漁父卷之八三六

真我之下人而不能盡故長傷身故終其身而惜哉

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莫大于而由獨擅之獨擅

之禍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

大夫庶人之為廢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廢物失其

其道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其所為事逆其道則成

凡道之所在聖人莫尊之其道也尊今漁父之於道

將釋吾之所有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是以敬也又

而經子之所有何怪異

列御寇第三十二

雲間薛正平更生甫

石城紀青竹遠甫

全較

雜篇至此而引列御寇之人將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者此直總括前篇庚桑之欲有尸祝以

列御寇

卷之八

三七

謂大得也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學之者更當于此深思

列御寇之齊

即列子御寇名也去齊

中道而反

至遇伯昏瞀人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方自也奚

曰吾驚焉曰惡乎

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

吾嘗過賣漿家食其十漿而以五漿

為餽吾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為何曰以其以驚伯昏瞀人曰夫內誠不解誠積未化而形謀成光

而不其為權也輕而無而猶若是而猶以五漿餽而况於至富極萬乘之主乎其以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

列御寇

卷之八

三八

曰已矣止於此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

必以汝為果

保汝矣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

汝也汝既知保身自能保物是以人將而焉用之

汝也感豫出異也凡感人心悅豫由汝有必且有感且為哉感豫出異也異行彰灼于外也必且有感且

遊也無巧也無巧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又何感

為哉而巳矣鄭人緩也各呻吟裴氏之地緩讀書于祗三

年而緩為儒得祿而河潤九里九親之澤及三族母

妻之三族乃使其弟學墨儒墨相與辯緩既為儒而弟為

于其情孰偏于其理遂有其父助翟而爭十年而緩

自殺緩畜怨十其父夢之緩見夢曰使而子為墨者

子也今既為閻胡嘗視其良何不一視吾之既已為

秋栢之實矣亦未嘗一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

報其為儒為人而報其為儒為人之天性也性成者

列御寇卷之八三九

也彼性故使彼而儒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人不知

之與墨皆出于天性而以賤其親而云使而子為墨

自以已為有教習之功者于也是不知天

性者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是猶齊人之汲飲于井

也鑿為功而相梓故曰今之世皆緩也為師保者自以

青也不知其天性自是有德者以不知德也而况乎有道

者乎又何有古者以不知天謂之道天之刑聖人安

其性之所安性之所安者恬不安其性之所不安性所不

思也巧眾人安其性之所不安性所不安性所不安

其性之所安性之所安純實也此數語莊子曰知道易

勿言難道者無心而得此為容易惟知而不言是也

所以之天也言哉知而言之非也所以之人也是古

之人天而不人者蓋法天則也此下言學屠龍者

已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技雖巧而無所施縱巧何為聖人

以不必必故無兵必不以虛為用知外物不可眾人

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必不以勝為用知外物不可眾人

者順於兵也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兵之不可

列御寇卷之八四十

為不可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遺于人羊牘以什

簡為書相敵精神乎寒淺陋瑣屑而欲以兼濟道

物至太一形虛無若者小夫之知迷惑而不知

于宇宙苞苴竿牘為形所累不知太初之有無也

濟道物至于太一形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未始

虛之地故言不能也而甘恬瞑寂乎無何有之鄉如水之流乎無形至

動乎無發世乎太清也泊然無為而悲哉乎列汝為

知在毫毛細而不知天地大寧也又何以為物乎言

者笑知道之士卑下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于

汗辱矣求富貴也

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秦惠王也益其車百乘及

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稿項黃馘

項瘦而稿耳黃而薄者商之所短也今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

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能破癰

潰痊者瘡亦得車一乘能砥王痔者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豈砥秦王之痔也何得車

之多也子行矣可謂無耻而富者也○此下言魯哀

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貞固足國其有瘳

乎曰殆哉坡乎仲尼方且修飾羽儀而刻畫其心從

列御寇卷之八四十一

事華辭從事華美浮辭以支分為旨起忍性以視

民強忍其性之而使不知不信詐巧受乎心而不宰

乎神而夫何足以上民不足以居彼宜汝與彼若

宜汝哀予願與不過予繼粟繼肉誤而可矣雖誤而

公也今也使民離實心而學其偽行非所以

視民也若為後世慮不若休之而勿用難治也以變

實之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非天之雲行雨施布

商賈不齒商賈為貨物賣則忘之矣而無返計雖以

事齒之知有仲尼神者弗齒彼既有心為道則自己

見民知爭端矣施為外刑者傷其金與木也為內刑

者變其動與過也小人務知小者宵人宵人者非明

深情也離外刑者金與木考訊之離內刑者不肖之

不一思慮陰陽食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

能之真人者歸精神于無始甘瞑于無何之鄉是以

人而不忘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

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不可期而知也惟人者厚貌深

情貌厚看不穿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慈也故有貌若

情深測不透故有貌愿而益謹愿而中心盈溢者

列御寇卷之八四十二

有堅而縵有外堅執而內有緩而鈇有外

緩而內行故其就義若渴者必其去義若熱也人之

針急者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而不携近使之左而

不審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遠而不携近使之左而

觀其敬不偏煩使之而觀其能勤而不德卒然問焉而觀

其知問一答十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千金一諾而委

之以財而觀其仁不藏頭不從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醉而不出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治容辭淫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以此九事徵驗人之至不至則厚貌深情之人得矣

考父宋之公族孔一命而偃曲再命而僂曲三命而

俯循牆而走不敢孰敢不軌為其有謙德人亦不敢

如而夫者以貴驕人一命而呂鉅驕矜再命而於車

上儻乘車而三命而名諸父呼諸父名孰協唐許協合也

德有心有心為德而心有曉心有靈明之知自以為

也及其有曉也知其為而內視不役內視不而

啟矣是以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心中

有以自好也好已之德而叱必警其所不能為者

列御寇卷之八四三

也以其自是而非彼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下言

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以不免

也三者俱通達此個達亦是謙而受造物之益者此

但論其理耳非謂八者皆窮而今之所謂達者皆此

三等人也總之人當以謙讓為德不可過人上人有

以自好也窮有八極是以先極其美達有三必必其形有

六府美美貌鬚鬚鬚長形體大軀幹壯氣血麗人物勇力

人敢果敢八者俱過人也大抵上人人者因以是窮緣

循不能自立偃隨人起困窘縮不若人三者以

若人而無矜驕傲慢之色是以俱通達內知慧外多通達勇好動多

怨仁義多責仁義外修達生之情者貌達生之憤

者達此生是假假達於知者肖知天之所為知人之

之而生是僂也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遂而皆存達小

命者遭死生得喪窮通夭壽付人有見宋王者錫車

十乘以其十乘騎釋莊子見莊子曰有莊子曰河上有

家貧恃緯蕭緯織也蕭茨蒿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碎夫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言無遺今宋

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

列御寇卷之八四四

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尚

微之有哉○言人之無道德而有富貴者是偷或聘

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言人不可以為富貴而傷身也○此下言此身與天

地萬物同體天地萬物即我我即天地萬物無有長

短彼此高下以為己之是他人之不莊子將死弟子

是奪彼以與此是偏曲也不正大也

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

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以此為

也何以 弟子曰吾恐鳥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也 備則與天地萬物不一體矣就有 以不平其平

也 高下有貴賤有彼此便不平矣 以不平其平

也 不平 若以己之不平而欲平人其平也終是不平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若以己之不徵而欲取人明

者唯為之使 天下多得一察之明以自好之人判天

不足 神者徵之 惟不用知而用神者徵之是無徵夫

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明之所及不過周知天地萬物

近幽深無入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 恃其所見幾

列御寇 卷之八 四五

教人以德 其功于外也 欲徵諸人用其功于外也

不亦悲乎 不亦悲乎者悲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

已之道德也悲夫

天下第三十二

泰和蕭士瑋伯玉甫 全較

嘉禾譚貞默梁生甫

雜著至此而言方術者以見道之雜也夫道術者

大而不無外小而不無遺今天下之治道術者恃一察

之明各自以為至而不知是卷道術而為方術不

該不備一曲之士也是以莊子不為已恐後世之

學不備一而明正地也之六全故歷敘百家衆技

道之辨而不過于曲學阿世自矜自利之途以喪

其真此書之所以作也若徒騁其才辯而不知

天下 卷之八 四六

天下之治方術者 道術之局多矣 皆以其有為

為所欲為而不可加矣 既具曰于聖誰知 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 在內聖外王 曰無乎不在 既無乎

則曰神何由降 謂之神 明何由出 謂之明 聖有

所生 謂之聖 王有所成 何所成而謂之王 皆原於

一神之與明王之與聖自何而別 不離於宗 命物之

其宗 謂之天人 為虛無無不離於精 形全精復與天

者以相 謂之神人不離於真 變不喪已于物不失性于俗

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 德為根本 以道為門

以虛無入兆於變化兆朕也兆于陰陽變化發育萬物乘天地馳萬物用人羣之道

者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修仁義治禮樂與教化上以

以法為分分貴賤以名為表辨等列以操為考存為考驗以稽

察為決斷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此先後具有定數彼百

官以此相齒而後有尊卑以事為常各以事任為以衣

食為主各以衣食蕃息蓄藏蕃行子息考弱孤寡為

意老者安之弱者扶之孤者皆以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

人其備乎上古之人備乎天神至配神明合神明醇

天下卷之八四十七

天地醇天地之大美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其尤明

於本數明自于天地之德者係於末度三軍五兵之

通于聖六通四闢于帝王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也古之道術其運無乎其顯明而在帝歷數者

言也舊法世傳之史其舊所尚多有之此不必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乃先王經鄒魯之士縉紳先生

多能明之不詳也詩以道志詩之也志書以道事尚書

也以堯為上始禮以道行禮體也得其樂以道和樂

也中和易以道陰陽通簡易立節此其易也變易者氣

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能消者

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位置也天上地下

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象陰也譬之耳目口鼻春秋

以道名分言春秋者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

其數散於天下而施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

而道之道誼賢道誼聖道其天下大亂賢聖不明皆

焉以為堯舜誰道德不一誰一其德也天下多得一察

所明各私不能相通不能互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

天下卷之八四十八

長互有一時亦有所用耳雖然時有所不能該涉不

徧祇為一曲之士也非通道合判天地之美天地有六

之析萬物之理萬物有成理察古人德之全寡而差

以為能備於天地之眾美稱神明之德容是故內

聖外王之道幽闇而不明微鬱閉而不顯發天下之

人如墨翟禽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術悲夫百家

不幸不見天地之純純一不已古人之大體古人混

之道術將為天下裂而為百家眾技之方術矣

也統論其不合下又分

釋不奢修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

禮樂度數以繩墨自矯不自矯而備世之急

所急而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恬淡為寶

翟夫宋大禽滑釐墨翟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

自巳之大循不靡不暉作為非樂命之曰節

用篇名節用書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

而非關愛利為心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

不異于眾所以不與先王之同是毀古之禮樂

歌死無服是以黃帝有咸池咸偏也言其堯有大章

天下舜有大韶韶紹也言其德禹有大夏夏

也言其德能湯有大濩濩獲也言其德文王有辟雍

之樂辟雍學各言文王武王周公作武其德能武功

也古之喪禮送葬者曰善哉為喪乎可以為法矣其

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禮為可傳也為可法也故哭

踊有節斯之謂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

無以為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禮

有儀則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寸之棺五寸之槨今墨子獨生不歌死

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棺槨以桐木為以為下法式

墨子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

未敗墨子道必皆取于墨子之道雖然當歌而非歌

當哭而非哭喜樂而非樂是果類乎道乎言不類也

其生也勤好學而其死也薄而無槨其行難為也

其為也常使人憂不樂使人悲除世其行難為也

反天下之心行所難為天下不堪其行墨子雖獨能

任持不夫而奈天下後何其所行離於天下也

去先王之道也遠矣恐不可以為法式也○墨子之墨

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也決江河而通

四夷九州也夷者傳狄無禮義故名夷有九種此言

徐等也各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

耜索盛土器而九率度雜治天下之川腴無版脰無

毛勞其沐甚風櫛疾雨言其置萬國禹大聖也而

形勞天下也如此而况我乎而不使後世之墨者

多以種裘毛褐為衣以跣屣為服不侈于後世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為盡理曰不能如此者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之道也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

徒散出五侯之門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三子之屬俱

誦墨經各守其說而倍加誦各不同相謂別墨俱與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背以堅守其白而合同申人以以簡

偶不侔之辭相應不侔者不異也簡偶本異以以巨子

為聖人號其墨道成者皆願為之尸尸祝之人皆冀得為

其後世續其道厥至今不決不絕也墨翟禽滑釐

之意同于聖人則是其行已之太甚則非也將使後

世之為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腴脰無毛祇相進其勞

而已矣止于此而矣非所謂禹之道亂民之上也治

天下卷之八五十一

民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篤好也將求之不得

也唯恐求之雖枯稿不舍也雖極其枯稿才士也夫

之若是亦所謂才士也夫不累於世俗不修飾於物

不苟取於人不伎害於眾願天下之安靜寧謚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求以此白心白其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道以修已安宋鈞尹文皆齊宣聞

其道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均

用以接萬物以別寬宥為始語心之容言人心量要

為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合驩聊和也調和萬物以調

海內以此而能均請欲置之以為主以為行見侮不

辱雖見侮于人救民之鬪止民禁之攻伐寢之兵革

救世之戰爭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下以教其民

雖天下不取不取其術強聒其語而不舍者也故

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厭其道下厭其術而強雖

然其為人太多止闖兵是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

置五升之飯足矣今其言曰每日但得五升先生恐

不得飽宋鈞尹文稱能調海內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言曰我之自苦如此者意

天下卷之八五十二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傲者驕之也意謂我視圖外此

也自苦曰君子不為苛察務寬不以身假物假物以

所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所以為人大多

大以禁攻寢兵為外務以情欲寡淺為內得其小大

精粗雖不能其所為行適至是而止止于禁攻寢兵

非所謂公行而不黨平易而無私曲決然無主事

道也決意而行不趣于物而不兩行不顧於慮不謀於

知得於物無擇物無美惡與之俱往借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道有廓然太公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道

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無小大無貴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道不可言言而非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所以齊故曰選則不備物本自全何待于選選者教則不至教則不至者言物各具其天性之良能及者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一皆歸之于道則是故慎到棄智去已棄智慮而緣于不得已承之泠汰於物清冷其心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其自分別曰何者將薄于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近于傷譏髀無任譏髀天下卷之八 五十三

也謹刻獨行無為事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任也縱脫無行行儉思截去而非天下之大聖行也推拍斡斷刑截者所用已是與物宛轉其選則下偏是以舍已是與之非苟可以免傷于物也以其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兀然處其身而推而後行曳而後往二句無能事任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二句言其若磨石之隧縱脫無行言其不師知慮不知全而無非若磨石之隧是以得自全于世而前後兀然而已矣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不立已無用知之累是之患

知萬物皆有所不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彼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為也何也言夫塊不失道塊然如土而亦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道得怪焉道得怪異而已田駢亦然亦如學於彭蒙蒙為得不教焉不待言教而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非之與是如其風窸然窸然而已窸逆惡可而言也是常反于人不見觀取人之而不免於觚斷亦未免宛轉遷就其所謂道觀天下卷之八 五十四

非道非世人之而所言之趣縱有所言不免於非非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道無不在而云土塊雖然但不至于槩乎皆嘗有聞者也有聞于以本為精以宗本為至以物為粗以外物為兪以有積為不足精而不雜以物為粗弊而不積以有積為不足天道運而淡然而獨與神明居澹然無欲胸中酒道術有在於是者有在於淡然而無欲關尹字公慶老聃姓李名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立身于地主之以太一太一通之大陰解之大以濡弱謙下為表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以空虛不毀萬物為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真實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

關尹曰在已無居無所

其靜若鏡而不其應若響如空谷芬乎若亡而

寂乎若清而同焉者和彼此同然得焉者失以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雄守雌以柔弱

也知其白守其黑守其辱為天下谷是謂光矣而不

受天下之垢知白守黑知雄守雌人皆取實有之以

已獨取虛無之以無藏也故有餘既以與人歸然而

有餘獨立自其行身也其動若水其靜若徐而不費

已獨曲全曲全故曰苟免於咎而已不以深為根微

故以深為根也以約為紀故以約為紀也日堅則

毀矣紛其銳則挫矣挫其常寬容於物而無迫隘

削於人可謂至極復贊之曰關尹老聃乎古之博

大真人哉道之大無以加于此矣博大真人哉承之

以明已之道術本乎老聃寂寞無形虛而無象是

閱尹非他等之方術也

南華發覆 卷八

五五

五五

化無常也死與生與不知死生先天地並與天地神

明往與游乎萬物芒乎何之往來焉不忽乎何適而

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

說虛謬悠荒唐之言不經人無端崖之辭以汪洋無

之時恣肆縱放而不儻然自不以騎見之也亦不以

以天下為沉濁沉于不可與莊語不可以端

寓言為廣寄寓他人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獨與天

天下遊衍我之精神即天地之精神而不敖倪於萬物天

以與世俗處競也其書雖瓌璋奇而連休無傷也宛

相從之貌既相從順而不其辭雖參差而詛詭可觀

其辭旨抑揚參差而滑稽諷諭之中有可深思自得

而有可觀者上明所註之書下言胸中所得之實

彼其充足實有不可以已者此書之上與造物者遊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而不傲倪

其於本肯也弘大而開闢深閎放而恣肆其於宗

趣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遂于大明雖然其應於

南華發覆 卷八

五五

五五

化應變而解於物也解于萬物之係累其理玄不竭求其本

來則不蛻幽深冥中所得芒乎昧乎未之盡者豈

說之所可能盡故曰未之盡者書至此而以惠施

為結者要見有才之士當用之于道術不當行之于

方術惠施之多方不成其所著書有五車其道舛錯

駁雜不純其所言也皆詭不中于理麻物之意歷舉其

有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既謂之一則無小大于一

意矣又云起于形色之表至細至微本不可積天與地卑

若形形起于形色之表至細至微本不可積天與地卑

天地陰陽之氣交合澤氣可通于日方中

而咸物亦可言卑山與澤平山亦可言平

卷之八 五十七

方睨日方中之時側而物方生方死物方發生其根

也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大同其謂一氣混茫分為四時以司

異小同異謂如梅先南方無窮而有窮南陸本無窮

而李後草夭而木喬適越者今日起行而連環可解

矣今日適越而昔來適越者今日起行而連環可解

也兩環相連必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

也各自為圓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

也東看則西南觀成北汎愛萬物天地雖大而以汎

也各以其國為中也汎愛萬物受觀之則天地亦

也萬物中之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得

也一籠耳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得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之士相與樂而宗之如稷下之流是也范無隱與

門人嘗論此云假說講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

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屬辨錯不中之言惡用強解為卵有毛雞三足郢有

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

輪不蹶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

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

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極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

者以此與惠施相應好辯之士日與終身無窮如桓

團公孫龍辯者之徒各以善飾人之心非以亂易

天下人之意反易以變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是辯

者之固也圓于言辯而不惠施日以其知之所與人

之辯別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天下之辯者亦以惠

明于此其抵也已不足稱也然惠施之口談如懸河

奪眾人自以為最賢賢于他日天地其壯乎其自言

之辯天地天地施存雄而無術施知存雄而不能守

其壯大增輝乎施存雄而無術施知存雄而不能守

莊子意謂惠施雖自以為高而實無學述也○下南

引黃繚為問者以見惠施之才駱蕩而無益于已也

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

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信口而道徧為萬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也天下之而曉辯考競辯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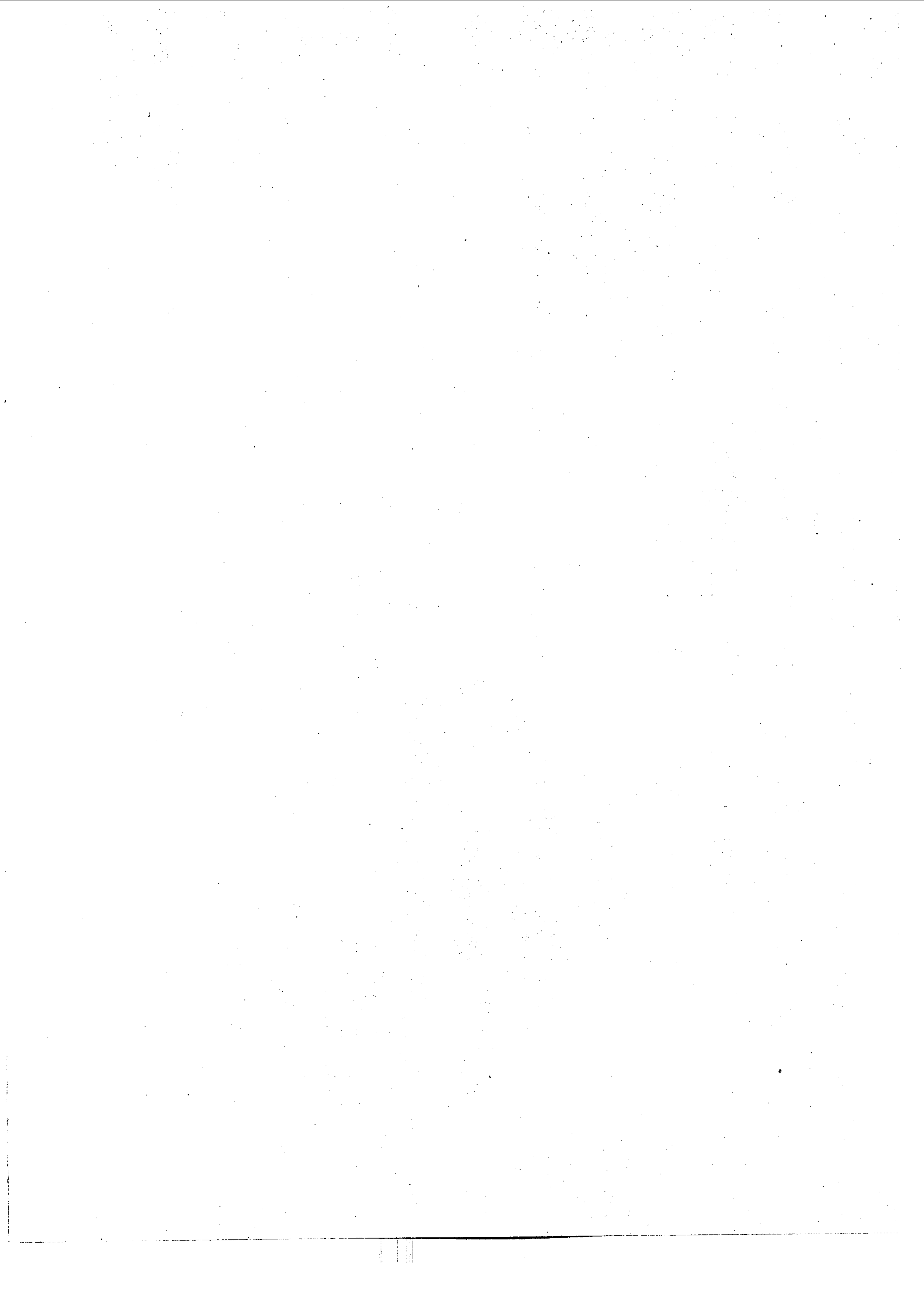
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寡少而不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能勝人之口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能服人之心也勝人為名能服人之心也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能服人之心也反人為實能服人之心也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能服人之心也弱于德也是以與眾不適也其塗隕矣隕者幽白正大而趨幽昧僻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蚋之勞者也何以言天其辯於萬物也何庸何補于世夫充一尚可言惠施之天下充曰愈貴道幾矣而愈貴于惠施不能以此自寧不能自安其一偏之見自散於萬物而不厭以為有學術而著書五車

卒以善辯為名名其善辯而不惜乎惠施之才有知才駘蕩而不得有實得逐萬物而不反馳逐于萬物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悲夫者悲其不

處靜以息迹也
莊子通篇敘其著書之本旨一皆本于老子而以惠
施駘蕩之辯末而出之者惜其才之駘蕩而不謀道
流入曉曉辯口于無用之地而不自知猶以為得是
窮響以聲競走以影絕力而死也悲夫以警夫世之
人有才不用于心性命之道德而多方于聰明
之用者之誠也悲夫

跋

莊子之書一篇一意也三十三篇一氣也
 解者每於過文血脉處或義我絕而上下
 不相蒙或文斷而彼此不亭合故不肯止
 于斷處絕處疏暢其氣義使相照貫廢
 合道真而已非設為存著作以要虛譽也若
 曰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則仲
 尼已不見重于當時太玄蚩薄于比肩世之
 重所聞輕所見者非一世之所患也詩不云乎
 禮義之不愆何恤于人言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
 誤有所達為幅寫一通藏之以待陸續君山
 耳旦暮之過譬之鼓瑟求琴安得聲氣
 之類也夫安得聲氣之類也夫



浮山此藏軒本

藥地炮莊

潭陽天瑞堂梓行

藥地炮莊序

紫柏老人刻覺範冷齋之書表其行如嬰杵不惜劍虎蝮蝮故
犯忌以明綱宗習救後世夢筆杖人提莊託孤亦猶是也末世
學者不發願力不究實用則或以倍論標新或以椎拂裝面相
率逃學賦淡而以道為掠虛關勝之技煉假護短無當中和不
可憫耶詩曰既之陰女反余來嚇尊杏背憎自有肺腸莊生悲
其漸毒頡滑離跂好智爭歸于利早刺破矣藥地大師之炮莊
也列諸病症而使醫工自飲上池垢垣外焉將謂夢筆以藥地
為下宮耶藥地以夢筆為下宮耶將謂不可莊語而疏理以厄
寓為下宮耶將謂肉莽不可而養生以鑿成為下宮耶終中之
炮莊敘

此藏軒

祝早已無言本不求知又何用白天下竟無知者乎哉可惜許
雅茂孟陬天界學人大中陳丹衷題

因論曰立言者至當寓言者至適呂皓曰合性情之正其言近
理即性情之安其言近道審讀書者知人論世觀所感耳莊子
知世不可莊語寂感何如耶今欲決千古疑而直告不信也炮
莊製藥列諸在變使人參省而自適其當焉夢筆藥地立寓雙
冥其寂感何如耶東坡曰此意只憂兒輩講逢人休道北窗涼
和靖曰百千三昧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洩機將憂狼藉乎何憂
焉人不讀讀猶不讀也遇解讀者叫絕有分但曰佛說法四十
九年不曾說一字猶是冒例 夢筆學者大憚何三省題

閱地非與滕公刻語

余瀕江千里訪密山愚者於汜林適閱地非謂公刻曰寓言十
九綜百家貫六經周易外傳也試合潛夫先生時論求之道在
是夫公刻曰若知希何余曰然密山屬蘇之節不有其各發
源洛之蘊不有其功揆坐乾之與不有其迹三者皆不有皆寓
也揆諸時論藏一旋四之環中豈有二哉知者密山歸漳徵
長于竹關會失枯奔喪庶慕三年比出遊好學不倦或私余曰
出世盡一切泡影冥之余曰否昔人從遠公事佛養其父瓦官
寺守亮精易理支鏡資益為多盡其在我塗殊歸同世出世間
一也聞者或笑以余觀秦伯夷齊得孔子而後論定胡氏以沐

地非序

二

此藏軒

浴之舉當先發後聞董毅謂事敬王西周可復藥為帝耳甚者
廬陵慈湖則疑繫辭臨川則詆斷爛凍水吁江則譏孟子考亭
則以通書精淡過語孟知人知言之難孔孟且不免訾議而況
後儒哉于思曰百世俟聖人而不惑俟聖人非俟人也孔子
曰知我者其天乎猶言知我者我也非求天知也定公刻今日
致傲於知希也獨自伯通公泊本菴君靜潛夫三先生世傳正
學安山蒙難正志才身紹衣如一日可不謂艱且劬較之本穴
紀運十空著經抑又淡隱矣知不知何損於密山余自信知密
山者卒亦未能盡知以其寓而不有故也尚無徒以地非測之
哉故次其語俟後世論定云也山指道人自刻書

地非序

三

此藏軒

庸生謬劣晚歛早版遺歷諸家門庭畢志天界座下杖人常謂
庸曰世出世本妙也法幢不少猶屬神劍得此券蕩且不退
矣此時弘道在集大成非精差別豈能隨物盡變可公共一切
智而絕不驕妬物宜至隨如鼓一二開出之人也今已洞徹底
源三教總持潔自無避推拂錚錚以本分草料殺活不妨衝破
青霄若舍身集法燭雙遊之孤者其一歸于杖人之護護庸
之肌骨必入淡矣甲午之夏自靈巖來為兩宗修和杖人令開
之大師走脂高座師曰省一事勝多一事今既明矣更何求焉
庸心服之迨淮上先師歸寂合尖無縫之後未可坐無事也發
願給侍杖人終身而杖人骸灰去矣余馳訃壽昌會大師于藥
地痛慨宿志托孤在此矣願以事杖人者事之中心悅而誠服
古人祇是不欺耳暇讀地非歎曰起一切然而遊一切中其自
得也序本考之流作身中利其必願也師承三世淵源時乘
易中神無方襍不越而外祖具觀我太史早提如如當當平天
下之謠遙風綠相續固已奇矣感天地之鑪精刀鋒萬里歷盡
坎宮狹路托孤有誰知其同患難密之苦心者乎當此未泯關
諍堅固非愚即蕩直告不信杖人評莊正欲別路醒之藥地炮
莊合古今之評以顯杖人之正妙在聽天下人各各平心自吞
吐之果平心平各當其分各竭其才物論本自齊也予小子畢
志於天界者將畢志于此矣竟飛辛丑禮度學人弘肅敬題

補堂炮莊序

昔醫王遠二童子視地一見遍地無是藥者一見遍地無非藥者余遇必呵皆邊見也農皇一日而遇七十二毒豈百草皆有毒哉唯此一莖草能殺人能活人毒氣之所鍾也夫能勝是氣者必生於是氣之中此以毒治毒之法而非炮則藥不為功三古以來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說蘊毒於人心深矣莊子以冰語水之千載而下藥地大師又以熱心炮之譬如服五石者不從嚴冬之節以寒泉百斛通體淋漓則其熱性不發熱性不發則其毒根不灰石中有火木中有火大海之中有火是其熱處爆着即其冷處流着也莊之藥師之炮同一發毒作用耳浪杖炮非故

四 此藏軒

廬山補堂居士文德翼拜撰

藥地炮莊序

炮莊序

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誅報潭池之德日鑿一窠七日而潭池成古今之書號稱潭池未有過於莊子者堯舜之精一孔之一貫先王至精至微寓於大經大法至戰國而鑿裂盡矣當時有憂之者唯孟軻莊周二人耳孟子反之於懼懼不足而以怒罵申之據雞堵乞比於堯夫莊子不厭以為此不運之潭池則支離割裂終歸流矣故行其指趣空其事類變其名目腐中腐之正道壞大聖之緒言或危之或寓之正言十一旁言十九其真塵垢不舉外景不能見內景莊生好游衍於兩端而以一端得其一地莊序

五 此藏軒

覺屢遺遺於外景而於內景迺其源背負青天息養天池生為懸附於夾潰之以為兩端則中端見矣以為外景則內景全矣以天下藏天下而不以一身遺天下此莊生之旨也後之註者多矣不為雷同則為柄鑿然得其一端則失之兩端求之景內則遺之景外千載郭象尚未夢見况其餘乎自天界老人發托孤之論藥地又舉而炮之而莊生題為堯舜則孔之孺子矣其與孟子同功而不與孟子同報者孟子以正莊生以反孟子以嚴莊生以謾嚴與正者其心易見而反與誕者其旨難知也此莊氏之書所以萬古獨稱潭池者乎今無端被浪老人一鑿又被藥地再鑿掘鉅竈不多乎後游川廬中人余識敘

炮莊咏二十四韻

聚聞十三級易群能無首緊誰變化之但見南華安迫達怒而
 飛六息搏于九樽浮江海中出此不龜手萬世且暮遇蝴蝶混
 奇偶綠督養丹基善刀裁已久世出人間世支離復何有相視
 而莫逆三人相與友倏忽擊潭池心醉盍止酒東陵望西山城
 殺盜駢拇聖若見法篋折衝且持手在宥天地寬任運靜而壽
 刻意仍繕性秋水清無垢至樂原達生不記樹生財妻憐至風
 憐騰後吹舞痴狂屈拜特室神奇換腐朽象罔赤水珠洛誦空
 二西庚桑楚近各無尾題應走外物不可必雪子心如藕讓王
 寧說劍孔遺兄弟柳阿佛寫聖人千古選騰口漁父擊音去大

六 此藏軒

經孰與守杏覆若下宮藏山尚嬰白托孤有炮莊白日雷靈吼
 無可大師與黃皇昔喬奇過也聞關引之于前荷山訂之于
 後易湖光在龍門橋上寧搗空傘藤瀑布則虎溪寺東將投
 白足去八闕而歸止入三江以來之炮莊乎藥地君臣羅喚
 焉田伯允弟賦律十首擬古一章敢與拈花度望飛錫云爾
 丁未純易月閱之朔傍華狂屈蕃具草



讀炮莊題辭

藥地主人不知何時窺見神農皇帝陵百神所息集諸藥海
 到處試人竊見杖人以莊子為尼山托孤人多不信以共毒
 攻之謂之炮莊不嫌五百里竹樓霞一嶺樓霞時客盱江景雲
 謂侍僧曰莊子當時夢為蝴蝶自云不知有周又豈知有今日
 炮莊者乎朕莊子開頭便說個逍遙游想是他眼中不曾見有
 一個快活漢也他似看得世間人大者不能忘大小者不能忘
 小不獨不相忘且全身墮在沒溺風浪中而又彼此相笑屬與
 片影相去幾希或云莊子之書無出杜撰杖人藥地大驚小怪
 引許多宗門中語去發明他那人且不識莊子語又如何明得
 讀炮莊題辭

七 此藏軒

宗門中語不亦隔響接毒耶不見道不怕疑殺天下人苟無人
 疑就是宗門中語也成杜撰如他道北溟有魚其名曰鯀連
 個話頭從何處得來他得之老子非常一語故纔說個魚就化
 為鵬矣矣鵬之背又不知其幾千里豈是那道學先生認定個
 無極太極耶侍僧曰和尚平日說未常讀書不曉莊子於今又
 妄可妄論得無使藥地主人噴飯乎你會麼不讀書人他把書
 送來你看也要說幾句淡話見博那讀書人一笑纔是不朕一
 生口挂壁上亦也呵呵能舌鏡舌
 康熙丙午初發竺菴道人大成書於景雲丈室

第 25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3

炮莊序

三家聖人皆大醫王也不惟請病亦善炮藥慧日本草泐潭炮
 奚同一鼻孔出氣也周孔之藥其味純王不善服者謂色色各
 利外人生別無事業陳腐壅滯俗入膏肓蒙莊氏出以曠達商
 放炮之湯洗塵俗知形而上處生靈覺有廓天大路眼孔一掃
 矣耳金者議漆園左儒非杖人托孤制論千年開室誰則破之
 此一炮大快也我大雄教主包羅精術刮磨凡聖以浮博華藏
 為大生藥舖以人天十類軟中上解脫十地等覺為病人以大
 氣琅琅止觀施戒等法為藥方八邪四倒諸症解之立愈然膠
 名相滯偏權者算沙畫地執藥成病釋迦老子以拈華炮之五
 家諸老又炮之以綱宗塗毒一擊爾者皆喪其藥現前矣此一
 炮又大快也至今日藥肆雜雜醫師汎濫或以毒非誤為上池
 廣藥殺人不可指數藥地愚者愛焉假毛錐于大施鍼砭先舉
 莊而炮之阿伽善見陳執龜土能作除病利益者漁獵殆盡傾
 潰倒海拆骨刷髓諸門徽腐不留剩迹吾故曰炮儒者莊也炮
 教者宗也茲快雖曰炮莊實兼三教五宗而大炮之也者要固
 手時縛藥人愈出愈奇向秀郭象喟曰咋舌非千百載下又一
 大快乎雖然莊則炮矣誰其炮炮之一字洗脫不下猶是癡
 人前說夢青原室中蒲林辨木得在

黃梅破額晦山樵者戒顯拜藥

藥地炮莊 題詞 題辭 序 小引

炮莊小引

子嵩開卷一尺便放何乃峭隱三十季而復沾沾此耶忽遇破
 藍莖草托孤竹開祀包憐爾一枝橫出曝然放杖燒其鼎而炮
 之重翻三一齋潔會通易餘其為藥症也梨欬矣讀醫論世至
 不可以莊語而厄之寓之支離連休有大傷心不得已者士處
 刀於才不才背負青天熱腸而怒冷跡而笑符之于霄某之破
 凍直塞兩間孰能鑄之天以戰國報漆園之天也乎我厭常駭
 新備勝輪快中道腐矣直告不信故寓之別身焉繕謗錄之波
 瀾垂游于之耳即使靈情傷自觸痛耶吹影鑲塵取其蔽帶曾
 有外于生處有無者耶推墮演泮表其是非使人怒不得笑不
 得聽其自己而享中庸上天之載此爾爾柔四克之奇方耶自
 莊生後數于季評者繁矣或詆或擊節抑揚博博疑始謂滑
 火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代也此固剽竊彌縫誇道正變之冷
 窻耶浮山藥地因大集古今之割漆者岑桂硫磺同選藥籠彼
 且竊糧揭竿與之酒澀彼且跟位問楚與之營款彼且屠龍削
 鍊與之作日彼且特餌變米與之伏火彼且甘寢乘羽與之滑
 開隨人自嘗而吞吐之愚者不復一喙果有整粉岸許魏莊者
 不容聲矣或問古人云大地火發始得與逍遙遊進一歩乎退
 一歩乎曰炮

浮山愚者撰識

炮莊發凡

格外發言何例耶正為本無辨。祖而由為今時垂手也。謂詞注之於下諸家議論棄之于後別路拈提列之于上。然時有互見重言者此筌蹄也所貴切已勿欺。徹首徹尾耳。聖學宗教各各會通且得平心。面面可入。如或各得所近各執師說一任世出世間大小偏全。橫施假筌。莊子祇是本色。而人不來。攪行奪市。但可憐神明國土。多被熱講。雖依聲隨緣。不受旁觀冷齒。先筆云讀書須得配法。方不偏執。即以莊子一書自具兩端之。言配之三層。未始有而曰不取其所起。欲廢斗斛權衡。而曰不隨其所廢。孰肯以物為事。而曰罷止於極。物會幾其及。覆否天。

一

七

下篇卷六經明。數度天運。為提九派。陳理序莊子四讀書博。物而反說約者也。戰國急功利而附會仁義之各。其膠纏迷者。迂腐生當世之厭。漆園憤激而以超曠化之。讓得其解。子流離靡罔。讀此表我而遊焉。安于所傷。感恩多矣。嗟乎。子季終辨口。不可禁。不如聽其說。然我常遊於萬物之表。向首。躬之。因邪機正。以物付物。此即一參。兩行。因是以明之。言也。正論奇論。反語。隱語。兩末兩造。兼通而中道自顯矣。對待流行。禱而不越。一發二。中猶不信耶。既不可與莊語。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不免手。笑且率吾真。

是文元作汰。藏碎金錄。是景迂曰。讀此者何人乎。儒不肆胸臆。

神不私宗。成道人能厭羨鍊者。得意垂翅。無以勝憂。患者。謝事得歸。家習難忘。而杜門者。此書古。道淵。塞。尤非粗浮所能受。用。蓋古今是病。盡古今是病。非漫說而已也。豈不。明。運。氣。經。歷。變。化。之。故。爭。排。單。方。招。牌。將。誰。欺。乎。要。持。血。誓。不。容。輕。白。既已嘗。毋。願。補。闕。經。在。此。藥。籠。即。此。是。事。采。者。炮。者。自。須。歷。過。方。知。

就世而言。言備非老莊。而莊又與老別。神以莊宗。虛無自然。為外道者。然莊在三教外。子。應。身。別。路。化。歸。中。和。謙。信。及。此。杖。人。最。發。托。孤。之。論。以。寓。彌。總。顯。其。妙。叶。嘗。曰。道。者。不。用。則。不。相。為。誰。矣。是。望。人。以。道。大。同。於。天。下。必。不。傳。異。端。之。終。為。異。端。也。第。

一

七

志介云。纒欲合三教。便是妄想。或曰。不必引彼。說此。且。返。理。且。放下。此。過。關。者。後。人。語。若。肯。切。已。濟。參。自。有。笑。時。俯。向。上。不。儂。和。何。是。了。港。人。養。養。不。甘。幸。標。額。狂。老。病。車。將。道。與。靈。命。作。參。學。事。畢。耶。遠。港。曰。國。機。之。士。分。合。皆。可。邪。象。曰。事。釋。其。能。各。當。其。分。道。遙。一。也。塞。壑。填。溝。何。消。氣。急。

陽明曰。今皆說性。不是見性。三一曰。真見性者。止有一事。古公曰。性之一字。吾不喜聞。是其人則得。誰是上。根好。來。冒。昧。耶。且。問。坐。禪。情。見。作。得。至。不。把。捉。得。定。如。隔。日。懸。懸。拂。用。坎。權。當。暗。黃。直。至。不。為。物。取。不。為。我。取。不。為。天。取。始。是。真。不。動。心。必。難。不。擬。過。緣。即。宗。尚。有。三。教。耶。無。三。教。耶。盡。大。地。一。隻。眼。尚。兩。傑。耶。

尚有一概耶世誰告竭力此事而勝氣乘權強之不信但使荷
取其故久亦化矣即因此同異激揚之幾以鼓其疑燕向上之
與不亦善乎水窮山盡自殊水消不在按牛節草也願力任其
大小等刀批導各用所長隨分不欺本乎抵矣舉比噫庸自推
士直忽出此種別調亦地鼓舞日漸開翕曰大可憐生

皖桐方野同廷尉公與吳觀我宮論公激揚二十年而得夫中
丞公會之於易既徑作時論焉虛舟子曰真一用二範國學矣
至誠神明無我備物中極惟此心傳德念藏之生于憂患
兩通損益習坎義明以公因反因為演變以殊序變化我應同
時為統御午會大集誠然哉浮山大人其一切有淵源三世今
九創

其外觀因緣甚奇一生定究好學不厭屢盡其理思鳴杖得向
上穿翻一點而潛飛隨乘矣富不得已天登辭勞

杖人莊于提正以布寓內正以世出世添代明錯行格外秀鼓
鼓叶中和亦神機引也木法變產藥肆尤甚帶此冷電暗毒彌
輪豈如林同體者笑芸四乎燒不自欺之火全身劍刃求傷盡
偷心之人時乘大集縱術三墮天行無息善心大用何必人知
在天界時又取莊于全評之以付竹閣公室之托厥在斯時
更生陳曼昭時集諸解不籍約為莊會廷乃廣吹古今而炮之
適同此緣相隨顯地因為發凡以啓讀者抱山行者別記

藥地學人具月謹錄

藥地炮莊 發凡 目錄

藥地炮莊目錄

序文 首

發凡 七則

總論上 集漢唐宋至今諸家論說

總論中 悠山影響論 鼓山談言一則
天界從正托孤論 黃林合錄

總論下 向于與郭于書 惠于與莊于書
藥地總地七論 陸室一解

卷之一 內篇 道遠遊 齊物論

卷之二 內篇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光符

卷之三 內篇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之四 外篇 騷耗 馬蹄 莊管 在清

卷之五 外篇 天運 刻意 漁父 在清

卷之六 外篇 至樂 達生 秋水 在清

卷之七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卷之八 雜篇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卷之九 雜篇 說劍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原甲

直陵尚志曾玉祥

樂地炮莊總論上

墨歷山樵集

非洋行者蕭伯升孟防教

史記傳曰莊周嘗為蒙漆園吏與眾惠王齊宣王同
時者書率寓言無事實然善屬書雖辭事類情屬
割刺備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沈洋自恣以
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幣迎為相莊
周笑曰不見郊祭之儀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
入大廟欲為孤豚豈可得乎我寧游戲污質之中自
快

司馬談學不達而師許乃論六家要指曰天下

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備墨名法道德直
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陰陽拘而多畏狀序固
時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其事難盡從
秩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
儉而難遵其履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
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苛察紛競失控名責實
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無不為其術以虛無為本因
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
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
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

張大知曰莊子
史記傳曰莊周嘗為蒙漆園吏與眾惠王齊宣王同
時者書率寓言無事實然善屬書雖辭事類情屬
割刺備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沈洋自恣以
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幣迎為相莊
周笑曰不見郊祭之儀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
入大廟欲為孤豚豈可得乎我寧游戲污質之中自
快

三曰... 曰者君之綱也... 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窳窳言不聽... 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爾何事不成乃
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及無名神者生之本
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繇哉...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既復情以歸太一天
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擅
作典制編陋之說入焉而望暴慢恣睢輕俗為高之
屬入焉而墜純術規矩則不可欺然而不洽禮不足
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
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故尊孔子世家而老莊申
韓同傳其作孟荀傳有云亡國亂君不遂大道而信
辭辭... 莊子散道德放論明其有正論在也

三曰... 曰者君之綱也... 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窳窳言不聽... 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爾何事不成乃
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及無名神者生之本
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形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
繇哉... 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既復情以歸太一天
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擅
作典制編陋之說入焉而望暴慢恣睢輕俗為高之
屬入焉而墜純術規矩則不可欺然而不洽禮不足
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
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故尊孔子世家而老莊申
韓同傳其作孟荀傳有云亡國亂君不遂大道而信
辭辭... 莊子散道德放論明其有正論在也

聖者曰得老莊
至淡其若君子
化人臣于此
所謂道一不用
而諸庸者先
別諸妙高仰止
者焉

始始于不始生
生于不始生
非反對耶既曰
我道為身者非
身又曰神者我
者道使然事反
藥地炮莊
是公因
既天如此何以
折中若不折中
早是聖斷則咳
也

當還初耶當
之使還耶不能
謂之還耶不能
當明其初中校
等之字理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引莊曰任車未虧僅于行之及
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測也一指
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曾繳不能達也胎之
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牡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
執羣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連滴之流久而成
江海小蛇不化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
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
猶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
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
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與始始于不始生生于不生
存存于不存亡于不亡又曰夫饑而倍食渴而大
飲然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苦難除其身必歎胸中有
瘕不可擊喉中有疾不可刺也搔面者面不可數也
蟻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
之成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
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
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
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
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于先
賢及其壯大有識狀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

藥地炮莊 總論上

莊中大成非則
君臣非無則
今漢魏文志莊子五十三篇
子問取焉正謂
折衷孔子手
康節服之謂其
知易故也謂其
方集何若其
不任何若其
德業同建宮
德皮毛亦道
各取其所長
心乃知故
歸宗卷五曰
持謂項王耶
未云是在特謂
笑亦公處更未
見在

籍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
按漢魏文志莊子五十三篇
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有特十之四耳
揚雄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提提仁義紀
微禮樂吾無取焉耳又或問莊子有取乎曰少欲那
行有取乎曰自持至周固君臣之義行無知于天地
之間雖降不觀也
阮籍曰人生天地中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
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所以取者
也言生則物無不壽推死則物無不夭小則萬物莫
不小大則萬物莫不大故曰成生為一貫是非為一
條別則鬚鬚異名合則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處
分之教也莊周之云致意之辭也大而臨之則至極
無外小而理之則物有其制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
各言我而已矣殘生害性還為警敵日視色耳聾聲
而不待心之所思心奔欲而不顧性之所安故疾萌
而禍作矣至人恬于生則情不惑靜于死則神不懼
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
成循其安心氣平治不消不虧笑窮曰籍韓魏晉而
也司馬昭直不喜此教而乃漢之何耶正惟其寓莊
以達生而人語敬怒笑故適得人眼耳沈作詰寓莊
也司馬昭直不喜此教而乃漢之何耶正惟其寓莊
也司馬昭直不喜此教而乃漢之何耶正惟其寓莊

郭象曰。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遂成生之變。而明
 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無會而獨應者也。秦然遺
 放。放而不傲。上拈擊乎三皇。下病痛其一身。則膏言
 以出意耳。係生故有死。惡成故有生。無係無惡。無成
 無生。或謂莊子樂成惡生。謬也。莊子之旨。生時安生。
 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成矣。緣
 于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
 于恍惚哉。君臣父子。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非聖
 人之所能為也。人生七八。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
 身。乃舉天地以奉之一體之中。知與不知。相與會
 而俱全矣。
 戴安道。淡以放。遂為非。曰。儒家尚譽。本以興賢也。既
 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以容貌相欺。至于末僞。老莊
 去名。欲以篤寔也。苟失其本。則有越簡之行。情禮俱
 虧。至于本薄。夫偽薄非二本之失。而弊者託以自縱。
 也。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將如之何哉。自竹林放達
 好談莊。遂成故事。更征西。曰。魏云。談道。長華。說于
 命。升亦。快。清。故。下。望。之。范。武。子。范。宜。子。對。症。作。藥。
 惟。戴。安。道。達。士。高。隱。而。淡。惡。放。達。以。禮。自。處。此。其。和
 十。之。上。制。手。王。右。軍。曰。一。成。生。為。虛。幻。齊。彭。殤。為。長
 作。此。所。以。破。放。達。之。根。也。

陸希聲曰。老氏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為。而
 格于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于不及。以至貴
 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川。失于太過。故欲絕聖棄智。
 申韓獎于苛繳。刻急。王何流于虛無。放誕。皆老氏之
 罪人也。
 李習之復性書曰。喜怒哀懼愛惡欲。循環交來。故性
 不能統。非性之弄也。沙不澤。水斯清矣。煙不燬。光斯
 明矣。情不作。性斯統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性之不
 惑者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昭于天地。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其極也。豈其無情。雖有情
 也。而未嘗有情也。百姓者。豈其無性情之所昏。相攻
 相取。未始有寔。故雖性與聖人不殊。而終身不自親
 焉。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聖也。
 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于仁。樂之本也。動而
 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鑾。在行則聞佩玉。無故
 不去。琴瑟視聽言動。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
 而歸性命之道也。誠而不息。則虛。虛則明。明則照。天
 地而無遺。此盡性命之道也。顏子得之。其餘升堂者
 蓋皆傳也。一氣之所春。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有淺
 深。不必均也。子路結纆。心不動也。曾子得正而斃。斯

神便由山曰前
得實耳曉曰李
曰會應曰不食
山曰雲在青天
水在鏡中欣
作禮止則一雨
所存得自淡
本無有思動靜
皆對是矣在
身天本在就
不心無如便
情是思如情
至十日人
也
和也足于心為
之要對或以佳
之要對或以佳
之要對或以佳

已矣。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蓋其傳也。自是廢缺學
者莫能明。是以皆入于莊列老釋。至謂夫子之徒不
足以窮性命之道。悲夫。問方曰。情不生為正思。正思
者。無思無慮也。此齊戒其心者也。猶未離于靜也。方
靜之時。知心無思是齊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
而寂然不動。是至誠也。問聖人不復為嗜慾渾乎。曰
不復渾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崩流六虛。覺則無邪
邪安自生。伊尹曰。以先覺覺後覺。如復為嗜慾所渾
是向未能自覺也。安能覺人。
王介甫曰。罪莊好莊者。皆未嘗求其意也。戰國諸詐
陷溺質朴。故誰知貴已賤物者乎。莊子思矯其弊
過。應仁義禮樂。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
害。則以足乎心為得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
之惑。寤吾說而不見大體也。卒篇舉六經以明之。曰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明聖人之造。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
自列其書於宋。鉅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
備。一曲之士。悉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
云耳。身處昏亂之間。窳無所見。其引機辭。非危言
以懼世。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夷清惠和。皆矯天

藥地炮莊 總論上

惡曰欲收其
錢而後民私錢
豈能及矣。孔子
曰。介甫。宋之忠
臣也。諸公。豈之
太過。黎美。前日
介甫若。豈非
自不如。此愚曰
彼正。實得莊元
以破。諸儒之說
而是一。世之功
為所。謂。然而不
達。理。不知。同
物。非。豈。何
愚。人。豈。何

下者也。矯枉欲其直也。過則歸于任矣。莊亦曰。墨子
之心。則足也。其行則非莊之言。獨何異于墨。後不以
文害詞。詞害意。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
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之讀其書者也。今
挾莊以設吾儒。悲夫。中人所及者。聖人評說而謹行
之。說不詳。行不謹。則天下惑。中人所不及者。聖人載
之。而言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晚晚而後服者。
豈可以語上者哉。惜哉。未通此耳。其老子論曰。夫輪
較軫。備而成車。而不患無之。不為吾用也。今欲廢
禮樂政刑。而為道。何異廢輪較軫。而為車乎。
蘇子瞻。謂侯論曰。凡老人知一椎可致。故。屢控之。
三期半夜。而于房之器。近乎道矣。其韓非論曰。重無
為。則輕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
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其
莊子祠堂記曰。莊子助孔子。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
子微服出亡。門者難之。其僕。操篋而罵曰。謀也不力。
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
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其讓王盜匪說劍。燕
父則昧者刺之。又讀莊子曰。吾有見于中。且不能言。
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其擬對御策曰。為莊老之言曰。

故小試無難之
天刑後惡安在
之辨矣故仍標
其有破之吹毛
耳果是超宗種
能請善善眼
念欲之動非不
不能生亦成之
關非標不能終
在人善用之機
其邪而入水火
善惡刀而無氣
地東西斷歟

安石行新其
弟安禮持異議
秀能為此正矣
世亦陳成之屬
屏風手當時若
善引莊以調新
法豈非塵在湯
如何是聖不行
則不藏下流水
不廢用器不毒
便如此行時如
何曰河水烹茶
須辨茶過

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人子天下之父也為人父
而不仁其子可乎其判官告院上神宗議曰性命之
說自于道不可得聞而今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
浩然無當而不可窺視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
豈真能然哉中人之性安于放而樂于誕俾禮義拘
束之耳陛下亦安所用之帝得議悟曰吾固疑此得
軾議殊釋然孫升言大川蘇轍當以安石為戒朱子
其環更注黃節山曰考亭愛介甫情東坡述若有志
特激于莊山一時往復書兩許方山曰子瞻出治
民皆記之不亂天下則矣若理學未融美特于瞻徒
以叔孫通制禮之言遂怒伊川而西門攻擊亦曰陶
溫伯其言有司洛庶哉可知莊子正是其性

王雱曰莊子通性命之分而不以養生禍福動其心
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
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于庸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又
曰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憂者聖也神不聖則
不行聖不行則不藏莊周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
過也
邵子曰莊子大辨才呂梁斷木四顧善刀而藏至言
也
楊龜山曰逍遙遊無入而不自得也養生主行其所
無事也

聖人以用先
之喻示以牛山
之喻示以先能
始必喪先能
荷全乎錄前
曰兩人度童
而德才高下
故不能免矣
鄭曰語語神
專乘在山木間
為俗談宜勿
也呂錫侯曰世
語言私恩非
也非湯武高士
得取法也
是莊子功居宜
而不與阮語

朱學道雖不是
亦飯是飯事精
進則不是飯
不飯不是茶
飯有淡淡台
正言堂我見自
便我果當否必
無我無我而
後知其常者
即如其知也請
過三關

朱子語錄言莊生見道體又言淵明從老莊入楚望
曰其異而向之者為其洗滌自恣吊說者廢禮法不
可訓耳禮本于大一克已復禮而致中和洋洋優優
介外內之道也隨人淺淺而視之者亦有為言之耳
王純父曰孔子懷先進之野人人而不仁如禮何玉
帛云乎哉老莊激言之嵇阮感時事而避亂陸沉嵇
以傲殺豈莊之旨乎太平遭遇縱欲敗度而以放達
宗莊者又嵇阮之罪人也
楊慈湖曰莊周惡生而樂成與養生而惡成何異其
日神守形乃長生是貪生本術也正曰敬仲明得莊
生以扶僞暗取莊

向大之意以掃
至誠大學之正
理盡性皆非聖
言則神家冷笑
凡世長曰莊子言物物者不物于物荀子言精于道
者物物一也韓嬰曰行不貴苟難辨不貴苟察惟其
當之為貴莊子亦曰有為也欲當此中節之符也凡
夫物而已賢者惟求不物于物智者并不為不物于
物者所物聖人微上徹下依然止是物物已耳表物
之則即節物之用即適物之用知之乃能用之乃知
其發于不知而用之聰明麻知之臨十六然而歸達
時出也神哉

世道交喪道有
况陳陳而不知
別路擊致猶張
涼州之干首也
杖人檢舉動引
六經蕭尺水味
鐘山梅下層行
安樂之益懸耶
自樂自玩不妨
西笑
倪瓚曰復以憤
憤從彼德德卡
便命高舟心行
焉後後百世而
不又見古人則
求古跡觀以自
解于長遠大
嗣示登原去昌
藥地炮莊總論上

劉須溪曰當世厭儒儒者取厭故莊生別路擊致引
之苦其心以為筌蹄又自疑筌蹄之誤來者也自毀
之歎猶證于經質于理玩其文字而自謂得意者其
寺記曰世教滅亡而山間林下以西笑與官師禪衣
夾馳舞經斥戒混色空以為達吾豈敢復望大乘氣
哉能仁堂中以攻苦出願力起廢寺雖歲增千柱日
食萬指亦以為吾道蓋是無能名無賞功無盡分也
則能言者愧是矣驛傳傾田賦陷貨來積府藏虛徒
飛書倚楨構上聽市泉接灰之日墓有諛史有諛知
者以為民賊而論者以為人才吾非厚自毀而尊異
也言言之何及將以泄吾心之所甚憤而激來世以
所可羞庶幾虛偽省而真實見如冲才與人間事豈
憂凋乏哉一廢一興必有痛壞千古者而後談吾言
之悲也盡大地皆佛心則皆能仁也所陳者能而無
能為難無能者無不能也虛舟記曰莊子虛舟善矣
而未免于觸也江湖之舟為牛馬走建旗鳴鼓亦與
無異其臨流願濟飄泊何限問其為舟則如漁者往
矣願君藏之有二戒焉刻舟募載鏘生初直實則漏
也赴急務復而不能濟為之仰天太息非無舟也而
未有能操之者也是又以虛舟為恨矣

藥地炮莊 總論上

苟不知道而言
性惡何也陳巨
源曰學言見地
有真入處每當
同非耳食一似
今世講良知學
陳說相與即陽
明于理起未育
不睡而毛草大
力曰五以釋真
性而貴仁義前
以謙人而貴
禮人不信正則
前善其後而為
功後交曰苟言
立禮言言成樂
命而已至蓋其
非非也嗚呼
日無是厚真日
藥地炮莊總論上

合漢曰荀子言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其言曰由用
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嘆也由法謂之道盡
數矣由勢謂之道盡僂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道體
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不知貴不知應變貫之大
體未嘗亡也亂生其美治盡其詳故道之所善中則
可從時則不可為聖則大惑水行者表淡禮者表也
千萬人之情一人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苟將以
不用人力謂之天乎人力即天也善用者行無事莊
所謂開天之天也儒言性必尊德性言天必言天理
諸子或執懸象言天或執運數言天或執兩間之氣
言天或執上帝言天或執物言天或執理言天故齟
齟耳將合象數氣理帝物以言天乎象一理也氣一
理也理一理也然曰天命之謂性可曰理命之謂性
乎莊曰君道天也臣道人也曾知君臣道合于臣力
乎時而曰全人全天時而曰天不是人時而曰盡人
享天將何以折中之或以格致盡分為人則責重人
或以本來公平為天則奉事天或以禮法為人而賤
之以食色為天而任之可乎故曰先天弗違後天奉
時前曰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思物而物
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東漢曰孔子與老子同時管子在前二百季其內
 位必取管子之
 其功幸曰武侯
 此等事也
 樂復化也
 武侯出于中
 韓愈知其平
 出于道而治出
 于管子因法
 家以管子為
 自丁漢運以老
 莊為祖耳
 無窮相不
 亦何傷哉
 管子曰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
 得不多名位不得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而通于道無
 上無窮運乎諸生宙合察天地天地直萬物君子繩
 繩慎其所先木于无妄之治運乎无方之事應變不
 失之謂當使民于不爭之地者各用其所長也老子
 但取先幾自警莊子略于事而標化以匿高耳
 能文直曰為物不二之宰至隱不可推見而贊于氣
 則有象贊于事則有數人身天地二而一也明乎天
 地之為物與物身者不特斯進于格物矣神聖所以
 範圍曲成若方圓之有規矩罔或外焉世運趨降聰
 明日繁戰國狙丘稷下譚天雕龍鄭圃漆園纂玄標
 異轉相郵效邪說駭異舉兩問之真象數悉掩于假
 奇要渺寧復見真天地哉誣天罔聖葵倫敦而舊章
 缺矣又曰老莊濟六經之窮窮于世運也卷之則為
 老莊放之則為五霸又曰色厲盜天地之清氣鄉愿
 盜天地之和氣根局原大鄙夫亦有才氣者非苟而
 已三皆世所趨尚只是全無真氣故取古者三疾以
 敵之楊朱非從軀殼起見自待甚重有不屑天下意

又嘆其作也
 一視之則不
 必死矣一身三
 萬六千虫各有
 日月土火
 若臣則一切
 現現其分
 能盡人之分
 能盡人之分
 可食而能
 可食而能
 而後可
 而後可
 論曰天地間未有一物無是非者凡夫文士潔士法
 家儒生道釋異途分門海墨難載六根常執而已空
 中之花可以道無亦可以道有故聖人不見天高地
 下亦不言天界地高波中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
 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物本自
 齊非吾能齊若乃可齊終非齊物雖萬釋迦何處着
 脚哉養生主曰無一物不養生無一刻不養生道曰
 外其身而身存則內其身可以亡身釋曰無生則生
 本不待養矣而貪生利生以害之耶儒曰立命順受
 其正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
 耳人間世曰易警其用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以
 道得禍者十一以德十三以仁十五以才十七以節
 十九慮莫大乎見長于人而據我于危竟無我故能

湘湖二貴皆以
 無於談中
 眼快起宗老
 回互東洲曰
 見有才識胆
 道念承以
 中祖取所
 弟往亦有肯
 之貌近精勤
 暢快無意如
 不能寂寞莫
 能寂寞受用
 以奇為樂不
 寄不可常繼
 產絕矣亦與
 歌妙舞等耳
 日亦直奇焉
 常耶不可常
 環塵擊表猶
 藥地炮莊
 歌耶不則橫
 豎出者能免
 駭為子耶思
 學步解莊亦
 詩曰不待當
 方架箭只宜
 必免驚考
 龜前曰王太
 之皆驚駭揚
 之皆驚駭揚
 以燕梳自費
 期解義大暢
 風而牛歲不
 莊之阻者猶
 是况下焉者
 笑翁曰與其
 于午後打雲
 何若據款定

文小修以莊子為具業前茅消世間是非故曰導莊
 逍遙遊言自在也自由也亦不生不滅歸寔于吾吾生
 李洲洲作說莊曰莊子揭大小以立論借大鵬與神
 人以廓開世界眼翳蕩滌學人情量而我自有用大
 之方。然鵬飛能高而不能下。豈若神龍之變化無方
 大小不測乎。神人能居于姑賦山而不能居于人間
 能小免舜而不能為委吏乘田。豈若不壞世間相而
 證寔相者乎。雖然莊子之說亦直寄焉。故是一奇書。
 何宗彦君美曰。人皆知錯綜變化環應無窮者為易。
 而不知易之繁表象先有一定不可移轉之消息。人
 皆謂虛玄幻竅。河漢無極者為莊。而不知樞寔崇有。
 三界之內。橫出豎出者皆是也。故曰莊連于治經而
 急于明道者也。何不舉莊以明易。而學易以解莊。其
 貴神而賤聖也。使夫分門別戶。學一先生之言者。固
 可破其藩籬。而拘瑣刻厲之徒。執成法而擾擾日趨
 多事者。亦足休其伎倆。知變化者知神。而何疑莊也。
 包鴻逵儀甫曰。魏晉好莊。撥膚遺髓。詭託虛火。我人
 方熾。侈譚玄勝。嗜慾更酣。故嘗妄謂世間止許二種
 人說莊。一者能用莊之所長。一者能訓莊之所不足。
 又惟有能為莊。又不必且為莊。而後可以說莊。

馮謂之言少
 得讀莊九與世
 無能善用皆紫
 引眼原不能
 善引蔡謨
 人不小
 莊子曰多言數
 道。多言則惑。無
 道而化。化而無
 人曰孔子聖不
 自聖。莊在忍後
 後來。蔡謨直
 不波耳。
 馬曰。莊謔既
 厥。且問自疑。
 維。豈又是何意。
 制出莊子不宗
 老。大似劉裕。
 藥地炮莊
 莊是漢書知不
 豎。漢又似司馬
 豎。豈有為孫。豈
 出。不見好錯。豈
 豈。豈此。豈亦
 是。豈。豈以
 神。豈。豈詩
 外。豈。豈也

馮時可曰。楊朱言焦苦其形神。遺數百年之餘。名豈
 足潤枯骨哉。莊子汪洋浩渺。自謂達道。若特以作達
 其弊傷教。
 陳蝶卷云。巧言令色。鮮矣仁。指老聃也。古者民有三
 疾。章後仍有子曰。巧言令色。則記者發明老子之流
 禍也。肆廉直。猶不失老子面目。狂而蕩。矜而忿。愚
 而詐。直是莊周轉非矣。馬遷序論語。接以惡紫惡鄭
 若利口覆邦家。則前知韓非之解老而繼之曰。予欲
 無言。天何言哉。隱示莊聃。多言數寔。
 見聖編曰。莊子天下篇。不列孔子於百家者。明乎甚
 尊孔子。列老聃于關尹之下。明乎夷於諸子百家。未
 嘗獨崇老聃。又自剖別其道術。而世謂莊周以老聃
 為宗。甚無謂也。跡其方術之論。於小道泥遠之解。彷彿
 佛得之者也。韓嬰云。飾邪說。文姦言。混然不知是非。
 治亂之所存者。范曄魏平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
 宋鉉都析惠施十子也。順非而澤。持之有故。足以欺
 惑衆愚。此語同荀而正謬處不同。
 野同錄曰。莊生墮聽聰明。寔是鑿鑿。聰明人都被其
 所誤。一見文情。青嶂。頡滑自恣。便護之矣。巧矣哉。亦
 其時不同。隱逸消心可也。

論友夏曰。聞道有法。藏去故我。此然而遊。昧昧然涉。我盡莊現。循視內外。其有不合者。聽於其際。與其數。因而遇之。芒昧何極。口弄物外之言。手弄世間之事。情。厭行藏。伊可耻也。龜。積枯魚。心迹超然。因而遇之。情。染一洗。於物中。為人人中。為男。豈如木。槩。隨水。遷。流。豈如落。英。隨風。近遠。不發大。寤。自同。蟲。豈。何。往。何。來。念之。悲。動。因而遇之。鷄。鳴。不。已。洞。天。蒸。散。雲。霞。周。身。寶。不。可。塞。關。不。可。肩。而。塞。之。魂。魄。焉。宅。吾。瞑。目。恬。氣。何。厭。升。降。因而遇之。廣。成。面。語。傷。物。者。傷。苗。人。者。畜。鵬。飛。蝶。息。不。出。人。間。因而遇之。其。老。易。之。旨。乎。

寧。睡。勿。官。寧。誤。勿。鑿。寧。斷。勿。紉。紉。刺。我。指。如。夢。古。人。語。半。分。手。因而遇之。空。牀。不。寐。文。理。潦。倒。莊。騷。同。思。我。愛。天。間。濯。濯。如。許。薄。暮。雷。電。即。記。其。事。前。絲。後。絲。總。不。相。連。茲。談。羊。蟻。胡。乃。及。魚。見。魚。書。魚。想。亦。如。是。因而遇之。以。破。吾。拘。至。巧。者。化。工。仰。而。思。天。寧。不。惟。絕。瞻。彼。小。草。葉。葉。榮。承。小。虫。跋。跋。其。殼。青。黃。天。地。大。文。亦。既。工。此。海。入。其。塘。嶽。入。其。麻。無。小。無。大。愛。玩。終。日。因而遇之。字。句。我。師。彼。笑。且。侮。此。怒。而。爭。侮。者。又。笑。我。寓。言。耳。父。前。不。拜。抱。頭。以。噴。大。親。則。已。矣。因而遇之。詠。詠。何。有。哉。景。純。有。筆。入。夢。求。還。輔。嗣。玄。理。出。

藥地炮莊 總論上

自。勉。所。謂。我。事。神。而。自。慰。解。文。何。如。乎。遺。世。雖。偏。放。言。雖。極。其。俗。矣。原。不。願。人。之。效。之。也。

家。相。告。直。化。為。勝。矣。不。問。後。來。之。遇。不。遇。也。張。天。如。曰。戰。國。紛。爭。先。王。道。喪。仁。義。禮。樂。其。言。克。耳。莫。若。說。之。以。齊。得。喪。忘。成。生。禍。或。少。息。止。殺。人。者。曰。殺。人。者。成。有。司。敗。之。禁。在。悍。者。不。顧。也。語。之。曰。子。即。殺。人。無。所。見。雄。若。人。即。成。於。子。何。益。則。將。拔。刀。而。歎。攫。財。于。市。者。訓。以。廉。讓。羣。歎。為。迂。語。之。曰。子。即。多。財。何。為。則。唾。而。去。者。有。之。聖。人。之。教。寡。而。達。人。之。說。起。此。亦。處。衰。世。救。末。流。之。無。可。如。何。者。也。至。于。薄。楚。相。笑。郊。儀。終。身。不。仕。游。戲。快。志。漆。園。之。高。風。又。曷。可。少。乎。

蕭。伯。玉。曰。學。者。不。能。通。知。聖。賢。之。意。忠。而。妨。濟。仁。而。疑。智。何。異。手。執。方。而。治。如。寶。鑑。治。金。之。中。地。疑。滯。者。似。鈎。環。似。璧。珪。耶。聖。賢。無。非。應。病。予。藥。然。藥。能。愈。病。服。之。失。當。而。反。以。增。病。宋。儒。之。平。寔。足。以。藥。狂。或。失。則。陋。醫。家。所。謂。土。鬱。也。餘。姚。肝。江。之。超。脫。足。以。藥。錮。或。失。則。蕩。醫。家。所。謂。水。鬱。也。以。易。之。道。器。觀。之。苟。因。其。因。狀。天。地。萬。物。俱。為。妙。道。之。行。也。昧。於。其。所。以。然。則。仁。義。禮。樂。皆。屬。餘。才。而。俱。足。以。自。累。故。上。下。者。舉。一。形。而。精。粗。言。之。非。德。成。而。上。器。成。而。下。截。然。兩。物。可。容。意。致。取。合。於。其。間。也。以。佛。之。教。義。言。之。天。台。四。

藥地炮莊總論中

聖歷山樵集 春浮行者蕭伯升孟叻教

支道林曰天地
也。萬物之總名
也。若曰天地
之名耳。看天地
不當作天地看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此老。是放寬是

藥地炮莊總論中

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啓膏育之疾不少。診病妙
投須善。自他宗。不可安孤陋。昧同體也。法華純談寔
相。至妙法。但云如是而已。悟妙法者。但云治世資生。
皆順正法。奉嚴五地。善能通達世間之學。陰陽醫數
辭賦談練。故能涉俗利生。等覺大士。現一切身。而應
度之。佛法世諦。由人不悟道妙。而自畫內外也。老莊
婆羅門類也。法華應現婆羅門身。至於妙莊嚴二子。
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漢者婆羅門法。夫應爲現身。何
又斥爲外道耶。著與不著耳。據其釋智論虛。則二乘
也。出無佛世觀化。則獨覺也。所宗虛無自朕。則外道

藥地炮莊 總論中

君運且如慈山
數山天界別作
各別有通者五
古今無變異一
嗚爲若通
石老曰一掌翻
覆亦兩頭枯向
上而下。胡蒲按
水而已。千聖不
傳。千聖不朕知
者不問疑則別
或曰禪以多一
何爲勝耶。曰未
到。懸崖從何處
手。不冒一葉。從
何轉。身未折。其
至。經。終。始。前
無入處。豈有破
處。法界向。願
藥地炮莊總論中
二 此藏軒
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也。佛則最上一乘矣。夫能聖
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總持人道爲能。一
切無非佛法。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
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礙圓融。因人
愛慾而生。愛慾而死。由財色名食睡。起貪構圖。以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難先王賞罰。不足以
禁。適一己無厭之欲。結未來無量之苦。佛慈之曰諸
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與民同患。
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吾人爲佛弟子。與論佛法。則
龍。備。願。預。論。教。則。曰。枝。葉。四。諦。則。曰。小。乘。四。禪。八。定。

則曰外道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為也。與言人道。則茫不知人倫之分。禮義之行。屬事而廢。幾如憐味。嗟乎。吾人不知何物。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為借資。豈知佛教出世。以離欲行為第一。以宗趣言。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據菩薩乘而說法。嚴於治身。老莊淡觀造化之原。情於忘我。但執世法者。涉因緣。執老莊者。墮自朕。華嚴地上。於塗灰事火。以棘投鍼。靡不現身其中。與作師長。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之。若以惟心惟識觀之。皆影響也矣。

吾體曰。初以世法無常。佛法有常。後以佛法無常。世法有常。六祖之言也。畢竟誰是影響。誰是影響者。誰是影響者。誰是影響者。

三 此義軒

則曰。過未未清現在。則現在亦清矣。積一息成萬。則一息歷歷。而萬古之過未未清。皆現在歷歷也。理無斷滅。但有顯晦。如人勝不見物。而物原歷歷于眼中也。首楞嚴三定。謂曰。一切事竟。竟堅固。歷歷于心中。實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又持如何會耶。欲曰。一不壞。二亦不壞。三亦不壞。四亦不壞。五亦不壞。六亦不壞。七亦不壞。八亦不壞。九亦不壞。十亦不壞。十一亦不壞。十二亦不壞。十三亦不壞。十四亦不壞。十五亦不壞。十六亦不壞。十七亦不壞。十八亦不壞。十九亦不壞。二十亦不壞。二十一亦不壞。二十二亦不壞。二十三亦不壞。二十四亦不壞。二十五亦不壞。二十六亦不壞。二十七亦不壞。二十八亦不壞。二十九亦不壞。三十亦不壞。三十一亦不壞。三十二亦不壞。三十三亦不壞。三十四亦不壞。三十五亦不壞。三十六亦不壞。三十七亦不壞。三十八亦不壞。三十九亦不壞。四十亦不壞。四十一亦不壞。四十二亦不壞。四十三亦不壞。四十四亦不壞。四十五亦不壞。四十六亦不壞。四十七亦不壞。四十八亦不壞。四十九亦不壞。五十亦不壞。五十一亦不壞。五十二亦不壞。五十三亦不壞。五十四亦不壞。五十五亦不壞。五十六亦不壞。五十七亦不壞。五十八亦不壞。五十九亦不壞。六十亦不壞。六十一亦不壞。六十二亦不壞。六十三亦不壞。六十四亦不壞。六十五亦不壞。六十六亦不壞。六十七亦不壞。六十八亦不壞。六十九亦不壞。七十亦不壞。七十一亦不壞。七十二亦不壞。七十三亦不壞。七十四亦不壞。七十五亦不壞。七十六亦不壞。七十七亦不壞。七十八亦不壞。七十九亦不壞。八十亦不壞。八十一亦不壞。八十二亦不壞。八十三亦不壞。八十四亦不壞。八十五亦不壞。八十六亦不壞。八十七亦不壞。八十八亦不壞。八十九亦不壞。九十亦不壞。九十一亦不壞。九十二亦不壞。九十三亦不壞。九十四亦不壞。九十五亦不壞。九十六亦不壞。九十七亦不壞。九十八亦不壞。九十九亦不壞。一百亦不壞。

鼓山永覺老人曰。老莊祖昔。一無是。未能超無也。厭今之有。是未能超有也。錄是。絕聖智。以修混池之術。皆生滅法。雖曰無為。其真無為也。止離人而

人。天。未。可。以。離。天。而。入。聖。或。曰。莊。非。墮。于。無。也。曰。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加。矣。非。局。于。無。而。何。且。論。性。而。必。索。之。于。未。形。未。氣。之。先。則。必。失。之。于。已。形。已。氣。之。後。是。偏。認。寂。莫。者。為。性。也。或。曰。推。極。于。先。性。體。始。見。耳。曰。悟。性。者。物。即。是。性。何。妨。見。于。有。物。之。後。雖。有。物。未。始。有。物。也。迷。性。者。性。即。成。物。何。能。窮。于。無。物。之。先。雖。無。物。是。亦。物。也。智。者。即。影。以。識。鏡。識。鏡。則。不。論。影。之。有。無。矣。迷。者。執。影。以。為。鏡。或。謂。影。之。非。鏡。也。則。執。無。影。以。為。鏡。或。謂。無。影。之。亦。非。鏡。也。則。更。執。無。影。之。前。以。為。鏡。若。是。可。以。得。鏡。乎。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謂。天。地。生。于。無。極。謂。一。氣。生。于。空。界。遂。執。此。空。以。為。萬。化。之。根。源。一。真。之。定。性。殊。不。知。此。空。從。前。壞。劫。而。成。是。有。生。也。天。地。生。後。遂。失。其。空。是。有。滅。也。夫。此。一。氣。非。生。于。空。也。乃。從。無。始。劫。來。生。生。不。息。開。闢。不。窮。者。也。學。人。于。此。途。其。生。生。之。本。則。三。界。萬。法。是。非。他。物。今。古。可。以。一。貫。有。無。可。以。不。二。矣。或。問。庚。桑。子。篇。足。視。狀。乎。曰。宋。儒。之。禪。也。夫。道。超。有。無。離。于。四。句。則。虛。無。者。非。道。也。乃。其。境。也。彼。欲。習。虛。無。以。合。于。道。而。虛。無。翻。為。窠。臼。矣。道。無。有。自。云。何。有。狀。隨。緣。而。狀。狀。而。非。自。則。言。自。狀。者。非。道。也。乃。其。機。也。彼。欲。習

自朕以合于道。而自朕翻為桎梏矣。此莊生所以為
 外學也。道不以有心取。不以無心合。要在圓悟一心。
 悟此一心。則主宰在神機之先。不必言順其自朕也。
 運用在有無之表。不必言返于虛無也。聰無不聞。而
 非駢于聰也。明無不照。而非枝于明也。智無不知。而
 非傷于聖也。聖無不通。而非滯于聖也。意局朕守。
 其昏默一。以是終云乎哉。野同。唯辨日有體。體之體。
 主體設喻。難于恰肖。故錯認者不少矣。鏡以充明。為
 體。以照為用。以用鏡言。則有鏡。無鏡。鏡之用。而
 無物。故指其不齊。有無之。所以朕者。曰太極。混同。一氣。
 而所以朕之。理在其中。焉。急口。難明。何妨。論。理。因。
 事。物。時。位。而。變。因。心。而。知。其。實。心。與。理。來。知。則。能。用。
 此。藏。軒。

出人心之天。豈可以常情臆見。領畧之耶。內七篇已
 豁朕矣。究不外于慎獨致中和。而與人物冥聲臭。歸
 大宗師于孔顏。歸應帝王于堯舜也。世人不知。以為
 詆毀聖人。孰知稱贊堯舜孔顏。無有向于莊生者乎。
 天下沉濁。不可莊語。為此無端崖以移之。使天下疑
 惟以自得之。莊真有大不得已者。莊且自言矣。執淺
 者拘述者。宜其未達也。偷心未成。吾亦不顧其襲達
 也。大道若辱。正言若反。六經。正告也。莊子。奇兵也。惟
 統奇正者乃能知之。乃等用之。或謂莊子別行于六
 經之外。余謂莊是補六經而後行。使天下無六經。則
 莊子不作。此書作六經矣。噫。吾於是獨惜莊子未見
 吾宗。又獨奇莊子絕似吾宗。
 托孤說曰。夙易。立孤難。立孤者必先志身避讐。使
 彼無隙肆害。乃能轉徙淡渺。托可倚之家。易其名。變
 其狀。以扶植之成人。狀後乃可復其宗。而昌大其後。
 予讀莊子。乃淡知為儒宗別傳。夫既為儒宗矣。何為
 而欲別傳之乎。淡痛戰國名相功利之習。竊道術以
 殺奪。仁義裂于楊墨。無為墜于田彭。即有一二真儒。
 亦未淡究性命之極。冥才識而復其初。遂使後世不
 復不察神知化之事。而天下春春不能安性命之情。

藥地炮莊 總論中

道為欺世盜名之具矣必得無師智之上根乃能受通而不傳也莊子謂老而變通者也孔子謂聖人而變通者也

則所學皆滯述耳此滴血之正脈孤而不存莊生于是有托孤之懼矣莊生孤哉二千季知者固少實音不絕未有謂其為孤又孰能親正其為真孤哉予笑曰萬世之下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且莫遇之誠危其孤而快其遇耳豈惟莊生危之孔子思託寄于狂狷蓋不啻危之矣即顏子不秋猶危其孤况并顏子歟矣我予之慟萬世猶當共悲痛而思其故雖聖聖不乏守道之賢而殫其微扶其微精義入神符乎大道合乎大方恐難其人予何敢與大聖幸今已知其解故快其遇而轉危其孤願與萬世共認此嫡脈也

夫論大易之精微天人之妙密性命之中和位育之自狀孰更有過于莊生者乎予之表系不得不亟推之正懼備者之心印太孤也日向以老莊並稱莊譏諸聖獨于老無間言稱為吾師非老聃之真嗣乎曰此托孤之神也孔子嘗問禮于老聃亦嘗屢稱曰吾聞諸老聃則孔老通家也莊子目空萬古捨老不托

要欲托誰以自全此寓言乎夫既謂之寓則相而

非真也豈可忘其真出處哉使天下萬世無人知莊子為堯孔真孤而以嗣所托之老聃亦復何愧狀此一

副真骨血之為大宗師應帝王者又何所歸焉或

也即有謂予借莊子自托孤與自正孤予又何辭

曰何不并老而歸備乎曰老未嘗言及堯舜文武崩

於孔子何必為堯孔之嗣五千言渾雄簡樸真無為

自狀之宗莊子取之狀關揚內聖外王曲盡天人一

黃林合錄 黃林學者左象錄

或問易與莊神分合可得開乎。平公曰：萬古攝于一息，八絃攝于一毫，此燧之取火也。而一息之攝宙，一毫之攝宇，皆具圖書之秩序變化焉。人散于驕如鄙吝之我，誰能親見生後之習氣，日熾萬法之騷動繁然，自非畫前畫後，剝爛復反，安能神明會通耶？予心乃能精一，折攝乃能淡卷，倘信不及，不妨以疑疑之。

李伯紀曰：大易拳嚴和整一本，當處歷然分別當處寂然無分別也。楞伽偈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制那義。初生即有感，不為愚者說。老子曰：三生萬物變化無常，地規氣運論中。

竊萬物皆作，吾以親其復。莊子曰：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禮運曰：禮本于大一，分而為天地，播五行于四時，是三層耶？一物耶？伏羲止畫方圓，圓不標太極也，箕衍禹之皇極，孔子乃登太極于兩儀上。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又曰：惟幾惟微，惟神莫將，中庸天命之性，作三句耶？中庸首標三謂足矣，又曰：可一言盡何耶？或言三極，或以極與無極相奪相泯而太之，果有此圖，無此圖，皆參之乎？黃元公曰：凡有定體，不能變為諸體，易無體，故變變不窮，六十四卦變為四千九十六，始卒若...

藥地炮莊 總論中

象重重無盡，而一卦有一卦之義，一爻有一爻之義，不稱不亂，各循其方，與拳嚴法界符合至矣哉。

或曰：佛於人倫政事何若耶？曰：天竺外明為治世資，生象數聲明之學，內明則身心性命之理也。憫人世貪欲為生疾，故說離欲出苦之藥法，華曰：是法在法位，世間相常任原，不壞倫倫物物也。內外本合，有時分言，以專而後通耳。如莊子者，亦以中庸有物有則之事，人所熟稱，而無聲無臭之神，人所未察，蓋偏言內明者也。若執名字不能會通，則伏羲於倫物理事，亦太畧矣。文周孔子不破天荒，耶周子邵子不破天荒耶？異域尚鬼十仙之上，乃有八定佛於此，彈偏而獲大乘焉。雖分五教，五乘，十界，而實則一心總持人，道為能也。聖人各因其地，因其時，舉而表之，皆本具者。孔子遇迦文，必移猶龍之歎，迦文入中土，必通周孔之書，但因材因俗，各極其致，時位所宜，各通其變。既悟過緣，即宗之大乘，何礙二乘之清涼藥耶？既悟一多相貫之心學，何礙治事之米鹽簿耶？莊子之肯，堯許同一藐姑，然堯既治世，許亦不妨挂瓢，苟毋自欺，隨分皆至足也。佛法不限定為乞士，而專門所以煉藥也。羅什答遠公曰：五備者，福也，戒也，博聞也，辯...

東而西四其緒... 才也。漢智也。仁者備之。善弘其事。遠公引莊子連類。晚客難寔相之。故安公令慧遠不廢外書。遠公曰。如來與周孔。發致雖殊。所歸一也。不兼應者。物不能兼受也。莊至于晉。流為縉達。佛乘既入。兩家互取。世說曰。沙門求于教。不得為高士。此王與支之激難也。永嘉曰。豁達空。撥因果。弄弄蕩蕩。招殃禍。非正對此。莊耶一卷曰。謂之高士。謂之至人。謂之大人。有別無別。別耶。夫佛在菩薩中。捨身明法。以轉風力者。是東于教。不東于教耶。草考其根。服忠于首。是東于教。不東于教耶。商英曰。生處。南明鬼神。易言之矣。莊于發揮。朝聞夕可。取痛快耳。佛始盡永生之變。而明其不生不滅之神。大慧與張太尉曰。佛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寶藏論曰。上則有若。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他。又何嘗只談空寂。如俗謂老子說長生。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汰。無異。戀着皮袋。聞人說空。便生怕怖。愚謂三教雖異。而道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蓮池嘗言。佛道人倫兼盡。其答王忠銘曰。喜怒哀樂之本。發靜時中也。發而皆中節。動時中也。故曰隨時中也。使有定體。終無發時。則偏於枯寂。云何名中。中也者。非

山曰不勝五... 動非靜常。動常靜不可思議之極。故也。首云天命之謂性。未發故屬天。不屬人。其曰性者。中也。不妨隨時發為率性之道。修通之教。末云上天之域。無聲無臭。至矣。至者中也。而不妨隨時發為三德五道。九經。此中三教至理。無不貫徹。今欲即儒即釋。即俗即真。只須向這裏具一隻眼。其答張心虞曰。楞嚴非老莊所可並論。濶洛所未及道。非良卦所盡也。又曰。經世大學足矣。言太高濶。則諸法不成。安立出世自應窮高極深。乃能解脫圓機之士。分合皆可。否則就分固非強合更病。抱一語曰。莊于由外天下。外物。外生。而朝徹見。獨無古今。乃入於不生。何故如許。階級費力耶。疑始無始。推倒三層未始有。則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尼山答于路只曰。未知生焉知死。不更直截耶。凡言生處者二也。不生不滅者一也。然不生不滅之一。即在生處。生處之二。止為因循。泯沒。直須層層剝。親過莊于疑始無始之關。知言鑿曰。君子了生處。以盡人道。不覺人道以超生處。涉江曰。生處疑城也。疑至不疑。則微危精一。過關而知命造命矣。故常隨小成無生。成而即以生處煉天下之生。成豈徒生無事。窈耶。

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卷正內

石磨子曰。經世詳于事物。即用以爲心之薪火。出世巧于消心。故嘗設此繫解之項。命聖人何嘗不爲我。但以公受用爲自受用。何嘗不兼愛。但即若等爲平等。寧濬語曰。大人以天下萬世爲心。故無其身。大人以天下萬世爲身故。無其心。公則無私。私亦是公。利貞者性情也。節情率性。則孝矩即是平。歸適情養性。則好學即是和。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神明茂者。任其情矣。紫柏曰。以四大觀身。有身用而無身相。所謂無身有事之變起也。以前境觀心。有心用而無我執。所謂因物付物之本空也。法外無心。即是心外無法。而法位之秩序。物則之差別。其可茫然混用乎。心本無體。神自無方。何更空勞。穿鑿乎銷鑊成金。必資知識。比量盡時。乃享現量。安得絕離。發願與定。綱宗吳亞侯曰。仙定。出世之必法也。莊神。出世之圓機也。長沙岑曰。佛是三聖之體。三聖是佛之用。固已明矣。離一切而見體。即一切而得用也。別傳。權立頓宗。奪下情。見究歸。同常。山中道行。止爲拔馬。難調。加諸毒。苦方乃降服。故專門設方便耳。有知莊自破。莊自破。破禪者乎。人知莊爲佛之破。孰前。予曾知莊爲雲門。悟佛之先幾乎。

錢緒山曰。王子龍場悟後。每談二氏津津。蓋將似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幸已經變。獨信良知。百家異術。無不具足。師在越時。有用功懇切。泥佛見。佛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于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也。聽者于此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辟之川集對症。雖確黃立効。若不對症。未有不藥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證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沈長卿曰。聖門有修後之悟。不惑知天命。從能立而進者也。猶禪以智爲上首也。知行序進。是下一層。猶儒家之漸修也。至于即蓋。即精。即上。即下。合不容分。往往借玄以影響。自道矣。莊子。散人。則語不犯正位。羅念菴謂龍溪曰。本體工夫。固當合一。源頭與見在。終難盡同。若識得者。愈加着到。愈無執着。愈加照管。愈無掛帶。兄今言出。便爲輕重。人品工力不等。未可盡以解縛語。增它人之疑。肆也。但曰知無不良。不可少有加下良之外。說似精美。外幾微。倏忽。便落見解。其不良者。果孰爲之。動曰破除。毀譽。不爲小。庶曲謹。絕不問破除。體。而求動心。忍性之資。惘來學之溺。

有者本何... 績繼往之業而... 豪傑之不我... 有煅煉未久而... 先生之所未至... 其三論論二氏... 葉樹聲曰陽明... 于講良知而致... 以無言造言... 兩航稜錄曰于... 其徒泥章句... 學者優游漸漬... 王文成之即心... 流虛而失實... 鄒忠介公與吳... 匹類可也... 方學粹不依得... 法竊為浣服... 者一為點破... 嘗致力一且以... 翁之有同心也...

績繼往之業而... 豪傑之不我... 有煅煉未久而... 先生之所未至... 其三論論二氏... 葉樹聲曰陽明... 于講良知而致... 以無言造言... 兩航稜錄曰于... 其徒泥章句... 學者優游漸漬... 王文成之即心... 流虛而失實... 鄒忠介公與吳... 匹類可也... 方學粹不依得... 法竊為浣服... 者一為點破... 嘗致力一且以... 翁之有同心也...

藥地炮莊 總論中

其情緣情起... 者即程伯子之... 以見性為宗... 念皆融而為... 而知者良知也... 知也但日不學... 以復其不學之... 其不慮之知也... 陳錫玄經言枝... 概以知人攷以... 不隘宋人而... 趙孟靜復王敬... 縉紳之論此因... 莊弘甫云朱子... 知此意但欲推... 陳公甫曰宋儒... 陶敬菴取理出... 得神淡而一秉... 休翁曰讀六經... 經矣妙在怒笑...

其情緣情起... 者即程伯子之... 以見性為宗... 念皆融而為... 而知者良知也... 知也但日不學... 以復其不學之... 其不慮之知也... 陳錫玄經言枝... 概以知人攷以... 不隘宋人而... 趙孟靜復王敬... 縉紳之論此因... 莊弘甫云朱子... 知此意但欲推... 陳公甫曰宋儒... 陶敬菴取理出... 得神淡而一秉... 休翁曰讀六經... 經矣妙在怒笑...

之聖王出三皇
 之治王曰入竟
 元其現則有游
 步現教有博實
 隨順衆生以示同或特習特勇首出庶物以示異特
 而潛則翊光以磨性俾衆朝野而莫識其成音時而
 充則遠衆以冒讓嫌通古今而難白其心事位在則
 閱實而彰權又或不純任夫權而以資終之道在則
 廢權以明實又或不純顯其實而以權參之應濁世
 之機緣則大聖或修偏行而迷心者反我以胡廣之
 中庸當逆行之變局則至仁徑發殺機而執見者將
 責以朱襄之仁義孔子無可無不可師老聃而友原
 壤何損于聖而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教在素位而
 行粹然不可雜也此祖述之所在也我聖祖攬二氏
 以通儒而各理其條貫以儒治儒以釋治釋以老治
 老與其相參而不相濫此憲章之所在也教理不得
 不圓教體不得不方見欲圓即以仲尼之圓圓朱儒
 之方而使儒不礙釋釋不礙儒極而至于事事無礙
 以通並有並行之概矩欲方亦以仲尼之方方近儒
 之圓而使儒不濫釋釋不濫儒推而及於法法不濫
 以持不害不悖之節知至至之知大始也知終終之
 見天則也聖學不達於知命從心則至之之果未結

不達於大明終始則終之之果未結唐宋以來入王
 出私皆於乾无性游中自起藩籬故以乾元統天一
 案兩破之晦翁晚悟因地登後於五宗程朱殆修道
 位中人末乃歸根耳以孔服合佛眼而卷照之則一
 切河佛焉稱稱傳之龍象者未必非行未起解未
 絕新發意之衆生而純臣碩士具大人相迥出凡流
 者即不參禪不講學安知非行起解絕之大士也單
 論大事因緣則綱常且緩而當下所植忠孝因緣纒
 起一毫絲則則人生之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
 其在今日必不以大慧中峰之見地易程子之修持
 蓋宗風易入孔矩難遵也所痛疾力提者則在狂偽
 二端今日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偽儒之亂真儒當
 圖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在禪孔子圖千聖以
 立極其後為曾為思周子圖三教以標儒其後為程
 為朱皆以國宗倡以方矩承姚江拈出無善無惡之
 本體重新周子之太極而承學者以圖應之三傳而
 刑修之民出矣此指何心隱為張江陵教
 寓林曰卓吾以怪破天下之常而自殺來瞿所常
 欲天下之怪而執常溺迷理而大亂真羅文莊獄究
 繩批矣莊子曰名相反實相順並行不悖化歸中和

夏石公蒼石贊曰。妙喜云。士夫悟得容易。便不修行。久之為鹿所攝。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永明萬善。同歸六卷。此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同否。近代陽明以儒而濫禪。既則歸渠。諸人以禪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汨沒世情之中。以為不礙。而禪遂為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為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為無忌憚之儒。周海門于此事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若自以為足。則向是觀揚之人。先儒一二相似。今時作事業者。往往有之。此何足貴。且與生處何干。又曰。

才人中。毒。壞。須。才人之。藥。解。之。世。道。花。開。久。矣。

試取其。晚。悔。一。自。問。于。我。和。病。一。曲。自。製。冰。州。且。得。康。是。命。十。年。不。近。樂。疑。笑。曰。業。緣。更。進。不。及。實。無。一。瓶。生。成。皮。者。將。以。此。安。心。耶。來。微。骨。則。懶。行。謂。非。世。修。備。行。謂。非。所以。安。心。耶。因。必。研。於。典。何。勢。力。為。備。官。股。盡。感。將。謂。明。宗。說。欲。兼。帶。即。空。被。實。事。兩。兼。取。術。遠。不。次。是。何。故。取。何。不。疑。此。

兄做大官討便宜。又斷緣寡欲。而兄翁以為不了耶。世自有平易質實與道近者。自視道高而不敢學。清士名流矯厲太甚。終成自欺。與道背馳。羅近溪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近溪少亦撇清務外。已登進士。為僧肩行李。已行取猶匿山中。後經煅煉。乃返故吾。而真聖賢真佛子出矣。此別傳正脉也。弟徇外之根盤據。故再變而為苦寂。非若歸山六年。反復研究。追尋真賊所在。亦將為無忌憚之小人矣。徇外豈欺世哉。源頭不清。致知未到。不自覺其心本為性命。而的然日人也。

藥地炮莊 總論中

表小修曰。往年佛法離言說相。離心緣相。不消動轉絲毫。亦無一毛頭道理可得。止是一切放下。當放下時。亦不作放下之解。以為極則矣。然八風五欲。正得熾然。與世上俗情更無有異。逢色則愛。見利則取。六根門頭。開如市朝。繁華之想。日以益甚。靜而馳求。動而取捨。胡絲攀緣。更無斷時。圓悟語大慧曰。妨自已三業。忽起。張無盡云。十二時中。不曾照管。生大我。役。業。鬼。借。宅。者。也。建磨專提悟門。破執著戒定之見。良以顯此放逸。而非以戒定為駢贅。遂一切實之也。融行。布本。不相離。十信滿心。即與佛同一知見。

不分。會。同。面。且。頓。求。別。出。一。頭。及。于。入。空。際。依。實。各。還。業。債。中間。一。條。大。路。當。初。不。肯。肯。認。後。來。滿。面。慚。愧。索。性。這。樣。做。馬。中。即。小。修。所。原。證。說。示。後。人。一。片。婆。心。猶。且。知。思。善。少。惡。甚。日。官。修。狂。語。誤。盡。今。時。生。理。各。安。原。無。難。即。他。公。曰。大。海。不。宿。私。月。此。口。能。活。雀。子。非。到。木。野。山。坐。不。離。行。與。那。消。父。翁。曰。飛。

試取其。晚。悔。一。自。問。于。我。和。病。一。曲。自。製。冰。州。且。得。康。是。命。十。年。不。近。樂。疑。笑。曰。業。緣。更。進。不。及。實。無。一。瓶。生。成。皮。者。將。以。此。安。心。耶。來。微。骨。則。懶。行。謂。非。世。修。備。行。謂。非。所以。安。心。耶。因。必。研。於。典。何。勢。力。為。備。官。股。盡。感。將。謂。明。宗。說。欲。兼。帶。即。空。被。實。事。兩。兼。取。術。遠。不。次。是。何。故。取。何。不。疑。此。

而位登等。猶不知如來舉足下足之處。橫謂一超直入。即同極樂。備執圓融。盡廢行布。痴矣。未悟當參究。既悟當保任。一入之後。即思歇手。未得放下。先成放逸矣。大儒啓人以良知。後傳偏重了悟。將為會去惡之盲撥斥太過。曾不知不為會去惡。將為惡去會乎。樂者心之體。暢者樂之術。暢則常樂。生處不在它日。今聲色順逆。轉不去。打不徹。生。平。知。見。毫。無。得力。處。又。安。能。去。來。自。由。生。成。如。門。開。相。似。耶。世。有。不信。悟。門。現。成。本。體。者。固。小。根。器。然。誤。認。宗。門。一切。皆。遮。之。說。而。作。越。分。過。頭。之。見。其。害。亦。非。小。也。

吳觀我官論曰有其善喪厥會况性惡為善乎况假
善濟惡乎况倚無善無惡而無惡憚乎故性不可不
親見也言有為眼目見華之病言無為失志健忘之
病言亦有亦無為寒熱交攻之病言非有非無為陰
陽俱脫之病執善惡俱息是告于也執善惡不分則
無忌憚矣吾謂生而善者性彼亦謂生而惡者性惟
原其初之無我然後知善之為順性惡之為拂性也
而性善之說伸矣吾謂習于惡非性彼亦謂習于善
者非性惟要其歸于無我然後知至善之為盡性惡
惡之為賊性也而為善之說伸矣漢養極之無我者

無始之性至善之體相也赤子之心不與也有我者
無始之習不善之依止也物交之引不與也觀其無
我以去其有我者復性之習一善之拳拳也步趨之
學不與也忘其有我併忘其無我者合性之習止善
之安安也忠恕之道不與也通而決之莫非父之于
也而繼父者必孝于新建四句三根飲食也汝中標
四無倒持太阿以授人醜豈將無為新建之我首哉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非輟火于不鑽之木而藏金
于不銷之鑪也赤子之長而七尺也天也然而乳之
穀之糧之衣之提攜之作息之雖聖人養子不能廢

也。以學為人益而詞之何異于惡乳糧之為人益而
私之以聽赤子之自壯乎赤子不自知其私而未嘗
不私可以公而不自知其公者也及長而開道以己
之私繫人之私而後公性昭焉以性之公節情之私
而後同德普焉私者病也公者藥也德普而化則病
去而藥除矣且夫損之極而無所損者恒性之大人
也雖盜賊亦有之而况于赤子益之極而無所益者
盡性之大人也雖豪傑猶難之而况于赤子室中之
空俄而飽肆俄而香臺而空之性無損益也以空之
無損益而安飽肆以為香臺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矣

漢山野人不知學不知慮耕鑿含哺如赤子之無機
械者有之舉比之師言不學言不慮拂人從己廢理
任情如赤子之無覆載者有之大人者屬此二種耶
倡是說者始激于妄學妄慮之因惡增病而過直之
矯為廢食之懲不自知其神為博者所假欲驅盜而
反借之以刃也致良知醍醐也恃良知而廢學即醜
毒矣性者君也心者六官也氣者土地人民政事也
將使六官者棄其土地舍其人民廢其政事坐嚼毒
諾而曰吾以事其君乎是以莊子之遺塵為告子之
桎梏也

同耳。然則子之
 實已。四顧為
 至言。偶中立
 道。遊為無入
 不自。得于元
 曰。道。問。無。應。歟
 不。言。無。以。明。道
 而。後。起。焉。其。所
 究。無。得。未。而。忘
 言。也。李。性。學。曰
 莊。子。易。之。變。辰
 翁。以。為。變。所。遊
 其。其。清。真。也。然
 較。中。日。九。經。若
 江。海。莊。子。游。澤
 洪。濤。對。市。皆。燈
 洪。濤。能。出。江。海
 外。卡。文。洪。持。曰
 知。命。而。不。甘。為
 命。所。限。奈。天。而
 矣。地。炮。莊。子
 不。有。為。天。所。斷
 焉。世。無。奈。何。而
 托。之。沈。洋。傲。備
 幾。神。變。焉。莊。非
 為。指。莊。而。指。於
 可。非。為。文。章。而
 文章。可。張。二。無
 可。有。莊。子。之。精
 氣。與。莊。子。之。手
 筆。乃。明。得。莊。子
 之。眼。孔。知。人。道
 論。世。道。善。惡。忘
 我。方。能。善。道。忘
 李。北海。曰。以。吾
 者。亦。莊。子。亦。不
 願。人。似。之。農。父
 曰。何。言。立。禮。也
 言。成。樂。頌。春。秋
 如。請。律。讀。莊。如
 歌。詩。請。合。觀。之

竟也。以為孔則皆孔也。天皆天也。人皆人也。莊子猶
 向子。向子猶郭子。不知于載上。果有莊子否。果有蒙
 城否。而且辯詰莊之為向耶郭耶。僕固不受矣。君胡
 為乎受之。世之以莊子解莊子者。非知莊子者也不
 知者以為逃此自樹崎嶇耳。知之者以為欲人之混
 沌也。果如此乎。是徒以上古之塵垢塗。既返之耳目
 莊子之。竟愈不可解矣。人生天地間。當立天地之前
 固天地之後。以其前後。擿之俄頃。反而自問。何以謂
 之我。何以問我。而我遂我其我。何以為官天地騎日
 月之我。天地何以有我。我何以即天地。何謂無我之
 二 此處軒

真我。久而一。觀我。還我。我不知其我。又何容所謂
 無我。真我者。哉。號為混沌。我不應也。無物。而物物者
 誰。與。遊。乎。物物無物。乃與物冥。循乎大變。故無待而
 常通。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指正屈時。屈無待
 也。指正伸時。伸豈有待哉。齊生歿者。無歿無生者也
 齊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以齊為冥者。非冥之至者
 也。冥之至者。又冥其冥。無所謂無生歿也。無所謂無
 大小也。不聞其言乎。師天而無地。其不可行明矣。果
 敢有。理人。偷相。齒。天地之行。聖人取象焉。非曰靜也
 善。故。靜。也。不。生。不。歿。之。櫻。寧。疑。始。無。始。用。心。若。鏡。重

藥地炮莊 總論下

天。明。曰。我。還。我
 乃。能。物。物。我。不
 知。我。乃。能。物。物
 無。物。我。即。物
 向。我。無。物。我。即
 可。也。我。則。放。在
 一。邊。大。怨。清。解
 耶。且。塞。口
 莊。案。曰。漆。園。滴
 子。不。覺。其。棺。矣
 手。不。覺。其。棺。矣
 方。是。其。心。也。形

易。之。風。中。庸。之
 我。更。要。問。他。轉
 風。招。魂。四。維。上
 下。部。倫。矣。畢。竟

藥地炮莊 總論下
 在。甚。厚。處
 剛。曰。今。古。只。此
 一。理。如。何。容。得
 許。多。翻。弄。耶。莊
 茫。字。宙。俱。在。白
 刀。中。矣。可。為。浩
 嘆。可。為。泰。喜

聞天遊。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得王矣。故說
 憐怪。道迫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適得而幾矣。因
 是已。是之謂以明照之。以天參萬。而一成純。未始
 有即庸有者也。以明者。即止其不知者也。吾故曰莊
 子者。殆易之風。而中庸之魂乎。方圓同時。於穆不已。
 森羅布濩。即無待之環中也。雖不可詰。何核乎。詰不
 見天地之詰。混沌乎。卦策之詰。太極乎。文王轉伏
 義之環。而錯之。孔子顯決。文王之環。而雜之。老子塞
 無首之環。而黑之。莊子恣六氣之環。而芒之。此與子
 思。以代錯妙。反對之環。孟子以浩。然克時乘之。環有
 三 此處軒

以異乎。庖丁桑林。真中節者也。蝴蝶栩栩。真踐形者
 也。問禮柱下。服其猶龍。何乃退卓。春秋。遵議。議近成
 之訓。此非尼山。善學。青牛者乎。可以知襟。肚曳尾。非
 怖。疾。苟。且。之。謀。矣。以刑為體。誰解此刀。以禮為翼。誰
 怒。而。飛。寓。宅。而。致。心。齋。無。所。迷。于。大。戒。此。莊。子。新。發
 繫。辭。齊。戒。之。剛。以。利。用。春。秋。之。獄。也。其。抑。墨。胎。申。屠
 也。特欲安庸人之地。步誘人勿貪名利。乃可曲全耳。
 豈謂白刃不可蹈乎。入水之丈人。何稱焉。嗟乎。伐木
 殺鷲。材不材之閒。久歎之矣。將安免乎。特求免為人
 乎。天地不能免為天地。聖人不能免為聖人。人奈之

子之上且附
孝文何以不
反顧愛兒孫耶
一身中之子僕
高且不明何能
信得秩序之一
以現成于我
得俯算隨見自
解荒田已耳

四古清歸不知
道言 理成理
語陳陳世人狀
變若不離奇誰
有側耳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皆本然即皆常然。止有
常然。是為本然。無當然之本然。本然又安寄乎。天地
開之芸芸也。凡有一物。必有其故人。不知故。而舉其
生後之治生安生者。何不罪其無故而生乎。宮室之
有。因當。因當之有。交疏。以取明。而斫木者也。人知其
由。則信。而忘之。鸚鵡。疑而詰之矣。山。見錦繡。告為
出吐。又。鉞。而。繼。絲。之。宜。其。驚。矣。賢。知。之。不。知。聖。人。
猶。山。之。不。知。錦。繡。鸚。鵡。之。不。知。因。當。也。好。以。生。成。
有。無。受。行。乎。生。以。成。為。歸。成。以。生。為。歸。生。成。以。無。生。
成。為。歸。無。生。成。以。生。生。成。成。為。歸。未。始。有。始。今。日。是。
也。善。吾。生。也。決。矣。君。惡。天。地。則。何。不。聽。人。之。費。聰。明。
以。速。成。其。天。地。而。成。混。沌。哉。然。且。不。能。則。何。如。各。樂。
其。天。地。四。時。之。本。業。而。聽。之。必。欲。以。鴻。荒。之。本。然。罪。
中。古。之。當。然。以。冬。春。之。當。然。罪。夏。秋。之。本。然。豈。不。悖。
哉。道。問。無。應。即。器。是。道。象。數。徵。理。數。以。度。用。夫。度。其。
數。而。中。節。者。即。不。墮。諸。數。者。也。權。衡。者。貫。混。沌。天。地。
之。髓。也。仁。義。者。貫。混。沌。天。地。之。神。也。政。府。立。而。宰。民。
并。宰。君。矣。學。問。傳。而。辯。之。即。養。之。矣。使。其。獷。獷。不。知。
古。今。以。受。足。下。之。歸。剝。而。獨。容。足。下。之。舉。誦。是。禁。草。
木。不。花。江。湖。不。波。之。條。約。也。謂。吾。五。車。窳。天。地。者。累。

藥地炮莊 總論下

天則曰五車窳
天地治耳日以
適心不特炮莊
適可炮注埋矣

吳勸曰中窳十
幸無憂語重皆
不為舜文作輕
然則此處諸
與莊子何干
謂書必與古人
作德教於後
義人神神此
化人候知不
知但曰一喝下
作一場用與互
爾等定說多少

與莊子何干
古人發受古人
原為後人下
備詞冷語都是
中和後人偷去
充實察跟勿謂
五衛之人不能
判斷

則以窳室窳混沌者。其累無以異。謂吾治耳目以適
心者累。則屠耳目以矧心者。其累無以異。會知不累
之累也。耶。曾知累亦不累也。耶。亦必不能不舉。舉必
不能不勞。而人免生。成乎。自謂生。成。自。生。成。足。以。免。
生。成。則。五。車。窳。室。免。同。一。免。不。免。同。不。免。聖。人。之。空。
空。聖。人。之。富。有。日。新。也。五。車。何。累。焉。都。亭。有。造。免。者。
詭。于。錄。履。者。曰。我。尊。汝。卑。何。不。拜。我。我。方。恥。以。道。貸。
監。河。之。梁。以。一。藝。自。食。其。力。何。必。金。顏。此。市。肆。以。與。
足。下。爭。姓。名。哉。吾。愛。子。休。者。真。才。也。子。休。所。以。為。子。
休。惠。施。不。與。之。爭。耳。萬。世。誠。可。愚。而。不。可。直。告。吾。故。
容。子。休。以。絕。世。聰。明。恐。萬。世。而。萬。世。亦。竟。不。知。其。愚。
之。才。真。才。矣。真。道。不。以。沒。真。才。而。假。道。敢。傲。之。乎。吾。
傲。之。而。容。之。者。學。適。其。學。才。適。其。才。道。適。其。道。不。必。
世。之。知。不。必。世。之。不。知。吾。聽。吾。世。聽。世。然。不。忍。使。世。
之。終。愚。為。黔。者。所。魚。肉。至。此。又。冤。我。子。休。教。之。也。故。
以。辯。聽。後。人。之。辯。
此。愚。者。大。師。五。老。峯。頭。筆。也。佛。以。一。語。窳。諸。外。道。
會。知。佛。現。外。道。身。以。激。揚。而。曉。後。世。乎。苟。不。達。此。
不。須。讀。莊。又。何。能。讀。炮。莊。大。醫。王。詳。症。用。藥。橫。身。
劍。刃。中。此。兩。噓。苦。心。豈。問。人。知。壬。辰。孟。秋。玉。川。
學。人。傅。夫。謙。

道遙遊總炮

樂地愚者曰天下為公其幾在獨獨也者貫先後天而得乎宙合者也彌下綸上功贊中隱圖再秘本龍見雷聲誰能辨大地為毫末而居焉見之顯此餐即未發之仁而致此中和藏川哉古今壽氣膠擾久矣故養立法汰弊而救名實淆亂藥病轉變會疑其所自來而思所以息之耶人情畏難而護短好奇而墮庸各矜所知叱所不知乘人而構其捷造駭以行其教閉距危熏防川大決因以押開飛符圖詩堅固不辨則正法不明生心害政辨之則負告不信苦強不返不如且與之遊曠以天海引之於無何有之鄉榮辱不及名實皆忘同人于野暫息塵埃不覺羲皇之風從耳後生澆澆漸漸冷然平善哉斯時也藐如良許由之指而行唐帝之庭不避塵埃莫之能洋而腹果然者知之耶交南北而冥之轉消息而旋之乘正御六而無待藏待誰信之耶鯢鵬烟鳩拜牛鼯鼠鷓鴣蟻蝻大椿楓樑冰雪河漢晦朔春秋皆在蒼蒼中動者動指者指忽而怒忽而笑代錯無窮培風乘雲從天視下豈不怵哉因而告之曰此獨也此無已而無所不已者也此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不死嘗在

神莊子其言此為夏禹先可謂神也此無功無名而萬古功名皆定於此者也此不可以有知知不可以無知知者也聞之者怪求之者喪依伏還其寢臥之所曰山肱如故一瓢如故誠自以乎樂莫大焉然而不免乎惟且喪者何也墮庸者失其鼓篋之常謀則從而怪之好奇者豔昆吾之跡而一旦歸實則又廢然喪矣樂地愚者嗟此慷慨一怒一笑且三十年五十衍易而占之曰用九見羣龍無首其伏卦曰用六利永貞方圓寂歷是謂肩潛肩同善問乃炮四子於汾陽曰一不可用而寓諸庸故參兩之以君臣佐使之方製法神秘其解在後或問本體至樂乎樂地曰內經心主喜肺主憂肝主怒脾主悲腎主恐五志約兩端則憂怒悲恐一類而喜一類也猶之精水神火一氣而交濟也不昧同體之仁善用差別之智一理而互化也本體為哀樂所不及而端幾則喜懼也致中和而享其哀樂所不及之性非至樂乎凡言敬慎戒懼屈贊精入者北冬表之凡言好學悅樂飛躍鼓舞者南夏表之漆園以怒笑而遊焉道遙者何物耶炮曰悟同未悟正有事在 小子中惠錄

儒墨楊朱周未
般然史記六家
誰分王儀程子
忽然悟得反對
一在舞韻不已
只是中旁統類
宜明不能學隨
立隨掃之清起
耳欲齊物論易
準現在當下歷
死當下寂然即
差別是大本始
享仁智之一不
則樂山樂水難
免蜀洛相爭與
德門人亦如朱
陸龜龍又况世
蓋出世法之辨
藥地炮莊

齊物論總炮

藥地愚者曰常無常有。不觀妙微。千箭則直塞兩間。
亦劫堂之膠孟也。物論紛然。言出如風。怒者誰邪。不
能轉風力。是折翼而搏羊角也。察兩末之是非。相刃
而厭之。不明公因而定公。是此游辭不知勝越。而尸
祝驕蹇庖人也。聞語曰。大人因君子復。衆人循視。狂
自民。揚揚順天。烏孝蟻忠。鬼神奉命。弊垢之驕妬。毒
藥之爭奇。彼亦自相制服。豈患賢者守。之不自適
乎。泉表權衡。康衢本具。孺子入井。路人齊之。噤蹠不
受。乞人齊之。公因公用。直道自不為習氣所昧。明矣。
聖人作而萬物睹。燥濕風雲。統類自齊。謂以無我齊
物乎。無物齊我乎。格物轉物乎。皆物論也。因物知則
論倫歷然。兩行一參。無所迷于代。明錯行。謂以不齊
齊之可乎。齊與不齊。且置。何謂公因。獨問天根。五官
俱竭。喪其躋陵。一日敦復。不關冬至。安有三時。道一
物也。物一也。道也。以物觀物。安有我于其間。哉。聖人輪
天地之成。環而彌之。縷天地之經。絡而綸之。萬古如
斯。而不能言也。治教其桴鼓耳。不然而蘇。能嗒然耶。
通一不用。而寓諸庸。環中四破。無不應。析中庸為
兩。得而昨提之。舉春秋之雙名。而顯懷之。一二畢矣。

藥地炮莊 總論下

疾得息老遊談
其間水木便是
天地每笑伯牙
從海水瀾洞開
乃知悲憤是不
齊後情者也日
道是悲憤則請
問了春
春秋繁露曰冬
至北中產陽時
東方春分之和
尚生夏主南中
萌陰得西方秋
分之和而成如
此縱橫交午中
過皆以天說
我非六奇特耶
莫若以明亦因
是也頌曰赤道
藥地炮莊
腰輪者日月背
天習氣轉春秋
時時三不齊中
定日暮風雷種
者收
秋至山寒水冷
春來樹綠葉紅
一點動隨萬物
九村州雨濛濛
小無不空不空
風此津法張門
之書酒僧詩也
兵飽卷日寒山
子之詩。朱子亦
實之太白口口
得醉中幾分爲
隱者傳。且問樂
地者不問此意
百口不知

必情情乎掃事掩迹。離緣出世。爲是層累而登之天
外乎。惜夫終身內之而不知其故者。負中庸之天載
矣。汗下調補。不識變症。恣人犯忌。火馳焚和。更連累
中庸之天載矣。故不妨別路飛躍。傳周鼎銜指之巧
也。成連之於伯牙。琴已授矣。未也。與訪子春而棄之
重溟孤島。欽欽瀕洞。乃移其情而操水仙。傳不傳之
神。厥後成連刺船而迎還之。恩大難酬矣。以喜懼不
及者。爲欽欽亦一大懼大喜之險關也。今者藥地其
刺船者耶。將更覆其加耶。天無寒暑而定期。時此天
之中庸也。經世之膏。不名冬夏而名春秋。豈非南北
冥于東西之風轉乎。豈非酷寒酷暑之日少。用和平
之日多乎。是春秋之環中也。大而元會。近而且暮。親
言生成。切言夢覺。皆春秋也。知春秋之二。爲無春無
秋之一乎。覺矣。于休卷卷欲蒸世以中和。而先反之
乃費汝焚澤。河疾雷破山之力。而爲此風吹蝶語。
以覺鯤鵬之夢。亦良苦哉。猶故分因雨之行止。疑未
始之三竿乎。是殆寢臥大樹之下。祈夢而覺。覺而尋
夢者耶。華胥遊。酒未清。備未肺也。藥地欽欽。正望
據梧者來。取芥孟而酌之。若問生。來且暮之解。則吾
不知。

養生主總炮

養生曰身中... 養生者曰... 養生者曰... 養生者曰...

藥地愚者曰... 養生殺生相反... 養生殺生相反... 養生殺生相反...

夫每知飲者... 飲之以酒而... 飲之以酒而... 飲之以酒而...

其親種種之民... 誰不觀桑林乎... 誰不觀桑林乎... 誰不觀桑林乎...

德克符總炮

太極圖其下
可也而化身
二卷六下八八
卦七七著其支
離何如也下
余為無一巧術
指老水免屋裡
所修中庸以府
而為履以盈虛
者雖立不為下
定此若不微為
人所昧那能乘
得帶車後然坐
坑斷骨耳若問
得神轉輪之用
則道與與之問
但請學易易不
欺人

藥地愚者曰支離之為易簡也世目不見天目亦不見反復其道中理旁通塔然遺然火候沸止乃作此別峰指點耳人間世之末後突出支離其形支離其德使接與者畫一圓光有知莊生以掃轍轉輪之用閉此剝膚得與之關而造此克寔不可以己之虛符乎王駟申徒嘉叔山哀駟它無脈變爻以一支離而化身者也論語之儀封途巷荷蕢接輿皆孔子之化身支離互相酬唱豈特此哉揖讓征誅接履負屨采薇三黜無非化身其支離何如也絕迹易無行地難

故現兀者身以化趾步索塗之執彼不動步而周遊天下將以何者為轍象乎修武曰能外形骸以理自勝猶常季之常也本無形骸神理之交敵敵不勝而為此摧山乾海之形容耳祇為鄰夫田地肝膽殺爭門戶角爪殼中塗炭斷垣覆車外人無數誰是歸淵乘雲屈伸尊足者乎孟桃師弟支離一場不過撻一虞氏之敵展而從此登假矣黃石支離于圮橋之一般所以壽古今運惟之手足嵩壁支離于葱嶺之一般所以駭中外斷臂之脛肩天刑桎梏誦貴履殿不可甘矣無趾之語下也 若落學人戴道孝較

大宗師總炮

日知曰言以莊
子為上頓爾
其類身之遺乎
謝安曰為味深
一安復覺
謝安曰為味深
一安復覺
謝安曰為味深
一安復覺

藥地愚者曰天以生為煉人乎人以生為自煉其天乎往來動靜好惡得失凡相敵者皆生也嬰且以魂魄之生為緣督而條理之山畏而盡心焉由知而定志焉屋漏之衣鉞邦家之應違陽有刑賞陰有鬼神此四懼也存亦樂亡亦樂以放而委生也聚則有散則無以氣而憑生也立而不朽沒則念光以名而輕生也安時俟命力不可為以數而任生也也此四勝也莊子本謂極物而止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乃復噉噉生或自廣耶真知生來或去者耶形化心然亦原反之哀勝耶成心而師之不成乎心而師之孰乘正而辨耶人有白刃可蹈而富貴貧賤之關不能過者富貴貧賤可輕而憎愛之關不能生或歟縱脫橫行冥悍不顧者可謂生或無生或歟今之則勝空之則舍險之則空誘上縣崖耳以畏或而養生以外生而達生俄之而甘饜耳於是儻儻然曰本無生或也無心而無無心可得之心又有何處為索受生或之地乎倏忽規規耳關尹當關而解出關之牛曰超生由或如牛之翼何必如是而吹影如

一頁 0-7 年 續修四庫全書第 16 卷之 4

藥地炮莊 總論下

是請問之天天何言哉天從何來以何為天知其其
天乎無可奈何而相與天之我之耳矣大人曰天無
先後時其時當其常明倫從類各正性命貞夫生
好惡之一矣元會朝夕薪火並傳虫鼠牛馬皆自古
以固存裁成盡職戮無所避且宅所共固如是也
刑為體七層剝而樓寧滑疑以明九轉復而無始志
其坐忘乃適還其歌哭响障機影前邪後許云爾方
分內外欲逃生歟煎煎也乎哉離人夸天蔽天謾人
躍治也乎哉首擢秀驕沃瘠皆荒途中割矣故日出
生歟者生歟本也孰生歟不可出者生歟本也孰生
歟本無生歟者生歟本也非無此故而言不必言萬
物皆備於我去來皆備於今善吾生所以善吾歟聖
人之編曲鼓琴也聽民化之可也聽民執之可也生
歟本天地本矣中告曰慎獨未發以炮其實格物中
節以炮其虛秩序即變化變化即秩序所以炮無實
無虛之莽脫也安用逞談論之肆以壞人耳之耕耘
乎未知生焉知歟正用以煉天下之生歟藏天下於
天下好不好也一矣僅乃汗出知之猶無知也女儀
若來愚者變化其道口歟無不可道即不問若歌若
哭吾言為邪許之友以忌稱大宗師應帝王邪許擊
大木聲

藥地炮莊 總論下

應帝王總炮

應帝王總炮
非地也者曰即器是道帝王相傳之鏡也運器者天
姑合器而密會通之有以鏡鑄鏡磨鏡之幾焉不獨
親其親不獨于其子天下為公公此寂感而已敢問
情田畜靈本大一千大一何所本乎吾恐衣王亦四
問而四不知也吾恐壹成亦三遮而一逃也天下之
故本自寂然同患漢機明藏于神莫淡漠于日中莫
壞垠于天下聖人物格而以物佑神知至而以知還
物經天下以中邊四旋之圖書度天下以三達五達
之道路物物自旋自達聖人何所事哉無為垂拱之
舜即命官勤歟之舜要不出於漢山決河之舜也大
同小康時宜一致且置博施之業而揚其有而不與
之神神于應而不藏之鏡耳不見下篇之斗斛權衡
乎一回盤錯愈放神光然後知斗斛權衡乃大鏡中
不知不識之渾沌也七日半提未免左袒儻忽視
聽食息心耕中央之田四奇統類乘以周遊一元午
會人添俱彰此一元之日中即萬萬元之日中也灌
漆園為禮田以此報德
禮運曰人情以為舊禮味之義種之學耨之仁聚
之樂安之漆園捕樂耳即此是灌 學人

樂地炮莊卷之一

春浮行書
蕭伯升跋

內篇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季人私習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升表訂

無內外而有內外故先以內攝外內篇凡七而
統於遊。愚者曰遊即息也。息即無息也。太極遊
於六十四乾遊於六龍。莊子之御六氣正抄此
耳。姑以表法言之。以一遊六者也。齊主世如內
三。又符宗應如外三。又各具三諦。逍遙如見羣
無首之用。六龍首尾。蟠於潛方。而見飛于法。吟

易。難。約。幾。言。之。自。兩。儀。加。倍。至。六。層。為。六。十。四。
而。舉。太。極。則。七。也。乾。坤。用。又。亦。七。也。七。者。一。也。
正。表。六。又。設。用。而。轉。為。體。太。極。至。體。而。轉。為。用。
也。本。無。體。用。者。急。以。明。之。耳。曰。六。月。息。曰。御。六。
氣。豈。無。故。乎。用。九。藏。於。用。六。也。參。兩。之。會。也。再
兩。之。為。三。四。之。會。故。舉。半。則。示。六。而。言。七。則。示
周。會。有。會。來。復。周。行。之。故。者。耶。寓。數。約。幾。惟。在
奇。偶。方。圓。即。冒。費。隱。對。待。者。一。也。絕。待。者。一。也。
可。見。不。可。見。待。與。無。待。皆。反。對。也。皆。貫。通。也。一

依猶未一放在
一過今日三聯
錢也如何下個
計聊免得說傳
耶註不可非且
春遇者勿惟

不可言言則是一一在二小用二即。南北也。
覬。騰。也。有。無。也。猶。之。坎。離。也。體。用。也。生。死。也。會。
用。貫。有。無。貫。即。實。矣。不。墮。不。離。寓。象。寓。數。絕。非。
人。力。思。慮。之。所。及。也。是。誰。信。得。及。耶。奪。寓。莫。如。
易。而。莊。更。寓。言。之。以。化。飢。至。此。受。不。可。執。

逍遙遊 古作
消搖第一

支公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郭子玄曰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
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
勝負於其間哉。

樂地炮莊

卷之一

二

此歲軒

灰瑟起矣且猶
後有知矣樂所
不到者方許言
智者樂然雖如
此作意以無礙
為樂早疑較先
左邊揮手云仁
右邊揮手云智
右見之謂之仁
右見之謂之智
魚在淵鳥在天
同他不得依然
嘆一氣曰鮮
一會問莊州利
子有佛性也無
日有一僧又問
日無向在淨山
有寧語獅子佛
性有無說一且

劉須銘曰莊子一書其宗旨專在遊之一字。
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能識其所以遊。則大
畧可觀矣。林慮齋曰遊者心有天遊也。論語
形容夫子只一樂字。詩形容周南召南如南
有樛木樂只君子等。亦止一樂字。至末首一
詩形容胸中之樂并樂字。亦不說出此詩法
之妙。
楊升菴曰逍遙盡性也。
弋說曰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
遊方之外。安得逍遙乎。子曰知者樂。

言莊子於物無
謂是不落有無
時正大吹愚曰
何于春初說姑
殊八矣
容曰北溟魚何
化鳥也愚曰謂
是魚耶容曰謂
愚曰謂是鳥耶
容曰不是鳥不
是鳥畢竟是何
愚曰何于作登
或商樂地曰大
有人相無謂何
以地之曰寒乎
天地謂之無天
無地也可乎惟
天下至誠為能
化謂惟天下至
真地也

杖人曰遊于未始有之物則已亦無有又安
有人又安有萬物之相待又何有大小動靜
長短得失之為畧始于鯤鵬之化終于大樹
之塊殊極不能化者亦能自得於無何有之
鄉如神人之自神視此又何物不可化以其
遊于未始有無之天哉
虛舟子曰聖人遊於未始有無之中故隨萬
物之相待各無相待而即以擊之怒之培之
徙之笑之悲之即以遊之息之而化之矣是
隨大小長短得失之代錯而本無累也仁智
交圓從容中道是真逍遙
正語曰篇首兩端表法而圓中正中時中可
悟矣似乎舉大化小實是本無大小而大小
時宜各適也無已而無所不已喪其天下即
藏天下于天下曾知不落有無之提宗乎乘
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待曾知不落
其不落之正行乎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
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

藥地炮莊 卷一

絲線從昔弄不
化消波意目殊
杖人云看他南
北兩冥換出一
天不訪說下登
齊難測元浩首
尾皆見不龍時
題七全刺一明
珠波斯能戲龍
女能念能你春
諸志惟何如一
何者哉
愚曰水木浸透
是也依依亦
丙視下而太息
曰是甚東西指
南為北不知其
幾千里是焦
藥地炮莊
實地炮莊
林篇空曰鳥飛
下一怒字青所
五老曰後逢小
鳥大中日杖人
求天下大傷心
人來結掃去往
往笑偶令人痛
笑直是常啼者
陸一片血淚此
卷卷耳法至今
時非一怒字如
何肯切骨入道
既非一笑字如
何能化其道茶
天蒼天笑不得
時也是一怒

天池也齊海也橫廣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
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愚曰鯢本小魚之凡
此表一收一放兩端用
管見曰怒而飛與齊物論萬竅怒鳴外物篇艸木
怒生亦此意老子謂萬物竝作是也於此以觀其
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
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於冥
魚未形以前求之正曰安知不為冥魚未形以前
所役耶西天有自然冥諦外道莫將莊子承招
薛夏生日真非海上天之輩無聲無臭易之冥豫
冥升太玄拈出冥字知之乎莊生亦怕人錯認急
忙指注一天字來夫既已化矣又何以徒分明印
出後大坎離豈非剖心瀝膽之言
石路曰忽然道個北冥魚不過如乾象龍以譬廣
大妙心楞嚴曰無邊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
太虛裏然不變化徒溺於身外水乃化鳥而怒飛
怒字是大爐鞴不肯安在生外海中有一過人底憤
懣方能破此生外牢關從自己立個太極生生化
化去也南冥者離明也與離明作南冥可參
愚者曰素王之孫家縣一幅天淵圖莊生竊而裝

新歌再唱，更妙。前此諸自可齊。重言不惟。

行日以海運乃。見其能化以馬。

埃乃指其騰。扶捷天際即大。

轉氣化所移。遊近取誰能若。

是生物而指。外感曰現千丈。

身何其小。何等自。

在。

答曰：華嚴毛刺。覺亦是塵。若。

色空野何非。惟視下者知之。

觀我氏領曰：經。屬變化一身。

大境來恰。屬目。心。

龍洞滿溪流水。若花紅。

副宗曰：字與燕。在。真。隨。黃。鶴。

飛。鶴。遊。四。海。中。路。時。安。啼。嗣。

宗大似。此。是。實。屬。絕。此。句。

不知。此。竹。上。二十。三天。有。幾。

個。退。位。

游之七篇之終以南帝儵北帝忽冥其混沌可謂
善收藏者乎玄黃未剖龜馬已具坎離倏忽之毫
毛矣何至龍生金鳳之句始來描遊鯢鵬耶且言
背翼不見首尾衝破琉璃果然儵忽

齊諸者志怪者也謂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
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
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

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齊
者書有爾雅云扶搖謂之鵬野馬天地間氣也塵埃

者皆以塵埃揚也佛言陽氣生物猶造物也何孟
春曰齊謂無是書是其真耳愚曰看兩息字自心清
息休息之也後以息隱養之道藏以九萬里風則

卷之一 五 此義軒

天三千乃三十分之一六月乃十二之半南北配坎
離此一合皆然也不可執說耳謂用九用六者一說
也謂偶卦叶而已矣方圖妙
叶而已矣上下卦叶而已矣

劉云不識其自喻所得則是篇與紙為何擇繞說
鵬飛幾句便依稀恍惚入於野馬塵埃生物之息

此豈為鵬翼作注耶其視下謂天也巳與造化
為人而出於萬物之表方知蒼蒼之非色方知人

世是非起滅生來去來不過如此此心此目豈為
鵬視下耶用心之苦甚於于思之引為魚文曰息

相吹語最精雖植物於枝葉皆感也不隨人觀物
故自有見

馬到鵬南知
北遊一兩一北
意不交緣成仇
別切忌問取淨
池自打之邊
有人下語云一
守兩頭是愚日
前後三笑半早
已翻前連珠筋
斗去也

曼昭曰峻極于
天我未見力不
足托法承養熟
又配又集孔孟
可謂培萬世之
風只是不能持
衆生之氣你道
泰固展前運恐
氣力也無謙恐
於此月扇于

不則榮木為之
羽毛幸得胡蝶
不知且隨胡蝶
笑倒鵬冠于日
牛墜于山則碎
矣蚊至乃始翻
翔而振其此
一笑也更如于
胡蝶

窮小也非并野
窮大亦是尊前
望此第一篇性
後其大非膠孟
則說到積地方
知今日無膠大
知依依不難小
知大年依依不
雖小年

在大畜之泰曰
何天之衢乃全

陶石質曰扶搖而上形容其高視下蒼蒼御以颺
上比之又突入野馬塵埃此例排漆無端一物以
往來為遊鵬飛迅速六月乃息世吟亦大遊廓矣

譚友夏云野馬塵埃以無所指而妙郭註謂鵬之
所憑則失之矣奇人仰天荒唐致想又代天向下
一看更想得荒忽

集曰六月息非一去六月亦非一任半年而息字
拈得奇正兩相照人以一呼吸為一息六月息又
與海運相照六月天地之氣相遇如呼吸故云息
謂乘此大塊氣機轉盪時候怒飛也乃見動靜不
失其時

枝云蒼蒼言遠非言天也形容九萬里之上非人
所見所可見者野馬塵埃耳世人徒見塵埃糠粃
又孰見神人之遊于天機自歎乎有此造化乃有
此海運有此鵬飛乃有此風培形容其大而神又
不可得見如此真筆端造化也人只去解天解風
何曾夢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盃水於坳
於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盃焉則膠水淺而舟大
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卷之一 六 此義軒

二二二二

其度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
 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
 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亦小大之辨也列子作般湯問夏革華林聲相近
 亦小澤也一處何知一段言小與大同衆區之一
 段言久亦是贊此云小大之辨言各自爲適也
 支公曰鵬以管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鵝以在
 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遊無
 索物物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疾而速
 則道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
 所足是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者儻者一飽渴者
 一飲意忘悉嘗於襖襪絕腸時乎醪醴哉苟非至
 足豈所以逍遙乎
 愚曰大小各適之中不核椿天菌壽亦不核椿久
 于菌也不核鵬鴳一視亦不核鵬高于鴳也故曰
 本無大小大大小小單見本無大小者是至人全
 見本無大小而雅言大小時宜者是大人
 故夫知聲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

既曰知有則無
 又曰大悟無近
 正在說有說無
 此是有待耶是
 無待耶秋人曰
 指出遊字正是
 無待也曰五陰
 指出亦是書解
 緩動
 譯云御風何謂
 致福此便可思
 前云御於世未
 致福此則云彼
 其致福從此悟
 明一毫曰遊
 正是致福雲門
 律卻尋我作情
 之微說成禪事
 致福我亦若天
 乘天地以萬物爲體萬物以自然爲正薛云自
 然亦是增語郭云乘天地之正即是順萬物之性
 薛云亦隔一層語以斥鴳比宰官以大鵬比列子
 乃莊文本旨乘天地以下乃漆園自道郭云無待
 常通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愚曰又字費力
 此猶隔一層語知自然無待亦是增語乎聖人只
 說隨分自盡之當然豈有待哉惟真自然不說自
 然
 劉云其自視也其視下也語不待辨而笑隨之矣
 鵬者遊之始也出門萬里始見天色及其至此鵬
 何足言冷然則在人世是非之外矣孰若乘天地
 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此是竿頭進步法身
 向上事乎

虛口下如何判
斷余口一狂等
香案天絕符
心卜度化忌不
靈遊子曰可致
福否如何正辨
余曰發動有用
矣遊子曰皆能
余曰今日時辰
向在遊子遊視
針曰神物余口
皆能遊作靈木
矣且幸紫十念
恍惚
孝能曰道人到
處四事相足自
幸本地風光非
必枯木灰灰乃
為無已也只是
遊者名聞相卷
系地炮莊注
起見便隔十里
非全於下終難
漢道學而第一
以人不知不恨
收科中庸于素
隱遊費之後提
出遊世一可非
千聖之骨于取
易證者能為無
則又于大過遊
之義獨立不懼
者乃真遊世無
聞耳然有卦微
靈靈焉以勿用
每其用以用善
其不用以乘正
而游耶龍馬虎
豹靈龜鴻漸花
牛狐羊無非於
龍也若不知此

陶云至人無己而無所不已。辨而為氣即其功。故
而為物即其名。何大何小。何修何短。何來何去。謂
之遊哉。宜禪於無窮。強名之遊。郭云順物故理
至理至則迹滅。故無功。聖者物得性之名。未足以
名其所以得也。厥則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遺實
若雖狀極于鯤鵬。妙至于御風。終對待中事耳。非
逍遙之本致也。
孫月峰曰。譽不勸。是無名。未致福。是無功。無待則
無已。
野同錄曰。無名而名。名無所避。惟無己而無所不
已。乃能因物付物。功蓋萬世。謂之無功。尼山稱堯
蕩蕩乎。民無能名。達巷稱尼山曰。博學而無所成
名。本自逍遙。何容贊言有無。
虛舟曰。夫焉有倚而萬物皆備於我。此不落有無
之真無已也。巍巍蕩蕩。此不落有無之真無功也。
摩詰曰。欲使如來名聲皆聞。以名空不避名也。此
不落有無之真無名也。至誠神明。尊于一切。而不
離一切。故曰乘正而遊。
正曰。人知息為無待。而不知遊為無待。人知遊於
無者為無待。而不知遊於有者為真無待。乘物以

遊心者無無者也。有即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
也。拈出者。巧指耳。造附耳。學易乃不為黃葉所惑
蕭伯玉曰。不實無而壞相。方為識。恣根原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日月出矣。而增音火不息。其於
先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
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
子。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鸚鵡音
巢。巢於淡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視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許由。陽城人。字武仲。隱箕山。皇甫謐曰。槐
鷓鴣。小鳥也。偃鼠。鼠也。鸚鵡。水鳥也。不越代之一
言。大人所對也。表其天下一段言。大德之人。也。遂之
本言。大以無用為大也。

遊心者無無者也。有即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
也。拈出者。巧指耳。造附耳。學易乃不為黃葉所惑
蕭伯玉曰。不實無而壞相。方為識。恣根原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日月出矣。而增音火不息。其於
先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
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
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
子。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鸚鵡音
巢。巢於淡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視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許由。陽城人。字武仲。隱箕山。皇甫謐曰。槐
鷓鴣。小鳥也。偃鼠。鼠也。鸚鵡。水鳥也。不越代之一
言。大人所對也。表其天下一段言。大德之人。也。遂之
本言。大以無用為大也。

也。冠它不替。王山陰曰：後世多味子酸不味。許由以皇帝少而官多也。夏摯曰：因岐來斗酒。雙雞便起爭。亦謂以笑。可乎？又有華食。豆羹見于色者。亦謂許由。許由將謂鵬。鵬雙笑可乎？李表曰：孔子仁義濟世。德泰伯而逃。虞仲。庶李孔若。是乎？費讓也。孟信言。孔子之祖弗父何。讓有宋于厲。公述知後有。人讓易能哉。終非單豆一。許可。色也。孔登。小曰登。高。卿一。醉吾。能持。德公。林其。高。諸。為乃。拜之。足不。離。約。室。星。更。可。思。高。士。傳。以。無。名。為。上。亦。以。供。養。無。王。之。魂。也。耶。妙。在。讓。皇。帝。者。親。到。箕。山。又有。洗。耳。在。後。撥。濟。痛。快。昔。謂。莊。子。為。隱。者。今。謂。莊。子。為。讓。者。今。豈。不。更。為。大。學。加。一。圓。光。

獨兀矻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備。尚此固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乎。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鵲鵲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語。均之無川。而堯獨有之。明乎博裕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厄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寶也。各得其寶。又何所為哉。自得而已。故堯許雖異。逍遙一也。

陶云。賓之一字。拈得最妙。朕只見鶴鵲未見化。懸挂瓢洗耳。未免多事。請觀皮冠致燥。與擊壤一歌。相去何遠。

賀長白曰。論以此身還乾坤。則劉伶還多了一鍾。論以乾坤生此身。則許由寧養在一瓢。聖人中道。可以用造物。可以忘造物。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愚曰。此言惟不用天下。乃能用天下。後言能平治天下者。即往見四子之神人也。可知堯許一人。原在名賓主賓之外。而不破覆木垂迹。歷然於名賓主賓之場。

既經。蓋曰。子長以許由。過則。傳而。致出。類。淵。好。孔子。為。青。雲。狀。則。許。由。亦。得。許。由。為。青。雲。手。曾。知。莊。子。仍。託。孔。子。為。青。雲。耶。子。為。青。雲。耶。子。無。不。信。有。許。由。而。揚。該。當。謂。子。亦。不。信。許。由。退。之。曰。許。由。由。以。教。讓。心。是。許。由。亦。一。青。雲。也。然。則。許。由。附。許。由。以。自。立。一。青。雲。耶。復。不。信。有。許。由。耶。蓋。亦。自。附。一。青。雲。耶。果。竟。如。許。由。子。曰。仁。而。兼。地。地。州。莊。子。已。矣。是。則。風。是。孟。子。之。青。雲。也。周。石。北。曰。野。馬。物。飛。皆。大。地。自。衣。變。重。只。青。天。

浮山曰。御曰。許如韓非所云。茅茨越席。堯煎舜黑。許由亦何所。艷羨而受之。耶。將如樸賜叔所云。申曰。許甫皆四岳後。堯咨四岳。定有讓事。許由亦一諸侯。苟安無累。何若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若耶。將如王維所云。掛瓢洗耳。聲非染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耶。愚曰。未嘗見在姚康伯曰。堯中許由之堯。不惜愚其子。而博讓天下。以成其高。乎。虛舟子曰。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始丹朱者。至矣。使以傲資居上。安必其不早。南巢牧野。手哉。杖人曰。秦伯逸。具。自。文。周。未。嘗。幽。及。四。五。百。年。後。一。布。衣。起。稱。為。至。德。若。非。孔。子。難。乎。信。矣。吾。因。謂。丹。朱。商。均。皆。至。德。也。有。信。者。乎。生。為。帝。子。以。必。得。之。天。下。送。人。而。毫。無。爭。心。先。自。毀。胸。其。德。貌。為。不。才。以。成。就。父。志。豈。非。大。孝。子。仁。人。乎。可。見。許。由。不。受。天。下。而。先。化。丹。朱。矣。愚曰。正好互相標。批。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遺。靡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狀。音。之。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綉。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封之能不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游游統則所
 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
 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
 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
 獨不見狸狌生星乎身而伏以候敖音者東西跳
 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音處於網罟今夫簾牛其大
 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寂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音

蘇子曰快哉亭記曰士生于世使其不自得將
 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時何適而
 非快其武昌九曲亭記曰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
 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俞貞本引邵
 子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閒雖居人世上即是
 者惟五子可惜

出入間大歎魁來隨分納些些亦本分也宇宙內
 事皆吾分內事亦本分也此四語上下皆收
 東坡曰遊於物之內而不遊于物之外彼挾其高
 大以臨我則眩亂如隙中之觀鬪焉知勝負之所
 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山谷曰委而去之
 其入者涉難之羽遂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翼通
 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撓豈在彼哉須溪
 逍遙卷記曰瑞世變寒而犬羊肉之行求逐累如
 脫桎梏長途倦暑憇樹而歎曰清涼境不必美陰
 也。有秋之杜生于道廡逍遙甚矣而不自知也以
 今日為不足焉知後日之苦今耶聞此者撫然而
 卷具是矣然則莊子亦若是乎曰遊
 須又曰首為惠子二難自謙自解以喻托喻如以
 夢說非夢非夢說夢舉此見彼未嘗拘拘問答至
 末後著其生平之言不忘若以為相讓真痴人說
 夢也
 譚云逍遙遊不是無用只是無所可用耳作天眼
 觀從天際下視人為魚為人我天海我為魚為人
 人天海真宵然者天下不足喪矣支公所云至足
 是也看天地不是天地看堯舜不是堯舜笑翁曰

逍遙乎寂臥其
 二時取物無
 不能及矣既曰
 道遠遊如何添
 一列云彷彿其
 胸中無邊耶
 口天眼不能打
 是夢醒還是打

費一車道請
夫婦聖人天地
皆不能盡道以
見道者然亦收
歸夫婦何益夫
婦者人倫之總
公學長者高括
提之夫婦持充
名耳天地之總
為魚得度與騰
騰為夫婦得度
亦華轉女成男
華滋有詞強指
化而飛矣誰能
破載

藥地炮莊
宗口玄又玄
妙中妙方便得
揚助信焉自己
親照時特說玄
起起一念殊殊
不可思議之解
即落塵界經云
虛偽淨心多諸
巧見不能成就
團團令人全愛
遮非之詞不達
圓常之理不肯
友心塌地事理
不二將專索胡
蝶團團耶耶乃
帶累道遠為誤
世之壽樂耶

猶是半提薛子曰李長者華嚴論云昔門曼殊總
是表法非實有也隨云即仲尼顏淵亦是表法非
真有是人何其婆心徹困耶

三一曰無所可用正在無用有用之中若竟膠無
用之盃是暗痴也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然有小休
歇有大休歇俗人執着且激向那邊去因此執着
那邊更執着呼蛇容易遣蛇難不見兩端用中
舜下註脚豈樽于堯術耶

石竒曰莊生真見堯之血脈方向盤山會裏翻箇
筋斗只解成佛不解度生是拙于用大也吾杖人
嘗云為善知識妄想方太菩薩留惑佛不捨五濁
安能免哉

唐豹崑言施愚山提戒懼是一息尚存之樂事愚
聞之曰青原白鷲諸公何幸而入此逍遙遊耶夫
德業才學皆以享其性者皆性之所為也然或執
一節自矜所長不能忘我傑中有傑相形相術較
長量短計愈淡迹愈懸而情愈不樂何也內見我
外見人而不自證其心體之廣大也復以自知者
知至之入幾也乾知大始者至之而與幾也有以
樂天與發憤為兩枝者豈知真逍遙者乎

高公再過
通此日謂此
為笑不必苦
作道埋怨亦
不可之也作
請法總思別
論本亦無建
御書亦不與
歸同遊尋常
義不脫離
光三昧供養
生註無分那
國費盡淵源
漢之華也止
行一幅後姑
山與後世開
野山樹化然
藥地炮莊
水上海公
去因與公味
倪文正公曰
溪流中有佛
痕後無詩

或問莊子無已乎曰說以自遣耳功名原無長才
自然夢想不到已最難克不如由我曠觀休那曰
逆池歸了說名根不得斷鈍阿羅漢入滅盡定其
孤高之我即名根也李禿翁曰貪生怕死好名三
聖人看破用以設教虛舟曰幸此三者正互相救
不則無憚好利好盜而已莊子戰國養生拋卻功
名而著書望知己非名根乎自知有孤高之我故
寫虛無以解之曰說寓庸猶未能庸奇才難忍惜
此一箇中庸不可能也適得而幾其寔證矣不自
欺而道放是真逍遙處索性習盜跖滿苟得說破

言下正顯聖人中道隨分自盡其寔而已名不可
得而好亦不可得而避此正訓也聖人萬世為我
好學不厭全身天地私亦是公此所謂無針鋒許
涉漏也達士至性燥破今古平寔澹泊退處旁觀
手筆揮洒為天地開花一真無避時乎如此則如
此我何礙乎身無俗累讀破萬卷遊山水間得解
人談咏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不可得矣乃者刀
兵水火剩一峰頭讓汝明窗批點鵬鷗大可憐生
且與落花流水說逍遙遊何嘗有生成人我是非
哉

安成學人吳雲較

齊物論第二

郭曰：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唐荆川曰：論篇論本無是非，是非皆人所作。集曰：孟子知言，在世教正用上說，齊物論專就人生成路上喚醒，子曰：朝聞夕可，生來去一大事，置之不理，偏於情識意見，關勝獲短以學術門戶殺人，莊叟悲憫，特地掀翻窟穴，第其反覆拈提，如搏虎豹，控龍蛇，令人無下手處，不知其間層層脫換，絲絲見真，當作

能者我聞
焉云淋通
其無力
安修因
淋過以
喻善道
熟語不
道子曰
郭是淋
過室日
勿憂亦
不或

能者我聞
焉云淋通
其無力
安修因
淋過以
喻善道
熟語不
道子曰
郭是淋
過室日
勿憂亦
不或

卷之一

三。支于菴至我，且奈之何哉？是澄其源，一支也。自言非吹也，至此之謂以明是清，其流一支也。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末消歸自己，分上結款。一支也有權有實，頭正尾正，必寄言于

此處軒
支于菴至我
且奈之何哉
是澄其源
一支也
自言非吹也
至此之謂以明
是清其流
一支也
自今且有言
於此至末消歸
自己分上
結款
一支也有權
有實頭正尾正
必寄言于
道之器
利害極大
為齊物論而說也
三一曰聖人因
天下之是非
而轉天下之是
非即以蔽天下
之是非引人入
勝地以救之
又何妨頭上安
頭乎則正固本
覺也物所以
為物也提了因
始覺也物之自
得也推倒虛

卷之一

南郭子綦其隱，去聲。兀而坐，仰天而嗒，嗒音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儼，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音也。一云身也。身與神為精。

此處軒
南郭子綦其
隱去聲兀而
坐仰天而嗒
嗒音焉似喪
其偶顏成子
游立侍乎前
曰何居音乎
形固可使如
槁木而心固
可使如死灰
乎今之隱几
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子綦
曰儼不亦善
乎而問之也
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汝
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汝聞
地籟而未聞
天籟夫音也
一云身也身
與神為精

能者我聞
焉云淋通
其無力
安修因
淋過以
喻善道
熟語不
道子曰
郭是淋
過室日
勿憂亦
不或

揚直曰風者陽
氣鼓陰而由或
陽為陰所持不
得入而旋焉曲
卷密室室自生
風不動而物皆
動相擊立待不
岸拍掌長而吹
谷而擊出物
擊物物逆氣
物物之氣皆
噫之類也故
漢漢松葉標破
乘地炮莊

杖云莊子以世人為物累不能出生來者以有我
也真吾無我子游只見其似故曰固可使今非昔
總是疑情曾未知吾已喪我我何可喪所喪者妄
執之我見也狙公胡蝶是宵然無己之方引人聞
籟耳若執狙蝶為我見豈起狂風
園覺曰若知我空無毀我者物論何足累耶愚云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喪貝勿逐而無喪有事矣怒
飛略嗟原非兩際

子游曰敢問其方于棊曰夫大塊噫音其名為風
是唯無作作則萬聲怒音而獨不聞之琴琴音
山林之長佳音去聲大木百圍之窳穴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音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激者音者叱
者吸者呼者諒者笑音者啖音者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音者冷音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寡
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
寡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于棊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音也
山阜貌也吹即崖崖倒用也枅枅榑也
也笑談也啖切聲濟者風過也
郭云人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塊然自噫
耳物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吹萬不

藥地炮莊 卷一

狂風若聖時
風若運許作
傳與中上定會
歸之德耶壯夫
無恙房夫病
樛南風雨謀吹

讀莊當如歌詩
此是一篇天籟
試傳乎欲以
動知風聲映日
見天色風百風
下鳴中夜天不
至其能測論
書數子卷卷
空無聲非古
八字字字叫魂
聲響入心入
于心意何得

藥地炮莊
山林之長佳音去聲大木百圍之窳穴似鼻似口似
耳似枅音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激者音者叱
者吸者呼者諒者笑音者啖音者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音者冷音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寡
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
寡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于棊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音也
山阜貌也吹即崖崖倒用也枅枅榑也
也笑談也啖切聲濟者風過也
郭云人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塊然自噫
耳物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吹萬不

同天籟也夫籟豈復別有一物哉耳遇之而成聲
者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
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而自生耳
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
自然矣自已而然謂之天籟以天言之所以明其
自然非有為也或謂天籟役物以從已也夫天且
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
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

劉云寥寥描摸不過山木二物以七八者字而形
聲不可勝數于噓明聲前後皆治調調刁刁又書
中之達意而獨不聞而獨不見呼應最奇舉不可
見不可聞者俱一筆畫出

陶曰吾有我即有耦吾喪我則耦志耦者是非之
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首即道破
集云聽聲如响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為籟音響無
從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月峰曰以聞起以見收
杖云怒而飛是鯢之氣化為九萬里之風此則滿
天地間皆此風力所轉噫氣所吹也後又曰怒者
其誰耶可參可參

無我則我... 大知開闢小知開闢... 夫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斷殺者害者者小恐備備大恐殺殺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謂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謂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絨以言其老漁也近成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態... 姚佚洛態樂出虛蒸成前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謂... 劉云大小四句復盡是非底蘊自大觀小小何足道哉是非偏從此起知之則知善待之矣

樂地炮莊
九年之若早... 水中雙... 伯玉氏曰火能熟物指熟物而謂之火乎... 熟物之利有焚物之害而或棄之或取之守其子而不知其母則熟物之利亦失矣心與無明不相離得母召子法本自妙人自接于羣相耳

譚云夢醒二境入微樂出虛六字形狀更凌尋常說喜怒哀樂又從哀怒中狀出慮歎變態喜樂中狀出姚佚洛態正日以心關之所必至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故屢歎之不足

杖曰根與境會議生其中自己詰難耶騰疑耶

問一惟便當時如何曰未是性燥漢...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

劉云咨嗟之不足又太息言之世人或自謂如此識情且暮得此以生看得甚平竟不識真宰有情無形

杖云此正明我見本空以對物有我物不自物由我而物如我不取物亦無有知此非幻成幻亦近于自然矣而不知其所使者幻也似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作則寂嗚濟則寂虛會格此非我無所取之我為何物耶蓋就人業識中找轉他鼻頭來使尋取真宰耳

百骸九竅六藏...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有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心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師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成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歟

樂地炮莊
杖曰心如工技... 百骸九竅六藏... 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有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心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師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成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歟

附神場之類乎
不香有言不香
無言只是個動
全不自滿便
為其結生以
如延髮若以
一刀兩斷正
生其老後自
藥地炮莊
何且與一塊木
頭教他吹萬自
已
長沙寺之偶不
許錯認昭昭靈
靈之說神為佛
性然則就老莊
之昏昏然然為
水體亦是無記
也然血肉為心
者既失統空虛
為心者既正虛
耶何以擊空虛
不痛擊身則痛
則身不痛則心
則身不痛則心
八辨廣漢宗說
提出白淨識為
九識傍約為

可不謂大矣乎。人之生也。固若是已乎。其我獨已而
人亦有不已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
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感備也
劉云。求之造物而不得。求之我身而得其情。五行
相生亦相尅。物論未足為水炭。即一身五藏有自
為水炭者。四時之更衰旺也。有在四時之外者。憫
其心隨形化。教以自證自悟之途。但隨所見而師
其成心。未有不得師者。不知自身內事。而取之於
外。是無為有也。
薛曰。成心者。現成天地之心。一毫不待加添也。歷
盡消訛。一切仍舊陶云。汝塵之起滅等聲塵之萬
殊。究取從來。樂出虛蒸成菌耳。使之以莫為宰之
者。無朕生滅紛然。寂滅宛爾。此所謂天均乎。受成
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識真
君也。真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正曰
兩說皆因現量比量而豎此義也。且問此說現量
者。成心乎。未成心乎。不見大智論曰。惟善用心。即

二。變。何。不。
受。之。則。是。愛。護。
告。不。自。已。何。
一。亦。知。不。被。
佛。相。何。况。
于。誰。
楚。石。講。講。嚴。
日。後。見。生。明。暗。
成。果。見。不。明。自。
發。財。財。財。財。財。
不。能。看。忽。然。天。
相。與。與。與。與。與。
一。點。一。點。一。點。
河。六。月。水。
已。隨。隨。見。見。不。
能。及。獨。且。奈。何。
莊。子。又。曰。連。命。
之。情。者。不。務。命。
藥。地。炮。莊
之。所。無。何。何。
道。此。何。是。奈。何。
一。番。未。底。否。甘。
應。生。曰。路。步。路。
錫。滿。添。美。上。
我。龍。飛。點。點。

得聖學慎獨于未發而明微于中節而已。莊生口
吻原是設難滑稽使人自奈何之。
御冷氏曰。楞嚴先以見精與緣心對舉。次又剔出
妙明之與見精。次又剔出因明立所之病。總欲破
發業潤生之無明。而破及生相之無明也。惟至八
地見思惑乃斷盡。而復言回真向俗。雷惑潤生何
耶。絕後重墜乃堪語耳。破相非破相也。乃破識也。
非破識也。乃破執也。戴淵盜也。一變而為良臣。意
二物乎。謂其轉盜為良。則曰轉識成智。謂其是
一物則曰識即是智。大慧嘗欲一刀兩斷而又曰
識得知解起處。即與知解為僑侶。真頭問家親
作崇時如何。梁山曰。識得不為菜。會一奈何否。
信解行證。則識神即佛性。不然則佛性即識神也。
學人若襲宗乘語句。而混說則聖凡不分。邪正不
明。或信性而不信相。終墮斷坑。或信相而不信性。
必墮常弊。起信論言。生滅相有。粗與心相應者有。
細與心不相應者。凡夫粗中粗。權菩薩粗中細。細
中粗。佛細中細。然說即心是佛。又說非心非佛。又
說箇理佛。又說事理不二。遇緣即宗。誰粗誰細。若
不自己奈何。安能化粗為妙。而相妙變化耶。

杖云相刃相靡固已可悲心與形化苦乎無本益
可大哀此莊叟痛與世人提撕生歎性命大事殊
則人豈獨無一不苦者乎不苦者以知天眞之獨
存為可憐也天眞自存之心豈未成乎心者得而
是非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
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鼓音亦有辯乎其
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
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
于榮華故有僞量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三十一 此處軒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者人固會言
如鶴則報書鴉則報肉鴉鳴則雨布穀則
新可聽之為準設音未定則不可為準矣

集云吹字與噫字對見得不是風力所轉任其生
滅惟聖人獨立于是非之表為能照之以天而知
道通為一也自言非吹至此謂以明七百餘字作
一長行其文與意如草裏驚蛇倏忽莫覩其蹤跡
非具正眼未易窺也言非吹至莫若以明為一層
樞始得其環中又結之曰莫若以明為第二層方
點出道字以作活眼次以愛之所以成結成形成
心兩成字此後遂出滑疑之聖人結前途者知通

倪文正曰讀士
學風流月莊士
短命理兩遇
于途必拌頂交
要行哉非快請
有知非非未非
莊子作一法戰
湖易曰音與宗
一戰場教與宗
一戰場與與宗
一戰場或遺故
信心或于定論
或致標新博地
或致究物理作

往五非總是可
與庸才與德
與勝而肥者
化者齊之莫若
以明亦因是已
莫更如何口吹
亦是也
總是非須無分
別以明則又分
別無乃反梓也
一味又復清滑
不吹秀乃為嬌
亂不可治究之
魔教開大去
集之則即是
其理也即是
清純無明
與地何非
向行耶環中耶
雲耶無覺耶
物化耶試指指
湘湘曰首言與
我此耶言天中
福環應是何因
耶自心既明則
家作活木銀際
地隨處音問後
歸物化而更
之亦亦遺矣結
針前錄聖況大
地車結於水發
聖虛空人都被
言可辨了何
活得環中快耶
既翻余口各言
與而已矣人人
自飛來一側

之善如此細細淡觀方知波瀾血脉步步有落處
指示的別非荒唐也以質直而言之有大必有小
百物不廢即天地之德教化川流亦有大小大莫
載小莫破原無世間是非故曰賢者識其大不賢
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莫若以明明因物付物之
公是也大圓鏡智照之以天喚作天籟得度中峰
本日舍塵勞無六度雲居齊曰鳥見自影而不驚
以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起信論解曰滅心相
非滅心體滅心海非滅智也不必捨波求水確然
混之不得大灰活來方許受用得着試以易透自
有天地而太極隱矣彼方圓對待流行者是何物
耶畫後畫前何不一照直下自盡而已必無兩層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殊方生方
本方外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
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也故曰莫若以明

三十一 此處軒
有天地而太極隱矣彼方圓對待流行者是何物
耶畫後畫前何不一照直下自盡而已必無兩層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殊方生方
本方外方生方可方不可方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
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
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
也故曰莫若以明

正和氣時正哉
念不來則聖人
亦用指頭點人
也耶疑否
無和氣亦非
破字既免其
氣固愚者曰
子等是聖問
是故亦不致
成亦何何
子亦猶是半
狀則清是之
傳何道須知
五善差哉
虛曰若不從
念處看夜接
藥地炮莊

禁也。師曠之枝策也。愚于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繪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手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手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滑疑之。擇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在舜。琴者。枝在也。策杖也。舉杖也。擊節。梧琴也。兼之末年。書之于今。辨也。給琴瑟絃也。

郭云。聖人無我者也。使羣異各安其所。安則已。不用于物。而萬物之用。用矣。則難放。易之變。用有萬殊。歷歷自明。

劉云。世人看得一邊道理。便至張一邊愛之。所以成也。黨禍始此。矣。又云。物我皆為無成。混同。糾繞。急欲喚起。痴迷。枉勞心力。爭是非也。不必註解。衆論。但覺其隨物着情。語意動蕩。豈可問夢于夢。莊于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漢思。曲說。惟疏其。講封。恍如面談。無限開豁。

王陽明答陳九川曰。實無念時。念如何息。只是要正。

石公谷石質曰。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已也。

一泓清水照
髮際之不去
是即在于知
其所不知且
者事快活思
出其然也
若人識得心
地無上土要
靈曰若人識
心大地是上
是上無寸土
紅塵皆黃葉
藥地曰此是
如何是清淨
曰若以清淨
甜以養靈

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陶云。念即無念。故曰未始有物。杖云。未始有物。一語三教宗本。但人所證有淺深。薛曰。滑疑之耀。用晦而明也。史記載晏嬰沮孔子。曰。儒者滑稽。不可執。洽合。陳亢太宰而知之。孟子亦言。衆人不識也。

正曰。世教定公。是方外歸委。化立法防。奸則貴。明托寓。藏身則貴。晦有知。明貫明。晦藏明。晦本自代錯者乎。此謂以明。苟况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决曰。以疑激參。此通塞之幾也。以疑藏好。盡為所欺矣。殊生。成。性命。必當疑至不疑。乃所以决之耳。故曰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殊。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有無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金亦

涉江曰日月星
委次不齊而錯
以成時有是其
人必有非錯之
錯言以應較學
者之邪正淺深
何妨牛舞食器
可叶律呂也邪
聖人兼習于物
果欲易簡生疑
秤錘無我見半
斤八兩不相欺

法鼓經云一切
空經是有餘說
大品經云空是
知未了者之為
淺若執為了即
石為偏莊子乃
蔡地炮莊
魏倫遠邪故意
攝人眼睛耶項
羽破即沛公入
關藉楚撥亂而
漢得天下且問
此是何因

開章表我方指
出心脈之狀乃
起論曰夫言非
吹也三簡因心

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
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
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曰無適有以至於
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素毛至秋而與
劉云大秋毫而小泰山莊子謂欲在中間又不肯
說出此是他占地步使物自得之

羅念菴曰執感以為心即不免于為感所役心無
時息則於是非亦有時滄矣虛而暫息也是非之
則斯亦不可得而欺

許乎速曰立個是字便有疆界薛曰無適焉者極
處去不得云爾因是已猶云因而已正曰因物付
物之因君臣道合者也神無方準不亂準即是神

法位必混不得豈實無星秤子教市偷耶消心放
下故澆一杓冷水耳先言空後言本空夫言本空

者謂不礙于正用也旁窺繫鈴解鈴遂以滑疑之
權造險雄謀危矣哉道理學問則總殺之荼毒詐

慙則總赦之相沿煉詐煉煉煉煉煉以為迅峭
門庭而且藉口于至理之弊遂至于此其奈之何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吟也請言其
吟有左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三簡以明正學
得且奈何故又
總論之曰夫道
無封有吟者也
春秋十日並照
聖人懷之以天
心學事學則用
事檢清和任雅
早施四鳴可謂
源血剖此平機

此中何等次第
何等分曉其豈
顧預者所難耶
只為粗公難辭
玄系
郭注聖人不論
六合之外恐引
萬物以學其所
不能也然則莊
蔡地炮莊
子標米始之三
管其所引萬物以
學其所不能者
吾輩聞降矣則
虛空為萬物是
引萬物以學其
所不能者乎六
合之外亦是一
種分域耶且問
道既無封以何
者為外耶佛既
呵之而又恣恣
石頭只與兩處
多少人若不釋
然何哉
郭青螺曰元年
春王正月可以
悟易契李東一
曰韓宣子見易
象與春秋而歎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人道不稱
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嗷音謀林希遠曰嗷
物曰嗷國語曰嗷
足就也大勇不悛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
不成就也

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
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
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
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
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
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于日者乎有美佳本作謙
宗一贈一胥敖一三國名也十日從甲至癸也莊不
拘此藏言未劫七日并照火起生風德進于日言用
也

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六合之外謂萬
物性分之表耳物之性表雖有理存而聖人未嘗
論之論之是引萬物以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
外而八吟固於自得升菴最賞萬物恣其分域為
道無封

之早知後免... 易謂時之節... 水火下... 于下學之事... 月中間放小... 只一毫頭無上... 下田苗山水一... 大慧果問張... 聖曰司馬光... 人張曰若子... 他張曰若何... 言微矣言曰且... 作齊物論大... 聖地炮莊

溫公曰沱潛于江條栲于山蕪容之矣秀于苗米

于火欲蕪得乎又曰艸妨步則難之水礙冠則艾

之自此而外皆竝生于天地間可以知聖人之懷

石賢曰懷如懷諸侯蕪納而兩存之

薛曰懷之一字乃見斧鉞之下無限慈悲與狙公

賦享之意豈不懸絕

集云不知之知非不知也注不滿酌不竭泉妙之

所出特不知所由來耳狀則知固自知耳豈待知

之而後知乎知既無知辨且誰辨

心易曰邵云春秋聖人盡性之書石竺曰忠恕之

書莊子以一懷字寫出春秋因是非轉是非藏是

非即謂之無是非故曰天均是謂大定看他特地

表章春秋以明齊物論之無是非

張四維曰莊子指百家眾技各見不能相通譬山

林遇風而聲則殊肢肢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

自已則物論本齊矣至天地間正經道理自不可

與百家眾技同論正曰神聖葆光因其秩序統類

而物論自齊矣孔子世家括論語大有見處敘于

貢不可開顏淵喟然二段乃敘獲麟作春秋鄧定

宇曰若他人作必敘兩段于作春秋之後矣余謂

藥地炮莊 卷一

莊子... 打劫... 聖地炮莊

孔子學易後乃作春秋正是行起而解滅也可信

春秋懷之同患至密方圓一際

齧缺問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

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狀則物無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狀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

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

試問于女音民寤寐則腰疾偏處臍狀乎哉木處

則備慄惴惴履狹狀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

麋鹿食芻蠅且音甘帶鴉鴉者見四者孰知正味猿

猴飲且音以爲雌糜與鹿交與魚游毛嫱麗人也

之所未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疾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

之塗焚歎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

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

不能熱河漢洩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者歎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外生無

變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郭云無心而不任故曰神奇集而行非我動也

曰乘雲氣有晝夜而無生終日歸日月夫惟

二四九

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故能與變為體而生歟若一

劉云從淺入深內是非及好惡從好惡說利害從利害入生來所謂齊也

林云既曰我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

知止其所不知更妙蓋謂不自知便是真知之體非謂經務之不用知也般若無知者無所不知非無知也一真法界比量皆是現量疑至不疑歷然

寂定

卷之一 學一 此藏軒

瞿鶴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

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安聽之奚勞去日月挾宇宙為其際合置其滑音

滑音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繼長信對人名丘孟浪向音

或感也時夜司夜雞也鴉大如鳩

鳩絳色肉甚美滑得未定之謂

劉云有謂無謂中間也中間遊處也此八箇字足盡一部南華之妙處纔說無是非假商量到天遊

歎亦別無妙道參萬歲而一成純耳參萬歲者一念萬年也是立論骨髓至此說破又

唐云眾人役于知聖人置其滑滑而忘之愚日以隸相尊者乾五大人各從其類管子曰鼓

之有梓撞撞則擊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以隸相尊即因是已之說也

予惡乎知說音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歟之非弱

表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媼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

黍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歟者不悔其始之駢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

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者而後知其夢也且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

覺竊竊然知之若乎收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尹的說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稟遇之也

也竊竊然察察也至也說異也一日自謂其說而

平之邪云平當卓然亦足謂時方言知世說毀瓦平

之則此是也。孫
相韻作伴。倚。

林云。夢覺二字拈得透。此處看得到。則衛玠之問
樂廣之對。未為淡遠。此亦學問中大事。如樂廣之
言。則高宗之夢。傳說孔子之夢周公。又何如耶。佛
亦有夢。是故佛於十喻中。夢喻第一。非止唯識比
量而知之也。參參。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嗚呼。開吾。誰使正之。使同
平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
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相知也。而待彼也。邪。明。不。

劉云。妙在彼也。邪。五字。彼字。本無所指。著此冷滑。
令人悟入。林以為天均。反淺夫。我與若與人。皆不
相知。及其相知。又只在我與若之間耳。而猶待彼
也。邪。不言之妙。不彼不此。非直于不能。脂合。
副墨。口上既言。萬世知其解。因此又作一番滑疑。

莊子。夢覺二字。拈得透。此處看得到。則衛玠之問
樂廣之對。未為淡遠。此亦學問中大事。如樂廣之
言。則高宗之夢。傳說孔子之夢周公。又何如耶。佛
亦有夢。是故佛於十喻中。夢喻第一。非止唯識比
量而知之也。參參。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
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
倪。因。之。以。受。行。去。所。以。忘。年。也。忘。年。忘。義。振。于。無
竟。故。寓。諸。無。竟。無。極。也。竟。如。守。極。也。極。本。作。境
郭。云。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
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適。也。忘。年。故。玄。同。生。成。忘
義。故。彌。貫。是。非。成。生。是。非。蕩。而。為。一。至。理。暢。于。無
極。故。寄。之。者。不。得。而。窮。
集。云。欲。拈。化。聲。故。設。何。謂。天。倪。之。問。蓋。聲。出。于。化
乃。無。作。無。為。之。端。倪。
正。曰。聖。人。著。其。應。該。藏。其。究。竟。究。竟。原。不。可。究。竟。
而。即。以。應。該。為。究。竟。寓。諸。無。竟。者。寓。諸。庸。也。物。物
幾。幾。皆。是。相。待。即。是。絕。待。此。莊。子。喉。中。肯。惟。其。受
衍。不。妨。危。寓。滑。滑。
莫。認。着。耳。根。同。通。耶。故。又。化。影。莫。認。影。事。耶。故。又
化。物。化。聲。化。影。化。物。又。曰。必。有。分。矣。分。即。是。合。物
物。已。耳。雖。寓。于。滑。滑。卻。不。滑。滑。
問。兩。問。景。影。以。變。于。行。今。于。止。變。于。坐。今。于。起。倚。其
無。特。操。舉。景。曰。吾。有。行。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虛也。景各同。西日無。其回。健處。

影以。如形。之。工。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影以。起。病。短。影以。起。病。短。

以不。然。蚌。蛇。腹。下。則。以。不。然。蚌。蛇。腹。下。則。

劉云。待。有。所。待。甚。精。相。待。之。無。慮。而。定。無。所。待。則。俱。空。

潛。艸。曰。蘇。子。瞻。令。叔。黨。舉。其。影。不。施。脣。目。而。觀。者。知。其。為。于。瞻。以。然。取。影。而。神。出。焉。此。叔。黨。之。妙。也。

莊。子。是。畫。至。誠。之。影。者。也。後。來。襲。取。此。筆。以。賣。畫。何。異。塗。鴉。而。夸。張。頌。

薛。日。漆。此。一。喻。亦。非。偶。然。寓。諸。無。意。猶。嫌。未。是。則。絕。尚。屬。分。別。影。事。此。論。主。乎。自。掃。蕩。耳。消。歸。物。化。

方。了。涉。江。曰。若。倚。物。化。又。是。一。病。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音。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音。則。遂。遂。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

之。謂。物。化。相。相。喜。悅。遂。郭。云。覺。夢。之。分。無。異。于。从。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

志。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于。今。化。矣。从。生。之。變。豈。異。于。此。

天台。宗。曰。奉。嚴。國。教。兼。別。教。而。明。眼。者。曰。別。即。是。

奇。想。奇。見。以。奇。寫。廣。石。牛。之。豎。

時。天。之。雨。間。人。恰。許。清。閒。作。人。切。莫。錯。會。那。天。門。曰。然。向。華。山。

求。一。覺。點。甜。堆。理。悟。高。峰。諱。曰。萬。慮。枯。竭。

人。天。同。息。一。光。所。謂。天。照。可。怪。是。謂。天。照。可。怪。

枯。樹。無。始。狼。虎。猙。獰。是。謂。無。始。狼。虎。猙。獰。是。謂。無。始。狼。虎。猙。獰。

石。門。曰。為。是。不。由。而。照。之。以。天。持。謂。打。透。幻。眼。

而。迷。關。摩。羅。首。難。取。耶。為。是。不。屈。而。寫。諸。胸。將。謂。打。透。幻。眼。

矣。前。曰。已。運。八。起。胡。蝶。笑。淚。久。矣。胡。蝶。把。住。如。何。

或。問。把。住。如。何。曰。在。你。肚。下。把。住。在。你。肚。下。把。住。

中。放。行。曰。上。宿。羅。條。全。得。力。放。行。中。把。住。曰。過。

且。高。不。把。不。放。如。何。受。用。曰。天。以。明。學。象。正。

地。靈。精。息。百。用。曰。何。能。入。夢。地。一。切。休。要。弄。

臥。何。妨。于。莊。子。未。後。句。中。喝。破。影。事。之。病。杖。云。化。聲。化。影。化。物。不。相。待。也。蝶。不。待。周。周。不。待。

蝶。夢。不。待。覺。覺。不。待。夢。此。莊。生。不。知。吾。何。以。喪。我。而。物。亦。不。知。何。以。自。化。也。周。兩。問。景。翻。恨。造。物。冥。

然。無。知。且。與。凝。墨。石。塘。子。曰。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

奇。以。盡。變。相。爭。讀。聖。作。當。虛。心。以。從。經。覽。百。氏。當。化。書。以。從。我。曾。子。固。曰。周。未。方。術。各。得。一。偏。私。智。

蓋。起。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夫。李。本。寧。曰。劉。子。玄。因。仲。任。問。孔。而。工。詞。古。人。拙。于。

用。已。莊。生。齊。物。論。翻。空。以。息。衆。論。而。後。明。環。中。寓。庸。春。秋。懷。之。其。曰。議。止。于。極。物。寔。語。也。苟。非。正。經。

而。知。物。則。雖。託。于。無。得。無。失。又。孰。知。其。所。矜。所。諱。耶。三。一。曰。物。論。不。過。同。異。統。類。有。無。而。已。湯。若。上。

曰。理。爾。勢。爾。情。爾。潛。艸。曰。人。知。情。勢。為。至。理。抑。知。轉。情。勢。之。至。理。乎。看。公。曰。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

旨。詳。蓋。統。不。核。類。也。焦。弱。侯。曰。孔。明。器。即。道。老。明。有。即。無。佛。明。色。即。空。二。氏。之。長。皆。易。所。有。心。自。本。

無。則。言。者。誤。之。耳。樂。地。炮。至。此。曰。維。世。重。紀。綱。遂。功。言。權。變。凡。夫。聰。理。不。如。利。害。辨。士。貪。奇。必。資。願。

功。言。權。變。凡。夫。聰。理。不。如。利。害。辨。士。貪。奇。必。資。願。

胡蝶也夫翁曰
莊子自知不好
收科姑妄言之
安曉之曰當說
丁又得去專李
丁生歎一流非
論正有事在賦
論道也此
論道也此
論道也此
論道也此
論道也此

倒達人遺放。才子標新。破相者逃玄。核欺者據物。不可以質測。廢通幾。豈可以通幾廢質。測乎。突出難辨。硬掃亦痴。自非神明其故。何能因其代錯。而化歸中和也哉。不則安用齊物論。而且為齊物論。夢話所惑。亂矣。真具眼者。試齊齊看。
老父在鹿湖環中堂十年。周易時論。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園。窮子展而讀之。公因反。因真。發千古所未發。萬物各不相知。各互為用。大人成位乎中。而時出之。統天乘御。從類各正。而物論本齊矣。復予著筒而銘之。曰。著卦之惠。退藏于密。即方是圓。兩行貞一。不肯于已。錯時閱此論。謹議之以終卷。

藥地炮莊 卷二

春行首
清伯升較

藥地炮莊卷之二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孝人弘得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養生主第三

三一曰。莊叟時無生之旨。尚未西來。老子之學。流為養生家言。故莊叟立論。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

石公曰。立命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折。無生則非養之所能生矣。眾人利生。故害生也。人不利。故不害。非淺達生。死之理。惡能養生。

小修曰。自其獨尊。無二曰。王管攝若帥曰。督。虛舟曰。陰符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輕命。激裂。藉口舍生。何如正告曰。養其生之上乎。天理不落。生。死。而安順中節。效養之主。所以為萬世。造命者此也。

愚曰。此篇發明慎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藏。消盡善惡名刑。卻于策賞提刀四顧。有旨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者。解牛斲羊。曾見此山已問日之窠。卻手。願曰。養正則吉。

此山已問日之窠。卻手。願曰。養正則吉。

野同善正讀曰
大道送大養生
自來口實節慎
委正谷神為能
佛頭勿用白頭
首志塞乎天地
生之本一
詩曰生斷兩頭
中斷不立將何
綠中不在內
外中而無不在
將以何為皆非
無此二語不檢
善惡之心在境
遇上計針線正
見能技能活非
山澤離鬼來清
計考觀者不謀
故以高善則名
樂地炮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已而
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
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也
管見曰或引善不積不足成各惡不積不足滅身
為證則是為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為而近名刑也
操下不敢為滿僻之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刑也
蓋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
無吟為于無為豈常情所能測哉夫為善惡而近
名刑不為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
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
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督字訓中乃喜
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間之中也
三一曰中之名因通不及而立中之用不以過不
及而限也故有圓中正中時中之說焉以緣督為
用中則時中即正中即圓中也中節之和即未發
之中豈有兩截三中之贅耶宗鏡提自證淨分中
道有為中道實性中道又說不斷不常中道不假
不定中道不空不有中道又載中論玄樞五種中
道將緣何者以為經乎

可入是門非道
若言入門是道
耶耶我曰與其
目所以生其目
之七也或其心
所以養其生之
才也主本無生
無故又安用養
哉仍其養其生
之心而養其生
乎山曰謂聖賢
足天賦則作兩
截耶如在道壁
下如何曰略推
何曰略推曰門
室豈是家珍
臨道虛空立處
樂地炮在

正曰陰符云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公則無私惡皆
化為善矣二樞非滿禪革非貪剛述非孝才辯伊
周非行霸術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證知大本化育
而時出經綸自然不縱欲不絕欲而從容中矣聖
人以至善之體統一切以中節善用貫有無故名
破相而享因物付物之寔相者也
薛云有涯之生生滅之生非無生之生也故有涯
無涯之知知見之知非無知之知也故無涯有涯
何以隨無涯此內外景秘密之旨非但不識生且
不識知連下兩殆字凜然
杖云此主全在緣督以為經故能為于善而不近
名為于惡而不近刑慎獨之妙也治己治人曾無
二致可以養親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易之觀我
生觀其生即觀天下涉江曰杖人添兩于字於為
字下政見督之緣乃顯獅子捉象捉兔之全力
愚者曰既說身又說生于何分疏年何以為盡所
以立命也插入養親一語令人誦之手舞足蹈仰
天涕洟蓋必養其生之主者方能得親順親耳孝
經曰孝無終始通于神明曰孝無始則有在髮膚

素問亦是刑書
孝經即是仙方
誰能解之則為
三說
有口而無作知
若人管地地地
有云不事地地
地地地地地地

亦自善者何如
護生用殺之一
刀耶何如生耶
無生之藏刀耶
五味在和酸澀
怡好遊刀
依乎天理刀解
中節林林為水
四顧善藏你看
宜位講學先生
宜節密地白牛
丁也
依日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為度誠
日無全牛矣不
逆許而先覺官
止神行矣且與
藥地炮莊

之前者曰孝無終則有在祭葬之後者養傳天下
人心續萬古之主中主以事其親其達孝何如耶
方知孝經是金剛剛水鬼神沒奈他何兵刑地
獄豈能比其迅利大經細經皆明可悟常統常變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踰音者音殊響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
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謔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音隙導大窾音款因其固然技
經肯祭之未嘗而况大軀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族每至于族吾見其難
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謔音然已解
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然
皮骨相離音騞然聲大子音也經音成池樂章也細
間也窾空也音者音肉也窾音結處也軀大骨也十

藥地炮莊 卷二

觀我六神日解
得千牛刀不傷
到頭須解善刀
藏等開了卻
是亦王
老子治大國若
烹小鮮陳子宰
天下亦如是也
天下好道者用
庖丁好道者用
解有悟處止見
一處養生之主
何嘗見
入水不濡火大
不熱無礙遊刃
在骨未解而
肉已離也
何異在指間觀
空而解謂解于
藥地炮莊

九年以十年為半而用之
九年言其久也然五也
譚云分明蒲團上坐一庖丁徑將解牛作山水綠
竹是何等心耳從來寶刀詩歌寫不出無厚二字
每至于族數語凡性命道德文章事業小心大膽
俱已括破
杖云綠督為經率性之道也以無厚入有間發皆
中節也涉江云讀此提乃知中庸之智仁勇是無
厚之刀刃五倫九經是有間之全牛又括出慎字
為致中和之本真神解哉豈與偷變壞經者比
薛曰庖丁之語當作三句看所見無非牛是俗
全牛是智眼有間是道眼能見全牛者有成竹十
胸中者也通身色蕉剝而不壞其間安在惟刀知
之耳三百八十四畫畫畫都是游刀之地與時偕
行喫緊在善刀一語時時綠經即時時奉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乎介也天與
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此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
一飲不斬音乎樊中神雖王去不善也音來人也
郭云始乎適而未始不適者忘適也自放于清曠
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陶云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防患周慎登期育
 樊中哉雖王不第也何若無心順物乎
 集云驚問者從形骸起見也右師曠歎濶漠安于
 所遇之偶當曰天使獨曰人有與者言無損于我
 之木來面目也
 表小修曰陶徵士云田間豈不苦庶無異患于此
 所以縱浪大化也
 愚曰庖丁以全牛為有間右師以介獨而全天一
 全一獨取譬妙叶只是林然之戒有誰肯顧不功
 驚之度幾稍傾其獨耳依然收歸弔哭嗚呼哀哉
 老聃歿秦失作本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
 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
 人也而今非也何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
 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
 之適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子為
 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別作爐孟子蓋心可與合參
 郭云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不仕
 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佛曰子子不
 因入於世是皆
 不可養生者依
 此說更欲之皆
 不任實氣力
 有謂形為精神
 為大者有謂事
 為精理為火者
 有謂火雖精則
 則光融而無體
 之火不滅者有
 謂火滿室中而
 用必在得薪
 薪但謂薪刀折
 燒而薪之若不
 知折薪自不知
 薪之何能續
 生虛生虛與誤
 殺多火
 佛曰子子不
 因入於世是皆
 不可養生者依
 此說更欲之皆
 不任實氣力
 有謂形為精神
 為大者有謂事
 為精理為火者
 有謂火雖精則
 則光融而無體
 之火不滅者有
 謂火滿室中而
 用必在得薪
 薪但謂薪刀折
 燒而薪之若不
 知折薪自不知
 薪之何能續
 生虛生虛與誤
 殺多火
 隻曰佛典言火傳于薪猶神傳于形火之傳異哉
 猶神之傳異形人見形朽便謂神喪終期都盡可
 乎然舍生趨生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薪
 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即時盡矣蓋聖
 金不出乎爐汗灑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成生一也
 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成生如一豈故反哉知成生
 之一者乃為善養生者耳
 陶云庖丁言養生之理極矣又推到未嘗有生
 方為探本之論以結主字之款薪盡火傳如楞嚴
 波斯匿王不妨淺解
 凌滄虛云逍遙遊曰杳然喪齊物論曰懷之養
 主曰安時處順托出三個聖人來與他安各
 弋說曰莊子用世才蓋謂錯節處勿輕試于苦
 處乃可下手也齊桓公苞茅祭罪膠丹致討入
 之間也趙襄子肘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范蠡
 宰嚭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譟樂毅而以騎劫代
 燕惠王之間也漢高祖為義帝發喪入項羽之
 也王允用呂布入董卓之間也仁傑謂姪不稱
 入武曌之間也李愬破蔡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
 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間可人按筆定

思曰不知其... 絕域而有餘無間可入... 于身者胸臆有氣... 意所不至而人逆焉... 下手處只得卷而懷焉... 杖云帝者天命之性也... 于為薪是為善無近名... 怪之經天地雖覆墜乎... 三一曰不知其盡故... 神之火傳焉事究竟... 我不知此心且古今... 又荒緣督之經矣故... 火物物之生機皆火... 而有焚害之禍雖由... 竈與缸以用之倫物... 乎則言天命者神不... 不日知之平民也其... 之條理用中于民物... 矣貪慾念諄則截斷... 可耳沒高者執偏關... 販論乎濡其首不知... 絕域而有餘無間可入... 于身者胸臆有氣... 意所不至而人逆焉... 下手處只得卷而懷焉... 杖云帝者天命之性也... 于為薪是為善無近名... 怪之經天地雖覆墜乎... 三一曰不知其盡故... 神之火傳焉事究竟... 我不知此心且古今... 又荒緣督之經矣故... 火物物之生機皆火... 而有焚害之禍雖由... 竈與缸以用之倫物... 乎則言天命者神不... 不日知之平民也其... 之條理用中于民物... 矣貪慾念諄則截斷... 可耳沒高者執偏關... 販論乎濡其首不知...

藥地謂曰易簡... 險阻乎地風波... 御曲迷陽如何... 下足誰知童子... 陶差別智是充... 竟覺順養虎食... 氣以爲心使藏... 能不自擇地日... 致感靈開明堂... 說大成也是... 不得已到底醫... 門多矣探生招... 前以此五濁難... 免刀痕不若支... 總傳其薪火

人間世第四

三一曰莊叟以無為自然為宗... 獨不欲幻妄視人間世... 坑塹所謂吉凶與民同患... 黎人曰敬身寡欲而不必... 致中和慶延後世而不必... 人盡人之職耳邵子曰先... 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 時還解寄斯民... 虛舟曰人間世將有天... 人間之世耶華嚴法界品... 祇溢言耶法界量滅乃可... 有一寔正因了因藏于... 物付物隨分自盡而已...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 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民外成者以國量乎澤...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 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道不款雜雜則多多則...

劉云未遠人氣... 語云未易以言... 木土起居自不... 相入廣中俗去... 先以衣投水可... 參譚云未遠人... 心四語是聖賢... 身世謂通百用... 之謂也知者世... 之所用也指為... 凶器也謂醒人... 愚曰有它用則... 四個且字情勢... 易或理非一端... 孟莊素之漢關... 路豈似韓非作... 說辭

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
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
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江
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
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雷人
雷人者。人必反。雷之若始為人雷夫。雷若雷言野。雷
尸于澤。以澤為雷也。若雷。雷若雷言野。雷
則民如草芥也。雷一作術。
須漢曰。存諸己者如神明。人自來叩。不言而信矣。
故反覆進之以道。曰未定者。猶言自家未玲瓏。酒
脫在。何暇及它。
大學釋論申。戴恕之喻曰。唐太宗云。卿等勸朕納
諫。卿等亦納諫否。德宗謂李泌曰。直使朕胸懷自
盡。而其氣愈和。此所以喜得卿也。郭擘之諷廢立
豈同魏徵。裴度之諫東巡。豈同薛廣德。袁襲楓窗
曰。石介茅拔。距脫之詩。韓范于劇。鄉間之拊。股曰。
佛。佛環之。可見。藏身不怨。安能喻人。徒令。闕。捷耳。
杖云。此篇獨以孔顏之。敲唱為首。見非聖人不易
處。此人間。即有。貌。姑。賦之。神人。亦用不着。曾。知。貌
姑。賦。即在。此。賦。單。賦。裏。麼。

夫空。神。馬。失。其。性。有。舍。身。能。致。神。方。
乘。人。關。於。四。年。曾。獲。十。二。指。蓋。南。十。二。狀。皆。案。于。此。志。豈。非。王。公。以。之。推。諫。道。流。亦。用。之。以。濟。短。因。其。修。以。擠。之。相。亂。之。弄。術。且。奈。何。

又云指出其病。即一藥也。如云年壯行獨。輕用其
國。蓋為剛復自用之君。百沸一斛。泉龍達比于。以
下拂上。蓋為忠才不善用者。繆刺一針。
且荷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貝。異若唯。蓋。謂
土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
且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放火。以水救
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始以不信厚言。必。試。子
暴人之前矣。且昔者。祭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其
皆修其身。以下。假。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世
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
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害
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平。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語。我。來。人。曰。虛。名。而。無。後。為。厲。宅。無。
宏。甫。曰。順。而。能。達。帝。王。之。政。逆。而。能。忍。老。莊。之。化。
才。識。相。配。必。本。領。宏。遠。精。魄。有。用。用。不。敢。盡。安。重
以。不。虧。疎。其。氣。非。的。然。以。為。美。遂。厲。而。致。之。也。
蕭。伯。玉。曰。或。見。一。時。之。功。卒。犯。物。忌。一。試。不。中。遂
淡。為。人。所。窺。雖。欲。改。轍。不。能。矣。適。足。致。禍。而。反。若
可。真。此。輕。用。其。智。之。患。也。功。德。禱。祿。皆。緣。于。不。得

出世非計如幻
脫虛空總不能
也惟此名寔足
透物情不以器
人問世于無我
有車善享功位
雙翅載人間世
于學而不賦正
在兒孫得力耳
一向謂翻天海
猶是師心依然
只現迂腐身同
放蕩成

化外無心先天
為阿自殊善後
愚者曰此是子
夫大似抱樞沈
子詩夏去休言
晏冬來始謀米
豈患其若美酒
飲教微醉後行
花春到半開時
賞其其意愚曰
止是耳矣大計
便宜
蘇老泉陳論有
理勢利激風五
法所淵曰太多
用用及於用餘
亦用教德德用
報者當機釋一
而用則此因行

已非能增而益之也。荆公溫公皆以道法扶世。然
進之不顧其安。而卒至于壞。達者自量不效。則推
懶折牙。何為蘇而復上乎。終懷無方。故天下樂推
而不厭。
正曰一個世界。總是一個聖人之心。以表法言之。
治者人仰天也。使者性相一如之幾也。太子者兒
孫得力。室內不知也。終言無用之用。遊世無悶。本
不動者也。

顏回曰。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揚為
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達。因素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
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實。其庸詎可乎。然則表內
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
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己言。藉乎而人
善之。藉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
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華季曲。與天為
徒。與天為徒。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
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
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
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足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須知此理。雖
子欲為如聖人
外此皆曰太
世曰所謂孔子
取謂是及化冰
浴而朝非及化
非當時學而化
矣。其效安在。此
處更須別具雙
眼。

金剛石與犀角
馬河金不氣昆
道有少生年若
無道則何足生
子來處以天正
事理與智萬
事主中主。事知
三拜位立立
戒亦是一來

既曰聽之以心
又隨得之當思
如何是聽之以
心曰放下
或曰放下
或曰放下
已季孔河德
其子來處與
月中題照我
心不起法
得石
愚曰場心
總個老
本處待個老

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異。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要其不可也。
劉云日漸之德不灰。言如此。還就澆清。將小處猶
未易透。况大事乎。此道在納強。港遇之上。
陶云行不以地。飛不以翼。者無已也。若有已。則有
扶以喻人。多矣。謙矣。端而虛。則不虛。勉而一。則不
一。此絕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顏于初有見于
處。未知所以虛。故以心齊進之。

仗云師心者。不能忘我。故曰寧為心師。莫師于心。
集云設為三條。委由發明。可謂妙矣。然大人先生
不如此。心體本無正用。即得。盈虛消息。現前歷然
在已分中。有何委曲。有何巧妙安排。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
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嗚天不宜。顏回曰。固之也。
食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何以敢問心齋。仲尼曰。若
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
以氣。聽之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雖
道。虛虛者。心齋也。或以有為。為未見其宜也。一
本處待個老
中節謂之符。

叔孫氏謂陳大夫曰吾國有聖人孔子能廢心而刑形陳大夫曰吾國聖人充而刑形陳大夫曰吾國聖人充而刑形陳大夫曰吾國聖人充而刑形

陶云回之未始得使為人使也。得使之為天使也。至靜者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若以止為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于地者也。

譚云狗耳目而外心知着內道二字方可與語。正曰管分別于第一義而不动。豈必墮黜作馮焉。醫乎。不昧同體之仁。以善用差別之智。是謂仁智交剛。即是轉識成智。

集云乾坤其易之門。登身于陰陽之外。其無門乎。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猶醫以毒攻毒。聰明府知神武不殺。其無毒乎。顏子之術一請。亦是冷灰爆豆。政播着孔子。瘞處孔子。便將一塊通紅熱鐵。千鏡百般。送出火星四燦。如閃電相似。遂將堯舜義

遠授記。宜其喟然一歎。謂循循善誘。博我約我。思大難酬也。顏子自謂墮肢體。黜聰明。夫子乃使之狗耳目而外心知。豈非倒一說。鬼神來舍。證上吉祥止止。為帝王為仙佛。豈更別有秘密。

葉音公于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請祭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懼之。諸梁子。

劉云甚敬而不急。此五字足以殺人。便盡情信。可憂始此矣。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威。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威。發無節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威。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于其有以語我來。

劉因唯諾說曰。物無無對者。亦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疾。姑以進退存亡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禮樂之所由生。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古今時變。事物倫理。聖人何嘗加損于其間哉。惟盡夫心而聲律身度矣。

荆川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法。則無人道之患。陶曰。安則行。危則息。

集云。清心約物。亦是做事人。克之則為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畢竟親見夫子來。朝受命而夕飲水。不敢輕自放過。問得婉痛苦切。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狀如生或方了... 起一念公曰... 莊子曰... 以臣未其子... 與其自事其心... 高自性成則... 字術頭制... 有不識子自... 水也... 白... 兒全機活... 取至此說事... 王元美曰... 能言之子... 乘... 能行之... 莊子以別... 言... 義... 器... 刻... 方... 事... 事... 可... 人... 清... 山... 誰... 達... 險... 形... 被... 况...

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于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于其行可矣。

劉曰：葉公憂在利害。夫子以生成別之。從根本下。鍼着親一念。豈以如臨乎上而後盡分。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卽心是帝。至聖至明。瞶昧他不得。無可奈何。非衰氣也。深慨明達。談笑有餘。

黃文成曰：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仁原不落生成。所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

杖云：此篇逗出忠孝至性。以事心不論。矩而處世。又何義命之能奪。此真人間世之張本。推重孔子至矣。何暇至于悅生惡死。何暇兩字。警痛沉切。于其行矣。決斷臣子之心。斬釘截鐵。非前後測度之言所能及。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真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謂門曰... 夫... 之類也... 曰傳其常情... 羅念菴曰... 易可親此... 滑神曰... 孔子惡許... 古來豪傑... 一味見人... 每事自反... 所知若辨... 張橫渠曰... 不充人者... 事勿懷不... 甚覆溺之... 于人而忿... 氣扶養善... 以口舌爭... 悟也樂廣... 錢公良曰...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羅念菴曰：濂溪遇清獻。明道語介。而澹沉不耀。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範。可免溢言。

滑神曰：人間溢言。傳殃切切乎。中黃曰：明不觸物。孔子惡許。有旨哉。韓魏公于小人之欺。終不道破。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昧此義。羅仲素曰：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落火坑。墮故每事自反。是一帖清涼散。葛稚川曰：與人言。度其所知。若辨者。惜短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

張橫渠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不充人者。學之至也。陳履常曰：士夫視天下不平。事勿懷不平之意。切齒扼腕。而遇事決發。必有過甚。覆溺之患。呂東萊曰：吾少福急。謂躬自厚。薄責于人。而忿憤渙然。視世間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朋。而用裕資。陸子壽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樂廣曰：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錢公良曰：心之鄙者。不可語達觀。質之愚者。不可

語通變學道自不妄語始肯哉此段提出忠信二字真是州里蠻貊之大與哀樂不易施乎前無自欺參前者也

故使人自悟其妙于言外也誰謂莊變絕物棄世不近人情且以巧關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表也夫風波易以動實表易以危故念設無由巧言偏辭

譚云陰陽二字入妙戲法真情郭云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圖害彼不復循理寫得徹透無物成與美成在久俱徹隨各言念設無由無由猶云不根巧言偏辭所謂風波易以動也

狀然不擇音音氣息弗二音然於是竝生心屬越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動成道度益也遷令勸成煩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劉云氣息弗然竝生心屬未成之開未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為戒殺放生文證佐尅核至而不肖心應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為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世情險阻此段似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譚云無作報打疊此心不用安排復攝末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水二字止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竭焉

潛艸曰蔡西山就道徒跌流血元城被命熱寢待盡從容大定俟命即致命也

顏闈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狀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與之正女身哉形莫若蕊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類為戒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劉云氣息弗然竝生心屬未成之開未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為戒殺放生文證佐尅核至而不肖心應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為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世情險阻此段似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譚云無作報打疊此心不用安排復攝末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水二字止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竭焉

潛艸曰蔡西山就道徒跌流血元城被命熱寢待盡從容大定俟命即致命也

顏闈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狀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與之正女身哉形莫若蕊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類為戒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劉云氣息弗然竝生心屬未成之開未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為戒殺放生文證佐尅核至而不肖心應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為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世情險阻此段似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譚云無作報打疊此心不用安排復攝末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水二字止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竭焉

潛艸曰蔡西山就道徒跌流血元城被命熱寢待盡從容大定俟命即致命也

顏闈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狀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與之正女身哉形莫若蕊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類為戒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劉云氣息弗然竝生心屬未成之開未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為戒殺放生文證佐尅核至而不肖心應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為不知其然也就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世情險阻此段似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譚云無作報打疊此心不用安排復攝末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水二字止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竭焉

後言謂非遠花
皆門前愚曰若
不悟遠之入于
無道猶是一燈
無也學則真光
難免妖孽

杖曰那能到
形心何凡中
須具殺活不露
錄老教人而不

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遂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喻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天殺如言天生讀如等殺之殺嬰兒用現量之知無町畦無不分隔也無崖無後峭也無疵乃純

呂曰與之為嬰兒以至達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無方不至于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因機點化勇貨亦可導之何非無厚入有間乎葉秉敬曰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獵較是也和者義之和和之以天倪是也子曰賜能敏而不能說師能莊而不能同子長紀子貢作說客殆戰國托之歟能說能同則就不入和不出矣

吳道曰以儉傲為高誦諛為禮刻薄為聰明關章為寬大胥夫之矣人間世提出戒慎正身而世反以放達宗莊耶陳于陞曰天下不如意事不當忿激與爭昔人謂世上醜醜富貴止如醉人酒風正可耐一俯耳堯夫曰遂令高臥人歌枕看兒戲

集云天生通身殺氣適足以知人之過此世上聰明刻薄奇險人病症最是難醫莫若就莫若和去

致于人如得其
符而後效提惟
且使徒為我
惡俗始不則
此人間世不易
處也竟能與
中波計求受可
凡氣清神岸人
皆得而覺中
笑語

清江曰在已事
心不論短是無
樂地炮子
行地治世行于
所無事是無事
兼中盡十七個
全剛只消常不
輕一拜知化無
倚本自無流只
為我見師心便
難連入
以順用逆者密
以養用殺者神
先以欲釣者後
今人佛智必
有以投其奸惡
而轉之虎不可
以駕馬不必
以鞭打莫以侍
者二其徒食神
強失其所養難
強供其將謂早
受坤行只是空

其樞然抗立之形也復曰不欲入不欲出微乎微乎其德天殺一旦彼且為嬰兒忽然露出赤子之本來漸到無町無崖談何容易所以至此者俱攝在正汝身三字內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游除玄覽能無疵乎佛言直心是道場黃貞丈曰敬以直內謂以常惺惺圓應萬務直非徑情之直也此篇難言情狀無不寫出如佛度世多少方便蓋蓮老能使南子識其車音自信正身經驗

或問戒慎正身尚管帶否曰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杖云入于無疵一語是九轉靈丹隨機利導如禹治水行所無事可以殺其奔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

也。不則流為揣摩縱橫之術矣。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嬉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音矢以振盛。溺適有畜畜。侯級而捐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慎邪。名德。解也。

見夢之夢也... 胡蝶夢之不知... 症作如何診... 湘洲曰莊子極... 德以爲犯手也... 陳勝武當山詩... 曰世時尚而去... 記得此山名可... 借世人不肯看... 賦以神仙日... 之謂明神詩... 曰世時尚而去... 奇功遂不虛斯... 人疑已混千載... 有餘情幾破朱... 文公看破蘇子... 白謂願作陶不

黃山谷曰養虎牧羊。是謂觀其所養。解牛承蜩。是謂觀其自養。所養。蓋物之性。自養。蓋己之性。

陶云傳其常情。無傳溢言。專對之秘密法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止徙之秘密法也。精于世故至此。譚曰至人處物。如處英雄。心下意折。不爲忘身二字。增長粗直。

德山座談曰。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是以民情爲矩。安得不平。

杖云。養馬者正如保赤子。雖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使不得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懼其不爲。

缺銜毀首碎胸者幾希。妙哉斯言。謂至此令人下泣。因見絜矩之道。非止慎獨一。概其中有予有奪。能殺能活。如神禹下車而泣。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可以思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深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

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也。中四字也。一也。字式。令起。高。下。山。此。或。無。謂。此。後。再。詳。說。子。自。有。示。說。得。再。說。乃。今。科。

藥地炮莊 卷之二 三三 此處軒

志。夢。阿。叔。曰。靜。呼。不。我。身。處。開。見。遊。絲。到。地。

而。以。義。舉。余。一。本。不。亦。迷。乎。橫。橫。然。也。診。占。也。

成。峰。溪。迴。路。轉。各。有。神。仙。窟。宅。推。開。物。莫。不。殊。一。語。想。落。天。際。見。之。夢。奇。又。診。其。夢。更。奇。其。相。物。匠。石。之。意。又。高。所。謂。散。人。又。惡。知。散。木。是。與。之。之。詞。也。惟。散。人。然。後。能。知。之。語。不。犯。正。位。蓋。若。此。

南。伯。子。恭。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繩。千。乘。隱。將。庇。其。所。賴。前。子。恭。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爲。棟。梁。俯。而。視。其

什。以。非。孔。子。最。天。之。舟。下。顧。諸。元。則。不。足。爲。矣。或。問。孔。子。比。莊。子。何。如。曰。若。人。謙。得。深。望。經。善。德。的。心。方。許。見。得。孔。子。笑。翁。曰。彼。亦。直。奇。焉。

爲。門。戶。則。液。橫。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粗。查。梨。橘。柚。果。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捨。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成。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成。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奇。焉。以。爲。不。知。已。者。詎。屬。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窮。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舉。余。一。本。不。亦。迷。乎。橫。橫。然。也。診。占。也。

藥地炮莊 卷之二 三三 此處軒

志。夢。阿。叔。曰。靜。呼。不。我。身。處。開。見。遊。絲。到。地。

而。以。義。舉。余。一。本。不。亦。迷。乎。橫。橫。然。也。診。占。也。

成。峰。溪。迴。路。轉。各。有。神。仙。窟。宅。推。開。物。莫。不。殊。一。語。想。落。天。際。見。之。夢。奇。又。診。其。夢。更。奇。其。相。物。匠。石。之。意。又。高。所。謂。散。人。又。惡。知。散。木。是。與。之。之。詞。也。惟。散。人。然。後。能。知。之。語。不。犯。正。位。蓋。若。此。

南。伯。子。恭。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繩。千。乘。隱。將。庇。其。所。賴。前。子。恭。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爲。棟。梁。俯。而。視。其

什。以。非。孔。子。最。天。之。舟。下。顧。諸。元。則。不。足。爲。矣。或。問。孔。子。比。莊。子。何。如。曰。若。人。謙。得。深。望。經。善。德。的。心。方。許。見。得。孔。子。笑。翁。曰。彼。亦。直。奇。焉。

爲。門。戶。則。液。橫。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粗。查。梨。橘。柚。果。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捨。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成。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成。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奇。焉。以。爲。不。知。已。者。詎。屬。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窮。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舉。余。一。本。不。亦。迷。乎。橫。橫。然。也。診。占。也。

孫臏傳使果及道傷之樹張當助賊遂燒千午之於不材果能何以死此且如西門豹祭河是神不詳是神不詳對老不神不詳力擊擊打鼓祭江神下寫出神人以此一何掉神以了不令人流思白香山曰無事日月長不替天地滿
 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柩失音其葉則日凋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音三日而不已。于菴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狽之枝。音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禱音，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臭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音解，木數旋散也。音酒曰醴。代橋，酸且饑者。音解，木數旋散也。音酒曰醴。代橋，酸且饑者。音解，木數旋散也。音酒曰醴。代橋，酸且饑者。

樂地炮
 郭云：天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為之視聽為之聽，知為之謀，勇為之悍，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琴材不失其當，樂推而不厭，乘物而無害也。劉禹錫因論曰：樂于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神樑賢。惟理所以，曾何膠于域也。
 愚曰：前段是言人間之均辭。此指出神人，正是發揮中庸不可能也。
 支離疏者，胸隱于齊，肩高于頂，會音撮切，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為脇，挫鍼治繯，足以御日，鼓篴拊。

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
 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聚，則受三鍾粟，十束薪。天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音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其德者乎？
 杖云：支離亦微人間世乎？非傷盜偷心者，孰能知之。此處莊生自寓，亦為孔子寫真。誰讓孔子是能支離其德，不以神聖自居，甘心碌碌與世浮沉，如挫鍼治繯，彌縫此天地人心，鼓其篴，拊其鼓，剛定為羣聖之大成哉。
 王石攻曰：薛文清極讚魯齋，鑿港特救腐敗耳。榛蕪中有人支離而稽挈聖之精，其功不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列仙傳云：楚狂陸通，食粟虛木實，及燕齊子。隱地，河馬在焉。

龍蛇龍忽乘坤
馬者知此無
飛耶曾知此
首而見耶
尼山欽感鳥不
至若子使感皇
前蘇李錄別
實求見補未
達交場可呼
誰知其無用之
用耶遂公曰
公其不季能
海國馬手然則
聖侯之赤松節
侯之術山音支
雖其風羽而以
委承其用耳途
遠道日都候大
巧人不能化只
神聖石林日子
狂地何之狂

云。接與鬻首。迷陽棘草。朱子以為薇與坡以藜。
為人稟業。荆川曰。迷陽。麻其明也。初由長。稱就。
弋說曰。人間世。見世之。不屬于我也。處世者。還就
人間而調適之。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
極呆而憤。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利齒。道自
已十分有用。識者觀之。反不如散樗惡木也。
孫洪漢曰。人當忠難。非寥廓不足以自消其心。宋
虎曰。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
輩覺。便欺人。佳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至
時。世逼人。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容氣。日日增長而
不自覺。管東溟曰。乾三四。介于相軋之衝。道在我
位不在我。賢豪不相師。而相夷。凶人不相容。而相
制。又不能決其藩也。將潛則以立異。誠之。將見則
以干譽。謙之。弗接弗推。猶忌其以立德名世。不尤
不怨。猶虞其以得志加人。此重剛不中之變態也。
遷世不可。治世不可。媚世不可。憤世不可。執經扞
格不可。離經自廢不可。然舍道德修業。亦無它法
也。故孔子諄諄焉。不龍而處。惟潛无咎。惟友可潛。
老莊潛者也。人生末世。早知其意。正己是逝。亦省
是非。

杖曰。首尾皆述孔子。正謂道德志行。柄柄周流。不



能少展。此淡于痛世。而垂戒于君師臣子。無此才
德。不可強試于世。莫若如不村支離。寓社寓疾。以
自全。正莊子之自道也。噫。又孰知世人之不材。世
道之支離。世禮之如社。世患之如疾。而神人正當
以此。自寓其神。以轉移此人。問世哉。又云。三代之
聖人。是孔子成之。三代後聖人。是孔子生之。此處
虧郭子玄曲為之解。爭奈舌短。不能高揮大抹。何
聖賢出處。密相激揚。此莊子藏身弄眼處。幾個能
自疑自悟耶。
劉叔導曰。散木見棄于匠石。無情能為有情之語。
義鳳作歌於接輿。懷德而為懷刑之懼。是知世衰
道降。如彼神木。禽易日從。箭鋒劍鏃。中全身遠害。
可為寒心。安得不別搆一天地耶。又曰。昔庾太尉
束帶以禮。翟道淵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
耳。桓宣武遠征。還語劉真長曰。垂長衣。談清言。竟
是誰功。夫管領烟霞。計求松桂。吾輩自安其無用
之用。可耳。狂瀾既倒。祇枉功高。應須讓一輩人。正
未可以裝束。單意笑之。孫太初詩曰。挽回滄海全
無計。領畧江山自有神。炮不得已。亦聽人炮。一真
法界。吾師乎。

德充符第五

李湘洲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莊子此篇。大意與孟子同。

虛舟曰。孟子言擴克。言克實之美。莊子曰。克實不可以己。此集虛克實一貫之符也。忘形乃克踐形之實。踐形乃克忘形之虛。莊且以破相宗。剔醜皮相一革耳。

三一曰。形神之離合。事理之顯晦。或人久矣。惟見性者。乃能充之。子思曰。吾性無須。君于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卷之二

此處野

杖曰。子提到德充符。益見莊子一副心肝手。眼。迥出千古。一篇中。重疊拈出種種。敗缺不堪。為天人所共弃者。與孔老人。主宰相酬唱。占其上風。其中良有淡意。于此窺見。則內外襟篇。不待索解。而自了矣。蓋世道愈趨愈下。善少惡多。吉凶多。治少亂多。故拈此可驚。可畏。可痛。可恨。虛虛寔寔。聊寓宗旨。于萬世下。或得一。二疑疑悟悟。知其解。幾希之脉。不至斷絕。真如五家別。皆賺殺天下人。皆不得已。成此機用。豈好為奇特。欺籠萬世哉。究

樂地曰。是甚。頭道符。出。提。燈。影。恐。認。不。真。不。免。後。面。難。自。供。玩。弄。白。雲。與。五。祖。曰。不。及。一。善。汝。怕。人。笑。紫。桑。資。士。出。門。句。曰。萬。一。不。合。意。未。為。世。笑。之。這。人。亦。怕。人。笑。耶。符。在。那。裏。低。頭。轉。背。水。中。泥。塊。說。法。不。清。戲。破。英。雄。欺。人。又。為。拂。袖。所。誤。還。須。自。己。一。充。早。竟。如。何。是。真。面。目。杖。云。世。世。只。見。樂。地。炮。炮。孔。子。兩。脚。如。車。輪。行。行。下。下。何。曾。見。孔。子。如。元。意。不。動。魯。國。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足。既。命。物。之。化。以。守。其。宗。如。駟。騶。而。奔。其。軀。也。後。此。莊。子。拈。出。孔。子。之。法。身。而。形。容。其。化。身。所。謂。中。魯。國。者。誰。乎。將。引。天。下。而。從。之。者。誰。乎。莊。子。化。貌。始。為。胡。蝶。又。化。胡。蝶。為。王。駘。孔。子。不。知。王。駘。孔。子。又。化。為。海。人。之。此。

少不得一喝

凌曰。吾師于開首結尾。必出一番大議論。曲盡立言之意。然後又使他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師前謂能自作主。更須有自由分。出身路。始能縱橫而超拔異類。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魯曰。兀與則。譚云。不教不議。虛往實歸。師友之間。必有此一投。

卷之二

此處野

意思。方淡厚。雖殊。倘有人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恐王先生亦奈何他不得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疾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王先生舊講。對云。不與之遺。遺外也。豈無假為所待也。坐臥真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不覺。其。腹。飽。飽。是。曰。書。少。懶。人。覺。睡。州。折。人。脚。將。謂。不。以。諸。謂。見。如。來。耶。曾。道。曰。人。知。克。己。是。為。難。還。知。由。己。亦。是。為。難。雙。抱。山。曰。泥。土。塑。像。不。肯。燒。死。必。待。裝。金。使。來。拜。別。中。分。魯。國。遊。者。後。人。乃。驚。看。耳。死。生。改。意。換。人。實。細。許。多。黑。髮。且。以。雲。山。消。大。宅。誰。知。野。血。又。成。精。樂。地。何。之。此。是。曰。聽。家。道。靈。亦。是。種。性。者。從。此。此。二。句。豈。足。當。王。先。生。充。脚。矣。一。時。我。及。日。來。生。亦。大。矣。在。莊。子。中。一。語。與。常。言。無。異。衣。穿。事。聖。佛。大。驚。小。怪。無。非。此。中。道。直。後。而。未。往。耳。耳。古。德。曰。一。首。引。氣。竟。是。須。看。在。扶。光。日。世。人。看。王。兀。者。忽。見。孔。子。稱。之。曰。丘。將。以。為。師。則。數。家。降。心。而。呼。曰。王。先。生。舉。寫。甚。

每下必改作此
先生曰其同者
視之則孔子王
而問使人又何
能與其不同者
手博山曰應慶
心是物何為最
之哉
常季曰何謂也
自其同者跡之
萬物皆一也夫
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
遊心乎德之和
物視其所一而
不見其所
卷視寒其是猶
遺土也常季曰
彼為己以其知
得其心以其心
得其常心物何
為最之哉
劉云不知耳目
之所宜無視無
聽為嬰兒者也
世

正曰聖人與民同患。即聖人退。藏至密處也。遇緣
即宗。而不失其正者也。莊子為執名相。而不知化
者言之。故掩其與民同患之法。迹而專顯其退藏
于密之神。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跡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跡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
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卷視寒其是。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
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劉云。不知耳目之所宜。無視無聽。為嬰兒者也。世
人見不越色。聽不越聲。故耳目各有所宜。不知耳
目之所宜。說得至人之玄冥。所謂耳裏着得大海
水。眼裏放得須彌山。方是遊心于德之和。
郭云。物視其所一者。體夫極數之妙心。故無物而
不同也。惟視寒其是。猶遺土。故解牛如土委地。
集云。郭解以其知。以其心。大錯。唐云。知即心。心即
常心。常心者。不與物遷者也。常季只知常為常。而
不知天地之墜。灰生之變。而此心未始不常也。
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泉止。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眾生。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
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愛者。而猶若
是。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
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九軍。軍用者。書之數。九宮八
卦。皆其音。選。列子。選。
郭云。官。天地。府。萬物。冥然無不體也。集曰。錯。寓。六
骸。象。耳目。郭云。所謂。逆。旅。非。真。耳目。鏡。前。不知。耳
目之所宜。何以。此云。象。耳目。耳目。兩。字。不。放。過。寓
非。遠。處。去。來。自如也。象云。者。浮。根。之。在。我。面。猶。天

一。地。二。之。在。龍。馬。背。上。耳。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官
天地。府。萬物。也。乾。道。成。身。坤。道。成。女。寓。六。骸。也。坎
為。耳。離。為。目。象。耳目。也。一。知。之。所。知。知。與。不知。一
也。一。歸。何。處。心。未。嘗。死。郭云。心。無。生。處。錯。所。謂。絕
後。更。進。欺。君。不。得。也。趙州。問。投。子。云。大。灰。底。人。卻
活。時。如。何。日。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與。此。同。參。
郭云。擇。日。登。假。者。任。其。天。行。以。不。失。會。為。擇。耳。斯
人。無。擇。也。集曰。正。是。參。學。事。畢。行。起。解。絕。
李。睦。唱。曰。負。勁。氣。者。有。非。威。之。威。是。故。松。檜。不。折
蟠。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膂。力。者。雄。分。也。不。得

州使能空出
入九軍若星
如也或能
一極極則
喝止是添
撞耳
笑曰充其
宗是何物
守中乎正
例方許一
脚手走過
九軍視道
布於此則
也。正難此
亦大人不
飲且嘗平
孔惠曰正
會不少
杖曰這元
能信手本
藥地灼壯

英之智剛不立。聰明者英分也。不得雄之膽剛不
行。管子曰。金心在中。萬物得度。黃元公曰。元氣者。
天地之勝也。驅役雷風。蒸煉水火。而卒不受雷風
水火之所傷。故拈出勇字。
迂奔曰。草木之青。松柏獨托。舜獨正生。以正氣生。
此即差等為平等。而揚過順天也。性則本同心佛。
眾生無別。明不必向外求佛也。今執此以賤壓善。
薩為得意矣。萬物一體。其體仁也。執無別者。不許
異于禽獸矣。偏詞易于錯位。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
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問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
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
欲不狀其過。以不當有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知佛自為子
所累。老僧以
元公曰。子
玉卷佛印。斷
本人。子產
佛印所滿。珠
知佛自為子
所累。老僧以

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
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季矣。而未嘗知吾
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于索我。于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變切。六。欣。改容更貌。曰。子無乃
稱。教中。言罪。箭。指之所直。乃必中之地也。故曰。
劉云。自狀其過。從則足。嚼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
人人自言吾無罪。不當亡。未有肯自言其罪。不當
存者。其情沉至。使人感動。

林云。自狀過。不狀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
不怒。怒而入。見德人。則忘之。情詞真貴。
譚云。先生之門。壓倒貴。係人無倚傍處。笑是惡俗。
怒是福心。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
杖云。同門出入。宿世冤家。試看至寶。敲唱。一抑一
揚之妙。到此際。使尊榮者。不敢自恃其尊榮。使界
賤者。不敢自輕其卑賤。始終各各有出身活路。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
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季矣。而未嘗知吾
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于索我。于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變切。六。欣。改容更貌。曰。子無乃
稱。教中。言罪。箭。指之所直。乃必中之地也。故曰。
劉云。自狀其過。從則足。嚼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
人人自言吾無罪。不當亡。未有肯自言其罪。不當
存者。其情沉至。使人感動。
杖云。同門出入。宿世冤家。試看至寶。敲唱。一抑一
揚之妙。到此際。使尊榮者。不敢自恃其尊榮。使界
賤者。不敢自輕其卑賤。始終各各有出身活路。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又乃雪上加霜... 困行不特掉... 耶孔子持... 啜無耻時... 左老聃掩... 鈴爭奈倘... 晒... 杖云無耻... 奇人故孔... 較及再見... 隨他更淡... 無似可成... 一撥便見... 疑於這三... 隨連夕曰... 借孔老則... 眼又對德... 而後敢... 高顯則德... 藥地炮莊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耻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耻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耻語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于為。彼且新以淑切。叔說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桂格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或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員者。解其桂格。其可乎。無耻曰。天刑之安可解。郭云。仲尼非不實也。顧行則影從。言則響隨。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方赤城曰。貴貞父戲擬漢太公辭太上皇詔鍾伯敬。戲擬曹滿責黃祖殺禰衡書。將以解桂格耶。莊生得戲擬之神者也。今日生時安生。或時安成。本一條也。可還可。不可還不可。本一貫也。請以解老子之桂格。愚曰。曾知以解桂格之說。而桂格人者。手以天刑人。以人刑天。而中道條貫明矣。此善用桂格者。固我民之願也。世人不知。便為莊子黑豆。換御眼睛。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石惡人焉。曰。哀駘它。音丈夫。

此哀駘也。乃天... 與以禮惡者... 中則檢出以... 才德之而... 無恥葉葉大... 乃戲出一... 雖惡有以... 說清天之... 合利變成天... 龍珠台作... 雖雄台原... 聖破而門... 聖處指... 觀音唱... 見此于... 日竟無... 時于... 都一... 藥地炮莊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成。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幸而寡人傳國焉。閔歎而後應。汜音而若。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于楚矣。適見狔子食。謂於其母。者少焉。胸音者。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灰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音資川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教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投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音即駘音駘音也。駘音音唐云。言人之與處而不能去。如雌雄之相戀也。杖云。此又似哀公以國餉孔子。爭奈碧潭之龍。非

劉靜修曰：世
士夫多以頭
惟魯自號，非
取道于之思
耳。即所謂口
報所部也。而
射之其隱于道
乎。世今之世
人其為人凡九
謂之素無性其
為惡而嗜嗜
最亦化而為
惡。然有天其
者。身其因者
予之不甘于
幸。地。地。壯
乃所以全其
于。是也。耶。莊
曰。不。失。于。兌。而
生。時。于。心。亦。自
解。而。自。全。耳。有
如。八。十。相。好。三
頭。六。臂。為。才。子
之。自。全。處。否。
王。惟。憲。曰。不。善
者。有。空。階。曾。知
有。不。能。措。而。依
顯。者。者。乎。滿。伯
王。曰。子。先。無。親
聖。德。無。才。因。慶
舉。願。曰。彼。後。步
巧。于。用。短。自。非
慧。人。不。能。

香餌可得又云哀公無端設一空釣特地釣出孔
子之心肝五臟熱血滴滴地又能冷然使人毛骨
水冷奇哉莊子神于虎頭寫出魯司寇三月大流
齊人歸女樂三日遂行之妙不煩點染此莊子痛
惜不自禁處特出德友是德克符之平水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
不肖毀譽。音。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
代乎前而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音和
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
卻音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
全。
劉云自灰生至寒暑。暑舉其物而不可堪者。蓋是
矣。知不能規。一語淡妙。先即老氏塞其兌之先。最
是要義。所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昌黎說築河堤
障屋。如何得似此語妙趣。下面時字。即上面春
字。按者未嘗辭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
視境緣。欣然不存于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雲
行雨施。品物流形。不可形容。此亦德之至矣。在莊
叟分中。祇喚作才全。才豈不難哉。
子由曰。先如醫家脫症。或問脫何以醫之。曰。先王

石曰。孫。孫。以。木
喻。性。平。論。其。性
耳。不。息。而。能。停
不。息。而。常。盛。曾
見。其。和。平。也。耶。
俱。是。和。平。也。耶。
皆。謂。性。難。離。也。
入。水。微。出。水。淡
魚。取。樹。高。招。風
之。神。離。今。將。何
以。徵。莊。子。之。性
論。事。曰。梁。漆。上
過。三。不。不。不。不
任。外。能。為。
受。死。而。不。改。其
言。廣。散。四。占。之
藥。地。地。壯
狀。子。謂。之。無。有
也。曰。曰。一。切。陰
常。靜。無。有。起。滅
相。且。同。學。性。也。
得。乘。風。破。浪。可
得。與。平。快。過。夏
畫。同。而。觀。不
在。攻。曰。支。公。謂
解。文。有。述。體。無
述。神。和。靈。性。也。
致。而。奔。馳。而。前
文。矣。然。不。動。而
先。以。應。萬。物。而
無。人。皆。成。其。勝
者。也。子。此。平。字
猶。隔。一。層。傳。九
健。曰。乘。信。也。逢
雷。得。在。其。木

至日閉關誰能出不由戶請令而思之若夫為不
等。非才之罪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然也。內
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
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外。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
丘。非若臣也。德友而已矣。
辰曰。內保。保也。外不滂。止也。莊子又曰。水澄則清。
壺閉不流。亦不能清正。當合參。
蕭伯玉曰。藥之貴賤。甘苦。時為帝也。惟水不狂。禁
制。水惟一味。無別異耳。此水性功德。所以無量也。
雷書曰。水流不已。與物同理。高下大小。自得至洽。
平者。言其德。物不能離。恐無其實。是不形之平。淡
謂云。如養丹膏。火令胸中。平平。為水。停之盛。不形
之德。始全。山谷以箭鋒相喻。猶門外語也。德已難
言。又云。不形。以水。停四字。寫出。試看。海天浩渺。
一日晴空。魚龍潛影。日月生焉。至德之心。亦復如
是。
愚曰。坎之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有。悟。水。平。之。盛。有。自

其要而中其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遺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陳晉曰。不善之善。始如鸞鳳。後如豺狼。以絕情也。胡康侯曰。執心前之性體者。于用處不復究竟。以為塵埃。欲拔本塞源而殄滅之。故其說流遁失中。莫可致詰。其應務顛倒錯迷。不堪備點。

袁中郎曰。初學道。行人難行。其後亦行不去。鮮克有終。故曰。道不遠人。賢者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破。若打倒自家。與世俗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

陶云。知約德工。聖人所遊耳。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方羽南曰。看破虛空釘格。則發與未發。不可兩概。而發時之中節。不中節。卻不可混。朱子以嬰兒至老。無一息非已發。而小午起望洋之歎。趙孟靜難之。陽明曰。且舌常發。且齒不發。今亦難之。耶。蓋穿透甚淡。而原不壞。淺說之相。如以語為發。則熱為未發。動念為發。則靜時閒時為未發。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豈可執心不見心之所以然。而廢正心乎。

張二無曰。世人轉而反悖。其無情也甚矣。盲修欲滅情。而不免大決。市偷反以藉口。菩薩譯曰。覺有情。其中道乎。曾弗人曰。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者。皆世間極寡情之輩。李長蘅曰。嘗念昔人鎮情吾輩。以為不及情之忘情。似之而非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焉。而後可以至于忘。

管子曰。聖人博聞多見。蓄道以待物。皆其所遊也。陳與霸曰。謂聖人建獨分而不伴。參于外。始誣說乎。少游曰。彼有其具。天則誨之。必與為仇。予無樂乎。為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刹。則不如。

孟埋土中。曾堯臣曰。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心易曰。舍用無體。只在中節。進者時乘也。以差別言。有情慾之情。有嫉害詐狠之情。有忠孝愚誠之情。有英村高遠之情。聖賢正言中節。方外不過遺放。如楞嚴言。想多情少。是指情慾也。聖人之情。見乎耐。是指同患之心也。公好公惡。傷亦不傷。何用抱嗔叫屈。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一第... 8 版正內

無情過語從何處來
 誰山問漢口起淚不停時如
 起淚不停時如
 何謂曰是道
 起淚山大橋後
 人頌曰夢裡會
 眼淚來院子在
 眼淚來院子在
 則呵呵大笑一
 場也是無端致
 得無端莫賴
 預備管下丈遍
 人樂再看有
 或謂結以惠子
 者何下笑曰莊
 曼拈提一絲索
 被癡癡疾的怪
 癡癡之放光動
 地將神面垂背
 藥地炮莊
 甲申天六一條
 採閣不上引出
 是子為他自夸
 堅白好者故批
 癡癡形者對照
 耳當時惠子亦
 當翻轉面皮曰
 子不冷耶子不
 瘋耶何故錯用
 精神不能癡形
 以骨膠擊按商
 打其腦而以軟
 無也
 芝綱頌曰分明
 一幅遮羞布當
 作天孫繡繡看
 無恣曰認得也
 天真面目始地
 忍辱者即樂亦
 是各充其本且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
 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弋說曰。見性不真。雖有目與替無異。而人反不覺
 其虧欠。視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故曰不忘
 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又有詭譎陰險者。自詐其
 計局。自多其雄威。故莊子又為解其羣膠。彼御克
 于齊。以彼足受辱。譬藥于楚。以整肘致討。華元睨
 目。瞻腹貽譏。譏者。蔡澤為鼻。應顏見笑。唐舉。伍胥
 重帷。而見公子光。自猜其說。魏武提刀。以代崔率
 珪。欲掩其醜。况凡庸者乎。後之兀者。如孫臏。習鑿
 齒之流。何可勝數。德之不克。雖支離其形。苟益其
 表。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王性海。宰官出
 家。乃以吃齋念佛。開天下。亦屬可羞。雪浪云。不可
 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道
 與之貌。則殘形皆可踐。形無人之情。則受術者書。
 皆可陶情。須知回互。勿務一往。
 唯疑錄曰。濁世不可莊語。此危行言遜之寫意。乾

藥地炮莊 卷二

問符在何處
 才卷微仲主墨
 笑曰。至本翠而
 忽幽根則白而
 弗老。是知達人
 遊戲于萬物之
 表。豈形似之流
 論山山。季子復
 寄。嗚呼。推不一
 傾。懸之。行。道。行
 無。因。無。睡。之。餘
 而。而。坐。按。指。對
 尤。且。令。行。掌。揮
 酒。以。出。支。離。之

筆乎。永世不肯成人之美。不如着弊垢衣。以自穢。
 甘為世之賢士所笑。責而暗受聖人之歎。息可也。
 林孟鴻曰。聖人中道。為庸俗所汙。奇才。必越之。
 久乃自失。而時勢或不及還。則惟有別路孤行。自
 偽自消。已耳。人不知而不愠。何嘗不望知己。
 余奉人曰。蔡澤領頤。拔頰。不失英雄面孔。何敬容
 膠鬲。髮衣。終墜兒女心腸。人生後世。與其求人
 說好。無寧順天之本色。韓修武代張籍曰。浙東百
 萬戶。不盲者何限。若籍自謂獨盲於目耳。人不修
 道。完真。而飾外欺人。是猶坐衣冠於糞土也。
 藥地炮莊
 甲申天六一條
 此莊軒

藥地炮莊卷之三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季人弘筭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大宗師第六 王荆公曰一篇總是外生從而安命

王文成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

不覺則遂淪埋

羅近溪曰論語知之次也是知也兩則正對

照從聞見起知非真知直下了了方是真知

王龍谿曰見在可知者行者習察還其知之

卷之三 此寂軒

不可模糊其不可知者濂玄去智還其不知

不可恍恍惚惚良知非聞見知識而聞見知識莫

非良知之用文辭道之拳才能道之幹虛寂

道之原無思無為良知未嘗無虛寂也沉守

虛寂則異端矣有物有則良知未嘗無典要

也循軌典常猶拘方耳錢緒山曰昧入者明

出塞入者通出憂憤入者以自得出羅念菴

曰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蓋有殊資妙契而不

知反躬實際者矣紹周編曰多聞擇善多見

識之猶元氣之資飲食一多相貫者也懲咽

廢食則專科誠行例余之單方耳野同錄曰

固達而知者學而不厭乃絕學者之飲食也

陽明曰下學即是上達三一日達矣而下學

所以養其上達也張節西曰舉一以啓寤寤

而執一則迷也事上中節於位歷然盡人即

天始是聖門久可

李洲洲曰非知之為患而有知之為患所謂

無知者非木石也只是理窮性盡則見謝解

七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謂真知惟

其有知無知之見謝解所以時行物生學

卷之三 此寂軒

而不厭

杖曰知天知人者乃天人師也知天知人豈

天人之所能哉惟非天非人乃能天能人於

此知得豈特為天人之宗師

知言錄曰三知者格天人格內外格古今格

邪正之總關也諸家沾邊該道贊鼓久矣宰

理物理至理公性獨性習性始離合而言之

乃可決耳心天無內外物住法位隨何惡焉

愚曰無知之知乎擇識之知乎若之于相耶

士之于官耶天人本無分合執二執一皆非

開卷發行
春行行者
蕭伯升較
藥地曰創去久
夫乃不圖其好
與過過其好
自夸其好
三說的面曰
無不中是誰
被或亂非真知
者豈知此心之
有大宗師
天與知天宗師
潛神曰幹分花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至道其全仁一

請公炮製此可
多過一錢各各
涉路遠家感者
更有一言果到
不疑時雖難
相從散矣有分
點習不學而能
正智便用不出
曾執此者如邪
學曰人生七尺
而五常必具知
與不知聞會俱
全信得及瓦直
鏡信得亦謂不
大如曰心不是
心物不是猶天
不是天到此眼
金出入皆成坎
高此處未定則
藥地炮莊
二十篇之三
知而端叩謝之
無知皆受用不
曾矣生或鬼神
鑽空吹影趁毛
星點交潤旁羅
隨分舉起觸處
靈海知天知人
實快謂何又况
牛尾已乾屎穢
花藥爛盤股工
甘為新滿好不
自在惟有偷心
失盡自早萬法
森羅不劫雷雨
撲穿塵快青天
紅凡已而笑曰
庸耶知
藥業口不知其
故何可養先不

齊清不參三
十年不必為郭
象解國惑曰又
沒後又燒殺
或曰入京朝主
道謝使休得結
海耶不曰本不
動言曰然則登
假謂何曰五湖
王化晉時神戰
曰是不出門亦
神漫漫也曰不
見道者面不自
得意曰且向下
回尋見。

孔子不參三
後得主者先迷
藥地炮壯
漢帝夢見金人
小兒被底偏啼
彈指真出女子
定一茶一水
參前瑞產至人
與不應高峯統
于地運莫有
慎者半邊真孔
音聲運氣神劫
燒作紙打筒
噴噴

白日曰李林甫
一位數移臥處
難成一夜之夢
而不可得情所
為疑此難求
長夜之夢而不
可得何惟用尹
氏之役夫夢為
通君而乘耶歟

不憚言知之登至于道若此遠也陸行而非避濡
遠火而非避熱無過而非措當故不以熱為熱而
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而未嘗蹈水不以火為火
而未嘗喪生

李湘洲云不逆寡不知其寡而逆之也不雄成不
知其成而雄之也不慕士不知其為士而慕之也
杖云自此下歷狀古之真人是深筆端造化神淡
垂門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洗脫人各言心道
之習氣世人強為配合注解何啻韓盧逐塊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淡
漢真人之息以睡寂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
若哇其嗜欲淡者其天機淺

郭云息以睡在根本中來機發于睡常從極上起
大慧答向侍郎書曰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
與非夢一而已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
兩楹亦可作夢與非夢解

劉云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學語之流蝦跳不出斗
譚云其息淡淡四字仙靈秘與上真形體如見嗜
欲淡者其天機淺骨髓名言人人自慈墮落

李贊曰若哇者飲食在喉吐而出之甚易

則一能通夢
世間人所能
受享也愚曰生

謂謂曰有時一
覺到天明不在
床上不落地且
道在甚處將
謂將一一如猶
竟無夢無想至
人公慶感曰漢

漢
謂謂曰此人還
有往來夢者無
往來是謂往來
若有往來誰是
往來保老兒
未識在

藥地炮壯

或問莊子當五
代時焉應王王
昭素陳圖南
作那個曰這裏
難不得他如
章祖思通融連
莊子當何如耶
且莫下語舉一
公案希世獨有
國王新輝子尊
者頭王對白落
堂贊曰作家君
子四卷竹落大
聖曰五八郎又

植與齊曰夢者人智所現醒時所制如既絡之馬
臥則逸去然經絡過即脫亦馴其神不昧反來告
形離形之物便通前後所更奇者我為汝夢汝為
我夢不問二形或越千里不必相與應在數載或
開國運或驗道心然則夢可如神而以爲不如醒
時失其解矣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備然而往俯然而來而已矣不忌其所始不求
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
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云與化為體察然而任之夫一生或耳又轉云
出入云往來云始終云受復總歸于不以心捐道
不以人助天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類類去執婁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適四時真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
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
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亦有親非仁也天時非
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匹身不
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使人奪其地。雖之
丁枯樹甘草。復
活一任花開。化
落我樹。即忘東
風。

劉云。以刑為體。最是入用端的。如金制木。禮為翼
知為時。皆不虛造。好之也。只是純一。

唐云。無好惡。無同異。無天人。故曠然而冥。
小修曰。刑為體。殺盡安。居也。禮為翼。隨順世行也。

譚云。刑禮一領。倒先王刑制禮初心。彼此老觀
破矣。看莊壽眼。殺字上加一練字。便見無厭足王

妙川。郭云。丘者所以本也。物各有足。足于本也。付
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于本也。解雖明白。恐

非其肯。此喻語。不作喻說。詳道云。姑蘇山。隱斧丘
其茨山。崑崙丘。丘喻德。山喻道。許手遠曰。南華之

言。不可泥于常調。疑者闕之而已。
集云。此形容真人之全。稜大用也。其狀義而不朋

純川。乾元何處。着肝膽血性等字。妙在說真人似
說庸陋人處。入泥入水。秘實顯權。正于似處描寫

成生。命也。其有且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
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

近日持地處。自
于陸而復放之
江湖以自為忘
于今之以為忘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成之。而况其真乎。泉
洞。魚相與處于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
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法藏碎金錄曰。愛盛懼衰。厭憂戀樂。只為偏曲在
已。故至道妙理。皆成大病。

譚云。不欲鋼大宗師以道之一字。曠心托出矣。
元公曰。此道不化久矣。昇者淪。墮者墮。莽蕩

野同錄曰。人以五行生。即以五行成。道以六根賊
亦以六根用。閉。不得特。縱不得。中和中節。本自

兩忘。生亦且夜。平常極矣。至誠無息。即道遙遊。
徐汝蕪曰。聖人無意識。而有仁智。無知誘而懷道

濟者也。知天命。則知吾身原無鳳鳥河圖也。化矣。
正曰。微顯無間。皆天命之流行。聖人絕天。始終條

理。所以無萬世之生。成也。豈徒達士快語。以不可
知自委。而賢弄乎。賢才好學。眾人當分。不欺則安

命矣。莊生偏顯其真。故作此四種形容。耳。常理腐
而厭聽。極物苦其動。虛空則枯。而荒。惟有生。成

于人。最切。故提生成以化之。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身於壑。藏山於澤

造諸造。意即造
造化。你道。漆附
竹。破漆。桶也。未
雖。然。其。一。計。定。

三十餘少不得... 謂之固矣... 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 郭云青生夙變化不可逃... 忽已涉新天地萬物無時不移... 在冥中去矣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

卷之二
雖至淡至固各得其所冥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
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無藏而任化者變
不能變也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
遷不得矣此恒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矣
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
朱子錄范文正家書曰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或不能
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
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運來往如此
心氣漸順五藏亦和藥方有效也
永明日有力者無常之大力也故莊子致嘅于藏

或與老莊自快... 山仲尼與喟于逝水了本旨者念念恒新物物各
住相因而不相到即不遷也
劉云兩藏守已惟又夜半又負走何其奇也身心
之際淡而復淡所失多矣藏之又難遊于物之所
不得遊達人觀
李湘洲曰打鉢作門限鬼見拍手笑生不可求或
不可逃何如任其去來而無所藏之為得耶
張二無曰一日未成誰能以成自休一刻未寐即
須一刻茶飯聖人文以禮樂正為萬世調劑飲食
而善藏其生或之疑始也向上一著口挂壁上

卷之二
正曰論以無所得為入空入有之方便則一毫
為何物耶大智度論曰體理原妙假生自粗惟善
用心即妙通玄曰直下無心即出生或惟悟心自
本無乃出乎出生或之生或楞嚴之攀緣生或與
識精元明兩俱看破方知遇緣即宗在善用心不
為分段之生或所惑豈復復生而憂或為變異
之生或所惑豈以嫌起滅而廢當務乎修多羅以
神表法而會于惟心事歸一寔則過去未來無安
排處現在事圓理畢不起一念矣即是三際俱斷
杖云此莊與點醒生或人情使之返已知宗而相

耳馬見尾而不
 驚入此定
 其所也一何任
 或執後或執
 先或執有或執
 無或執一或執
 執中央何生曰
 無或執無中
 當士曰執超為
 開而不明其中
 之執序除理是
 安能善吾生矣
 之禮意耶三公
 曰心氣理三耶
 一耶道善性三
 耶一耶信心銘
 曰一有多種二
 無而假信去應
 李地炮莊
 曰是不得
 或問氣母曰四
 大性自復如子
 得其母且問混
 沌生兒識父者
 詳
 耶曰生不由于
 已為而為之耶
 傷其真生矣
 傷曰歸無所得
 此十三得得個
 甚虛向懶懶
 明腐蟻狂勞
 第選問坐不覺
 最船開空望天
 便兩與快此宗
 無語句亦無一
 法與人而味以
 漢武投神仙者

一心乃能復見精入研極乃通參兩貞一之故不
 受惑亂請于以兩末三回挑剔聖經是中理勁通
 阮霧霧口儲泳云生神于陽成形于陰鬼神造化
 皆備于我知此則知鬼神之情狀十仙四禪八定
 是出世成法也佛于聲聞緣覺之上斥小乘大雖
 分五乘五教三界十界第一心也圓滿菩提歸無
 所得種性豈愁其缺少耶法在法位止有一毫隨
 分自盡今時之事明矣或為貪福所昏或為好奇
 所炫寸木岑樓空花亂墜幾人能具超宗眼耶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
 陳大士曰橋可為假為酒而烹煉成青碧珠可為
 瓔珞米之本众原無瓔珞而可為瓔珞謂必為瓔
 珞乃成米之量則又說之難持者也
 或問十三得得仙耶愚曰漢志老莊在道家神仙
 在方技家附玄牝耳守尸鬼窟大乘詞之專氣所
 伏氣聚終散自是外道朱子注參同契亦以閉居
 無極于養生良行行庭坎離交濟宇宙身心同具
 此理何分子因物付物之大公耶已一灰生矣何
 用言之其實生即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淡者
 欲少噴毒陰平陽秘恬愉自得非致中和之湯引

藥地炮莊 卷三

也非好神仙者
 也這東海遊人
 仙遊見大人其
 迹類會歌云
 神仙而為神去
 是實言非虛也
 才大器無可待
 持持以此以選
 遊萬里今張海
 外曰當今學道
 作神仙也邪氣
 曰道非以必內
 可後脫胎者不
 欲人解故以不
 空故詩者或志
 勝於世且是彼
 不違非十我
 尹珠臨終告兒
 友王德元曰
 藥地炮莊
 門王德元亦苦
 心苦為彼則易
 從為此則難入
 又如之何
 吾聞道者有女
 傷面度厚多少
 好肉刺游從癩
 高價即命命七
 命九命一總林
 紅酒是手遊我
 作于非只與一
 徐文長曰莊周
 輕生者謂遠古
 無此何為數論
 養生或反大藥
 乃知無靈靈
 得真其隱身設
 名不傳此中有

耶東坡曰聖人清明在躬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則
 志勝氣為魂凡人昏于飲食男女則氣勝志為魄
 此確論也或問因果曰假為因飽為果呀為因獲
 為果切近可見者如此則幽遠難見者亦然一不
 離二也佛曰惟心則有無矯亂之外道更何喋黃
 莊子曰議止于極物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千妖百怪豈能廷哉以俯仰遠近之條理物變微
 純類費隱之大易約本差別全明更何惑哉權在
 自己宇宙皆為吾用爭奈神明者少又不好學虛
 生浪成淋港而已與言公理則厭言福享則真道
 告之則不信神奇之則驚其將惠登四番改絃新
 鼓也歟
 南伯子葵問于女偶音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童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
 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
 果為聖人乎不矣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吾猶守而告之參音三且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
 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

高上笑謂曰水
世以無言者高
者却之亦文長
是論豈吾自己
能耳則形當得
經生或五不情
或生或心一呀
說經生本更足
謂本安得下以
生或為大事耶
未過慢率莫究
在示
曾如見爾徒忘
即是神鬼神帝
生天地之根
因顯正在自己
打散見子孫成
舉其其受爾重
然家親作墨手
乘地何處
不見實難曰履
舉靈驗切須忌
口
所言法相者如
來說即非法相
是名法相故不
四面八方來正
行連累打竟鏡
藏身大患既裡
喫盡去須防曰
括取及來打破
你飯鉢在
開萬福曰爾出
讀書者一投時
習而悅的光景
只是換出許多
名字奇奇怪怪
命案且開輪
龜印此九句中
甘苦五痛畢餘

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生
不生殺生者不滅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
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撥軍撥軍也者
撥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者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
聰明聰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青
謂於誦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云自然之理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七重
而標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劉云撥者外榮寧者內寂已是杜撰其下墨見得
意前無古人大概不出而目唇舌妙在于孫二字
唐云外天下外物外生次第亦有謂殺生者不滅
生生者不生即成灰者未嘗灰生者未嘗生
龍谿曰無則依則無生灰毀譽得衣能一則生灰
一矣
副墨曰世殊撥擾中而成大定所謂不壞世相而
成實相竟與斷滅種性以求成者同哉副墨書也
洛誦言也聰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誦歌
也玄冥淡沉參寥空廓疑始始其始而未始有始
也言道得之語言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

經子發道二千
年毒難除長
城大海沙倒尾
問愚曰是苦是
甘
進山王問修山
王曰明明何故
無生之理何故
無生之所流轉
終口當今作覺
竹去如今作覺
便歷進口故後
自悟在修日上
摩作覺生進悟
只這理是靈院
笑曰靈院亦
與靈院如何見
得生即無生是
日
子之所覺靈
疾靈門人草寫
夫子之空空心
然也常時默息
香時則誠心猶
有靈則則輪刀
撲命何有他心
吹靈有吸者疾
則萬念皆伏一
切無所用矣修
摩室中一榻以
病而臥為人解
粘釋縛勝似前
千卷經教人言
曰病病成是三
大思人不見言
子言其言也言
樂地已三指

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譚云後世虛儒便謂有聖人之道在何用才為莊
子專埽此一輩
表小修曰仲尼不詳言生灰而詳詳善心善事則
不必求出生灰而生灰之理在其中矣
杖云此中原無次第而人於此中又自有次第之
累於此大第指點之正不妨與教義相參直下勘
破又不妨如宗門頓悟莊生於此又露出內秘外
現之手眼耳撥寧疑始安名最奇此中便有亭亭
會靈之妙又云見得疑始透而無有疑可疑又何
次第可問乎此神于推原使人恍然自悟也又曰
妙在撥而後成以此可會通內七篇旨趣外天下
可通逍遙之說讓許由外物外生可通齊物之喪
我朝徹見獨可通養生之齋畫火傳無古今而後
入不灰不生可通人間世之無用為用殺生不灰
生生不生可通大宗師之天人不和勝無不將無
不迎無不毀無不成可通應帝王之虛而委蛇而
未始出吾宗空其為大宗師也又曰於誦聞之玄
冥逍遙之南北二冥方於此點時
愚曰撥寧即動定文王八卦長震環冬春而序卦

謂其思慮乃頭
且如德元符扮
出罪廢錢錢大
宗師扮出貧病
而無事此者閉
關在
謂能與五中已
多少波瀾止顯
防而無事此者
以似得平常無
事而無事是竟
山整潔無事
招之口更有事
在笑吟曰不是
百忙明不得請
再觀看
卷之三
九

為震艮。大學艮震中庸震艮。此動靜生歿之幾。終
日乾乾。及復道也。曾格致否。疑始無始。過及復開。
乃能不惑。而享其本無動靜生歿之天。

子祀于與。于與。于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
以生為春。以歿為死。孰知歿生存亡之一體者。
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

俄而于與有病。于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
予為此拘拘也。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膏。有
高于頂。句發指天。陰陽之氣有沴。疾也。因而音疾。
其心間。古謂而無事。跡跡。而鑿於井。日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于祀曰。女惡之乎。曰。
以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
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鵝。予因以求鴉。浸假
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
哉。句贊。如贅瘤也。跡跡。病不
能行。拘拘。擊曲之甚。

劉云。傳說有平視造物之意。陰陽之氣有沴。其心
閉而無事。古今各方也。跡跡。鑿井極妙。畫意。予豈
更駕哉。超甚。

朱震青曰。泰伏三號。未死性化。原壤埋首。終是不
情。夫朝之必久。衣冠佩履。乍去其體。即動靜之大

情。夫朝之必久。衣冠佩履。乍去其體。即動靜之大

情。夫朝之必久。衣冠佩履。乍去其體。即動靜之大

任運放唱一者
合說改知不知
為謂。則耳作樂
讀但。則心無事
夫爭。亦向。補
弄大。虛空。為
實門。戶。招來。無
主。通。為。若。克。都
伍。影。略。險。諷。可
歌。後。且。吞。吐。侯
舊。可。憐。生。死。徒
自。邪。許。且。問。三
此。誰。能。保。身。息
以。避。不。時
說。故。以。善。生
可。當。難。鳴。因。然
鹿。以。香。成。即。是
神。馬。余。豈。更。為
哉。思。天。一。此。條
打。可。人。生。者。夫
卷之三
九

觀。覺。之。必。寐。父。兄。子。弟。各。夢。其。天。即。散。散。之。極。致。
適。來。自。常。適。去。自。順。而。且。歌。焉。泣。焉。學。者。先。明。歌。
歿。與。生。之。義。而。後。可。與。究。歌。慟。併。化。之。神。

杖。曰。儒。者。以。修。身。為。本。至。能。易。贊。啓。手。足。為。全。而
歸。之。若。莊。子。則。以。外。生。為。宗。即。天。地。覆。墜。不。與。之
變。攬。而。常。寧。疑。而。無。始。佛。法。未。來。乃。有。創。見。安。得
不。謂。儒。宗。之。別。傳。乎。

黃。貞。父。不。信。易。贊。事。謂。曾。子。一。生。所。行。中。禮。必。不
至。此。時。而。易。也。形。容。者。烘。染。耳。愚。曰。啓。手。足。亦。是
資。弄。作。家。彼。比。于。者。為。不。全。而。歸。之。耶。言。外。生。以

養生。言。無。生。以。達。生。不。過。生。于。憂。患。雪。上。加。霜。以
奪。為。子。夜。半。為。雞。帶。雪。飛。亦。神。馬。鞭。影。耳。黑。豆。酥
眼。遂。作。異。見。道。牢。關。者。了。知。此。事。即。忘。其。知。矣。若
矜。了。悟。為。能。事。何。謂。縣。解。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
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于。來。有。病。喘。喘
一。作。疾。將。歿。其。妻。子。環。而。泣。之。于。來。往。問。之。曰。此。豈

無。恒。化。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美。以。汝。為。
將。美。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于。來。曰

將。美。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于。來。曰

將。美。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于。來。曰

生浪水家如何
 竟取許曰非何
 造化自有神意
 生身之始且道
 更須深所云卡
 生前皆在與許
 合此三句那一
 句是神子這機
 恩曰此
 到口本是語之
 無緣作病水結
 六字委酒酒脫
 虛曰此須溪溪
 泊耳一部莊子
 只是覺而寐昔
 馬祖病來問
 安馬曰日而機
 月而佛你道泰
 泊得妙處愚曰
 翠語過日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起於父
 母彼近吾來而不聽我則悍一作矣彼何罪焉
 劉云又以前倅哉為問者請發明陰陽大父母去
 來順逆不惟作末後一段話未生前皆在裏許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故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來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
 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
 以大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
 然寐遺然覺重拈則善吾生二語真
 何玄子曰自有好進者而知足知止稱焉有輕生
 者而養生稱焉有食生而無生稱焉聖人常享其
 中冥升不息不驚憊而為怪起居無異異則息也
 論衡曰孔子病商懼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
 至日中何事乎禱久矣梁木之歌猶糕叱避
 陳文烈曰無生苦葶茶也達生稀葶酒也善吾生
 一貫之飯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音挑反
 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聖德曰見其進
 即行鼓琴登
 聖一善不及
 人去後無可
 語學以病為
 其理安昭為
 高岸曰端皆
 教自以為樂
 開者悲涕不
 感憤不消身
 人乃其天而
 申固其然命
 吾師已往如
 千軍無復
 為動也薄曰
 不識其言可
 信矣山曰
 致遠無滿未
 樂地如

蓬相與友莫然有間而于桑戶來未葬孔子聞之使
 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以其真而我猶為人猶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
 家語曰曾皙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可
 悟浴沂風雩是禮意也而在者專襲其倚門而歌
 乎
 須云問疾之外復出此一段奇甚若徒謂明必淺
 矣從夫子聞之蓋出編曲鼓琴於子貢之前又從
 招魂阜蘭衍為嗟來之歌平分宋玉半坐至我猶
 為人猶且悲且笑此真自得非隨人後踏步者
 正曰主靜或挽于勢主敬或泥于貌惟至誠無成
 位無定時無繁簡無拘放中庸所謂致曲與從容
 一也登天遊霧正是顛實揚休養生送死莫安于
 禮其意托此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
 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
 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
 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其方。愚曰。遊。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成爲決流。音潰。難夫若歿者。又恐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海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郭云。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釋。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世。情。之。通。累。也。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

以釋天下之可惜。若直指孔子。世或執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冥其所寄。以邇其遊。外弘內之道。則莊子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劉云。前兩段問疾。一言成生之變。一言成生之理。至此弔然獨言所以不來者。月峰曰。禮意猶同。阮籍謂禮豈爲我輩設。則太放。滑艸曰。禮運云。禮本于大。一。伊陽伯曰。王。一。之。謂。敬。忘。敬。而。無。不。敬。是。禮。意。者。知。止。而。大。定。也。滑。歸。曰。老。子。言。禮。與。儀。爲。類。孔。子。之。禮。不。與。儀。類。

賈。子。亦。云。而。子。賈。子。問。喻。人。是。何。言。耶。會。言。不。能。相。通。而。人。我。之。山。始。立。而。人。我。一。氣。乃。以。生。氣。自。運。其。後。皆。聖。人。好。禮。之。說。信。矣。夫。命。之。說。不。能。不。言。喻。何。巧。故。合。禮。律。陽。墨。告。子。爲。喻。而。以。生。氣。之。說。而。史。亦。謂。孔。子。得。于。言。實。理。而。後。子。亦。嘗。笑。之。今。乃。歎。曰。實。理。傳。是。真。天。命。也。子。是。真。天。命。也。子。是。真。天。命。也。

杖云。此夫子解其禮意也。原始反終。故通晝夜之道。而知成生之說。朝聞夕可。猶有疑耶。子貢曰。歎則夫于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歎。吾真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喻人。曰。喻人者。喻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陶曰。池沼江湖皆水。魚造水而已。方內外皆道也。人相與忘道而已。畫定內外。豈通方哉。正曰。統天御天以養人者。聖人也。鳩人侔天者。君子也。喻人侔天者。狂狷也。人先不肯學道。及乎以開道爭。數爭喻。則又不肯忘道。尹諸藩正。帶累多。杖曰。李禿翁未嘗以才識贖全予人。杖人獨以三字全予莊子。次則予于也。如曰。丘天之戮民也。千古上下。誰敢用此戮字。加於孔子。如曰。無伊尹之志。則象也。若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惟孟子能言之。無此毒手。何能殺活鼓舞。愚曰。莊子小孟子。磨大。使莊子見當時之國王。則

通此喻人者殆
天人之小人也
而者莊子出
首孔子今日知
捉政也一轉同
宗其案且為一
快道也

化其道曰夢易
其結之至耶
於此天之夢耶
夫化者曰既
後人之造道也
巧安排無乃太
簡乎笑曰排不
及手指上歸不
得道也

笑曰地知也
定道試漆信之
造道不及笑也
樂軒曰及我龍
哭聲已定矣悲
曰且謂大宗師
是道矣是道矣

故云有且宅無
情不許也行
按明到相與
吾也庸詎知所
謂吾之乎吾今
不是非也通哉
樂曰生鐵鍊就
猶是安排梓子
汗後適還歌哭
且問如何是化
于歌哭一句曰

逃之不暇敢犯此鋒哉莊子不過偵討便空閉門
作活繞火爐逸說大詬耳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無涕中心不戚
若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
得其名者乎回一惟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
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成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
沒于淵不議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道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劉云成者化矣不知化之將及已乎未也卷厥若
身化為物以待之苟非無情何得不哭言化未化
之間適可如此

譚云人哭亦哭世外達人原只是一嬰兒情事夫
已有所簡者此也情欲不淡歌哭難免人天之事
不得良友切磨憤憤一生是篇纏綿倚匹三致意

焉學道者其可輕視矣味哉

意而于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于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軻
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剝汝以是非來汝將何
以遊夫遂蕩志離轉徙之塗乎意而于曰雖然吾願
遊於其簡許由曰不夫盲者無以與乎舟目顏色
之好替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于曰夫無
形之失其美據察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鑿
鑿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
使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也我為汝言
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為善澤及萬
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
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杖云逍遙遊中以許由寄堯之外道見堯之能外
天下大宗師中以許由寄堯之外道見堯之能志
仁義須知意而于與許由正互相整

薛曰許由一生敗缺不與覆蓋特識得師之一字
故借以點出乘成者合堯之時乘時成而隨遊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矣則離者
意曰既不受方
內之體則又重
交方外之體則
乎去眼裏則則
解解便給去向
如港式下不也
道公也

杖曰堯謂子亦
是謂人二說一
謂德有歸雖大
無所包亦心非
佛我且當即此
是佛將謂明心
不無後耶夫小
許由今日被意
而于黜成
史記曰余夢
山其上有許
也三季委一
色三季委一
在九列也

曰蓋有者非真
有也若髮生焉
是曰莊生無
惟許由之塚
挂在生處之
鐘而行中許由
若知必若眼者
笑曰我何為被
改點劃一上
石壁以屋空實
繩孔于其之見
繩曰願入道以
貧貧入道以貧
愚曰一儒若亦
仁一節摘香花
是謂是化請從
而後

安翁曰于許由
我則未即被時
九願亦貧反

矣則離者
意曰既不受方
內之體則又重
交方外之體則
乎去眼裏則則
解解便給去向
如港式下不也
道公也

杖曰堯謂子亦
是謂人二說一
謂德有歸雖大
無所包亦心非
佛我且當即此
是佛將謂明心
不無後耶夫小
許由今日被意
而于黜成
史記曰余夢
山其上有許
也三季委一
色三季委一
在九列也

曰蓋有者非真
有也若髮生焉
是曰莊生無
惟許由之塚
挂在生處之
鐘而行中許由
若知必若眼者
笑曰我何為被
改點劃一上
石壁以屋空實
繩孔于其之見
繩曰願入道以
貧貧入道以貧
愚曰一儒若亦
仁一節摘香花
是謂是化請從
而後

安翁曰于許由
我則未即被時
九願亦貧反

矣則離者
意曰既不受方
內之體則又重
交方外之體則
乎去眼裏則則
解解便給去向
如港式下不也
道公也

杖曰堯謂子亦
是謂人二說一
謂德有歸雖大
無所包亦心非
佛我且當即此
是佛將謂明心
不無後耶夫小
許由今日被意
而于黜成
史記曰余夢
山其上有許
也三季委一
色三季委一
在九列也

曰蓋有者非真
有也若髮生焉
是曰莊生無
惟許由之塚
挂在生處之
鐘而行中許由
若知必若眼者
笑曰我何為被
改點劃一上
石壁以屋空實
繩孔于其之見
繩曰願入道以
貧貧入道以貧
愚曰一儒若亦
仁一節摘香花
是謂是化請從
而後

安翁曰于許由
我則未即被時
九願亦貧反

矣則離者
意曰既不受方
內之體則又重
交方外之體則
乎去眼裏則則
解解便給去向
如港式下不也
道公也

杖曰堯謂子亦
是謂人二說一
謂德有歸雖大
無所包亦心非
佛我且當即此
是佛將謂明心
不無後耶夫小
許由今日被意
而于黜成
史記曰余夢
山其上有許
也三季委一
色三季委一
在九列也

七即不無先師
 道者未見也
 其肯如何曰下
 見其意一散一
 猶其然任青原
 曰上上之真可
 笑七十從心從
 所知漸顯于我
 如河漢流曲
 騎虎亦非行今
 年騎虎頭先科
 取道中備片不
 出據上上峰時
 一語點曰何處
 見大宗師只有
 求後樂歌可惜
 至人則耳
 神清老作琴
 樂地州
 歌自號法燭三
 十年後知天下
 共彈此曲恩曰
 善其意
 即以池蓋然生
 或謂而造器專
 科逐成器治因
 二以濟不該月
 青而打樹則錢
 不無捨腹兩皆
 看我師守小體
 身年矣不知
 日之當務非火
 為萬古之當務
 對人而務之
 不信心幾之受
 命如歸前候御
 現在之因果以
 奔快來陽明且
 如扶醉人東扶

平以壯生所謂善吾生者善吾生也悟明人有病
 亦知痛苦臨終亦或昏憤皆不足論臨病時慈人
 看我破綻遂裝扮一個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
 倖入三塗的種子噫為已知幾之學不講遂以生
 死為門面者多矣不知那昏憤的卻是自在
 弋說曰是非得喪榮枯延促等相皆從生來來命
 徹則徹此牧羊鞭後之旨也苟安自謂安命躍冶
 又欲衝命將聽之手善吾生者善吾死善字難摹
 釋云亦無身心受彼生來死夫釋以生來付之彼而
 莊以生來屬之吾劉聰聞為須遮國王韓擒虎關
 為門羅皆不懼况其卓乎真乎賈誼曰生為明帝
 沒為明神廣成黃帝便當卓乎真乎次如伍員潮
 頭開羽鹽池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賊千秋血食
 者也不悅生不惡死生來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
 先生來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
 者道為命之權輿也儒以命為歸復之地而此從
 命處進步隨轉一語云有患夫無生無死則然獨
 惴而不為命所限制沉則美患哉
 歸震川曰安命然後能示貧賤貧賤然後能任來
 生今人耽受享而求道真悞矣

西國西師東師
 安得不請三聖
 人來會談耶中
 和雖隨隨隨
 性有誰不被惠
 耶嗚呼本心
 症癩瘡毒病各
 安茶散道中阻
 激家當天則別
 路難求則當奈
 樂以消食也得
 子金人皆口唇
 地極而頭在子
 安行能
 易曰窮則變易
 遷曰人窮則反
 本此吁有以異
 我或曰變極乃
 反窮極乃本水
 窮山止行與自
 其九則之本
 消此吁有以異
 乎今日本自如
 此變不變
 觀其變各不自
 知此吁有以異
 矣笑味曰三
 不同教歸上
 序正流過好生
 者耶

湘淵曰透得貧富關過方了生來子曰未若貧而
 樂莊子終之以此正是學者頂門一針
 譚梁生曰夫子道學多在貧富關切處膏梁見肥
 智者不免嗟來甘饑自非大道若論至利府貴賤
 猶後是以五福有富而無貴六極有貧而無賤貧
 為君子之常賤特眾人之見
 俞吾體曰知命知天知禮知地知言知人記者以
 學為章之始以一知貫天地人為之終
 潛神曰命者無生無死之一也神不可知而盡心
 者知之即能為萬物造命矣四聖闡易尼山集厥
 其為萬世造命信得及乎匹夫極其誠明一言一
 事無非造命信得及乎史遷傳屈原曰人窮則反
 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靡恤未嘗不呼
 父母也此固孔子之呼命抑亦子長之呼命乎寓
 林曰子長讀莊歸之寓言可與讀騷矣莊是易之
 變騷是詩之變通于騷可以怨通于莊可以羣鄧
 定字取伯夷屈原傳事論禱禱究不出系戶一聲
 是若歌若哭亦所以養其性命也然則詩書禮樂
 山川朋友聖人以之養萬世之性命如此大恩反
 信不及何哉

止有一鏡不外
南北中央人人
其足試照照者
照見此甚麼耕
牛走馬即是
首事龍食不
親正是齊彭之
焉無獨奔御康
漸之故因問而
因不特持懸混
神之登三轉一
揚進退毋乃索
或白澤反意奇
扶道須打破鏡
米與波鼓腹

應帝王第七

三一日中庸末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
而成張南軒曰帝王者聖賢之餘事孟子三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莊子以一應字攝
之。泚泚浩浩淵淵時出鏡波天光不容擬議
杖曰莊子欲帝王以神化移攝人之肝脾而
歸于無爲乎世風日下矣若道全在師道中
惟此退藏于密乃能吉凶同患南北中央之
宗本自不殊又何憂焉

卷之三

子一

此處軒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反
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
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音于于一以已爲馬
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藏仁後仁心以結人也徐徐安
恐親于于無知親皆寐之狀也
薛云不曰天而曰非人恐無聲無臭又落在象曰
中也猶中庸曰爲物不二回互一守耳未始出于
非人猶云任天不過如此未始入于非人又掃卻
任天者正神于盡人即天者也
杖云蒲衣子不知王倪之四不知却與箇缺鑿渾

出雲氣則雨
雨藏北見則雪
龍地則水與
定茶龍水與
人應時當外之
家食然幾過日
享天完竟告報
穿衣與較若曰
蓋此一投行千
馬行是天下當
家兒若欲逐人
狂狂則前便安
有無聲意不教
故在
玉鼓若生四臣
不殊若不交脫
遠則必疎極密
得宜分外何
諸事者以爲
重矣夫野老不
能其事者而已矣且易高飛以避矰弋之害履鼠渡

池之寡又誰知

帝王之治以鳴鼓睡眠爲事則不知有天下而治
天下也又何如牛馬之自放哉渾沌之民且不知
辨牛馬何知有人與非人者不知蒲衣子聞此亦
雀躍而喜乎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
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
使負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
能其事者而已矣且易高飛以避矰弋之害履鼠渡

卷之三

子一

此處軒

大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處而會二蟲之無知
高皇曰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
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衡以權合之然布天下雖
至巧者無所施其奸至愚者愚此而不惑故以衡
稱此聖人所以易簡而確能其事也
杖云以已出經式義度人未嘗不欲確乎能其事
者而幾欲以法令教人則未免如使查負山也此
中全在密爲指點耳出經度人者又何嘗不是教
易避矰令鼠避鑿乎
天根遊于股陽至參者木之上適遺無名人而問焉

正曰天下皆
 為我程正公曰
 無人食飽公無
 錢乎馬理口有
 奇持等每夜生
 室中有亮正公
 曰理亦有奇特
 事理請謂正公
 曰母食必飽且
 問二否與接與
 何如卷曰確
 果及深矣何故
 又歎曰隱曰髮
 植于頭日以滿
 之甲冠于指以
 以隨之本自不
 朕本自無私矣
 曰原來判者
 蓋天地均也
 只為厭懶
 杖曰何處是後
 便不洗髮要合
 氣便不洗髮
 安順於心已私
 若道理須天根
 自悟始得
 二茶曰李托日
 凡胸開已字本
 是至是御在安
 靈雙峰日三十
 平盤既已告
 窮初來實實雲
 居口從天降下
 實實從地湧出
 實實從道天不
 能蓋地不能載
 底運作此計較
 摩大宗師應帝

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口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
 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奔馳之勢以
 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墮墮之野汝又
 何為一作謂音韻詳見果也法也崖本作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口汝遊心于淡合氣于
 淡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弄職虛狀
 皮襲美曰有惡雀鹿者揮帚結晉以逐之夫帶晉
 既可以駭物即可以取物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
 不學其具以取之故善去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
 不示人以其具也憂者必亂物驚除其組亦自疎
 其心嗚呼髮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
 吾衣也亦是矣今憂在天下安得復疎其心哉
 錢緒山曰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
 或假借聖人之似而逐外者遺內或察索聖人之
 微而養內者遺外
 羅念菴曰無樂乎專內也求讓于外則以此先之
 故欲攝可以言靜而不可謂為寂然之體喜怒哀
 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
 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非也尼山告顏冉諸子皆
 指其時與事示之未嘗處處說寂未嘗避諱涉于

主約是實黃
 直德曰法而平
 康晉集
 南東與平道
 理觀事變宜
 非外事得理
 致家非內信問
 案更如何是實
 斷非死也日問
 一若百也無妨
 日如何是實
 非內曰對對聲
 色不是好手實
 又問長沙少僧
 日觀之體道後
 語沙乃問日主
 之德又問道州
 州作吹鼓勢又
 德後謂州以手
 作鼓口聲信回
 德不見規正
 來似與東日此
 三人不語為善
 弟子今請衣袂
 與水依樣實
 同是足為王便
 弟子功勳不似
 老勝雙敵猶不
 若在成願嗚呼
 般若于飲到樂
 地正行一頓茶
 頭或問過在何
 處曰厥
 馬唐曰文帝好
 老而臣尚少景
 帝好武而臣好
 文陛下好少而
 臣已老矣武帝
 便於了機說
 關此使進一機
 口口雖不能以

本事物與在外也
 野曰日人知曹參以黃老治齊為順物自歎矣知
 武侯以申韓治蜀為順物自歎耶人知濞漢判分
 寧為順物自歎矣知攷亭守津行經界為順物自
 歎耶
 白白曰以未致富川本守之賈誼過秦論歎仁義
 不施者也以武一切用文持之陸賈說漢高所謂
 不可馬上治之者也王安石初慕孟子又慕商鞅
 欲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以致亂則不知順
 物自歎而自私其智耳
 一與卷之三
 三十四 此處
 杖曰問治天下何為鄙人不太反常耶反者道之
 動此正莊子之不經而顯出六經之大本乎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齋疾蠶粟物微疏明學
 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膏
 易技係勞形林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
 便執獲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
 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
 不自已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者使物自喜立
 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郭曰百工短長皆易林云
 本義曰天德不可為首猶疾蠶粟而可以學道乎

一書八二〇 丹黃書日五三三三〇 二二〇

言聖陛下欲臣
心以為非願陸
下改之解者武
帝又亦了機也
東方朔所處又
別一曰曰酒名
不亦若殺臣是
酒不亦也若若
靈殿臣亦不亦
武帝忽然大性
便將樂大一筆
了卻以善萬世
之鏡且道比三
謂聖帝王是委
蛇壺中化身形
立者否
陳博到京一對
地城形立紛紛
今將以三不不
起為燕衛山齊
亦其見知上
得得計耶笑會
曰靈鏡方廣遠
而亦得相故

君子以澄敏用晦而明物徹發明屬垣之耳察淵

之日而可稱學道不倦乎聰明人主壽氣足以土

崩瓦解者可以省矣

龍谿曰以至道治身以土直治天下乎是猶泥于

內外精粗之二見也

石公曰辨放四凶舉八愷因人情好惡而好惡之

即是無為

杖云以何功則能蓋天下以何化則能貸萬物而

物自喜此不測處如何立而遊乎老聃又討一個

極難題目與陽子更是勞形林心作不來也

各撒手罷休去免使列子與季康再三撈扯不得

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

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

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質而固得

道與飲雌而無雄而又奚辨焉而以道與世亢必倍

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曠子之先生來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淵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矣

神聖中清氣
其神清氣
杖云神清氣
九曰或謂或飛
妙在勿則則無
首無尾可見此
明三即謂九片
未始出者宗生
靈子三度之亦
大以駭難之學
難為性能識
人不知造物
何以成此物也
則其混沌
蓋曰曰人者
靈質為出
其三藏立能知
思慮歸來後之
心空乎此定生
子不覺其與
其見知也
人亦莫能言
神聖于有
神聖成神神
行早已動了
也可作此
謂列子於死吃
相與既
何聖大舉冠冠
相中以三千人
請諸謀安進
是日謂延應分
已定王文成物
除後無主見與
語人曰此引此
行必成事功若
而之不動來也
道是正以以地
文入藥水冲空
蛇吞
山壽日謂公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鄭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

正是始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全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郭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于踵是殆見吾

舍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郭吾示之以大冲莫勝是

殆見吾衝氣機也鏡桓之審

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直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

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

弗及矣壺子曰郭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

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

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

妻費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形復朴塊然得以

其形立紛而封議一以是終

受請未化也氣恒親直與處也事從人從而音響

謂子作學于壺子于林全美作失失而作事集三

所處之清為水

郭云至入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

藥地炮莊 卷三

才皆在物上... 此曰源之為其... 見其神動而天... 白玄符與化升... 順時無極故非... 程子曰百官萬... 萬變俱在人在... 學也

吳文元曰我願... 可窺測

李士表曰靜與... 中莫勝天地之... 一謂不秀耳機... 示無所示彼之... 失而走也見吾... 矣古帝王湯湯... 洲洲口林慮齊... 動乎靜也余謂... 言之託無相于...

皆曰見壺子無... 兒易曰得陽節... 而一托鳩夷葬... 多者莫如術山... 厥則天下推其... 杖云列于但能... 成亦但能既壺... 趣大都如此不... 愚曰天文地壤... 之正謂中不定... 雷轉中微總逃... 無為名耳無為... 而遊無朕盡其... 之川心若鏡不... 庶幾也

敬菴曰道之外... 照即其物物即... 泊所照故實不... 于揭之口良知... 舉之矣

曲附變化豈有窮乎通前曰心物相照明則精神何從哉破

虛舟曰體盡無窮者神用心若鏡者明莊子曉明貴神其寔神明果二物乎渾沌與侯忽果二物乎

藥地炮莊 卷三

西入三便氣莊子弄出三箇米你道聖賢幾少人莊子呼曰非

為也。管見曰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道教為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條

云或有人問作
又作度生學使
吸濟云誰知吾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云或有人問作
又作度生學使
吸濟云誰知吾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正亦非道也

凌治虛曰應世不符出世之心最帝王教體精不
出世而不應帝王之用中是隱性無懼也

虛舟曰能出世乃能入世能入世乃真出世此無
身有事之變化也卓吾曰用世起世不可騎兩頭

馬此論其事與時位耳折中曰竭兩用中藏天下
于天下此聖人之鏡也然非兩末皆歸一道上下

錯綜周安能明百家之長短唯然不惑而隨時
隨位事所當事乎有開必先俱不得已

杖曰天命之性即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道即神
動而天隨也修率而真顯莫見即淵默龍見棲發

于踵也慎獨致中和正虛而委蛇無不藏無不惠
也于慎明德天載無聲臭非潭池而何于此透過

晦昧之空始可冥天命之性而率之不則候忽一
念迷已逐物為聲色所轉斯失其天命之德性矣

又云潭池非知見所能到孰能以知見鑿而求之
雖鑿以報德又安得有外地為倏忽所鑿而求者

則非潭池也莊生特憫世人之迷已逐物為聲色
所轉流浪生外而失其天命之宗耳悲夫縱鑿者

與執定不鑿者生機不泯處皆外地也道子核人
心全在倏忽處指點

心全在倏忽處指點

正曰南帝讓于北帝情君中央黃庭正位居體務
真黃婆和嬰蛇換名守耳以精氣神之精神皆

氣也精足則神氣足而精氣又統于神三本所交
而中五藏六此臟腑經絡之符于易度者也十二

經有原而心無原以心不用而用小心也心為
心主之宮北極司焦火之命五臟五志互制互養

醫家以心為君火命門為相火道家以命門為君
火心思為相火一身蒸流會鑿過否何以舍待耶

潛老夫曰小心命門夾根于腎北坎也坎表精
君火屬心南離也以表分別之機精無人以水體

內景也神無我以火無體而因物為體外景者也
腎水射下流故引種智使其專精向上心火射上

上故抑分別之智使其旋下而學事水火交濟剛
柔互克陰陽和平顯仁藏用此所以享精神之聖

也故曰心之精必親已而疎物心之神必用外以
為內因其親已故引其專直精入以合道之因其

用外故引其道六合之大以合養之學者偷心頓
歇寂然寂歷同時又何有內外中間之膠分又何

有不托外不托內不托中間之無着手疑始無始
悟入還須悟出南北坎離之川中原不可須臾離

悟入還須悟出南北坎離之川中原不可須臾離

無見之外道何
以則之不悟心
所以心則執定
太極天命為宗
非心外有法耶
即知萬法歸一
因計一為虛無
則是無用外道
矣奪宗自外則
是無謂自然外
道矣無謂自然
則是凡夫輪迴
矣老莊過意判
作無謂自然外
道矣無謂自然
色止於祖豆夫
道者其反復從
天乎見道非執
教不味同體諸
一會通字宗專
至天地炮莊

文中子曰天統元氣地統元形人統元識此實論也。以貴表隱言之。大氣舉地于天之中。以濁藏清。而人受中以生。非一大微耶。天動也。履體圓轉不息。而秩序不紊。地靜也。而氣舉四游。時時發生。萬物不落。動靜之理。即在一靜一動中。寧別有耶。禮曰。人者天地之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必物物而呼之。其贊卒荒矣。疾而神明。統御豈言所能及哉。廣淡密經言。證白證分。白淨。謙為九謙。約為八謙。而五根歸于三細。則分別識思量。識合識識也。始創。裁而鑿出之。其定一心也。總是阿賴識。總是如來藏。地水火風轉于空。而用于見識。皆氣質也。皆靈知也。聖人負混關。虛實形神而明。此中理。通即化。其氣質而混于中。節之用矣。盲修欲滅之。偏狂則委之。皆非中也。玄談超人。而又超天。超邊而又超中。李蔚贊曰。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為勝。果然乎哉。唯唯。天然以生來。去去為參。外道有無。四見。嬉亂不可究詰。故佛明心。宗以正之。又悲世溺情欲。而濁智流轉也。故提惟心于識之上。此是離微折攝。化粗為妙之機。張士特所謂。按折。呀。糾也。世士不達佛之因時說法。而一心

設佛設祖也。是
一坑埋。此
未後一箇。灰
透得度。下手
歸承字。會試。陳
古德云。未得。則
入處。得個。入處
或既得。個。入處
須得。個。出處。見
問本。無。出。人。者
是。何。物。耶。則。知
道。不。得。直。燒。道
得。也。是。阿。坑。無
是。上。提。則。別。無
時。不。持。人。無。名
人。曰。去。汝。歸。人
也。

為宗性不壞相事理不二。自己于身心天地參兩
貞一之故。一生聖聖賢者。循牘未能窺盡。何惟其
為清流大患。難而外之。不即被天下老和上舌頭
講。淹殺。藥。毒。無。吐。氣。處。甚。且。摸。莊。夸。贊。互。相。欺。販
伎。闢。皆。非。而。莊。亦。受。冤。矣。用。心。若。鏡。埋。沒。多。少。
陳。丹。衷。曰。莊。子。隱。吐。閒。氣。耳。應。帝。王。云。云。猶。禪。立
君。臣。綱。宗。也。往。寒。來。碩。利。見。大。人。隱。不。自。隱。豈。犯
正。位。會。知。大。林。寺。之。啞。鐘。天。皇。寺。之。書。像。乎。杖。人
舉。孔。提。莊。衛。道。者。心。其。誰。知。之。

至天地炮莊 卷三 此藏軒

樂地地非卷之四

春浮行者
蕭伯升跋

外篇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真人玄贊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蕭伯升跋
春浮行者

褚云內篇命題各有漢意外釋為郭象所刪條

焦氏筆乘曰內篇漸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釋篇

則後人竄入者多陳恒執其混孔子請討莊子

身當其時而詆箴曰陳成子執其君子孫享國

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

逾四百歲乎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且

避漢文帝諱改田恒為田常其為假託甚明

迂莽曰以斗斛權衡為駢枝而欲去之其三層

未始有之混池頭上安而非續覓斯鶴之甚者

乎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潘備非鄉愿最巧

者乎憤而行小罪路耶還是奇才難忍藉此玩

弄生波耶末世以猾輸悍伎之我而見能以沃

尹矣莊子寬哉人情惡理拘而才士好奇翻得

此培聖縱盜之淋漓令眾人之味以為快理士

膠拘核亦不稱豈能以非墨之守勝習輸之攻

乎以故好修常加正理常晦日為迂腐險闊偏

蕭伯升跋

因據此到此題

鍾聲鏗較機哀哉哀哉故曰竊仁義與竊混池

其竊一也竊仁義者百姓直道猶權衡之彼無

所述也彼竊混池以廢天日之權衡而羣敢為

公歎撥悍爭奪之伍嬰兒其將奈何明哉荀子

之性惡而賤其禮專取告子之食色而去其勿

貌做墨子之兼愛而遺其親狠縱揚子之為我

而不知足則將奈何于是管鼓以膠目察耳必

奈何洪流不知父今知父是不反本也弱肉強

蕭伯升跋

春浮行者

蕭伯升跋

春浮行者

蕭伯升跋

春浮行者

蕭伯升跋

春浮行者

蕭伯升跋

春浮行者

待正名立教。乃曰子為克家之督。政府宰民并宰君哉。泯揚過者。本泯者也。善貫有無。以中正而統其餘者也。豈曰婦而生子。為失女之體乎。何如明其貞體而為女。為婦為母之一貫乎。權衡無我。物自有則。節性率性。制天用天。裁成即生成也。有物有則。即無聲臭。備離而執之。膠有綑無。皆駢拇胼胝也。礪仁礪義。是則不通。假公濟私。定可傷痛。劉須溪曰。竊誠可欺。而天地之間。盜所不免。易宜曰。泰否一包。禘卦一夾。張堯代錯。所以責裁成類辨之非寬也。此裁成者必

明竊之可恕不可恕。而正用者必明盡善未盡善也。故曰法以事斷。禮和其情。自反太平。物則付物。是真天地宗。是由仁義行。果喪其駢拇。都本之我。則莊子者芥茶。消板者也。如或未殊。中節權衡。不可不一稱之。即此救蕩。各開胸堂。即此解指。方肯通看。

適芥曰。天下自有此反激之機。口不可禁。索性。龐盡一偏。知其不過如此。而聖人之中道明矣。徒善徒恣之不可。孟子已言之。莊子專救賢智之過耳。嗟乎。世界亂多。人生患難多。香萬古風。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濫僻仁義之行也。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駢拇是五指之指。而枝指是五指之肉。此裁成者必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于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五藏之情者。濫僻仁義之行也。而多方于聰明之用也。駢拇是五指之指。而枝指是五指之肉。此裁成者必

季康余子曰莊
于天下皆不
孔孟辨枝篇終
于楊朱耶充竟
身殉虛空虛空
殉身耶陰推陽
陰是誰咄咄
余全人曰戰國
時儒墨而狀
總註曰生為
賢矣為決死
節愈於生也則
殺人之心亦
淡矣戰國毀先
王而在曰割斗
折衡則民不爭
則毀者之心亦
息矣盜匪猶有
得其時皆然比
尸沐之謂為天

如此乃荷全耶故寫仁義以婦小人尊道德以婦
仁人自造秤幹高下其手果然絕世聰明多方妙
川汝等都被語脉轉了何能夢見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矣小人則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
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于者事業不同名聲異
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賊與殺二人相與牧羊
而俱亡其羊問賊奚事則挾策讀書問殺奚事則博
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成名
于首陽之下盜匪成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成不
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匪之非
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
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
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匪亦伯夷已又惡取君
子小人于其間哉殺身從之曰殉賊與殺殺立二人
為賊獲者非案即案者非賊也王傳
劉德曰俗五業行憲法也依笑執卷也
正曰亦知駢枝不可斷邪乃斲其將指哉除此四
殉將殉虛空乎時借虛空以殉饜乎天其既既其
天帝羊于威乎相繇九首乎止為不能順性命之
理而中乎常然之節故繼此權衡成章以省民之

駢枝不斲虛下
運有血虛上篇
從一怒字起而
地眼不說起而
赤白問自見者
半被得一半
柳子厚曰嗚呼
之怒甚于殺賊
劉宗得曰殺賊
一發浮誇如川
然則上不敢為
下不敢為其言
外之皆可不知
耶下則莊子之
適適為告子之
性性矣愚者遂
無忌曰痛入前
東無避處收編
白曰未生前

力解民之惑耳揚過順天隨緣乃當一味貪百洪
荒為渠魁三窟哉噫
且夫屬獨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賊
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賊也屬其
性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于五
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賊非仁義之
謂也賊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所謂仁義之
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
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
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人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匪與伯夷是
同為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為濫僻之行也俞兒在善議味人也按莊
兒和之以養
為人至上食
舊判曰孟專言仁義莊專言道德其意莊子所言
仁義其字義與孟子殊有本仁義大仁義小仁義
樞仁義假仁義單從自受用立說仍是為我窠臼
章大力曰仁偏以愛己義偏以裁物則仁義惡矣
澹歸曰孟言仁與義對孔言仁不與義對者也

不可莊莊非括
 蓋耶曰幸得
 多奇字步人未
 必知笑翁曰日
 道街頭布袋是
 如何括
 于雲變離騷作
 廣又作反騷
 莊子內篇不
 又作辯母當作
 反騷一教可乎
 古人云寧可與
 有智人相罵不
 可與無智人說
 話愚曰個中幾
 個能相罵曰暮
 淡林非杜鰲
 笑曰近則任廷
 又點不出口如
 何點曰盜匪能
 樂地地之非
 得天地之氣雄
 漆園穿窬如何
 比得窮鬼偷得
 天地之指雄家
 更微得忍時不
 到政神解開口
 既機于盜難又
 愧乎邪忍正可
 讀書七卷矣此
 帶泣
 杖曰得得喜地
 驚天不知得得
 傷心新骨難痛
 須空荷斧須估
 二黃將軍情曰
 前生何知君子
 好德不知天地
 更如馬子人手
 口如以朋智是
 天地禍人也天

陽明日用規矩為方圓則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
 方圓遂執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又曰
 中只是天理變易從時如何執得須因時制宜難
 預先定一個規矩抄此二段置駢拇後請一權衡
 正曰不搖僻即仁義不仁義即搖僻事不兩立也
 果雙掃而一念不起乎若倚本空又縱人敢為矣
 管子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成比麟捷記
 法何所避老曰去其太甚莊曰適得而幾仲尼不
 為已甚非回途得妙耶兩不敢為可以磨慎獨之
 刀勿偷坐鄉愿之窟莫惟迂人一點

卷之四 九 此處軒

秋人曰人身有駢贅或可治不可治使心性駢贅
 固可相忘不治乎安知仁義政刑非治民侈于性
 命不情者乎仁義與道德相去幾何道德與性命
 相去幾何得意忘言者默識之矣阿劍曰諸方盜
 法攻擊何以揀之杖人曰非所知也邪正真偽相
 奪正是激揚機用使于鑊湯爐炭絕其偷心不得
 躲跟踏翻生或窠曰此乃慈悲相為正打傍敲也
 不見易以變化不測之神摩盪交錯為吉凶悔吝
 始能生其大業哉尼馬僧觀他僧曰你不看我心
 知我知你噫世間豈有人境是非為孤起之能所

地出首曰澗池
 生其是混池為
 禍本矣如不得
 已以權術托聖
 人聖人托聖夫
 類五藏五常血
 脈今古一仁益
 者盜誘者誘而
 洋不欺行受不
 欺性即神矣哉
 笑曰汝無始末
 習氣不除此巧
 佛也即巧放也
 人豈不覺其事
 則面赤矣黃面
 參透故以鐘擊
 鐵錘借香灰敲
 而使人進面
 而徐悅之莊生
 早沒此機後世
 樂地地之非
 引以護短豈知
 常啼苦痛深難
 實肝取不得已
 又轉一語曰汝
 作偽會邪

哉人自招嫁耳水人看花為則死矣然是石壓
 語未是發藥病語寶王論曰學道不求無障難直
 求諸己無惡于志可也佛以提婆達多而表成佛
 你惡人來觸犯無明我謂你尚未有真對頭在
 蕭伯玉起信論解曰莫妙于法而心為粗但信心
 而遺法放心成而法適矣如一人目視耳聽心慮
 口言手持足行竝舉而無容心焉見人而不見體
 也昧者以法為粗以心為精以體為內以相用為
 外犁然角立身首異處非全人矣坡曰手忘筆而
 後能書妙哉庖丁曰緣熟則忘自得則忘能隨
 境沉智與理混心不見心志是本志將以擲筆為
 忘筆手以塗鴉為張顛手雙奪雙融謂之無事無
 理乃事理不二之急口也首楞嚴譯曰一切事究
 竟堅固然則聖人所表之權衡豈非究竟堅固之
 中道哉物呈帝則知而無知出入以度不落動靜
 權衡付之萬世心天本不可欺初守雖異顯避雖
 睽但紫常然之矩而盈虛時乘矣淡幾神明惟心
 體物隨不可惡觀其會通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
 簡森羅節序本不動絲毫者也如此反復克類窮
 盡又盡冷地看莊子曰百家往而不反知愧者誰

卷之四 十 此處軒

樂地地之非
 引以護短豈知
 常啼苦痛深難
 實肝取不得已
 又轉一語曰汝
 作偽會邪

馬蹄第九

淮陰陰陽... 馬蹄可以踐霜雪... 此馬之真性也... 治馬而陶匠等治埴木... 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馬世世當有善民... 絕誰來取宗

莊生自越口快...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 其德不離... 至聖人覺... 夫禮音漫為樂... 就為珪璋... 五色不亂... 為器工匠之罪也... 以月題而馬知介...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藥地炮莊... 莊生自越口快...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 其德不離... 至聖人覺... 夫禮音漫為樂... 就為珪璋... 五色不亂... 為器工匠之罪也... 以月題而馬知介...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

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鼓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躍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性則兩失之正救顛預率性偏委氣質之病激言性惡重禮也別性于生前且驗情禮變遷耳銅于虛空變成奇貨離即斷常愈玄愈幻荀子曰匪則

大惑時不可為毋乃似之現量無大過矣果能禁比量耶積一日成萬世奈日用何聖人故申本來之秩序差等事物使享各當莊子云緣于不得已

是也禮義以中節而名祇是公平而已且問冬至立春候不差秒歇舞板眼待思量否發而中節心法雙忘非膠致也平在自反暫歇過開用之物物還其本事以空樂世以妙醫空其火候耳正義曰中節之比量即是現量即是不起一念物則各住于法位三拜依立我何為哉達者不樂羈絆逸流作自了語展演出格偶然後不為例

壯隱第十

將為聲壯音德探平曩發置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固尚錫火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負揭篋攜囊而趨唯恐緘膝尚錫之不固也然則邪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四野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田成子有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共聖知之盜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使從前無聖人之禮樂刑政則早見此世人獸相貪而囊篋已無城郭莫設又何有聖知仁義借資于盜而能守其賊身以有國家且處堯舜之安哉知到此時決不可一日無聖人是聖人亦決不得

田成子有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共聖知之盜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然而大盜亦決不能止。資盜之智亦決不能去。乃
 矯之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問莊子必將何法。
 始能擊盡聖人。縱盡大盜。吾以莊子到此亦將如
 鴻蒙雀躍掉頭曰。我弗知而去也。知莊子之素蒙
 淡處乎。大盜竊聖知則能得天下。而久守其身。龍
 逢比干之賢者尊聖知則反殺其身。而不有天下。
 又况善人少。不善人多。利天下少。害天下多。如此
 數來。又是莊子縱盜以竊聖知。使存仁義以守其
 身。不啻縱雞犬食丹藥。而投屋宅以飛昇也。予只
 恐不能竊其真聖知。仁義徒竊其誣世惑民之術。

藥地炮莊 卷四

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藥地炮莊 卷四

者龍達漸。比于湖長。故地。莊子胥靡。故四子之賢。
 而身不免乎戮。故師之徒。問于師曰。盜亦有道乎。師
 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
 也。出後義也。知可否則。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師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
 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
 曰。唇竭則齒寒。骨消則節折。聖人生而大盜起。
 世尊生指天。指地曰。四子。行。七。日。天。
 上天下。日。表。者。
 看。見。便。當。一。樣。
 打。殺。與。刺。一。樣。
 貴。國。天。下。太。不。
 負。不。者。日。伏。案。
 氏。病。也。者。也。用。
 舟。日。莊。生。先。用。
 此。標。可。為。第。一。
 歸。便。有。標。此。
 歸。便。有。標。此。
 之。計。以。空。乎。同。
 隨。講。者。莊。生。
 之。歸。便。有。標。此。
 堅。固。實。空。機。取。
 一。樣。日。表。門。牌。
 則。見。利。忘。義。保。
 道。一。樣。利。忘。義。
 便。也。無。負。本。

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
 重利盜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
 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
 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錫者。竊國者。為
 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故逐於大盜。楊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
 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比重利盜
 取。而使之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
 于濶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此條此條係在
道籍書中甚
處多能得法
其真也

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施列也應屬

向秀云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為生故者為成乘天

途則大盜息矣不灰者言守故而不日新事奉名

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空乎

郭云開邪存誠不在善察息落去華不在嚴刑此

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

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旨托去欲勿彰聖知

正曰此止是自反一法大有之揚過順天過神于

揚此天地萬物之生幾也莊子去名傳各奇在德

咽廢食後之偷逞者可投以廢耕奪食之利器乎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樁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

璽而民朴鄰搯斗折術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

而民始可與論議權亂六律鏤絕琴瑟棄擗之耳

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銅鏡而素規矩音工

僂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削

史之行錯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

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鏢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

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東苑和向詳
括花公孫曰
厚聖事已多夫
宜不知利器不
藥地劫之莊
可示人而且不
善教其用也曰
原對生千未敢
輕終年始過一
乘美賢分付
堪何用天下從
近不太平

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俄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煇音亂天下者也法之無所用也總與同投

呂日所謂絕聖棄知非滅典籍棄政教也焚符破

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

所恃也拮斗折術非果拮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

不爭然後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白奇曰趙上通下管子惡之語無為以求名太公

知其害曹立之云愚不肖患在一時而邪異既在

百世始于辯龍別墨以有無熾亂名寔便于頹適

誠造而無憚者實以誣正而荒逞焉沒假至今直

須察靈莊神本旨申其大乘客其偏異而賢智者

不改則化歸中和矣以波為無善惡俱絕非鬼窟

則本水也即有是無可破破相而誤解靈脫大夫

率獸矣安得不惡名寔中韓因以慘燬可無憂乎

然後知環中寓庸之味正是不執著不斷滅之適

得也並于陽陰陰權韓以貴當置設別事御詭限

勢總歸中道成章徐幹不憂其術而疾惡內歸何

待陽明發明乎莊生能窮跡識正可助次事此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宓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藥地劫之莊
十八
此義軒

罔出博能齊能
假殺人以及
之於此府之
乎行如也

韓非曰說律
非獨家也使法
非能服也也
法非以備也
也他府上能止
空也為非非
不生也使眾人
不相親也則天
下不親也則則
貴士不夫分好
人不欲幸為眾
人法而以上智
之所難知則民
何從知之是以
聖人之書必著
論明王之法必
詳事度數重乎
權衡不避天理
不傷情法不引
繩之外不推繩
之內不怨法之
外不緩法之內
守成理而自強
守前言而實後
功無思無慮矣
藏曰韓言因自
然言光思凡虛
與莊子何如適
曰莊生或信風
雲則雷侯武鄉
合為一刺必不
為章帝有於章
伯韓非之喪身
命鼠誤何以知
之以其極物知
義而知之思曰
人窮智短懶久
生於休休矣
者足當仲連未
免一釣使上

中央氏。栗陸氏。驪音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音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鈎餌罔罟^音罟^音之知多。則魚亂于水矣。削^音格羅落^音且^音茶^音之知多。則獸亂。卷之四 止歲軒

藥地炮莊 卷四

仲長說有或裂
之說謂亦解
為起謂亦解
之說謂亦解
仲長說有或裂
之說謂亦解
為起謂亦解
之說謂亦解

王戎問名教與老莊之自然同異。阮瞻曰。將無風正曰。鼓萬物而不憂之化體。即在聖人同患中。名教。即自然也。若別本體自然。並無自然。人勉強而自然。此即自然之理。自然之候。因表自然之法者。也。法久自然。不以法必弊。而不明法。亦自然也。掃法為高之獎。更百倍于法久之獎。此亦聖人知其自然者也。楊巖非因緣非自然。雙巖而中顯矣。薛君采曰。古之人。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之賢智者。役愚不肖以養己。今之人。罵賢智。縱愚不肖。而以無憚自養。嗟乎。防法儀者。何以憂之。卷之四 止歲軒

聽姑峰頂倒行
梁公銜頭橫臥
蟹知非生放態
是救人度虎子
題其室曰牛而
自號曰牛道
是放態是借驕
是救人

有孩子開錄曰
新能推聚離
性命有過于前
虎打七之一樣
奇肆手忘奈人

不識好惡他離
致專科直似抵
倒兩林喝散大
殺已運入刻反
生歸會不還願
生計之結此難
結病能離應言
史之淵然雷聲
非報恩和尚說
參其立其久乃
日知善與惡便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音肢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厥猶有
 不勝也。堯於是放讒堯於崇山。投三苗于三峽。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音及三王而天下大
 駭矣。下有祭路。上有音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
 相疑。愚知相欺。善不相非。誕信相譎。而天下衰矣。大
 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
 是乎斬音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者脊大
 亂。罪在擾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岩之下。而萬乘
 之君憂傑乎廟堂之上。今世昧成者相枕音也。析音
宋之田 在音 三五 此藏軒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擻臂
 乎。極格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甚矣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析楊接音也。仁義之不為
 枉桮鑿音也。焉知會史之不為祭路嚙音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音也。斷也。雖而天
 也。長也。則頭及。胎者。離也。足底離地也。亦春。相踐藉
 也。移指。極也。操臂。舉也。指揮而行也。嚙天。嚙也。
 杖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非不言命與仁。乃罕
 以利與命。同言利與仁。同言以利命。如水火不同
 器。理欲不兩立也。使聖人不言命與仁。天下將安
 歸乎。孟子得此意。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與地相非
 矣。當春秋戰國時。盡天下皆功利爭奪。孔孟嗚呼
 已不中用。而莊孟同時。既不助孔孟言仁義。而
 且以三代上之皇帝。皆罪之以仁義。擾人心。天下
 豈不大駭為狂逆無道哉。當時知以非聖人之仁
 義為罪者。唯孔孟之徒能之。如彼時之尚功利爭
 奪者。已不知仁義。真足救戰國之弊。又何知說責
 仁義之擾人心者。功過所在哉。或以說責仁義為
 是者。以此時唯縱橫合併之術。為適用。無事仁義
 之迂闊也。又何知莊生之青耶。亦唯孔孟開此淡
 歎之。而不欲言之。恨天下不足以知之。或傷疾取
宋 四 三二 此藏軒
 其意。而洗心于密。以自慰其憂勞。如熱惱場中。且
 以一服清涼散。致太息也。
 潛紳曰。易言仁利命。以卦象罕譬而喻。正恐玄談
 爛漫。荒高廢務。故以雅言。畜天下而泯之。
 史記云。處四凶以變四夷。東坡曰。非殺之也。高忠
 憲曰。舉十六元。放四凶。正是良背行庭。正是權衡
 之帝則。所謂既竭方而繼之。仁不可勝用也。知至
 者以知。還物正。所以去天下之駢拇。而安天下性
 命之情也。止為徒法。徒善。不盡其用。故莊子及言
 以巧醜之。誰知相治。專賣鬼眼睛耶。

相于達達通目
查其孔神分于
中夜傷虛以待
之兮無為之先
朱子每謂此言
廣成告黃帝不
過如此其深誠
口不可使乾矣
子之受以爲天
地之心深中堂
口是虛無非天
地心特十復處
自相發不曾測
轉矣如復引得
如何是特案日
切是面聖如何
是至遠日位五
教訓得。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開廣成子在于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
之精昔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
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
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錢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後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祭特室席白茅間者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
曰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于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窳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

藥地炮莊 卷四

藥地炮莊 卷四
三七 此處軒
變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
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
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于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窳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

不自小也于心
論其虛也為上
女弟一曰精至
今祀為神靈之
祀又何嘗不遊
無窳之門也耶
一矣
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
者上見堯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故余將去女入無窳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
參究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終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成而我獨存乎質正也族聚也未聚而兩言澤少也
驚起也物將自壯者不奔治術以擾之也李淳風生
物簿云千二百歲謂之大魁一日陰陽之小紀也百
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蘇云山經廣成子治也蒙二卦運日月黃帝師也
所種者穀雖瘠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
穀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物本無終極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永故長生者
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處和故不見其分
成毀耳人其盡處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能盡成其
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取者人
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真我也

枝云心無所知則抱神以靜而內自慎精不搖而
遂于大明之上矣無所見聞則神將守形而外自
閉形不勞而入窈冥之門矣心無所知非絕無所
知也我守其一不為知所敗則與天地為常而遊
無極之野矣無所見聞非絕無所見聞也以處其

立非心上無心
事上有心
若無心則技藝
無觀無者天地
之交作如何觀
誠者誠如故點
物非物點即不
到

一法若有昆虛
隨凡夫一法
若無智賢失其
地界我則曰皆
賢不一一法
不合一法
有中心之大作
學生觀

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云。心欲出羣為私。私皆以出私為心。是私人也。我亦欲出私。則與私無異矣。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夫與私玄同。非求貴于私。而私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王弼答裴徽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莊未免乎有。故恒言其所不足。

卷之四 王弼 **此歲新**

呂曰。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

正曰。一種險教。止逼人鹵莽出頭。其成就人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生平也。萬有餘矣。棄灰之酷。立法終于自獎。孤注之勢。有時可以脫險。誰能于一樣。敢疑。判出俟命。微侍之。兩種中庸耶。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界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龜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若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于大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于義而不積。應于禮而不諱。接于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亂。恃于民而不輕。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嚴君平曰。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不有乃生。無有道。無而事有。體無而用有。

卷之四 王弼 **此歲新**

事。中節而享其化矣。真體道而事事無事矣。

胡寅曰。何晏執無。裴頠膠有矣。知理者宜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為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未嘗有擾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紫柏曰。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象察爻。未始無心也。老不敢為天下先。不敢非有心乎。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無。心亦未嘗無過。然則初心之人。如何用功。

拍楊花... 且知大... 下... 道者... 宗一... 也... 亦... 無... 無... 水... 之... 不... 有... 不... 有... 不... 有...

杖云前投以先天命天不治而治在也後投以後天奉天治而不治在也... 微潔淨妙出六經之神化誰敢謂莊子不終

正日人心儼驕不可櫻故黃帝以治身為同大學一如手舍身取心自古所病全提不許分開破執

妙于軒輕泥乾炙身牛車愈醒恐猶有錯會者天下一即是身心身即心即是天下君臣道合正堪相解

潛神曰層樓一屋本統天人因生處而專格心所以心物所以物天所以天不二不疑矣直下是人

當盡人職當安時位豈作有無之見乎正為生處或人而有無之說又或人故夾口體道于無可以

發神虛受還事于有便知物則成宜火候自適于兩忘之無所以調氣踐形而泯性情也定務戒用

于法位之有所以隨分安時而無思慮也此則等用而享其兩忘矣若不善用者舍爭執有則德慧

才能亦累于矜已驕傲不能精進與時俱化而孔聲色貨財乎若執空亡之無則或抹殺道理或兼

廢定事非愚則誅矣而凡昧滅欺人莽動招殃者乎證公因發公領者山中道行定以此波顛頂

手證公因發公領者山中道行定以此波顛頂

子曰正偏四破...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 事兼于義義兼于德... 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 姓定記曰... 無地均之壯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觀道而萬物之應倘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于事

卷之四

黃帝經曰在天為玄玄生神在地為化化生五味在人為道道生智正日聖人觀易止就天地指點而大極在其中矣舍一無萬舍萬無一辟如全樹體其全仁而根幹枝花各中其節豈必執樹未生前之核哉聖人理太極之家事惟以不昧同體之仁善用分別之智使天下各各安分正用而已惟其不能觀畜故誘引于有無兩端之上若悟本兼寧洗此乎然不知時各用之時互用之時備用之猶非真悟兼中測也

虛舟曰曾知天地之兼技事德義乎禮運曰禮本

故曰其所以
 一曰所以者何
 則故而已矣合
 衆鳴呼鳴食未
 知中五暗得血
 流七用處不
 減口通變發
 是也日風從
 中二消在至中
 攝攝其最者下
 虛月日笑若上
 此即學第一義
 亦惟有荷局然
 笑若上日士上
 而通功而行之
 中士聞道者存
 者上士聞道
 大笑之若相
 中士聞道而
 行之下士聞道
 者存若上士上
 聞道大笑之未
 知中否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
 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
 與天地為合。其合綿綿。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
 乎大順。易說。以泰初氣之始也。有無無。而無有無。皆
 杖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妙于贊。伏
 羲之畫。與堯舜之精。一。夫子之一貫也。一而未形。
 指寫輕妙。雷而動。動而雷。此正造化之無間。天命
 之生物也。鳴非謂言也。合喙。喙喙鳴。此喻陰陽
 開闢之義。與天地合德。鳴即隱而見。合即見而隱
 也。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音不可。然不
 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窹。若是。則可謂聖人手。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林心者也。執雷。雷一之狗
 成思。後祖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
 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寂。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有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成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于物。忘于天。
 名為忘已。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胥。易見。應帝。
 焦。曰。盡無者。非動止。成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
 亦動。人止亦止。人。成生。亦成生。白。曰。忘乎物。又忘

藥地炮莊 卷四
 夫于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音不可。然不
 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窹。若是。則可謂聖人手。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林心者也。執雷。雷一之狗
 成思。後祖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
 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寂。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有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成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于物。忘于天。
 名為忘已。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胥。易見。應帝。
 焦。曰。盡無者。非動止。成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
 亦動。人止亦止。人。成生。亦成生。白。曰。忘乎物。又忘

天曰。兩忘是謂忘已。是謂忘其兩忘。無落吾事。依
 殊。物。物而已矣。
 將。問。苑。音。苑。一。見。季。微。曰。魯。君。謂。苑。也。曰。請。受。擊。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聲。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
 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就。敢。不。覲。
 季。微。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之。德。猶。蟻。蠅
 之。怒。臂。以。當。車。轍。一。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
 自。為。處。危。其。觀。聲。壘。多。物。將。往。投。述。者。舉。將。閱。苑。觀
 覲。然。驚。曰。苑。也。泚。若。于。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
 之。言。其。風。也。季。微。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

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
 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漢
 洋。然。第。之。哉。欲。同。于。德。而。心。居。矣。朝。報。也。局。局。笑
 義。曰。搖。蕩。從。風。說。來。書。曰。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澆。指。指。若。膏。殊。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澆。百。畦。用。力。甚。多。
 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印。而。視。之。曰。奈。何
 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擊。水。若。抽。數。如。決。溢。湯。其。各
 為。俾。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夫于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音不可。然不
 然。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窹。若是。則可謂聖人手。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林心者也。執雷。雷一之狗
 成思。後祖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
 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寂。有形者。與
 無形。無狀。而皆有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成生也。其。廢
 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于物。忘于天。
 名為忘已。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胥。易見。應帝。
 焦。曰。盡無者。非動止。成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
 亦動。人止亦止。人。成生。亦成生。白。曰。忘乎物。又忘

藥地炮莊 卷四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俯而不對。有問。為國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國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私獨茲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廢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于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一作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

藥地炮死
杖曰三投波瀾
 安人自得之旨
 外使莊子為老
 固亦必枯槁不
 如此端。

卷之四
天道 四一 此處軒

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效。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必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瘠之。得其所謂。營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我之謂風波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池比之。御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大明白人。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聞。

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池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故項項自失貌。

郭曰。夫用時之所用。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子貢迷于此人。若列于心。醉季成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徒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濟云。六十四卦。即是大極。何足以識之。天何言哉。不識即真渾池。而欲識渾池。以為奇特。皆假修渾池。適天竊高者也。愚固勸人。愛用天地。切忌另求渾池。

藥地炮死
遺道西一幸免
 兩一許由西一
 我姑此處西一
 聖治西一德人
 西一神人易曰
 惟幾也惟深也
 惟神也中廣三
 諸語三知何
 故如此詳其職
 花氣又將何如
 三也一時恍惚
 沙作以擊時日
 你尋常用凡個
 日三即一即
 杖曰舉一明三
 日三即一即
 西一幸免

卷之四
天道 四二 此處

諄諄將東之大壑。適遇死風。於東海之濱。死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美為焉。曰。人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流。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死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諄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天下化。手挽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其利之之為悅。其給之之為安。怡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客。願聞神人曰：上神乘舟，與形滅
亡。此謂照瞻，彼命盡情天地樂而為事，窮於萬物復
情。此之謂混冥。混冥不在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武王之圖，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樂，焉有也
禿而施髮，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養其父，其色焦
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
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
而不知以為忠，富而不知以為信，齋饗而相使，不以
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無傳也，修當作遺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于親而尊于君，邪謂已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令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
坐，垂衣裳，波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卷之四 天地 此章軒

藥地炮莊 卷四

與夫人之為徒，過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
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不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
聲不入於里耳，折揚黃考，則嗑嗑然而笑，是故高言
不止于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
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折揚皇考，古歌也。二缶，
鐘郭作黍，鐘，黍，黍也。而本云。

卷之四 天地 此章軒

設有人二人，擊瓦鐘以為音，
則人必喜而為所惑矣。
魏冰叔曰：人有偏好，及立定一意，要人從我，皆能
召諛。彼諛者，我好忠義，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朴，便
投以簡朴，甚至我直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責善，
投以直諒。件件與諛事相反，卻件件與諛字神妙。
此嗜慾之好，更易惑人，然則何以免此耶？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
似已也。厲，謂
癩也。
杖云：病以無鬼者不可醫，厲人之門，喜有心鬼能
自創而恐其似已，一喻妙甚。此亦解惑一方法也。

百午之木破為椽椹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此獲
于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于失性一也既與
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
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悞于公 中頹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
矣五日越合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
揚墨乃始離歧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
可以為得手則錫錫之在干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
夫越合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鶴冠指笏紳修以約其
外內之盈于柴柳音東外重纏繳音約院院音院然在纏繳
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壓指而虎豹在于
憂懼亦可以為得矣侵懼痛貌龜冠冠羽為冠院院院院

杖曰外篇果誠以乎人泥于常習見聞之名相功
利或指斥名相功利于始作偏者毀之則疑疑則
所見為驚所聞為疑平日道理無所用心知迷無
所從無從則惑惑則困困則愁愁則神此正疑始
而後櫻寧也嗟乎有此關諍堅固世界怎免誠疑
可惜多少正人奇人未過此關而正坐情竿恰是
檻囊羅繳

樂地炮莊
一唱不作一唱
明何故者然到
此點錢或金銀
照金成錢難思
者口莫若釋之
而不推

樂地炮莊卷之五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季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
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于天通于聖六
通四辟于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味然無不靜者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警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者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
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
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
責矣無為則命命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齊堯
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
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
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
名顯而天下一也

王弼曰復者反本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

上之也復有... 其善不善者... 枯樹屋前差路... 多顯佛惠黃漢... 恒振恒皆燈可... 之新不免者矣... 龍肉請自... 平... 尊帝公曰... 而運之示制則... 日翻案涉因而... 申之以明守則... 日拾遺始亦... 天使然而創與... 午西夫之張三... 務口徒資口耳... 無研身心乃說... 路耳照心非動... 將請先提後... 安心亦照將謂... 藥地炮莊

則靜靜非對動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也。

東坡答畢仲舉曰：陳述古好論禪，而見鄙為淺陋。

嘗以龍猪肉解之，為出三界，遂作佛乎？尚與僕輩

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

者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以，不為無害。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也，循理則酬酢萬變而未嘗

動，不則雖稿心而未嘗靜。良知之體本自寧靜，卻

添個求寧靜，本自生生，卻添個欲無生，非獨聖門

致知不如此。佛氏之學亦未必如此，將迎意必也。

只是致良知，徹首徹尾，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所謂漸滅種性也。

高忠憲曰：聖學不全靠靜，精神短弱，須靜養重頤。

舟曰：善貫動靜，八卦惟艮表止，而子曰動靜不失

其時，樂記動靜之間，邵子會焉。老莊從坤入，守中

非時中也。佛體圓中而立處，即真乃時中也。

魏善伯曰：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未除也。自謂性

朴，必鄙野苟且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昏散

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拗矯僻未除也。人各一弊，

而取似美者，自寬非自欺耶？惟平心乃能自見。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

藥地炮莊 卷五

君臣道合... 一心... 此處新

爭美。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平。大宗與天

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

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豈

謂萬物而不為寒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

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枳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

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游。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

靜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

心。以畜天下也。此處新

沈括曰：易妙二畜，坡曰：乾所少者，學問與良畜之。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宗。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

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

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

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

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藥地炮莊 卷五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正曰。靜敬入誠。用在循理。正寤理時。有二心乎。有為無為。言有無之質也。因舉費隱混關焉。窮過乃能不惑。君臣道合。悟其本誠。理亦化矣。物物而已。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乎主。詳在于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誅。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

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男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云。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

非聖人之所作也。正曰。狂愚專謂。貪色為性。道理為聖人所作。而詭隨又抹撥道理。以辨之。故儒明性理。而後其固有。何如達人口中。一句證明。杖曰。序。數。存。焉。別。即是。總。此。莊。子。之。六。經。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賤。履。位。仁。賢。不。肖。履。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高。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

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者。增設也。道。橫。也。

正曰。不川九神。始作。兩句。一則森然。辨別之名分。

時位也。一則於穆浩淵之神明變化也。究不可離。即器是道。故雅言以畜之。天道不可驟語也。遠人而偏言天道。正是辨士一曲之人。

昔者舜問于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傲無告。不廢窮民。苦勞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家。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莫為黃天地而已矣。

正曰。繫傳只從天地說起。而先後在中。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微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繕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諷。頤。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其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一。作。憤。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天其牧乎。則

藥地炮莊 卷五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傷傷。反。手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微。藏名也。六。經。六。傳。為。十二。

曹心易曰。玄士矜高。恣士持格。則刺天地。傷帝王。供客氣而已。大人至至人。而不在于至人。故立政。府而後能公。享無為之性。正是緣于不得已。其所。以。然。豈憂廟御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而不敢息。今吾觀于。非聖人也。臧。有餘。而棄。不仁也。生。不盡。於。前。而積。飲。無。老。于。莫。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于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各。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虛。然。而。日。衝。然。而。瀦。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養。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視。于。泰。凡。以。為。不。信。過。竟。地。有。人。焉。其。各。為。竊。百。舍。百。日。止。

藥地炮莊 卷五

藥地炮莊 卷五

呂曰：遵竟非遊于道之中，痛則非其有而襲之。
 夫子曰：天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而廣，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主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楫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棟即精一作
 正曰：標不與偕，龍無首也。定矣，明知止無縛，無脫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責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猶不足貴也。去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色與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謂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矣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成。輪扁曰：臣也以臣

之事觀之，輪扁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于臣之于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亦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矣。
 紫柏曰：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文殊輔之，楞嚴會上，透觀音當機，無敢議其私者，實相般若，正因佛性也。觀察般若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緣因佛性也。語言文字，如春之花，素花，夏之果，非慧狂耶，明其所以然，即文字可也。離文字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侯廣成曰：凡書之傳于其異，不于其同，而備全不與也。于其議，不于其文，而純疵不與也。別路奇本，恰生戰國使之以廢中權，天之成莊子也。巧黃秋云：學而時習之，則知有數存焉。于其間而自得之也。又誰知斲輪子能以精相而醉千古之人哉。宋末有序，勝山雲居賦曰：文字見除，雖評謔皆妙義。何況詩賦耶。文字見立，雖棒喝轉語，都是文章。譬鏡照物，物還其物，之則毫髮不爽。鏡無像也，若圖在照入鏡而礙矣。即圖如來妙相而礙滋甚。

2 版之內

無端漢同林得

帝釋天口如編

把可惜至感不

合祖師神和隨

請師茶飯。

笑言曰野馬飄

而面不動旋風

德安而常能江

河鏡注而不流

日月歷天而不

風陳評道但抄

筆論足以若天

運至妙在坐威

神不作清靈勞

破三玄作兩邊

直令天下不敢

違此方是真祖

師。

李道子曰支者

枝也生而必極

藥地炮莊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張是孰

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微而不得

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

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濛樂而勸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嗟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敢問何故巫咸詔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天下藏之此謂上皇

意以黃帝表新洛陰洛即九洛也虛舟子衍河圖

卷之五

為洛書足證易範皆用九洛中一旋四倍八而綱

維具矣此非人思慮所及也莊子所謂本數未度

其備乎質測運處岐伯云大氣舉之佛以空配四

大攝于見識會于惟心此篇答在問處會否

商大宰湯問仁于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大宰曰湯問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于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孔子反若弗聞

而過之何其罪

數備結重小夫

大果是包荒說

故耶兼并固自

道耶兼并其人

則得耶兼并其

若見兼并者當

此尹謂之例耶

抑弗聞耶兼并

指口者多古成

託正不可少

翁山曰批覆而

原張不置一語

與楚在楚而避

之有同異否此

處不明何能兼

忘一扣一避何

謂兼忘

枝云惜乎此老

藥地炮莊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道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于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顯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前章表兼

杖云古今之人物在皇帝堯舜周孔之化育中何

嘗不兼忘天下何嘗天下不兼忘先聖哉

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成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吾

卷之五

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歌蕩蕩然乃不自

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殺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夫至樂者至此三十五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

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響

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靈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欣一

生一憤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

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院滿院

一種淺結。是
深潭得妙。不知
成道。上感通
人。
宋。曰。曰。曰。天。以
上帝。而。配。之。未
必。顯。顯。方。益。耳
必。顯。顯。如。人。者
也。以。人。事。天。引
天。以。自。近。視。之
也。其。然。所。加
人。能。竹。無。所。加
其。德。可。矣。風。未
始。未。默。未。始。無
也。其。工。能。行。而
默。參。其。間。何。惟
也。有。如。如。考。來
也。將。見。光。矣。聞
然。于。上。上。上。上
則。莊。子。正。恐。人
龍。受。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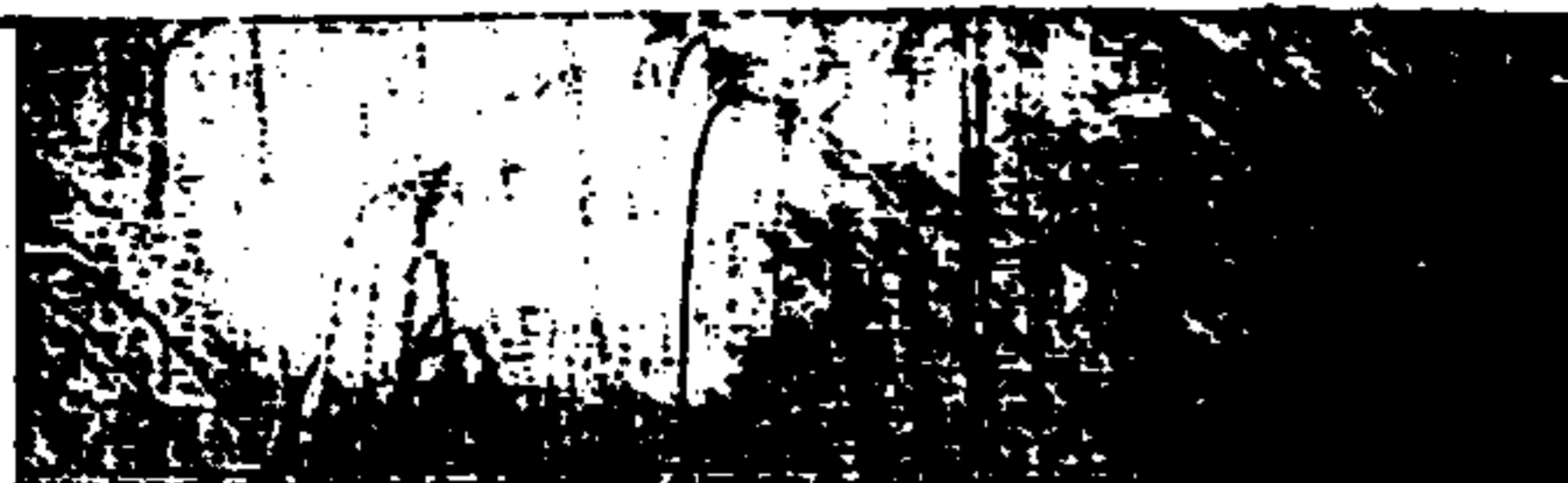
途卻音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
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于有窻。流之于
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而不能及也。儼然立于四虛之道。倚于楹梧而吟。目
知窮乎所欲見。方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克
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
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于無方。居于宵冥。或謂之參
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
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森
標。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
天地。苞養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
者。始于懼。懼故崇。崇音。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適。卒之於
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辰曰。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聽者為主。又高。
杖云。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不過是始作
翁如。從之。純如。繳如。繹如。以成。女還知樂之所自
來乎。今黃帝與北門成說樂。又妙于孔子而昌言
之。亦當知所可知。與所不可知者之所自來否。

杖云。此謂孔子
自。有。天。志。不
師。金。曰。惜。乎。而。夫。于。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勇。狗。之。未。陳。也。盛。音。以。篋。術。中。以。文。纜。尸。祝。齊。戒。以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費。之。而
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術。中。以。文。纜。遊。居。寢。臥。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音。昧。焉。今。而。夫。于。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窳
于。商。周。是。非。其。夢。耶。聞。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外
生。相。與。隣。疋。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
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
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肩。背。非。舟。車。與。今。斬。行。肩
于。背。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
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窳。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農父曰。苟于偏言。立于禮。莊子偏言。成于樂。聞諸
鹿湖。夫子云。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蓋禮乃建中于
中節之和。樂乃和合其未發之中。書訓而詩興之。
春秋衡而易統之。皆禮樂也。禮運學味。成于播樂。
以安天運。愚故載道。兼并妙矣。曾聞楊椒山之言。
元聲乎。乃冒總也。損益節度。以定清濁高下之旋
宮。則九洛五常之帝則也。
孔子西遊于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
勇狗之未陳也。盛音。以篋術。中以文纜。尸祝齊戒。以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費之。而
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術。中以文纜。遊居寢臥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音。昧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窳
于商周。是非其夢耶。聞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外
生相與隣疋。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
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陸。則沒世
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肩背。非舟車與今。斬行肩
于背。是猶推舟于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
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窳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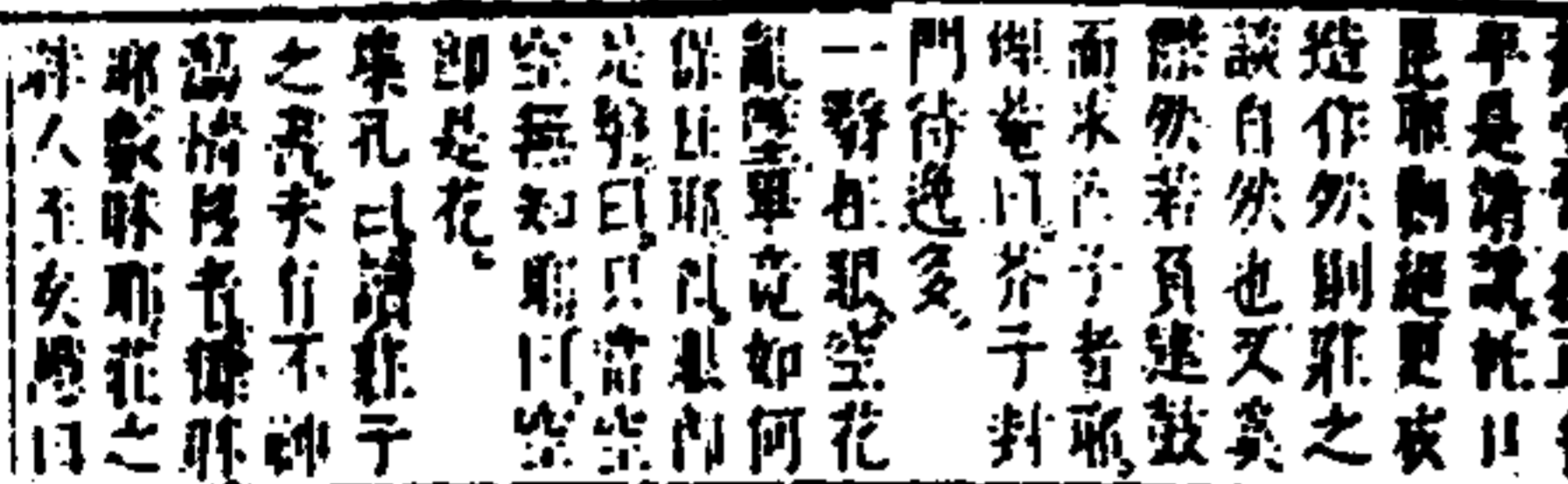
校曰：觀而多其
使人說辨，凡視
乎此者皆將望
而實于我，一不
至則隨者失矣
語有反而相成
辨丁意而意其
獲而信信而無
及望可與疑人
道惡者曰：願
天地亦遠也
此道中如何
當求惡者曰：願

藥地炮莊



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
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
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
相。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義法度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世而承以周公之服，彼必
訖。核音。齧挽裂盡去而後，觀古今之異，猶後世之異
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曠而
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寤哉！師金魯太師
名金魯有結
一、卷之五 天運 十四 此章新
為有。原祝用之。行奇也。蘇取草也。狀狀也。或作雙
夢中怪也。雙額曰。正曰。法度可變。禮義不變。只在
一。切皆本不變。

藥地炮莊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
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山中出者，不受于外。
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
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虛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
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
遊逍遙之虛。音。食于荷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逍遙
無為也。荷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
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
親者不能與人稱操之則慳，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
一、卷之五 天運 十五 此章新
以關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思取與，謀教生
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遷者，為能用之。故
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杖曰：即如孔子說求于陰陽十二年不得，此答語
意，全與前不相蒙的乎？非莊子手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
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
子亦放風而動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
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

精和頂門眼方有說語分不能進于川此法不于亦善風此法集孔曰何謂也魯曰莊子以謂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谷而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登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放依也依無為王志遠曰恂恂常常不綴不續見之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老子教孔子曰去驕志與滿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為龍至口張而不能言殆非其老聃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之朴不足以爲辨名譽之觀去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于陸相呵音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谷而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登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放依也依無為王志遠曰恂恂常常不綴不續見之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老子教孔子曰去驕志與滿態已乃使人一見驚以為龍至口張而不能言殆非其老聃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不至乎孩而始謀此可奇天人原自一至此則人與天分矣作始有倫而今手始有倫而世能表于妻于讓安長敬之儉慈能解脫之儉慈能建舟涉江而日設不造舟者有謂人之患立教而造舟者心也其謂備也王法不明反爲深漢所感東坡言江姑在不可者

生子于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謀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音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以下平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三川之精中墜四時之施其知音悖於履過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鮮規明貌郭云百代之弊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復何言哉正曰聖人裁成揚邁正爲此自然之弊不可委也將曰法必弊而廢法乎法有九利不能必其無一害有始弊而大利不能必其不終弊嫉情利口者執其一害終弊者媚笑之素無識學之賢者又附和之或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何妨或曰時勢本難爲好動喜事何苦至于不可爲則付之天命可歎也堯舜無不弊之法而特有不弊之身川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杖曰老子時何嘗有備累之名語意俱無倫次後一段又當刪人以莊子訪先聖皆偽篇之過

此處新

一句有意無意之別引後世人刻意作此口角皆弊累多少

其詞之有益於學者至切也而人以爲虛無用之言及其必知也出曰專直以清之機以泮之六能以流之能實水者求其精神

後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成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成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尤夫而不懼信矣而不期其害不憂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性音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

素之五

三

此處新

正曰聖人枯休休爲宰相經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靜而聖動而王何如不落動靜之中正乎杖云聖人以德具寂美而不自居乃能爲休休非若枯槁之士未透此牢關以畏事而休休者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之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

此處新

此處新

此處新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吳有干管見曰。歷敘古人立志各異。若夾濟爲元。孔孟爲修。伊傅爲治。巢許爲隱。老彭爲壽。述亦似偏。然有不累有無不漸。無因時利用。故爲聖賢也。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置。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貴。何從而至。灰生謀慮。何由而消。養純素謂其則刻尚爲假矣。徐節孝曰。楊精清儉在位。士或散衣求合。

素之五

三

此處新

惟武元齋素好鮮美。不改所爲。至其議論。則未嘗有從。此東萊所以賞徐遜也。和洽曰。儉素過中。處身則可。若崇難堪之行。以備殊塗。必有疾瘳。說激則答隱偽矣。杜正獻公曰。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朱子曰。事至過當便偽。和洽言是也。刻意病矣。然須寤盡無意。無無意。乃可謂之誠意。

正曰。精通合倫。乃體純素。可悟精義。卽是何思何慮。涉江曰。世無其病。安有真藥。果其尚志貴特。何妨刻意。今全無刻意。學問者。而預以此放散之手。

愚曰智者樂水
為此受詞其謝
安石之海濤而
自左不覺曰如
此將安歸耶請
再旋其面目
杖口似似一個
其法方眼底納
予能見大宗區
厥門乘創然生
大漸愧
法信者是甚摩
人馬師曰待汝
一口吸盡西江
水即向汝道
因有也方解道
心如地亦如不
樂地炮莊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蹇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于教也。今爾出于涯涘。觀于大海。乃知爾曠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日以此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間也。不似壘空。孔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梯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

卷之五

三六 此章新

向以廣淵豈能
謂作此應感則
曰亦漸空能漸
得佳語歸山頂
作甘泉正恐北
海若聽此二句
又將望源而歎

藥地炮莊

卷之五

三七 此章新

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建。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于水乎。
愚者曰。何處非沃焦。歸墟乎。中衍曰。人皆謂源一而流分。曾知源分而流合乎。水出于山。山各一谷。漸合而流。漸合而江河。歸于海。則大合矣。豈非源一而流分乎。然則源一之說奈何。曰。源為流之源。流則源之源也。地形如削。肉凸者為山。凹者為海。海各歸地心。地心轉出于山頂。猶人身之血也。自非格物者。以費表隱。何能決信。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舜今故。故遠而不闕。報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然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是以窮至大之域。

杖曰。原始及終。乃知幽明之故。正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不可故。乃漢子故。故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又誰知大小之何從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勝。夫精粗小之微也。埤者。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練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優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變。須知約分。悟理一而也。分林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精粗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勝。夫精粗小之微也。埤者。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練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優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變。須知約分。悟理一而也。分林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糲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哈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公楚子。王楚。

精粗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勝。夫精粗小之微也。埤者。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練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優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變。須知約分。悟理一而也。分林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精粗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勝。夫精粗小之微也。埤者。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練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優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變。須知約分。悟理一而也。分林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精粗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勝。夫精粗小之微也。埤者。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練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優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變。須知約分。悟理一而也。分林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精粗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勝。夫精粗小之微也。埤者。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練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優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變。須知約分。悟理一而也。分林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精粗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勝。夫精粗小之微也。埤者。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練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食。汚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優耻。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紀約分之至也。既知其變。須知約分。悟理一而也。分林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舊義曰。舉天地之全。無以異於糲米。然而末之積。高于丘山。貴賤有時。而善用為貴。常變互異。而倫物家常。豈得聽其相非而不決耶。透過反行。須知公衍。正曰。以道物俗為三種觀。又以差數功分。趣操為三種觀。約分易簡。亦察具矣。人非執別而達總。即執總而惡別。聖人豁然。即別是總。所以不壞行布。而另求同歸。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騏驥騁驥。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鷦鷯夜撮。

亦足悲哉、
河伯何不自
然乎海若汝安
得悉貴賤之門
愚小大之家
既知分殊則竟
豈不可茲論明
矣既知當時
俗則三代以下
不可以上古之
治治之明矣莊
子何以應

河伯正疑無貴
賤矣元是非矣
則我之辭受取
在將何所從

莊子地炮莊



蚤察毫末。盡出眼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合。非愚則謬也。帝王殊禪。三代殊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之徒。默然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操履與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雖祭乎若祭之有
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喻。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
化。謂代也。施川也。不代其德。是為代。
施。剝曰大蹇者。一步又退一步也。

位乎其形也。此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之妙旨。

莊子地炮莊
河伯曰。然則我何貴于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
理。達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者弗能害。含秋弗能賊。非謂
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
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乎天。位乎得。躡陰而屈伸。及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
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
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獨名。謹
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補曰。自昔至今。凡六問。若
知吾頃。實使人應接不暇。須臾。史。遂。漸。遂。至。足
充。萬。頃。一。碧。涵。天。白。非。反。其。之。士。誰。能。識。之。

郭云。人能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
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當乎天命。則
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走作過分。驅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安在乎。
所得有常。分則各則過也。反其真。為真。在性分也。
正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子非之。而邵子曰。
一端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錢海石曰。明于道。乃
能知權。明于權。乃能行道。鄧潛谷曰。伯樂善治馬。
而馬亦過半。則是率天下之馬而乘之。也不獨廣
伯樂亦且廢馬。

伯樂亦且廢馬

杖云此段必是
訪莊子之妙絕
故繼此自誇以
吾其小而敗之
乎不則何處得
此相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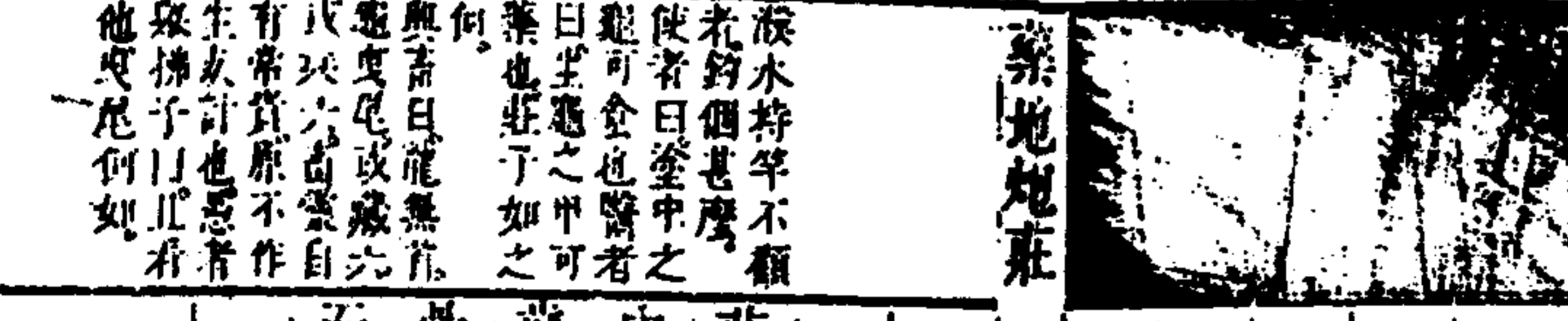


藥地炮莊

公孫龍問于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
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殊。不可。因百家之知。寤
眾口之辨。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沈
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音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
獨不聞夫埴井之龜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眺
梁乎。井輪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
蹶泥則沒足。滅趾音扶。還旋音奸。辨與科斗。莫吾能若
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
繁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溢。
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
也。于是埴井之龜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
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
查負山。商距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
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龜與。且彼
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與然四解。淪于不測。
無東無西。始于玄冥。子乃規規然而求之。

藥地炮莊 卷五

莊子早故公孫
龍對說



藥地炮莊

以察索之以辨。是真用管闢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
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
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今子不
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舌舉
而不下。乃逸而走。音奸。赤虫也。
愚曰。公孫龍離堅白。翻名實以困人。不過大小互
換耳。莊生取其大小互換以為玄。而又欲壓之以
為名。公孫笑破口矣。按公孫龍子曰。聖人之道。猶
坦途。諸子之說。猶斜運。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運
者。多荆棘。是則胸中了然矣。爾此白馬非馬之辯
特迷玄設難。以取誤耳。亦安知非膠盆驗人。而令
其不惑也乎。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成已三千
歲矣。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成爲雷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音漢陳地
易曰。遊尾之屬。不往何災。張璠胡昭孟德不強屈
之。文學復戀大中大夫。此自往取災也。尾不爲天
下先。其中屠蟠乎。司空圖已履矣。

則前受行

春浮行者
蕭伯升較

藥地炮莊卷之六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季人弘編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
 矣據矣避矣處矣就矣去矣樂奚惡夫天下之所爭
 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安逸口不得厚味
 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
 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
 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
 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
 者恬恬久憂不歎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
 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
 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歸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
 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
 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
 所樂舉羣趨者諛諛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
 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

卷之六

至樂

此處所

欲子為惡則惡不可為欲子為善則善不可為夫上
 加尖聖人自有活身活人之至
 性也人喫何除符經曰至樂
 足則相愛有餘則相忘可與此
 篇活身活人同
 高呼曰大海無
 窮大地無神大
 道無極大悟無
 道子作摩生會
 學紀曰人德不
 會天道不添犬

藥地炮莊 卷六

不終大時不

若曾見莊子佛

法中一個無宗

便偷作護身符

苦哉苦哉

無大經言開居

得友來不松藉

之樂山靜似去

古曰長如小年

季黃符若馬頭

騎影易能識之

李學光恐粉裝

為其樂高曰世

人為樂子種巧

不知讀書致樂

之樂常可保何

必更說生或談

道德耶儒道改

日清濁傷之上

藥地炮莊

卷之六

至樂

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

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

為以之宰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區乎勞乎而無

從出乎勞乎區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

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

哉 踴進進道 証証 確確

舊義曰必提富貴壽善四字作案何耶古人就所

樂以鼓之又就所懼以覺之故攻苦以發憤忘憂

此一出入機也造善以圖塞得通亦一出入機也

卷之六

至樂

此處所

末流遂以大悟無道作狡獪矣曾知大道無悟乎

路史曰為者敗之而無為之說為患不淺二程所

憂先窮閉不堪後放蕩不堪者也莊曰人孰得無

為哉擊舛驚蛇耳須知正訓消遣各是一例

一菴曰佛始言求真常真樂真我真淨繼言無常

無樂無我無淨究言常樂我淨何為三番乎接人

先因所近而容其入門已覩所執而奪之于是更

化而歸一寔則至樂矣本體不落哀樂即在時哀

時樂之中節中其如匿道販機白誤何

莊子妻成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得聞而問步人

甲申年崇安補

所易得者... 曰引得水... 上依然... 中... 忘情... 人好... 莊子... 必是... 變而... 也... 以為... 杖云... 生者... 者其... 矣... 非執... 支離... 之所... 曰子... 而生... 及我... 杖云... 抵又... 及我...

英地... 妙生... 生腹... 曲柳... 請柳... 杖人... 曰何... 化何... 影忽... 一天...

曰與人長子老身... 甚乎莊子曰... 其始而本無生... 而本無氣... 變而有生... 也... 以為不通平命... 杖云前莊子... 生者此又說... 者其為... 矣在人且... 非執斷滅... 支離叔與... 之所休... 曰子惡之... 而生生者... 及我我又... 杖云冥伯... 抵又妙是... 及我天地...

元華... 莊子... 國之事... 父母... 乎將子... 夜半... 人之累... 獨體... 然以天... 曰吾使... 子間里... 乘南面... 郭云... 謂齊者... 為常生... 顏淵... 問回東... 者管子... 者不可... 道也夫...

李... 既以... 知或... 又呼... 知之... 知是... 善心... 噴墨...

莊子之楚見空... 國之事斧鉞... 父母妻子之... 乎將子之春... 夜半獨體見... 人之累也... 獨體曰... 然以天地... 曰吾使司... 子間里... 乘南面... 郭云... 謂齊者... 為常生... 顏淵... 問回東... 者管子... 者不可... 道也夫...

甲申年崇安補

而重以疑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之。而賜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爵。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淡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舍之鱗。音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詭說為。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

藥丸炮莊 卷之六 五 此義

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是。義。誕于。適。是。之。謂。條。達。而。祿。持。理。音。但。水。沙。境。也。

正曰。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是。義。設于。適。各。中其節而已。條達福持。自無齒。刻薄之禍。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鬻。獲。蓬。而。指。之。曰。唯。子。與。女。知。而。未。嘗。歿。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子。果。歿。乎。種。有。機。得。水。則。為。髓。下。有。機。為。三。宅。得。水。土。之。際。則。為。龍。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得。機。樓。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蚌。蟬。其。葉。為。胡。蝶。胡。蝶。青。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鴿。板。反。拈。鴿。板。干。

藥地炮莊 卷六

花鳥。鍾。伯。敬。實。之。因。出。後。入。機。道。入。與。物。同。體。之。無。感。學。靡。空。心。打。狗。則。走。打。案。不。走。情。與。無。情。如。何。得。一。體。九。居。士。無。語。愚。指。曰。久。竹。生。許。君。天。風。醉。花。鳥。世。間。王。玉。錢。劉。元。白。之。詞。亦。太。熟。矣。安。得。不。珍。重。老。村。父。之。李。賀。盧。全。長。吉。韓。愈。夫。之。之。不。平。矣。盧。全。長。吉。韓。愈。夫。之。之。不。平。矣。盧。全。長。吉。韓。愈。夫。之。之。不。平。矣。

藥丸炮莊 卷之六 五 此義

日為鳥。其名為乾。音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醢。頭。輅。生。乎。食。醢。黃。軛。一作。生。乎。九。獸。督。音。丙。生。乎。腐。蠶。音。羊。矣。比。乎。不。尊。音。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自。機。化。而。言。應。率。如。絲。其。名。為。機。蓋。水。首。欲。入。於。機。生。河。中。先。有。此。朕。其。在。水。土。相。支。之。際。水。得。土。氣。故。為。體。質。名。應。煩。之。天。即。水。鳥。也。生。于。水。為。鳥。鳥。所。謂。黃。也。應。與。蚌。依。其。下。焉。生。于。陵。屯。則。為。陵。鳥。太。熟。矣。安。得。不。珍。重。老。村。父。之。李。賀。盧。全。長。吉。韓。愈。夫。之。之。不。平。矣。盧。全。長。吉。韓。愈。夫。之。之。不。平。矣。

惟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為。

于道少為家... 酒矣為微神受... 則是不飲成易... 曰亦不知何也... 老杯雙解太和... 湯幾人漱口知... 回味... 良行行度亦果... 九乎不問五百... 車於亦明翼手... 延池曰高思附... 實而樂委彼入... 何定可笑本人... 自該安知精一... 東坡曰以無所... 得成而得則承... 病愈須履痛圖... 藥地炮莊

豈氣數之天乎。開人之天者。以食色為見成而任... 縱矣。開天之天者。庖丁信手。依乎天理。而物物住... 法位者也。不厭其天。豈有奇刻造怪之弊。不忽乎... 人。豈有悖倫蕩蕩之弊。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痲者承蜩。猶撮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 二而不墜。則失者綳鉢。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 五而不墜。猶撮之也。吾處身也若厥。厥株拘。渠吾執... 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 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物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其病痲丈人... 之謂乎。聖人云。厥株拘。新樹也。建。師。東坡作。... 杖云。此精一之功也。累二累三至五而後猶撮之... 蓋其用志能分而不雜。故疑神愈精。足以貫攝天... 地萬物。唯吾撮之也。又如操舟者。善遊數能。以忘... 其外水之險。而不傷吾之內神。則形生俱輕。與物... 同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注。解。在。此。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滂澗之淵。洋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 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藥地炮莊 卷六

甲申年仲安補

手蓋子曰。設水... 開。內。謂。是。知。有... 毀。內。外。而。中... 者。之。注。注。注。注... 本。中。而。無。無... 之。注。注。注。注... 自。白。注。注。注。注... 三。之。注。注。注。注... 太。史。公。注。注。注。注... 珠。金。注。注。注。注... 得。博。三。注。注。注。注... 出。入。兩。注。注。注。注... 相。中。注。注。注。注... 往。來。注。注。注。注... 風。雲。注。注。注。注... 藥。地。炮。莊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 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陸。視舟之覆猶... 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食。惡往而... 不暇以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殲。其巧... 一也。而有所於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正日定則能遊。明則能定。平則自明。輕之則能平... 空之則能輕。險之則能空。此蓋變之必至也。危微... 方始不能透過層層。皆是注。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開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以侍門庭。亦... 何開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 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若者若居而水... 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公豹養其內。而虎食其... 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 也。仲尼曰。無入而不自出。而陽榮立其中。中央三者若... 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

藥地炮莊 卷六

祗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按後漢書

又出之過于出也柴立者無心也中央適立則不

憂其後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寔當者也

子瞻曰君子理養心故心行而腎從之小人反是

愚曰神統精氣氣生精神而精足乃氣足而生神

故表以祝腎末段則戒風流又兼祝胃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筮說音說曰汝奚惡處吾將三

月俸女十月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肩尻乎離俎之

上則汝為之乎為筮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

筮之中自為謀苟有軒冕之尊成得于豚反楛之

上祿僕之中則為之為筮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

所異視者何也牢筮不問也豚楛而楛也皆象伐有

所以掩殺物者陸氏云豚楛字當作筮胡楛車所

取塗裝妻之中也皆按莊生行文意到則通用耳

僕與妻通殺僕與後之卷妻同蓋盛肉之盤器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

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談音怡為病數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

滴音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

與之進退利武

至紛者將以決

與之進退利武

與之進退利武

與之進退利武

與之進退利武

與之進退利武

與之進退利武

與之進退利武

與之進退利武

與之進退利武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

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然有履窻有響音戶內

之煩響雷窻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音阿蛙音龍

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洪音陽處之木有罔象丘有

華音一作華山有夔野有方皇音復音澤有委蛇公曰

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

綬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

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曰音豈音徐音然而笑

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

不知病之去也愚按公紀曰沈溺也引莊子沈有

赤衣如美女即陰就傅庄之邪神也既聖之日音龍

謂之醫結魯太陰雷結太陽戶向陽故屬之耳音龍

培阿也蛙即白澤所云門室精謂之侯也音龍

龍亦豎好辨也西北尤為陰方故曰洪陽說文音龍

態也如龍一足國編木石之怪變謂之罔象音龍

之怪龍罔象淋楚望曰罔象罔象方相皆一音龍

之轉罔象往來即白澤所謂罔象也音龍

者罔象委蛇也山有夔亦可安知華非罔象而音龍

安名不必苦辯

管見云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所載

鬼名似涉怪誕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杖云桓公與管仲同田見鬼仲對以臣無所見則

公獨見鬼而生病此管仲之毒也皇子告敖又何

知見此鬼者當辨得非管仲藉此見鬼以起桓公

知見此鬼者當辨得非管仲藉此見鬼以起桓公

知見此鬼者當辨得非管仲藉此見鬼以起桓公

知見此鬼者當辨得非管仲藉此見鬼以起桓公

知見此鬼者當辨得非管仲藉此見鬼以起桓公

知見此鬼者當辨得非管仲藉此見鬼以起桓公

知見此鬼者當辨得非管仲藉此見鬼以起桓公

辰日諸意曲折
告奇事也
小龜之外有此
奕地地莊
遺論作者何處

奕地地莊
卷之六
十一
此藏軒

你看這一位醫
王移在診知病
症不妨一頓支
離使人立地搆
去在與之漸日
與在與之漸日
至紛者將以決
與之進退利武

人之與耶若不
善用求見其
安危

甲中子安補

甲申年庚安社

作霸之心哉。此治國用兵之奇術。卽莊生亦未必見及此也。此于達生立命。善報其後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矣。彼若居水飲饗如嬰兒。與夫宴安鳩毒者。又何知生於生。死於死。途而別。有轉變能于先天立命。與天下人造命哉。

愚曰。人情聞惟卽駭駭。則肝發而氣上舒。或以恐伏之。或以喜引之。此治神之醫方也。有則俱有。達者造名以鬼從類耳。奇在有名而鬼。卽因之心。幾自神不可思議。惟聖人能知其故而不敢。

紀諸音。子爲王養關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

藥地炮莊 卷之六 此藏軒

虛僑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魏子敬。應關雞銘。取其義也。因歎猛鷲之不可恃。足以補此。

孔子觀于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

藥地炮莊 卷六

與齊。齊俱入。與汨。汨借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齊與齊同。左氏噬臍。亦作也。家語亦載。關流之丈夫。對孔子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捐吾于波流。且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况于人乎。

郭曰。此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天下無難。孫湛曰。故業也。愚曰。故者。則故而已矣。此三句。可與易之繼善成性同參。

藥地炮莊 卷之六 此藏軒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鐻。鐻鼓。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鈞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之而不
飲者又欲廢
終而使之者也
雖見形而往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韓嬰曰。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故達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蓋。猶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正曰。又須知不以忘履而廢帶。忘足而廢履也。曾知曳屣。來帶乃本忘乎。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過世。

賓。賓于鄉里。逐于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于孽盲。跛蹇。而比于人。歎亦幸矣。又

孫休鳥龜
雙眉子入水見
長人無端門可
反客只為門
而詫

以生者或
外生達生而無
決者或與樂立
中央而執者或
矣。北三說以
驚而或人者或
何如哉。
李道子曰。將謂
扁子。謂俗人。不
知。故。難。俗。之
人。疑。對。則。不
無。御。笑。時。門。自
說。

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魯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矣。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鳥止于魯郊。魯君悅之。為其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饗養鳥也。若夫以鳥饗養鳥者。宜棲之淡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教魯塞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杜子美。造典詩曰。淵明未聞道。蓬生豈足。將謂。輒謂。明耶。老杜自己。亦是踵門而詫。淵明形。影。詩曰。我無騰化術。必汝不復疑。影。形。曰。立善有

遺愛。胡為不自竭。神釋曰。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立善常所。所。誰。當。為。汝。喪。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非。醉。車。之。墮。耶。葉。少。蘊。以。為。未。枉。且。謂。葉。與。杜。其。旨。同。否。黃。山。谷。曰。俗。人。謂。杜。機。陶。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然。則。葉。不。許。陶。母。乃。自。詫。痴。人。能。說。夢。耶。

陸。臺。曰。開。杜。黃。葉。葉。耶。能。則。是。聖。山。頭。炮。漆。亮。止。開。說。夢。作。痴。人。

藥地地社

卷之六

生

十六

此藏軒

山木第二十

杖云屬骨俱痛如大火聚使人不執法自求出身活路耳甘
 燕生口同生伴夢猶分路仰面有天狂贊詞欲
 得居無無欲指各人痛楚一人知世醫拱手看
 劫送因老將軍窮無事日一人痛楚各人知
 季蓮子曰時手乾三則動時手神四則動時手
 矣列此非此矣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大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風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惟道德之鄉乎

濳州曰若無臣民君何貴焉材圓材藏于不材亦材也成德達材時乘化兩傳倫物中在已無屈耳

帝南空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帝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須史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帝

藥地炮莊 卷六

甲申年庚亥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畫眉飛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于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帝南子曰君無形倨無雷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帝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有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備音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三四七

甲申年庚寅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膏之左傳而南有熊宜僚楚人

愚曰屈平不與上官奏州鍾會作四本論與嵇

康便走康乃使人至此才不虛已不免見有于人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欵以為鍾為擅平郭門之外三

月而威上下之懸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

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離既逐復歸于

朴何乎其無識儻乎無息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其自

窮故毋夕賦欵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北宮奢

大夫也上下之懸故架鍾也鍾也鍾也鍾也鍾也鍾也

莫九規庄

卷之六

五

此藏軒

杖云一篇鍾賦虛靈寂成與時俱化無肯專為非

有人非見有于人而虛已遊世一之間無敢設也

孰謂賦欵富有而不通乎大塗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穆穆狉狉而似

無能引援而飛迫脇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

如此忠誠交遊

弟自去不勞

汝能

須知鳥獸不可

與同羣若正法

人鳥不亂羣必

求無害野逢雨

地無害野逢雨

帶章也

辰曰林四十字

悠其無所感忘

不待解又利說

相殺之與相奔

也亦通矣冷語

聖得清切世語

乘九炮也

交臂更事乃

楚康伯曰老老

大大積人與德

齊本奔其天賦

陳腐題雷雨

聖曰莊周以

疾雷不驚為至

人然則孔子驚

乎曰敬也王勉

死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隨

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欲人道流而不明

居得行而明不處管見曰德說純純常常乃比于狂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于人亦無責焉至

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

逃于大澤衣裘褐食枵音序和按果入獸不亂羣入

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形影狀也

孔子問于桑庠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迹于衛

窮于商周圍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疎徒

友益散何歟子桑庠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

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

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

絕學捐書弟子無挹于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庠又

曰舜之將處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

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雷以耳也林曰

覆嬰亦是通也

若遇迅雷烈風
莊生定祭在古
廟中
自教不了。只因
自尾討便安心
急其德在此同
時有願平王獨
自剖其心。且置
不論即如同時
孟子道于皆上
亂相之間而百
世其功不後
焉下同時魯運
而海不帝亦亦
以發願則心而
反得無怨死則
余愛其偏如時
與九炮莊
以食生救夜愛
莊編章已而波
世老之問相
去愈遠矣
或彈或扣
或擊或撫無
絲毫之亦不
于人之愛天
體逆何問天
正而待之何分
始卒矣用端拱
還目而視之
蕭介曰昔幼安
衰服也但安坐
耳世好觀人
又誰肯端拱
目視人乎只此
陳蔡一役大破
編較他處重新
激濁又弄出箇

固不待物 桑處隱人也林回殷逃民布謂貨財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 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德耶。莊子曰。貪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
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
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其枝而王
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
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
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
而欲無德矣。可得取此。比于之見剖心微也。夫 大有
也。 也。廉帶也。係履。弊而以索穿之也。病。病。病。病。
也。 也。王壽言其志。盛意得也。
三 此處事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 音 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
宮角。木聲與人聲。 音 然有當于人心。顏回端拱還
目而視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
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
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
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准
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
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
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

藥地炮莊 卷六

三 此處事

三月不廷

也。吾命存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
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于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
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冀諸人間。社稷
存焉。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
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
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人之不能存。天性也。聖人晏然。 音 逝而終。 音 也。
正曰。物之為物。天也。物則。即天則也。聖人表其性
之德。而薪水以學問。亦天也。
莊周遊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于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視。 音 我。 音 我。 音 我。 音 我。
 音 我。 音 我。 音 我。 音 我。
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休然曰。噫。
物固相累。一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辟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音 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
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夫濁水而迷情。
淵且吾聞諸夫子曰。 音 其俗。 音 其俗。 音 其俗。 音 其俗。
遊于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遊于栗林而忘其
栗林。虞人以吾為。 音 吾所以不庭也。 音 吾所以不庭也。
 音 吾所以不庭也。 音 吾所以不庭也。

利也利者恒利也... 郭曰目能視翼能遊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恒相為累有欲于物者物亦有欲之也以吾為我... 老聃上倍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獨抱曰吹竅求免故言出世世可出乎心而已忘之于不可知則本忘也入依從命而已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此行賢不自賢之方乎...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陽子陽未也

張四維曰驕盈矜伐人神不與虛已循理天下樂推以此而往就能距之江通曰老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而驕如生耳管見曰山木即樗櫟意又以雁不能鳴而見殺則世諦亦熟矣物之窮通係乎命分不以不材幸免也中間一路猶涉殺讎似之而非未免乎累結以行賢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林與不林之間者也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駘工文侯曰駘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言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日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產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泮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名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籍而不欲言吾所學者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魏志魏土梗土人也考索曰子夏之後為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莊周之後為荀爽荀爽之後為李斯

正曰汪洋千頃坐春風中自飲意消

溫伯雪子適齊合于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今也又斯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數明日見客又入而數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數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

德山小委今夜不答語阿話者三十餘將謂有甚奇特只好人而歎。

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使山小委不答語便其口曰只恁麼看我自粉雲云屈屈後有人無之頃後復得山有三句道得即得搭有俯道不得只要看搭我自合于明應下安善應者日也一數

藥地炮莊

列那生氣要他向那文一臂而失之六種震動夫且道吾有不志者存如何是不忘者曰不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賄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莫大于心然而人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耻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亦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幾乎其前丘以是日往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若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忌女服吾也亦甚忌雖女女奚患焉雖吾乎故吾吾

卷之六

下內下米安附

藥地炮莊 卷六

無言也謂人要議齊起應者聖家齊齊者誠誠而乾老聖西家略生

消言曰立于其下乃靈方米也知能如蛇長爲之尾不使易充愚曰慎先一避黑曰是受關來觀世間

有不忌者存。膝直視觀唐肆固驚馬之虞而等常有漢省是章宮西行唐中數十里莊園西斷斷前唐中而後太液智波唐鼎湯皆通今吳人呼堤路爲塘。杖曰哀莫大于心死乃指出東入西之日萬物比待成功而吾與汝交一臂失之一何。那微顏子曰女殆步超吾所以著而未能者吾所以未著之者不與化俱盡是人之所忌吾所不能忌而自存者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百姓不知承吾粟奠天則之力是亦睦若乎否耶。備至乎此又何可以聲音相親而步超吾超逸絕塵之天命哉

卷之六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歎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敗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也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謔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還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收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歟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以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

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
 四肢百體將為廢垢而灰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諫者若棄泥塗。知
 身貴于諫也。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就能說
 死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灼也無為而才自佚矣。
 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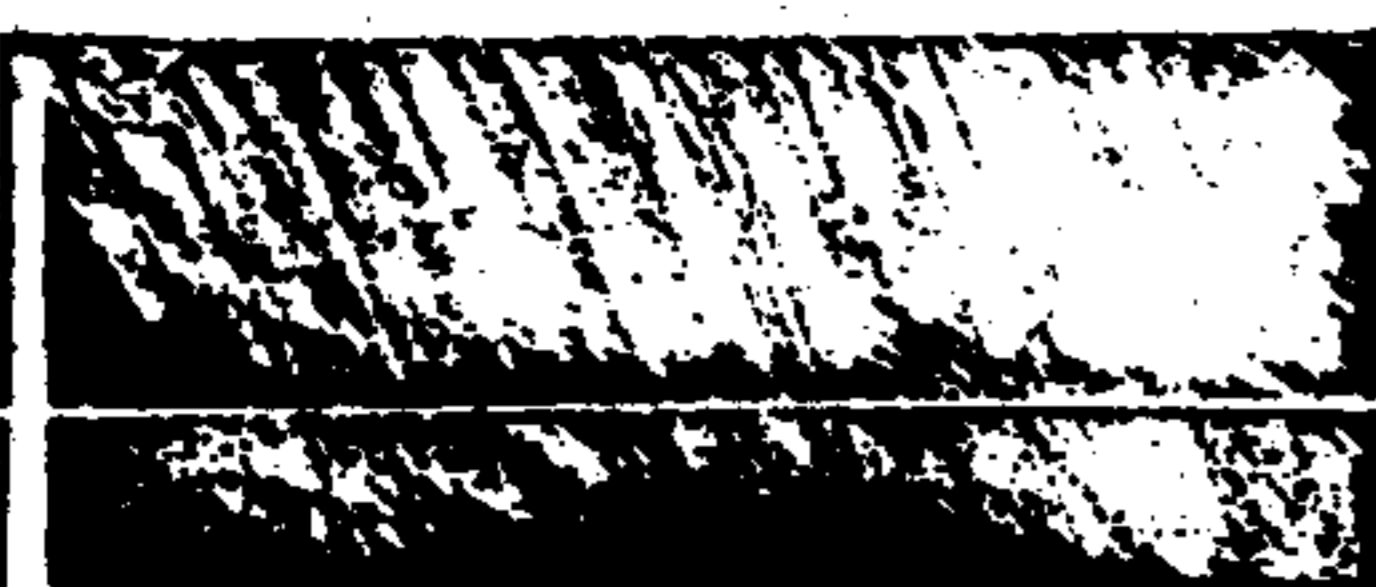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
 丘之于道也。其猶騷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將謂騷雞也。騷手其
 杖曰皆易傳語也。寓作青牛水州以藏龍馬風雲
 正曰假至言以消心或假至言以縱過發此覆否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履冠者知天時履何履者知地形
 緩佩決者事至而新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同以為不如何不號于

統為之宗反則
一引如向上原
無問口處則頭
不達經說則若
解下則謂問也
是則難也也
山口寄車勞也
下則影急流中
一引一覆終不
呼也
猶龍且計視白
為隱器亦會不
青牛請問莊人
得此方否
齊地地地莊
子七 此處斬
莊子一書總見
約奇於經傳
過累多少因起
時口俱向白雲
頭上立遠時皆
與半天爭

國中曰無北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成于是哀公覽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隨服者獨有一丈夫備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于轉萬變而不察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其可謂多乎。作方
 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灰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散史皆至受揖而立。馮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傾。但價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麤君曰可矣。是與畫者
 也。復體則澹澹也。行迷自得之意。解其其
 也。之狀。麤與。同。此言內足者之橫遠也。

文王觀于城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
 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且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願。音
 乘駿馬而備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賦丈人。庶幾乎民
 有夢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賦丈
 人而授之政。與法無更。倘令無出三年。文王觀于國
 則列士壤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鯁。射不敢入於
 四竟。列士壤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莊子一書總見
約奇於經傳
過累多少因起
時口俱向白雲
頭上立遠時皆
與半天爭
齊地地地莊
子七 此處斬
莊子一書總見
約奇於經傳
過累多少因起
時口俱向白雲
頭上立遠時皆
與半天爭



果由獲其皆竟
天之所鈞塔城
深竹斯須登樓
一而殊失而離
既汝論判
高宗下我禁非
鈞耶刺學進之
此又深于田單
之奉評人矣信
得大雅稱一者
河淵見五老手
是處下米投既
香餌

務也。彼解不敢入于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賊丈人林狀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于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偏朱蹄。一蹄偏赤也。壞。散。言不察也。不威。德。不利功名也。六。解。四。斗。日。數。與。更。同。杖曰。殷至文王。亦非嘗之變。如此一鈞。豈尋常之鈞哉。文王之所以為文。固亦循斯須之奇乎。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狀。引之盈貫。指杯水其肘上。發之。適。自。矢。復。音。方。矢。復。音。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狀。之。狀。非。不。狀。之。狀。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狀。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遂。逸。足。二。分。垂。在。外。掛。繫。冠。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林。狀。有。恂。目。之。志。爾。于。中。也。殆。矣。夫。智。接。胸。何。情。味。通。

杖曰。揮斥八極。御易足。二分垂在外。為此不狀之狀。御難。大似參禪。到懸崖撒手處。始得過身。汗下。雖然。此喻甚奇。我常見修塔匠人。卷九層。一上。定不悚。此蓋習之慣熟。如走索踏竿。而神氣不變。

藥地炮莊 卷六

觀人頽色。謂到鼻。則船泊。往。大。魯。門。上。都。可。噴。以。與。人。已。愈。有。錯。大。傳。歷。從。來。不。行。過。難。難。運。家。通。行。手。只。為。與。開。開。開。開。不。覺。覺。覺。覺。老。矣。

豈真能勘破。成生而然哉。正以學道者。在慣熟。此生。亦結交處。而無自欺耳。若草草領畧去。他日觸發真機。能不悚然于中乎。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于今。視子之真。開。開。開。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御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夫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也乎。其在彼邪。匹乎我。在我邪。匹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者不得處。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成生亦大夫。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滿。處卑細而不傲。克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君者。三凡君曰。凡之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以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凡公之後。

喻林曰。聖不自聖。與凡夫同。凡可以耶。楚楚言見。豈足以存存耶。真存存者。乃存存之所不到也。

此天下一氣中之理。還天下一氣中之物。乘天下
一氣之時。能而安天下。一氣之本。事好言混乎。混
之至矣。故曰以理取氣之理。即統理氣之理。只為
世厭平常。故販奇貨者。開此黑豆。換人之舖。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物。已成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
成體。天下莫不沉淫。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卷之六

此藏軒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此之謂根本。可以觀於天。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成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淫。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根本。可以觀於天。
蓄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
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蓄缺睡
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日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
何人哉。此亦謂然。欲勝一欲。耳。又是無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此亦謂然。欲勝一欲。耳。又是無感。

大書曰。新終身。不故。土好。新。何不觀天。

丹升影于。終是見家。活路。古人道。商。量。處。見。題。且。途。路。昭。遊。入。試。場。曾。見。莊。生。之。試。場。歷。大。耳。我。只。好。沐。和。晴。的。物。於。問。一。日。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強陽
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左輔右衛。前。後。左。右。四。輔。之。官。也。
乾知坤行。君主相用。丞之對舜如此。可悟政府宰
民而并宰其君。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
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摶擊而知。夫道官然難言
哉。將為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
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也。越于此者。四肢殞。思慮惛。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
而不加。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匿。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
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于天地之間。直且為
人。將反于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音。隱。物。也。維。有。壽。天。

卷之六

此藏軒

本分使人各盡。一日之本。先。各。盡。萬。古。之。本。先。聖。人。沒。奈。屎。溺。傷。心。而。純。給。之。六。經。三。藏。不。過。無。輪。屎。溺。而已。矣。笑。曰。嘗。杖。曰。此。論。亦。奇。非。莊。子。淡。有。所。恥。亦。不。敢。開。此。只。歸。亦。幾。近。吾。下。愈。况。則。與。神。相。去。甚。遠。愿。者。日。論。則。不。至。中。曰。趙。州。與。侍。者。文。道。金。果。以。關。步。許。金。州。曰。

兵是一類文曰
我足猶月州口
我足猶黃文曰
我足猶中兵曰
我足猶在道作
中道是日我足
我足猶來此小
我足猶在道作
我足猶在道作
我足猶在道作
我足猶在道作
我足猶在道作

想夫幾何須臾之說也美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虛
有以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遺之而不違過
之而不守謂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與
主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御忽然而
已況然物莫不出焉而然莫不入焉已化而
生又化而然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殺策其
天殺策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
形之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形入
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
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矣日為子
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口何其下耶
曰在稗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
曰在屎溺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
不及質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稀也每下愈况汝唯
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虛舟曰鄧潛谷標孔子不過乎物一句此篇曰無
乎逃物合觀之妙于物際矣華論以物各還物謂
物不逃空印駁之謂何不言性空為不逃運池復

此篇無為狂
黃帝之三年化
為國而後三
而又繼作兩
請以全則三
折作得如要
此篇無為狂
黃帝之三年化
為國而後三
而又繼作兩
請以全則三
折作得如要

駁空印之論謂物各還物即是不空空曰本無也
實相也然相也然空也綠會也五者一義也何用
駁乎外物樂也怪物茶飯也
正曰物無貴賤浩浩其天也物有貴賤法位歷然
也物有時貴此盡變之用也物有常變此聖賢之
宰也諸家偏執即相爭矣神明用之寂歷同時客
口何能同時各引一家謝然主自統僕
周徧成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與遊乎無何有
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常相與無為乎潛而靜
乎溪而清乎調而陶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
其所至去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
所終彷彿乎焉顯大知入焉不知其所歸物者
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
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
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虛舟曰物與無物際與無際皆楞伽之百八句雙
掃者也金剛三句法華歸實尚有一着子托何况
莊生手提耶劉孝標曰藏舟潛往交臂頓謝一息
不流忽然生滅故飛鳥之影莫見其移馳車之輪

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前至不與後至。此至之名所以生。前去不與後去。此去之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樂廣歷尾。初几與龐公會取未舉托盤時。有以異乎。先言無常者。以破世之常執。後言常者。以破頑空之斷執也。公孫龍惠施。早窺一斑。而夸造為互換相奪之語耳。不過十玄門。不徵易準。此處定為人惑。
更難將此語與別有同語其師難幾几棟杖
藥地炮莊
而笑如此笑師
心矣有知者
杖人頌花曰
我亦常如此
起如意子不
道教人自倒
自起是者曰
將謂有何了
依舊眼探探
良久中而數
道無問問無
漆園昨夜冬
疾一言盡中
結舌成語極
端拈出作膠
一二三四五
論切忘他者
身失命

藥地炮莊 卷六

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淡矣。知之淡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于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正曰。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去。劉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由此觀之。以微言博趣。為名家莫盛於此時矣。才人高人。不覺入其中者。為其引人入勝地也。古德曰。若有寔法可得。土亦難消。猶不了耶。東坡所謂隱形設械。推墜澆漾。非漆吏備耶。莊生已歎倍謔。談樸。火馳不反。日出多偽矣。毋亦知其如是。而且如是。以危曼窮年耶。須是其人。是其時。
故五曰。藏罕于雅。而隨民日用。抱蜀不言。而論事宏詳。此聖人之一貫也。問辨曰。為教人汰。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何從識之。莊生亦自曰。知道且

勿言難然如隱居放言。噤口不存。何舍其可知而欲窮人以不可知。又窮人以不許其知而謂止於不知。連環巧閉。而又云。尚鼎鑄。倭啣指。又更巧矣。然而棘端。毋猴窺日。圖策。故是屠龍之伎。

鹿門不令實主 可惡或于言郭 吟中其化會得 貨主可折詞于 大登條下紫羅 換禮散珍味一 鳴不作一唱時 孤除兩路暫括 出三五三聖圖 時呼人或見非 主之釋老觀家 甘見莊生之唱 樂地地也

正曰。光曜者明也。無有者神也。物格而以物佑神。物即神矣。無亦無矣。此知神明一貫者。直下逍遙。

無有即水黑爐 紅樓鈎有守東 生西落不夫是

大馬之極。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應。大馬曰。千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極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就。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魏之間。謂銀為極。鈎。鈎名。

輪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知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因材而各自取焉。前一節。尤。曜問於無有。此言所以巧。所以有道者。正長得其用於有守也。

古到今三字即 元古。今。是也。 今。猶。然。然。然。 誰。知。然。然。然。 一。個。那。一。個。也。 一。個。那。一。個。也。 故。奇。只。在。手。裡。 兒。孫。得。力。禮。交。 從來。不。出。門。戶。 此一。語。照。映。映。 狀。原。非。影。影。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成。不。以。成。成。生。成。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曰。仲尼言天地常存。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故自古無未有之時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夫成者獨化而成耳。非生者生。此成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成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故吾以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然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於自然。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管子曰不味同
管之仁各得其
所之義變隆久
矣今以根枝餘
種書作全圖則
後世商人求其
首肯者得斯枝
代餘根而求
其枝中之仁乎
將珍其根而
救之乎抑將種
之乎一也然種
謂之不仁此能
得及者也既得
全樹全仁而後
味何體不肯體
仁者何耶分此
全樹別無樹中
之仁則樹必分
枝生花矣願生

杖曰聖人見幾于未發之先乃能順理于已成之
後故示上根以危微未兆示中根以隱見初分示
下根以善惡已變物格知至又何物能逃于原始
及終之故哉
集云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
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
一畫以前萬象歷然一畫以後萬理寂然寂歷同
時之家惟在于孫善理其家事而已明物之自然
而物之則即天之道也原物還物是謂本定知其
本定而不改是謂不起一念

藥地炮莊 卷六

管子曰不味同
管之仁各得其
所之義變隆久
矣今以根枝餘
種書作全圖則
後世商人求其
首肯者得斯枝
代餘根而求
其枝中之仁乎
將珍其根而
救之乎抑將種
之乎一也然種
謂之不仁此能
得及者也既得
全樹全仁而後
味何體不肯體
仁者何耶分此
全樹別無樹中
之仁則樹必分
枝生花矣願生

貫者也絲忽膠牖便失千里
顏淵問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運回敢問其運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
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
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猶韋氏之圖黃帝之
圖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
以是非相齟齬也而况今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
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
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
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悉夫世人
直謂物逆旅耳未知過而不知所不過知能能而不
知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
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
知之所知則淺矣齊也傷字應此
舊評曰使其言必窮于問使其議必愧于知使其
說必窮于辯是莊之巧乎
心易曰生於如晝夜有何不了夢固可怕怕亦要
必所貴乎人者常盡人之職耳時然後言不必去
言當為者為不必去為為知舞踏王路之謂無為
乎曾知風落六絳之謂無言乎曾知各安生理之

三五九

疏時其玉已
保外家獻矣方
諸君自不其
耳思者曰豈
張大復曰藏未
有祇而惠其
也乃日補能化
食不煩脾運子
是人非買之夫
積之善化果有
其理天為實精
計可求世之不
務實學而日
至言去其至為
去為者其去實
指幾何思者曰

謂全生適性乎。誤世收教。豈論漢漢。則翁曰彼漢
談不可知。而多方誤之者。亦一天地間之一種生
理乎哉。彼亦自磨自蠶。以自傷已耳。既已大家。磨
碎不妨同遊。

杖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若不多方盡奪之。安能
放下而自覺乎。杜工部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漢
省。若無欲覺。雖每日聞鐘。誰發漢省乎。曾子則唯
門人不覺。如杏仁在核中。未有發爛之力。其仁中
之根幹。花果皆隱藏未現也。佛稱為悟無生法。忍
忍若仁也。藏也太極合二五之純粹精也。養生亦
是忍人。且問他忍得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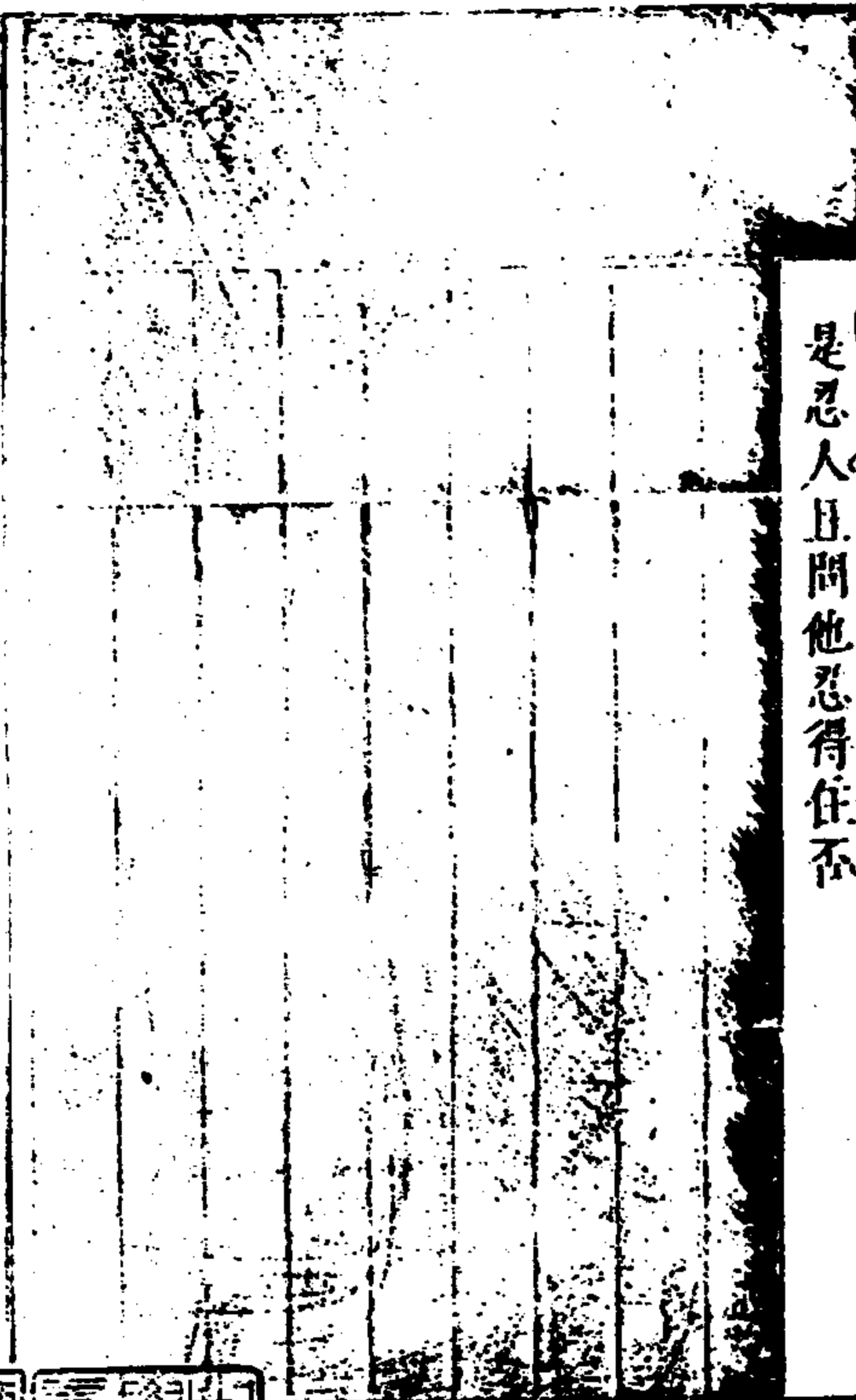
藥地炮莊

卷之六

三

九

九



北居長壘者
得順如何是全
何怪南面而不
釋然
是日嚴計有餘
其知何四立
添日不許人計
而其練愈甚何
不者香與秋

藥地炮莊卷之七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弄人弘得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禪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藥地炮莊

卷之七

庚桑楚

此

長壘壘豆不入
腹北居南面春
野在東家約柄
短西家約柄長
我其杓之人耶
且問杓柄在誰
子提若足別路
釋然或問如何
是別路身實曰
破木杓

不相與尸而祝之。壯而稷之手。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
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歎哉。大一作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長壘之細民。而竊竊焉
歎。且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後徒也。天記九乘。一作九倉。禹貢羽山
即長壘。見洞室經。秋。掌。漢。漢。秋。杓。標也。
正曰。春與秋。豈無得而歎哉。易經三立。妙在三與
隱。惟之述。提于中庸。且豆雖辭。自成古廟。至人種
行奇人造駭。誰非終南捷徑。邪。名不必杓。杓不必

避隨位自盡而適享其春秋矣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音其體而鮓

鮓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

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竟舜以然而况

長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害之患吞舟之魚觸而

夫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澆眇而已矣且夫二子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

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痛癢乎又何足以濟世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

厚民民之於利甚勤于有殺父臣有殺君正畫為盜

日中穴音吾語汝犬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

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

也

迂曰一夫生壽夭是虛談之大概全屬保妻子是

附居之賢情業已如此而騙人忘之又不耐其拚

著而自欲忘之故曉曉如此又將誰購

正曰有飽則有饑無飽則無饑果能不食乎例曰

有即無則食即不食矣人相食即是不相食矣有

百孔千瘡利如... 此舉賢任知事... 將如何有下自... 夫水則蟻能苦之...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蓬蒿也簡髮而櫛... 哉舉賢則民相軋... 厚民民之於利... 日中穴吾語汝... 未存乎千世之... 也... 迂曰一夫生壽... 附居之賢情業... 著而自欲忘之... 正曰有飽則有... 有即無則食即...

等食節食之中道焉使天下各食其力而志常力

則玉食萬方謂之不嚼粒米可也謂此生時安生

成時安成之理為無飽無饑無生無死可也

仗云古人舉賢任知如用藥庸醫昧病症方藥妄

為調治而民病愈盛繼治者治藥之病以藥醫藥

也老莊一輩淺語是猶遠去醫病後世不達即藥

與醫皆道去是豈其知藥症之所忌哉人有不食

食而喧者遂飲驅天下盡不食可乎

南榮越時楚狄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

託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

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

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

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聞道遠耳矣庚

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鷄不伏鶩那

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

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

南見老子南榮越在令人表作南榮越奔蜂小蜂也

鷄鷄上作黃鷄

懷此是明證

南榮越時楚狄... 託業以及此言... 思慮營營若此... 之與形吾不知... 吾不知其異也... 矣而物或問之... 汝形抱汝生勿... 桑子曰辭盡矣... 魯鷄固能矣鷄... 者其才固有巨... 南見老子南榮... 鷄鷄上作黃鷄... 懷此是明證

左家一守問愚
以及下下辨特
去紫石林以爲
從此出然耶墨
日對謂蒙勝放
不下取不林猶
憶子謂蒙陽勝
將去耶伏然猶
一曰漸箇其
頭來

祭地炮莊

或曰參學人善
變乃善信疑情
發時起善者自
已曰吉和添
燒金絲烟不知
何年入中原打
何銀茶一且
欲得穿頭破
細道好烟
仗云心之真形
吾不知其異而
狂者不能自得
或有物問之衆
相水而不相得
此疑情之自發
如生火之結心

南榮趨麤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趨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南榮趨曰：懼然。願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趨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趨曰：不知乎。人謂我未，恐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我則入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楚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者，疑之間，吾因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得而求諸海也。汝以人談，爾爾乎？汝欲反汝情性而

出入可憐哉。麻擗也。朱愚，猶謂也。古人謂。此處野。郭云：與人借來之，我扶三言而來故也。

南榮趨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就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準乎？猶有惡也。夫外獲者不可繁而提，將內提者不可緩者不可繆而提。將外提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趨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楚之聞大道，皆猶飲藥以加病也。楚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祭地炮莊

老子曰：未也。可。借後是源。則只。老子曰：子。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令諸人而水諸己乎？能備歛乎？能備歛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嗚而啞，音不啞於道，和之至也。終日嗚而手不提，音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瞋，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侗其波，是衛生之經已。音共其德也。南榮趨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水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聞告女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管子曰：真性如水，虛明澄湛，物欲蔽結，水凍成冰，悟理則冰解凍釋，澄湛何損焉？交食乎地，耕鑿其給也，交樂乎天，均出大和也。人物利害何由及？行謀為何所用，往來自適，生經自衛，學道造此，而猶曰未也。又引前白，子以告，此師家作畧耶。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心平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正曰。學其可學。而不能學者。自致。知其可知。而不可知者。自止。不如此者。不即是者也。

備物以將形。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于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得。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閉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之七。慎。

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跛。猶之鬼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憚。於志。鑿錒為下。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辰曰。券者。令也。合於內者。無名。合于外者。常有期。及耗費也。改而立者。人見其魁然。而真魁然者。不設也。然期費而地強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人為。化於物也。與其若姑與之。為雷同。而志不在焉。

三心內不可辨
云何應無所住
生其心正且則
持印非持非非
持印非持非非
持印非持非非
持印非持非非

券者。先天地
券者。先天地
券者。先天地
券者。先天地
券者。先天地

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眾人之人耳。

杖曰。如此說道理。始令人讀之。心神愈創而不厭。藏不虞以生心。靈臺有持。不可持。與慮無所住而生其心。有券者。手執活權。是神出鬼沒矣。券外者。志乎期費。如賈人與物窮。而物入且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故無親而盡人。則愈見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天。人本一也。兵莫憚于志。冠莫大於陰陽。心則使之。此處指出心之出入鬼神。為是舉。是之秘。其千古不泄之機用也。可惜人人隨過。幸得隨過。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魁出而得。是謂得成。成而有貴。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則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則有宙也。有乎生。有乎成。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潛神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必自易象極。

物來以費知隱是謂大定。若不得此正印，誰能決宇宙生灰而不惑哉。

杖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善用中者，能用陰陽，不善用者，則為陰陽之所成毀。不知成毀，皆陰陽之功，道用之妙，無分而通乎一也。不知者，惡其分而有生，成之異，強為之備，又誰知強為之備，則反失其道之自備于我也耶。故於生之出而不知反，則猶夫灰而見鬼也。如出而能得乎生之本，無生則不必于灰，已先得乎鬼之為神，原不灰也。觀于滅而有定，而不盡滅，則鬼之於神，何曾有二而不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一哉，不在別處見，即於有形而得無形，則吾心之見有定，自不為陰陽所冠，而天地門戶在我，心自開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欲求吾之本，無渾無朕，先可得所謂未始有物者，就能以首生，死灰而異同吾之公族哉。妙乎有生如滅之不知何所自也，忽而披灰已移是矣。然以公族之異，而變其所祖，宗者有矣，故亦強言其移是。此不可知者，不可不知也。如臘祭之故，有臘有骸，如觀室之肩，有廟有假，此常分常合，常移常是者也。有本有師，有名有定，可攷其實，固以灰價節，此妙于先以節價生也。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御人天之本，成天地之文，其鼓舞此渾池而不至打灰瞋睡也，奇哉。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那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灰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口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依而灰，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灰為死，孰知有無成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賦也，披灰，口移是，皆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灰不可知者也，請嘗言移是，謂曰：此五臘者，之有臘，骸，請可散而

移是今之人也。是謂與鸞鳩同于同也。泰以三皮祭。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謂與鸞鳩同于同也。泰以三皮祭。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

藥地炮莊

不可散也。觀室者周于寢廟。又適其價焉。為是舉移。是謂管言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成價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謂與鸞鳩同于同也。泰以三皮祭。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名。以窮為辱。

藥地炮莊 卷七

上是可以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周市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視其儼息之所觀之。蓋言分之而合。合之而分也。

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盡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脫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曹曰。性以氣為質。而稱性之德曰善。其理見于事物時位。而有當不當焉。今日無歲。安得不言名實。欲當則此四六皆無核也。庸醫必消盡人身之火。盡而人豈復可醫哉。奇醫遂欲委之。非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假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中能之。

三六五

唯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
 是故湯以胞。虜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
 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
 拔音。畫外非舉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灰生也。夫復
 謂音。習山。不愧一作。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
 怒不怒。則怒出于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
 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于不
 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造。

近曰。財色名食睡五欲也。一日起念即是欲。果可
 斷乎。果可任乎。一則曰。無欲故靜。一則曰。從心所
 欲。得無相悖乎。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當之
 一字真神。武刀藏正。因了因于緣。因止有一事。寔
 是公常也。勿欺好學。隨分自盡。今時是各各之私。
 當即公當也。鼓山曰。尋常謂諸佛無情。處絕知解。
 一有情。慮知解。便是眾生。余謂諸佛眾生。同此情
 慮知解。但佛之情。慮出于無私。而眾生之情。慮蔽
 於有私也。佛知解。妙于常覺。而眾生知解。滯于不
 覺也。一卷曰。楞嚴是不名見。因了了矣。聖人之欲。

是不名欲。石鼎子曰。豁然頭上安頭。則悟生來來
 去矣。彼一贅旒。誠無事矣。而現在隨緣。本分正有
 事在。時此時。止此止。辨名當物。盡倫協藝之。飲食
 薪火。如何可避。避得亦是偏見。亦是暗礙。莊曰。欲
 當則緣于不得已。無為無不為。蓋為其所當為耳。
 治教尚明。故決于正告。使天下盡一遵行。不惑者
 也。與室尚晦。以鍛煉知命。造命之。習巧也多作兩
 本之說。一往之論。至於電拂。陷虎。惟在造疑。一切
 奪之。至當之旨。皆藏喉中。然今時說傳。皆執消心
 之方便。作實治事。弄殃害政。其能免乎。然世人
 可笑。直告決然不信。以天笏繫綬之。則駭而受制
 矣。又將奈何。

朱震青曰。心洗者。以身為滯形。神圓者。以心為圓。
 識虛致者。以神為礙。影心密于形。神密于心。至虛
 而止矣。錢沃心曰。朱公懼近來。隨緣放曠之說。溺
 人放於空空。何有中。適取戒慎恐懼。真言。苦心。誠
 恐者。口用寔者。虛用虛者。寔故口無寔。無虛。祇歸
 寔于法。任法位而已。法任法位。則隨緣當當矣。尊
 孤曲肱。謙塚剛進。皆其隨緣放曠也。聖人以當字
 懶萬世。即以當字。養萬世。自不容已。是謂至齋。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日先生病矣苦
 徐無鬼曰我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
 于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
 刑矣君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
 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且上之質若以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
 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者若驕若失
 若者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
 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
 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
 枚六賤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者此乎徐無鬼曰
 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
 越之流人手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
 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其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
 亦去人遊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愁極極乎處
 絕一之遊張良位其空則人是音覺然而喜矣况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日先生病矣苦
 徐無鬼曰我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
 于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
 刑矣君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將勞於我君
 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且上之質若以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
 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者若驕若失
 若者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
 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
 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
 枚六賤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者此乎徐無鬼曰
 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
 越之流人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
 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其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
 亦去人遊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愁極極乎處
 絕一之遊張良位其空則人是音覺然而喜矣况

手昆弟親戚之譽款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
 言譽款吾君之帥乎
 新傳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
 于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草果
 厭慈非以寡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
 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若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
 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
 民而為義假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
 始也為義假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始不惑
 凡成美惡器也若雖為仁義義且偽哉形因造形成
 固有伐變因外戰君亦必無盛禍列于刑誅之罰無
 徒驥于銅墮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藥地炮莊 卷之七

手昆弟親戚之譽款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
 言譽款吾君之帥乎
 新傳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
 于所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草果
 厭慈非以寡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之味
 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
 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若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
 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
 民而為義假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
 始也為義假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始不惑
 凡成美惡器也若雖為仁義義且偽哉形因造形成
 固有伐變因外戰君亦必無盛禍列于刑誅之罰無
 徒驥于銅墮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勝。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擾夫民。成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魏陳兵也。鹿鹿高樓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侖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腎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欲請問為天下。小童離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杖曰。黃帝之道。貫乎存中。而求見大隗于高山。則是心外有欲。馳于物情。七情之聖。皆迷昧乎來時路矣。惟此童心不縱。意馬之外馳。則如乘日輪之

車自照。寰中天下不求治而自治矣。天下紛紛皆自求其欲。樂而不知反。能拜童子。帝取自回。要須知此天師不在山上。

正曰。言無為自然者。皆曰黃老。按黃帝五十二戰。且登空峒。王屋。鴻堤。金谷。肆志。昆臺。紫宮。投策鐘山。且占星日。作書銘。定律數。勸懲。鑄鼎。脊。多事而謂之無為。孔子稱舜無為而治。而舜封山海川。命官教治。至勤民事。而野成之。豈非為即無為乎。莊子則出其心而描過之耳。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詐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忠。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密。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心。則考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于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云。業得其志。則勸。事非其巧。則惰。士用各有時。

高漆唯... 運斤成風也... 外道固其質也... 亦佛之示現以... 醒人之... 聽莊... 現以... 斷有... 莊子... 運斤成風也... 外道固其質也... 亦佛之示現以... 醒人之... 聽莊... 現以... 斷有... 莊子...

子以請子共辯而未始吾非以自是正以各不自知其非為是豈可為天下之公是公非哉更引齊人不愛其手投諸宋而不保其全為是又以愛外物恐其傷以束縛之甚相反也又求于不出域而不得竟謂之無是豈真無哉夜半無人時謂與舟人關既與舟人關又不離于岑此豈真有哉諸子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但逞口給而全無實據西天六十二見外道耳

一... 莊子... 運斤成風也... 外道固其質也... 亦佛之示現以... 醒人之... 聽莊... 現以... 斷有... 莊子...

莊子送楚威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聖沒其真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身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成久矣自夫子之成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莊子... 運斤成風也... 外道固其質也... 亦佛之示現以... 醒人之... 聽莊... 現以... 斷有... 莊子...

杖曰惠子歿而莊子無斤可運矣惜乎莊孟同生戰國而兩家絕無一言相及此又天地造物留此一段請說公案與千古下之明眼於此運斤操款恐亦難于着手也雖是相思不相見未有疑情誰解參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

以... 莊子... 運斤成風也... 外道固其質也... 亦佛之示現以... 醒人之... 聽莊... 現以... 斷有... 莊子...

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深廉善士也其于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錮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就可對曰勿已則濕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唯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得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濕朋可

莊子... 運斤成風也... 外道固其質也... 亦佛之示現以... 醒人之... 聽莊... 現以... 斷有... 莊子...

杖曰鮑叔使桓公用仲以霸天下知人之明已足千古及桓公欲屬國于鮑而仲止之此正所以保全知己不負桓公也然不知濕朋果如仲之所言乎果如其言則其功業不在管仲之下又當使桓公王天下矣豈特伯者之業哉桓公成齊大亂此決非濕朋之有足為也果管子之言如此則又不當

莊子... 運斤成風也... 外道固其質也... 亦佛之示現以... 醒人之... 聽莊... 現以... 斷有... 莊子...

于此時與公言早將舉之大用以代己之不及矣吳王浮于江登于狙之山狙見之相狎而走近于淡蔡有一狙焉委蛇攫據見巧乎王王狀之敏給擗捷矢王命相者趨使狙之狙執成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代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極

三年而國人無
之亦不見巧于
國不獲操持操
有或否否

三賀三悲何非
并七漆耶聊自
解其非非非非
奈耶

內有一悲是謝
千地上一百一
甚矣謝高而立
深有一悲是謝
深深行古非得
來風言香破如
此頁實欲盡即
而而

張長三人不得
語弄九來羽借
布鼓言休手知
之所不知反為
此粉粉丹青亦
何言其是虛同
對馬與語交長
獨閉門語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辭而師重
藉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橫面折
呂曰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鍾色者去其
心而已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嗟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灰乎曰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視我而青園
之椒三賀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資之彼固驚
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資之彼
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
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愚曰止向自身上消而已矣三層自解悲能免乎
仲尼之楚楚人賜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
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難解孫叔敖甘辭寢棄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象三
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
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
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備是
而囚矣故海不辭東流火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
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吳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
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名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
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繁禱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謙之而相祥耶
盡于酒肉入于鼻口夫而何足以知其自來吾未
嘗為牧而祥生于與未嘗好田而祥生于與若勿惟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遊繁于天
吾與之遊食于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
之為惟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樓吾與
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債
焉凡有惟微者必有惟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
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

藥地炮莊
人更許多
作廢相場樹上
唯恐其會出
神鳴備非以
准微講福耶不
見這鴉鳩樹上

劉錫曰醫用
以安其用則
為安其用則
為安其用則
為安其用則

郭曰居無事以待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
荒處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無意則止于分所以
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

循本曰百鶴目下五用故字中言其義鳴日夜明
鶴膠長不可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說向
親切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也直是自有主
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
理相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
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有外

則不能審定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
言禍則甚速而反殆為安則甚難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礙而後善博也人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
大一知大陰知大日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天日視之天均緣之天
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實有權

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
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存岸而不可
以無岸岸滑有實去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不可

七大不言大陽
有疑其滿者否
遠摩東來正求
不被人惑亂者
解似不解知似
不知問不以有
虛不以無疑莫
是謂前造改以
其人耶得焉推
石悟曰欲舉無
上善提道意急
統通大好山知
道始知山不好
湖身雖出祖師
湖東此類云自

有大揚推手固亦不問是已美政然為以不政解政
復于不惑是尚大不惑也推引也

郭曰政不可解從而任之
管見曰備墨楊東惠五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
于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
猶鄧人聽錫足以成匡石之功

正曰理家多不知無用之用偏高在不知有用之
用正人時有執見而不失其正邪人則專藉玄談
以自縱而已矣知其故而不惑乃能時中正用
大力曰天地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小周成歲大周

成運從好言大而不知大中之差別難言不惑
愚曰七大兼用正是虛實對峙大小時宜今言大
陰而不言大陽者將謂世人止見陽而我貴陰符

手將謂陽統陰陽乎故曰天無寒暑而寒暑即天
此一揚推也郭止仲曰冬必極寒夏必極熱究
鼓而止無半至者而物無怨焉誠故也蘇一日語

寒當使山海俱凍而今則冬至即回酷暑當使金
石俱焦而今則夏至即回此天之用半而不盡者
也聖人明其正用于寒暑之中自不為寒暑所移
即可以川寒暑矣是曰大不惑

一口寒暑無半
至者一日寒暑
用半而不盡不
中惑也

則陽第二十五

彭陽見此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于王王未之見夷節曰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問休彭陽曰公問休奚為者耶曰冬則樹切髓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于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地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晴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寤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果其於物也與之為媿矣其于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使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記乎歸於而一聞其所施其于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問休王果楚大夫公問休隱者也方于及曰凍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凍解也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賜消也暴用者假資健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待公問休蓋規之也聖人達則綽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愛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忠則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亦無已性也此亦從情上說性聖人以情之中謂孟子所謂性天之謂性也

循本曰則終事理終轉處惟聖人為能達之合天下為一體周盡此理而不言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復命其動也蓋搖與作皆合于天人則從而名之為聖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輔使丘陵神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壘其間者也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國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徇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泄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可御門其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備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義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傳

之。宋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揚矣。喜悅。觀。開。亦。
想。或。海。也。

呂曰。湯得司御。王。謂。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
之。修。其。精。為。道。其。應。為。然。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
法。之。所。由。成。是。為。兩。見。

正曰。湯知。心。師。而。得。門。尹。登。恒。為。傳。所。謂。合。也。得。
再。相。之。環。中。隨。成。為。師。引。名。應。添。仲。尼。盡。慮。為。傳。
所。為。合。也。此。即。君。臣。道。合。也。除。日。無。歲。則。不。知。有。
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愚。謂。除。日。無。歲。所。謂。傳。
即。是。師。無。內。無。外。所。謂。師。即。是。傳。

愚曰。人。無。不。以。境。轉。人。無。不。以。類。合。聞。楚。吹。而。喜。
望。舊。都。而。暢。熱。故。也。化。人。而。不。隨。物。現。身。其。轉。物。
也。寤。矣。

魏。聖。與。田。侯。年。約。田。侯。卒。背。之。魏。聖。怒。將。使。人。刺。之。
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魏。
循。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熱。於。背。歛。後。拔。其。國。忌。也。出。走。歛。後。扶。其。
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祭。十。仞。之。城。城。者。既。十。
仞。矣。則。又。城。之。此。背。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而。亂。人。不。可。聽。也。季。子。聞。而。耻。之。曰。善。

三。掃。而。一。吹。其。
子。物。也。亦。與。之。
為。擊。乎。兩。見。而。
連。綱。者。將。乎。
用。之。

藥。地。炮。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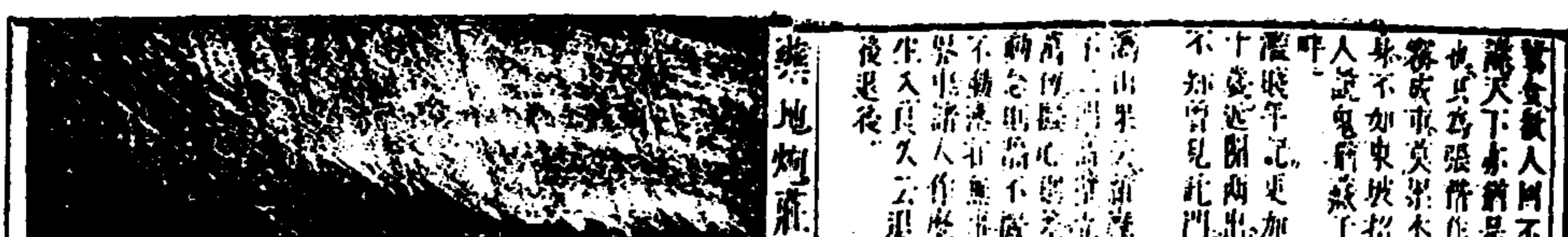
以。史。思。乎。亦。結。
製。之。長。短。也。
爭。吹。鼓。人。能。實。
擊。為。之。擊。也。連。
應。以。血。氣。之。爭。
不。可。有。其。理。之。
爭。不。可。無。其。子。
信。運。運。之。吹。乎。
乘。天。地。之。正。以。
擊。六。氣。之。辨。於。
不。信。於。子。之。吹。
乎。

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
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
道。而。已。矣。惠。子。問。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口。有。所。謂。
蝸。者。若。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
國。于。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
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知。遊。心。于。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
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
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情。然。若。有。人。也。客。

藥。地。炮。莊。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
夫。吹。竽。也。猶。有。噓。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
所。慕。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犀。首。嘗。
前。劍。環。頭。小。孔。也。吹。吹。吹。吹。如。風。過。也。
孔子。之。楚。舍。于。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也。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
自。埋。于。民。自。藏。於。叫。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
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著。于。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十。力。虛。空。悉。皆。
清。明。亦。是。陸。沉。
故。華。過。此。以。社。
未。之。或。知。亦。是。
陸。沉。其。筆。耶。五。
祖。廣。曰。若。人。賢。
其。神。元。十。方。虛。
空。而。若。若。若。若。
其。神。元。十。方。虛。
空。而。若。若。若。若。
其。神。元。十。方。虛。
空。而。若。若。若。若。



夫天下亦猶是也。初謂有多少奇特。窺畫而反一
切依舊。便覺索然。寧可挑挑遊。騫

遂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謂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真

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

謂大疑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手。
集曰。孰為根。孰為門。孰為知。可謂善發疑情。現前

參究者。誰必欲見。則此是疑。見即莫見。疑即不
疑。然與然手。此謂疑始。此謂莫之為。或之使。疑之

所假者乎。
仲尼問于大史大張。伯常。孫季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不聽諸侯之際。其所
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張曰。是因是也。伯常答曰。夫靈
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墨來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庸也。是其所以
為靈公也。孫季曰。夫靈公也。外下。墜于故臺。不吉。卜
楚于沙丘。而吉。斯之數。何得不禱焉。沈而視之。有銘
焉。曰。不馮。其于靈公。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
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居處也。不馮。其于言于

藥地炮莊 卷七

佛之一字。莫非
疑而讀之。於則
心是佛。莫非正
非。或莫非自心
非。而莫非不
曰。何故。不
名。其如何。止得
小兒啼。
僧問趙州。曰。佛
之一字。不
謂。山。大。師。何
為。人。念。佛。拜
山。曰。佛。竹。篋。子。
僧曰。佛。竹。篋。子。
竹。篋。子。不。喚。作
竹。篋。子。喚。作。佛。
竟。喚。作。甚麼。則

疑不是。謂故使公得此處。為家也。方思善日。
少知問于大公。謂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謂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
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符焉。而馬係于前者。立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

而為大。大人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至而不
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
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宜。目。胸。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觀乎大山。水不同。壤。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
謂之道足乎。大公謂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
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
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
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

若以斯。管。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則。禮。四。非。為。也。因
五。部。為。里。賜。與。也。拂。疾。也。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
所。正。亦。有。所。差。也。大。澤。百。材。皆。度。大。山。水。不。同。壤。合
具。別。而
見。總。也。
爾。本。曰。大。人。合。弁。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藥地炮莊
卷之七
三十五 此處新

道為至而不執。滯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絕。

杖曰：佛欲言智，則是文鉢舍利弗之徒起座如欲言行，則是普賢功德林之徒起座。如說般若，則須菩提等當機。此寓言少知問于大公，調與知北問於無為，皆得表法之妙，非大權示現之密。為利導者，予以丘里之言，合異為同，散同為異，喻之指馬之百體，不得馬立馬于前，百體合為是馬。此老子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如百體九竅共為一體而歸于一心也。大人能舍身而為公，妙于自

外入者有至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耕鑿順則繁，壤日歇此無名無為而無下為也。自矜殊面有正有差，總而觀之，百材皆度，可信形氣之大以道為公。一任其萬物橋起，原不出雌雄之片合而庸有也。大號極物，虛寔同理，讀其所自化，原是意之所將為。至于或之使莫之為，未免乎可言可意，况乎未生之不可忘已，或之不可徂，正是生或非遠而理不可睹。只此或之使莫之為，不是吾人生乎始終所假之結，根大疑情乎或能疑之極，而致其出則言默不足以載其上，天之載矣。萬物本

無聲臭。丘里即是通方，誰是調御天人大宗師乎。大公調現在。

不隨其所歸則
平計進退果是
貴天地之始則
下原其所起則
三動木而百頭
上安頭而下應
則邪邪而一落
打端物者隨物
一揮打外物者
蓋下到此四顧
曰更目下得手
皆應快與我一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歎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察則及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集曰：通一不用而寓諸庸，于是庸有極物而已。全兌是水全兌是甘，濯纓濯足不隨其所廢也。萬劫無始，今日是也。萬里者一步是也，不原其所起也。董殺冥影笑曰：舍萬象欲得太虛者，權奇影事耳。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整菴困知記曰：格物正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為非且欲固執此心，而物理更不窮先則雖名合一而實二之矣。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理是也。若但認取知覺之致，執為天理，則凡神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魏和公曰：擬議變化美言霄壤，乃曰擬議以成其

集地說來

卷之七 此藏軒

集地說來

卷之七

手七 此藏軒

變化故知擬議極其精詳而變化斯極其神妙細
 心人遇一物看了又看而此中之蘊藉精微俱看
 出矣若求變化于奇怪荒誕之中何其外謬
 少知曰幸其之真為捷于之或使一家之議就正于
 其情孰偏於其理大矣謂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
 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
 將為斯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聞或之使
 莫之為未免于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有名有實是物之名無名無實存物之虛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未生不可思已成不可測一作 水生非遠
 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觀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
 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
 不可無道之為各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
 胡為于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
 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
 議其有極極也言也之動也隨處變化隨火岸也極
 中峰曰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
 介非為公道教務貴三乎心誠于事故物務者至
 遠之地也莊子終言物物而已道不可致而自化

藥地炮莊卷之八
 天界覺教人評 極九季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于陳丹衷訂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能達誅比于戮其于狂惡來必祭紂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
 于江長弘欲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
 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悉水與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
 絀於是乎有膏有燧木中有火乃焚大槓有甚憂
 而無所遠慮陳仲卿不得成心若懸于天地之
 間慰皆沈心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殺人焚和月固不
 勝火於是乎有俄然而道盡思來結固變時日
 于被禍是不可必也其弘弘放放結之時賢不肖均
 以被其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昔元帝託體運不至
 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也已脫高宗于見
 是于後世會參法天杖則走皆以考而官事
 洪邁曰郭象以為大而無不若小而明陋後于曠
 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
 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宋元城洋洲可談曰王
 介甫在修撰經義凡因見奉燭言佛具有日月燈

明佛燈先意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月燈于晝
月燈于夜燈熾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
大歎之予以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
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
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云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水火同位
火陰根陽寄位于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
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于木禍發必克是也即
金性至堅與火相攻亦為所燥若使陰陽錯雜變
而不從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

方之水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
直折是也老莊羅漢息火之藥也聖人則以燧薪

釜竈享其功防其禍而已矣

白苟曰君子知常變之代饋而知常統常變故止

道其常奇人窺常變之不一也遂乃常其變而變

其常痛語云爾夫忠孝即是和章以不見信愛而

憤激悖逃也耶先幾會處自有批欸之刀秦伯許

由皆自盡者也故聖人始終條理使之隨分自盡
而已安物之則者物其物即天其天而又何內何
外乎人不知此理依位而立徒計自便以逃免累

本無所逃而適通于以冥蒙嗚呼哀哉劉翕曰
一箇氣急一箇又氣急只為恐人錯聽耳生火甚
多椒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此是憤世嫉俗之漢談
而究類萬物之情必然如此者也惟有大乘菩薩
看破之後捨身耐煩詳症審藥若稍急性便欲暫
向一邊依然難管聊且快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也金將貸于三百金可乎莊周念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
鮒魚來子何為者周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千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濞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念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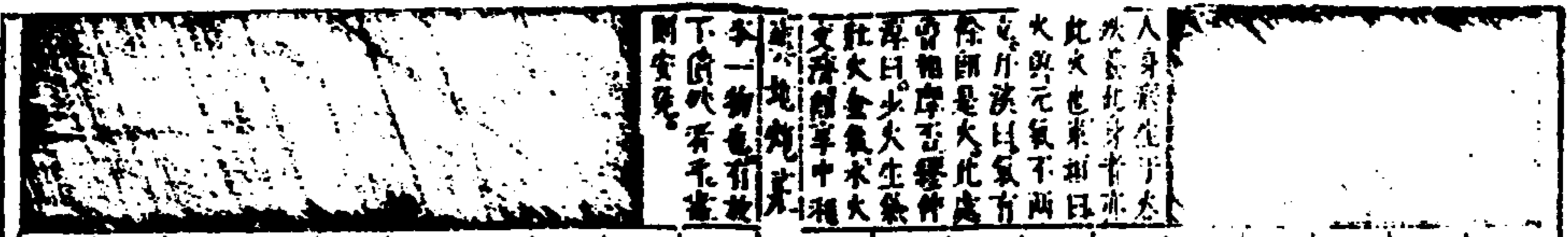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監河侯說楚文侯邑金
水官常與常相與之

郭曰此段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下段

任公之鉤言經世之宜大小各有所適也

呂曰莊子貸粟一箇明養生者止于活身而不務
有餘鉤餌一箇言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效
任公子為大鉤巨綸五十倍界以為餌躄乎會稽校



一第〇二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後家後在別之
 調機帶景市貨
 之一文事可嘆
 竊謂其詳以人
 鈞釣者其詳反
 在發家之上
 天知通款曰林
 于花園石首來
 填海塞壑報成
 唯任公徒廢鈞
 警日任公開
 空手回任公開
 之手舞足蹈狂
 笑不休你道嘆
 個老麼狂大前
 正合此驚相告
 其若欲報世切
 忌買此大鈞
 若以大鈞釣名
 利亦發家也
 藥地炮莊
 後家後在別之
 調機帶景市貨
 之一文事可嘆
 竊謂其詳以人
 鈞釣者其詳反
 在發家之上
 天知通款曰林
 于花園石首來
 填海塞壑報成
 唯任公徒廢鈞
 警日任公開
 空手回任公開
 之手舞足蹈狂
 笑不休你道嘆
 個老麼狂大前
 正合此驚相告
 其若欲報世切
 忌買此大鈞
 若以大鈞釣名
 利亦發家也
 藥地炮莊

藥地炮莊 卷八

竟而非祭不如兩志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躊躇以典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老萊子楚人未
 謂上蔡曰吾三十年來止去一矜字直到已悟正
 須吐卻悟字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混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寔使八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為箕圖五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
 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不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門旁門也宰路謂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鶘一名
 南河于曉云魚畏鵜鶘畏其大也此與羿之雀養由
 基之獲無異不問古通用與能言者處
 而能言者為不學不習全在學習中
 循本曰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于其所不覺
 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
 藥地炮莊
 竟而非祭不如兩志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
 非邪也聖人躊躇以典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
 終矜爾老萊子楚人未
 謂上蔡曰吾三十年來止去一矜字直到已悟正
 須吐卻悟字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闖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混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寔使八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為箕圖五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
 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
 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
 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不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門旁門也宰路謂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鶘一名
 南河于曉云魚畏鵜鶘畏其大也此與羿之雀養由
 基之獲無異不問古通用與能言者處
 而能言者為不學不習全在學習中
 循本曰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于其所不覺
 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

知明矣。不矜其智而自害矣。嬰兒無石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爾足以蹙之，致黃泉。人尚有用手，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劉薦叔曰：有用無用，相須而妙。叶者也。尚不以有用之用，廢無用之用，豈反以無用者廢有用者乎？有物卽有用，物者卽有末物者，末雖不患其少而亦不可不知也。况物之所以爲物而不可不知乎？決曰：知其總而安其分殊之位，則當矣。安其分殊之位，正是。不存知解。

天如曰：佛爲大事，因緣欲以佛知見開示。衆生知見，山僧爲大知見，緣欲以衆生知見開示。佛知見，汝等還非。處處流通之性。決絕之高，四皆不反時爲君臣。至人有何妙法，能近世而不礙。順人而不失已。順若說下，卽行。

平決絕也。皆說承忘不後。卽流地也。謂孔子答

郭曰：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

曰：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流遊之志，因俗而爲異。決絕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于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者，皆已而賤人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早不爲流遊。高不爲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謂行無軌。迹也。因于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

荆川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况，其他耶。只是借此爲至人，不謂行引起耳。不謂行，卽無住者。正曰：以多生言君臣，則易世而變矣。彼君臣之名分，則原自萬古也。莊子所謂相與爲君臣者，無爲是君有爲是臣一說也。以有用之用爲君，則以無用之用爲臣，又一說也。聖人知君臣之本合而遊乎時中。

日微爲耳，徹爲聽，鼻微爲嗅，口微爲甘，心微爲

心有天遊事果
散定有交微君
惡其作而也草
水之穿其人也
人善用而事其
神矣非外物者
能格致不為物
聖而亦不為外
物者之善也
微乎物物之為
天也而乃知主
于不知其然且
問如何是不知
其然口雲有出
山發水無長潤
要

山林之隱水石
可增不可作境
宿會法眼拈夾
山境語曰我二
十年賦作境會
又作摩生進空
日海棠花成三
手雲不見海棠
花香開御向江
南見瀟湘船懸
空到野成木
雲能始曰遊名
山脚免格耳懸
仙玉曰今人之
遊都下關山水
愚者口學遊人
之遊非下關山
木是問陶望於

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變而止則診
診則微害生物之有知者特息其不股非天之罪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寒其實胞有重則心有
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發心無天遊則六藝相攘
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于暴謀精乎謀賢知出乎爭紫生乎守官事果乎狀
宏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銚音於是乎始修神木
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中影或作機也善話
中胎也陶空賦也勃發乎激也激也紫雲也按
郭曰知特息息不特知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
運也

杖曰微即不壅壅即不微物之有知者特息息即
夜氣所生玄乳之門是天地根人之生也獨賴此
一呼一吸或息以吸或息以踵其息深深誰敬其
遊處乎余初見雞抱卵而生子見其卵中頭有空
處以為不足不知此一膜之空處即天地有餘之
生焉乃悟胞有重則其神如此吾心空處即是天
遊如室無空闕則始始雖親而相賣矣心不得開
而休其形神之交接也寧免六賊之相攘為物候
哉大林丘山之勝往往移奪人之神則吾心神之

藥地炮莊 卷八

見丘壑微欲賦
之空少文詞賦
賦遊其歸山水
不關山水道就
不關山水亦足
神音下勝
陳壽公曰山川
地大不六耳其
究轉生滋多難
靈驗風輪則文
人之筆是也強
作解人漫無可
言則山川都惡
矣學次曰莊子
其德也輪而勝
何必以道制莊
子不知且降作
又人以供養後
世之遊山水者

藥地炮莊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世之遊山水者

開靜能奪天地萬物之勝明矣即如草木之怒生
以得大時人事之疏通也性氣之開何難怒生而
到植耶不見老病者之精神傷勞而得靜波以補
完其夜氣踵息以還其玄乳之源也乎神人遊於
無何有之鄉本自不勞于世而世亦不勞于神人
也世道之交病已久又誰能獨相忘于道術而與
世俱相忘哉
潛神曰禮順人情之大實即節節通倫之經之即
以植萬世之生穿萬世之息而遊萬世之天又孰
知其然乎故曰息機於禮樂大冥于薪火若作兩
概何用知天

或問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何謂也
曰首榜言積想不已能生勝氣太白登高詩曰精
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管見曰火馳已可歎矣有
以山林為善而開放終身者猶之外僻也孰知屋
漏之五岳乎
靜然可以補病皆賦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運雖妙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
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馬小八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詩吟賦類作

筆乘曰皆城舊解日病也病日無所見雖病也而

可以休老皆城蓋養生家之術按真語云時以手

按是檢眼神之道

演門有親戚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灰

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于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

狄因以歸音河名時僮也

芥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罾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荃魚罾也

心仲曰此篇總在一微散上微下則物其物耳何

用外物忠孝猶是楚蟬之火詩禮難免盜襲之推

况設為轉徙遊蕩之談而楚脫之於沈洋以曼衍

遺放又可使後世巧賦說爭者盜其荃蹄之機乎

裴松原語語曰熏天塞地是一慾海而乃鼓逞現

成良知肆無忌憚行盡如馳矣彭躬莽曰此為羅

念券所針而自解之語也裴叔則曰飲人狂藥貴

人正禮世安得有得意忘言之士與之閒語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

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

反同于已為是之異于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

言也是為耆艾年先夫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耆

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

之謂陳人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固以曼衍所以窳年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

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

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

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

不然而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哉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

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天倪者器也應器而用也精

郭曰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曼衍矣付之與物

而就其言則彼此是非於然自齊

劉禹錫因論曰造端乎無形乘訓于至當立言者

也放詞乎無方指肯于至適寓言者也蒙之智不

知吾言之行

漫支離者所以

不

上天之結本不
達人獨出人道
即天均也毛
有倫故曰莫得
其倫皆使相
我以受無非倫
只為親親尚托
故使受無非倫
本自受無非倫
借外而也為志

世尊不說說連
莫不謂謂謂為
曼衍窳年則人
窳言窳言則人
子能按把花枝
地地地地地地

動而危
齊元公曰釋
若家所不者方
固固伏義早知
人不可與之言
致寓于然惡乎
曰原來是是是
大無人

文許在會齊會
故其味二求
之美不辨其理
之所極或曰時
無議者所以從
辨開言口作不
了語過比辨他
作度

須漢曰曼衍窳
年西語窳窳窳
不知吾言之行
漫支離者所以

聖年不能不精其情也欲以言齊之則已矣矣到至非其類周徒上非其類樂所孟中亦微

建于是造形而有成固感而有詞

呂曰道述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疑不信猶父不

為子媒藉外論之人不可與直言故也書中稱引

古昔以考艾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存經緯本末

足以先人則人從之入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

人特足重哉

劉駟曰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

經不為支離老子不為簡約矣

博山曰問水答去鼠啣物雖有其聲都無寒意

豈但無益恐成嫌疑然則莊子寓言能死賺快耶

只見古人之言不見古人行得賺快固矣有身無

眼直饒坐等兩頭轉身氣急猶在半途更須知有

全提時節凡問全提免賺快耶

杖曰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而立言之

係重於天下萬世其功德有不可較計矣立言之

難又非一時功業可比故此以寓言重言而自言

述其旨此亦吾宗門傍敲正打與何中玄意中玄

用中玄乃為語不滲漏見不滲漏情不滲漏也立

言豈容易哉寓言豈容易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神在未之嘗也至庚巳為七八指橫字輩是照誤傳人一指齊養上視原非正色莊子知人疑服故以牛馬謂之耳或誤云有說道者我直起去不見龜雖上天彌上之時也西去休言身道難此中危意已多實對頭未對并本已字得祭他而交與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

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

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五各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正曰莊言孔子但謝言語而不能言無言之妙能

當可而服人之口已耳若使人心服不違以定天

下此人不可得見吾不能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

三千鐘不泊既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

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

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鐘如視一雀蚊蚋相過于前

也亦道不及

郭曰養親以適不問其具夫無係者親榮祿若蚊

此鶴雀之在其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于其間哉

正曰真無哀樂於其間者不妨說吾樂吾哀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

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

入七年而成八年而不知成不知生九年而大成

藥地炮莊

兩端無窮不盡
中間莫知其
兩端而外之
法則一向宮
高而水泄不
誰知步計全
焉勢歸歸合
與之爭席矣
知非爭代立
恐有不見大
米日有被也
期日此也

生有為成也。勅公以其成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揀。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者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者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耶。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鬼入形散也。歸曰。生而學成。有自入也。成而復生。陽乃自然而然。無自入也。愚曰。是自詰之詞。
報問。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獨甲也。蛇虺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也。也。陰與夜。吾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變一作搜搜音。
陽子居南之浦。老聃西遊於秦。遂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於不答。至今進盟。激中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唯唯。天厭斯。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口敬。問。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來公饒。席委執巾。備舍者避席。場者避。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陽子居楚。場也。
東坡不信。讓王盜。說劍漁父。以為淺陋。不入于道。及復觀之。得于寓言篇。終曰。陽子居遊秦。遇老子。舍者避席。其反也。與之爭席矣。直接列禦寇篇。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然後笑曰。莊子言未終。而味者刺之。以入其言。正焦弱侯引其祭徐君。飲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餐。而五饋用為一事。今以寓言列禦寇二篇合之。漢然水釋。又按列子第二篇首載。禦寇饋祭事。而即綴以楊朱。正與東坡言合。郭云。一曲之才。美實奇說。如開爽。意修。危言。游兔。凡諸巧。稱十分有三。
歸曰。首敘言有三項。次二。按言拘係者。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成。有。無。之。述。末。貴。輯。飲。
沈仲理曰。嘗諱小言。無聊中。極思耳。到處。揖。忙。人乞。升。十。語。期。期。不。得。入。高。之。則。怒。漢。之。則。忌。平。之。則。又。睡。去。故。問。以。小。言。諱。之。嘗。語。友。人。曰。欲。賣。膏。藥。先。學。弄。蛇。今。膏。藥。已。罷。去。而。亦。無。蛇。可。弄。始。歎。莊子負此。育才不能忍。俊托之。寓言。誠。不。得。已。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託天下也舜讓天下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可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綉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予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溪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置父居邠狄人攻之舉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上地也太王置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發害所養因杖

正理或人獻
矣即以尊生之
判而訪人其
富貴之利也幾
幾分於文官
曰利物足以和
義亦是則和
外會極相

樂地炮莊
卷之八
十六
此章

笑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

上置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發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以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執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接綬登車仰天而吁曰君乎君乎獨不可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高誘云南楚有丹穴也然德用力說王子搜淮南子云南楚有丹穴也然德用力說王子搜淮南子云南楚有丹穴也然德用力說王子搜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若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兩臂韓之輕于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于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叔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子華子以蠶喻舍身如來讓歌利王割截則此說何

樂地炮莊
卷之八
十七
此章

吾惜羊之肆遂不受也。

董傳築口于陵當仕而處以矯食伏波當休而出以矯猶夫邀功邀難者視二人為何如談理性者類憤其人為未學彼豪傑士顧又不能傲頓捨濟何為乎請看莊子現屠羊說身而講學。

杖曰屠羊一說足以救活成麒麟天下亂賊直屠其朋後世有以屠羊說之知見自持豈讓三代良弼耶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此公借其化身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乘以為椽而甕牖二室裊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在見原憲原憲華冠

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肩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思與馬之蹄

憲不忍為也子貢于於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喻手足胼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鈴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左平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餓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是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謂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乘以為椽而甕牖二室裊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在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肩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思與馬之蹄

憲不忍為也子貢于於衛緇袍無表顏色腫喻手足胼胝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鈴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林羽齋曰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每將愚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皆從不忠恕生出丘慢庶

曰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焉外則其人四面俱見也但須詳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无恚曰仲長統嘗獻帝在許時自言有田園舟車使令便可隱居適性嗚呼此是天話人生那得快活享用何況亂世顏子六十已足天幸退之曰彼遇孔子為師而自給如此何難陋巷愚者笑曰衣食粗足自是物理然衣食粗足四宇內埋殺古今人王迷曰足自當止然世上人幾時得足耶自須不耻衣食不忌滯怒乃能行粥鼓琴耳山水詩書椒湯殺瘞苦瓠甜瓜不可半邊素位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周道祖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然而長依虛山終身不娶勝矣燕曰莊諸經理固不如就情誘情之捷消也當而可求就獲亦為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何等風

或曰不作壽者相則壽不長何至不能自勝而重傷乎答曰仁者無所畏也現行是生何妨作壽者相虛舟曰理誘君子情誘人直下所然則半紫然矣黃梁努力加

所始何如人所謂之壽天始未有定也愚者曰此是白勝是重

流耶無生之藥因好高之情而對治之重生之藥因順物之情而從治之一撥即歸中道
孔子樂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枵顏也色甚慙而鼓歌於室顏回擇菜于路子貢相與言曰天子再運于管削迹於衛伐樹于宋窮於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無禁鼓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古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于路子貢入于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于道之謂窮今丘抱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窺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窺通也道德於此則窺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伯得乎丘首前歎或曰蕭然首一作共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與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缺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或曰不作壽者相則壽不長何至不能自勝而重傷乎答曰仁者無所畏也現行是生何妨作壽者相虛舟曰理誘君子情誘人直下所然則半紫然矣黃梁努力加

三者禮仁義也
設為三禮以蔽
一遂曾知老子
為強力忍坊之
祖承愚者曰

下分有與了
皆辨夫食無和
馬陳事無無
首陽事據孔子
二語皆表其
而也饒于首陽
守也也家
而狀之于長
之愚者曰何必
以後世之愛惜
其以愛惜古
人之取取昔
深樂有何不可
故王文端作
守下殘一山
又作反夷齊十
於

欲以其辱行沒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

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管光而謀管光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坊吾不

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下隨下隨

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為食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沒

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

然湯又讓管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

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管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

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

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

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盧盧一作水盧上曰盧

昔尚之與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于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其于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

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之也而觀其
說爾好尚自
人未動發者
均以道為
此幼安以自
勝海純不消
是家常茶
孟子下陳仲
之學之而後
之所以破格
也其子也
取其至子
其則之也
王天下不與
樂定四海所
不存焉不
其言非以此
取何非

以遺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

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

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開周德衰其全

傷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千北至

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頓高節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士之節也如竹園在邊西命支點今承平有

郭曰詩山之繁使人歸讓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

夷之風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

呂之獎使天下貪食之雄敢行無逆唯聖人無逆

故無獎也

劉宗曰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推也狷於得已

而不已者無所不取也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

二者在所廢不用二者在所裁矣夫狂狷固中道

之獎而後世狂者至於貪生愛利顛實其嗜慾之

地狷者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

之獎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宥不

失者也

中昨本曰情所起者愛憎所由者進退是四者

不如一念詳
生性張三樂
惜學等見此
苟可得已耶
焉于不待已耶

乃流浪生來之執縛也亦超越坎道之捷徑也蓋
有合道之愛憎有結業之愛憎公私之分也為已
而進學為人而建化或退隱守道或安分知時皆
合道也若爭名逐利而進放憤縱傲而退惰四體
不知慚背四思不知報反譏為眾之勤奉公之冗
則非矣榜嚴謂使汝輪轉生來結根惟汝六根更
無他物令汝速語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
更非他物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曾何異焉
愚者曰人苦貪根自護食色之我貪莫熱于富貴
富貴莫大於天下此高尚所以幹萬世之盛也王
而能讓事物何有哉从生猶寒暑則窮通利害何
足以動其心哉至于本體原平富貴貪賤兩俱不
受也齊心立着根草玉食之相耶歟而人心下流
執平言平何能平乎治制折中情理而教人取法
乎上僅乃得中但言中行猶恐難免思得在猶文
以禮樂放眼看來皆病皆藥其在知症于方而已
咸池搔首可知懶懶藉簪纓總不堪跳出乾坤飛
上下依然前後各三三

孫均均集
卷之八
三十一
此疏章



盜跖第二十九

盜跖二盜無天
厚顏可笑白也
偷竊鬼谷社子
美曰盜跖者
也而先為白也
其謂曰盜有疾
心者所謂不知
不為盜也天
下無盜則盜
何如盜跖者
盜心也
人於盜跖則
之誠也所謂
夫于野乘安盜
體得兒于從也
盜跖地地也
依曰活人於
或崇人于尊無
德不報夫千百
中之一二而乃
得之盜乞滿
之中耶單去病
曰到說不報
是王陶不報
愚何其薄也
賊能施其善
所遇是也盜賊
能報善盜賊
之人是也士紳
不及久矣
盜跖則聖人不
反其本則今之
以反本為善
而如鬼事收不
徒者何如耶
生之輸人肝也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櫃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食得志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所過之色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資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
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
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
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
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
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
陽膾人肝而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
丘聞將軍高義敬拜謁者謝者入通盜跖聞之大
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
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贊稱文武冠枝木之冠
帶夾牛之脅多辭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或曰蔡天命

先師之言幸自

大人之長河

憂焉居舟曰後

其大人之德也

其言如百世師

自後人皆奉

曾知後世之天

其言皆其天者

特命在于為狀

感謂安福知之

久而何所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久而招降及是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晏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所益書備之。備，孔子復通曰：丘得幸于季，願望殷幕下，謁者復通盜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盜曰：大怒，兩展其足，按劍喚曰：魯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振旅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敢為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

有向說以為情

欲得也蓋加其

罪下滿節之上

也彼等三年而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其其地滿則樂

而不拜說者其

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倉賦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窟以避之，畫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若其起，則于子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鍵，以教後世，綏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于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死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于魯，削迹於衛，竄于齊，罔于陳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道此忠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

藥地炮莊 卷八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光不慈舜不孝禹崩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取其真而強入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謝孤竹之君而餓死于首陽之山骨肉不糜鮑叔牙非世也抱木而歿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成尾生與女下期于梁下女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成此四者無異於噬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雖名輕成不念

卷之二 三十一

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者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日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成喪憂患其中開日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驢驘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素也逐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起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眩無見色若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聞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此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疾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若至子路之處百五十歲不得為友是奇言也

管東渡曰孔子若遇牧野必為伯夷若有盜跖為之弟亦必為柳下惠

卷之二 三十一

俞節曰柳下之利蓋不得已其亦猶法深之為竺耶法深者王敦之弟也謝宣隔籬故是下策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與是也若棄名利及之于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火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與是也若棄名利及之于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感歎曰汝行如桀紂則

或曰孟子養氣而引聖賢也。戰國尚氣俠術。東晉尚風流也。飲酒其風流也。之入道耳。世好荒。而以荒。好盜而即以盜。引之入道耶。蓋固不易。不。得已而又以。可引之。早是。且道。藥地炮莊

聽此。結。亦。歎。從。念。無。是。不。肯。無。約。曰。小人。狗。則。與。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狗。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狗。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在。若。直。相。為。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徃。徃。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割。心。子。胥

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口。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街得口。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用成子常殺若。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停戰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街得口。堯舜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薰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于理。不監于道。若曰。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狗則。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與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狗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狗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在若直。相為天極。而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徃徃。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割心。子胥

卷之八 三二 此歲軒

藥地炮莊 卷八

李。形。中。道。先。具。無。曰。此。藥。地。炮。莊

口。百。于。以。亦。耶。中。料。條。在。藥。地。炮。莊

扶。子。子。不。為。士。高。今。無。人。安。力。與。焉。化。生。監。知。無。不。求。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

扶。子。子。不。為。士。高。今。無。人。安。力。與。焉。化。生。監。知。無。不。求。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于。人。心。不。待。學

卷之八 三三 此歲軒

正氣直發... 三國未始... 性亦足... 下而不自... 勢為天子... 計其患... 名譽也... 善卷許... 此皆就... 非以與... 持生則... 餘為害... 鼓篋齋... 其業可... 謂苦矣... 馮可謂... 馮而不... 戚照... 則畏寇...

而樂之體不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
之性也天下雖非我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
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
不足故求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為燕燕食之實非以近外也反監之度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惑人
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
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
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
非以與各舉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
持生則亦久病長既而不死者也知和曰予為福有
餘為害者物莫不歎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
鼓篋齋之聲口嚼於芻豢膠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彼音溺于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
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辭居則辭體澤則
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
馮而不余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府而不舍滿心
戚照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
則畏寇盜之害內尚橫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

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
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
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絲音意絕體而爭此不亦
惑乎... 孫洪漢曰形容盜賊心術原是痴偶後世而讚聖
人之不可及繼以滿荷得此何物乎正西出世間
巧部自畫而吹荒賢者之情也
滑辨曰盈虛本然何苦不知足耶聖人知萬世人

以情而養萬世人以理明則奪其羶華劍爭之
勢因情則足以勢其不驕不倍之理理懸日月教
鼓風雷且以名我奪其利我又以達我消其名我
復以平我約其達我妙以大我化其小我物理即
是天理盜情止是人情智力因礙於分量才能各
食其精神自相克伏自相扶推著龜倫藝鼓舞盡
神巢蜂穴蟻謀釐即定君臣家秩嗟來鐵脊日豎
天地開鶴牽犬金谷望聖天網漏亦勝寒而絃歌
盡魚北意東坡醉車淡味不厭光明正大何故不
享康衢乎哉辰翁曰盜不能免則翁曰不憂其盜

劉翁受折

春浮行者
蕭伯升校

藥地炮莊卷之九

天界覺杖人評

極九孝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乘訂

說劍第三十

蓋應見佛急須
揮劍若不揮劍
用此劫破人心
肝五臟人亦有
所五臟者手眼
目而語難固不
可少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以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惛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音王之意止
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
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
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藥地炮莊

卷之九

說劍

一

此藏軒

或曰王者劍諸
侯劍庶人劍何
如曰固挂劍余
舉奉於之或人
擬議亦曰其身
夫命也不知
金剛工劍獨當
門殺活欲知何
美利水木紅爐
嘗下洋三環設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惛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
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音大王而逆
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厥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
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髮垂冠音受音胡之纓
短後之衣順目而語難王乃說音之今夫子必備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
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
不遇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藥地炮莊

卷之九

說劍

二

此藏軒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
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命
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士七日成傷者六十餘人得
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
敦劍莊子曰望之矣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
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
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路石城爲
鋒齊岱爲鏃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韓魏爲夾音包
以四夷塞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
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
前舉之無上索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
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
老矣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
爲鋒以清燕士爲鏃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鏃
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索之
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恣圖天下以順三光下恣方地
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噴目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幸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胡服也。後，後也。三環，周義而健，繞三周不能生也。服，服也。不見，不見也。

藥地炮莊

卷之九

三

此莊軒

涉江曰：學者第一要作得主，不被外物轉，全憑皈依金剛上師，得此慧劍，八面揮截，安坐定氣，果畢奏不。

適芥曰：如來有一語三昧，正語三昧，愛語三昧，此說劍者愛語也。正語之理，久為迂士膠鼓陳陳，相因，腐氣令人噁喉，高士膚之，才士厭之，因而為轉語隱語，反語側語，機鋒所起，亦不得已。故達者不妨隨機接人，伏戎乘養，先咷後笑，納肅遇卷，手槍惕號，早見於易象矣。田中插鐵，冰上推枕，劍刃上事，紅爐冰冷。

瀟地鼓歌曰：瀟地鼓歌，不須終。又彼風吹別調，中說道漁郎能。即此來聽此本，莫勝子淵何。如劍工龜交，隨水陸影道被。長空石門荷費，化身不少能。龍能，能也。畢竟是龍。

漁父第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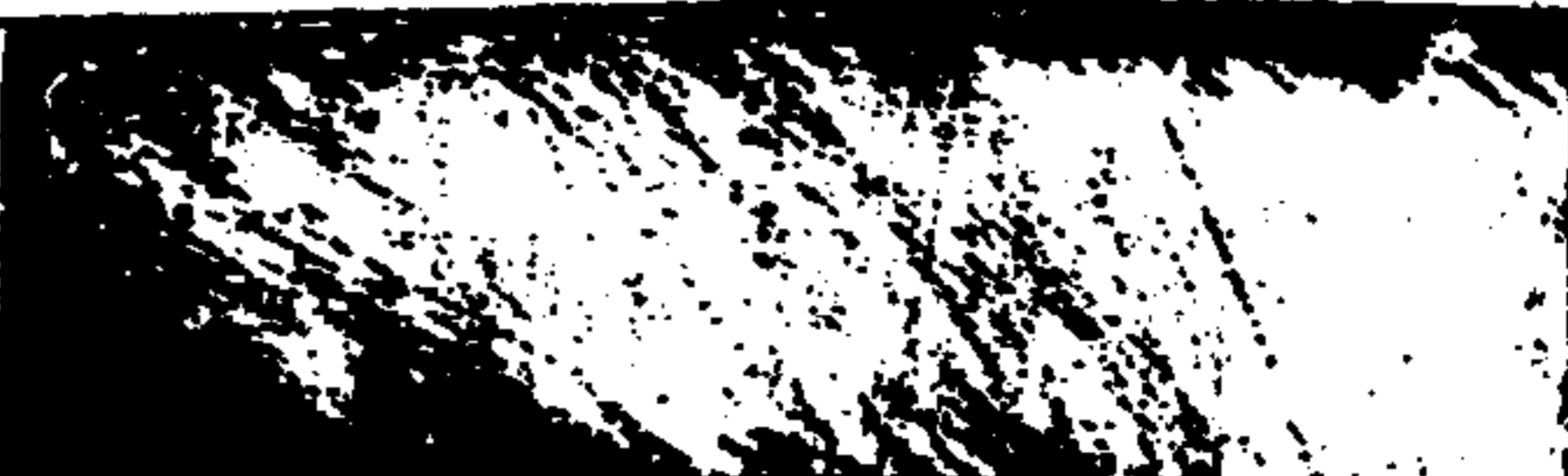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鬻鮒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于貢于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于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于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于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于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藥地炮莊

卷之九

此莊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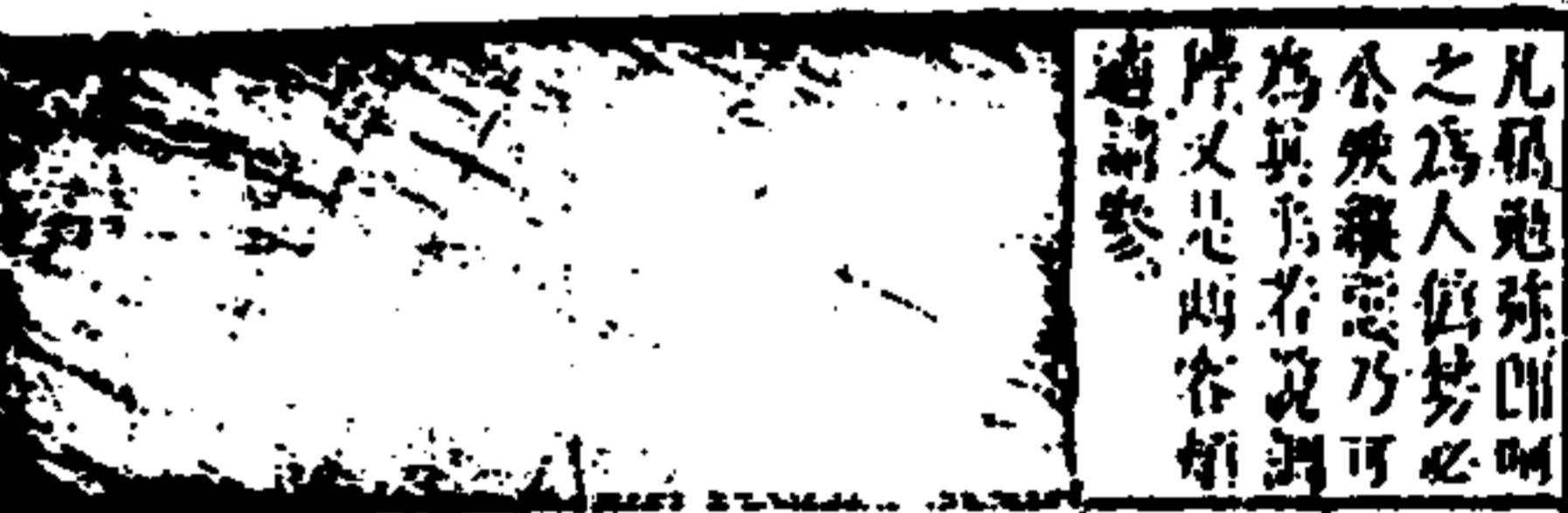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于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竿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雖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琴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撲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寡匿，人倫不飭，百姓流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于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卷之九 五 此章軒

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謔。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毀。不擇善否，兩容頡頏，謂之諂。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誅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等，謂之吝。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



可致己。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運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難。此四謗者何也？容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高而避，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其身而求之人，不亦厚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祿而

卷之九 五 此章軒

受變于休故不足惜哉子之養也于傷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差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往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有與往者身之至于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于勉之吾去于矣吾去于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于路受緘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取乘于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度仇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擊抗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于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泄于禮義有間矣而稜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善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復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情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擯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來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托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論快揮快也齊民語平居春秋後倫朝觀不及等也愚曰論語寫下車不得言楚詞遠去攸然何極

藥地炮莊 卷九

列禦寇三十二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及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也曰夫四誠不解形謀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手貴老而整其所忠夫瞀人特為貪羨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於萬乘之主乎身勞于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教此蘇軾伯昏瞀人之于隨立有間不言而出賓音者以告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矣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遊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遊遊者也魯人隱已即達道也發覺謂問也列子作無多餘之贏與堅也五老曰小言盡人毒也故為大言搖而本才其毒何如必日以毒攻毒必日究消其毒則翁曰無門

無幾何必杞憂三山街人羅蠅封紙而嚮之日仰天笑遊則公子驚奇市之開則飛去失笑而已

只為此一五天
酒前後許許
客方遠相暢
見此父子見
詞能放生激
而醉者先侍
曰何不以一
小人樂地一
日醉不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儂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蒙備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圖胡

審視其長既為秋柝之質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

與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良良人也或東坡曰茶欲白墨欲黑求黑無漆白求白無雪黑

愚曰如此兄弟自分雞把尊翁調停不得世間便有一種不黑不白之茶墨高價傳家豈不寬和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私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

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泮音漫學屠龍於支離盆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舊以益字跡杖云天地間神變莫如龍而能居能者非神之又

神者乎泮漫所學而高無利德既支離而道益卑

愚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盆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杖云天地間神變莫如龍而能居能者非神之又神者乎泮漫所學而高無利德既支離而道益卑

神者乎泮漫所學而高無利德既支離而道益卑

神者乎泮漫所學而高無利德既支離而道益卑

神者乎泮漫所學而高無利德既支離而道益卑

矣窮而奇矣道大則世莫能容鼓奇則不似彼握奇而用天下之數以神變化行鬼神者固自有人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報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願于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亢倉子曰懷志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杖云兵非干戈即天下之數也能不執一則二三四五能不必也孔子毋固毋必不執一自與天命

流行矣何不可藏乎屠龍之技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敵精神于淺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字暗首簡為

杖云無何有之鄉非絕物之所也於有而不見其有于無而不見其無太一形虛而萬物森羅本自

其冥聖人剛速轍環即此踐形即此空空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豈患宇宙之迷惑乎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玉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問既音巷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困窮織屨荷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窮萬乘之

上而從事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泰王有剽名，被獲獲者得車一乘，被獲獲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治其時，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杖云：嘗觀閭閻婦人，乞墻登樓，孟子曰：世慣用吹毛莊子，更難何與為其，且談無是非而勢更甚也。嗟乎！生才其眼如此，無一知己，惟不得他。

魯哀公問於顏淵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麥乎。曰：始哉！坂乎！仲尼方且翰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文為首，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君子懷刑故免
內子之刑聖人
和衷故磨內外
之為下人自免
而已

以上民彼宜汝與，余子願與，誤而可矣。人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依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商，難以事士。商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惟其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親恩而益，有長者不肯有順，一假借而達，有堅而銳，有緩而銳，其就義者，湯者其去義者，為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山重陰路去遷
乘厚於深情一
陣及幸是春秋
下更在推揮前
子學人請進是
明必依光暗

忠遠使之而觀其收，順使之而觀其能，卒於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則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不至，不肖人得矣。

杖云：大聖至誠待天下，未必盡以此觀人，厥亦足以觀人。人自以為有所得者，遠毛乍起，恐耐不得，正考父一命而能，再命而後三命，而俯循增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只，再命而于車上，傷三命而各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疑，及其有疑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其所不為者也。竊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辨長大壯，履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察，緣循，使使，音困長，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貴，達生之情者，德遠于知者，皆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

方思善曰：言人者，窮之極也，三者達之必也，形者表暴於外，府者蓄藏于中，知慧勇動仁義，所謂六府也。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曉，達命者與天遊，焦云：佛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眼在而慧，法佛眼皆

此處新
卷之九
十一
此處新

外此言人以我
之學而人之不
能此人之不
正足怕他會

愚曰其子得于金之珠其文取石米銀之生干寶情一時放下

莊子者固不可

長壽之尾不道樂生而已何機此同耶別耶然

狂心彼心眼者德之成此心眼者德之敗疑否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解治莊子昨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絳蕭而食者其子沒于淵得于

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米來歸之夫千金之珠

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

也使驪龍而驚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漢非直

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

遭其睡也使宋王而驚子為齏粉矣或聘于莊子莊

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

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也辭聘重

出此以擊得車而明其不為利祿動耳下段言連或

生不作人則必後之體而也問答之詞支離取韻

莊子將本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

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齏資送吾葬其豈

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為食之食夫子也莊

子曰在上為鳥為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

偏也以不平乎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

明者惟為之使神者微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

愚者恃其所見入于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杖云莊子未死先將世人活茶昆之亦敲枷打擗

解脫門也佛法未來而莊子自作此茶昆語亦奇

天下第三十三

以方術道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

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

何由出聖有所生生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于宗謂

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

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先於變化謂之聖人以

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兼然慈仁謂

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

衣食為主蕃息壽考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配天地育萬物配天下

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音大小精

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在數度者舊淡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都魯之士縉紳先生多

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於中

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

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

皆有所明不能相進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

所川難殊不該不過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物之理

以方術道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生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于宗謂之天人不離于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先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兼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一作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壽考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配天地育萬物配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音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在數度者舊淡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都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進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川難殊不該不過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
不念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杖云首稱鄒魯之士明謂孔子則訂作述集聖
之大成後學不見聖人之大全自為不該不通一
曲之士此大道所以終裂也故後歷敘諸家皆是
開風起者誰能如鄒魯先生之據上風哉孟子謂
尹任而近寒夷滑而近隘惠和而不恭獨孔子為
聖之時集大成而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也
此篇議論正與相同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
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如不稱孔子又誰能當此
稱乎
潛艸曰其數一二三四不言五者五在其中從此
千之萬之故曰其數散于天下邵子曰四常不壞
而一帶不可見蓋從小衍悟入孔子只提中五豈
非以本數末度為端幾而即費知隱者乎莊子亦
曰議之所止極物而已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
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張

子欤天秩天序焉六合七尺現在不欺何不參此
大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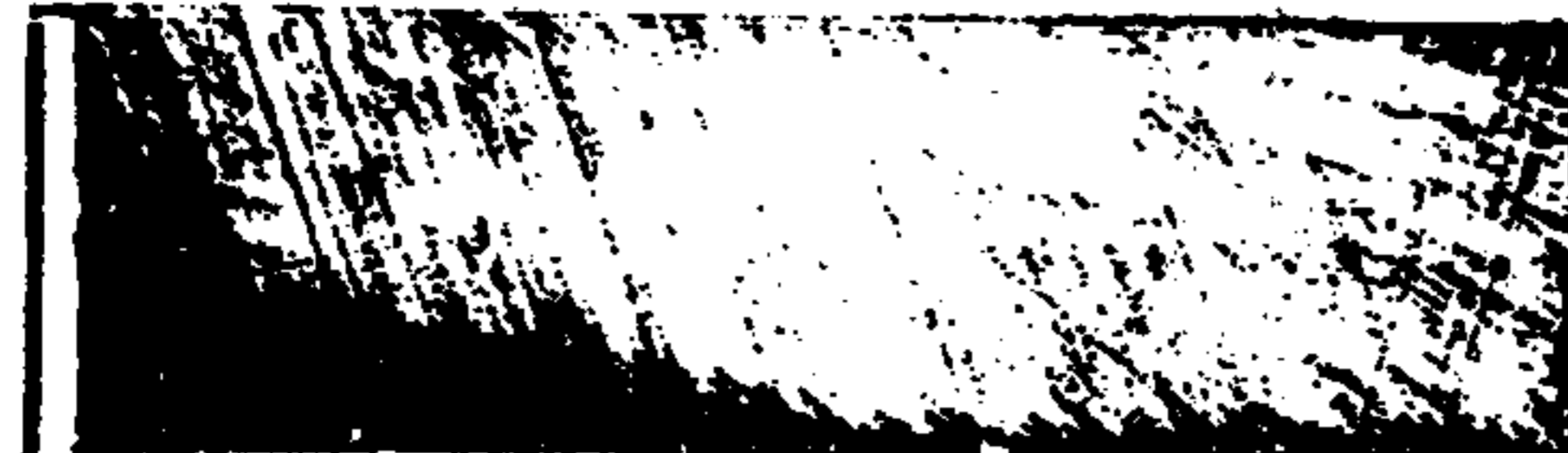
愚曰莊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
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
洛書矣故曰數為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
統本末之適節也道之篇也

不後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睥于數度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歎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亂其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黃帝有虞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
濩文王有辟雍雅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歎歎不服棺槨三寸而無
備以為法亦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
己求敗墨子道雖歎歎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
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嚴使人憂
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
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樂地炮莊 卷九

比曰外道之不
善學道者以
行不如北不能
成佛又焉知佛
之所以為佛能
知如此人不識
好若非迷途非
歸回誰知脫累
如世法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禋洪水決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干難天下之川崩無版音脛
無毛沐甚風柳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脚作
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
者若獲已商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謬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譽以簡偶不許之辭相
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乃與得為其後世至今
不決墨翟削髮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
之墨者必自苦以朋無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
上也治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
得也雖枯槁不合也才士也夫門之登不載于此
偶即奇偶也不序所答非所問也是其倍矣請詳
也若獲已者行而得之沒齒而已固以為難
詩曰世上溫飽面目太可厭生故急稱之為才士
只是心切天下故曰其於王也遠矣信知莊子非
忘世不仁之流
杖云今日之宗教亦大類此若不得提宗者出則
佛亦雖能獨任奈天下何者也不得全提正宗者

此種其似熱
然于利欲之世
可作學墨為其
倫約而為人
也世有假其無
假借謂人扶弱
不扶強

藥地炮莊
卷之九 天下五
十八 此藏軒

宋魏揚文都
墨子挂出
縱橫其行談
無任惟拍統
與物紀轉今
照昭靈之見
是以為列于
聲心用形非
其類耶以為
濼怒折橋不
倚神內埋心
此與奔勃論相

出則今日之敗拂險者會如別墨否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枝於私願天下之
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
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鉞音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爲
華山之冠以自表拔萬物以別者爲始語心之容命
之曰心之行以廟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王
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殺兵救世之戰以此庸行
天下上說音下教雖天下不取強上勝而不舍者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
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第
于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國做乎
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殺兵為外以情
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音
也音也音也音也音
皆說矣揚偉註前下宋魏即宋魏
公而不黨易音而無私決然無主運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
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去多少而謂得曰不知道後世執德恐列以子此集若知知數作題亦可通

可故曰選則不備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音泆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誤候無任而笑天下之上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惟是相較難與物宛轉合是與非苟可以死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叶雷而後行也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非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處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于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于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榮傑相與笑之曰

卷之九 天下六

此藏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成人之理適得怪焉用駢亦厥學於彭蒙得不致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如何是大體曰無安非處如何因果然下

愛生故以此模誘出名利之模亦猶佛知人之畏然而終日為生火之說也聖人則因二以濟民行而已矣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濟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有者關尹老聃開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五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寶關尹曰托已無居形物自若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勿忽乎若公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歸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漢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于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高皇曰古今以老子為虛無謬哉老子密三皇五帝之仁恣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空言簡而意淡時人不識為好仙佛者假之弱侯引托已無形物自若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寔証老子之非沉空守寂然只是愛討便安耳張

卷之九 天下六

此藏新

元長曰老莊討便安然先御甘心吃虧聖人曰不壞正恣任汝便安達士曰得便安處便安。

杖云此處獨標博大人而後自述其神化莫測正以敘諸家而贊弄其三不收八不就也。

自問此心究竟無邊下說則別與甚乎到此處非不能言只此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與生與死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返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簡見之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厄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速其

通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諭可觀彼其克實不可

以己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物生無終始者為友

其於本也私大而待淡閑而肆其于宗也可謂稠

適而上達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

其來不覺老乎昧乎未之盡者

陸方壺曰莊叟自敘道術乃扛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卻非他人過為夸誕者雖然下一轉語正謂上達之妙不離下學之中

愚曰莊子雖稱老于而其學實不盡學老子故此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困也惠施曰以其知與人

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概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

倚人焉曰黃綵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

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惟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窮于德強于物其塗陝

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克一尚可以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守散于萬物而不服卒以善辯為名惜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北越之南是也

北越之南是也

北越之南是也

北越之南是也

北越之南是也

北越之南是也

司馬遷曰：子自戴之，非芒屨也。何能滑疑。非滑疑也，何能欄道而上遂乎？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有捉敗此老曼衍，藏身處者否？莊子若生今日，其必舉本數末，度六通四辟之畢羅，重新註解，明矣。雖然如此說來，又滑一疑。

患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麻音物之意，口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界，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歿，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羅，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而無窮而有窮，今

卷之九

此藏軒

此是說子自戴之，非芒屨也。何能滑疑。非滑疑也，何能欄道而上遂乎？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有捉敗此老曼衍，藏身處者否？莊子若生今日，其必舉本數末，度六通四辟之畢羅，重新註解，明矣。雖然如此說來，又滑一疑。

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庶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君子不為也。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劉稟曰：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內聖外王者，本末先後一萬，未嘗不道也。故時出時處，能長能短，以矯枉而直，當其變焉，伏羲非無法也，而成于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于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滑，清近隘也，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語節不循俗，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至于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季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教者，各是其是也。道德仁義，裂于楊墨，無為清靜，墜于田彭莊子，欲復仲尼之道，而非其時，遂高言以矯異，復朴以絕華，沉澗不可莊語，故荒唐而曼衍，益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明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于一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己。嗚呼！諸子何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于言外可也。

卷之九

此藏軒

史記云子傳中
言無始也推
至無始也推
至無始也推
至無始也推

焦云惠施與公孫龍語絕相類范無隱云恍惚
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厥莊生所述一曲皆道也
曾端甫曰百家言皆成理雖至中韓刻湖鼓吻新
殊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殊奇可枉道不可
枉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兼存而互
抑其奇不可獨行于世獨行則赤箭與豕零共敗
互抑則雞毒與青芝同功易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于駭也亦云險與駭宜無用而孰知其用之大也
潛州曰莊子首言惟中言畸人末言倚人畸倚皆
奇也佛曰奇哉以毒攻毒惠施造惑以解惑而天
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臆庸好勝而護短是真
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
幾協藝業業足以竭其智力彼先安能欺耶莫奇
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空任法位止有一事
相即是性竟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
神化也然惠于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盡述其
奇而提賤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于這一
段以神其一生之妙密也誰謂天下此篇不藏天
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箭上加尖形容惠子

王元美曰莊子
亦人中天也其
沒業所愛則天
中人其言言
怪狀而出世知
言則亦人乎天
也出而不能盡
不幾如天也其
本則又天中人
也自莊子之言
出而後或備其
奇或實其真

卷之九 天下十一 二十五 此藏軒

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臆庸好勝而護短是真
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
幾協藝業業足以竭其智力彼先安能欺耶莫奇
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空任法位止有一事
相即是性竟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
神化也然惠于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盡述其
奇而提賤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于這一
段以神其一生之妙密也誰謂天下此篇不藏天
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箭上加尖形容惠子

史記云子傳中
言無始也推
至無始也推
至無始也推
至無始也推

焦云惠施與公孫龍語絕相類范無隱云恍惚
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厥莊生所述一曲皆道也
曾端甫曰百家言皆成理雖至中韓刻湖鼓吻新
殊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殊奇可枉道不可
枉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兼存而互
抑其奇不可獨行于世獨行則赤箭與豕零共敗
互抑則雞毒與青芝同功易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于駭也亦云險與駭宜無用而孰知其用之大也
潛州曰莊子首言惟中言畸人末言倚人畸倚皆
奇也佛曰奇哉以毒攻毒惠施造惑以解惑而天
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臆庸好勝而護短是真
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
幾協藝業業足以竭其智力彼先安能欺耶莫奇
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空任法位止有一事
相即是性竟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
神化也然惠于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盡述其
奇而提賤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于這一
段以神其一生之妙密也誰謂天下此篇不藏天
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箭上加尖形容惠子

卷之九 天下十一 二十六 此藏軒

平應篇曰公孫龍惠施非芥山毛海之助歟曰破
象家取以祛苟庸之陋解膠柱之拘而後雙破以
歸于寔耳備才者巧以駭人而襲循者卒無以辯
辯亦不常也苟欲會通一貫漢微幾先蛇糾鬼擾
不受疑惑寧可不一過此關乎方圓鑑曰觀山河
如手一葉碩果之仁天地也小中本大大中本小
矣非惟片紙圖萬圍六合吹唇豆而後微也晝夜
通古今元會猶呼吸長中本短短中本長矣非惟
千秋托一字黃梁畢一生而後微也空廓隱隨無
非象數森羅萬暗萬聞原自無聲無臭虛中本實

欲人指東為東
指西為西智者
知東不必為東
知西不必為西
人明于定分以
東為東以西為
西而觀數則三
翻而折及復交
絡繹表奇正錯
不然而也耶
者孰口能得幾
人少不得一端
習詞法誦自號
中喻元未持持
塔也與則兵亦
一奇也司察察
口能惟欲開不
賢理神和月御
六奇不喜怪也

實中本虛矣。非惟柳心納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
微也。易為三才萬理作大譬喻及對環中方圓費
隱莫破其裁同時變化幾人現前耶。執目前之習
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
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實矣。然執之
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決于不定中之
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決于時用之細定。即大定
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歷。即差等為平等。豈
必夷岳填壑。林樛寒暑哉。內外也。頓漸也。生滅也。
予奪也。亦猶是也。貞夫一者。知貫則用中矣。兩忘
則至公矣。自盡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
位其位。猶官狀持行之。不容迴避。不容造作也。歷
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踐形。無心無物。立泯于統
統。泯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曠達而必寓諸庸。以
禪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
可能也。
揚明曰。五老峯。擬惠于與莊子。書五車吐氣矣。藥
地曰。正為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藥世
謂惠莊與朱儒。必木炭也。講學開口動輒萬物一
體。孰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卷之九

天下十

此藏軒

藥地炮莊 卷九 後語 後跋

藥地炮莊

龍皆用倒換機鋒。禪語襲之。愚謂不然。禪家止欲
塞斷人識想。公孫龍翻名定以破人。惠施不執此
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鐘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
核物究理。毫不可繫空者也。豈畏難述玄竊冒總
者所能答乎。又豈循精守常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惠于相梁。事不槩見。其不屑儀衍一輩明甚。雪綬
弄則亦忠誠之一斑也。蔡既休平。惠亦善終。彼處
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漢
明大易之故而。不存莊士之壘。以五車藏身弄眼

卷之九

天下十

此藏軒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噓室口當頭。怒笑生風。末後畢羅。芒昧若不得惠
施麻物。飽段則大曲無。滾遍囉咄。又何貴以本律
煞尾乎。噓噓或燻雪。黑或燻漆。白大同。異小同。異
畢竟如此。往而不反。百禱碎。豈愛裂耶。可笑。托孤
雙選。弄作破頭一。脚情知。兩邊皆素。不妨。圖劣支
離。誰歛。焚鈞舞更。即常拈。出象筆。且歸。裏南波
樂部。有早行。孤迢。行孤。睡孤。正為。窮子。捨父。所以
建鼓求亡。乃今。索性。奇煞。繩繫了。此。獨結。裏。歌之。
曲筆。夢。漆。吏。曰。前。言。戲。之。耳。

炮莊末後語

莊子曰予得千金之珠。父取石來鍛之。荷鄭甘日中。參戶日老。龍歎矣。神農燦然。放杖而起。猶不悟。龍女舍珠成男。善財開關。旋閉耶。予歸就父。父全不顧。若非反。擲。豈信刀斧。砍不開乎。凡相生相續。皆相鍛也。愚者今日。重與漆。開一。鍛。要筆一。鍛。藥地。一。鍛。藏天下於天下。即今天下。自炮而自吞吐之。何必斤斤記。孤云爾。耶。洞山曰。半肯半不肯。若全肯。即孤負先師。光孝曰。庭前柏樹子。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兩個孤老。如此吞吐。其不孤負處。是誰知之。珊瑚枕上。觸著。嘗啼。拈尾作頭。未免失笑。然則此一尾。豈不可以已乎。日佐。錄。侍者。與。雜錄。

炮莊末後語

王右軍書法之聖者也。其于獻之曰。大人宜改體。外人那得知。墨池瓊錄曰。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猶以于美比馬遷也。倪文正曰。堯以天下禪舜。舜舉堯之天下。而更禪之。伏羲八卦。至文王。盡舉其舊序。顛亂之。莊之滑疑。後之炮莊。不過明眼。誰知其指所打。宗分五葉。至汾陽時。有十五家。今止一。枝。齟齬日下。將任其攪。而極自反乎。不塗。矣。則優。孟。世出世。勝有不吝。不言。而又。不。容。言。者。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別。傳。又。別。傳。托。孤。漆。團。消。此。粥。飯。不。亦。可。乎。浮。山。老。人。嫌。破。古。今。不。忘。風。韻。時。哉。雉。噫。難。違。總。站。不。如。端。木。一。何。常。之。有。豈。不。更。為。孤。兒。作。韓。厥。哉。藥地學人與。稱。識。

炮莊後跋

道法外馳。臆預奔涉。豈庸醫誤之。而奇醫更誤之也。傷哉百如。日用而不知耳。吾師藥地老人。痛傷其心。發大悲憫。不忍坐視。流毒乃枯。一莖草。爛。燒。令。龜。炮。製。君。臣。五。味。殺。活。古。今。因。法。收。法。廣。施。針。艾。用。醫。天。下。後。世。之。誤。中。鉤。吻。易。頭。者。於。是。咀。南。華。片。而。表。裏。之。竊。笑。近。時。專。門。回。狗。剽。取。皮。毛。描。寫。裝。演。以。當。白。洋。送。送。諱。疾。忌。醫。又。誰。信。有。此。通。理。萬。法。之。靈。樞。哉。余。小。子。柄。不。致。流。離。多。難。浪。入。空。門。一。向。肯。肯。以。矣。幸。遇。醫。王。應。症。與。藥。飲。我。上。池。年。來。狂。解。少。廖。正。恐。鴟。鵂。神。方。龍。宮。秘。而。不。洩。願。願。諸。同。病。相。憐。者。亦。可。以。作。寬。胸。劑。也。嗟。夫。漆。團。之。經。正。矣。藥。

藥地炮莊後跋

地之心苦矣。誰其服之。又誰其信之。此書一出。九轉丹田。蛻化生灰。下藥上藥。療盡世間。瘋癲。又何拘于方之內。方之外。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精一用中。萬世無恃。噫。炮莊者。是又余之一旦。暮。遇。也。夫。闕。途。執。徐。修。襪。暮。春。鄧。林。舊。徒。塔。殊。惹。炳。謹。跋。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正。為。君。子。謀。耳。三。陳。九。卦。與。稱。而。隱。炮。莊。者。稱。而。隱。矣。莊。子。生。戰。國。不。可。莊。語。故。為。賢。智。者。引。之。逝。世。無。聞。何。暇。斤。斤。與。愚。不。肖。較。耶。藥。地。吾。師。集。千。年。之。讚。者。毀。者。聽。人。滑。疑。何。始。正。為。直。告。之。不。信。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彼。自。得。之。而。用。其。中。矣。藏。密。同。患。緣。不。得。已。時。義。一。也。旁。通。兼。中。與。稱。而。隱。寧。無。知。恩。者。乎。滿。龍。學。人。彭。舉。謹。識。

南華經解

同治丙寅秋九月
校槧於晚菴藩圃

南華經解 序

南華經解序

著書難注書尤難道無淺深見道有淺深縱吾心與目之所至以成一家之言期於闡發道之精蘊而止注書則既深明夫道之精蘊苟非以己之心仰窺夫著書者之心與之契合無間則注與不注等而莊子其尤甚者也夫正言易知反言則意曲而隱矣莊語易明諸語則意深而激矣又況反覆譬喻不可端倪支離曼衍莫從究詰雖然特患未窺見莊子之心耳果能窺見其著書之心雖千載如面談可也夫莊子之書固所謂闡發道之精蘊以成一家之言者也抑思戰國之時何時乎功利中於隱微機詐習若天性距文武盛時雖僅六七百年而政教陵夷或反甚於漢唐衰亂之世是亦古今一大升降也驟而語以仁義禮樂有掩耳而走爾而黃帝老子之學貴在與物相忘而自化故其論立身則至人無己論處世則清淨無爲明知所論之過高而欲棄戰國之人心有非是不能勝任而愉快者甚至非薄堯舜譏訕孔子豈真有所不足於堯舜孔子哉逆知其說之不能以相勝不如姑抑之更進以至德妙道之行以潛銷其銅蔽而陰解其膏肓庶幾其有瘳乎此不得已之苦衷也後儒不察或反以是爲莊子病無乃泥於語言文字未窺其著書之心歟此書自郭注後歷代注解不一家或以爲佛或以爲道雖其義未嘗不可通皆各就其性之所近心之所得附會以申其說未必即著書之本意近得句曲宣氏茂公所著南華經解鈔本句梳字櫛篇解節釋能使莊子著書之心躍躍紙上蓋不獨爲漆園功臣當此大亂初平所以靖民心培元氣有世道之責者詎無所取資乎因屬老友胡君稚楓詳加校訂付諸剞劂以

南華經解序

南華經解序

公同好自有此解前乎此者可盡廢後乎此者可不作莊叟有知亦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同治丁卯春正月新建吳坤修書於皖江藩署

南華經解序

二

牛畝園

南華經解序

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堯桀之誹譽與儒墨之是非至今而未存以明也堯之譽以便儉人桀之誹以驕處士儒之是變而為墨墨之非寢附於孔是四者以眩瞽天下之聰明與其議論雖有命世聖哲述宣六經語孟以統一道術莫之能定孟子之世有蒙莊者獨著一書其言曰知止其所不知言止其所不言至矣苟為明於不知之知不言之言而當世非譽是非之情斯有所止吾獨惜夫莊與孟同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周之傳出於子夏之門人軻之傳出於子思之門人孟猶之嫡傳而莊其別傳也莊之書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毋乃子輿率其徒以遊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未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

南華經解序

一

牛畝園

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歟願吾嘗平衡而論天下之言儒者眾矣儒以仁義正天下俗儒徒名其仁義而行之偽儒且利其仁義而竊之吾安知儒者之果不為世禍也是故舜禹以後譽堯者非不眾也有所矯而為伊周即有所竊而為之噲為莽捺最下為馮道而儉人之術工矣幽厲以降是儒者非不眾也有所持而為孔孟即有所竊而為楊墨為荀韓最下為殷浩王安石而處士之執橫矣至於處士執橫人心流極由是後世一變而競趨於空無之學空無曷可為久道也惟蒙莊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有以見儒者一宗蕭翹希微常行於人倫物則之際而孔孟之嫡傳宛然其未亡然則莊子之傳非別子固大宗也今所定著二十九篇非內非外非醇非雜亦有言亦無言亦可以有知知亦可以無知知注莊子者苟知無

言之言無知之知斯得之濠上矣而晉宋以來注家粘縛空有徒追求之老釋而近失之漆園不亦悲乎茂公宣子好學深思探蹟是書有年折衷諸家爲之箋解刻其蕭磔發其清微是書那復須注既妙悟於象先而得其解者且暮遇之又豁如於言下譬則畫史盤礴庖丁奏刀又譬則帝青寶網光界重重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快矣哉不可以文句窮不能以智意盡也世之學者讀六經語孟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莊子之書苟讀莊深思而有得焉然後從而讀宣子之解我知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彼堯桀之誹譽儒墨之是非斯默然其自止矣是書之行其有功於孔孟甚大曷可少哉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長至日書於青元觀精舍

邑同學弟張芳菊人氏拜撰

南華經解序

二

牛歌圖

南華經解自序

嗚呼天地開闢以來世愈積而事愈增至於綢繆繁飾而無遺者皆非人之所能爲也一道之精蘊不至於暢發不止者也譬之果木由一仁而發兩莖由兩莖上達而千枝萬葉生焉此千枝萬葉豈非皆一仁之中之所全蘊而不發不止者乎特寓之於無而見之於有人自不克知耳夫世自鴻蒙以迄周盛則由根莖而枝葉畢具者也枝葉蔽芾不可復剪人胥悅其燦然故有世道之貴者亦就燦然者相爲維持此聖人之不得已也夫聖人欲盡以精蘊示人勢必有所不能而先翦棄其枝葉則是率天下而默也心尤有所不忍故姑就燦然者爲維持而以其精蘊俟之上智一貫之才而不敢輕爲示此聖人之體大而思深爲愛天下之至也後有上智之才出焉能自窺乎其精蘊窺

南華經解序

牛歌圖

之而學未及聖人之大且深也則不復能有所俟於是日取而津津道之不已而筆之爲書而反側摹畫之此莊子所爲作也向使以莊子之才而得親炙孔子其領悟當不在顏子下而磨礪浸潤以渾融其筆鋒舌巧又惡知其出不達如愚之下哉不幸而聖人沒微言絕百家並噪無異禽鳥鬪鳴莊子於是不能自禁而發爲高論綺言以刪葉尋本披枝見心此又莊子之不得已也後人讀之乃得徜徉其駘蕩之姿浩瀚之勢空靈幻化殊詭清越之趣此則莊子之不幸而後人之幸也嗚呼莊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少時讀史記謂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及覽李太白集稱之曰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予私心嚮往取而讀之茫然不測其端倪也乃旁搜名公宿儒之評註不下數十家而未嘗不茫然也卽郭子玄以此擅勝名家又未嘗不

茫然也則意子長太白所稱即此茫然無端任意滑稽者是乎
 竊疑其必不然也吟諷之下漸有所解屏去諸本獨與相對則
 渙然釋然眾妙畢出尋之有故而瀉之無垠真自恣也真仙才
 也真一派天機也乃知古今能讀莊子者惟子長太白耳諸家
 但摘其數句之工一字之巧遂謂能讀莊子甚且字句之間大
 半強作解事譬之主人覲面而旁猜張李其支離可笑有不勝
 言者噫莊子之難讀如是乎予此本不敢於莊子有加但循其
 默會細為標解而不以我與焉庶幾莊子本來面目復見於天
 下不致覲面有猜而已若其玄風妙旨則鹿門茅氏嘗曰太史
 公於莊子之學未必知夫以太史公能賞其文尙未必知其學
 況於予乎然每一披卷文理既暢神怡意適之際躍如有見則
 夫去聖既遠而為學人津筏有不可誣者夫莊子既不避聖人
 南華經序

罕言之戒而於聖人之不欲翦者翦之聖人之不輕示者示之
 此莊子所以維末流之窮而一出於忍俊不禁一出於苦心致
 覺者也後世分別九流乃以異端目之予謂莊子之書與中庸
 相表裏特其言用處少而又多過於取快之文固所謂養之未
 至鋒芒透露惜不及親炙乎聖人者若具區馮氏謂為佛氏之
 先驅嗚呼莊子豈佛氏之先驅哉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句曲後學宜頴茂公氏自序

莊解小言

宣頴識

註莊者無慮數十家全未得其結構之意郭子玄竊據向註
 今古同推要之亦止可間摘其一句標玄耳至於行文妙處
 則猶未涉籒籒便為空負盛名也

古今同推郭註者謂其能透宗趣愚謂聖賢經籍雖以意義
 為重然未有文理不能曉暢而意義得明者此愚所以不敢
 阿郭註也若諸家之鉅釘舛謬又不足道

諸家字句之解間有所長採入細註者居十之一二至段落
 旨趣則概未之及故大字註評毫不敢襲亦不得已也

莊子之文最難捉摸字句尤多奇奧若不曾多看諸本評註
 者亦不敢輕以此本呈教恐不悉苦心未必解頤也

內篇各立一題各成結構外篇雖不立題亦各成結構惟雜
 篇不立題不結構乃可各段零碎讀之然天下一篇為全部
 總跋洋洋大觀

分節分段非莊原本但骨節筋脉所在正須批發導竅故不
 惜犁然分之先細讀其一節又細讀其大段又總讀其全篇

則察會分明首尾貫穿蓋必目無全牛者然後能盡有全牛
 也識者自知之類曰莊解 俗本所分段落總不辨 通篇文理淺謬可笑

莊子真精神止作得內七篇文字外篇為之羽翼雜篇除天
 下一篇外止是平日隨手存記之文

莊子之文長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脫變化有水月鏡花之
 妙且喻後出喻喻中設喻不啻峽雲層起海市幻生從來無
 人及得

古今格物君子無過莊子其俾色揣稱寫景攝情真有化工

人及得

之巧

能文家如漢之班馬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每拈一件成文故每人不下千百篇前後少雷同處莊子篇篇是要明這一件事所以未免有一二雷同之句蓋莊子先揀古今最難一件事不容言語者卻偏要洗發出來若不是仙才變化如何有這許多文字不得更苛責其全部中一二語之重出也讀正文再讀批辭讀批辭再讀正文反覆數過胸中必有洞澈之樂若不耐煩尋繹者先不是讀書人也

南華經解小言

二

牛賦園藏書

南華經解內篇 為文七首

一編之書何分內外以其專明宗旨故目之為內蓋莊子參透道體欲以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也豈惟一兩言曉暢之而不得雖千萬言亦只是說不出所以多方蕩漾婉轉披刺有時罕譬之有時旁觀之有時反跌之有時白描之有時緊刺之有時寬泛之無非欲人於言外忽地相遇此內七篇所為作也

內七篇都是特立題目後做文字先要曉得他命題之意然後看他文字玲瓏貫穿都照此發去蓋他每一個題目徹首徹尾是一篇文字止寫這一個意思並無一句兩句斷續雜湊說話今人零碎讀之多不成片段便不見他篇法好處道體千言萬言說不出究竟止須一個字并一兩言還是多

南華經解內篇目錄

一

牛賦園藏書

的究竟止可意會并一個字還是多的莊子內篇題目雖有七個文字雖有七篇總說得這一個物事要人心領神悟而已

這一個物事漫天漫地都是他莊子約畧七個題目大要不越乎此所以欲不著言語則一兩句還是多欲著言語則七篇須少不得一字

篇中用事或割取其一節或引據其一言又或非借重這一箇人視貼則抑揚不得痛快大要不得認作事蹟之實須知都是行文之資助而已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頽識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南華經解內篇目錄

一一

牛歌圖
藏書

南華經解內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逍遙遊

莊子明道之書若開卷不以第一義示人則為於道有所隱
第一義者是有道人之第一境界即學道人之第一工夫也
內篇以逍遙遊標首乃莊子心手措急欲與天下撥霧覩
青斷不肯又落第二見者也何也天下人汨沒於嗜慾之場
何事不鑽研過究其所不能到者只是逍遙遊其所不肯
為者亦只是逍遙遊不知逍遙遊三字一念不留無人而不
自得是第一境界也一塵不染無時而不自全是第一工夫
也蓋至逍遙遊而累去矣至於累空而道見矣然且世人非

南華經解卷一

牛歌圖
藏書

惟不能到抑亦不肯為者其病根斷可知矣何也從來嗜慾
之累識者遣而去之亦不為難若夫等而上之則有為名又
等而上之則有為功二者之累較難去焉雖然崇實則逃名
貴德則賤功遣而去之猶不為難若夫累之最難遣者惟有
己焉夫嗜慾功名盡去而知能意見之尚存彼此區畛之猶
隔陰陽慘舒之弗同於天地皆己之未化者之為累也而於
道能物合乎哉故逍遙遊一篇文字只是至人無己一句文
字至人無己一句是有道人第一境界也語惠子曰何不樹
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
下是學道人第一工夫也。克己二字孔子嘗言之被先儒
解喫力了讀莊子無己便以為放蕩無稽殊不知孔子對學
者說箇克己莊子就至人說箇無己未為少謬也倘不欲無

已又何為而克己也哉莊子作文為千古學人解粘釋縛豈
 宋儒能測其涯涘耶故竊謂孔子之絕四也顏子之樂也孟
 子之浩然也莊子之逍遙遊也皆心學也。逍遙遊主意只
 在至人無己無己所以為逍遙遊也然說與天下人皆不信
 非其故意不信是他見識只到得這箇地步譬如九層之臺
 身止到得這一層便不知上面一層是何氣象然則非其信
 之不及乃其知之不及耳前大半篇只為此故特地蕩漾出
 小知不及大知一語以抹倒庸俗然後快展已說焉鯤鵬大
 蜩與鷲鳩小小不知大意只如此其餘前前後後都是憑空
 噓氣盡行文之致而已。前半篇只是寄喻大鵬所到蜩與
 鷲鳩不知而已看他先說鯤化次說鵬飛次說南徙次形容
 九萬里次借水喻風次敘蜩鳩然後落出二蟲何知文後生
 文喻中夾喻如春雲乍起層層委疊屬遂為垂天大觀真古今
 橫絕之文也。點小知不及大知便可收束却又生出小年
 不及大年作一配襯似乎又別說一件事者令讀者不能捉
 摸真古今橫絕之文也。以小年大年襯明小知大知大勢
 可收束矣卻又生出湯問一段來似乎有人謂齊諧殊不足
 據而特以此證之者試思鯤鵬鷲鳩都是影子則齊諧真假
 有何緊要耶偏欲作此誕謾不羈沈洋自恣然後用小大之
 辨也一句鎖住真古今橫絕之文也。中間一段是通篇正
 結構處亦止得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三句耳卻先
 於前面隱隱列三項人次第然後順手點出三句究竟又只
 為至人無己一句耳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都是陪客何以知
 之看他上面宋榮子譽不動非不沮是無名列子於致福未

南華經卷一

牛歌圖

數數然是無功乘天地御六氣四句是無己一節進似一節
 故知至人句是主也。中段入手撇却知效一官等人不過
 如斥鴳而已。同此宋榮子列子固在斥鴳之上若乘天御氣
 之人其大鵬乎莊子胸眼之曠如是。借宋榮子為聖人無
 名作影借列子為神人無功作影至乘天地之正四句為至
 人無己作影也獨不借一人點破之莊生之意何為哉讀至
 篇末方知之。至人無己三句後面整用三大截發明之其
 次第與前倒轉自無名而無功而無己歸於所重以為一篇
 之結尾也。宋榮子列子許由姑射神人或取其事或取其言
 人某為神人且從而品評其是非當否則
 癡人之前不可說夢向足與之讀莊子乎
 北冥日冥也字當作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奮也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無端敘起一魚一鳥以為寓意尙非寓意所在以為託喻尙
 非託喻之意所在方是虛中結撰閒閒布筆。從魚遞鳥本
 極整齊特拖怒而飛兩句言其翼之如許以申上背之甚大
 斷不肯作板排之筆。此處飛字虛若南之
 是鳥也。單落。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運動也。今海濱猶有六月海
 風乘此風而起聲聞數里大。南冥者天池也。解南冥齊諧者志怪者
 也。引齊諧又先解一句。故與上作一樣。諧之言曰鵬之徙於
 南冥也水擊三千里。翼大不可驟起須就海面平進而搏扶搖
 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息是氣息大塊噫氣也。即風
 於鼓翼此正明上六
 月海運則徙之說也
 引齊諧尙未畢就圖南處且住

南華經卷一

牛歌圖

野馬也遊氣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有物即有氣彼此氣息相吹於下空視之不見野馬塵埃者所為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此下視上之勢也仰視橫空但見一色蒼然果天之正色乎抑高遠無窮故見得一氣如此乎不知上之視下且看下之視上橫插三句為反其視下也亦若是句則已矣上之視下猶下之視上照作地奇絕其視下也亦若是句則已矣上之視下猶下之視上此乃不須更上也

上文將齊諧之言歇住此處且把大鵬九萬里上面光景代他凌空下視形容一番然身在九萬里之下何由知他九萬里上作何意况邪於是插入天之蒼蒼三句言下之視上乃如此然後倒煞云其視下豈異邪筆勢跳脫無比○則已矣者大鵬至此乃始不費扶搖即起後風斯在下乃培風也下面積水一喻是全發揮此句文字逐句逐節無須讀之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坳音與

南華經卷一

四

莊子

欲明九萬里而後已之故先置此一喻○以水喻風固是妙於言風以杯水喻水尤為妙於言水以舟喻翼固是妙於言翼以芥喻舟尤為妙於言舟皆觸手成禽之文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折也者而後乃今將圖南想此時何其自在快活

前文海運扶搖六息都是說風却不會露出風字後人所至此承上一喻接出風字來見其與大翼相須之至○引齊諧中間着此數節洗發形容與下語作一隔如山帶橫空一般○看此一節大鵬之所以橫絕南北直具如此源委夫脫翮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乘長風而薄霄漢擴雲霧而煽太

清斯其超忽豈復恆境也哉○以上大鵬之逍遙遊與鷦鷯山鶴有文彩長尾背赤○音音學笑之曰我決起待水擊三千而飛也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指九萬里而南

笑

此又齊諧之言也引齊諧始畢○以上鷦鷯與鷦鷯以鵬遊為適莽蒼者三餐言飯而反腹猶果然飽如果實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莽蒼者此猶二蟲又何知

將言二蟲之卑先總作一喻鳥之飛與人之行等耳適近者不能知道二蟲豈足以知鵬此是前半篇引言之意也天下之為二蟲者豈少哉彼夫棲心寥闊而見笑於藩籬斯崢嶸之高論不欲驟披於世俗也

南華經卷一

五

莊子

小知不及大知斷一句小年不及大年斷一句以上若干文字只為要點小知不及大知一句却即忙又襯一喻作排句聯聯而下洗洋自恣之甚也

奚以知其然也鳴一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冥海也靈龜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

敘一事也此處已盡收東前半篇矣不知晦朔不知春秋兩知字與小知知字

湯之問棘也是已奇絕窮髮北方不毛之地之北有冥海者冥海又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添羊角語奇羊角之狀團紐而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最高則無雲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與鷓同即鷓鴣也亦名鷓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復句此小大之辨也又與

湯問齊諧大率相類耳若惟恐人有不信故又徵之止是隨手濬官之文却波瀾詭譎令人欲迷○前引齊諧處擬議雜出此更不多半語只輕鎖云此小大之辨也便將前幅隱隱總收有一葦防瀾之妙且筆鋒已渡起下文

故夫知效一官可稱一官之職行比一鄉和於一德合一君行契一而徵一國者治信一國之民其自視也亦若此矣如斥鴳之自以爲至以下數節乃入正意此四項人其至淺者便是小不知大樣

南華經解卷一

六

半畝園藏書

子○筆意止緣上斥鴳語輕飄一絲引來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去上轉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心外物之分辨乎榮則榮辱則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此節稍進影無雖然猶有未樹也一轉樹去上文○能樹則無所倚矣今猶有所倚而未樹則猶著內外榮辱之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在人世炎熱之外矣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修身福未數數然也

此節又進功無此雖免乎行無行地猶有所待者也又轉樹去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消息以遊無窮者奇心無極之先彼且惡乎待哉夫焉有

此節至矣外不見物內不見心身與元化俱神與造物遊嗚呼至矣影無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此三句一篇之主也第一句又三句中之主也○今以天地之大而生我以我而遊處於天地之大之間而且其蕃變而消息者無一不備於我亦惡往而不得乎哉乃無端而據爲我無端據爲我久之而忘所爲據而竟無往之非我是故進而與天下爭功者我也即退而與天下讓功者亦我也進而與天下爭名者我也即退而與天下讓名者亦我也再推而凡一事之畔援一念之欣羨者無非我也即矯而人之畔援者弗畔援之人之欣羨者弗欣羨之者亦無非我也總之我見未忘也算孤陋巷之子不改其樂以爲樂算孤陋巷是樂

南華經解卷一

七

半畝園藏書

貧也樂貧是見有我之處貧也非樂也以爲非樂算孤陋巷而樂道也樂道是見有我之處道也亦非樂也然則其樂不容言也不容言而已始化矣故曰顏氏之子坐忘也此可以言逍遙遊也方舟於河有虛舟來觸而不怒何則以其有舟而無有舟焉者也夫我且不怒彼於何有浸假而我爲虛舟焉遊而可也遊洞而上可也風恬波靜可也驚颺怒濤可也焉往而不得其徜徉而况於方舟之一觸乎然則無己之爲逍遙遊思過半矣細玩此批無己之妙解了然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妙吾自視缺然妙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許由說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說得鷓鴣鳥名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鼠名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無所用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又我喻

許由以名為賓而不居以上證聖人無名意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猶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不可得大有逕庭前地也勢相遠隔

今言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言前先作虛摹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北海中有此山此有神人焉身中肌膚若冰雪抱素淖約若處子守氣不食五

穀絕世吸風飲露之清冷乘雲氣虛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遊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萬物育吾是以狂其為誑而不信也

寓言至精肩吾徒詫其語句耳○接輿見地如此無怪乎其欲箴劄吾夫子

連叔曰然宜汝不信晉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韓文公化此便有上

此其言也猶時是汝豈若之德也神人之字指將磅礴萬物一氣動以為一世斬乎亂亂求也亂治也孰辨辨焉以天下為事下之迹天之人也舞頓挫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正寫物莫之傷言雖天

其塵垢粃糠至粗將猶陶鑄堯舜治功者也孰肯以物為事乃

南華經卷一

八

牛歌園

德修於心而功被於世我何與焉○堯舜治功之盛者借以抑揚乃行文之勢耳或欲為二帝爭氣則莊子當啞然一笑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妙喻以堯治

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何如人當亦藐姑射之山宵

然深遠貌喪其天下焉與焉設喻搖曳并堯舜也進一步文致冷然○姑射神人雖唐虞

之事業不足為多以上證神人無功意也

惠子名施為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結瓠而

實之中五石如許子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一人之力剖

之以為瓢則瓠落落無所容非不鳴然鳴音鴉大也吾為聲

其無用而指碎之

南華經卷一

九

牛歌園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陸釀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音平泝統同泝者為事客問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去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喻意一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

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樽者酒器可渡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如蓬蒿然不適於用者所以全其大用也瓠而無瓠之用乃有超於瓠之用焉知超於瓠之用者豈第江湖之適已哉何期反來惠子之抑掬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音樗似楮而理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也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從者無肯相

大瓠有超於瓠之用則大樹有超於樹之用亦理之至易明者而惠子方且以之鈍置莊子嗚呼以惠子作聰明之人而聆外世之曠論猶之以水沃石也何怪莊子發端即有不

知大之嘆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何物之遊而獲之
東西跳梁跳則跨空似梁之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獾牛牛旄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曠遠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斤斧不折於物無害者無

南華經解卷一

十

牛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離却困苦心與天休矣

純是一派寓言巧便逐物者自納於陷罟之區敦龐全身者必謝夫多能之智於二者之間而擇術焉甯為狸狌乎抑甯為獾牛乎然則大樹不當為眾所同去也明矣無何有之鄉何鄉也一物不留之處與之為不留即無何有之鄉也廣莫之野何野也一物不隔之宇與之為不隔即廣莫之野也彷徨乎無為本無可為也逍遙乎寢卧本無一事也如是則既無與物相攖者而物之攖我又安所得加之哉此世所目為無用而獨適於清虛者也。以上證至人無己意也無名句引許由無功句引姑射神人此句獨引自己言語莊子豈輕以無己許他人哉抑又不第於此處見之也前番一引宋榮子一引列子至乘天地御六氣獨不一點其人焉則莊

子之自負斷可知矣雖然小知不及大知開口已言之則無己二字之為秘密法藏聖神化境莊子或亦自負知之而不敢遂謂至之是以津津於至人也夫。證無名無功兩句援引兩人文意亦甚顯至此句獨隱躍其辭只於大瓠大樹作兩段閒言閒語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此莊子既以自負又善於立言也。大瓠一段劈口就點用大大樹一段煞尾說到無苦試想古今雖蓋世才能冠古學問撐天制作都只算做用小何也以其為有用之用也有用之用便是形下之器耳性分中之緒餘耳但在這上面著腳未有不勞心焦思擾攘一世者莊子視之不堪困苦若至人然乎哉至人無已一切才能學問制作到此都冰融雪釋人視其塊然無用與大瓠大樹相去幾何卻不知其參乾坤筭萬物方寸之際浩浩落落莫可涯涘如是而乃為逍遙遊也。如是而乃為逍遙遊則至人以下未許一人得與其事乎不知學道之人便要學至人之事莊子點化惠子收尾處數句純是說心學上事卻特意點破逍遙二字其教後來學人深矣。分三大段看起處至小大之辨也是前一大段知效一官至聖人無名是中一大段堯讓天下至末是後一大段前極參差變化後獨三截分應澹宕佳筆而餘音嫋然真浸淫不制之文

南華經解卷一

十一

牛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齊物論

嗚呼大道既喪而百氏之爭鳴也其弊可勝道哉昌黎韓子曰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夫遊處食息於天地之間有何不平耶凡有不平皆非道之所與也若夫四氣推移而蟲鳥風雷各應其候此亦天地自然之運非有所作而致之而乃與墨客之喋喋者同類而稱此昌黎氏之過也且人苟非客氣所動而喜則諷俞怒則叱咤哀則涕泣樂則謳歌當其中節莫非至和者為之也而謂之不平乎哉聖人著六經以明道其間豈無激昂奮厲長吟短歎之辭要以發於至當而教人以

南華經解卷一

牛歌園藏書

中節之和豈可謂六經為不平之書而開簧鼓之實歟六經之作非得已也其意欲吾道之在萬世且而復且以點畫寄其鈞鐸苟可為而止者不欲過費其一呖也何則性道不可得聞多言易以成歧即義易之書文王成之為文王周公成之為周公孔子成之為孔子惟其皆不詭道故集為一經要以襲古易厥創今多端聖哲且然而况於截編之末技者乎孔子嘗曰予欲無言又曰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蓋聖人之謹於言也如是後世著作浩如煙海學士家汗牛充棟眼穿舌敝而去道益遠原其禍蓋始於戰國焉彼其時處士橫議慕富貴者挾陰陽掉闔之說傾危人主躐取卿相識者鄙之而好高務奇之士遂退而著書人各一編以誇勝儔類流譽來禩秦漢迄今濫觴已極子史文集之函石渠金馬每不勝

收然攬其旨趣率多無病而呻吟不覺而舞蹈者焉間雖中有所感而喜怒未半繪藻必工哀樂既至淫溢不已執一區之私見熒大道之弘通斯則昌黎所謂不平之鳴者乎不知而作每追咎於橫議所由來然後知欲無言者不可謂非夫子幾先之藥石而齊物論者殆亦莊生泐藁之冰雪與○曹子建論文以氣為主可見從來著一家言未有不具一段必達之氣者也其氣既盛從而折之必未易降今莊生不務逆折只是從而淡之真釜底抽薪之法也○謂其所言叛道徒爾無益彼且曰雖不合道實且快意殊未足以淡之謂其非徒無益將來但資覆瓿彼且曰藏之名山以俟知者猶未足以淡之今莊子開口引子綦一段直是世間原未有我風聲甫濟眾竅為虛真氣將歸形骸自萎不特大命既至自家不

南華經解卷一

牛歌園藏書

得主張抑且當場傀儡未知是誰提線我於此處直欲大哭乃猶較長論短所爭是何閒氣耶如此說來尙未道及物論蚤已令人冷卻十分矣真淡之之至也○說到眾言並起無異小鳥鬪鳴况乾坤到處是道一說便有不盡彼此俱圓真宰分別何其多事把持辯者忽而兩邊俱掃忽而融釋通家合其火氣都盡真淡之之至也○他人爭執是非誠為多言我卻與之分剖獨非多言耶莊子連我今有謂一并掃卻既是大道希夷總以冥漠為至現身說法真淡之之至也○連引堯問等數節大聖人胸界之寬悟境之達如此直將造化情性物我變態一眼看破一心超奇而我方與人鼓其筆舌辨其方隅一何少味總把自己推倒純是現身說法真淡之之至也○使我與若爭勝則是同在夢中俱不能相知我於

大夢之中忽開醒眼付之相忘卿即曉曉不休我亦概不來
管自爾優游無竟真淡之之至也。周兩一節行止坐起遞
遞有待而然應轉喪我真淡之之至也。夫道視之而不見
聽之而不聞亦無視而弗見無聽而弗聞至於無視弗見無
聽弗聞盈天地之間尚有物乎尚有彼物此物之歧乎物且
不得論將安附故物化則一片清虛四大皆空矣真淡之之
至也。

南郭子綦居南郭因隱也凡而坐仰天而嚙嗒焉解體似喪其
耦耦與神爲耦

子綦此時六處休復同一湛然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基乎形固可使如槁木
也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始也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怪問之辭語致搖曳

子綦曰偃子游不亦善乎而爾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從旁觀之曰喪其耦是外邊揣摩說話子綦自道直云吾喪

我方是從心地淨盡中流出一絲不挂之語。方言喪我憑

空以聲籟致問其胸中是何託悟妙不容言。兩未聞妙常

在耳邊汝卻不曾聽得

子游曰敢問其方其處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

作則萬竅怒吟音而獨不聞之音乎山林之畏

佳畏佳音云音章翠字音作嶼崔山之角尖處也余按畏字古
通作隈音威曲處也佳音危六書正說云隸作惟惟俱同
則佳音古之維字矣維方隅也此云畏佳乃言樹林在山曲之
隅者風聲惟木易感而木林之在山隈之維者尤居舍風之處
故將言大木竅穴須於此處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形容之何必改作嶼崔乎

三者取似杵者杵音止上橫短木承棟似圈似臼三者取似注深
象於身似杵者插於地頭如筭也似圈似臼象於物似注深
者似汚也者二者取象於地激者激如水諒者諒如箭去聲諒也
出而吸者入而吐者諒者諒音亮下突者突音香深咬者
或音咬而聲清此是鳥鳴之咬前者唱于輕而隨者唱啞音
聲以當敲字非以上發聲將驚聲又厲風濟已過去
重冷風則小和聲飄風大則大和總寫四句屬暴風濟已過去
也如既則眾竅爲虛矣聲寂而獨不見之調調採動之刁刁動貌
乎刁刁然無可聞矣惟樹尾調調然動而

寫地籟忽而雜奏忽而寂收乃只是風作風濟之故。以聞
起以見收不是置問說見止是寫聞忽化爲烏有借眼色爲

耳根視尾妙筆妙筆。初讀之拉雜崩騰如萬馬奔趨洪濤

洶湧既讀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地籟天籟皆是

南華經解卷二

四

蘇書

借用其字故此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拔擷而使其自
已也說鬼神使天下之人的使字咸其自取每竅皆各怒者其
誰邪怒即怒而怒之者其誰耶

寫天籟更不須另說止就地籟上提醒一筆便陡地豁然。

待風而鳴者地籟也而風之使竅自鳴者即天籟也此兩處

分別。夫風之吹一也所吹則萬有不同可謂極參差之致

也而風但使之自鳴且每竅各取一聲以鳴蓋風雖吹之而

有不與也於不與而極參差之變焉於極變而仍一不與之

妙焉彼眾竅者真以爲自己耶自取耶果其自己自取則噫

氣未作之先何以寂然既濟之後何以又寂然則怒者非

無端而怒也必有怒之者而怒也而怒者其誰耶悟其爲誰

則眾竅于嗚皆不能無待也已看他四句中寓無限意思轉

轉

折又極淨極圓極透極脫文之聖也使自已對吹字說言雖對萬不同說言雖萬不同而無弗偏也成則極參差而無弗偏也○批中待字即後寫地籟如彼鋪排寫天籟如此冷峭○

原為申解我今將地籟天籟敷說一番截然而止更無一字挽及末句劈面相詰子游亦寂無所疑真冰壺濯魄之文

○要明我不足據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根者無如籟籟於此觸悟尙有不化之形骸乎○形與聲都是天地借境而形

之難化為甚故人每執形而鮮執聲但使能將形聲等觀胸中有何不化今子綦解我我不寫形骸之假但寫一派虛聲

真上智人說法之事也其人生知覺運動何異眾寡之鳴怒者說得灰冷矣○以上引子綦之言畢

大知閑閑也廣博也小知間間也主聲細也大言炎炎也光儀小言詹詹也

詹也詩疏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與物相接日以

心關其發若機括片言其司是非之謂也其謂如詛

盟善不其守勝以執己之謂也拘人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

也其厭也君子而後厭然如緘固以言其老漁也其怨哀樂慮思多變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生其陰屏無復喜怒哀樂慮思多變

蒸成菌偶而生氣鬱勃○二句收上如此種上文子綦止寫得層影子正意毫末之及莊子緊接過來鋪敘一番○此節是與地籟節相配文字大知小知以下點次物態三十餘種與眾竅怒鳴一段配讀之又一樣拉雜崩

騰如萬馬奔趨洪濤洶湧樂出虛二句與風濟竅虛一段配讀之又一樣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靜四顧悄然皆天機浩蕩

之夜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此節是與天籟節相配文字○日而夜夜而日互古互今止

此一遞一遞將種種物態明抽暗換會無頃刻之停倘曰我可為政何不克據其一息耶雖然對此茫茫問誰發縱又眇

不可得見固不可得而見聞并不可得而聞較之天籟更為杳冥急須從此致想尙可省卻半世波汲也○日夜相代乎

前即吹萬不同三句意也莫知其所萌即怒者其誰意也提醒天下其辭愈冷莫知二字寫盡一世人情憤

已乎已乎息心旦暮得此之化其所由以生乎

承上文日夜句從而咏嘆之下二節又為莫知句轉側蕩漾

要人醒眼非彼師上之無我非我所取成其是亦近矣造化不離已而不知其所為使若若有真宰作彷彿之詞而特不得其

朕無端可行已信運動我者而不見其形有情實有而無形於

此節作四折淡蕩真宰無形百骸九竅六藏音該也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言試即有形求之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汝皆說愧之乎其有私焉是親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無主何為使則其遞相為君臣乎

使乎其有真君存焉此句逗出亦止作婉醒之辭

緣上節推宕而下上節無形此節將有形處翻跌也似辯似詰一反一復至末句一逗卻還在無形處主張譬如分雲漏月吾誰與先問一句下而兩句就親一邊指疊兩句就不一親一邊指疊一句就遞親遞不親雙承指疊然後點醒○兩節一句一轉纒纒然如線貫珠垂筆尖輕弄不復著紙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不以人得之而益不以人不得而損蓋真固自如耳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也逆不得而損蓋真固自如耳相靡也順也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真君所在人知之不加益人不知不加損惟人自受形以來守之待死與物相摟於隙駒光中為足悲耳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幻妄耳齋然蕭音淫疲貌疲役疲於所役而不知所歸於何歸宿可不哀邪

與下凡三節疊疊為世人寄痛以深見其可悲直從明眼慈心流出一副血淚來也○不見其成功妙不知其所歸妙經營一生將謂託業千古以我觀之不啻電光石火霎時影現耳是何結局耶

人謂之不死矣益方其役役固謂不死然終生何用其形化其心與之然一日形化而心亦隨化可不謂大哀乎

真宰既喪指其暫時屬息謂之方生成何用處蓋既為形役則幾希之心亦與形俱徂耳此猶不悟豈不加一倍可哀耶人之生也固若是指上茫乎茫昧也喪其真宰而不知其獨我茫而人亦有不茫者乎

怪嘆眾生汶汶反借自已為普天一哭○自起首至此殊未道及物論一字引子綦喪我之言發揮出若干文字將世人一切知覺形骸盡為幻化使人大失所恃疊疊感傷則物論

南華經解卷二

七

牛歌圖

一節乃其至小至小如此下筆固是透悟亦文字中爭上截法也至其空靈澹蕩切須細細吟之○諷誦一過始而萎喪既而譬如有所獨遇謂莊子不得道吾不信也○以上冒頭夫隨其成心成心自何成有之者則而師之大宗誰獨且無師乎其有矣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不特知相代之故自愚者與有焉即不知其故者宗師未嘗不在蓋真君雖不未成乎心未成乎心未成乎心未成乎心

耳此方接入物論親見斯道者何庸費辭則物論之起皆妄造耳此節言是非自無而有

夫言繁接非吹也言非其然言者有言生非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皆未果有言邪人止知矢口而談其未嘗有言邪初算不得其以為異於敲音冠初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不異

只因言亦聲籟邊事忽接前文將吹字劈手判過靈快無比○上二句如利刃剖物劃然兩分下將言字輕輕掉弄等之小鳥啁啾蛋把高談雄辯付之灰燼此節言是非原不足據之數能自鳴食者謂之雞

道惡乎隱而用分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是是非非之分也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有儒墨之是非儒墨二家因小成晦道業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是是其所非而非其是

南華經解卷二

八

牛歌圖

欲以己之是非正彼之是非而愈生是非無益也莫若以道原無隱言原無隱者同相忘於本明之地則一總不用是非大家俱可省事矣○明字正對惡乎隱說

此節有四層道與言本無隱何處不是是第一層偏見之人

言道又文以浮誇之說而道始隱言始隱是第二層偏見二

家自負言道宗匠憤其隱也而以此之是非正彼之是非是

第三層然以是非而正是非未得也莫若以本明者聽之是

第四層○明字是齊字第一等道理○此處明字一見此節

非俱用不著遺他明字一著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觀則皆彼也各據則皆此也相自彼則不

見者因彼彼是此方生之說也生無窮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

隨起亦方死方生隨起又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

南華經卷一 九 藏書

即有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為不能為同不能為異是以聖人不由

途而照之於天之明故曰天亦因是也非兩化

此節亦有四層無彼此是第一層生彼此是第二層是中有

非非中有是是第三層是非總不足由惟因為妙是第四層

○因字承明字來是齊字第一等道理○此處因字一見此

言是非互藏其宅○以上一大段前兩節接入物論後兩節

明字一煞因字一煞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此我為此人為彼從人彼亦一非此

亦一非非起意乃各果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無彼是此乎哉彼

是此莫得其偶之形謂之道樞不可得乃道之樞紐了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又中則空虛不倚得樞者似之而應無窮

之迹也哉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皆非之應故曰莫若以

明指無窮之妙者非本明之

一申明字○明字再見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屈信之外別有

特與枝指非指并指亦非指也然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馬亦非馬也然則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

別天地一指也降別有萬物一馬也凡有消息之者○可見

通為一例觀引可乎可因不可乎不可因不可乎不可因不可

行物凡謂之稱而然名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不因其物固有所然本然物固有所可本然物不

然無物不可皆有故為是舉廷橫與楹柱屬人與西施人恢

愴同憫變怪非尋常之端也道通為一皆通為一其分也成也

物之始其成也毀也為毀散之地凡物無成與毀成毀不見

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於天也為是不用而高諸庸私

見而庸庸也者用也無用也者通也通為一故也通也者

于尋常庸庸也者用也無用也者通也通為一故也通也者

得也通為一適得無心於得而而幾矣道矣因是已無所用其

幾矣輕飄一線又有下節文字

一申因字○因字再見以指與馬發端者因公孫龍

已為一而不知其然未嘗謂之道而幾也勞神明為一若勞

一而不知其同也於不知其同謂之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

公孫龍也賦芋即樹實也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

四而暮三眾狙皆說悅名實未虧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

一者其勞等耳而舍亦因是也亦字妙并為一之道亦以渾忘

彼取此與眾狙何異亦因是也亦字妙并為一之道亦以渾忘

是以聖人之謂兩行皆與物

緣上文適得而幾矣一句拖此一段發明為達者更加一鞭
直須連知通為一的心都歸渾化如佛家纔以一言掃有隨
以一言掃空方是一絲不挂不然與紛紜者一間耳然要去
此心不須別法也只消因是已妙妙不特因物而因物之道
亦出於因此聖人所謂兩任自然至矣至矣。疊結一因字
是分外一至微至妙之因。因字三見。以上一大段凡三
節明字一煞因字兩煞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無至矣盡
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極而未始有封也此之界
其次以為有封焉陽而未始有是非也論之跡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傷矣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非私心至是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真莫之中道原自全有

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成謂一調而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帶一喻

邈道之根冥然漠然斯為至盡遞降遞遷至於是非濫觴之
極矣在為是非者欲以此明道却不知私愛成而道反虧何
如一端不起者之為渾然乎鼓琴一喻最為親切撥絃叩音
偶成一調却不知眾調置在何處緯文緝藻自成一論卻不
知眾論置在何處未幾再移一調而此調又訕矣未幾再出
一論而此論又訕矣故是非者一成則虧不用則全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昭文名也師曠名也枝策名也
皆其盛

其明而強故以堅白之昧終此與堅石白馬之辯欲眾共而
欲明之子又以文之綸也終終身無成每鼓則
殫精一技求明而得昧圖成而得虧敗盡彼與
若是如昭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不不可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本無所是故滑疑不明之耀不明中聖
人之所圖也何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去私智而此之謂以明加
明之者致其分別

接上文無成澹宕搖擺下來夫以無成之事求明而適以得
昧未知不相明者之為至明也是故聖人圖之屏其私愛混
諸庸常乃為了然於未始有物之際也我所謂以明如此豈
非所明而明之之謂哉。此三節再申明字其義愈顯。明
字三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非則與我無是不類乎
有是非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天下物論為何紛多倡之者本一好事先生偶爾著述耳雖
不合道未至於多也又有好事者起而勝之則漸紛矣又有
好事者起更從而勝之則愈紛矣如此相踵各欲後來居勝
紛爭遂不可詰然則是非之弊生於倡言者猶淺而生於辯
言者為甚也莊子此篇所以於生是非者數言提撕於爭是
非者反覆開譬白備盡之是非甚且曰勞神明為一而不知

其同也類與不類相與為類也譬之竿頭更進一步言我今
說汝爭辯亦為多事則汝之云云更不足道可知要推倒眾
人自己便不畱分毫豐碑雖是道妙無痕亦是現身說法也
以下純發此意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一脰一胷一南面而不釋然
亦帶於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託生於
不釋然何哉汝何為亦帶於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各不相
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日猶懸象之迹耳德則天地同流何日
存乎說三子一喻

以下皆證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之意。此一
引證也眾論各持猶三子之存乎蓬艾也必欲辭而闢之何
異堯之不釋然乎進德者如十日並照而無相掩之心則遊
於廣莫矣

馮缺堯時問乎王倪高士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愈然則物無知邪俱不
有物本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

南華經解卷二

五

牛飲圖

昔張公無盡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曰正好說
禪圓悟笑曰不然正在法界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理事
無礙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張公嘆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今
讀此一節則已先道破也物之所同是是事法界也子知物
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是理法界也子知子之所不知
邪曰吾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也然則物無知邪曰吾
惡乎知之是理事無礙法界量滅也其微妙乃不容言非王
見有淺深因問辭
愈進則愈妙耳
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或是庸詎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或是
一轉純乎化境
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溼寢則腰疾一偏死半身不遂又一症鱗然乎

哉木處則惴惴懼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三者居之異
民食芻豢麋鹿食蕒草也螂蛆甘帶蛇也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
味四者食之異孰是孰不是上段將民一猴似猴似音偏胆
味邊雙配此將民一邊單頭敘法變化猴似猴似音偏胆
頭赤眉以為雌之雌也麋與鹿交鮪與魚遊皆言非其類
目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
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四者色之異孰是孰不是上兩
插敘法

居處也食味也顏色也各以所得為安未可以此之是嘗彼
之非也天下事皆如此矣。三孰知字妙既未必誰為真知
然則俱不可知也映惡乎知之如寒潭秋月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辨
是非俱不可執蕩然任之吾固無所用吾知也

南華經解卷二

六

牛飲圖

馮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
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
能驚若然者乘雲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與道通死生無
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利害字從上居味色之異影下又洗發一層不知其正則
神遊於至虛雖生死大事無毫髮足以相擾何况利害然則
是非之塗一太空雲過耳烏容分辯哉。以上二引證也自
成一篇絕妙文字
瞿鵠子問於長梧子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子也莊子學於子
也聖人不從事於務世就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不踐無
謂有謂不言有謂無謂不言而遊乎塵垢之外非真性夫子
以為孟浪之言孟浪音漫瀾無邊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

于細吾之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俱有待而不自知上所有待如之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以引蛇對胡蝶皆取至之物

此一喻分明是喪我分明是相代乎前而不知隱隱便接轉前幅文字。設喻之妙沁入至微除是天仙斷不能寄想到此及看破愚人亦須解頤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胡蝶也

也俄然覺則遽遽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以常形論之必有分別乃今能自此之謂物化復彼物此物之迹歸於化而已

上面若干文推倒物論者十居二三連自己齊物論一併推倒者十居七八至末忽現身一譬乃見己原是絕無我相一絲不挂人意愈超脫文愈縹渺。我一物也物一我也我與

物皆物也然我與物又皆非物也故曰物化夫物化則傾耳而聽瞻目而觀果且有物乎哉果且無物乎哉執之為物了不可得乃且有不齊之論乎哉乃且有不齊之論而須我以

齊之乎哉。己與物不知是一是二尚有未喪之我乎尚有可親之形乎遙遙接轉前幅所謂以大筆起以大筆收物論之在中間不啻遊絲蚊響之度碧落耳付之不足齊是高一

層齊法。將物化收煞齊物論真紅鑑一點雪也。起東連身子都撤去不是齊物論中間大半寫齊他也是多事又不止是齊物論一從闕處啟悟一從當身啟悟行文斷無實寫之法

南華經解卷二

九

南華經解卷二終

南華經解 卷三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養生主

原夫天之生物也不遺餘力矣一物之生無不以全體之天與之而蒼蒼者旋運無有窮已物於其間或不知晦朔或不知春秋即或以數百千年為春秋要無不同歸於盡者然猶可諉曰物得氣之濁者耳人最靈矣僅僅支吾百年之內無論夭折強半即上壽曾不啻隙駒一過而漸滅無餘矣是豈天之於人有所靳而人乃不克肖與雖然亦既以全與之則人之不克肖天亦人之不肖天焉耳夫塊然而生者形也形無能為也淵然而寄者神也神又無以為也若夫居中用事

南華經解卷三

九

交構無方役役不止使形神兩敝者則知為之害已形譬則民神譬則君也知之為害譬則奸臣竊柄外疲役其民內侵耗其君至於君昏民困國隨以喪而奸臣與之俱燼適以自賊也嗚呼自古未有君失其所以為君昧昧從事而不喪邦者奈何習而弗察哉有志者痛覆亡之相尋圖安養之至計其或晏居珍奉不足言矣進之則節嗜損慾以養精焉更進之則導引吐納以養氣焉總斯兩家譬則國脉將衰而忠臣智士為之維持培擁非不差可久存而較之聖主當陽無為而治化流無窮者則猶相去之遠矣夫生有真宰孜孜久視之事而毫末問其主人可不謂賢於擇術與跡象所不留與功力所弗措之地不朽之道在焉即孰有外於養神還虛者乎物理之在天壤用之亦傷不用之亦傷觸之則缺磨之則

四三三

磷摩妄之則利而支之頓之又適為腐蠹之積也善養者知之惟用之而不用也不用之而用也神明曰試而無物相攫則與造物者遊矣古今之常新者無如日月惟遊於至虛故物莫之傷善乎沈存中之言曰日月有氣而無質雖相值而無礙夫至於相值而無礙則以虛體遊虛空又安往不得其常新也況於天蒼蒼者非真有體也而旋運於一物不值之際何怪其無窮已乎養生主者養生之主能肖天則肖乎天乎遊刃恢恢固緣督之妙用而緣督之妙用固法天之精義矣○誰為生主無可指也真宰真君前篇又已昭揭此篇止寫養之之妙○開口便將知字說破病證將緣督二字顯示要方解牛之喻不過寫此二字要人識得督在何處耳斷不是拘定四方取那中間也若如此與子莫執中何異○公文

南華經卷三

二

牛歌

軒三節止隨手點三證以見主之所在都不足留意不是散敘事蹟之文末三句至奇至妙生主之義難言止一喻觀面進出遂索解人不得也

吾生也有涯年命在而知也無涯心思遠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豈不危乎已而為知者猶自多其知殆而已矣其危不

先說破人生病苦處也苦在多知逐知不已是膠漆盆中通病

為善無近名以為善無為惡無近刑以為惡又緣督以為經以為常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以為常道次說與除病要方也不可指其為善不可指其為惡善惡之迹俱無所倚惟緣中道以為常也何故兼言為惡夫狗知有為而為神明之累善與惡均也知善惡之均者於緣督之義

其庶乎○緣督二字一篇妙旨惟循中之所在自己毫不與力下文俱發此句督之為中者趙以夫曰奇經八脈中脈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以手觸肩之所倚以肩倚足之所履以足履膝之所踣以膝踣莫不中音中音者節也合於桑林之舞合於桑林之舞

借解牛喻意寫得形聲俱活

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言久之非始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視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非解處方今之時愈久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手足耳目而神欲行心神依乎天理牛身

南華經卷三

三

牛歌

批大卻批開闢際所導大窾引刀而入因其固然刀不加技經肯綮之未嘗肯者骨肉也結也言我技精而況大軀音孤

由道通技神行虛中人止知道精技粗今日進乎技妙妙試想志道境界與遊藝境界孰淺孰深○凡大卻大窾之所在皆督也批之導之因其固然則緣之而已

良庖歲更刀割也肉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石

上既行於虛中乃落出全刃之妙○刃即神之喻也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也於硎發明上句之故以無厚入有間措語精入無倫有餘地妙凡

盤錯之會必有餘地在焉眼明心細者自知之

雖然每至於族聚處吾見其難為林然為戒視為止行而為遲

動刀甚微音盡然已解音盡如土委地崩然提刀而立為之

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其刀而藏之

寫未用之先如此審顧既用之後如此寶惜世亦有善養如

此者乎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刀可養知

養生一句點睛。養生之妙止在緣督一句引庖丁一段止

發明緣督一句夫中央為督督豈有一定之處乎哉又豈有

件物事可指之為督乎哉凡兩物相際之處謂之中無此中

則此與彼無相麗之用然而稍移一分則為此物矣稍移一

分則又第為彼物矣然則中固無有物也遊於無有物而傷

之者誰哉此緣督之義固無踰於解牛者也。至虛之處乃

中也

公文姓軒名見右師師者為右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也謂天與如此其人與則之曰右師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

獨也人之貌必有與匹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按口斷二句

又重押二句雖小節奏亦頓挫疊然

介足付之天然則形骸之不足為損益也明矣

澤雉十步一啄五步一飲不斬求畜乎樊中此不求樊中之養

神雖王去聲不善也蓋樊中雖無驚懼之

籠中雖安甯為飲啄則飲食居處之不足為重輕也明矣

老聃死秦失一本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是吾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又曰然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成得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

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感會人必有不斬言稱而言不斬哭而

哭者感人至是遁天失其信情益忘其所受忘初生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過其然適來夫子時也時當適去夫子順也

此懷於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平時以死生付之淡忘則人

養生者惟恐至於死不知生不因吾樂之而來死亦不因吾

哀之而不去是生死吾無所與之也無所與之則外其生而

生存忘其死而有死者矣則生死之不足為向背也明矣

○三節輕輕點撥說養生乃反說死不足哀是何等見地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可指而見者也可指之薪

時也

忽接此三句如天外三峯隱躍映現。乍讀之似乎突然諸

玩之妙不容言其筆脉自上節飄下而收全篇之微旨悠然

又奕然。人之哀死也以為死則此生盡矣殊不知其所謂

生特形生耳有生者彼未嘗知也其所謂死特形死耳有

不死者彼未嘗知也夫形萎而神存薪盡而火傳火之傳無

盡而神之存豈有涯哉但人不知養則與生同盡前篇所謂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誠可大哀也知養之則遊刃之際寶光

湛然旁日月挾宇宙烏有盡哉所謂主者如是如是。神字

是此篇之主却不曾說出止點火傳二字使人恍然得之試

思吾身中一點光明果是何物篇中神遊神行神王都非神

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字正面○陸龜山曰逍遙遊

生主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南華經解卷三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人間世

蓋上古之世嘗少事矣其人少也中古之世嘗有事矣其人
多也叔季之世嘗多事矣其人紛不可紀也今使一人處於
寥廓之宇優游自得與太古何異惟羣萃雜處而機變叢生
卽是以觀可以知閱世之故矣人與人相聚而成人間人與
人相積而成人間之世始而交接中而交構終而交殘紛紛
藉藉少一跌足而禍患隨至孟子謂齊宣方四十里爲阱於
國中以今觀之九州之內孰非吾獲陷阱之區與嗚呼人之
處斯世也難矣生人之樂盡矣其間號爲傑出者或力足以

南華經卷四

牛飲圖

制弱智足以駕愚勢分足以懾卑賤而方其輾轉角勝抑何
憊也嗚呼未嘗變害乘之嗚呼勢分智力正吾獲陷阱之區
也而謂爲人間世之長策與雖然江河之流猶未有已必欲
逃世以免患安所得寥廓之宇而處之且妙道之行旁礴宇
宙而窮於吾與之徒謂之何與夫今之世猶古之世今之人
猶古之人也天生今之億萬人無異於太古初生之一人也
卽機智放紛而其所爲初者未嘗不在也我周旋於億萬人
間如處獨焉如蹈虛焉御至紛如至少視多事爲無事未嘗
有我未嘗有人以其太古過其太古亦未有不游刃有餘者
也雖駢闐偪仄而已翱翔於寥廓矣。人間世不過有二端
處人與自處是己處人之道在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之
而不可前三段是其事也自處之道在不見有己不見有己

則以無用而藏身後四段是其事也。凡處人而擾患者又
只因自處未能冥然盡與人生競病根在用己之見未消也
所以前說處人後說自處是一套事。處人間世除卻大道
便是術法莊子此篇直究到本源之地淘汰得瑩淨無塵徹
內徹外並無兩件物事真見道之精言也。讀前三段圭角
化盡却不是模稜學問都從胸中融透處來一切炫長沽美
以取禍戾如揚德祖輩見之須出一身白汗讀後四段才情
廢盡卻不是藏拙學問都從冥漠合德中來卽爲善不密聲
譽者聞如龔勝輩見之亦如冷水澆背也。七大段文字不
自著一語而意旨隱隱無不盡其大鑑鍾手

顏淵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
年壯少其行獨用輕用其國爲難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好

南華經卷四

牛飲圖

命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死之多也若以比量乎山其
無如矣。所歸回管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無所亂國就之欲相
醫門多疾。喻一願以所聞思其則之法。庶幾其國有瘳乎。治
而愈也。顏子以衛君暴虐欲往救正之。○舊以衛君爲朝賈考
之類。同生於魯昭公二十一年庚辰卒於魯哀公五年辛亥其
卒時爲衛出公。或云衛君之三年。論其年壯則是也。則
此當是衛靈公。或云衛君之三年。論其年壯則是也。則
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不欲雜則
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自能救。則古之至
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後存諸人。則存於己者未定也。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已未定。何暇管到。
將欲政人先以己爲根本。以下若干文俱提於此。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名
知出乎爭。爭名也者。相軋也。相軋則知也者。爭之器也。則以

具知為二者爭名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所以盡乎

矜名爭善之心一毫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音義未達人氣已實不用知而名聞不爭未達

人心已雖不爭名而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同述一暴人

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有不諒其誠故惡其命之曰苗人

暴君將謂其徒來害已苗人者人必反苗之於已則必反加之害矣

殆為人苗夫

有矜名爭善之心固不可行矣即無此二者之心而未能見

信於人則彼亦將謂汝炫美而掩己必加害矣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能使人君自惡用而求有以異

必汝求若汝唯無詔也王公必將乘人而圖其捷

其敏捷之智而爾目將焚之爾為其所乘而色將平之爾

口將營之口將容將形之容將心且成之以就彼是以火

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始欲救其虐今且成順始無窮

將無不若汝殆以不信厚言深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形容輕言之人究且不能自持曲盡其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音羽

也拊人君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逆暴君猜故其君因其修以

擠之心以排陷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

攻有扈國為虛厲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

得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指上所攻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勝音升言堯禹且而况若乎雖然若汝必

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引往事兩證○以上皆以己意斷其不可往末又設一轉詰

之

顏回曰端外端而虛內謙勉志其而一專其則可乎曰惡惡可

甚不夫術以陽為充性內充孔揚有孔揚采色不定浮躁無常

如常人之所不違平曰人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按服

犯之者以名之曰日漸也之德不成此等人雖日進而況大德

乎况可化之將執而不化為是外合而內不訾外即相合而內

其庸詎可乎

據顏子所以似免患然亢暴之人尙不可必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提三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

為徒者知天子君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爾

人善之斬乎而爾人不善之邪知君與己同為天生若然者謂

之童子純一無私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

勢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

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

言雖教誨之人君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責則引若然者

雖直不為病為造誘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

惡可太多政法正人之而不謀音狄偵事人也雖固亦無罪可

矣雖然止是耳夫胡可以及化化之猶師心者也猶費如許

顏子此一層已入細矣然僅可免害未及化人猶師心者也

愈引入細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忽下此吾將語若汝

有而為之其易邪汝道有此三易之者暉天不宜以此為易與

道不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

以為齋乎齋字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齋字一點心齋又一點語到精處故作閃跌

曰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汝一志不雜也起語道不欲無聽之

以耳形無用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并無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散耳形心止於符思之於意之所合耳蓋心所氣也者虛而待

物者也即虛也唯道集虛於此虛者心齋也故此獨以聽言之

將虛字點破心齋五蘊俱空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未使能實自回也我見得使之也未始

有回也我忘可謂虛乎顏子曰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汝能

入遊其樊字之內而無感其名忘名實入則鳴鳴則言不入則止

則止無門不開無毒一藥一宅一處而高於不得已後則幾

矣此皆言虛也

寫虛字如是

南華經卷五

五

牛敬園

絕迹易無行地難耳行之處世不行易為人使易以偽於人易

天使難以偽無行地也此正明上行難字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寂照此皆言其人少有志而己哉瞻彼關空寂者虛室生白

領將恆河沙眾不啻納之琉璃界中矣○絕迹易無行地難

細思此是何語淺人所謂虛不過是絕迹易事耳此卻無地

而行無翼而飛無知而知如此言虛直是入無間運無方豈

非人間世之第一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名子高也甚重其

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懼之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懼成能暢無悔者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

患王將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喜懼交戰之後二若成若不

成之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以上述孔子之言吾食也執粗

而不減不美無欲清之人則不熱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

其內熱與煩焦吾未至乎事之情事實處而既有陰陽之患

矣內熱事者不成必有人道之患致罪是兩也患為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何患子其有以語我來助詞

寫疑懼之情如畫措語特雋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法二其一命也於天其一義也於人

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不論處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不論事忠之盛

也二段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聲施乎前所擇雖哀樂之境不

同而不為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此段為人

喻心臣子者身乃心之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惟行而忘

其身不計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陰陽之患夫子其行可矣

此先答陰陽之患也人身惟心為主隨境哀樂總不以稍動

吾心則雖經歷萬變而天君晏如疾何自得攫乎○乍讀兩
大戒謂是以忠孝竦動諸梁及讀至下乃知是兩箇影子以
君親影心以子臣影身耳○為人臣子句正接說身事心一
邊事不過借用臣子字面切勿誤認之莊生取喻真乃無奇
不到其映插之妙有百千倍例以知之

丘請復陳更有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以信行遠則必
忠之以言以言信必或傳之以必使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兩
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
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言不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自全

傳言易過其分則必有致疑之患引法言一證揚子法言之
自全

且以巧闕力者始乎陽明而為常卒乎陰
至則多奇巧即上所請陰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秩秩常卒乎
亂亂秦至則多奇樂即上所請亂也凡事亦然始乎諒諒常
卒乎鄙鄙其作始也簡微其將畢也必巨○以上寬言凡事
不能慎始則流弊必甚以言者風波也虛相生愈有行者
實喪也此言則實喪夫風波易以動易於實喪易以危既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巧言偏辭相欺而起耳獸死不擇音
不擇言氣息弗然言其忿氣有餘於是並生心屬至此則彼
不擇言承承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辭離則太過則動
至承承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辭離則太過則動
非辰而不知其然也○已德虧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必於所受節度是遷合勸成殆事必危美成在人好弄非一時
已自為損益也遷合勸成殆事必危美成在人好弄非一時

成不及改一言成惡可不慎與法言
始或不以溢言為戒不知不覺駕巧泰甚必至兩相激怒其
害有莫可究者豈但致疑之患哉此節又深一步也又引法
言一證

且夫乘物以遊心隨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託於不得已而
不致善心至矣極則何作為報也任齊報答可耳何莫若為致
命但致君命此其難者道之思乃不必思
此節方道出妙義天下事直以游泳吾心耳固無所用吾心
也湛然而存不得已而應而泰定之中毫無擾焉此處世之
一至精者何必經營以圖後患哉○此三節答人道之患也上
二節言不溢言不泰甚則自無此患末一節引入至精并慮
患一念乃不足道兩答處俱以不得已點尾蓋因應之妙乃

涉世三昧也○以上引孔子答葉公一事除陰陽之患說到
忘身是一服清涼散也除人道之患說到養中是最上解脫
義也皆與前文虛字相發

顏闈人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其與之為無方彼則危吾國邦家與之為有方法度
則危吾身將先其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者
然者吾奈之何
無方不可有方又不可道亦窮矣下文解環之法甚微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其道形莫若就
之心莫若和內寓謂雖然之二者有患盡善就不欲入之
其惡和不欲出顯已之善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
蹶連自家都放倒了○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人忌
此意輕非顏闈所患

則致災禍○此意彼且為嬰兒○無知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
重恐頭閻不○無事亦與之為無町畦○無畔亦與之為無崖
達之入於無疵○一切姑順其意至於達我意

妙用止是一順字法華曰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
而為說法應以女人身得度者即現女人身而為說法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
之美者也○持有所長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

一喻反譬言用己則致禍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

以全物與之為其決○皆恐恐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其性也故其殺者逆也○至其

人者人先 逆其性也
南華經卷四 九

一喻正譬言順物則受福。順字是立言主意此處露出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振盛滿適有蚤螿僕緣○使附也

附緣而拊之不○時愛馬者為拊之則缺銜○毀首碎胸

馬驚意有所至○怒心而愛有所亡○忘人可不慎邪○僕之為附

就養虎後又帶一喻反掉虎至暴而順之則馴馬易馴而驚
之則暴物其可撻乎。以上引伯玉答願闔一事靈公太子

非刺瞞則輒也觀輒爾其祖則靈公會以為太子可知與為
無方則危國與為有方則危身問計窮矣伯玉之妙卻在與

為無方中而得與為有方之用秘訣止是一順字。順字不
是阿附詭隨看他話中初則就不欲入既則達於無疵全是

用人不是為人用。自首至此凡三引事三事內虛也忘身
也養中也順也處世如此其多方乎看來忘身亦虛也養中

亦虛也順之一字直是天仙人隨方渡眾胸中無半絲隔
礙又虛之至也人間世之本領如是。衛君之暴厲齊楚之

敵邦太子之橫憤皆特取三件難處之人來說於此不為棘
手人間世更無難處之人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名見櫟社樹○社樹之為社樹者特敘

蔽牛○樹身可繫○重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
舟者○舟者旁○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較弟子

厭觀之○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較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

則液楠○理疎易受雨而多液也楠音門木名舊本此處俱作此
流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成

之夫相○俗作黎楠○音果木○麻之屬實熟則刺且辱大枝折

小枝泄○音與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

自取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大凡物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數有乃今得之○方得為予大用○全生使予也而

有用○不刺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
相物也而○雨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就無用上轉出大用又超又醒譏斥匠石亦不堪
匠石覺而診也其夢弟子曰趨取無用則為社何邪○言櫟既急

以全身則何必又曰密閉若汝無言勿再彼亦直寄焉於社託以託於社以自存耶

為不知己者詭厲也使不知者謂其不能自存而譽焉不為社者且幾有剪乎剪伐也言豈真賴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所言其異於俗而以義譽之言不亦遠乎

又就社字翻刺出一層愈誕愈超其轉折緊峭如怪松圖偃促生姿○以下皆言自處之道貴於不見可用此三節借樹

木第一喻

南伯伯長也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于乘隱也將也其所賴之託蔭者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密又而不可以為棺椁嗒其葉則口爛而傷嗅之則使人狂醒氣薰三日而不可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南華經卷四

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無用於世而不見其材故

非子綦不能見及此東句冷然

宋有荆氏地名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狖音直之杙杙檠也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猶高明也之麗屋椽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榦音全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子綦口中帶敘一事反襯

故解巫祝之名之以牛之白蘋蘋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以祭河舊說如此姑從之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無其所以為不祥也嘉之物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全焉然得搖曳

又旁通一事收轉神人○此三節借樹木第二喻

支離支體不疏者疏其名也頤陰於齊齊同肩高於頂會撮指天管在上背屈則上兩髀為脇背屈故大脇與挫鍼俗作治治解衣也音懈足以飢口鼓筴筴也播精樂者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功不受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不中世俗

此節借人形第三喻漸切身矣故末句將正意一影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生其苦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取易莫之知而禍重乎地地難莫之知避而不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德當止者臨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最可危者拘迷陽迷陽即朱蕪無傷吾行

南華經卷四

吾行御曲御步委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自取膏火自煎煎自取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此節借接輿一歌直明正意作收○以上凡引四事自處之道盡矣自處無用則我與人無爭而人於我且不得所爭墮聰黜明逍遙無竟處人又復何尤此虛字澈底處也○此篇

分明處人自處兩柱卻全然不露正如散散敘事莊子真是難讀何怪從來無人識得○此篇要旨總不外逍遙遊無己妙義故曰看透第一篇無己二字一部莊子盡矣此篇尤其著者○末引接輿一歌深有叔世之慨莊子曳尾泥中殆為是乎

南華經解卷四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德充符

傳曰有諸內必形諸外身懷一得意氣炯如况盛德之士歟
修之宥密之中達之名物之表方且薰蒸窮海陶化黎首豈
親炙其體而無德輝之溢乎夫子申申天天孟子睥面盎背
測其淺深有同符契若夫東封墓林荆棘不滋西來函谷紫
氣先候斯其根厚光煜又不特春風披拂於座隅醇醪浸洽
於酬答也誠則必形不其然乎雖然此德之形也而非形也
夫冠冕佩玉未必衷旗犀角豐盈何當性表而世俗趨羶以
相高淺夫矜飭以自喜其為鄙陋又曷怪焉昔者舜重瞳子

南華經卷五

牛歌圖

項羽亦重瞳子禹鳥喙勾踐亦鳥喙豈得據其同體謂德之
克一哉由斯以談貌孫叔者非孫叔也似夫子者非夫子也
聖人之耳目鼻口四肢與眾人同而眾人非聖人也夫全者
既未足全則損者亦未足損矣此莊子雅尚德充而特敘列
殘醜以破夫規規者與九方臯相馬曰牡而黃至則牡而驪
神契象外有至微者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鑒德者必
知之矣孟子曰養其小體為小人養其大體為大人進德者
必知之矣雖然才情縱蕩又豈第拘方為累云爾哉飾智炫
奇流輩所望風推服者也而其人亦遂詡詡自負耀而不止
窺其中涵漓散無餘矣撤官骸之蔽又蹈智能之紛悲夫達
才遜道於顏曾程朱深戒於喪志儒者皆知誦之而莊子無
情之言謂非辨德之照鑑與。德充符者德充於內則自有

外見之符也劈頭出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一箇兀者又
一箇惡人又一箇闔肢支離無服又一箇囊盛大瘻合讀者
如登舞場怪狀錯落不知何故蓋深明德符全不是外邊的
事先要抹去形骸一邊則德之所以為德不言自見卻撰出
如許傀儡劈面翻來真是以文為戲也。只是一大翻空反
觀之法。形與情其為德之累一也形有所忘而情有所未
忘可乎所以遞出末二節一切才能世法俱非德符使務外
者無著腳處。說無情處特辨明是不傷身不益生之情非
寂滅之謂

魯有兀者足也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各半立不教坐不議
言無虛而往實而歸弟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二句無形而心

南華經卷五

牛歌圖

成者邪默化也承是句何人也何人仲尼曰夫子駘聖人也丘也
直循後而未往耳特未及往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矣
假但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與從之同也
劈敘一箇兀者卻是一分外出色人。贊王駘先作虛寫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為師其與庸亦遠矣與庸人相遠若然
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與
俱往往死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遺又進一層言審乎無假審其樞紐此
宰而不與物遷不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執其樞紐此
化大德敦
稱駘之德上四句還算虛寫下四句直披其根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世自其同
者視之萬物皆一也真見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必

定耳聽而游心乎德之和一源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而目視而為一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致身有得喪洗發上節最明守其宗則視物無不同視物無不同則無支體彼此之分無支體彼此之分又烏有執存孰亡之介意哉猶遺土也妙滿大地皆土也遺土則以土還土耳虛空原無足也今喪足亦不過以虛還虛耳此二節言駘直未嘗自見為兀者也其德充有如是

常季曰彼為兀者己以其知其心以其知其心物何為最尊天地之心止水喻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喻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

天唯舜獨也正天唯舜獨也夫保始之徵夫保始之徵不懼之不懼之

府萬物府萬物象耳目象耳目

彼且擇日而登假彼且擇日而登假

何肯以物為事乎何肯以物為事乎

從遊之多乃人之不得也從遊之多乃人之不得也

未嘗見駘為兀者也德充之符有如是未嘗見駘為兀者也德充之符有如是

自忘之羣弟子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自忘之羣弟子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自產而不違也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自產而不違也齊也執政乎齊也執政乎子而說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執政焉如此哉執政焉如此哉人者也人者也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又是一個兀者卻又是一箇出色人。不是子產見識之卑如此蓋上一事借季常問難發明此一事借子產觀別發明下一事又借孔子觀別發明都是一樣手法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猶與堯爭善以不當亡者寡以不當亡者寡不當存者寡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之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德者能之命也命也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拂然而怒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拂然而怒則廢然而反則廢然而反遊之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遊之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骸之內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骸之內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更貌曰子無乃稱謂再不然

子產欲申屠自反乃申屠劈口先欲子產自反世人漫自回護無一箇肯認罪過究竟犯刑者未必皆由己招而泄泄者大半是國家漏網雖是淡淡說命却使子產兩腳著地處久矣當行所去矣那得不陡然一驚毅中一喻妙言汝之未元者或反是當兀者耳絕妙撲法。以上申屠嘉之兀嘉自忘之其先生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有兀者叔山字無趾無趾無足踵見仲尼以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足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有尊者不務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

南華經卷五

五

牛秋園

講以所聞無趾出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

又是一個兀者却又是一個出色人。不是孔子又忽爾淺陋都是莊子文字要襯出叔山耳不然孔子何前明於王駘後明於哀駘它而茲獨暗於叔山乎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以學子為疑孔子何彼且斷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至人以名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無死以不可可為一貫者無非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其安可解

看來叔山原是老子一鼻孔出氣人無怪其頡頏夫子。以上叔山之兀叔山自忘之其友相與忘之德充符可思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哀駘貌也焉曰哀駘它也駘乃為劣之名

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甯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不先常和而已矣而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積無聚積祿以望人之腹望飽也且而且又以惡駘天下人和而不唱不能知不出乎四域無位且而且唯婦人上雄即上丈夫合乎前句是倒上文善解可笑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傅國焉委以國政之意悶然而後應無意汜而若辭無意寡人醜乎公自卒投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卸貌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何人

南華經卷五

六

牛秋園

又是一個惡人卻又是一個出色人。寫得哀駘它渾渾圖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同子食於其死母者喻少焉

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如此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

也。必有本者也。才全者不術。

入手一喻又帶兩喻先作反跌接連下兩喻又作正視可見人之親信它乃是它有充實之本存焉故不得而不愛之此所謂符也。○本字便是德充愛字便是符引哀駘它大意此將才全一註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皆人事之變遷無定日夜相代

乎前而知智不能規乎其始者也當命之運行不留瞬息而難有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足

而擾吾之靈府天和者沖澹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和氣

通而不失吾怡悅之性兌悅也使日夜無卻且使和豫之通者無而與物為春

遊於春和之中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心之春無有間斷者乃

接續而生時於心也妙句是之謂才全妙句生時字因春字來

能不用其才則才全矣萬態遞乘一時一時一日一日天地

從無相肖之一刻古今從無可據之一瞬而欲出其智巧與

造化爭亦愚甚矣才全者任之則無往不得也。○不失於兌

在我一和豫通也與物為春天下一和豫通也接而生時於

心妙妙分明是造化在我胸中一片活潑中庸浩浩其天一

句註腳莫過於此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可以為法也

凡取平者水內保之而外不蕩也言水停之妙如德者成和之

修也修太和平之名為德也故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

如水和莫過於德成如平莫盛於水停德不形者不形者內保

之妙也物不能離也取平者必親愛乎德如

將水之停為德不形作喻妙妙水停而平之盛者存焉取法

者安往乎德不形而和之至者在焉物雖欲離之自能乎。○內保之而外不蕩為水停找一註也卻已為德不形作註矣故說德不形處更不須解也物不能離句找轉前面親愛意最明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

愛其死恐民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孔子之言恐

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矣

非孔子不足以悉哀駘它之妙哀公不獨傾心哀駘而反傾

心孔子極是。○以上哀駘它之醜丈夫婦人忘之魯君忘之

德充符可思也

闔政支離無脰闔曲城也人之體曲似之故取以爲稱支離不整

也脰即脖子也無脰口無脰也說去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

總其諸般醜形以爲之號也說去衛靈公靈公說悅之而視

全人之體其脰音豆肩有細鍊囊袋大瘦大如囊袋故稱曰囊

袋也說去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有人以二袋體之

顧音聲考工記數目願脰註云長脰貌

又是兩個不全之人卻又是兩個出色人。○上文四個人錯

敘此兩個人整敘。○兩個不全之人兩君不獨忘彼之醜而

反覺全人之醜是極有神理說話德充符可思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道人不忘其所忘形宜而忘其所不

忘宜忘此謂誠忘真忘之大者昔人有徒宅而忘其妻者以

此節方點明德形之辨總收上文。○上文共是六位殘疾奇

醜之人莊子也不是隨手填寫的寫一王駘可見弟之於師

以德不以形也寫一申屠嘉一叔山無趾可見師於弟子以

德不以形朋友與友亦當以德不以形也寫一哀吟宅及闔
跂大癭可見君臣之間亦以德不以形也倫類中惟父子兄
弟原以性合不消以形骸之見為人過慮故莊子不說此外
則師弟朋友君臣皆以義合者皆易從形骸起見莊子特敘
這六段事為世人撤去胸前一片塊壘也夫婦亦以義合者
莊子何以不說看他敘哀駘它處特夾敘婦人甯為其妾數
語則夫婦之間以德不以形又可見矣如此散散數段文字
讀之似乎泛雜卻不知已寫盡人倫之道莊子精蘊如此○

以上形一邊畢

故聖人有所遊心遊於道也而知為擊智計之巧乃技擊也約為
膠約束之禮乃膠漆也德為接如中斷而復續也工為商工之能
乃商買也如居貨而求售者聖人不謀無思慮惡用知無斷惡用膠無喪

南華經卷五

九

牛飲圖

渾然惡用德不貨中無積物惡用商上四天鷲也鷲言不食
者天食音也天之元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不食
蓋聖人與造化為一氣一切世情無所用之有人之形則無
如殮真者無復人間煙火相也用意最精有人之形則無
人之情四者不用有人之形故羣於人其處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
於身無是非矜乎小哉形為萬物所以屬於人也猶人警我乎
大哉情累獨成其天浩浩其天心遊道

上文既言形非德之所在此又恐人或以智能世法為德故
復言聖人心有所遊乃與造化一氣一切人情無所用之是
情亦非德之所在也本題德字深此節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
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言此與天
人則是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之靈性為情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言惠子謂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身所惡者乃好惡之情生於人慾者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也妙妙本生之理不任人慾則內無煩傷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之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既足於道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又何以人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其精困倚樹而
吟高歌據梧而瞑琴瑟爛熟效著師之不用目二句言天選
子之形天於生物之中選子為子以堅白鳴自衛如堅白之論
矣自爭鳴亦大違於德

南華經卷五

十一

牛飲圖

此節特借惠子辯明無情之說不是寂滅之謂也只是任
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見莊子與佛氏之學不同○此二
節自忘形外補一層意蓋至於忘情而德符愈可知矣

南華經解卷五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
鍾祥胡志章校

大宗師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必有所自來宗是也人之學也同堂而處必有所從受師是也夫宗有繼嗣之統支猶其小者也至於繼別則大矣夫師有一事之取資猶其小者也至於聖門則大矣雖然皆猶其小者也夫游氣紛擾化成萬物而來者不測所自於穆不已各正性命而受者忘其所從是何為者耶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可以知大宗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知大師矣此莊子所以有大宗師之說也是大宗師也未嘗物物而植

南華經解卷六

牛疏

之命之也溥漫無方旋運無窮各聽物之所遇為修短而要之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理之自然而不能易數之必然而無所逃而已矣而人於其間貪生惡死亦未見其貪之惡之而大候將至遂能少延其壽刻者也是不亦多用其適回乎是不亦愚之甚乎則又有巧者出焉挾養生之術與造物爭衡而希不朽之事乃渾沌至今亦未見有一老尚遺者也嗚呼屈伸往來盛衰消長是道之體而乾坤之所以為乾坤者也今也生於大道乾坤之中而獨欲為一塊然不化者於其間是必非此宗而宗之非此師而師之然後可也六合之外太一之上有是伸而不屈來而不往盛而不衰長而不消之宗師乎哉則是巧者之多知與眾愚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真知者知宗師之不可逆故與道為體而與乾坤為遊吾

固無所用吾知也無所用吾知斯為大宗師之骨子順弟也已。○既然有個大宗師則雖欲自異又豈能出其範圍耶且謂之宗師則看他一屈一伸一往一來一盛一衰一消一長這便是無行不與二三子的榜樣希聖者希天此處煞須取法死心塌地與造化一體又何處用得私智妄圖之事哉。○此篇特為攝生者下一鍼砭攝生者謂天之生物固出於自然而人之永年則可以力致於是勤加導養謹其嗜慾自以所知出於庸眾之外莊子先為致贊劈手即與振轉見他分天分人乃正是夢夢多事夫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人同一自然未嘗有二則生死之間曾可以我與乎哉彼之所知亦大不必矣。○過得生死關去方是真入看得生死關破方是真知接連將真人補寫四段至第四段特點天與人不相勝也

南華經解卷六

二

牛疏

可見天人一致這纔是真知。○父雖親君雖尊而大宗師之所在不啻君父也。○响濡不如相忘毀譽不如兩忘而網繆於生死尤不如其任運也。○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妙妙遍天下總是這一個物事運用若說個藏則何處能私割得一些邪若因而付之則滿空大地都是我的從何有亡失之端哉。○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正如住在寶山便到處是寶一切矜袖篋笥懷挾扇扇之類俱用不着此千古聖學之秘密義除却莊生再無能說者也。○從死生命也以下咏嘆大宗師之妙疊疊用譬喻夾發振跌只是不曾明明指出至數層咏嘆之下接出夫道二字大宗師纔一現身。○點出道字便極力形容道字之妙便歷歷指點古之神聖無不宗師此道是前半篇正文收束處下面七大段又字止

是為前半篇作引證發明耳其前四段直明生死當順乎宗
師五六二段辨明道體以世人誤認宗師故也未段以出命
字命乃大宗師之賦物者也人生惟當受命是一篇扼要歸
宿處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言有人知天又能知
人豈非超出於眾乎
劈空將知字虛起二句用兩字贊一句○虛將天人分開實
是以客意作引卻故為斗立之筆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天然而生謂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
出於自然也
之所謂之術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之年命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
者是知之盛也

承明起手二句又贊一句○眾皆夢夢而生夢夢而死此獨
知天生為自然人壽可力致是其知遠勝於眾也實是客意

卻是鄭重一筆他外多添得一刻此又話中分寸線索也
雖然有患一忽夫知之用有所待而後當須計較安
排纔妥其所謂待
者特未定也其須計較安排者特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

所謂人之非天乎搖擺二句正承明未定天
人止是一理豈有二乎
忽然轉筆將知字打落見得是後來安排的殊不足據又加
庸詎知三字將上面數知字便一齊掃卻其行文飄忽止是
看得貪圖長生者有如兒戲耳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又一轉筆遞出真人真知

何謂真人又喝古之真人不逆寡
况於眾乎不雄成不以身先
不慕士士當作事不若然者過而弗悔
雖有差失當而不
自得也雖合事宜而不快意言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其得失無係死生可知

火不執言其利害不可知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此其見識乃
於道無所不明豈

真人一解○真知知字及此段知字都是因上文知字相影
而下究而言之真人則未嘗有知可名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也其覺無憂無得
其食不甘也其
息深深無浮也真人之息以踵呼吸深也
眾人以喉止於
之際至屈服者所屈者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由其平日斷喪故不
能淵淵浩浩○六句

真之二解○如此人純是天機人事之知毫不用
古之真人不知說悅生不知惡死其出生為不訢訢喜不其入
死
人不距拒死不偷偷然而往偷然而來而已矣死生一往不
來之常耳

忘其所始知生不求其所終任死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忘而復
之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心捐道
自然之謂真人若然者申贊
其心志

忘其所始知生不求其所終任死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忘而復
之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心捐道
自然之謂真人若然者申贊
其心志

忘其所始知生不求其所終任死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忘而復
之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心捐道
自然之謂真人若然者申贊
其心志

忘其所始知生不求其所終任死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忘而復
之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心捐道
自然之謂真人若然者申贊
其心志

忘其所始知生不求其所終任死受而喜之受生之後忘而復
之復歸於天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心捐道
自然之謂真人若然者申贊
其心志

快人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與真性何益○謝五六二項蓋上四不稱之如入子是也夫所惡於貪生者豈以棄生求名為賢哉故特點此抹之○申此一夫段總明真一人一切無心

真入三解○看破生死極寫真入無心之妙

古之真入其狀義而不朋與物同宜若不足而不承非以自牧也與乎豐整其軀而不堅也而無私比張乎恢宏其虛而不華已乎非清虛而動乎其似喜乎指其為喜其不得乎遠大其未可制也連乎屬乎其似世乎愧乎悅音門上忘其言也相忘雖言若無言○以刑為體立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無心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南華經卷六

五

半歌園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非作以禮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在足者皆人可至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人視之理者真其弗好之也一也以理為一者真其一也天為徒以自然為一也其不一與人為徒以道作與天與人不相勝也應轉庸詎知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二句言不分天人便此如是之謂真入

真入四解○世俗之知謂天人二者也真入之真知謂天人一者也天與人不相勝而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是人足以勝天乎此句將真入真知收盡起處天人之說古之真入凡四餘使人知真入境界如此前番小計算應明自當通身汗出矣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去其物之情也死生定於命猶夜旦運於天有生必有死有旦必有夜也人之所能者力哉此皆物之實理如此無足生其心也上文說真入視天人為一己將天人分歧之見撤去不足道矣然天人不相勝其辭猶為渾融此節特作一提點破死生疑團夜旦一推出天宇並非人之毫所得與參大宗師意纒一逼動振醒

彼特以天為父倒裝句法言人以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此下疊疊咏嘆大宗師不可不順○以親一喻大宗師不齊乎親也

人特以有君為念乎已勢分勝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宗師字就上面字也

南華經卷六

六

半歌園

以君一喻大宗師不齊乎君也○親一專用卓字大宗師親而且尊也君一邊用真字大宗師尊而且親也

泉酒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又一喻响濕濡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貪生怕死不如相忘於宗師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道字蓋不累也又如喻譽堯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其係夫大塊也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則死亦不見為善吾生也如是生死一理不過乾坤之幻泡耳生而任乎天則死亦無所係故善吾生則善吾死矣○順乎宗師乃所為善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味者不知也○造化默運而藏者猶謂在其故處謂之味味也
○豈但夜半富而便已負去也夜半喻言不見耳

駭喻切喻○導養家時刻保守自謂養於不朽之宅却不知
造化推移明抽暗換未幾之間頭童齒豁老矣死矣乃方相
與歎惜不知其至於老死者不在於既老既死也當其時刻

保守正時刻抽換後息之我已非前息故我而彼方惜然謂
之有知乎無知乎文之微妙警策合衛生者毛寒骨竦旁觀
者啞然大笑○味者不知也妙所云知之至
○讀此一節人在

世間真是無法可處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遜○藏小於大宜也不知與化為體
○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遜是恆物常之大情實也

讀此一節卻有一上上處法○屈伸往來盛衰消長一氣循
環者天下之實理也養生者獨欲以身為不化之物是一氣
循環中得容此塊然之概株也有是理乎哉究竟有負之走
者而已不知故方且藏之則方且遜之夫遜之正生於藏之
之過也設也悟天下之理非我一人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

下則此理便隨在與我共之矣天下一循環之理也我一循
環之理中之人也又烏得所遜哉蓋物理之實原是如此此
便是於隙駒世界中無法可處之一上上處法也

特犯○淮南子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
也○無窮無盡其為樂可勝計邪喜其身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
不得遜而皆存○乘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是物理之
悟得此理則我與此理是一個物事故曰皆存○聖人全體
造化形有生死而此理已與天地同流皆存之義微矣

南華經卷六 七 藏書

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大宗師也而一化
之所待乎○大宗師也萬物總一個變

苟有一體之善人猶效之况為萬化所保持者乃不知取法
乎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遜止是識得宗師舍己相從耳○

以上凡九小段譬喻層層剝換有樹花爭發春水亂流之勢
文家勝境

夫道○至是方接出道字有情動之有信動之無為無形○雖有情
無為可傳而不可受○雖有師可傳而不可受而不可見○雖有信
無形之自本自根○道為事物之本更無有為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所以自本自根○神鬼神帝神皆道神之也生天地

上文雖說天字天不過與道為體耳大宗師畢竟是道此處
方點出詳寫一番如水中味月中色妙不可尋

在太極之上○為前也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
生而不為久長○上於上古而不為老

又極贊四句
稀韋氏○古聖得之以挈天地○乾坤伏義氏得之以襲氣母
維斗○北斗為天綱得之以終古不忒○其度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其堪○堪人面得之以襲崑崙馮夷○馮音平得之以遊大川
肩吾○泰山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鼎湖高
得之以處玄宮○恭默周強○北方之神得之以立平北極西王母○西方
得之坐乎少廣○西方空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
有虞下及五伯○年八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箕
也騎箕尾○尾星旁有一而比於列星○但取以寓意不附論也

南華經卷六 八 藏書

雜寫古之神聖若干人無不以道為大宗師者區區小智反

思躍治也邪至此一篇大勢束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偶音馬弱子也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

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

其人也夫卜梁姓名有聖人之才聰明而無聖人之道是子貢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志聰明是顏吾欲以教之庶幾

其果為聖人乎不難之詞意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忘世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忘交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

後能外生忘外也也三九之內修家語偶用之已外生矣而

後能朝徹外生者忘我也也學道者如平旦之清明也自此以下

止是過將去如定也朝徹而後能見獨一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南華經解卷六

九

牛賦圖

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死其心則死也生其心則生也生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

人邪故必屏卻舟子不復吐氣然後人載於舟舟載乎人沈

洋所之中流自在也知此則知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之

為說矣二句是特把金鍼示普天下學道人○櫻宵妙不從

世相中透鍊出來不是第一種學問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書籍文字也文

然文字非道也不過傳道之助耳故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

字言之則凡後之文字皆其孳生者故謂之副墨之字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對前輩讀書者言則今其孫也洛誦

之孫聞之瞻明讀書須瞻明聞之聶許耳小語也許進也聶許

進悟也聶許聞之需役聽之聽又須行之始為實也需役聞

於謳聞之立冥游泳矣又須至其寂默之地立冥聞之參寥

於謳聞之立冥游泳矣又須至其寂默之地立冥聞之參寥

南華經解卷六

十

牛賦圖

不過言由讀書而深之乃至於得道撰出如許名字以經傳

之體例之似乎不雅然莊子從來止是以文為戲所云寓言

十九者也○說到疑始大道毫無端倪又那著得何時是生

何時是死之見邪○以上借女偶之言一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首者

為脊脊者也以死為尻尻者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始也

遂相與為友此外果無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抒寫凡物始終成渾淪一理醒透無比○凡物始於無猶

體之首中於生猶體之脊終於死猶體之尻天下無一物能

不以無為首生為脊死為尻者也而乃曰孰能者明明必有

始必有中必有終猶自悍然忘其既往據其現在拒其將來
波汲一生不獲自在是無一人能者也自首而脊而尻總成
吾之一體孰不知之自無而生而死其完吾之一理亦猶是
也果若看徹此際自然覺得缺一不可今且悅生而惡死豈
非愛脊而憎尻乎是無一人知者也其語意透脫如此

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美也夫造物者將以予為
此拘拘也嘆一句指病體拘曲儂發背脊上有五管孔頤隱

於齊肩高於頂句養養為頂也句音溝曲也指天故指天皆極

陰陽之氣有沴亂也其心閒而無事不以病指天皆極

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又嘆一句敘事於中曰嗟乎夫造

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予因以求時夜因以妙

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宗順乎且夫得

古之所謂縣解也無生死之累則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為

非常解脫之見非常透脫之文化鷄化彈化輪馬觸手拈來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

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幾未可知也子來曰父母

於子子於父母也

近吾死近猶也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
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為不
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者鑄器治惡乎
往而不可哉又喻一鼠肝蟲臂成然寐成則無事寐亦無

非常透脫之見非常解脫之文父母一喻讀之氣降鑄金一
喻讀之意悚寐覺一喻讀之神超前兩喻中夾一段正論如
層峰起伏末一喻兩句陡住如峭壁斬然小小亦具奇致○
以上借子祀等四人一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無

與前子祀等定交是一樣氣味

莫然有問莫然猶漠漠然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爾已反其真還歸而我猶為

人倚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禮之意

禮者天理之節文禮以意言則刊落節文獨任天理矣人之
生天理然也人之死亦天理然也同在天理中又烏在分歌
哭之跡乎禮意二字至精至微若阮嗣宗曰禮豈為我輩設

南華經卷六

十一

藏書

南華經卷六

三

藏書

則淺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何等修行無有無檢修而外其形骸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稱名之彼何人者邪稱何人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所謂出於世法之外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所謂在於世法之內不相及而丘使女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

方且與造物者為人猶言為友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音尤縣疣音尤以死為決疣潰癰疾音換疽屬夫若然者又惡知死

生先後之所在循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圍覺經地風水火蓋視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身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死惡能憤憤然昏亂為世俗之禮以觀示也家人之耳目哉

舉世皆言為禮問其禮之故不知也不過以飾人之視聽耳南華經解卷六

憤憤二句說透世情故知禮意二字之妙也南華經解卷六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自謙方內猶雖然吾與汝共之已之所得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

水造之為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得水不拘多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隨分安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給而巳豈但生定而已

此夫子所心得者舉示子貢如此豈天之戮民哉南華經解卷六

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矣。以上借子桑戶等三人一證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其母死哭泣無涕心中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

孟孫名實不相符真不可解看下文疊出妙義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簡者器於事世俗相因不得夫已有所簡矣然不知不覺已無

簡矣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此其進於知也不知就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非我所能與者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若孟孫才之進於知也

寫孟孫才看得生死關破吾與母總在大宗師變化中又安所容其涕感哀痛也邪。今方為人是已化為此物也今後又未知造物將化之為何物也惟順以待之而已且方將化

烏知此理之皆存方將不化烏知形骸之倏易為得化不化如風馳電掣閃爍不定纔見造物運用之神纔見世俗悲戀之淡說到吾與汝夢而未覺可見孟孫才已臻大徹故曰孟孫氏進於知矣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彼即孟孫氏駭字即一動字耳雖有駭有且宅而無情死且者每日之異也孟孫氏特

覺人哭亦哭已何是自其所以乃乃猶言那等樣也孟孫氏之如此何嘗有此我之母死而特致其痛之心乎且也相與吾之耳矣據世一人但我耳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若見透便一毫不足

百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鳥矣夢為魚而沒於淵魚矣不識
今之言者而今即又是一其覺者乎夢者乎未可知也今人覺耶
耶夢耶自已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人但知笑為適意不知
毫不能主也待笑也及至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何嘗及安
先喻之不及待笑也及至忽發為笑又是天機自動何嘗及安
排而為之乎是適與笑自已毫不能主也二句造意入微真從
細髮中剖安排而去化凡事皆非已所及排彼冥冥中自有排
析出來也安於所乃入於寥天一乃入於空虛之
之者今但當安於所乃入於寥天一乃入於空虛之
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寥天一乃入於空虛之

母死不痛明是輕其母雖曰變化無常此為母解則可耳在
為子者終無以解於輕其母也看他此段一轉發出第一層
議論來無損心二句將孟孫才寫得天地同流人哭亦哭二
句將孟孫才寫得萬物一體上比乎天下通乎物並無一處
安者得已見由此言之不是己之無母乃是世間本無有吾
為魚為鳥有使之者一適一笑有使之者誰為可據之吾哉

南華經卷六

五

牛歌園

若夫涕則必吾涕之也感則必吾感之也哀則必吾哀之也
乃吾之為吾本無有焉又誰為涕之感之哀之者哉直代孟
孫氏把吾字撤去真不食煙火人之第一等議論也然自有
笑何無自然之哀感日樂生哀死本非造化
之理所有也故曰哀樂不入古之所謂解安排去化入於
寥一此時雪釋冰融纖影不爾矣寥天一即道也即大宗師
也○以上借孟孫才一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教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
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笑來為軼斥之言何必來
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則汝以是非矣累以世法如汝將
何以遊夫遙蕩放恣睢自得轉徙化之塗乎言汝被他教壞了何
境乎○遊此境全在順之若服
仁義而明是非則膠執不通矣
仁義乃道之支流順乎天則不必踐仁義之跡立仁義之名

矣莊子教學道人止是直探其源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途願涉其藩籬許由曰不然夫盲
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
而子曰夫無莊人之美據梁士之失其力黃帝聖之亡其
知不目據也皆在鑪錘之間耳有以進化之者則皆庸詎知
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則
雖已殘缺苟有息之補之者依舊完成矣然則天今使我遇先
生安知不載一成體以相隨耶以息補推許以乘成自謂又疑
轉又有地步語最巧妙乘載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
大成字就點刺二字上用乘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
大畧吾師乎吾師乎直呼聲利也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
不為仁義豈尚容置喙哉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
眾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遊字

從虛空畫出一大宗師不為義不為仁將堯的仁義兩字打
落其是非兩字更不必言不為老不為巧又陪說兩句○仁
義禮樂豈非聖教所必須要之皆聖人為中人說法耳不可
皆語之以性道則勢不得舍仁義禮樂矣莊子著書卻是要
學道人親見道體稍一支離便與道體不似故特盡與捐
之所謂要畫真容添不得一毫彩色也六經是以道治世之
書莊子是直揭道體之書後凡撰仁義禮○以上借許由一
證大道不
在仁義

南華經卷六

六

牛歌園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它曰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孫月峯曰忘仁
心志禮樂則全然不拘束曰可矣猶未也它曰復見曰回益矣
矣故忘禮樂在忘仁義後曰可矣猶未也它曰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
黜聰明離形去知二句同於大通切放下矣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無私心化則無常也無滯理而爾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爾後乎

從忘仁義而忘禮樂從忘禮樂而坐忘愈進愈微。解坐忘

處讀上三句是一切淨盡人易知之讀第四句同於大通非

見到者不能知也試思坐忘何以能大通大通何故是坐忘

這全不是寂滅邊事也。仲尼贊顏子云同則無好也化則

無常也無一字是顏子口中語妙妙同字化字乃所云大通

也同字是橫說大通化字是豎說大通此聖賢心地密印處

也。讀此可見孔顏心學可見莊子傾服聖門詳前日枝

則見百川不見海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百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同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觀海而忘百川然

未忘道也至於忘形忘物去知忘心莫然無所係心則道果何在哉與我輩忘而已矣此同之所以實也。可嘆世人此等處講是異端語未必孔顏真言及讀他處莊子寓言孔子事又認真話柄謂其讚彈聖賢此等入吾未如之何

也。已。○以上借顏子一證形知蓋此二段又恐人誤認宗師辨之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之音之與音之而音之不音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

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其聲悲放而趨音促舉其詩焉不成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貧困之來不能逃也於是從而揣測之揣測之而不得其故

乃舉而歸之於命焉歸之於命子桑此時一齊放下矣。命

者何大宗師搏旋萬化無臭無聲然而行者已行生者已生

不可謂無所受也則不可謂無所授也提出命字乃大宗師

南華經解卷六

大

牛歌劇

化權所在烏得不順乎。以上借子桑一證人生五福第一是壽六極第四方是貧今貧且有命烏有壽而無命者令養年者廢然自反矣。親之命可違也君之命可竊也師之命可不習也獨有大宗師這個命布散濺綽雖若無心及一受之再逃不得任你絕世聰明只在範圍之內須於此處發悟一切放下纔有入道之門莊子點此一字收篇是特為普天下學道人勞攘沸騰中惠一卷冰雪文也。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作此篇總註聖門子貢不及顏子。後人每有採莊子語附會神仙之術者豈知莊子學問之正聖門津筏之書也

南華經解卷六終

南華經解 內篇

句曲宜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應帝王

自有天下以來為君者凡幾氏矣前謂之帝後謂之王指各不勝屈矣而克當乎其職者何不數數見也天生民而立之君自天言之為天子必體天之心而後為肖子自民言之為民牧必順民之性而後為良牧乃由古及今德合天人者幾帝幾王耶然則亦居帝位而謂之帝備王數而謂之王耳未可謂之應帝應王者也夫天之心何心也民之性即其心也一氣所化溥為芸生芸生之數莫可紀極要未有不各具一天者也故一民之性傷則天心傷其一矣為君者體天之心

南華經卷七

牛歌

惟在乎不拂民之性而已今也以一人之私乘莫抗之勢無論草菅吾民而芟刈之即其經綸制作有毫髮弗準於自然之道而民性之傷已陰受之而不敢訴然且曰已不變矣已咸若矣嗟乎亦孰知帝王成其治功之日即蒸黎失其淳朴之初也邪且夫天之運行互億萬世未有易也而人於其間不得不分古分今何邪升降之際是人為之歟抑君人者為之歟即人為之抑君人者之故歟非君人者之故歟天不欲一日無君乃以有君之故而使世日以下是天之不欲一日少者而反以為自削之具歟古今帝王亦曾撫心自問否也究而言之君多一法則民多一智始而上下相遁終遂上下相角故帝王不輕啟天下之智則古今常如一日矣借曰經緯周密措施曲當無不本之大道以為敷張而青華燦漫發

皇無餘則敦化之地亦少竭矣草木之生也發花過盛識者知其將萎此即治天下之理也故莊子作應帝王亦願人君常為天下留其渾沌而已矣渾沌者天心也○前面歷引五段總見君天下貴無為而治末二段用己意發明○季咸一段奇絕帝王以一人立天下之上下而百官下而萬姓人人皆季咸也何則意指一有所向其規候之審應驗之速雖神巫弗若也故帝王一身之外天下皆環而相之者詩不云乎民具爾瞻若聖帝明王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旋轉天下而無端甄陶天下而無迹孰得而相之哉故為於無為治於不治變化因乎一心機械泯於眾志吾安得如壺子者而奉之為君哉○人君一念之萌天下同為趨避智巧紛紜皆由是起帝王立德默運化馳若神則天下由而不知雖渾沌至今存

南華經卷七

牛歌

可也○末一喻奇絕以鑿空之文寫難明之義使人讀之意當缺問於主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妙妙天齧缺因躍而天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秦氏古有虞氏其猶藏仁義以要人亦得人也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者物也有心要人則猶繫於物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子得自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不見己其知情信實也知實理則甚信無偽道外無知也其德甚真二無欺德也而未始入於非人氏渾沌自然毫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也仁義治世非不美然稍出有心不如相忘之大觀於秦氏則帝王之道可知矣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己出經以己造式義度人式用也義就敢不聽而化諸
 狂接與曰是欺也偽也德非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濤河欲就
 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故詰一句經義正而後行必自正性命之
 也治內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強人以性且鳥高飛以避矰弋
 之害鼠深穴乎神丘山名之下以避薰鑿之患知如此而曾二
 蟲之無知無知可以欺德靡之乎
 日中始純是強制人的說話接與先以正己而又不強人所
 難為帝王者當如是
 天根名遊於殷陽殷山名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道無名人而問焉曰
 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諫也使我不當
 子方將與造物者為人視造物如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虛無
 以出六合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太虛以處墳壤墳壤之野汝
 又何昂昂音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我所以又復問無名人曰
 汝遊心於淡淡音合氣於漠無聲順物自然無造而無容私焉
 不用而天下治矣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是有密修己之道順物自然無容私焉
 是變化治人之道帝王之事盡矣
 陽子居陽子名見老聃曰有人於此稱疾疆梁疆梁物徹疏明
 屬物也屬物甚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人於聖人也
 胥易胥易技係如技藝勞形勞形心者也獲狙之便獲狙之便
 人而愈遠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二獸狙之便狙之便
 比明王之狗來藉巧致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
 招禍亦可比明王乎

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原無心化貨化貨萬物而民弗恃
 無心施化有莫舉名無能名使物自喜知誰使之者立乎不測
 所存而遊於無有者也無事
 老子數語寫盡帝王氣象。立乎不測一句引動下文一大
 幅文字
 鄭有神巫善相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
 旬曰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惟恐言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
 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
 吾與汝既也其文未既其實未嘗以精而爾固得道與眾雖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雌之生卵必與雄交之今無雄何得有卵譬如
 笑盡天而爾以道與世必信揚其能以取信於人自處先已
 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規測之嘗試與來以余示之
 以道與世必信故使人得而相汝可知從來帝王都是暴
 其所長期民信從故天下得窺其意向以為趨避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
 矣不以旬數矣接連三句事術吾見怪焉見淫灰焉奇語言其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陰也萌
 乎不震不正震動也正止也將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其
 之意嘗又與來命之
 地文妙示之以靜則伏於大陰也萌乎不震不正妙非無生
 意也然伏則不動故不震雖不震而不可謂無有也故不正
 杜德機妙一杜字較退藏二字更為精爽機者其徵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廖矣術士口全然有生矣全然列子作灰然對吾見其杜權矣

杜閉中覺有權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也變與昨日不同而機發於踵一段生氣是始見吾善者機也善即生嘗又與來又命

天壤妙示之以動則啟於大陽也名實不入妙一念不雜纔是一片純陽機發於踵妙自靜而動如一陽之復根於黃泉也善者機妙此善字即易繫繼之者善也善字一元之氣相續乃天之所以為生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動靜不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

太冲莫勝冲漢之氣無所偏是始見吾衡也氣機也持平不可氣所盤桓之處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九淵之名嘗又與來又命

南華經卷七

五

牛歌園

大冲莫勝妙示之以非動非靜則陰陽俱渾也衡氣機妙既莫勝則兩平如衡矣二語微乎微乎觀桓之審為淵况天壤也有觀在焉靜中有動也止水之審為淵况地文也純乎止水則靜矣流水之審為淵况太冲莫勝也半流半審得平衡之意皆取乎淵者不離乎渾藏不測之地也其喻意精妙絕倫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不見其形已失矣不知其往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固以大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其機不知其誰何汎然無向因以為弟靡一無所持也弟音因以為波流一無所故逃也

天地之初有太素有太始有太初有太易太素者質之始太

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太易者未見氣未始出吾宗則太易之先也一絲未兆萬象俱空是何等境界虛而委蛇不知誰何無己也因為弟靡因為波流無物也此一節尤微之微者也學道至此纔為入聖帝王至此纔為存神切勿作漫語畧之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自悔所三年不出為其妻爨有妻食豕如食人食音祀不於事無與親事也雕琢去復也朴歸於塊然獨以其形立喪偶無為紛而封哉封哉當從列子一以是終復道無

以上六節引季咸壺子事不過要明帝王當虛己無為立於不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耳壺子便是帝王垂拱榜樣季咸便是百姓具瞻榜樣其取意微妙無倫粗心對

南華經卷七

六

牛歌園

之乃不曉所謂也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無所而遊無朕不著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無意於亦虛而已以虛之括至人之用心若鏡自明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去不故能勝物而不傷著此四句解个虛字

此段又直言應帝王之道在虛己無為也

南海之帝為儵音叔南方陽故北海之帝為忽北方陰故以中央之帝為渾沌渾中者陰陽所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皆起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兩目兩耳食一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妙

末段忽生一喻峭絕冷絕。天下一渾沌之天下也古今一

渾沌之古今也今日立一法明日設一政機智詭盡元氣消
亡矣從來帝王除去幾人其餘皆儻也忽也皆鑿渾沌之窟
而致之死者也。何以取名儻忽而言其鑿斲帝王相釋一
事儻造而有一事忽廢而無數番因革之後淳朴琢盡矣解
此方知帝儻帝忽取義之妙。中央之帝為渾沌者守中則
自然之道全也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於此不勝大悲

南華經卷七

七

半畝園藏書

南華經解卷七終

南華經解 外篇目錄

南華經解外篇 為文十五首

外篇者何隨事敷析披枝遡流雖皆衛道之言然較之專透
宗旨者則外矣

外篇十五首各因一時有感而作其命題但取篇首兩字非
若內篇之特立一個題目也褚伯秀曰內篇命題本於漆園
各有深意外雜篇則郭子玄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此說甚
是但謂摘名出於子玄亦未見其必然也 頴 識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南華經解外篇目錄

半畝園藏書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四五九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駢拇

聖門言仁義即是性莊子卻將仁義看作性外添出之物蓋他止就源頭處一直下來不肯多著一字老子曰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之一字還是借說的何況說到仁義莊子就是這一樣見解他也就最上處理會下一截事便一切掃卻此篇言以仁義為行則失其性就傷於己上說○引仁義而合性則為駢言其牽聯外物也由性而分仁義則為枝言其旁出非本也篇中將仁義與聰明口辯之用聲色臭味之欲作一派鋪寫其眼光直是最高其筆力直是最辣○老莊

南華經解

牛疏

之見從來是尚道德而卑仁義如此篇非薄仁義便特提道德二字為一篇之主○行文段落極整而其每段中忽添忽減隨手錯落○一線穿去一段生一段波瀾滾滾然至束筆處皆故作悠揚藉藉另是一格

駢拇連也拇大指也此一指出乎性哉此性字猶而修於德也德人於德則附贅疣出乎形哉而修於性此於德為利餘矣○一喻附贅疣出乎形哉而修於性此於德為利餘矣○二喻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以配五行藏同而非道德之正也之非道德之本然

用兩喻引起正意○道德二字一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為淫僻而多方於

聰明之用也

聰明二項

兩申無用仁義聰明之無用可知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再申寫明非乎言這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再申枝於仁者擢德顯標塞性充藏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不可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再申寫仁駢於辯者鼎丸之巧結繩之工之竄句字句游心游志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做毀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一條故此數子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應非道德之正一束

再申暢上意應轉非道德之正卻故意寫得華藻爛然又特舉世所推重之出色數子以點實之皆加意擺挫之筆○文氣滾滾然

南華經解

牛疏

彼至正者正說來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枝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皆以本性命是故身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本然者不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其妙無所去憂也○本然則自無憂何待又添長短二意仁義其非人情乎○非人情性命彼仁義何其多憂也○若性命之無憂則本自無憂

且夫駢於拇者決剔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者或不足於數駢者皆非其於愛一也○出於本然之正為不足自爾無愛否則能無愛乎有餘不足則不為有餘不本長短邊說今并入駢枝內行文變化今世之仁人高目首蒿目皆古人川字法之巧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亂性命

之情而贊富貴其性命之不富一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

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暗攘不富皆以爲仁義故

一轉與上段爲反照之勢上段出於性命之正則無有餘不足之憂此段非性命之正則有餘不足皆爲憂既憂則器器多事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

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命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然也非性命之正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

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者皆

意故天下誘然皆生誘然若有導而不知所以生自然同焉皆

得而不知所以得自然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不可損之也

則仁義又奚連連相續如膠漆繩索規矩而遊乎道德之間

爲哉道德之間使天下惑也徒惑天下無所事此

此方實寫仁義無用爲仁義者乃欲以此遊乎道德之間豈

非枉自多憂○道德二字又一點○惑字帶起下文

夫小惑易方迷於東西南北大惑易性迷於性命之情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

招音喬揭也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

易其性與

接惑字發出易性之傷是莊子痛懲仁義本念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何但

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士則以身殉名是以名大夫則以身

殉家是以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故此數子者事業不

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小人正於臧婢日臧與

穀女而婦奴日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失性問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方策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塞音養投瓊日博不二

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喻

深痛易性將小人聖人一例寫來恣橫極矣亦透快極矣臧

穀一喻雖聖人幾無以置辯不得不爲解頤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拈出伯夷盜跖之死爲殉字點一榜樣○殉家殉天下也是

爲利爲名故止用名利二字括之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伯夷其所殉貨

財也則俗謂之小人盜跖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深

俗之別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實既又惡取君子小人

於其間哉稱謂又何取相與○推究

又一翻愈積愈快○不說伯夷亦盜跖偏說盜跖亦伯夷俱

是筆鋒之橫處快處○一路波瀾洶湧此處頓住

且夫屬強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

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黃帝時人能非吾所謂臧也此處又添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此處又減

自此以下將前幅話說一氣攏來一反一正以爲迤邐颯沓

之勢○此節一反

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非所謂

仁義之謂也此句是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

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

已矣自聞自見遺其耳目收

此節一正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有見於外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彼字妙無端相逐不可定其為誰也禪家所謂狂犬逐塊又所謂幻花又生幻果是也。此與下段只就上文啣尾一氣滾下。又一反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一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既不能為道德又何敢妄為致傷乎莊子將仁義淫僻一俗見乃口角生傷處也

又一正。結處現出自己歸東到道德上去是一篇大章法。歐陽公曰此篇語至刻急而每結皆緩若深厚不可知者

優柔有餘得雄辨守勝之道

南華經卷八

五

牛歌圖

南華經解卷八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頽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馬蹄

此篇言以仁義為治則拂人之性是就害於物上說。前後用譬喻錯落洗發如雨後青山最為醒露

馬蹄甲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水翹足而踉蹌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義同儀儀臺儀門之臺也儀臺在馬前路寢在後蓋總宮室之全言之無所用之馬之性本如是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烙鐵印之剔之剪其刻之削其雜之雜同絡連之以羈羈音的絡首日羈編之以阜

棧排木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折一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馬飾馬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南華經卷九

牛歌圖

更一折作 兩層頓挫 以上馬一喻單領下用兩折

陶者曰我善治埴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

以上陶一喻匠一喻雙敘下總一折。馬性敘在前埴木性敘在後文法倒轉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亦猶治天下者矯民之性而反謂之善治人也民性與馬埴木何異古今治天下者與伯樂陶匠何異

將三喻作一總束帶起治天下一句。上文自稱善治此又人其稱為善治畫出世人以聲附聲毫未致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緊接一句轉入正意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渾一命曰天

民之性本如是領起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重其視顛顛一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陸

未澤無舟梁水路不通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

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相忘

至德之世蓋有應帝王者在上順民常性如是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

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

申贊至德之世得民性可慕三節俱

及至聖人覽行不正貌為仁踧踖音題奇起為義而天下

始疑矣非常瀆漫也為樂摘僻音幸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性

南華經解卷九

二 牛歌園 藏書

末世聖人拂民常性如是

故純樸不殘孰為儀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

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

律應其言之不謬前用儀樽珪璋後用文夫殘樸以為器工

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又作

申斷聖人之過毀民性可痛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視怒則分背相踧

向後故馬知已止此矣夫加之以衡扼同軌乃橫木駕馬

也齊之以月題額也馬額上當而馬知介倪倪當作脫闔也

拒曲頸以驚曼實受詭銜其銜竊轡其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

者伯樂之罪也頓挫

再以馬喻又進一步說此處言馬且因而生奸夫赫胥氏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

而遊形谷渾民能已止此矣民性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也

天下之形縣踧懸空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踧踖好知

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與上段馬喻相對。前意已盡又借馬與人伯樂與聖人作

排段雙收與起處馬字一喻若有意若無意為映帶之文。重復歸咎聖人是擒賊擒王之意

南華經解卷九

三 牛歌園 藏書

南華經解卷九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肱

仁義聖知本教天下為君子莊子從局外看破未足為君子之資而反以助盜賊之用蓋天道一陽即有一陰人事一利必有一害通長算來果然有之不是莊子謬為怪談也。此前一篇又推進一步直是充義至類之盡故其痛快亦更無比。劈頭一喻引起盜資以下發仁義聖知之弊一段為盜賊之利一段為天下之害又一段申盜賊之利又一段申天下之害然後疊疊致嘆將亂本兩番歸咎好知將好知三番痛其致亂反覆披盡盡興而止。好知二字妙妙將仁義聖

南華經卷十

牛歌園

知漫天匝地經綸說得止是一念兒戲如此眼光任他何人看不到余嘗謂莊子悟道直據峰巔與孔子子思相上下止是行文必要奇快乃才情溢發在聖門中為涵養未到者耳將為肱也如從腋下取之也。篋探囊發篋俗作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篋所以下取之也。篋同篋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篋揭篋也篋擔囊而趨唯恐篋膝局鑄之不回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譬喻突起甚奇守物之智適足為巨盜資此人情所易明者就小處寫人喻意快絕。大盜妙言立法但堪制愚耳。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從上接。手卸。下。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

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公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妙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辨句接上喻推入到大處來天下國家一篋與囊篋也聖知之法一緘膝局鑄也古今無數竊國者則真巨盜也田成子其近在耳目者耳。一段聖知為盜賊之利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又深一步說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肱音以剝也子胥靡音也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此以聖知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南華經卷十

二

牛歌園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此竊聖者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極快

一段聖知為天下之害其害處即就利故曰唇竭則齒寒唇竭非以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魯酒薄非以邯鄲圍許慎注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邯鄲圍魯酒薄非以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酒趙酒薄而邯鄲圍趙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大盜起皆言事有相致也最圓音也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彼竭則丘夷而淵實此自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彼死則此事有相成也此自實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使如此

一第廿一 冊 黃多日 頁 0 頁 5

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所之愈多則為之斗斛以
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以下歷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
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
矯之矯揉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鈞金之
誅竊國器之大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禮法所出者則是非
竊仁義聖知邪故逐逐於大盜揭舉而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
衡符璽之利者禮上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人皆趨之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一段申言為盜賊之利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淵則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彼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示天下也正言故絕聖棄知
大盜乃止俗作玉毀珠小盜不起符破璽而民樸鄙指斗

南華經卷十

三

牛歌圖

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若揚之
亂六律鏗絕等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
散五采膠粘合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鈞繩而
棄規矩攬音例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故曰大巧若
拙獨找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除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
玄同矣又一番排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鑲矣人含其聰則天
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雜捲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音葉
上文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以正法言之皆當去
一段申言為天下之害。逐段皆相接一氣卸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
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

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
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今遂至三字使民延頸舉踵日其所處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
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歸咎

一段亂在於好知弔古傷今。無數才能制作止約之曰好

知之過寫得古今若干聖賢作用一少年聰明自喜之習耳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一何以知其然邪夫
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以下歷鈞餌罔罟魯筍
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音格削格音格羅落音落且音且索音索
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漸音尖漸音漸滑音滑滑音滑滑音滑
之語也音也堅白解垢音也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

南華經卷十

四

牛歌圖

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又一段亂在於好知連類廣譬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務外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不知
其然者皆知非其所不善知非人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不知
其非也是以大亂

一段好知則致亂人心陷溺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燥山川之精中墮音也四時之施蟪蛄無
者之蟲肖翹音也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又一段好知則致亂極言流禍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先合夫種種音也之民而悅夫役役音也
之依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嗥嗥音也之意三代以下嗥嗥
已亂天下矣又補又冷

又一段好知則致亂深痛末俗之好甚不可解。數段反反覆覆有不盡之慨焉。

南華經解卷十

五

牛藏園藏書

南華經解卷十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頽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在宥

在宥二字是一篇之主治字是反對之病在宥則性命之情安并不必治天下矣治則天下多事更不能安性命之情矣前數段止此意一反一覆。崔瞿誤認治則能善人心卻不知治正是擾人心老子說來其流弊遂至不可救此一大段所以痛駁治字之害處也。黃帝一問廣成子不取其治天下而告以治身雲將數問鴻蒙不取其治人而語以心養此二大段所以發明在宥之微處也夫在宥豈一味廓落而已哉。後二大段又用己意發明是一反一正

南華經解卷十一

牛藏園藏書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存也蓋其自存不亂之也宥寬也容之寬然不羈之也若治則以

兩句冒盡一篇如時文之破題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也。其性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在宥也

承明起二句就在宥上順手抹去治字更不費力。此段在宥之妙如是

昔堯之治天下也。治字受病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性上不可

愉悅也。性上不可夫不恬不愉非德也。德乃天德非德也而可

長久者天下無之。其故下人夫喜邪毗也。偏附於陽大怒邪毗

於陰。承上苦樂二字陰陽并毗四時不至調寒暑之和不成其

反傷人之形乎四句忽就陰陽插一喻言天之陰使人喜怒失
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今使人心偏此是乎
天下始喬高詰人卓異警展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致亂故舉
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
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
其性命之情哉

堯桀一例說具大眼孔陰陽一喻精微曉暢。此段治天下
之弊如是

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
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習於
說樂邪是相於淫也相習於說聖邪是相於藝也相習於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相習於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

南華經卷十一

牛歌圖

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樹音樹
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豈但過時便乃齊戒以言
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俾之不能已如此吾若是何哉特選
承上段進悉之言豈但賞罰性命一亂而八者之病風生乃
至奕世受其陷溺。此段言治天下之弊更如是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
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此貴受其於天下無為乃可為天下之君也故君子
苟能無解支其五藏同勝五無摧摧其聰明居而龍見神
則自有下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自熟此所以可以寄託天

也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君子本無心於天下故曰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無為二字即
在宥之訣也究所謂無為者君子乃於身內著精神而萬物
自化則又何暇計及於治哉此大舜無為而治。此段轉言
在宥之妙更如是蓋四段章法迴環相應治此段言何暇治
則意更近裏入細矣玩本文可見在宥者

身內有極精微處不是一味廓落而已

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撓計人心便是欲人心排下而進
上遺排抑則降下上下四殺若上下之關係之淖約柔乎剛強
柔廉其本來廉刺也彫琢刻削其熱焦火言其寒凝冰
言其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言其居也淵而靜其
伏其動也縣而天言其債驕傲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南華經卷十一

牛歌圖

形容人心與孟子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數句同一妙手而加詳焉復可操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黃帝撓於是乎股無胈股上
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心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
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猶不能勝天下是放驩兜於崇山
投三苗於三危流其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加甚

黃帝作備二帝踵之撓人心之害如是
施音衣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大駭不安其性也下有桀跖不
義延也上有曾史行仁行義上而儒墨畢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
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德本大而而
性命爛漫靡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殫盡思慮不能供
寫大駭後變態於是乎斫斤錮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三焉

又刑隨之天下春春不平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
嵯巖之下世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以大亂故

三代櫻人心之害如是

今世愈不殊死者相枕也已誅斬行楊音杭械也者相推也
方械繫者刑戮者相望也被答辱者又如是○三代設繁刑而

儒墨乃始離歧足攘臂乎桎梏之間得意同甚矣哉其無

愧而不知恥也甚矣本儒墨所執乃猶得吾未知聖知之不為

行楊接檣也接檣檣楊之管也仁義之不為桎梏也桎梏之管也所以成術楊之用者

成桎梏之用者焉知會史之不為桎梏也三句正明儒墨離

形容櫻人心之害如江河日下至於今世乃不忍置口於是

不得不追罪於致此之由然則天下宜在宥之乎抑宜治之

乎讀老子之言可深省已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行天下四字是不聞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此句

是而不至道之精者吾欲取天地之精氣以佐五穀使年以養民

人使疾吾又欲官陰陽使其二氣各以遂羣生養民人而已為

之奈何

問至道之精而所欲卻純是治天下事是帝之病處

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猶云未散之朴而所欲官

者物之殘也猶云神散之餘蓋言所欲乃道自而治天下

擲明他治擲明他治雲氣不待族而兩草木不待黃而落妙語言元氣

草而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天地之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

瑣碎也言爾則一味又奚足以語至道

瑣碎也言爾則一味又奚足以語至道

極言其所問非所欲也帝以取天地官陰陽為精詣廣成將
治天下三字明正其病說得天下元氣已被凋喪得好看尙
言至道之精乎。屏不與語將治天下之見陡地撤去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潔深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強相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

曰善哉問乎驚其非復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

至道之極昏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至無視無聽抱神以

靜形將自正遺耳目則神靜神靜則天君既泰必靜必清無勞

女形形勞則無搖女精不精搖則乃可以長生安外以養內也

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抱神如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內以養外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引其病總在於知故總

言多知為敗○內外交養矣然我為女遂徑往而於大明之上矣

至彼至陽之原也陽之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原也陰之原天地有官備分職陰陽有藏此言互慎守女身

物將自壯然陰陽不在乎外也守身則道我守其一原也以

處其和二氣之和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相守陰陽一原長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言與天

本為發明在宥天下引此卻說修身之要細細尋味分明是

中庸致中和三個字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便自然而然更

不消說然則讀廣成子之言在宥之精蘊如此何處用得治

天下三字乎須知莊子引此全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也無窮循環而人皆以為終則已

彼其物無測無端而人皆以為極可拘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

南華經卷十一

五

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生則而下為土死為今夫百昌物也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人若不得道故吾將去女人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與道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有當我而耒者耒者縉乎我縉然遠我而去者昏乎我昏然不知也縉昏皆人其盡死形與不知也遠我而去者昏乎無心之貌言不與物擾人其盡死形與而獨存乎與道

道不可窮不可測今入其門遊其野則亦無窮無測矣極言治身自有超乎生死之事以完前意莊子引其文因全載之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東海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自失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與黃帝初鴻蒙問之意

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雲也鴻蒙元氣似皆託其名也鴻蒙弗知之答最妙知其所以弗知則三年之後不必再問矣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自得猖狂不知所往自適遊者生物之鞅掌紛擾以觀無妄皆真機之自動者朕又何知無所用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謝之今則民之放也不能自在如被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解獸之羣獸散而鳥皆夜鳴機心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句揭明皆不能存而有心治人之故

天之生物皆無妄則無所用吾之知也故弗知之答最妙也○亂經逆情玄天弗成即失其無妄之本也其禍至於流及鳥獸草木昆蟲豈不酷哉特地結到治人之過與廣成子先揭出自爾治天下一樣皆莊子引來點睛處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言害僂僂乎輕舉歸矣將而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心以用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已性得則物性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倫者一味大同乎與治氣解心解其釋神釋其莫然無知無魂乃心養之妙萬物云云多各復其根皆得其無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不離其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若開其知識則發無問其名物本無名無聞其情物本無情故自生然則何用治之乎十句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

默玄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開口便云吾弗知及次第看來乃物皆無妄無所用知也心養之功不留己知也無為而物自化不啟物知也前後語意總是一線○心得其養則無為而物自化然則讀鴻蒙之言在宥之精微又如此何處用得治天下三字乎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言已趨出于眾皆當從人病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甯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若能乎眾而自安所聞則不如眾人之而欲為人眾技眾矣之國者然且欲以己見此攬乎三王之利以聖知仁而不見其患者也不知此以人之國僂倖也幾何僂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

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方且以為賢而用夫有土者有大
物也皆有一天下之見構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則為物累
不可主宰而不物故能物物外故能主宰乎物也明乎物物者
宰物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與造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合一乎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帝王不
化伍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合一乎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帝王不
彼見有大物者豈不淺哉

說得治天下者純是一段意見用事好上入之心卻不知本
無可加於人止足為喪國之具而已然所以昧昧於此者又
只因見身居萬乘見得有此一大段事放頓不下所以必要
經之綸之以自顯拔又烏知宰眾有者不在於有哉此在宥
之微處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響也言因物而有問而應之

南華經卷十一

八

半欲圖

盡其所懷空空如也為天下配對也問者為配乎無綯虛中行
乎無方感則擊汝適各通之復來之往撓撓以遊無端撓撓
出入無旁去與日無始無終始頌論形軀又其體也合乎大
同大人之體則萬物為一體也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何况觀有者
昔之君子謂明聖觀無者天地之友

此段言大人一味因應句句與上段相對一路逼出無字無
者即上段物物者非物之謂也特特留在此段點破無則無
為矣無為則在宥而已矣。通篇正文此處已完無字是莊

以欲尾合乎大同則安有出眾之
心已且無之則安有物之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
者事也巖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
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從物說到天故
聖人親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
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
為又倒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又單
字道不明於道者悲夫又單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
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
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一段意廣文雜與本篇之義不甚切且其粗淺全不似莊
子之筆蓋本篇正文在上段已完此段或係後人續貂未可
知也

南華經卷十一

九

半欲圖

南華經解卷十一終

天地

道之大源出於天非有物可指之為道也無聲無臭立而已矣須無心無為然後得之一毫機巧俱用不得是此篇大意○此篇是散散逐段夾叙將去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均與鈞同乃隨家運轉之權也言天地雖是此均字也舊解作均便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在此至一人卒說開了去與下二句意不似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在此至一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身又倒追到天主故曰

三件一例說下是君即一也均也可不立一德而法天均乎

南華經解卷十二

牛賦圖

玄者天地之根也即一之所在均之所出也後面若干文說無心無為都發此一個字

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一上天以道觀言稱而天下之君正名上下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位定以道觀能而

天下之官治各當使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泛應不窮故通於

天地者德也一行於萬物者道也此道字當是義字上治人

者事也如禮樂刑政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兼於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猶統也倒追上去總

古之畜養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

定各句自叶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引二證

將一切收入天主天者一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豈容為哉豈

容有心哉

夫子曰孔子也後言夫子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虛可知入道無為為之於無心之謂天無為言之無心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老莊看仁字原不同而之謂大行不崖異和光之謂寬有萬不同有萬富故執德之謂紀物紀德成之謂立卓爾循於道之謂備善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不損其心則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來歸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四句言不樂壽不良天不榮通不醜窮四句言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聲去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重申上萬物一府死生同狀重申下刳心二字是此段眼目十者皆無心之所出也

南華經解卷十二

牛賦圖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二句言寂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道未受萬物孰能定之以為鳴不

鳴也此物所不能測也可見無非道也四句言感處是道夫王

德之人素逝而往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抱一而知通於神故

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而後出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

明存形窮生究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非此道故一切體之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

冥聽乎無聲道不在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寂滅故深之又深至不而能物焉皆此出神之又神方矣而

能精焉而處處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虛而時騁而

要其宿能復大小長短修遠大云修遠當作遠近是也

○王德之人一味止是任道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其北則玄境也登乎崑崙之丘極境之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望明處則玄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使知識索之而不得使離朱明察索之而不得使啜訥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蓋無心之謂也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玄珠二字妙絕夫道非有物也然而實有道也非有實有實有非有何以喻之珠者圓妙光明加以玄則實有非有非有實有矣止此二字領略不盡○象罔則無象以玄遇玄也竟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竟蓋欲讓天下許由曰殆哉坂乎天下其危齧缺之為人也是

聰明睿知給數以敏而敏則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乎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則待禁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而不知無之方且為緒使所為事方且為物絃方且尊知而火馳急用之方且為物方且應眾宜求宜事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而不可變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凡聚族必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者亦不可也

父父矣 觀乎華地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

南華經卷上 三 牛祇圖

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三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堯堯曰君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如此乃君子也君曰君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鷄居不常居言而敷食不待哺言鳥行於而無彰不自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閔于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即釋典所謂三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理出人意表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去

一層進一層文情甚妙○莊子引來止取夫聖人一段得無心無為之意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廢吾事耕俛乎低首耕而不顧

南華經卷上 四 牛祇圖

泰初有無無字有無名是無一無之下有一之所起有而未有形未形者有分分陽且然無間謂之命陽變陰合流行

無間乃天之留動而生物動此造化之流行也少傳物成生理所以為命也受之成此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保神之謂之形理則為形矣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保神之謂之性也言動各有當然之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請得以生謂之德性者此也言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也德性修反德性修則復其所得德至同於初德之至則同於初德虛乃大於初之妙境合喙鳴蓋忘言也喙鳴合與天地為合既言則與天合初之妙境合喙鳴蓋忘言也喙鳴合與天地為合既地一體矣其合緝緝合無迹也若愚者昏自合也而謂之德同乎大順大之境也

從造化之始層層數下來精微融徹如玻璃中映絲映髮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此自泰初說到命有許多層數自命說到性又有許多層數便是一句書之分肌理極細註疏也性修二句從工夫上又復轉到泰初則造化之根在我所謂一也無名也無無也何處著得一毫夾雜邪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與彼同言與可句不可句然句不然句又不可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萬分解堅白之言之天寓其若肯苟同則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而人拘係獲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便捷言夫子以才能為丘予告若汝而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也凡有首有趾為無心無耳無目無鼻無舌無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無道皆存者世人所希有也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在此有治任人任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心無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此段形容道之所在又簡而明

蔣問姓勉名音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謹受教辭不獲命既

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欲陳所言以就正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臺觀音貴高自多物將往投迹者眾猶附蔣問勉勉然應同貌驚曰勉也若若於夫子之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猶言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去其害道之心而皆進其獨志進其得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由而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後之耳語特尖新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殆欲同天下於一德而心安處於不用矣

寫無為之治猶孟子所言皞皞如溟溟然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澆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水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澆音溝中澆音溝滑滑然滑音滑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泆音湯之溢也其名為樨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具器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真是言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居道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瞞音滿平聲目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乎以蓋眾獨弦哀歌無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爾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之吾事乏猶

機械數語由淺而深蓋機端一開勢所必至君子所以防其漸也

子貢卑嗷貌失色頊頊然自失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

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邪言久而不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指夫不知復有夫人

也指丈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

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

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寄生於世而不知所之茫乎瀉備哉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

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

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

我之謂風波之民言易為是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

南華經卷十二 七 牛歌圖

渾沌氏之術者也假修言假人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

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

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知之

丈人口中撤去機心二字夫子口中點出渾沌二字莊生此

篇之旨如揭矣

誼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

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疑其願聞

聖治誼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

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盡見事理行言自為皆非而天下化而人

手撓顧指指揮顧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心中過四海之內其

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謂安與人怡乎怡音楚若嬰兒之失其

母也不知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不知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

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言其無此謂德人之容願聞

神人曰上神乘光所載者與形滅亡不為此謂昭曠虛明致命

盡情致天命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與天地同樂萬物復情皆歸

此之謂混溟

開口寓意大壑便有神人一段解悟在胷中矣注焉而不滿

門姓無鬼名與赤張姓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此患也言武德不及舜故門無鬼曰天下

均治古今而有虞氏治之邪皆治則其亂而後治之與必有亂

耳無鬼見滿稽推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重有虞故為此問南華經卷十二 八 牛歌圖

虞氏為滿稽無鬼之言而亦有虞氏之藥場也何用藥禿而

施何用禿病而求醫何用醫孝子操藥以修進慈父其色焦

然聖人羞之何如親使不病乎上連用

亂而治之不如本不致亂之為貴此先用數喻跌宕文特逸

甚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處高而無民如野鹿放曠

措措語精妙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

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互相不以為賜是故行

而無迹行無跡事而無傳事無傳

形容至德之世渾渾灑灑如是何須更治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此是親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諛其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惡其諂也明於責而未知此其必然邪無有不然者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明則不謂之道導諛之人也為之然則俗固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則責之導諛世俗則安之豈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佛然作色惡導諛之名如是上就人身上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又甘合譬人易曉飾辭人好聽聚眾也以此招人導諛人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又落兩段皆虛論人情大抵之態也

之為徒通是非與眾同是而不自謂眾人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豈非皆愚之至乎方落一人君如世世中又帶一喻忽然借臣子諛諛以形容人情導諛一翻一落又一翻又一落文情浮空而起然後落出人君媚世把一愚字煞服他初

讀之奇再讀之爽瀾翻波湧層層滾落使人目不及瞬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也悟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插一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德往至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奏俗名則嗒然笑而笑一插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不相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俗樂而古樂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一惑故莫若釋之而不推推不必推誰其比愛何從有愛厲惡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視之火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又帶一喻絕人唯恐子之相似而今得之而遠於愛蓋惟恐同蹈於惑也

深痛末俗迷於至德愈趨愈失不可復挽看他用譬喻數番頓挫不勝留連致傷至末一轉卻就無可奈何中忽用自寬此是老莊勝場不然幾無處收煞也忽找一喻陡住章法峭絕○初為有虞氏說起入後卻借之為千萬世痛哭嗚呼有虞氏尚未免媚世之惑况武王乎况武王之下乎此便更不消措詞回想無為之治真如逝波入海永無還望者也那得不轉而自寬

百年之木破為機樽青黃而文之其斷木在溝中比機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木性蹈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三曰五氣亂心使心不氣從鼻上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乘厲五曰趨舍滑心使性中於類

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乃得若若者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趨舍聲色以柴其內如木枝亂冠鷩毛搢笏紳修大帶以約其外束縛內支支盈於充柴柵外重繯繳約皖皖窮視在繯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

於其市復有推埋屠狗者乎用此句法

人之本性道之所託也惟無心無為斯能保焉極言五者為天性之桎梏蓋世態萬端無非由此五者滋蔓故也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道

無為二字相沿為道家常談看莊子此篇說入精微處明確處○前面要說無為先託出靜字一層要說靜字先託出運而無所積一層夫靜之為無為人所易知也運而無所積之為靜人所未易知也運而無所積則純是動何以言無不靜邪此處須親見得運而無所積之體則劃然矣運而無所積乃至一者為之也倘有貳則不能運矣則有所積矣故道者其為物不貳也不貳者一也一則靜也可見運處即是靜靜處正是運動靜一機非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既出靜字上

南華經卷十三

牛歌園

面又添一虛字者靜之功所由入也夫而後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為虛靜無為渾融一體蓋其精微有如此者○後面既說無為卻又非掃卻有為但無為者處上之道有為者任下之道上所自處者本也下所分任者末也迺運說去只要明得本末二字除卻虛靜無為凡一切有為之迹如兵刑禮樂等類都是末學本所當先末所當後蓋末非另有一物可與本相對是從本上一層一層落下去的愈到下而愈落得粗了道之次序如此雖曰古人不廢奈何為帝王聖人者可舍所先而逐其後哉其明劃的確有如此者○篇中段落似有排比而轉換不覺○舜問以下都是引證○收尾處將書籍一槩掃卻蓋凡有跡皆其粗者也非道之所在也書籍名為傳道向是糟粕何況五末九變之類乎深欲天下萬世人舍末尋本

深味此篇可知無為二字不是寂滅放廢乃聖道不易之論也所以夫子於古今帝王止推大舜無為為後來如漢文帝曹參蓋公孫無為之流如星之耀耳

天道運而無所積不夜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神與俱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無息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六合四方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味然闕無不靜者矣萬物自成天下自歸海內自服而其自處也則闕

道在天地無瞬息停留故能貫穿古今徧徹萬類苟有所積便堆在這裏而行不去著在一物而氣不周矣故運而無所積一句便道盡化體也天道帝道聖道總是一道理總是一機帝配天者也聖法天者也○運而無所積則是動個不止卻以靜字接之妙妙試思動靜是一是二可與言道也○開口便從運處說靜莊子之學豈寂滅者可同日語哉

南華經卷十三

牛歌園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以靜為善而國靜則是有心便非靜矣心不挽而靜則自靜耳方真個是靜故與運一體也
纔落到靜又恐靜字有著急以一筆掃之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明更不聖人之心靜乎荷既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則明有待言
又就靜字推出明字見靜中妙用天地萬物秋水澄胸更何須勞攘此便是要落無為之胎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將靜字演天地之平取為而道法之至也故帝王聖人休焉息心於此休則虛能息心則虛則實萬理則倫矣其中井然○此虛則靜靜則動動靜為動則得矣動自無
不宜○此層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此從虛落靜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人各盡職○此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於其心年壽長矣患

不役則神

虛者靜之原也從虛落靜從靜落無為連用四矣字錯落讚歎○提句八個字下止落出虛靜無為其恬淡寂寞四個字止算靜字下形容到無為之字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何但天地之精者即至此處伏明此以南鄉向堯之為君也主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陪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主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陪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也陪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主靜而聖體動而王用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四句與上節對作讚歎上節細此節寬○本為有天下者言看他一主一陪夾叙

南華經解卷十三

三

牛疏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虛靜無為也此之謂大本大宗伏本與天和者也和字作去聲讀也所以均調天下此德有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極言虛靜無為胸中自然之樂非有為者人事之樂可比莊子曰申重其言吾師乎吾師乎指整萬物殺整粉之義而不為戾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無為自

一申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順理其死也物化隨物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一故知天樂者無天怨不怨無人非不尤無物累超然無鬼責合其吉凶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三句承其鬼不崇無怨其魂不疲無累一心定而

萬物服三句承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只是天樂者聖人之心以齊天下也天下在一心涵育之中再申天樂總領一句推於天地應轉天地之平○心畜天下妙拈据瘁瘠總無干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天地道德是無為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故法之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總收上文無為之妙如此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此德字以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此道字以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真是

南華經解卷十三

四

牛疏

上文將無為源頭處說到至精至微此又轉筆將無為與有為分別權衡一直趕下判出本末先後來其議論不偏不泛正大明確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同雖落與絡同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四海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每用兩句以況起在上者之獨貴無為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類例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

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翻反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語未曰
大謾音滿平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無以不義則不生無是仁
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心物愷與物兼愛也無私也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同幾
乎後言失言幾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
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列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
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也○數固有字妙可見無為不是不為乃本不消我為也夫

南華經卷十三

七

牛賦圖

子所云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俱是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道而來
願見百舍宿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
有餘蔬而棄妹之遺子以妹不知惜物而棄之仁也生熟
不盡於前用之不盡而積斂無崖畜積故談之○皆言其不
仁卻將不仁老子漠然不應足答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刺之誤何故也移而不覺老子曰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及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
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喻不仁苟有其實已受人與之名而弗
受再受其殃是再受傷也言諷刺本不吾服行也恆服所行常
吾非以服有服非以行可合於人而別士成綺雁行避影躬身
履行前貌不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客塵然異而爾

目衝然突而爾頽頽然直而爾口闕然張而爾狀義然固似繁
馬而止也其志在於動而持欲動而發也機發則如察而審察
詳知智巧而觀於秦者有驕泰之色凡以為不信此十者
後邊竟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邊境不容有竊
士成綺之狀貌志氣如此與虛靜無為相去遠矣是大道之
賊也故曰其名為竊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窮於小不遺聞故萬物備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於仁義神之末也
乃神明之非至人孰能定之世俗鮮不為夫至人有世下不亦
結餘耳
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也標與稱同言天下其而不與
之偕審乎無假賤而不與利遷至人何以能如此極物之真能
守其本領也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上
之累也

南華經卷十三

八

牛賦圖

借也通乎道合乎德退去仁義實損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至人能定末之輕守本之重本者虛靜無為也其心惡有不
定者乎心定則虛靜無為者在我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世謂道在書不遇語止言語有貴也語之
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向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
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非當貴
者○筆端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書
言則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道之情夫形色
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在書之言乎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
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柏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而實則甘滑疾
則苦而不入而難入不疾不徐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之精處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
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猶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其顛聲然
收篇忽入一段讀書妙論非為學究下砭石也夫書以傳道
猶無足貴者以其為糟粕也況於有為之迹如五末九變者
乎固知道之在虛也靜也無為也王天下者可以深省矣雖
然千萬世之學究亦可以深省矣。輪扁一段文法乃檀弓
考工之絕佳者佳法最為悠然

南華經卷十三

九

牛疏圖

南華經解卷十三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類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運

此篇凡八大段前三段言天下無一件不是道為之主帝王
惟當順之後五段又恐逐其粗而遺其精言道不在形迹變
化無方純以神明用事細讀之其晶融透脫真有天花燦墜
之樂

天其運乎旋轉不已地其處乎俯仰不動日月其爭於所乎
相逐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孰意者
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有以屬屬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然乎○猜二句 雲者為雨乎○雲解而為雨 雨者為雲乎○雨升
為雲

南華經卷十四

牛疏圖

雲○一孰隆施是雲隆與也指雲施指雨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雲雨乃陰
氣所成故以為造化風起北方而戰故多風一西一東有上
之淫樂○問二句 風起北方而戰故多風一西一東有上
彷彿○三句 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條不猜者猜之
仍須用前句敢問何故又總問

突然而起參差錯落如疎雨點蕉之聲○重重徵究連用五
個孰字劈面致詰愚者亦當醒眼○五個孰字定有承當之
者尋出這個主人可為宇宙依歸也

巫咸招曰招即招字之訛巫咸明於天地蓋托言巫咸相招致
成祕邪來使問者 吾語女汝天有六極五帝王順之則
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楊用修曰九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
戴之此謂上皇三皇以上人也顯得三
巫咸古之知天者上所問皆天事故託巫咸答之六極五常

果足承當上文五執字乎蓋分明要逼出道字姑隱躍其詞使人自遇之此五六止是道之使用然能順此五六則道在其中矣。帝王代天行事其設施與天地日月雲雨風颳一般天地日月雲雨風颳之主人即帝王經綸設施之主人也那可不順。此二節為第一段上節形容得滿眼都有一個主宰在內分明是中庸費而隱三字又酷似其為飛魚躍之三句便見得人主無一處可以自用也下節順之二句是提領之意

商也宋太宰名官名問仁於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抑孝此非過孝之言也

南華經卷十四

仁果過不及孝之言也乃俗所名為孝者不足為夫南行者至於郢地北面而不見冥山北海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喻俗所謂孝背馳何足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至此則纖痕不留矣孝字著不得仁字亦著不得是與道俱化也

忽而尊仁抑孝忽而特顯孝字忽而脫去孝字蓋其意全不在言仁言孝也

夫德如兼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歎而言仁孝乎哉言仁孝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皆為修德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猶屏焉至貴在我至富國財并焉至富在我至願名譽并焉至願

我在何有於名三句以明上入者之不足多也上二句引起入者止在名譽內也 是以道不渝可屏者誠道不變滅此其至 貴也至富也至願也

徑將仁孝抹去又於仁孝外添六個字以見一節之名俱不足多止要趕出道字。此二節為第二段止取道不渝一句以見帝王惟當順道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也咸池名樂之樂於洞庭廣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感蕩蕩能定默默能言乃不自得

懼者駭聽忘者息心感者忘已真深於聞樂者 帝曰女始其然哉言固宜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律上天氣行之以禮義禮節之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時而廢奏萬物循生而廢奏一盛一衰或殺文武

南華經卷十四

倫經倫理經緯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清濁相得如二動光輝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外醒發九句乃其條理其卒無尾而終其始無首而始一死一生一聲死則一債一起音起而難之所謂無窮故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無遲留○六句又總言其無端倪無女故懼也中三十五字今去之停滯縱橫變化非復恆境

此節是第一成也句句入微。一不可待妙一境未測一境復轉行盡如馳而心耳無措寫震懼之根便勝人千百語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愈新在谷滿谷處在阮滿阮小處凡虛空之處不塗卻音隙杜志也以物為量謹鐘此是作樂中際故其聲揮綽有餘其名高明幽滯是故鬼神守又如此定靜審慎

其幽位日月星辰行其紀... 無止行其所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既已不及已夫總一句雖欲從之莫由也

此節是中一成也句句入微○委蛇二字妙妙人心純是悍

氣未融故凡事欲以我與直到四邊不著始覺通體俱柔如

吾又奏之以無忌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相逐

生相然林樂共樂而無形無形而無聲無聲而無動於無方

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而莫得行流散從不主常

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

天樂然之樂無言而心說不容言語而心自豫也聖人如此

然猶之達情遂命也聖人莫定其所謂猶之無言而心說也

者但須稱聖也樂之理故有煥音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

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不可接焉

此節是終一成也其渾沌渺茫非復聲音之事句句入微之

至○聖也者一段將一派鈞天大樂寫得聖人具體相符非

樂中神解不能及此即樂中神解非學中神悟亦不能及此

也惟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六句可與同契也○不可接妙

妙明明盈耳而尊之茫然如孤舟入海往無處所天風振葉

不辨後先其恫怛乃不可說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鬼神出而警人曰崇吾又次之以忘

故遁心去疲委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近道矣道

可載而與之俱也乘道而往

懼之為崇也乍逢盪滌陡然一驚是六根震動之第一鑪錘

也忘之為遁也天真躍如妄力銷鑠是宿習退捐之進步關

頭也惑之為愚也深入廣漠意識俱亡是漸近自然之火候

將到也看他說樂卻說到如此地位去古人胸中透徹拈着

便是也○此五節為第三段如此五節論樂妙文引來止為

一個愚字說懼說忘意止在於惑字一節也意止在於惑字

一節者意止在於愚之一字也意止在於愚之一字故從懼

遁出崇字從忘遁出遁字以從於從或遁出愚字也何也愚

故道也愚故道可謂道者無一知半解可自用也道可載

而與之俱則順之而已矣莊子之文如此切不可因中三節

之精微絢爛謂其忽而論樂也雖然樂不在道之外謂論樂

即論道則猶之首肯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魯太師曰以夫子之行爲笑如師

金曰惜乎而爾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狗狗爲狗

所行之未陳也盛承以篋衍也巾以文繡外包戶祝齋戒以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蘇草也刈草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入昧焉言神現必今而爾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用

法也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昧邪言受其顛倒入乎一喻言過時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
 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
 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古之道於魯魯國是
 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又一喻言陳述之不足用者以且子獨不見夫桔
 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
 不得罪於人又一喻言違時宜者有殊惟因故夫三皇五帝之
 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警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
 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
 變者也又一喻言所貴於因時俯仰者看過今取獲狙而衣以
 周公之服彼必斲齧挽裂盡去而後嫌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
 異乎周公也又一喻反掉言設使不順時宜其弊必致故西施
 病心而顰而顰也其里其里也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
 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
 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美非美也所以
 此節為第四段骨子止是一時字卻連用六樣譬喻作六層
 剝換層卸層轉如赤城霞起鮫珠落盤為異樣圓滑璀璨之
 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
 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
 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制度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
 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天地十有二年而未得老

南華經解卷十四

六

半畝園

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
 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
 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
 而不止外面物迹中無以主之外無正而不行私心用事外無
 時宜也則非其精者道不固也外無正而不行私心用事外無
 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非吾心之精也聖人不隱世即外無
 行句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非吾心之精也聖人不隱世即外無
 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名公器也
 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觀而多責數相見

求道者得其粗而遺其精看見先王許多事務便謂道在是
 矣問之中心其實茫然毫無據也及心所欲為便謂道如是
 行矣稽之時運實蹈其弊而不知也故中外不相符人已不
 相得惟不知道之精故不知道之變也何怪其以蓬廬為安
 宅哉

古之至人假道借於仁託宿寄於義仁義也以遊逍遙之墟事
 不食於苟簡之田姑始立於不貸之園因物逍遙無為也苟簡
 易養也不貸無出不也又自釋古者謂是采真之遊豈為形迹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
 人柄操之則慄心動舍之則悲食而一無所鑒無所見以閱其所
 不休者但明於逐是天之戮民也與采真怨思取與諫教生殺
 八者正之器也正人唯循大變無所淫者無所淫滯者為能用
 之乃合時故曰正者正也正而正之其心以為不然者言為不
 然則是不知變而淫滯者也天門弗開矣靈府閉塞矣

道體活潑潑地故寫得至人亦活潑潑地采真之遊便是天

南華經解卷十四

七

半畝園

儂化人天之戮民正與之相反若肯回頭則采真二字即膏
膏一針也。循變無湮即是采真天門弗開即是戮民此節
是一正一反又一正一反。此二節為第五段言此道至精
至靈原不在著迹處與拖泥帶水者無干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矣一喻心蚊虻嗜膚則通昔夕不寐也二喻心夫仁義憯憯
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使人亂心更甚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不失其真本實吾子亦放同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同歸於又奚傑然力
若負建鼓建鼓大而求亡子者邪三喻不須夫鵠不日浴而
白四喻不日而黑五喻本質之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辨若出
質者不必分別妍蚩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苟徒為觀美者亦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六喻小惠相
與八

南華經卷十四

八

藏書

於澤地各得之為樂然則
又鳥取仁義之區區哉
此節為第六段仁義是於道外立出名目總屬形迹之事不
如相忘於本然猶為近道也。此段亦有六喻而變換不覺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不自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何以規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
章卷符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吐納予口張而不能嚼也合予又
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
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稱孔子
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謙言子將何以戒我
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古今同
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
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

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汝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純民有其親死不
哭而民不非也渾沌未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其親親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兒三歲
待三歲而則人始有天矣元氣早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心而兵有順伐為應天順人殺盜非殺謂為人自為種而與
同天下耳各分黨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夫
始為人道之而今乎婦女今則不待二十而嫁亦何言哉俗乃
不可言純也余語女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
焉三皇之知去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其知聲去權於屬音蠶似上聲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獸名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
蹙蹙然立不安

南華經卷十四

九

藏書

此節為第七段三皇五帝之治降而愈殺今猶欲取其陳迹
而奉之不亦惑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同
知其故矣以奸音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
君無所鈎用也鈎取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音道之難明邪抑亦道
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言遇之則必夫六經先
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譬則人所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六經道之所出而六經夫白鷗之相
視眸子不迎定睛而風化生子也雌雄鳴於上風雌應
於下風而風化傳聲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山海經曰類自

為北柱○此三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其時不可止道不可墮

喻言全以神過而不可感通失焉者無自而可相對猶

其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感通失焉者無自而可相對猶

知物化之以神則體道之不在迹可知矣體道不在迹而遇

主又豈以迹哉夫相對之人皆道也吾神與道一則亦無往

而不與人一矣故遇道遇主非有二也○舉三物神化之事

喻意遇主遇道皆可言外會之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孺乎卵也魚傅沫魚不

仰吐沫而孕也細要者化蝶腐祝螟有弟而兄啼恐親止恤幼子也

也魚之於沫不相交也細腰者之於螟蛉不相類也弟之於兄

不相愛也然而卵已育矣沫已成子矣螟蛉已肖矣兄已悲泣

矣此皆神理轉移不知其然而然者久矣丘不與化為人能與

不得以形迹推之也其錯綜甚奇

造化合為一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遇主說

就老子上三件外又拈得四件神理所傳似可解似不可解

悟者自得之○不與化為人是與道二也安能化人是與人

二也故曰遇道遇主止是一個神理○此二節為第八段掃

去形迹獨現神理其措語精微一字不犯正意何啻鏡花水

月

南華經解卷十四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刻意

先將五樣人排列然後遞入聖人五者乃更不足道接連用

六個故曰寫聖人之所以為聖末引野語作結見凡人各有

所尚惟聖人為得所尚耳真具一片醒世婆心○恬淡寂寞

虛無無為是聖功要領養神二字則其主張也貴精體純素

止是養神二字之換面

刻意尚行峻刻其意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俱是不

此山谷之士非離世之人枯槁自甘赴淵不反者之所好也

人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

遊居學者之所好也樣人一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一

人就數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無為猶此江海之

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樣人一吹呼吸吐故納新能經

學熊之懸鳥申類皆導引之術為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

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樣人一

五樣人畧盡世間流品其先後則莊子蓋以己意次第之由

淺而深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

引而壽五者一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立

一極而美無不至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擡出聖人合天下諸色人心死

故曰夫恬惔同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本也

八個字是聖人一生功用此節一提下四節都寫此八個字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

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

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去知聲與故已過循天之理自然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

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無心於信

矣而不期無心於其寢不夢其覺無愛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

無恬惔以上皆虛乃合天德○此二節多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

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又將天德之象也靜而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四句約

此養神之道也皆歸到夫有干越之劍者干溪越山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劍猶知養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不可得而其名為同帝

與天帝同用也神鋒之運如此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

精通合於天倫天倫猶天職此言養將上數節都歸養神是一篇之主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精神乃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

素謂之真人

說聖人而結以真人正是親切醒世語

南華經解卷十五

三一

半故園藏書

南華經解卷十五終

繕性

俗學俗思雙起一篇之意前半篇完俗學之概接手用由是
觀之一節遞入俗思之概行文有蛛絲馬跡之巧兩章俱借
古傷今前幅兩用古人落到俗學後幅三用古人落到俗思
最有蕩漾之趣○後半篇遞出隱字以下一節一節發出許
多學問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
繕性治性於俗學即後文博以求復其初欲以求滑音滑也
於俗思即後軒冕以求致其明欲以求謂之蔽蒙之民
此節冒起一篇一二句起前半篇也三四句起後半篇也

南華經卷六

牛歌圖

古之治道猶學者以恬養知慧也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不用焉則恬者常恬矣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順出其
性夫德和也道理也是和順德無不容仁也和則無道無不理
義也順則無義明義而物親忠也乃為實中純實忠字而反
乎情得其樂也信行容體於此忠行而順乎文然而有自禮也
古人仁義禮樂皆本於和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後世純任制
理則皆自性中流出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後世純任制
離矣彼正而蒙己德猶欲養以己德則不冒不用相冒冒則
物必失其性也此古人所以知恬交養也
從養性中推出仁義禮樂語最細最平可見他處只是恨人
襲仁義禮樂之迹故作激昂語耳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未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
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無欲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此二節皆特舉古學也豈非不失其初者乎

遠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
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
天下興治化之流源也其源深而流廣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
性而從於心舍天性心與心識知彼此以破而不足以定天下
巧偽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
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不可復反
此遞出俗學也文博之弊民無以復其初而猶繕性於此以
求復其初豈非蔽蒙乎○文滅質博溺心二語誠三代以下
之藥石也

南華經卷六

牛歌圖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風愈蕩道喪世矣以非道為道世與道
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道之人不用世亦何由與乎道
哉古之風不復道無以與乎世世無以與乎道雖聖人不在山
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已隱道遺道隱之世故不必自
隱而己隱也見此時尚
何得不隱其落筆甚圓
承上文積衰之後深致其慨落出隱字蓋世道交喪所學不
行則當明志此遞入俗思之線索也此節篇法最巧讀之止
是一頓說去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
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言不必有意於隱也當時命而大
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復於至一之世而無不當時命而大窮
乎天下則深根甯極而待時此存身之道也
又承隱字發明落遞出存身二字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去聲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皆
不說也危然立處其所安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
行德固不小識言不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惟
正己樂全之謂得志即此便是得志也

又承存身二字發明落出得志二字得志二字漸逼俗思二
字意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所性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俗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
來向言適寄也句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人操其故不
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豈以窮約為故無
憂而已矣古所謂得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軒冕未嘗
不荒也志荒於外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喪已於儻來之外物
謂之倒置之民其蔽蒙是以倒置

又承得志二字發明三舉古人其不得不隱者為存身也存
身為得志也得志非軒冕之謂也全性則樂樂則得志所志
如此是古思也重內而輕外豈非至明者乎今也志在軒冕
而甘於喪已失性焉是俗思也內外輕重之不明謂之倒置
之民非即蔽蒙之民乎○起冒極整入後篇法流利變化此如
一篇小小結構從來無人看透況他
篇之精融浩汗乎甚矣讀書之難也

南華經解卷十六終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類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秋水

假河伯海若問答一層進似一層如剝蕉心不盡不止○學
道最忌識卑第一番要見大見大似可忽小第二番不可忽
小然則小大俱當究心矣第三番小大一齊掃卻掃卻小大
則物何故又有個貴賤貴賤添有入帶說個小大第四番本無貴賤
小大既無貴賤小大學者何所適從將何者當為何者當不
為第五番為不為一齊放下止是無方自化如此似乎無取
學道第六番知道者超然物外純乎任天則是無方自化道
之妙處正天之妙處豈不足貴天人何所分別第七番自然

南華經解卷十七

牛秋圖

者是天作為者是人故不可以人滅天不可以人滅天豈可
以故滅命不可以故滅命豈可以名喪德凡七番披剝用此
三句一束結出反真蓋漸引漸深造乎極微而後止也憂憐
一段發無以人滅天意孔子一段發無以故滅命意公孫龍
三段發無以得殉名意末段與物同樂則所謂反真者在我
矣其寓意俱在隱躍之間是最活潑文字

秋水時至

水春生

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

牛馬

則岸邊故望之不辨是牛是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

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無過此者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

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望海向若向海若

也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自以我之謂也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伯夷之義者始無弗信今我睹

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幾乎終身卑陋北海若曰井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井中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兩件况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猶虛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出處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石之小穴也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萬中人卒九州人盡大九州計之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其一耳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自解海在天地之間甚小因而及海內而愈五帝之所連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自此以下七段俱借北海若登壇說法也語大二字是此一段主意○學者一念滿足此外再無入處矣故必先與撤去使胸中一片空洞乃進道之機也○要折河伯并自己捺倒正是現身說法下文極意推豁以人較海又在三累之下更有何事足多邪使將古今帝王聖賢同付之一笑學者須具如此眼光第一番問答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天地毫末承上文語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各有時無止時無止各據分無常分無常定境終始無

南華經卷十七

二

牛歐園

故曰新是故大知去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小大知量無窮證歸明也今故同故遠也而不悶可致而悶也不致不取而致可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無常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說為悅死而不禍為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自得也凡物現在迷亂失歸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者未必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必是大小

上段極意推豁似乎一味向大邊去此段急收入來為局方者言要他見大然纔有意窮大大何可窮况眼前便已空卻矣夫道各至足毫末非虧天地非益惡在小之可忽哉第二番問入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實乎大俱當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大視細者不明處大而視小有所不及夫精小之微也夫精小之微也夫大之殷也夫大之殷也夫小之微也夫小之微也夫大之殷也夫大之殷也夫小之微也夫小之微也

可圍者指於有形者也處求道耳無形者指於無形者也不可圍者指於無形者也處求道耳無形者指於無形者也

之粗也猶然下個粗字則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道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道之精也

跡俱非非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跡俱非非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於有非非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於有非非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思自動不為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思自動不為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不多辭讓亦不為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辭讓亦不為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南華經卷十七

三

牛歐園

貪汚亦不自食其力者為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亦不以
美為在從眾自處不賤佞諂者為可惡世之爵祿不足以
勳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非之跡細大之不可
為倪不見細聞曰道人不可為分非之跡細大之不可
無約分之至也精收細分定到極處也凡此二十餘句皆自不期
精粗處即是小大精小
之微也坪大之般也

上段既收轉小字似乎小大俱到此又一并掃去饒他將小
字說到至微也是期於有形將大字說到至殷也是期於有
形夫道豈在形哉故小大兩字都用不著所謂言意俱盡不
期精粗焉是也詳寫大人許多話也只是兩邊俱掃虛中無
相而已○約分之至妙分乃所性分定的分字約即朱子所
云自戒懼而約之的約字約分之至則斂吾性分於太虛之

南華經卷十七 四 牛歌圖

表與無聲無臭同體更無倫類可以舉似尚何小大之端之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既
不期精粗何至又開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
此貴賤小大之端倪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
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之無常也以差觀之因
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莫不知毫末之為丘山也莫不則差數
睹矣之可見小大以功觀之項一因其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
因其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各
有功用互為則功分定矣可見功分之無常也本文定字言非
謂功分是一也則功分定矣可見功分之無常也本文定字言非
者為貴物之無功也上言貴賤小大之無定又恐指物之有功以
趣觀之也又添一項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

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睹矣
可見趣操之無常也又恐人各以意之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
讓而絕湯武爭而王自公爭而滅又添一項其文簡也由此觀
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散束數句歸
大有時未可以為常則小梁麗事未詳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
言殊器也騏驎驢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殊技也
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淮南子曰鷓鴣夜撮蚤察毫末而食之不失
見丘山言殊性也俗語每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原無
師治而無亂乎如此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原無
鳥非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皆偏隔其不可行明矣然
且語而不含非愚則誣也財知而妄言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
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貴賤

南華經卷十七 五 牛歌圖

有默默乎河伯戒勿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無貴賤之門從
成也雙收貴賤小大

真見道體看破物情原無貴賤小大足據則上所云不期精
粗非強浪之也熟讀此段當得無礙光明第四番問答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問既
賤小大則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猶汎行言
何所適從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猶汎行言
無拘而志與道大塞拘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言無定而施無
一而爾行與道參差執一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絲
同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矜
域兼懷萬物其執承翼承接扶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
孰長無所道無終始物有生不恃其成有生死則物一虛一
滿不位乎其形虛滿遷乘則年不可舉莫存時不可止莫挽消

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道本無方與為無方將自化矣尚何辭受趣舍之足云

大道渾同始於無方歸於自化自化二字妙到此則一切滯見不消破除自爾雪釋冰融矣第五番問答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疑既無為不為之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犯道也非犯物也言察乎安危甯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

物之表也故曰天在內於天不見人在外人為德在乎天德終不在此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立德踴躍而屈伸與時反要而語極道之極也

南華經卷七

六

牛賦圖

知道則達理明權超然自全於物表純是天機妙用何言道不足貴邪。此正明上所云無方自化之妙唯知道者能之

落到天字上是絕頂議論第六番問答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自然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造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有滅命理無以得德

殉名謹守守此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註明天字隨用三語束住命即天理得即天德故即人心名即是人事特遞遞致戒耳。以語大起以反真收看他一路次第第七番問答

夔憐愛也蛇憐愛也風憐愛也目憐愛也心憐愛也夔謂

蛇曰吾以一足跨音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

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皆天然如此勢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不可吾安用足哉眾足亦天機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也風曰然

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鱸我亦

不勝為大勝也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

突起一喻飄飄鼓舞有仙氣。論物之神速推而愈進唯得天機愈深者為愈勝焉然則天下之不疾而速者孰如天機哉天機所動物莫能傷是所謂大勝也彼任人者何為哉此段發無以人滅天意也。目與心二喻獨省文者蓋天機

南華經卷七

七

牛賦圖

在形迹之外夔有用足之勞蛇無用足之勞蛇所以勝也蛇有足之用蛇無足之用蛇所以勝也蛇有體之運風無體之

運風所以勝也惟無體故以為人勝而實成大勝蓋至於風而形迹盡矣目與心之運雖更神然當身可自喻之故省文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

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去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去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者生者

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且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

陽虎也故國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發無以故滅命意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
異離堅白然不可因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
為至達己今吾聞莊子之言沈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
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
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龜乎埴謂東海之蟹曰吾樂
與吾跳梁乎井幹井之上入休乎缺斲之崖井除赴水則接腋
兩腋持頤兩頤蹶泥則沒足滅附背還回顧也亦名蟹蟹
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
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蟹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
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南華經卷十七

八

牛歌園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為多少
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龜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
是猶使蠶負山商鉅名馳河也必不勝任矣又插且夫知去不
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利者是非埴井之龜與且彼
莊方毗初買切音黃泉地而登大皇天無南無北夷釋然四解
廣淪於不測深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達子乃規規
然貌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
小子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名餘子夫者之學行於邯鄲
趙與未得國能邯鄲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一喻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張口而不合舌舉而

不下乃逸而遁

此段一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公孫龍棄在我之德而殉智

辯之名故不免自失於莊子也。戰國好名之士以口辯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

以圖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

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甯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甯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

曳尾於塗中重吾

此段二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國爵又殉名者所趨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

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鷦鷯

屬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

實竹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其食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此段三發無以得殉名意也。富貴浮名至於爭奪又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橋水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

是魚樂也無端一句下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又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

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知之理矣又妙莊子曰請循

其本端也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至此

此段發反其真意也。反真則真在我安往而不與物同樂乎

其寓意俱在若即若離之間。接連四折妙在止就來詞下

一轉語及至煞處乃是一體融徹即此便是圓通大智也

南華經卷十七

九

牛歌園

南華經解卷十七終

南華經解卷十七

十

牛歌園藏書

南華經解 外篇

句曲宣 顏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至樂

樂之一字學道人與世俗所同尚也孔子曰樂在其中矣孟子曰樂莫大焉豈不尚矣乎但俗所為樂者形骸之享受學道人所為樂者性情之恬愉名曰同而實大悖焉夫以形骸之享受為樂是拘身之桎梏也腐腸之毒藥也伐性之斧斤也勞攘圖之果未足為樂也若性情之恬愉則無為逍遙不言樂而至樂存焉吾獨怪吾以勞攘為困者俗亦以無為為苦也此無他皆有生一念為之累也愛生則欲奉其生奉其生則欲使吾之生優於凡謀生者之生是以不勞攘圖之而

南華經解卷十八

牛歌園藏書

不得已也莊生妻死以下三段將生死關看破顏淵一段命與形不可損益則生死關亦不得看破也未段將生死說得一氣轉換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竟未嘗有生死也如此則有生一念可盡淨矣生且不有尚何一切享受之足云莊生蓋欲急醒迷途予之至樂歟俗樂之傷生說耳後半篇打破生死更不道著活身二字矣故言至樂活身無為幾存蓋對

虛提至樂以待下文分別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以此能招所樂故尊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以此能招所苦故下之所苦者身

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
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去聲形也亦愚哉

俗情如此不過為形骸計耳下一愚字斷之

夫富者苦身疾作也動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去聲形也亦外矣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計也其為去聲形也亦疏矣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語壽者惜惜久憂句不死愈久也何之其苦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也其為去聲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其善未足以活身

猶荒而無從出乎芴乎苦乎而無有象乎言無為之化萬物職
職多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
無為哉人無為則同乎天地矣其理豈非不

轉入無為方是至樂。無為直與天地同體養存之云猶婉

言之耳須知莊子說至樂無為是天地不朽之真理活身幾

存乃對世俗之傷生者言故下此字面耳不是說以此長生

也看下文純是打破生死便知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以節音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句長也子句老句身死句不哭句亦足矣又鼓盆而

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心也

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

無氣雜乎芴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

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人且偃然於巨

室也而我嗷嗷然哭喪之自以為不達乎命故止

也

一息之呼吸一日之理也一日之晝夜一歲之理也一歲之

屈伸一生之理也一生之生死一元之理也約之則片刻全

具展之則互古無窮莊子四時之說猶舉中以易曉耳

支離叔與滑介叔言志形滑介忘心觀於冥伯之丘

蓋翠墓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息處俄而柳見旁訓生其左

肘其意蹶蹶然說不安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

何惡生者假借也假借之而生生者塵垢也集耳死生為晝

夜且吾與子觀化之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生者塵垢也此語形容假借深入妙諦本無塵垢風氣所蕩

也

也

也

也

也

之衣即水鳥也... 依其下以為衣焉... 有蟻而化... 質多蟻弱... 判脫名為... 食而化... 肉透生... 竹根也... 是竹根也... 異事不... 園多刺... 為蟲則... 人以爲... 相變化... 愛惡種... 體乎造... 化其樂... 優矣

南華經卷六

六

牛疏圖

南華經解卷十八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類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達生

從來無不朽之官骸而有不朽之神理... 形矣則必有毀此數之所制者然也... 焉斯無得而毀此數之所不得而制者也... 從未有不朽之人仙家亦言尸解則形之不足存明矣... 明之昭垂則聖哲雖往其靈鑒猶如一日焉所謂薪盡火傳... 是也蓋神者人人具足不知養之則生而昏死而散知養之... 則生而湛然自得死而與化為體此莊子惓惓欲養生者之... 必養神也。前三段大意已明後凡十二段橫側引喻或明

南華經卷九

牛疏圖

養神之妙或明養形之非末段借子扁慶子寄慨以至言告... 淺人未有不驚且惑者蓋深懼此篇知希歎一孫休便歎盡... 古今萬萬人也 此篇與內篇 養生主參看

達生之情... 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明待盡無計書雷故日知之所無奈何

提四句先將達者為迷戀人作一明照。以生在軀殼而務... 養之以命可延久而務強之愈迷愈戀愈迷不知軀殼... 猶寄寓耳人有真宰之生而軀殼非所以生也天有不已之... 命而軀殼不能制命也唯達者為能知務

養形必先之物... 養形必先無離形... 也 有生必先無離形

也存生也
生之來不能御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形不足以存生則何足為哉

上段言達者必能知務此段言世人皆不知務。欲養形以存生此生之所無以為也形不離而生亡此知之所無奈何也深悲其矣足為要人急思一出路之路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既在世中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去

形者莫如棄世此大勇人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坦途正平則與彼更生與造化同其更則幾矣近事矣足棄而生矣足遺棄則必欲棄之遺之反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此所以須棄也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合造化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二氣合則散則成始散於此者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與天地同其合散即上文之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之至其參贊

南華經卷九

謂能移與天地同其合散即上文之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之至其參贊

提醒世人第一著是棄世棄世之妙作三層洗出無累正平與彼更生是一層恐未明無累正平與彼更生之故又推出形不勞精不虧與天為一是一層恐未明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之故又推出形精不虧是謂能移是一層。與彼更生也與天為一也是謂能移也究竟只是層句耳特措語入微故疊疊洗發。道在古今惟其刻刻推遷所以真常不毀得道者便是這一樣運用身無不化而神與天遊也故與彼更生正是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正是能移三層只是一意特反覆發明不朽之事不在塊然之形耳。此段精意都盡人既既世物都是德困之事并形亦不能養耳

子列子問關尹尹名喜曰至人潛行不窒謂行地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純氣者先天之精非知巧果敢之列見用事之輩居坐予語塵滓不容者也

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有迹相物與物何以相道既亦為能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有物之未始是色而已此知巧果敢之所務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先也夫得是而窮之者言究心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室不熱不慄彼將處乎不淫之

度守中而藏乎無端之紀動靜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化機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地合以通乎物之所造求至乎先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矣自入焉神全如此夫醉者之墜車雖疾而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事其是故選音誤

南華經卷九

而不惰音折也也犯害與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以神言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鏤

千雖有忤心者不怨鏤鏤千鏤天俱以無心故不平均人人皆無心如鏤招折怨之傷○又插喻是以天下也由此無心之不開人之天不敵人心之貴知巧而開天之天但由自然之門開天者德生之物莫開人者賊生之物入不厭其天德不忽於人人心民幾乎以其真而反真
引此言養神之妙也神全則遊行虛際物莫能傷豈恃此塊然之形少延喘息便為養生乎。神載于氣而泊神者亦即氣也所以開口便說純氣之守最得肯綮知巧果敢乃與純氣相反者一是滯於形下之迹所以止同一物一是遊於形上之源所以物不得止兩項人分別了然彼將以下從純守

工夫落神全由神全落物不能入又用醉者一喻觀明神全
物不能入之故復離一節見得所以不能守此純氣者止因
人慾用事汨雜此氣故致神傷而犯害種種矣開口用知巧
果敢一反正為此故純氣之守止是無心自然所謂開天之
天也知巧果敢處處有心著迹所謂開人之天也其語意東
穿西透最為融會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音居樓曲有也者承痾持竿猶撥之也
拾物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九二而
不墜累九竿首用者不墜則失者鎚錘其承所差者累三而
不墜積二九於竿首不墜則失者鎚錘其承所差者累五而不墜積二九於竿首不墜則失者鎚錘其承所差者猶撥之也
吾處身也若楸株楸株也處身若楸株木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執臂若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痾翼之知如此吾不反不

南華經卷九

四

半欲圖

側不以萬物易痾之翼又覆之何為而不得也孔子謂弟
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成語其痾僕丈人之謂乎

神以氣為載以志為使引上段言守氣引此段言用志皆學
道人精詣也○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疑字妙蓋用志不分也
止是存神之入路苟至於神則志字俱用不著矣上段言純

氣純字已是精細然也是入手工夫若到神化地位便連氣
字也用不著本文疑字俗本作處字東坡乃定○承痾而先

累九教射而先視蠡學劍而先刺狄古人妙處俱不可言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同淵也淵深險也津人操舟

若神便提者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辨能若乃夫

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其故而不吾告敢問何

謂也不得於津人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不見有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卻也無沈溺覆卻何萬方端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也
神明惡往而不暇在暇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
注者殯借同其巧一也與二人之巧本而有所矜矜持也則重外也
插喻凡外重者內拙總收

神定於內則外患不足以相撓然則養生者重內重外乎○

造語句句入微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名學生學養吾子與祝
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讀作拂拂簞音歲以待門
庭掃門庭之人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
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學道之人各有所謂則有所後矣即此便是累心故須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

南華經卷九

五

半欲圖

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其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
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大縣薄家懸薄薄以
也無不走也奔競營生與不與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
鞭其後者也

世人但知養形則養神其所後矣引此段為之著鞭也○單
豹張毅只是借箇影子不然則張毅者何足云

仲尼曰無入而爾藏恐無出而爾陽恐柴立其中柴立

也如槁木之無心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險阻

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勿由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

知去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

過也

先一層教人後一層戒人莊子引意重後一層蓋世之養形者全認衽席之上飲食之間為快地也

祝宗人之自玄端以臨牢筭音策末說去聲瘼曰女笑惡死吾

將三月懷女女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女女肩尻平彫俎之

上彫俎也俎則女女為之乎為瘼謀曰不如食以糟糠而錯

之牢筭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楮之上豚

珠音策畫策聚儻之中聚儻曲薄也言被毀而尸諸則為之為

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謀身何不同於

養形者知其利不知其害然則昏於謀己不若明於謀彘者

眾矣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

臣無所見公反談詒音希臺失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

敖者曰公則自傷神搖鬼惡平能傷公夫忿濇鬱結之氣散而

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沉水汚有履名鬼有髮名神尸內之煩壤掃除所雷霆名鬼處之東

北方之下者倍阿名鬼鮭音蛙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

名鬼處之水有罔象水丘有丘山有夔山野有彷徨神澤有委

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公所見者在澤皇子曰委蛇其大

如較其長如較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

首而立見之者殆乎猶幾霸桓公駭音駭然笑曰此寡人

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神搖則病生神釋則病去神之係於人也如是使桓公知養

神鬼惡能侵之

紀消音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當從列子作雞可曰

未也方虛憊相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鬪景

矣雞雖有鳴者已難無變矣變動望之似木雞矣精神其德

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養鬪雞猶以神全為至而況於人之養生乎

孔子觀於吕梁懸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從極高陡下龍

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急故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憂而欲死

也使弟子並音流流並龍行也而拯之數百步弟子方水而出已夫

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入處似俱入與汨音滂俱出音滂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順水出入而不此吾所以蹈之也孔

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也

故也習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成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此神全之秘密義也養神者須知之

梓慶梓人削木為鑠同鑠一云即致之鑠成見者驚猶鬼神神精

非人所能為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

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鑠未嘗敢以耗氣也氣損則心動

專故不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志齊五日

而不敢懷非譽巧拙忘齊七日輒然猶忘吾有四肢形骸也

忘當是時也無公朝勢若不為其巧專而外滑消外而滑心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察木之形軀具矣木質宛然然後成見現

鍊恍乎一成然後加手焉乃取而不然則已否則甯則以天合
天純任自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用數然後字揣

一技也猶以神過而後妙養生可知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也左右旋中規也莊公以為文
弗過也雖能過之使之鉤百而反百過而後反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也馬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無心自然神之所以全也若夫心動則神疲矣今也營營無
已不至於神索不止則力竭而敗者豈獨在馬也哉顏闔論

馬固耗神者之金鏡歟神猶馬也子祀

工倕旋而蓋規矩運而巧過於規矩精之至也指與物化而
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拘束之苦忘足履之適也忘

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內外俱忘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矣知適則其適從

神明至則迹相捐工倕之用指外不藉於規矩內不費於心
思恂然獨運而境會自符斯其怡適豈復迹相之所能測哉

明乎此則神明之妙不獨在工師之用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說也怪問子扁姓慶子字曰休居鄉不見謂不

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實於鄉

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呼天而言我扁

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聰芒

然無知彷彿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
不特能而長而不宰不居功今汝能知聲以驚愚人之愚修身

不特能而長而不宰不居功今汝能知聲以驚愚人之愚修身

南華經卷十九

以明汗修身以明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過於汝得全而

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

宜招禍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

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嘆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

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

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非先生惑之扁子曰不

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

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

而已矣今休歎啟至小言所見者小也寡聞之民也吾告以

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鼃以車馬樂鷄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鷄同鷄音晏

通篇以微言至論提醒世人至此恐擊枓未必相入特借扁

子之歎孫休為之加一警策。笑盡天下人都是歎啟寡聞

南華經解卷十九終

山木

此篇教人以處世免患之道其意在任道德而說道德處純是一片清虛柳子厚曰與內篇人間世參看。逐段夾叙自為章法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

南華經卷下

半取園

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者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若夫一龍一蛇而凡聖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而無物而不物於物者乎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離則成則毀得有不廉惡則議有不尊則議有不得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乃知其勝

累何自至邪嗚呼斯鄉也農黃以後其不再見矣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一喻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也疏也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削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下不與其國也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不從心所欲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南華經卷下

半取園

其道遁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已又無進造之資也市南子曰君無形倨謂無自無居所安以為君車之資也彼其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隣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清苦難至也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於清苦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所窮造如此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及也妙妙君自此遠矣何患於故有人者累得有國之累則見有於人者愛則有憂民之憂故堯非有人而不與非見有於人也如何有君願去君之累不人除君之憂於不見有而獨與道遊於大莫廣之國方舟而濟於河一喻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呼他擲開收斂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向也虛而今

也實以此故也然則人能用妙矣建德之國大莫之國即道德之鄉也其要訣止在虛己能虛

己則曰遊於彼國彼鄉矣因莊子此文而睡鄉醉○行文清

機飄渺恍如伯牙入海成連徑去一段神境使人塵心頓盡

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賦斂者似即今

之事為壇乎郭門之外為壇以祭因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言其

而斂之多蓋架有兩層故王子慶忌王族周見而問焉曰子何

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抱一耳不奢聞之既雕既琢復

歸於朴欲返末俗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儻然無心萃乎芒

乎其送往而迎來處世務紛如草木之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從其疆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因其力所自盡不強所不堪故

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無損吾心而況有大塗者乎賦斂且然況處

塗者乎其願應可知已北宮奢所云即虛己之道也一之間無敢設也是虛己精髓

語所謂大塗又豈在於一之間之外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謂不致犯患東

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意怠其為鳥也紛紛音秩音秩音秩音秩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

先嘗必取其緒世所是故其行杭列不斥類雖而外人卒不得

害是以免於患燕以不露其直木先伐可用甘井先竭可飲子

其意者能免患也以驚恐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

不免也不免於患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

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於眾道流而不名居不居

之名名書德行而不名處不處有德之名純純其心常常其行

乃比於狂如猖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

責焉至人不聞不聞子何喜哉何喜於自孔子曰善哉辭其交

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不向食枵粟不珍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鳥之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有死喪之患

凡人處世總是有見異於眾之心則眾來傷之夫見異於眾

之心不出功名兩端此兩念消釋則虛己之道其庶幾矣○

說到鳥獸相忘透過人道一層雖是快筆實亦至理也

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扈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亡者與林回之七者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或曰為其布也錢貨與負之與赤子之布寡矣不如為

其累與為有累而赤子之累多矣過於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何也林回曰彼璧以利合此赤子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

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

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

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言非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

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拒於前無可拒其愛益加

進而真意愈覺相異曰桑扈又曰舜之將死其命真命不離乎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皆言因緣則不離乎率

則不勞不勞於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天然與率何求

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動又何資於外物皆言止須

以天屬者形迹盡融而真性相感其與人本非強合豈得易

離此處世第一義也

南華經卷下

四

牛歌圖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腐音絮也係履音履而過魏王音魏曰
何先生之德音困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
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道時也非道王獨不見夫騰
猿乎其得柎梓豫章也攬其枝攬枝而盤結而王去其長其間
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皆木之危行
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非有加以束急處
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德矣可
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如欲不安於德則比干受害其
說不是德後仍說
入德口鋒甚快

不遭時則不得不德與世推移之道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歎
氏之風有其具有枝而無其數而無其數而無其聲而無其聲而無其角而無其角而無其主

南華經卷二十

五 牛歌

音木聲與人聲犁然者其土釋然也音田有當於人心顏回端拱還
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恐其廣己而造大愛己而造
哀也愛己而造大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其解在下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一任自然也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極不行
非我歌也曰行也皆天地流運物之泄也運動萬物而泄言與之借
逝之謂也吾惟順化與為臣者不敢去之臣受命理不執
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然則天命我以窮不得
所以無受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始用初達也初
而無爵祿並至而不窮如此益物之所利乃非己也於無
與吾命有在外者也乃吾之氣數偶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
也也吾若取之何哉虛叨爵祿無異盜竊此君子故曰鳥莫知智於

鷓鴣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音實而棄之而走其
人也而與諸人音與於人室音室社稷存焉爾非但託居在此耳
之柄人操之乃知於所性無加耳此所以無受人益難也孔子
言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物
易此處卻如此說極有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物
而不知其禪之者不知誰為禪之端焉知其所終焉知其
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惟守正以聽變化之自然可見境會之
所以無始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與
天皆天為之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天即理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性或不能全其天以聖人
然體逝而終矣其身又惡有以已與天抗者耶此所以人與天

四節無一語及陳蔡之事然分四節讀之陳蔡之窮已不啻
如浮雲過空矣。四句之義一句妙一句說到無始而非卒

南華經卷二十

六 牛歌

目前所值不過電光一閃耳說到人與天一身同造化轉如
逝水更有何點塵為累邪此等處俱領畧不盡。孔子陳蔡
一事一篇中凡三引之話端各別俱為處世之微言又俱道
著根本處蓋道無二用牽著便是這裏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音陵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可同感周之類類而集於栗林音栗莊周
曰此何鳥哉翼殷也廣不逝林也目大不觀所感逐故如此寒裳
躍步執彈而畧之便也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
臂也螳螂臂大舉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則自蔽故曰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而忘其真失其常性故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諍之為壽其樊也此
妙莊周反入三月不庭庭且弟之從而問之夫子何為

問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言
鵲之逐利而自反招虞人之辱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類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
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接連寫出數層妙境使人有目不及眨之趣蟬一層螳螂一
層異鵲又一層已數累之上矣又轉出虞人逐萍一層收入
當身如窮幽陟險之後又轉一勝真文家樂事也。方見利
於前不知已召害於後輾轉相生各不自悟可見人在世間
方寸中偶爾一動便是無數倚伏之機尚可以妄萌一念少
生一事乎故虛己無為道未有踰焉者也

陽子之宋列子作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
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

南華經卷下

七

牛歌園

美彼自以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彼自以吾不知其惡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自聲不安往而不愛哉
有一我見橫在胸中涉世皆面墻矣莊子反覆致警蓋為普
天下人最深病根只在於此此根未除種種惡習生發種種
禍機踏動矣莊子欲為拔去則道德之鄉不遠矣

南華經解卷二十終

南華經解外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田子方

第一段引出一真字以後逐段都發此意。人皆取其糟粕
遺其精華狗其迹相亡其神理道何自明於天下乎夫道之
妙不可以名言不可以指測惟悟真者得之。要寫真字既
不可名言指測故通篇止借遺言遺事忽影忽視使紙上恍
惚可觀但不知何處得這許多妙事妙言萃為玄屑之數也
可知大半莊子自。真字便是孔門誠字誠者一也如神也
造不是現成文字。物之終始也無息也無倚也無聲無臭也了此數句便盡此
篇之義可惜學者先不識誠字無怪其以南華為彼家言矣

南華經卷下

一

牛歌園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然工人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
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無擇子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
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看他節次引入子方曰其為
人也真此一字已畢人貌貌雖而天心則虛虛緣而葆真
養吾清而介清容又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不待使人之意也
消不肖之心自消蓋真無擇何足以稱之無得而子方出
文侯儻然終日不言皆自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
子順始吾以聖知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
形解而不欲動然口鉗而不欲言詎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喻其
皆土梗也夫魏真為我累耳

從數稱說到無稱純用輕筆引起有態有境止要點一真字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未學而陋於知人心本體於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斯見我今也又斯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予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人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頃之見我者進退一成一規一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同我也似父形容其明禮義而不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此句接妙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知道在其身亦不可以容聲矣復者

雪子口中寫得豎儒可笑李太白嘲魯儒頗得此意夫子之於雪子則以真遇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絕塵則無迹可喻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凡此字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凡此字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凡此字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規矩而民蹈乎前民自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此則神仲尼曰惡不可與化同體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以日喻萬物莫不比方從日為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凡事俱以是出則存相見是入則亡存亡之出入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造化之往來為生死如吾一受其化成形而不

化以待盡有盡也效感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化機之在吾心者則薰然成形分明有知命者不能規於前而神運不息而無窮然成形定形知命者不能規於前而化之速難知命者丘以是曰且則吾亦與俱逝而已凡此唯不能規於前而心活者吾終身與女與汝言無一交臂而失之乃轉盼已不可哀與日復如此汝始著乎吾所著也耳明於吾所著者之迹彼著已盡矣所著者忽已過去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馬未嘗不歷唐肆然頃刻過去馬豈停於唐肆而未之路肆也於是因回原以馬喻故亦即馬言之其旨精甚唐中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服言素所佩服中吾與汝本無可雖然女笑患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執過去都即成忘雖然女笑患焉雖忘乎故吾有不忘者存故吾去而新吾又生無頃刻留亦無頃刻也則時時有吾正是觀面相呈妙絕絕妙絕此等一篇善解都不知作何語可嘆

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以為言天地之化機可以為言一

心之妙運可總一道也此段發洩此義大聖大賢相對微言第二三章不能說亦不能聽者也。天下一事一義一時一義稍有遲留便不相及此何以故造化本無停聖人心便須相肖也唯聖人心即化化即心同在活潑潑地所以轉盼非故而放於日新也解得義之與比一句便是此處了悟學人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熱然音熱似非人孔子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音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造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物之初無物之際也遊心於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無知之而口辟焉而不能言欲言之而不能嘗為女議乎其將將必之義謙詞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

乎地其陰陽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所窮謂物之初也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宗在物初人奈何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指物初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歌詠之先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也易易也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變易而不失吾水草之常喻喜怒哀樂小變不入於胸次夫天人不以變態亡其真常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萬化不一而同焉與真一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介猶乎真常超奇矣棄讓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真常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南華經卷二十一

四

牛歌園

極言變未始有夫孰足以患心則道遠己為道者解乎此履道者知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作假字至言變不失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說當作脫言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洑也洑音勺無為而才自然矣水無所作為惟順至人之於德也不修無心而物不能離焉體物而不可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覆微夫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醜雞與醜雞雖醜也覆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大至二字妙固一也即天也物初則無物也無物之際宗主在焉即真是也遊之方在小變而不失大常夫變也者物態不啻有萬也常也者天下不出於一也知萬物為一而得一則自不以變失常矣即葆真是也末後并用功之迹都掃去所以為真人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也此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備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備者冠圍冠者知天時履句音句履者知地形緩佩珌者緩步事至而斷佩珌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言公如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備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應轉獨有一丈夫蓋真儒也其人為誰非吾夫子不足以當之夫子為哀公時人莊子蓋寓言特尊吾夫子一人為真儒也何以知其寓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何由得與魯哀公相見耶一部莊子大半皆此類也

南華經卷二十一

五

牛歌園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康後故足以動人師錫帝禪一個爵祿不入於心一個死生不入於心皆完其真也無心於為而獲應如此則知有心於為者之拙矣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史畫受命揖而立砥筆和墨畫者在者半此不能有一史後至者儻然儻然音坦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解音攤自得其真字妙出自意外也曰可矣是真畫者也真畫師不在於筆墨之間學道人奈何不求為真儒而以文物為宗師乎文王觀於臧地見一丈夫釣分明而其釣莫釣又似意非持其釣不是執釣有釣者也別有常釣也六個釣字錯落頓挫

王欲舉而授之政蓋亦象外過之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且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同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變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不必疑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功散羣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功四竟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功同務也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功無為也不復有黨長官者不成德不自功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則以有心為政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以信人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循百姓一時之一丈夫者分明是太公也其釣也有不釣之釣故其為政也亦有不為之為是真太師也公佐武王開國於齊何有夜遁之事蓋借此以跌明有心為政者之非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滿指杯水其肘上水於上也發之適矢矢句○一復也復也○第二矢已復在將將放言定也發之適矢矢句○一復也復也○第二矢已復在將將放手食中無名三指方矢矢句○第二復也復也○第三矢已復在將將放利於放也者也不勳如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猶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高山背臨深淵逡巡退足以三分計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之二分垂在虛空駭絕之事妙絕之文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

南華經卷二十一

六

牛飲園

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恇目之志內恇則目眩又何目為爾於中也殆矣夫

太公有莫釣之釣無人有不射之射射以神定為主妙如御寇猶技也必如無人則進於道矣寫無人登高臨淵險極嚇極此際四邊無倚非真全者其孰能之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微適貌鼻踵息而不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外物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可貴者在彼邪亡乎我若在令尹在我邪亡乎彼若在我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惘然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悅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劫伏義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山而無介石不得入乎淵泉而不濡水不得處卑細而不憊貧賤而病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其充滿如此孫叔敖得真人之意矣孔子因而廣之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五字作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妙妙吾所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存者真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愈妙

真存者無一亡也真亡者無一存也存亡在我豈以國哉連下三轉峭宕無比其快又如風○散散叙十一段話說段

南華經卷二十一

七

牛飲園

段精微段段閃爍一再讀之耳目心思之外隱隱如有所遇

南華經解

句曲宣 頽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知北遊

此篇摹寫道妙只是一無在全部為直指奧窔之文然其虛明解脫已曲盡文家禪射之妙矣

知為識也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奔音焚隱然之丘足知本不道者然北遊於此登於此則知較進矣所以遭妙人也而適遭無為謂焉無謂也又託一人名為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汝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事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故作粗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本無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玄水不得反於知之故處也登狐闕之丘

寓言狐疑而觀狂屈焉相也又託一人名為知以之猶言也歎闕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嗚呼知之將語若無為謂之渾也中欲言而亡其所欲言名言也知不得問反乎帝宮帝宮者主宰也見黃帝而問焉黃帝而問焉言求諸心也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皆言自然知問黃帝曰我與若汝知之彼與彼無為謂不知也其孰是邪孰是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本然狂屈似之合道我與女汝終不近也有心故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揚明大指下文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仁義可虧也義則有分別滅禮相偽也禮則浮文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去之可也禮相偽也足助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者曰損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曰損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曰損

如今已為物也和散而欲復歸根於道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
大人乎大人則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與死生無窮
又何患任其屈也故萬物一也其所惡者為臭腐以死為臭腐復化為神奇
神奇復化為臭腐始而美之其所惡者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其美惡之心
聖人故貴一古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
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
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汝知之奚故不
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
予與若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看他言道之後又繳明
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結句冷然無為

南華經卷二十一

牛飲園

道在於無有心則非故知最言道也今知而涉乎玄境則與
道遇矣故道無為謂也道之而未能得仍求言之者蓋習相
未捐所謂身在此山中不識廬山真面目也反於著察之地
生其狐疑是知之本色又問狂屈則是不能得乎上而求其
次也求其次而又不能得乃反求於心是又其次也甚矣知
之難與於道也。知者心之所出然心無所不涵故反求乎
心而黃帝能言道也道非言不明究竟道不在言故末段仍
歸到無言者是道忘言者似道而黃帝之言道與知之求言
終不近道也。如此一篇大文字止是把知者不言三句演
作一幅畫圖耳莊子欲寫難明之道不得已而出為妙想成
此景境後求子虛烏有毛穎墨君等作紛紛
何不得已邪。看他末後收煞明言是者以其不知終不
近者以其知之便曉得劈頭用知字託名之故。心雖能涵

道然終是與知一類故打并在知一邊同說個不近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利及萬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氣候明分
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各有成性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
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下文皆寫天
明其當今彼地天神明至精與彼物物百化言天地以神明至精
已死生如此方圓如此莫知其根也所以然扁然而萬物
自古以固存雖莫知而無物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
之成體小無間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一降變化日新陰陽
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以此不爽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以上皆極寫根可以觀於天矣地
觀於天地而無事為作也

南華經卷二十一

牛飲園

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女汝形體一女視天和將
至則和氣攝女知心一女度神將來舍則明德將為女美
道將為女居此女瞳然有如新生之犢無而無
求其故測往迹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悅行歌而去
之妙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同晦
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叶音迷彼既無心彼何人哉叶音齧散灰
哉一叶
歌詞妙
寫兩人相悅以解神境俱絕。被衣前所言者學道之功後
所歌者有道之象未嘗一字言道然滿眼都是道機矣
舜問乎丞名曰道可得而有乎曰女汝身非女有也既然奪去
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

形也生非女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女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女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是天地之疆陽氣也健動處言之又胡可得而有邪又倒插

委字妙造化流而不息偶爾委寄便成一物未幾又復歸還如委任者暫以相付終非我有也。如此痛揭方便學道人懸空解脫夫焉有所倚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寡聞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掎擊而爾知夫道者然難言哉此句先將為汝言其崖畧邊崖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提起精神生於道形本質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本由道生精神形相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不知

南華經卷二十二

四

牛飲圖

所無房所不知四達之皇皇也薄博邀於此道者四枝同股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一乘之詞甚見道且夫博之不必知在博不辯之不必慧在辯不聖人之難言也且夫博之不必知在博不辯之不必慧在辯不聖人之斷之矣務辯博也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故也聖人之所保也聖人所保也則淵淵乎其若海也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無窮之藏如此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功猶在物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根源自然之道居不見之也為造化根本凡物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寄迹也下文又中國有人焉不可偏指為那一邊非陰非陽乎就人身言之又中國有人焉不可偏指為那一邊非陰非陽乎陰陽處於天地之間乎天地之分明是太極直且為人直姑且為將反於宗初之宗自本也觀之生者暗因臆物也

暗聽氣也言人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矣足為不遇偶爾氣之物雖在俄頃中又果有草有木有倫理人倫雖堯樂之是非何足分是非果有草有木有倫理人倫雖難能者所以相齒其所以然者相去不遠聖人遭之而不違順過之而不守推調而應之德也偶然而應之道也無心乃帝之所與王之所起也若亦止此泛應之道耳。一乘人生天地之間若自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生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對死者言曰生人解其天毀墮其天袞不知人有解如天以毀袞拘之今死則如解袞墮其天袞不知人有解也墮音揮同應發弓囊衣囊取譬精絕紛乎宛乎復約束宛於象外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化如入客之遊於家不為快樂反為哀悲乎上用出入二字代生死字原妙。不形之又一束以上言人身之昭昭有倫者不過道之寄迹也。形所不自出形之不形形所為是人之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非將至於道者所務也二句也乃云非將至於道者所務蓋欲并掃去此一語此眾人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明見者不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不聞為道此之謂大德

南華經卷二十二

五

牛飲圖

總是說道自然耳夫道自然難言哉一句便盡矣下用昭昭二句一提遂詳言萬物之化一本於無形之道作二小段更遞入人生之形莫非暫假此無形之道亦作二小段蓋道之自然亦既明矣雖然如此敷陳不疑於自然之不難言乎末一轉急收到同知之論非至者所務則道之不客言又明矣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指其而後可莊子曰在蟪蛄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五磬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

在無有中習焉不察其有無曾未嘗一經意者也夫子有
乎無有乎著此一問使人陡地醒眼矣不得問妙無答者也
不得問而愴怳之頃忽下數句描摹描出無字真所謂向虛
玄而染墨者也昔人稱畫風畫火便為絕技豈若此文之畫
空乎○予雖有而實無矣而未能若竟無之為無也然則是
無而未離於有也及為無而未離於有矣何從至於無無之
境哉數句輾側恰盡光曜身分諸解此等處亦多失之無有
中間皆須稍○予能有無句據其所已然及為無有句逐其
所未足有無無有一顛一倒而句意不同是轉筆之妙也○
寫道只是一無若莊語之便是中庸末後一節文字細細讀
之自解人頤

大馬大司馬之官之往捶鉤也鉤者大司馬往鉤也年八十矣而不失

南華經卷二十一 八 牛歌園

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
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其是用之者技假不用者也神
以長得其用十字一句掩者也字於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無事
乎物孰不資焉

用處之妙在不用處不用者乃無不用者也甚矣無之貴也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凡有
於無即今之未有人物而可生人物則古之未皆生
有天地而有天地其理一也蓋以目前喻之再有失問而退
也意解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
今也昔日昭昭然已今日昧然迷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
昭然也神者先受之神明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念
又狗於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總之一氣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迹象也子孫可自無而有乎天地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末應矣無可應

對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非欲以生生死此死者死生有待邪
皆有所一體皆道之自然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反物物者非
物也物出不得先物也不得先物出已涉形器由其有物也此
物也而猶由其有物也無已從一疊一疊而無已蓋自無而推之且
推之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之仁無有
已者由一心而生去亦皆取法乎

夫自無而有者道之所以無窮也今滿眼物事皆是自無而有
則古之天地亦是自無而有不待再思者也無之妙也如是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與
而無回敢問其遊遊心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與
動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於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竟

南華經卷二十一 九 牛歌園

化者即不化安化安不化何有化不安與之相靡何可以內與
者之流行耳必知其化不化止狶章氏之固大黃帝之圖臨有
必與之莫多必知其化不化止狶章氏之固大黃帝之圖臨有
虞氏之宮隘湯武之室隘之迹而規愈濶於外君子之入
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有心傷物而況今之人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是非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
為能與人相將迎遊心自然雖將之迎非自然也山林與
阜壤與使我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
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徒以身為外境哀
焉可悲極矣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但知遇物而不知能而
不能所不能知以材能為能而不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
也知有所不能則有所不能也夫務能乎人之所不免者推測以冀
盡能豈不悲哉而待盡已耳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

必欲以知之所知則淺矣豈見道者
齊之使都無不知則淺矣之為哉
無將迎則遊於自然矣其要止在不逐物以勞心蓋道本無
際以有心與之則失也

南華經解卷二十一

十

半歐圖
藏書

南華經解卷二十二終

南華經解 雜篇目錄

南華經解雜篇為文十一首

謂之雜篇者不是於道有龐雜之言止是隨手錯叙雖各段
自有文法不曾結換成篇耳

雜篇有作於內外篇之前者如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一段
冉相氏一段罔兩問影一段等是也蓋先記於此後來作文
又採用之有作於內外篇之後者如寓言一段及天下篇等
是也蓋作書之後自加發明也雜篇隨手錯叙至天下篇則
特意結撰為一部總跋是古今有數文字

讓王盜跖說劍漁父文理淺薄的係廣鼎今從東坡先生說
離附於後賞鑑家自知之

穎識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列御寇

天下

讓王

盜跖

說劍

漁父

以上四篇書本在列御寇前今更置之

南華經解雜篇目錄

半歐圖
藏書

五一三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庚桑楚

老聃之役學徒之有庚桑楚者史記作亢桑偏獨得老聃之道

以北居畏壘之山山見洞靈經其臣之畫然明察知習者去之

其妾之孳然諱篤仁者遠之擁腫醜之與居軼掌疾之為使居

三年畏壘大穰異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

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年無可喜庶幾其聖人

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言立之尸而稷之乎稷享之社而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快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

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同

而然哉大道已行矣乃物不知所德而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

室隱處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於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

竊竊焉欲俎豆祀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杓音標北

自表著如斗柄之以吾是以不釋然於老聃之言遂而百姓皆

謂我自爾今畏壘人反此故不快也

因人見德陡自不快所云古之學者為己此所以為老子高

足與

弟子曰不然夫尋尺常倍之溝巨魚無所遺旋其體而鯢鱒為

之制曲折自主步六仞七尺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

之祥妄作妖祥於其際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

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此言報德且夫子亦聽之矣可也

勸庚桑作兩層意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西同舍亦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乎

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流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喻顯異則致禍

下語轉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皆以深藏自全○曹孟德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以上一層言且

夫二子者舜堯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辨也此事分辨如身且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言將令後世妄行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項形容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爭而知

則民相盜詐之數物者上數不足以厚民之於利甚勤子有

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隙音裴薄也皆

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

有人與人相食者也以上一層言

答弟子亦作兩層意

南榮越音朱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

以及此言邪藏身深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全汝形三句已盡藏身要訣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目有而盲者不能自見

不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耳有而聾者不能自聞

與形吾不知其異也心有而狂者不能自得

形亦辟矣昭然而物欲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言己與

必勉力聞道庶達此理今則未也

本源未徹何以能全形抱生靜其思慮哉此處深見南榮虛

心○物或問之知得病痛聞道則達曉得大體

與桑子曰辭盡矣道一引成奔蜂不能化蠶蠅越鷄不能伏鵝卵之卵魯鷄故能矣故也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辭合妙品奔蜂越鷄兩句本是一排自喻卻於鷄一邊添魯鷄數句影著老子跌宕可愛

南榮越羸也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

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眾也駭人南榮越懼

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

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因老子所素持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名愚知智乎反愁我軀心不仁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又不一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南華經卷三三 三 藏書

願因楚而問之先容而迷問

與人借來之眾妙吾人止一心也三言則三心三心則三人

矣復輾轉於知不知仁不仁義不義之間則每一心中又具

無數心合三心計之而人遂不可指數矣妙妙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論今汝又言而信

之楚復自言益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根本揭竿而求諸海也

無所於表著處求之是揭竿而求也終汝亡人哉如流亡之惘惘

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所歸

沁心之語如冷水一澆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清去其所惡欲十月自愁未即能

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如熟物之氣蒸

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惡猶夫外轉者也外轉者

單受外轉有內捷之法單受內轉有外捷之法若外內俱轉

則動而物交坐而心馳如落叢棘如墜膠漆雖有道者無奈

何況初學乎甚言其病根深雜也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自知然其病

者猶未病也病止此耳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能自知病所在復聞道而增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生且求全

交戰之疾是病不可治也 南華經卷三三 四 藏書

病未易去且求衛生不治之而養之真端本之見也在醫家

為王道高手在儒家為大學要方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將迎能止乎定能已乎息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得能儻然乎

無能儻然乎無能兒子乎自然兒子終日嗥而嗷不嗷不

和之至也終日握手而手不挽音業愁聚也言其拱其德猶

也乃其性自如此終日視而目不瞋俗作偏不在外也偏無所

於外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

之經已

養已之方莫要於還其赤子孟子亦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者也兒子句特申詳之不是取譬便是說盡工夫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

者是不過解釋乎胸中便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
天與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異不相與為謀不相
與為事儻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
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
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
有惡有人災也以上南榮老

曰非也曰未也而告之又無進詞是何以故蓋至道已不外
上段但一有心以此為至即是眼中金屑矣老子止要并消
去他這個念頭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胸宇安泰則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自人爾之發天光靜生明也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天助之天理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自人爾之

南華經卷十三

五

牛歌圖

此一氣調下趕出兩天字言
人見其人而實已通於天也
泰定發光靜者自驗之濼溪曰靜則虛虛則明亦此意也但
語不及此之妙。發乎天光則天在我矣下又用人字跌出

天民天子兩天字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
能辯也三者皆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敗之若不信知止之言而妄求所不能則備物以將形具聚理
藏不虞以生心却退藏於不慮度敬中以達彼然後由不取之
成其天若是以而萬惡災至者皆天也非人也非我之不足以滑
而不知所持耳而不可持者也每發而不當則非當業入

而不舍外事擾入於每更為失每為粉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
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

細讀此段純是君子慎獨之功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契也契合乎券外者志乎期費契合乎外
博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庸常而志乎期費者賈人也如商賈
人見其跋趨足猶之魁然徒見其外非不魁然矣作不盡語
為炫耀者頂門一針

與物窮者物亦入焉相窮者相窮始也我與物與物且者其身之
不能容焉能容人且存待物苟且也不能容人者無親無
親者盡人不復能兵莫憐於志鎮鄒為下人畏也寇莫大於陰
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二氣使人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然

南華經卷十三

六

牛歌圖

氣何能害人心為之主存心於薄
則有以相召也此言自取損也
谿刻者當勒之座右。人畏其傷者志也自召其害者心也
可知渾渾漢漢之足貴矣

道句通其分也分則有珍域道無珍其成也毀也
毀之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既分則多所惡乎以備者其有
以備本不須備而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已死期近矣出而得是
謂得死以外馳為有得何得滅而有實真神已滅而鬼之一也
與鬼何異以上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紛擾絕矣出無
本道無入無竅道無有實而無乎處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上下
則有長久而無首尾始終之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上下
不可指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始終二字妙解不煩有乎生有
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

也萬物出乎無有不能以有為有不能出於無有必生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故聖人藏焉以上深言無之妙

馳心於有者墮乎鬼趣斂神於無者得其天門分別兩種與人看最深微亦最明切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等一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喪以死為反也歸是以已分矣又此已分生死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此又貫穿生死又是三者雖異公族也言一大家蓋同昭景也著戴也此二族是著其所申氏也著封也此一族是著其非一也為楚公族無二本也

三說皆能見道異派同源也設喻處先說公族也後找出三

族煞以非一也是倒裝文法

南華經解卷十三

七

牛飲園

有生賦也何彼此出於閭穆如餐底一抹是黑披然分說白移是忽爾分教人各曰造化移而嘗言移是其狀非所言也本不離然不可知者也乎鳥知不可一言職者之有脆也音皮牛該下可散也而不可散也以見性之全體是散而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室者必適焉亦小者不棄之義○兩喻參差頌性皆比不足言者室者必適焉亦小者不棄之亦可言也欲言移是先作如許淡蕩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試言之則可是以生為本據為根本以知為師以己為質因以乘是非因此相乘而果有名實如確有名因以己為質因以乘使人以己為節以成己所守因以死償節且自以若然者以用為知智以不用為愚以徹通為名以窮為辱皆生於見移是今之人也古不如此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何異蜩與鶯鳩同而

人又與之同故用兩同字也

人生渾同耳分異之見只是規規為己寫來可付一笑說得與蟲鳥一般真看破世相也

與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鶯解謝以放兄則以姬履兄足則不之而已大親則已矣若是父母則知其怨己并不必故曰至禮有不人即已至義不物無別至知智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不須以金為質○可見道以相忘為至也

道愈進則形迹愈忘世人何故趨其下者

微同志之勃也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遺胷中則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南華經解卷十三

八

牛飲園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應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曉也如目斜視一方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善法而拙乎人自能夫工乎天而良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能天不知工天也全人惡天惡有工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人乎自己分天分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取之耳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若雀適於寬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尹與奚所好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珍也畫外非譽也移畫未得確解郭象云畫所以飾容

故按而棄之也姑存之胥靡登高而不懼遺生死也胥靡雖四無賴於生故不懼死人心能盡

夫復謂習不餽一作愧言反復循習無可愧而忘人能相忘於

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純乎天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

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

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

緣於不得已不得已而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南華經解雜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徐無鬼

徐無鬼魏處因女商魏見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

山林之勞願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上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擊

去也引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

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君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

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視然上之質若亡其一一者已也若亡其

也有己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

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卽若佚卽佚神驚不測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

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悅吾君乎

吾所以說悅吾君者橫說悅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去說悅之則

以金版六駿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

先生何以說悅吾君使吾君說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

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接口去

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

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碩夫逃虛

空者藜藿柱也舉乎鼯鼯之逕跟位其空逃者乃跟隨而聞人足

音蹙然行步而喜矣比見似人者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警欬其

側者乎況聞親人口聲又進一層而況乎兄弟親戚之警欬其

乎夫真人所固有但為物累迷喪耳今以真人之言警欬其側

不香遇至戚矣鳥得不悅○若亡其一若喪其一真人之言

也以人論之即是嗒然似喪其精之言矣○漢人一論善字引
端未竟緊接逃虛一輪透出其弟親戚一轉其善乃更不可禁
武侯大悅之故如鏡花水月不言自喻矣真
言沁心非至感感心不能寫其親切妙喻

以狗馬之真動人之真是從武侯之所好通之○物慾奪舍
真性蕩失與流人逃入何異偶一感觸真言如遇故戚不覺

欣快矣讀此曷勝慨然流人逃入是喻性之散失
在外不是喻人勿悞讀之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同撰
兼也

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

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

君也君曰何哉矣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

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人皆同耳登高貴不可以為長居下賤

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形雖得養心神不自得處夫神者好和而惡私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此病自武侯曰欲見先生久

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

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冰蠶之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

成美惡器也凡有心要成一好事成一不君雖為仁義幾且偽

哉有心欲為好形造形既形造器者形造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

戰既生事又有傷自生君必無盛鶴陣名於門樓之間

無徒步兵騎將日與物君必無盛鶴陣名於門樓之間

與兵爭奪無藏逆於得無藏德逆之心於貪得有所貪得無以

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好處勝之惡乎在世事皆

那君若勿已矣勿若修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攪夫民

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存誠順應則民已脫於

欲愛民而為義偃兵是有心成美也有心成美必致多事而
爭勝無鬼止勸他勿動心兵存誠順應舉世大和惡用偃兵
哉真天德王道之言也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

馬昆闢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襄城名也蓋

襄除也詩猶狃于襄是也除去城府之野即謂廣漠之野也七
聖遊方之內者故至此皆迷看下文童子有舊病而長者教之

可知適遇牧馬童子襄城之野固童子心問塗焉曰若汝知具

茨之山乎曰然若汝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童子能知之也黃

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

下小童曰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矣若此者目前之境即襄城

下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舊病音音茂

遊於方內斯有舊病矣○童子又自言少而自遊於方內也音音茂

時喻人生自赤子而稍長便涉於方內也音音茂有長者音音茂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乘日之車妙與日俱往而遊於無城

者病者工矣音音茂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

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音音茂論因帝問不得已而應之猶幾

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

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

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止是除害更無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

退

至襄城之野而七聖皆迷七聖未能為童子故也能為童子

則身在此野中豈有不識真境真人之患哉天下同宥於此

野中便更用為字不著故曰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正是

現前指點索解人不得又增牧馬一喻然於馬無可加只須

去其害馬則仍是無所事之旨非有益也○特訪大隗卻止

遇童子童子之與大隗是一是二見童子不可見大隗矣見童子已真見大隗矣妙六合之外只是襄城之野之進境

知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許請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三法先一求招世招

勤之士與朝言起而在朝中民庸之士樂官為榮筋力之士

矜難多力故以勇敢之士奮忠則奮兵革之士樂戰行陣

樂試枯槁之士宿名留意法律之士廣治欲展禮教之士敬容

所習仁義之士貴際人又在交際○九種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

禮貌仁義之士貴際人又在交際○九種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

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非其業之所在意氣有所不注焉

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勤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鼓舞則精神

救法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為尤則夸者悲不免憂悲

南華經卷十四

一筆寫出十九種人情溺於所向各不自禁波靡一生無由

拔脚真覺可晒可涕○句調參差錯換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無的而

善射則皆羿矣可乎○借皆羿引下皆堯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

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者故以為可莊子曰然

則儒墨楊秉四公孫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

邪乘墨子各應如轉一語打進既可皆堯便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之煩火也極寒而夏造冰矣冰可立成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之煩火也極寒而夏造冰矣冰可立成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之煩火也極寒而夏造冰矣冰可立成

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宮角相應律無非同也瑟於堂一於室鼓

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此莊子駁魯連之道未足為異也言無論二瑟五音相應姑就

變調則於本調之五音既成五音各有所定今或改調一弦而為

二五音可旋相為官今所改一弦便為變調之宮如君主然則

餘五音隨之而動也夫一瑟之問又是變調無不相應如此則

二瑟五音之正其相應尤理之常然何足異乎今違以此誇其

見在人則見以為非在己則見以為是究之夢相召有以異乎可

魯連邪我一句應轉或者魯連句乃如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

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也以聲譽而未始吾非也則矣

南華經卷十四

若矣言四家皆以我為是則何如矣蓋因上文莊子曰齊人躄

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其求鉞肩鐘也以束縛鉞長藥

故也○可謂不愛其子矣其求鉞肩鐘也以束縛鉞長藥

可謂能愛鐘矣○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唐無著也蓋唐有荒

始出域不急于求也○可謂不愛其子矣其求鉞肩鐘也以束縛鉞長藥

於推類之適有遺乎而齊人不自知其非也喻惠子與四子正

相類耳乃自以為是而不知其非與齊人之用心等耳○將

不愛子變作兩意將愛鐘夾在夫楚人寄而躄者夜半於無

中問皆故為此錯落跌宕之句夫楚人寄而躄者夜半於無

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岸也而足以造於怨也又

躄人上變出楚人一喻出奇無窮言楚人之躄而寄於舟者

忘舟人載之德乃於無人時與之鬪殊不知此時舟尚未會

喻岸則正少舟人不得力既乃與之鬪則徒足造怨而已何益乎

道岸徒鬪罪而已此蓋莊子自占地步深斥惠子也

魯連一喻如許信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究竟與人不

達耳齊人一喻如許信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此明人之心不自非耳楚人一喻如許信屈及至看破取意止是淡然尚未至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音惡也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捷聽任手也而斲之盡

聖而不傷寫得妙絕郢人立不失常使人未測所謂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好奇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是也意止此一句

質矣吾無與之言矣
鍾期死伯牙不復彈郢人死匠石不復斲惠施死莊子無與言嗚呼人生在世雖挾絕技又惡可以獨適乎哉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下病字可不謂云言不可復

南華經卷二十四

六 牛飲圖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子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廉潔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數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亦逆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列于作下不畔此處漏一不字也與之相忘下不畔者汎愛眾故在愧不若黃帝故上而哀不已已下者不見德而亦不忍畔之若者故下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不事勿已則隰朋可
隰朋幾乎合道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驚懼而走逃於深

矢能接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而見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捷便以敖予以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女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甘困解顯就三年而國人稱之

狙以見巧速禍古今網罟中人率皆狙類也若顏不疑者可謂勇於進德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言其出類拔萃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君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以得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驚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喪外吾又悲夫悲人者亦自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亦自

凡有一念累其後而日遠矣久之累心盡遺乃今存
起手與齊物論所引略同顏成子即顏成子游也下文則甚明淺

南華經卷二十四

七 牛飲圖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也蓋二子導孔子使言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上用言字挑此故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不須孫叔敖甘寢高秉羽舞而郢人投兵不也丘願有喙三尺喙者言之具然喙不能言也有喙三尺則不言孔子言孔子就二子當身指點謂子大夫皆有不能言也○二子導言之教何獨丘而在於言乎斗用隱語熟住絕彼彼道之道此子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非見德者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非善辯者名若儒墨而凶矣以名相標故

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
民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
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
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備矣天地無所
備矣不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己貴於物故也反己而
不窮循古而不摩不費心於揣摩大人之誠後之以下莊

就仲尼不貴言處推而廣之大道之無為明矣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

歎曰相俗作也為祥子綦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

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九方

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

泣是樂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

南華經卷二十四

八

牛歎

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彼之
重於酒肉之間夫酒肉固入於鼻口矣若所以致此者祥者

必於故汝不知也特用酒肉鼻口字寫得鄙陋不堪吾未嘗

為牧而祥牧羊生於南西未嘗好田而竊生於矣北陽若勿

怪焉何邪分明化詩經不狩不獵二句而用意各吾所與吾子

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遊樂於天順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自養

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

而不以物與之相攬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凡此
是與子修道未

是與子修道未今也然有世俗之儂焉然居然也今居然

而祥生不田而熟今也然有世俗之儂焉始乎非我與

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今無怪行而有怪則非
是以無怪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驚之則難不若

刑之則易於是乎刑而驚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

而終渠公當是齊君或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適當君門之
言一齊都命人絕倒

無怪行而有怪徵則為不祥常訝今之酒肉一生安享富貴

者豈以其本有怪行便得無事邪嗚呼非分之福子綦之子

猶不能以全受況下此者乎微子綦一番至論誰為於炎熱

中映之冰壺者歟

蓄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

之意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

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勤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

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

貪者器即重利盜路意貪貪如禽是仁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譬之猶一規也規猶目之一管豈能盡萬物之情乎夫堯知

南華經卷二十四

九

牛歎

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不矜賢者始知
有心之賊天下

物各有情欲一以我之仁義之見治之所遺多矣譬猶一規

妙妙

有暖姝者溫柔有濡需者因循有卷婁者拘攣有勞勞所謂

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說也悅也自以為足

矣而未始知有物也不知其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

是也擇疏蠶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

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進退為此其所為濡需者也豎其者舜也

羊肉不慕豕豕慕羊肉羊肉膾也舜有膾行百姓悅之故三徙

成都至郫之虛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童

不毛曰莫得其來之澤則土成沃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自取所謂卷裏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眾至則不比眾至而己不比則不利也不以爲利而就之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三樣色目甚新不是好爲尖巧止是鄙夷俗學耳

於蟻棄知也猶有於魚得計忘矣於羊棄意也羊猶有以目視

也繩其變也循繩者與變者○諸本但作其平也古之真人

以天待之也字當不以人入天貴有自然也古之真人得之也

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未嘗執定得藥也喻其實也

鳥桔梗也雞雁也豕豕也豕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也

南華經卷二十四
君臣佐使各因症候以一件爲君其詳不可枚舉得失之各因其時與此正同故真人不執也

首三句影意甚奇下面接得明切總是要無心耳天下之理

有心則滯真人一味圓通無礙時爲帝一喻誠妙論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

唯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全歸於性故曰鳥目有所適不能盡

有所節不能短解之也則悲者必有所拙未能無所不可也

日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合水耗能請只風與

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作有字攪也恃源而往者也

一過且有損今即使守定在此而河亦不覺其相攪者以恃

源而往水自不損故也○此見其本全者則無所不可也

水之守土也審也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三者皆自然

故目之於明也始耳之於聰也始心之於殉也始凡能外有所

其於府內也始見所長故危也始之成也不給改及改禍之

長也茲萃也日積其反也緣功須而學力其果也待久即果於日

有亡國數民無已若不能不己不知問是也於是不知審問

凡外見所能者皆內有不足者也內有不足則損之者至矣

恃源而往斯物莫能傷學道入須討得源頭所在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音而後善博也無多必恃

博遠也舉此以況下知之不貴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

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然後天真不盡也知大一知大陰

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知其他之知見何

云大一通之大陰解之據粉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

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盡淨之中復循有照而覺照冥有樞

而有大樞要始有彼而後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自然其

知之也似不知之也無心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欲問不可

以有崖道無而不可以無崖道又非謂音要滑有實係滑而確

揚推乎謂此言道可不可闔局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爲乎此而

接上一段推言之人皆恃其知見欲以窮盡天下聰明日費

而天真愈衰豈知不知之際有知在平故知須得其大者而

小知不足務也乃大知正妙於不用知悟此則於道奚惑之

有

南華經卷二十四
土

南華經卷二十四終

南華經解

句曲宣 頽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則陽

則陽之字陽游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

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休一

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音籠於江夏則休乎山樊

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是以此為安居也隨引公閱休及詳之乃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陪一句夫夷節之為

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委婉以妙乎交人

術之固顛冥顛倒於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且此段又

夷節不虛求者止將焉者之人品鄙夫凍者假衣於春凍者

薄一番敲弓驚絃最嚴最冷○又頓住夫凍者假衣於春凍者

不知熱喝者反冬乎冷風病在喝者不知寒之可畏喝音喝夫

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二句言楚王暴

此非夫佞人一樣正德又一樣其孰能撓焉使物自化或皆能

畏暴厲非此二樣人孰敢撓其鋒乎今彭陽欲使已干楚王是

病在貪富貴者不知暴厲之可畏也喻意甚明善解此等處俱

不問所請況其他乎○此段上排夷節下故聖人其窮也使家

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為其於物也與之

為娛矣借適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通彼而我故或不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使人相親甚言其

飲人可和也○此段言聖人之德如此正申明正德彼指公

者乃可和也○此段言聖人之德如此正申明正德彼指公

乎其於人語辭歸居而一閒其所施而歸居公閱休乃其化而

不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無其德而歸居公閱休乃其化而

之通乎故曰待公閱休他去進譚前言我不若公閱休為暴須待

也○看他口說待公閱休實在將公閱休之抱德高開敷陳

一番與彭陽之干進對照使他立刻冰消勝似一場搶白也

彭陽求他薦剋即開口說我不若公閱休將謂閱休不知是

何等巧宦人及寫來卻分外清高便輕輕頓住接手便轉說

吾又不若夷節將謂夷節與公閱休定是一例人及寫來卻

甚可鄙薄又輕輕頓住劈入凍者一段不知是譏彈夷節不

知是譏彈彭陽使聽者自家理會干進已是大病況干進於

暴主之前豈非病昏而然乎除非是佞人以術迎之除非是

正德以道化之二者之外彭陽固斷不宜干他人亦斷不敢

薦也佞人一邊固不足道其實有上面一番鄙薄已暗使夷

節承當了去正德一邊將聖人一段申寫便忽用彼其數句

接入公閱休分明是先將彭陽提佞人後將閱休承正德中

間佞人正德便如連環之鎖絕妙章法變化也寫公閱休有

兩意寫他盛德足以化人或可與楚王接譚是旁意寫他高

閒不入世趨於人心相遠是正意大約俱作閃爍透射之筆

似乎蘊藉實在嚴冷之至也曲折間鋒芒刺人是一篇妙絕

國策文字

聖人達綱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綱繆事理轉處

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復命也搖作動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

之也然聖人動靜皆依乎天所謂不知其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

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所限莫如之何豈若聖人天然之妙

哉生而美者喻人與之鑑之美不自見待人之鑑不告而不知其美

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寫美貌人自家只

其可喜也終無已其美常在人之好之亦無已好之亦常性也

惟性成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聖德不自知其然不告則不

故也

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問之若不問之其愛人也終無已性成

凡出於性者自然渾忘自然可久將美人觀聖德取譬甚妙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以故鄉性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

九猶之暢然緒與同解合也雖丘陵草木之合蔽舊鄉者十

見木喻物累故不覺下一入字況見聞聞者也其超然物表如

遇本性其快又富以十仞之臺縣懸眾聞者也其超然物表如

何如○下喻言之以十仞之臺縣懸眾聞者也其超然物表如

一塵不染樂暢快無比誰得藏之者乎○譬喻陸住

與徐無鬼之論同工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環中之善妙妙圓轉無定而莫非此

中二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形中

闔嘗舍之冉相氏合中之妙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天即自然之中道也環中之妙全在無心若一其以為事也若

有心名為師天則不得師天矣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之何者此且如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無心與世偕行而不替日與世伍而所行之備而不洩

消樂○得中如此其合之也若之何○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傅之○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

登恆為師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

以化之也為之司其名之贏法得其兩見○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

得師者是為之司其名之贏法得其兩見○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

因此便出許多贏餘之法上文與物皆向是仲尼之盡慮為

也如此則先滯於名繼滯於法是得其兩見也○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

之傅之天下何思何慮是盡慮也須以此為師而化之容成氏

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此無心合道者今且如何

若內先化得更有何外可見環中者內必無心以握樞故外能

隨成以任化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若一落名相內先亡

合道哉

此段最為奧澁始以意疏之司御登恆俱無可考

魏瑩梁惠與田侯牟齊威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齊威

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

背齊威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齊威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

秦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

罪人為人之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齊威之基也衍亂人不

可聽也齊威欲傾可王之基是亂人也齊威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

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

又亂人也齊威總未免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齊威

虛同體王業且不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齊威言故引戴晉人見之

於王戴晉人有道者也此處亦徑可直出齊威戴晉人曰有所謂蝸

音者君知之乎曰然齊威又音人言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齊威知也即二國名意已了然可知

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齊威

見其二自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

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

存若亡乎齊威之境渺然似有似無君知之乎君曰然曰通達之

中有魏於魏中有梁齊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

辨客出而君恂然若有亡也齊威勝怨真可失笑客出惠子見君曰

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齊威

吹劍首者齊威喙音血而已矣齊威管孔稍大吹之猶有嗚也齊威

也齊威其細管齊威也齊威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喙

也齊威不足聞齊威

也齊威

也齊威

也齊威

一層進似一層如雲之冉冉而起至晉人所云則海濶天空
開人無限識量矣晉人之論既妙又得惠子末後一番渲染
愈見其妙也。高道堯舜猶一映絕頂大言出之輕妙李

太白詩云下士大笑如蒼蠅聲從此脫去已是第二響矣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名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屋
之極蓋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指其東草覆屋因問此何如
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也是自埋也於民自藏於畔也其聲銷
也其志無窮也其口雖言心未嘗言也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
與之俱也是陸沉者也不消避人避世而已成隱是其市南宜

僚邪夫子素聞其人○連用四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
知丘之著知相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為丘必使楚王之召已
也彼且以丘為倭人也也夫若然者其於倭人也蓋聞其

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言倭必子路往視之其室虛
矣果

陸沉二字人往往誤用須詳此處取義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
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變而深其耕而熟稷之其禾繁以滋予
終年厭殍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
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取為以事故鹵莽其
性者欲惡之孽孽為性蓬蓬蓬蓬生如禾之穠穠蒹蒻蒹蒻始
萌以扶吾形尋擢也吾性欲惡之孽欲惡之孽並潰漏發不擇
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也是也傷而諸病作矣
鹵莽滅裂之病為千古學人炯鑒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此皆如
已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
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乎天下有大藹子
獨先離離離離之妙語險語言天下人行且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殺言不離離離離之妙語險語言天下人行且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殺言不離離離離之妙語險語言天下人行且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
至此得乎究其源而歸於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
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在百姓有過故一形猶有失其形
猶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故隱其事而以
為難而罪不敢大為所礙而以重為任而罰不勝於不勝者加
罰連其塗而誅不至達其限程而於不至者加民至力竭則
以為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下效耳夫力不足則偽知

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德然則然言
而罪偽兩句可知

曾子語陽膚一節古今以為至痛此又詳切陳之勝於監門
之哭也

適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不圓於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
之以非也德與日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而如五
十九之非俱與日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而如五
請是不且同於昔之非乎見道之無窮也萬物有乎生而莫
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知其所不知者上二句所言莫見者是也可不
謂大疑也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不知之理古此則所謂然
與然乎自贊無所逃之
大道無察方見為是者旋見為非然則人之知何足據乎

知之地大本在焉欲索解人惟伯玉之與年俱化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發伯常騫狝章曰夫術靈公飲酒湛樂不聽

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公使人代捧所奉幣又使人

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此兼美惡狝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

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勿得石柳焉洗而視之有銘

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孫不足憑恃故靈公得奪此

何足以識之紛紛辨美惡豈知凡事皆出於天然乎

諸侯一謚何與大事猶且天先定之天下何事更須人為乎

故有道者一任自然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丘里者何也

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

也合異以為同為丘里散同以為異為丘里

一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如道妙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得禍福消消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禍福然互為倚伏

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可必乎面也正期也如孟子而勿正

化無定不可執異也此於大澤百材皆度同歸於度而觀乎

大山木石同壇木石不同而同生於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天下萬事萬物萬變萬化其異非巧歷所能數然同是道而

而已借丘里之言發出渾同之道可謂即小悟大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為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

止於萬而期於萬物者以數之多者統而讀之也此說一喻是

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

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為形也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猶狗馬其不及遠矣馬之名馬同於一物其不及遠矣

之人不隨猶也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其無端任此議之所止
鳥可妄言萬物起於何處哉
 道之循環無端不可得其終不可得其始也若欲窮究所起
 便是以有端測之矣故但言循環之妙此外無容擬議也
 少知曰季真之名莫為無主也接子之名或使有主之言二
 家之議孰正於其情誰正得孰偏於其理孰偏執太公調曰雞
 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若究
 鳴一吹天然之故雖智者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又其不能意
 能以言語解讀其自化之妙又不可圖斯則開也詩斧以
 欲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圖斯則開也詩斧以
 吹向不能明其所以然則細細斯析將去小或之使莫之為未
 至莫破大至莫破豈可復容言積意測耶耶或之使莫之為未
 免於物而終以為過終是立言之過也或使則實莫為則虛兩
 過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此說實則物之過也無名無實是物
 之虛說虛則是物之過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大抵可以言讀
 疏遠也未生不可忌猶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此所以不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後人疑端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欲究其始則往者已吾求之末其來無止欲究其終則
 不知何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唯於無言斯或使莫
 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今此二說皆言之所從也道不可有言
 有不可無一有便不道之為名所假而行字之日道乃借為稱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二說能未免著於物言而
 足者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者則終日言而盡物道足物
 不足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在言默之間也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離乎言默以求道此至論也

季真之言虛虛則是物自為物也接子之言實實則是有物

為三也此二家皆未免於物終不是道也道者有而實無無
 而實有一落名言便覺有滯故欲於語默之外求之也。此
 四段皆擬為問答一段深似一段少知寓言少所知之人也
 太公調曰寓言公共無私見與道相調合也

南華經解卷二十五

十一

牛韻園

南華經解卷二十五終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外物

外物不可必立一句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可為惡來死桀

紂惡不可為○善惡均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於江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主欲忠臣

悲親欲于孝而孝被木與木相摩則然俗作燃金與火相守

則流和克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絪動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五句空中之火○一火之思譽舉之便有三

言者為下文心火引子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必如此而

人之用心則有不能自釋者兩陷指下利害兩端害固害也利

亦有害也故憂兩陷而莫逃也有字一提及氣直至利害二句

噓音陳不得成成情緒也心若懸懸於天地之間慰昏

沉屯音心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兩端交戰焦火內哉○上四

又言總因利害兩人焚和生火世人盡皆如上文月固不勝火

又何堪火之燔灼乎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傷於性俱受火

死於焚灼中者也止三句便道盡了無常孽相哀哉

寫不可必作四層頓挫讀之鏗然粲然寫憂心生火至今讀

之猶有煙氣寫熾火之後未幾灰燼合普天下一齊下淚○

同在不可必中眾人處之不啻地獄不知既明言外物不可

必矣憂他又有何用可見古今惟學道人最討便宜落得此

一團和氣一片明心清風朗月猶夷受用生時星火不犯死

後倒得個薪盡火傳何至終日煎熬未幾債盡哉此莊子言

外意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也

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

者周願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

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

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

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字言如君乃言

此會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一喻陡住正意不消更我最有餘韻舊解曰人之於道譬如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大黑五十倍音介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陷沒而

下驚揚而奮臂白波若山海水以湧聲伴鬼神輝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割而腊之自涿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

若魚者已而後世輪才諷說之徒鞋同詮皆驚而相告也夫揭

竿果小趨灌瀆小守鮒魚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

與於經世亦遠矣領一

小具不足以大獲猶小材不能得大道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傳語告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問

將明發冢事何如也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指死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笑其貪吝也○又

個儒者做接其鬢擊音葉其音頭儒以金桂音其其音其

也其類四句皆備侵死者也將儒無傷口中珠手方取之口又

也其類四句皆備侵死者也將儒無傷口中珠手方取之口又

所事者詩禮而為發冢之行甚言偽儒之託斯文而歸行也末學之不足恃如此○摹寫師弟相為謀利以貪鄙行殘忍以殘忍成貪鄙讀之使人噴飯○詩譏死者甚妙然今日公又何為邪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而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長而趨下短也末也儂短頭而後耳對視若營四海也

汝躬躬之行與汝容知之貌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世之患流害萬世也甚見於此世之患不足治世抑之亡其畧弗及邪將為負而為此世之患以歡為終身之醜中民庸之行進焉耳

南華經卷下六 三 牛飲圖 齊相結以隱心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也

南華經卷下六

齊相結以隱心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也

其載焉終矜爾以行邪句法峭逸 視若營四海便是尋事去做躊躇以興事則感而後應而已

借重夫子以警世人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也路之淵予為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平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

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

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齋而七十二鑽而無遺筭

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神龜昧於全身則雖七十二鑽之智皆小智耳與魚何異此可為多智者鑑也若嬰兒之無知而有良能其學道者之師

與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下也

與徐無鬼篇恃其所不與意同此更醒目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

南華經卷下六

四 牛飲圖

乎不能自適則夫流遁之志甘於逐物者決絕之行果於棄世

馳而不顧者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流遁者世則貴決絕者而感

留行焉知厚德之任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

章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

學承意不彼至人眾中之妙不為流遁之卑靡亦不為決絕之

并好高尊古一念總是偏係之累一概不著方為能遊

子眼如海晴則似青空

口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韻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跼跼則蹇蹇則害眾

生曰句總由之有知者恃息一身所以通其不般之用竟與以般

塞其質乃人反以嗜慾塞胞有重聞有重聞也胞膜中

遊天機此見天穿之妙也過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相乘也蓋

不勝之妙論至論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道遙無際何假清曠

則白日飛舉然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此亦可知無用之

德溢乎名德之溢外名溢乎暴名之溢外謀稽乎誠謀之稽誠

知出乎爭智之出於爭柴生乎守於執一官事果乎眾宜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生者過半而人不知到同

此節皆言有為則傷自然之德

靜默一作非可以補病靜默則神氣來復皆目際音滅音血

者之務也自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

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四層皆甚言所造

首三句養生家奉為金鍼今都置不足道然精微處卻仍不曾我破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居喪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踰同於歛水諸侯弔之弔其苦也他

得魚而忘筌筌蹄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蹄者所以在魚

從來後學只是相襲成風所取師者糟粕耳此段為之去盡

宿習

南華經解卷二十六終

南華經解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寓言

寓言十九 寄寓之言 重言十七 引重之言 卮言日出 和以天倪

隨器摹寫如水在卮則日與者 寓言十九 藉外論之 託一事以

皆是和以天倪者不以己與也 親父不為其子媒 引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喻藉外言之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不是我故為支離 與己同則應不與己

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須重言也 此所以大半

言重言十七所以已止言也是為善艾者 引重言也 此所以大半

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而所重乎耆艾者年高

先於人而胸無抱負徒以矜顯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盡人

之年稱為耆者是豈足為先乎 藏書

之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陳人字奇猶老朽也 此等人何足

道重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隨事理曼衍所

言出之以消 不言則齊 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故曰

無言不若一言無言只是言而無言耳 終身言未嘗言 無一

指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其理已顯也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

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各變也 惡乎然於然

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於不可 於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隨器措言不

則言猶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無言之言故可傳萬

無言矣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無言之言故可傳萬

物皆種也 皆有以不同形相禪 禪於無窮始卒環循莫得其

倫無是謂天均 此乃天理之均 天均者天倪也 倪○天倪即是

天均卮言和之以此可見止是隨天理善獨

所在因物形耳此卮言二字取義之妙也

將一部著書之法 列於此 蓋莊子仙才 便有此三樣用筆

以顛倒古今文人 獨怪此處已明明揭破 而學者獨顛倒其

中余覽前後註莊者 數十家無一人不如入八陣而眩於其

變化登迷樓而惘然 其路逕也 嗚呼南華老仙 天機固自呼

噪浩蕩乃明已揭破 而猶不能讀 豈能免於作者之揶揄邪

莊子謂惠子曰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始時所是 卒而非之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 孔子勤志服知也

疑孔子勤勞心志從事 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也

於多謝未得為化也 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也

進於道但口未之言耳 孔子云 夫受才美乎大本 復

靈以生 靈慧以生 鳴而當律 律為言而當法 言有

前而好惡是非 辨心能直 服人之口而已矣 但有上五句之

已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 直音悟也 立定天下之定 而使人

不敢與我相連 而立乃為定天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莊

子深服不 如孔子也 藏書

讀此段可知莊子推仰吾夫子之至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變曰吾及親仕三釜 少而心樂 後仕三千

鍾多不泊 親不及奉 吾心悲 此曾子自言 弟子問於仲尼曰 若參

者可謂無所縣懸其罪乎 為親而仕心 曰既已縣矣 已縣係

無所縣者 可以有哀乎 縣解者哀 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鶴

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樂不能入 彼視三釜三千鍾 如鶴

透極之論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 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 去世

而從 不自三年而通 無咎 四年而物 我化 五年而來 自得

而鬼入 舍 七年而天成 合言 八年而不知死 不知生 一死

九

年而大妙化不可知生有為死也則有為勸公以其死也
有自也故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
轉一語上所勸惡乎其所以不適不快樂者又惡用
人者果是乎天有應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可測莫
之故哉天有應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可測莫
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言其不可測以見不如任之也此皆
大妙時解會更進化生一層者也

子游自叙學以年進幾與吾夫子吾十有五章爭美而年德
之變化更捷彼何如人者邪
象罔兩影外問於景曰若汝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髮而
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
也同兩每有數奚稍問也言何率爾而問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雖有影而不
自知其然不
予蜩甲也蛇
蛻也隨附子形似之而非也然猶甲與
一之而非故
火與日吾屯
也得火日之光則陰與夜吾代也陰夜
無光則影散
去而滅如彼
句指也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
者乎况兩又彼形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
健動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即一句以明上二
也健動罔兩待影待形形遂能無待邪造化推遷生其中者孰不
為罔兩與影邪讀之消去大半悍氣○與齊物篇一段相似
火日陰夜二語便畫盡了影字又彼處所無數句又成彼處
妙之

陽子居姓陽名我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子居邀老至
於梁姓名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
不可也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
老子曰而爾睢睢目眇眇而誰與居爾則人大白若辱
有玷盛德若不足謙卑也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
也舍者迎將將送也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四
場者避竈五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謙卑人乃相忘也○特
寫此一節事與誰
與居一句相映

有若無實若虛二句此一節便是榜樣○東坡以此篇之終
接列御寇為一篇其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皆偽作欲去
之又曰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東坡論四
篇之偽確不可易但雜篇既未嘗分章名篇則欲以此篇合
列御寇為一又不必矣今以列御寇仍自為篇而讓王盜跖
說劍漁父四篇則離而附之於末云

南華經解卷二十七 四 辭賦圖

南華經解

句曲宣 頽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也而
 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糞而五糞先饋致家
 饋其半不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曰夫內誠不解
 而心煩謀成光乃使彼事而汝於此者也以鎮服人心
 使人輕平貴老使人易已而整其所患也蓋權乃道菜肉之通
 稱蘊菜成權有權字之意也汝如非此乃夫糞人特為食美
 之貨無多餘之贏今多字上有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
 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乘之主萬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彼其已勞盡將委而責之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反觀汝處己以人將保汝矣言汝
 人但安居人亦將保聚而來親乎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屢滿
 矣保汝之言果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頓杖蹙之乎頃頃
 而皮箠立有間不言而出賓同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蹠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會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轉筆
 而爾焉用之此感豫出異也何用此感人惟必且有感搖而
 本性才非又無謂也若有損益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無
 告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耳不足為藥也莫覺莫悟何相執也無
 忠言覺悟汝者而何為致詰於汝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者乎相執言難而詰其誰何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此則與別

也○句法迥如流水
歸結在一虛字妙妙

與前篇陽子居一段是一副神理而話機各妙

鄭人緩名也呻吟呻讀囊氏之地祗猶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
 里澤及三族河水平於二族插二句喻學問既成自必及人也其
 弟墨道成儒又使其弟學墨子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溺愛少
 習墨翟之教十年而緩自殺功於父其父夢之曰使而爾子
 故曰助翟之教十年而緩自殺功於父其父夢之曰使而爾子
 指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胡皆何也
 言成弟學業皆己之功也父何嘗知弟好處既成美材矣誰
 實使之而父乃助彼而忘我乎○皆言緩自負功也以下莊子
 斷夫造物者之報成德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但依
 彼有之性故使彼墨成德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但依
 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弟之性乃出於天也○夢中斤父為爾不
 親也齊人之并飲者相梓也譬如齊人穿并據為己功而梓故
 二
 南華經解卷二十八
 曰今之世皆緩也皆貪天之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
 道者乎稍有一得之能者且出於天之自然也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以不可知者而邀為己功是遁天也聖人安其所安自然不
 安其所不安為眾人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
 凡物皆各得於天以自成故聖人於天下因其自然而不以
 我與焉今或不知物之莫外乎天而為師則以成材為功為
 君則以化物為功甚且至於爭忿自賊者不可以屈指計也
 曰今世皆緩非虛語矣
 莊子曰知道易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為徒知而面言之
 所以之人也為徒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泚漫人姓名學屠龍於支離益名單同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貴能可屠也貴中庸之道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以理之可必者，而猶居以不必之眾人。以不必之故，多其兵者，而各必順於兵故，行有。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楨，其必苞苴之竿楨，古人以竹筒為。

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見小者不能，彼至人者歸。

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素悅悅之，益。

長也，商蓋以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

何得車之多也，極言其以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昔以仲尼為貞，願其有瘳乎？曰：殆哉。

夫何足以上民，彼仲尼宜汝與，汝與宜乎？汝頤與，養民乎？誤而可。

後世慮不若休，之用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

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勿齒而不忘，則有相市之意。

與過也，宵小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

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志在利而長若，不肖。

如使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與。

而觀其節，危易改也，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度故也。雜之以處而觀。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優，三命而俯，四命而循，墻而走，孰。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德而有已，則自然心中又及其。

其所不為者也，凡心有偏好，則警大他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

循柔偃伏，從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也，知慧外通勇。

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

隨天達小命者，道安連此二句，只算一件事。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釋莊子曰：河上有。

南華經解卷之二

家貧特鮮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
取石來觀也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龍領下子能
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龍而窮子尚奚微之有哉言食無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龍也子能得
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窮子為糞粉矣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犢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率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憤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
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
曰吾恐烏為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
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也偏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
為之使用小智者唯神者徵之任用也無夫明之不勝神
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事其功外也力
不亦悲乎

南華經卷二十六

五

南華經卷二十六

南華經解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天下

一部大書之後作此洋洋大篇以為收尾如史記之有自叙
一般溯古道之淵源推末流之散失前作大冒中分五段隱
隱以老子及自己收服諸家接古學真派末用惠子一段止
借以反視自家而已。其體大其色蒼其致淡越世之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所為不可加矣
數句提一篇之勢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設問曰無乎不在答曰
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聖神有所生王即

南華經卷二十六

五

有所成皆原於一又
一者道之根也後來老莊都是這個字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第一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第二不離於真
謂之至人第三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見於變化
謂之聖人第四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
慈仁謂之君子第五人君子以法為分以法為分以名為表
以名為號以操一為驗以操為驗以稽為決以稽為決以名為數
二三四是也分明是百官以此相齒第六人以此相齒止是刑名
之以事第七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蕃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
養民之理也第七是謀生之計
約畧天下有七等人見得治方術者便當取法乎上。上四
等人皆原於一者也但推極其至有此等殺耳

古之人其備乎大方之學無所不備配神明配天地之尊也育萬物育天地之靈也
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未度本舉而未從六通四闡六通四闡之妙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謂備者如此其明而在數度者謂其明而在數度者
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古人神史其明而有三項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傳於後世此世史是一項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傳於後世此世史是一項
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是六經六經又
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之明焉
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
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又判天地之美析
萬物之理察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聲去神明之容

南華經卷二十九

南華經卷二十九

既設譬又指明是故內外之道
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
道術將為天下裂故接來反覆致嘆

精粗一貫本末相該此古人大道之學也
言傳後學但得其粗者末者以自據則愈趨愈遠矣
其典冊士子據其六經百家據其散數嗚呼
言乎其始未嘗不本於古之支流餘裔而溢觴不止分爭乖
隔此莊子所以深歎於割裂之禍也莊子胸中有體用透
徹之學所以起處便將神聖明王一問一答此處又點出內
聖外王四個字來嗚呼內聖外王之道自伏羲以至孔子又
何加焉莊子之談道至矣。此以上段落雖分四節總是全

南華經解 卷二九

篇之一大冒頭以下乃詳列諸家見道術將裂之故
不侈不侈不飾於後世不靡不費於萬物不暉不務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以約而備世之急約勤勞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釐墨子聞其風而說之悅之為之大過己之大循已見
此二句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關為非關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
也求與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
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濶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
之喪禮黃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之木棺三寸而無槨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之性也以此自行固不愛已居於
也未敗墨子道未足遂廢其教也雖然故作短折歌而非

南華經卷二十九

南華經卷二十九

歌人不能無歌而墨子以哭而非樂樂三句皆言
乎樂於人清乎言雖未敗其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故也格於無仁之義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
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離於天下不近其去王也遠矣非王者
溷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
數馬親自操之器耒耜之具而九耕同天下之川相入也
勝無敗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馬大聖也而形勢天下
也如此引之言王道正如此也使後世之墨者多以喪禍為衣
以跋履躅音甲為服二句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如此非禹之遺也不足謂墨其徒如此相里名勒人之弟子五
侯弟子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名己齒名鄧陵子名之屬俱誦

墨經而倍謫不同尤加倍謫謫相謂別墨別墨以堅白同異
之辯相謫其後以簡奇偶不忤之辭相應別而曰不忤強辯也
以巨子墨之為聖人皆願為之戶視之冀得為其後世思統至
今不決絕也其教至今不絕○墨翟舍滑墮之意則是欲以勤
其行則非也大過於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腓脛無毛
相進相向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言亂天下之罪多治天下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美也天下將求之不得也世少雖枯槁
句不舎也人不以枯才士也夫字津津如不勝口○此節一放

尾掉
詳列諸家每段先用數語劈空引起下乃舉其人以實之蓋
特作峭逸之筆也○此是第一段○墨子已是一偏之教乃
其徒又有若干流派道術烏得不裂乎末一轉甚器許墨子

南華經卷十九

四 牛叢圖

特品之為才士何等恰稱心地既寬眼界又大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願天下之安甯以活
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白其志之無他也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音堅又尹文聞其風而說之悅之作爲華
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以分類有育
願其安甯也語心之容言心命之曰心之行以脩合驩願者
意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此心為主以見侮不辱救民之關
禁攻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而不舍者也必欲人聽已也故曰上下見厭厭人皆而強見也欲自
俸見斷雖然其為人大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句固置五升之
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言我豈圖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欲以活民命傲彼救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不以爲己之以爲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己也此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放然未向卻不甚
爲內內以此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放然未向卻不甚

看來宋鉞尹文所涉甚淺亦不甚行於世莊子大半抑之轉
放處亦止淡然
公而不黨易坦而無私決然無主決去後累趨物而不兩而趨
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
往通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
說悅之齊萬物以為首爲第一事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不能生其分別
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乃徧用教則不至任各

南華經卷十九

五 牛叢圖

乃道則無遺者矣兼包也○此是故慎到先以慎棄知去己而
緣不得已冷汰於物冷者清其熱汰者去以爲道理以此爲道
曰知不知知如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亦近於有知也○
如此之言譏音裸音無任會譏譏不任職事也而笑天下之尚賢
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乾斷與物宛轉推拍以自柔
乾去圭角斷去牽滯也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執是非不師知
皆所以與物宛轉也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執是非不師知
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不倚知識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
飄風之還飄風無方若羽之旋則旋轉不定若磨石之隧磨石之隧
出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問何以能無非夫無
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
譽非無譽則亦無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
無知也只如土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知其無適得怪焉。言但見駭於世而已。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言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竅然。或音或以字義推之。當是穴也。惡可而。言風向不可得。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斃。家自歸人固無復指目之者。然蒙猶不免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彭蒙甚器。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不免於。雖然。乎皆嘗有聞者也。三人皆與聞乎道。但叙慎到。詳田駢。止一句。又學於彭蒙。叙彭蒙。又止引其師說。詳畧之間。卽此見彼也。斷例斬然甚嚴。掉放處。又止一句。文法甚逸。
以本為精。以物為癩。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澹然。獨與神明居。此虛玄無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慶。子。老。聃。
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不虛空。則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已無形。物。自著。同者。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心無私。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則和。得焉者。失則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能而不能。為天下。裕而不積也。知其白守其。辱而不。為天下。居虛受。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充足。而有餘。故。其行身也。徐安徐也。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無為。故。人皆求福。己獨求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平古之博。大真人哉。說到老子。獨無貶詞。莊子。意之所宗也。博大真人。絕好品。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往同。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無不莫。足以歸。此道。通神化之。教。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偏。無。所。不。以。綺。奇。見。之。也。一。端。自。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扞。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樣。話。說。是。作。書。根。抵。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樂。樂。也。倪。倪。也。倪。倪。也。不。禮。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瑰。瓌。瓌。而。連。犽。無。傷。也。亦。音。翻。連。犽。無。傷。言。連。線。其。辭。雖。參。差。而。詼。詭。滑。可。觀。其。書。其。辭。如。宛。轉。不。害。文。理。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滑。可。觀。其。書。其。辭。如。此。彼。其。充。實。多。所。不。可。已。窮。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闊。豁。深。閱。而。肆。縱。其。於。宗。也。可。謂。稠。密。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窮。其。來。不。脫。端。芒。乎。昧。乎。神。未。之。盡。者。人。未。有。其。妙。者。上。既。言。其。本。言。其。宗。然。一。轉。其。應。用。又。如。此。蓋。自。謂。體。用。兼。妙。也。

第五段接叙自己。莊子豈自居於諸家之後哉。蓋自諸家而。邈至於道術之正也。一部大書以道術之正。自負莊子著作。豈特掉弄筆端為箋箋娛世之辭已哉。看他詳述自家措筆。之故。便明教人以讀之之法矣。舜。善。孔。子。固。哉。○前三段俱。於擒斷後用。雖然一轉。掉放至老子。便不用此法。至家。自。雖。然。一。轉。却。又。是。披。出。一。層。之。法。卽。此。便。是。文。字。變。化。○太。史。公。謂。莊。子。之。學。要。歸。本。於。老。子。今。看。莊。子。與。老。聃。各。列。一。派。又。且。以。已。據。諸。家。之。巔。似。更。進。於。老。子。也。細。玩。一。段。雖。然。一。轉。似。謂。他。體。用。兼。妙。便。是。勝。於。老。子。處。也。言。外。覺。老。子。用。處。

尙有不足蓋其自占地步如此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意言不中理但逐一應物付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
謂之小一皆不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厚故不可積
也博天與地卑是送為卑山與澤平是勢相平日方中方
是方中方昃也昃則物方生方死死生相化是也
可脫故曰方脫也昃則物方生方死死生相化是也
異此之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
此之謂大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
今日適越而昔來心知有越時連環可解也何待推
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無人在於天之所極極北與極南也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乃惠施與人辯之語端也惠施以此為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之士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

南華經卷十九

八

此其根也為奇異存心不遇如此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
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於己也黃繚名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
南方有倚人之偏邪焉曰黃繚名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
靈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端說說而不休多
而無己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
以與眾不適宜也弱於德強於物務外其塗隳矣迂曲非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蠅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用夫充一尙可之內聖外王皆原於一充曰愈貴道幾矣而愈尊
夫道庶惠施不能以此自甯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
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之愈放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
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而不知止形皆不知本之喻也
前五段皆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於是者至此段不用此句故知
莊子並不以惠施列於諸家也惠施但恃口談何足名家莊
子自叙後附此一段者當時好與莊子辯者惠施也篇末及
之一為致惜一為致悲乃特為自己襯尾耳

南華經卷十九

九

南華經解

句曲宣 頽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憂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南華經解卷三十

牛歌圖

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用力后之為人葆力猶勤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妻載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地土害所養人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爾雅曰南熏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韓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取之則右手廢也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

南華經解卷三十

牛歌圖

於韓又遣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惟恐失地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聞苴苴子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遣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已去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為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珠之重哉

子列子窮客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命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怒責國人逐狗而殺子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屠羊者名走句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智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與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旌別故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南華經卷三

三

牛賦圖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囊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淫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冠華山冠華山纒履纒本韜髮作髻者以纒履也古人重朱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

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應與馬之飭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虛浮也手足胼胝皮堅也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絕妙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

南華經卷三

四

牛賦圖

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人也
中山公子牟於中山謂瞻子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魏闕國君之門許慎曰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不如且無惡乎勿傷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食食藜藿不糝音酸上糝米屑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凌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唱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因此而困窮孔子削然孤高反琴瑟也而弦歌子路挖然奮舞貌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有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其伯得此自乎其首兩語收有餘韻○司馬彪曰其伯名和周厲王之難得乎其首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在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伯復歸於宗遺遺得意於其山之首

南華經卷三

五

牛歌圖

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四字恰是伊尹所以能吾不知其也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任重所以能五就於桀以讓卞隨卞隨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桐音桐水在潁陽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而往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修善上謀而下行貨以得天下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言與村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其並音俄去乎周以塗也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亢行獨樂其

南華經卷三

六

牛歌圖

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蘇東坡曰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屢恐為人所竄易
孫月峰曰此篇諸段多與呂氏春秋同夫呂書雖有襲莊列者然不應此篇獨襲之多子瞻謂此下四篇皆偽作誠然

南華經解卷三十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壞人戶樞也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南華經卷三十一

牛歌圖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妙句氣盛也意如飄風妙句心浮也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御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脊多辭諂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

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悅之此上德也知智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若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其供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

南華經卷三十一

二

牛歌圖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疆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此時周正未艾而云然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

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路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
教於子天下皆曰孔子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
而事不成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
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
子教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
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
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威其真而強反其性情
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
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
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南華經卷三十一

三

牛歌

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
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
沈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
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
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
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
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
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
十下壽六十除病瘵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
過四五日而已矣令人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
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達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

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
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
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
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
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王荆公曰柳下季魯僖公時人至孔子年八十餘若至子路
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為友是寓言也。荆公以為寓言還
是就莊子論之今細看其行文粗淺無味別之為偽無可疑
者

南華經卷三十一

四

牛歌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德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
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
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
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
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張曰昔者
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臧聚之人曰汝行如桀紂則
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
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
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
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仁
義存焉換去一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
字少味多矣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二句恰肖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為首不成者為尾言貴於成事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

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
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
王季爲適 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翟兼愛五紀
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
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約 句曰約言也 小人殉財君子殉
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
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殉 天無爲君子從天之
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固
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趨
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
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 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

南華經卷三十一

五

牛就圖

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 其患也 子張因堂
借其名滿苟得託名以苟得而滿其欲也 無約託名無約而聽於自然之道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
則下之下則賁之夫見下賁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
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有
推崇正道而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
外富貴邪 者以爲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
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
體怵惕之恐忻懼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
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 欲當人

之勇力而以爲威強乘人之知 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
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
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 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
不自以爲貪 內也 有餘德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
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
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爲官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 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也此皆就其
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與名譽也無足
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

南華經卷三十一

六

牛就圖

也 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
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彼 逆於憑氣若負重行
而上高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 體
澤則馮 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
而不舍 自持以可謂辱矣積財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慙
求益而不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劫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
內周樓疏 周備其樓櫓疏 外不敢獨行 危也 可謂畏矣此六者
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
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
得緣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無足託名無止足也知
二段擬莊子寓言只是粗淺無味 和託名知和平之道也

南華經解卷三十一終

南華經卷三十一

七

半畝園藏書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穎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惲患之寡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惲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去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大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粗纓無後之衣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快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合設戲請夫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敦音推治也詩敦南之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
 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
 燕谿石城為鋒尖齊岱為鏑刃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音鑿劍鼻
 韓魏為鈇把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九句言
 大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其製之
 精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
 絕地紀六句言其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三句言其此天
 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
 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
 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
 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

南華經解卷三十一

二

牛歌圖

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
 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
 頸領下決肺肝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
 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
 之王乃幸而上殿幸人上食王三環之自莊子曰大王安坐
 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
 也言其不見

孫月峰曰是戰國策士遊談與弋說及幸臣論相似然氣格
 視彼二篇更淺

南華經解卷三十一終

南華經解 雜篇

句曲宣 頴茂公著

新建吳坤修刊 鍾祥胡志章校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林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
 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
 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支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
 二人俱對客漁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
 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飭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
 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
 士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遷

南華經解卷三十一

一

牛歌圖

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
 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將杖用擊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
 言發端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
 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
 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
 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陳子之
 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
 之美也四者離位相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
 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
 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

祿不持大夫之愛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
春秋後倫朝朝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人民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
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
勢而下無大臣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
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總莫之顧而進言之謂之佞希意道同言謂之諂不擇是非
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
當不以敗惡人當謂之愚不擇善否兩容頰適以顏色偷拔
其所欲中之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
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理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
謂之叨專知智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
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
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己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
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同
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
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跡走愈疾而影不離身影
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
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異同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
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迹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
守其真運以物與人因物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
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為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
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
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南華經卷三十三

二

牛賦圖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
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
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
其禮矣禮也者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
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
人合不真不知貴真真祿祿同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
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
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從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
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
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章間四字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
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又好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
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敬也萬乘之主干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
逆立而夫子曲要同磨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
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
淪於禮義者有間矣言已而鄙樸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
不精不以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
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
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此篇之淺陋膚漫尤為可笑不知何人續貂其妄乃至於此

南華經卷三十三

三

牛賦圖

○大抵此四篇叙事弱議論冗其文乃在新序說苑等書之下況可以涵莊子乎且莊子雜篇隨手錯叙不說篇名後人乃摘各篇首二字名之便於分章易覽耳今四篇特立之名既非篇首之字又絕無深義故斷從東坡離而置之篇後非敢妄為分別也

南華經解卷三十三

四

牛歌

南華經解卷三十三終

南華經跋

憶道光丙戌予年十六讀九經甫畢即請於塾師讀莊子聞者笑之謂孺子何足知此然意之所嗜弗能已也彼時所見郭注外惟林西仲徐笠山兩家評本郭注名論俊語甚多而不詮文義林徐兩家意主論文於義理少所發明皆私心所未安苦於無可質問正如摘地索塗螢光自照而已二十以後從事制藝試帖且奔走四方未能專心致力於是三十以後備員河埔官閒事省乃得重理舊業遂屏棄諸家之說涵泳莊子本文務在己意與古人精神相往來久之似有所得又久之而漸有所悟最後得見竟陵胡繩崖氏所著莊子獨見一書於解莊讀莊之法批卻導窾獨有心得遂益有所啟發因以管見所及細書於上方以備遺忘且將以驗吾學之進退不敢自信為得也丙寅春偶於吳門舊書肆見有南華經解鈔本以青蚨數百枚易歸讀之為句曲宣茂公氏所著既逐句逐字疏解其文義復於每篇之前每節之後暢發所以著書名篇之意標新領異索隱鉤深以神遇以意會不啻起莊叟於九京同堂晤對互相酬答而開卷逍遙遊至人無己三句所論與鄙見不謀而合夫然而南華真面目如披雲霧觀青天而未學庸受得此印證亦庶幾循塗守轍不誤於歧趨矣此則宦游數十年一大快事也是年五月攜赴皖江竹莊方伯見而好之亟屬校訂付梓以廣其傳夫道德政事相為表裏自方伯之為政也不事操切而吏肅紀綱不廢催科而民安耕鑿四境之內熙熙然皞皞然若忘其為兵燹之餘者此豈無所挾持而幸哉莊子不云乎淵默而雷聲尸居而龍見蓋不必有意學莊而所得有獨深者宜其於此

南華經跋

牛歌

善有默契也梓既成輒不禁歡喜讚歎識其緣起如右丁卯正月稚楓胡志章謹跋

南華經解跋

二

半畝園

南華經解 跋

五五一



莊子集釋

島賢講會
湘會齋氏本

莊子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臧其狂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川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遊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道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採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綸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糾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常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車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

莊子序

二

小事簡順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卽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願桐柏云道者銷也通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道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

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雖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眞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應既而騁馭羣

莊子序

三

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就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聞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授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概爲疏解摠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游為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彿乎馮閱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為是言也駟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條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將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為挈水之榦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榦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鵲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為君而有豈尤

莊子集釋序

以堯為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放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闕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烏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為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氛唐尊為真經無採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說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奚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為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為洛誦之孫已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

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集釋卷一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內逍遙遊第一 釋文 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 注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慶藩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名賢所可贊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自馬寺中將馮太常其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謂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鶴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奇指鷓鴣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鷓鴣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而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逍遙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

莊子集釋卷一上

欲當其所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悉齊於稊稷絕鵲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 釋文 道音銷亦 道如字亦作播 慶藩案逍遙之注所未盡 釋文 道音銷亦 道如字亦作播 慶藩案逍遙也 禮檀弓消搖於門漢書司馬相如傳消搖乎襄羊京山引太玄翁首難欲消搖天不之茲漢開母石闕則文耀以消搖文選宋玉九辯聊消搖以相羊後漢東平憲王若傳消搖相羊字並從水作消從手作搖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運豫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適止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消搖又曰理無幽隱消然而當形無鉅細搖然而通故曰遊如字亦作游遊者適自得 慶藩案家世父侍郎公曰天下篇莊子自其道無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莊子用子之指 又案文選潘安仁秋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逍遙無為者能遊大 夫小大符之場 反 直 事 稱 反 各 當 反 其分符間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 其海也取

故為之... 有此行... 為之雙... 極故謂... 文慶謂... 引司慶... 徐音昆... 案方以... 雅釋魚... 也張衡... 日禮內... 昆禮內... 物之寓... 名也惟... 鯢當為... 之實吾... 故極小... 莊子集... 所寄不... 馳三光... 以越新... 雀音風... 鳳字也... 云鵬朋... 義政正... 也釋文... 之背不... 難知鳥... 怒翅翼... 天影若... 也其大... 冥海不... 以大物...

莊子集釋卷十上

所寄不... 馳三光... 以越新... 雀音風... 鳳字也... 云鵬朋... 義政正... 也釋文... 之背不... 難知鳥... 怒翅翼... 天影若... 也其大... 冥海不... 以大物...

其失又何... 昇皆不... 泳北海... 生聚散... 南者鳥... 之地欲... 之運耳... 海運也... 行不也... 息之天... 其身釋... 何曆七... 志怪者... 上者九... 足自勝... 莊子集... 烈非樂... 齊所著... 大鵬行... 上鵬行... 乎釋文... 不得但... 稱謂上... 本一作... 體非一... 釋文關... 司馬曰... 互有異... 也釋本... 所引未... 徐音通... 云扶搖... 郭璞云...

莊子集釋卷十上

其失又何... 昇皆不... 泳北海... 生聚散... 南者鳥... 之地欲... 之運耳... 海運也... 行不也... 息之天... 其身釋... 何曆七... 志怪者... 上者九... 足自勝... 莊子集... 烈非樂... 齊所著... 大鵬行... 上鵬行... 乎釋文... 不得但... 稱謂上... 本一作... 體非一... 釋文關... 司馬曰... 互有異... 也釋本... 所引未... 徐音通... 云扶搖... 郭璞云...

昭曰 下上倒今而上註同 反下 非樂 五孝 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去大鳥一去半歲至天

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拾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家世父曰去以六月息猶言乘長風也與下時則釋

文搶反 七羊 枋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注此皆影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游氣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

時陽氣發動遊也 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地者

也夫四牛能負萬物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翅而天之

動氣之化非有情於遊也 野馬者游氣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

於驕谷德斯起者於何而語乎企乎 釋文野馬 司馬云春月澤

天地間氣如塵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相吹度藩菜吹吹二字

野馬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 野馬者游氣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

古通用集韻吹果動而升也荀子仲尼篇可吹而僂也本書在

宥篇從容無為而萬物吹果馬注並云吹與吹同 又案莊生

既言鵬之飛與息各適其性又申言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

莊子集釋卷一上

四

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是以自勝而遊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

莊子集釋 卷一上

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注且者假借是聯略之辭夫者開發

莊子集釋卷一上

五

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閣不通故曰此大鵬之道遙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

引焉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注荷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

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

道通一也疏蜩與學鳩也生七八月素青色一名蜩蟻屬也

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也奚何也決卒疾之貌榆枋也亦突也枋

實風木以高飛故墮彼形大而勢弱我質小而速且且勝

不道數切矣檢檢而集時困不到前林技地息而更起道通

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賦涉辛苦南適胡焉

以一笑大夸金自息而釋文蜩音條司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

不道適者未之有也釋文蜩音條司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

或作燕音預推云學鳩為滑滑鳩一名滑離司馬云學鳩小鳩

也李云鵲也毛詩草木疏云鵲鳩也謂文云月令云鳩

鳩揚其羽是也疏學鳩音條司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

又引司馬云鵲鳩小鳥毛詩鳩下飛李善注即莊子此文說之

儼然則李氏所據本固非其原矣今案釋文引司馬云學鳩

小鳩也此經後人直改非其原矣今案釋文引司馬云學鳩

文鸞輪鸞山鸞知來事鳥或作鸞爾雅釋鳥鸞山鸞作鸞者蓋

莊子集釋卷一上

六

鸞反借字為五為之總名鸞鳥我決向徐善美反李呼

當是兩物釋文引諸說似未分曉我決向徐善美反李呼

反司馬李云猶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拾突也俞樾曰王氏

引之經傳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為

証此文則字檢徐音檢徐音方李云植木也崔云本也或曰

亦富訓為或檢木名也檢木名也盧文弨曰今本作崔云木也

與下復控若貢反司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俞樾曰

係字誤控而字下當有圖字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即承上

文而言也文選注引此正作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注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

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注所適適則聚糧獨多

故其真獨大則積氣彌厚也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適望之

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存持

糧食為一宿之借適於千里之途路既遠適聚積三月之糧方

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適則聚糧獨多釋文莽莫浪反或

穰彌多故其真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釋文莽莫浪反或

大於小所以均矣適也夫適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道適之大意疏郭注云二對大於小所以均矣適也夫適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道適之大意疏郭注云二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

莊子集釋卷一上

七

同為果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

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

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適遙而繫於有方則

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

年則或短或長故朝菌靈芝官榮子皆如年知釋文小知

豈企向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釋文小知

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疏同下皆同矣以知其然

也疏矣河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知不相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濛濛於

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朝而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

且謂之朝也命遂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

蛄夏蟪也生於麥稷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朝

則朝生暮死蟪則夏長秋短斯言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釋文朝菌名目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疏云靈芝上芝則死

皆云他貌春反糧音之二蟲又何知注二蟲謂蟪蛄也對

皆云他貌春反糧音之二蟲又何知注二蟲謂蟪蛄也對

一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6 反E9

南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
木槿也隨文云歐生之也歎音况物反 盧文弼曰案潘尼
切經音義八十四集古今佛道諸辭卷三引司馬朝蘭大芝
也江東呼為土菌一曰道蘭又御覽九百九十八引司馬朝
蘭大芝也天陰時生糞上見陽則萎故不知月之始與釋文
所引小異 又案王引之曰案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蘭作朝
秀朝生得死之也朝蘭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朝蘭非謂木槿
與惠姑皆蟲名也朝蘭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
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朝蘭與朝秀也朝蘭朝秀亦必謂
朝蘭之蟲蟲者有知之物故以朝蘭朝秀言之若草木無知之
物何須言不知乎今案王引之是也廣雅釋詁曰朝也朝也
雅正作朝朝以朝為始故字從虫耳 晦冥也朝日也一日之
朝莫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蓋朝生者不及暮然則朝也
朝矣暮生者不及朝然則朝矣故朝生者不及暮然則朝也
本作朝係說文新附字今姑音朝司馬朝蘭朝秀一名朝秀
即楚辭所云寒者及春春者及秋秋者及冬冬者及夏夏者及
生夏死夏生秋死秋不知歲有春秋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

莊子集釋卷十一上

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
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其靈大椿也木名也葉生為春以
歲為一年也南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
萬二千歲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入千歲而葉落
並以春秋為一年也冥靈靈木或作靈 李願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
故謂之大年也 釋文冥靈木或作靈 李願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
以二千歲為一年也 盧文弼曰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為春以五
百歲為秋言春秋則包乎冬夏矣則當云以一千歲為一年下大
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為一年不當云三萬二千歲一年釋文爾
案齊民要術案作冷引司馬朝蘭云木生江南千歲為一年釋文爾
引大椿 莊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椿椿木槿也音樛華同李
蕭案齊民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音樛華同李
千歲為一年一名椿椿與釋文所引小異而彭祖乃今以久特
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眾
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
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敗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

欲小而必以小談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
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
安者未之有也 疏 彭祖者姓彭名祖彭祖之玄孫也善養生
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善
所以齊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
祖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南濕彭彭各止其分而
性命釋文彭祖 疏 李云名德竟臣封於彭城歷夏至商年七百
歲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後音彭一云即老子也 疏 彭祖
臣仕殷世其人南壽七百年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祖即彭祖
元孫 疏 盧文弼曰玉篇曰彭祖切姓也與此正合是古謂彭祖
或據廣雅改作音非是 疏 彭祖神仙傳曰彭祖居流沙之西
非壽終也今案史記楚世家項生稱彭祖生春章卷生重黎
重黎為帝嚳所殺以其弟吳回後重黎為大正吳回生陸終陸
終生彭祖以世系推之彭祖乃顓頊元孫陸終之子禮所謂來
孫也成疏釋神仙傳作顓頊之元孫誤釋文引王逸楚詞章句

莊子集釋卷十一上

以爲帝嘗之元孫亦非時特問 如字崔本之懸 玄蒙分符同
顧汝 疏 彭祖神仙傳曰彭祖切姓也與此正合是古謂彭祖
反云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無
妨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疏 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
湯而無道因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衆
於景亳之墟大震於鳴條之野衆奔於南東湯既克桀讓天下
於湯光緒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爲商殷開基之主也
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類蓋字
之誤也而棘既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棘詢其至道云物
性不同各有素分而直往因之任之殷湯 釋文 棘李云湯時
請益深有玄應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釋文 棘李云湯時
是棘子崔云齊許之徒謙冥靈大椿者名也簡文云一日湯廣
大也棘狹小也 俞樾曰李云湯時賢人是簡文云一日湯廣
狹小也以湯棘為寓名殆未讀列子者就棘棘棘棘棘棘棘
子棘湯時賢大夫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表作華子成詩 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棘
華朱史記案隱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注泠然輕妙之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釋文列子禦風而行

莊子集釋卷一上

不成者方遠也注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

彼且惡乎待哉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

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

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

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

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

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無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立

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

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况大鵬乎夫唯與物冥

而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

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

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

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釋文天地者萬物之

然之別稱六氣者李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歲泉夜半

流澤並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薛者變也思乎猶於何也言

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

氣以遊遙混羣遊以變化苟無物而不順亦何釋文六氣可馬

往而不通哉明徹於無窮窮於何而有待者也釋文六氣可馬

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歲泉夜半

流澤並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薛者變也思乎猶於何也言

莊子集釋卷一上

天為六氣六氣者李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歲泉夜半

流澤並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薛者變也思乎猶於何也言

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

氣以遊遙混羣遊以變化苟無物而不順亦何釋文六氣可馬

往而不通哉明徹於無窮窮於何而有待者也釋文六氣可馬

陽風雨晦明也李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歲泉夜半

流澤並天地二氣為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薛者變也思乎猶於何也言

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

氣以遊遙混羣遊以變化苟無物而不順亦何釋文六氣可馬

往而不通哉明徹於無窮窮於何而有待者也釋文六氣可馬

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為一故無功釋文於針之端反或聖人

无名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疏至言

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謂聖其貴一

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

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

人之德彰其體用乃言故曰耳慶藩案文選任彥昇到大司馬

之德彰其體用乃言故曰耳慶藩案文選任彥昇到大司馬

不立名也堯讓天下於許由疏堯者帝舜之子姓伊祁字放勳

釋文關堯讓天下於許由疏堯者帝舜之子姓伊祁字放勳

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位七十一年乃授舜年

百二十八歲崩葬於陽城號曰堯依蓋法蓋善傳聖曰堯言其

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

隱於箕山師於高叡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位

許由問之乃臨河洗耳巢父欲澗牽而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

堯封其墓諡曰箕釋文堯唐帝許由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

公即堯之師也釋文堯唐帝許由潁川陽城人簡文云陽城

堯里人李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

云字仲武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

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疏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

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炬火之光時雨滂沱無勞浸

灌之澤堯既為謙退已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仲武也

釋文燭本亦作燭音爵郭祖徽反司馬云燭炬火也子召反燭所

以然持火者子約反慶藩案說文燭炬火也子召反燭所

莊子集釋卷一上

西

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

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

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

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

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誤所以見棄於

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疏治謂理也既

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入荒蓋皆清謐何勞讓讓我過為游費然觀

莊文則堯而推許由注乃勞許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勳

大聖仲武大賢堯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居於陽而表天下

許由不與其俗而獨立高山回照偏消斯可知矣是以莊子接

神讓之迹故有燭火之讓郭生察無待之心更致不治之

能令力呈反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

實乎注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

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

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

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

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寶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

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

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名而

無任君之實也疏許由偃蹇箕山逍遙穎水應麟榮利賦穡者

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足

外是賓捨主取賓喪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向故云吾將為實也

釋文稷契息列反皆唐虞臣也稷周之龍離力智玄應應對

乎芳劍非夫音扶下鶴鷓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

滿腹注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疏鶴鷓巧鳥

莊子集釋卷一上

五

一名女匠亦名桃燕好深處而乃為巢也。鼠形大小如牛亦
黑也。豫劇有三甲耳似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
枝之外不假他樹枝飲滿腹之餘無勞汗流說許
由安甚遠舉不顧金閣樂彼疏食說勢玉食也。釋文鳥子通
也。郭璞云云。鳥鳥小鳥。假鼠如字。李云。鼠也。說文鼠一曰
無音字。今案。凡不見。正文及注。之字。而加音者。例有音字。今依
前後例。附。農。藩。案。李。精。曰。假鼠。李。云。鼠。也。案。說文。鼠。下。云。
地。行。鼠。伯。所。化。也。一。曰。假鼠。或。作。鼠。俗。作。鼠。一名。隱。鼠。一。名。
也。廣。雅。穿。鼠。地。中。行。鼠。在。上。中。行。注。俗。一。名。隱。鼠。一。名。
鼠。有。紫。青。者。公。羊。成。七。年。傳。注。云。鼠。鼠。中。之。後。者。博。物。志。鼠
鼠。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或。名。歸。休。乎。子。无。所。用
甘。鼠。據。此。知。假鼠。鼠。鼠。然。為。二。李。說。誤。歸。休。乎。子。无。所。用
天下為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遠者無方。故天下樂
推而不厭。疏。予。我。也。許。由。算。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堯。云。君。宜
尊。於。我。無。用。九。五。釋。文。歸。休。乎。子。絕。句。一。讀。至。乎。懷。俗。呼。派。樂
之。貴。子。何。用。為。反。字。絕。句。若。別。讀。懷。俗。呼。派。樂
推。音。不。厭。於。反。廩。人。雖。不。治。廩。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注。廩

莊子集釋卷一上

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器具
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
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道通一也。疏。今之太官。僕。屬。是。也。尸
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太祝是也。執祭服對尸而祝
之。故謂之尸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尸祝者各有司
存。假。令。膳。夫。懈。怠。不。肯。治。尸。祝。之。人。終。不。越。俎。樂。於。尊
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
就。茲。帝。位。注。云。帝。堯。釋。文。廩。人。廩。交。反。徐。扶。交。反。掌。廚。人。也
許。由。各。器。於。所。遇。也。已。釋。文。廩。人。廩。交。反。徐。扶。交。反。掌。廚。人。也
文。廩。廚。也。禮。王。制。三。為。充。君。之。廩。注。廩。今。之。廩。也。周。禮。廩。人。注
廩。之。為。言。也。禮。王。制。三。為。充。君。之。廩。注。廩。今。之。廩。也。周。禮。廩。人。注
字。非。尸。祝。之。六。反。傳。鬼。博。子。存。反。本。亦。作。尊。廩。徐。反。廩。子
是。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與。疏。廩。音。連。叔。並。古。之。禮。道。人。也。接
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王。知。其
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馬。二。乘。並。不。受。於。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
莫。知。所。終。肩。吾。聞。接。與。之。言。適。無。事。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而
言。吾。聞。言。於。接。與。者。問。接。與。之。言。也。莊。生。寄。三。賢。以。明。志。之。

莊子集釋卷一上

聖人所聞之狀其釋文肩吾司馬云賢人也連叔李云接與小又
列於下文也。釋文肩吾司馬云賢人也連叔李云接與小又
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馬二乘聘之不應大而無當往而
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疏。所聞接與之言佈而
言無反覆尋其源流無窮極也。釋文無當司馬云
言無反覆尋其源流無窮極也。釋文無當司馬云
無不當也。驚怖。亦。有。反。廣。大有。運。庭。不。近。人。情。焉。疏。亦。是。直
往。不。歸。之。貌。也。謂。接。與。之。言。不。備。於。俗。多。釋。文。大。有。物。佐。徐。選
有。過。差。不。附。世。情。故。大。言。不。合。於。里。耳。也。釋。文。大。有。物。佐。徐。選
徐。古。定。反。司。庭。勅。定。反。李。云。運。庭。謂。激。過。也。處。藩。案。文。選。劉
馬。本。作。運。庭。勅。定。反。李。云。運。庭。謂。激。過。也。處。藩。案。文。選。劉
無。有。崖。也。連。叔。之。說。不。近。附。近。連。叔。曰。其。言。謂。何。哉。疏。陸。通。之。說
則。反。肩。吾。吾。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
處于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
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
佩玉璽便謂足以綴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
惟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
山將明世所無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
表耳處于者不以外傷內疏。疏。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崑。崙。海
也。謂。聖。人。勅。定。矣。時。須。下。戈。師。焉。湯。武。締。約。柔。弱。也。處。于。未。察。女
也。言。聖。人。勅。定。矣。時。須。下。戈。師。焉。湯。武。締。約。柔。弱。也。處。于。未。察。女
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致。其。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
視。聽。之。表。其。甚。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山。乎。宜。忘。言。也。釋。文。藐
以。其。所。謂。此。即。肩。吾。連。叔。亦。有。姑。射。之。山。乎。宜。忘。言。也。釋。文。藐
音。連。叔。亦。有。姑。射。之。山。乎。宜。忘。言。也。釋。文。藐
音。連。叔。亦。有。姑。射。之。山。乎。宜。忘。言。也。釋。文。藐
音。連。叔。亦。有。姑。射。之。山。乎。宜。忘。言。也。釋。文。藐
音。連。叔。亦。有。姑。射。之。山。乎。宜。忘。言。也。釋。文。藐
音。連。叔。亦。有。姑。射。之。山。乎。宜。忘。言。也。釋。文。藐

子釋文引山海經曰射國在海中西南山環之從國南水行
百里日射國也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日射國也今本水
所經海上也言遠望諸姑射山行列在海河之側也與今本水
海陸不同所居地志論於姑射山此即東山經之姑射山
子所謂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是也姑射山在東山經之北姑
射者證之殷氏釋文則東山經之姑射山在東山經之北姑
射之也且殷氏所據之海經為一書也今本元如不知何時
脫寫人東山經之姑射山一書之徒遂成今本元如不知何時
可以混為一書也殷氏所據之海經為一書也今本元如不知何時
既皆稱有可據之書殷氏所據之海經為一書也今本元如不知何時
無妨辨證之殷氏所據之海經為一書也今本元如不知何時
文冰正字凝俗字爾凝冰凝也孫奕木淳字林文卓反蘇林漢
書音如字李云淳約柔處子室也黃屋一云兒黃黃也王聖
火也約引魏司馬云淳約柔處子室也黃屋一云兒黃黃也王聖
音也或作或方物反字或作或虛文昭曰今注本作或或或
從綴亦俗字說文也惟梓在在反下至至者本亦作王德于况反
本作市重文作或也惟梓在在反下至至者本亦作王德于况反

莊子集釋卷一上

至絕堤音銀又五根不食五穀吸風飲露注俱食五穀而獨為
絕堤音銀又五根不食五穀吸風飲露注俱食五穀而獨為
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疏五穀者黍
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迥清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順
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為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釋文吸許反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疏皆照靈通無
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無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神凝使物
物之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其神凝使物
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注夫體神居靈而窮理
極妙者雖靜默開室之襲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
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乘矣無形而不
載則飛龍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
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
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疏凝靜也
此凝疾

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達一時
寂俱妙然照流通達懷利物遠使四時順序五穀豐登人無
害物無天柱壞人之處世有此功釋文神凝反也司馬云
能肩背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信釋文神凝反也司馬云
毀也一音痲病也木或作厥狂也李又九况反音然徒
于爾反才編反而斷反連叔曰然善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
也皆齊又如字而斷反連叔曰然善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
者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注
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也疏聾者謂
縱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
有物之常情也既聾既盲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
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其由智障盲閉不能照察
豈唯形骸有之耶是以問接與之言謂爲狂而不信自此以
下是連叔答釋文音音古音自者無與乎下音之觀古亂工
肩吾之辭也釋文音音古音自者無與乎下音之觀古亂工
反不之聾乎肩吾曰之好夫別者不自爲假文屨夫知知之同是
聞也之聾乎肩吾曰之好夫別者不自爲假文屨夫知知之同是
其言也猶時女也注謂此接與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知
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此指此接與之言猶如窮室之室之女
獲深爲君子所未但知釋文時女虛靜柔順也向云時女
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此指此接與之言猶如窮室之室之女
人而爲人所求也度潘案時是也猶時女也謂猶是女也
時二字連讀易女子貞不字女即處女也司馬謂時女猶處女
疑誤詩大雅綿篇曰止日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稱萬物以爲一
時笑曰時是也是其證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稱萬物以爲一
世蕩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
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稱萬物無物不
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
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
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
然後能乎疏之是語亦歎美也勞稱猶同也爾求也孰誰
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羣品混同萬物制以百靈世道荒茫若生
羶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處舟懸鏡應感無心誰肯勞形

莊子集釋卷一上

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此指此接與之言猶如窮室之室之女
獲深爲君子所未但知釋文時女虛靜柔順也向云時女
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此指此接與之言猶如窮室之室之女
人而爲人所求也度潘案時是也猶時女也謂猶是女也
時二字連讀易女子貞不字女即處女也司馬謂時女猶處女
疑誤詩大雅綿篇曰止日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稱萬物以爲一
時笑曰時是也是其證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稱萬物以爲一
世蕩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
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稱萬物無物不
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然則
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
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爲事
然後能乎疏之是語亦歎美也勞稱猶同也爾求也孰誰
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羣品混同萬物制以百靈世道荒茫若生
羶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處舟懸鏡應感無心誰肯勞形

智經營區字以事為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無為無事又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釋文

勞謂反李銷剛補李也日漢司馬相如傳勞功勞也勞

廣被也德與通德傳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

其以廣被之意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

化此之世新日舊新作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勞

勞營營司不應之應對苦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大浸稽天而不

滿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注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

生無變於已况消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憂乎禍非避之也

推理而前而自然與古合疏帶至也夫建於生先則無死無生

流金之災百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為釋文大浸九

故郭注云死生無變於已况消熱之間也疏釋文大浸九

莊子集釋卷一上

稽天司馬云至也 不消 奴應反或 禍難 乃且 非避 避是 其塵

垢戰穽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注堯舜者世事之

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

之僕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批據耳疏堯為塵垢為

皮曰雜皆禮物也第金曰錢禮士曰冠蓋法其善傳聖日堯仁

聖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批據證者世事何殊塵垢既面

胡可言是也 釋文塵垢 古口反塵 批 本又作 批 德 德 而

肯以物為事者也 釋文塵垢 古口反塵 批 本又作 批 德 德 而

日案說 練字亦作 練音 康 練音 煩 碎 虛 文 昭 日 舊 本 據 作

是疑後人亂之而又安改也 陶徒乃反李移路反 鑄之樹 宋人

資章而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疏此也越語也資章

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章南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而衣

冠長於宋冠章而而宋質質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二國質

莊子集釋 卷一上

遷往來乃以常川為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縵承冠越人

斷髮文身資貨便成無用亦如榮華本精者富貴起自駭台

之無所川天下為亦備越人無所用章甫耳釋文宋人榮國

微子所封 資章甫 殷冠也 以冠為貨 越今會稽山陰縣 虞

詩注司馬 李慎曰 諸越猶云於越春秋定五年於越入吳杜

注於發也 公羊傳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越人自

名於越此作諸者廣雅釋言諸於也禮記射義注諸猶於也是

假借斷馬本作教云教斷也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

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官然喪其天下焉注夫堯之無用

天下鳥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道天下者固天下之所

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官然喪之而官遊心於

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

莊子集釋卷一上

以明堯之一於堯耳夫堯真冥矣其遊則堯也自遊觀冥內

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

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彼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

未知至遠之遊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

以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

語至極而遊無窮哉疏治言新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

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官然者冥寥是謂遠之名喪之

言忘是遺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遊三非本非遊四

非本本也言堯反照心淵淵見道境超然四句故言往見四

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乎九土雖復發

神四子端拱而生汾陽執御萬機官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

迹即體即川空有雙雙擊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

殊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易信此邪而馬彪謂四子為諸缺便

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

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益奇言明堯之釋文四子司馬李云

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注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慮者慮之也樽者漆之如人所謂膏舟者也蓬草名參曲不直也夫款也言大瓠存於江湖可以舟於滄海至教與行世境可以濟渡羣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元理故妄起指擊之警

釋文不慮以為大樽本

結案所謂膏舟盧文弼曰轉舊作樽今從宋本正

之心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不端曲

吾有大樹人謂之樗疏名字例皆虛假相與與之未知的富故

言人謂釋文樗木名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

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疏擁腫榮瘁也卷曲不端直也

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卷曲繩墨不加釋文擁腫李云擁

方圓無取立之行李之旁匠人自不顧盼也釋文擁腫李云擁

腫猶不中丁仲反卷曲本又作拳同音惟徐

用眾所同去也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遠也

如字李羌呂反慶播案大而無用猶言迂遠無當於事情也

禮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子郭注曰于讀為迂猶廣也

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道德經云天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

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

罟疏狸狌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也罔罟且

鼠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罔罟之中

皆以利害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擊斃曲李執持聖德偽情矯

性以要時利前雖遠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釋文狸狌之

即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釋文狸狌之

徐音也郭音生又音星司教者承夫開始也本又作傲同司馬

音遊謂何遊謂之物跳音不辟音避今本多機辟毗赤反司馬

而食之雞鼠之屬也跳音不辟音避今本多機辟毗赤反司馬

文昭曰案當作毗亦反慶播案辟疑為繁之借字爾雅繁謂

之置置置也覆謂之學學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輪

中施胃以捕鳥司馬曰辟罔也誤辟若謂罔則下文死於罔罟

為其矣楚辭九章設張辟以娛君兮王逸注辟法也言設人設

張法以娛樂君也王逸注辟法也言設人設

也張法以娛樂君也王逸注辟法也言設人設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疏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何有之鄉也釋文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疏彷徨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互其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陰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

以道適適性釋文彷徨音房反音羊簡文同廣雅云彷徨徒倚也

不天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注夫小大之物苟

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川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疏推勝不材

匠人不顧斤斧無加天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

生理無用之川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詭俗會道可以

衛可以全真既不天枉於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世途詭肯困苦於生分也

莊子集釋卷一下

孟純 輯

內齊物論第二注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釋文齊物論李如字而惡反鳥路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而嘘咎焉似喪其耦注同天人均彼

我故外無與焉歡而咎焉解體若失其配匹疏楚昭王之司馬

字于基古人治實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

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

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

自然離形去智若馬墮體身心俱釋文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

遺物我無忘故若喪其匹耦也疏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

案解體即趙岐孟子注所云解體也疏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

莊子集釋卷一下

音義八十八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本傳卷四引其耦本亦作

司馬云若焉云失其所故有似喪耦也釋文關其耦本亦作

反匹也對也司馬云耦身也身與神為耦疏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

下文所謂吾喪我也郭注曰若失其配匹未合喪我之義司馬

云耦身也此說得之然云身與神為耦則非也顏成子游立侍

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注死

灰槁木取其身莫無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

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灰

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而自得吾所不

能二也疏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

殊心與死灰而無別釋文顏成子游顏名偃蓋成字子游何居

必有妙術請示所由釋文顏成子游顏名偃蓋成字子游何居

如字又音偃司槁木古老反音槁本亦作槁疏文照曰

馬云槁故也槁木注同音槁本亦作槁疏文照曰

釋文云本亦作槁槁本亦作槁疏文照曰

厥多作此字老子銘顯虛無之清寧張公神碑界守靜成

今注謂南郭官朝家靜巴郡太守張納碑四竟家謠本亦
請後太守孔彪碑家分冥冥皆如此作今注作寂冥莫作漠今
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注子游嘗見隱机者而未若子
綦也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元妙今逢隱机實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
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疏而
次也喪猶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竟智南忘
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安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注南郭也夫南
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
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開矣况之風物異音同是而成
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疏人籟籟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衆
足况之風物咸然自然故寄此釋文女問音汝下皆同本亦作
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莊子集釋卷一下

如何以不人籟力帶反籟夫音初林差初宜所錯七故見矣

一律作女人籟籟也疏夫音初林差初宜所錯七故見矣

反子游曰故問其方疏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于綦曰夫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

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

故遂以大塊爲名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

中噫而出氣仍名釋文大塊字也徐曰同反徐李又胡罪反郭

又苦張反司馬云大朴之貌衆家或作大塊或作大塊或作大

大味解者或以爲無或以爲元氣或以爲混成或以爲天謬也

疏謂天也與釋文所引異俞樾曰大塊者地也塊乃因之或

謂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大

塊者無物也並非其義此本說噫乙戒反注是唯无作則萬

地籟然則大塊者非地而何噫乙戒反注是唯无作則萬

疏怒嗚注言風唯無作則萬籟皆怒動而爲聲也疏是者指

此風也

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釋文萬數反苦也怒鳴胡刀反
動作則萬殊之穴皆致怒鳴也胡刀反
胡列反而獨不問之琴琴平注長風之聲釋文琴琴反琴琴反又
風聲也李木作風山林之畏佳注大風之所扇動也疏琴琴長
音同又力竹反畏佳扇動之貌而琴琴清吹擊蕩山林使樹木
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視汝獨不聞之邪下文云釋文畏反郭
烏罪反崔佳扇反徐子唯反郭祖罪反李諸鬼反李頤云畏
本作嶮佳佳山阜貌虛文強曰佳舊本作佳今莊子眾家
木皆作佳韻會支韻內引此似亦可讀追此所音唯大木百圍
皆仄聲然實與佳木音皆相近故從眾家本改正
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柝似陶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注此略
舉眾竅之所似疏竅穴樹孔也柝柱頭木也今之斗檜是也陶
口鼻或似獸之關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柝檜或注而
擁腫或汚下而不平形勢無窮略陳此入事亦由世間萬物種
類不同或醜或釋文之竅作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竅穴
妍蓋凜之造化釋文之竅作鼻似口動作或似人鼻或似
人似柝音雅又音肩字林云柝上似陶起樵反郭音雅林圍也
口似柝方木也簡文云構也似陶徐其反反言如羊豕之

莊子集釋卷一下

三

和飄風則大和注大音之宮商雖于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
其所受而各當其分疏冷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唱皆是風吹樹
小暴疾賦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釋文唱于如唱唱又音惡又
曾無勝方以况萬物稟氣自然釋文唱于如唱唱又音惡又
五斗反李于冷音李李云冷小和胡臥反下颯風鼻透反
鳴聲之相和也冷風冷小風也小和胡臥反下颯風鼻透反
反李數遙反司馬云疾不稱又證其分符問反下颯風濟則眾
風也爾雅云回風為颯不稱又證其分符問反下颯風濟則眾
竅為虛注濟止也烈風作則眾竅實及其止則眾竅虛實雖
異其於各得則同疏竅大也烈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眾竅虛
況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無釋文颯風向郭云烈風濟于細反
也廢滌案颯風濟濟者止也詩鄭風載馳驅颯濟而獨不見
毛傳曰於止也風止則萬物寂然故曰眾竅為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才才承注調調才才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
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才才
獨非乎疏而汝也調調才才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
死窮通物理自然不測不測釋文調調才才動搖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
豈有是非或於其間哉釋文調調才才動搖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
搖貌也虛文強曰德德動搖才才動搖才才動搖才才動搖才才動搖
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疏地籟則眾竅之徒人籟則管
籟深玄幸難頓悟敢釋文比竹李扶必反注同子綦曰夫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
哉即眾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
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
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
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
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

莊子集釋卷一下

四

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
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疏
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者豈別有
物邪即此竹翠翠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者誰乎蓋無
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其以
注云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
也而不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則萬殊復大小不同而各
稱所受咸率自知豈賴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日視耳
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皆不知其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其自
已當分各足幸性而動不出心智所謂亭之靜之此天籟之
意者也 慶蕭案文選謝宣城九日從宋公戲馬亭集送孔令
詩注引司馬云吹萬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已止也
使各得其性而止謝靈運道經遠山中 釋文豈復扶又莫適
反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
此重明天籟也疏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
也欲明羣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
使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莊子集釋卷一下 五

釋文此重反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注此蓋知之不同疏閑閑
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慮寬大之人率性虛淡無是無非小知狹
劣之人性靈偏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無是非故閑閑
而寬 釋文大知音智下閑閑文云廣博之貌 閑閑音開反有
裕也 餘樞曰廣雅釋詁閑閑也小知間間常從 大言炎炎小言詹
詹注此蓋言語之異疏由猛火炎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誇理大言
滯於說辯徒有 釋文炎炎反李願云同是非也備文云美盛貌
詞費無益教方 釋文炎炎反李願云同是非也備文云美盛貌
詹詹音占李願云小辨 其煎也魂交其覺也形閑注此蓋寤寐
之異疏凡歸之人心靈馳驟前境無得暫停故其夢寐也
釋文魂交音占李願云小辨 其煎也魂交其覺也形閑注此蓋寤寐
心闕殺者害者密者注此蓋交接之異疏構合也密深也今穴
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安心既重濁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
與日闕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論之有此三別也 釋文

與接為構司馬云人遣交殺者未且反簡文害者云深也李
穴也案文云深心也 小恐憊憊大恐縹縹注此蓋恐怖之異疏
憊憊憊憊也縹縹也夫境有逆從而心恆憂慮其不釋
遂恐懼交懷是以小恐憊憊而大恐縹縹也 釋文
文小恐曲勇反下 憊憊之瑞反李云小心 殺殺李云齊悸其季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疏機括牙也括箭括也司主也
拒害猛若弩牙唯主 釋文機括古活反機括弩牙括箭括也
馬云言生死是非藏否交校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釋文
又案機括弩牙機括弩牙則禍敗之來若機括之發釋文
郭下曰機括弩牙名之則曰機括言如機之巧也機括弩牙
也也 其謂如謂其守勝之謂也注此蓋動止之異疏
也聖哲也言復意是非由如亂阻雷心 釋文阻雷音明徐
取境不異哲聖守確乎情在勝物 釋文阻雷音明徐
病反其殺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疏

莊子集釋卷一下 六

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歸於藏如交臂感之類豈能
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謂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釋
文其殺色界反徐色 其消之所為之不可復之也注其消而
遂往有如此者疏道消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背 釋文其消
奴狄反郭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也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
洳有如此者疏有類緘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洳 釋文
其厭反又於感反 如緘徐古 許賜反又已質反 近死
之心莫使復陽也注其利患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疏莫
生也脫滯之心隲乎死地 釋文近死附近復陽陽謂生也 家
欲使反於生道無由得之 釋文近死附近復陽陽謂生也 家
闕百變不窮司是非者有萬應之機守勝者有一成之見或以
為思反而殺如秋令或沈迷不悟而消為之亦有深絀其機無
復生人之氣者人心之相構 喜怒哀樂慮嘆變惑倏倏注
各視所茲之機以採而取之 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高則心
此蓋性情之異者疏

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遜哉雖
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
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錯
輪於上下而遞代為君臣乎釋文其意又音弟不應之應無錯
但任置無心而必自當也釋文其意又音弟不應之應無錯
七素反 其有真君存焉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疏直謂忘懷
下同 此即真君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
之心青黃等色本無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無非有虛假
設疑問以明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注凡得真性
無有真君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注凡得真性
用其自為者雖復早慧猶不願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
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入忘其本則
毀譽之同俯仰失節也疏夫心境相感欲樂斯樂是以求得其
真釋文言凡情迷執有得安以要心道智觀之無損益於其真性
者也 宋世文曰彼我相形而有是非非是成於心者先
入而後之主是之非之隨人以為役習臣妾也而百骸九竅六
塵悉屬而從之夫此福而從之以聽役於人與其心之主宰果
九

莊子集釋卷一下

九

石辨乎果無辨乎心之主宰有是非於人何與求得其人之情而
是之非之無能為益不得無能為損而既辨一是非之形役心
以從之其守而不化夫是之謂釋文雖復疏又反 毀譽音
成心成心者臣妾之所以聽役也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
物壹反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
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疏夫稟
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得易體以為知是故與物相
形性一成終不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與物相
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注羣品云云逆順
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眾人之所悲者
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
物足悲哉疏外逆也順順也羣品云云觀情逐境境既有逆有
順無止息格疏順心便欲是欲非行有終年速如馳騁唯知貪境
物運深可悲傷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注夫物情無極知足
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

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
殘持影繁風釋文者鮮反息疏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功成何日釋文者鮮反息疏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邪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於疲困亦然不知所以好此
之歸趣云何也疏亦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窮勞役心盡形魂
謂亦不知所歸也釋文亦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檢云志
疑之其深可哀歎釋文亦然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檢云志
曰亦當作茶字小雙耳今注本乃作葡說文引詩彼葡維何音
義與此異 慶滿案亦司馬作葡文選謝靈運過始出聖詩注
引司馬云葡 所好呼反人謂之不死奚益注言其實與死
同疏無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其形化其心與之
然可不謂大哀乎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
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
也疏然猶如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人
也疏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莊子集釋卷一下

十

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注凡此上
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
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
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疏芒闇昧也言凡人在
感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智用明達釋文芒手剛
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今不依用釋文芒手剛
反又音亡芒芒味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注夫心
也情文云芒同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注夫心
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
師矣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
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
皆如此故誰獨無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
有焉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
未嘗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疏愚感之類於故是正
何必知能理長代已

之短唯欲斥他為短自取為長如此釋文與有家世父
之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舉其中釋文與有家世父
今日以為是明日以為非一或乎心是非迷出而不窮故曰
知代心以為是則取所謂是者而足之心以為非則取所謂非
者而非之故音捨字亦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
日心自取而舍音捨字亦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

而皆至也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
哉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疏吳越路遙
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
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
越釋文昔至是非者人我相接而成者也而必其心先有一是
非之準而後以為是而足之以為非而非之人心萬端焉而
無窮則是非亦與焉無窮是非因人之心而生物論之所以不齊
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目奈何

注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為有以此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
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疏夏禹字文命孫子啟
父也蓋法泉源流通

莊子集釋卷一下

士

曰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無是非而惑者為有此用無有為
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生
聖懷慈救獨奈之何故付釋文不強其文夫言非吹也言者有
之自若不強知之者也釋文不強其文夫言非吹也言者有
言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善法釋文
吹也如字又吹瑞反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注我以為是而彼以
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命疏日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果有言邪注以為有言
邪然未足以有所定其未嘗有言邪注以為無言邪則據已已
有言疏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彼以為是
偏見各執是非非已所言故不可以為無言也其以為異於聲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注夫言與聲音其致一也有辨無辨誠未可定也天下之情不
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疏辨別也鳥子欲

之故音也言亦帶數曰數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哉鳥
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於聲音者恐未足以為別者也
釋文故音鳥反李音發司馬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疏何也虛通
至道非真非偽於何釋文惡乎音鳥下真偽一本作真偽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
然而起疏何隱蔽有是非者哉釋文道焉於皮道惡乎往而
不存注昔存疏何在也陶鑄生靈用行不殆道無不備于
乎存而不可注昔存疏何在也陶鑄生靈用行不殆道無不備于

隱於小成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
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
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言隱於榮華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
道而道不可隱則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富見於小
成而滅於大全也疏榮華者謂浮華之辭華美之言也只為帶
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

言不美美釋文實當丁復反後可以見於賢疏故有儒墨之是
非疏昔有鄭人名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
也後弟名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
兼受厚頂放難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後程二人親則兄弟
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非其來久
矣爭競之其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萃之帥是知道喪言
隱方督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
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疏天下莫不
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釋文更相音欲是其所
各用已是是彼非各用已非非彼是

莊子集釋卷一下

士

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
無是非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
所是者乃欲明無是非也欲明無是非則莫若還以儒墨
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

無非非是則無是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已為是今欲翻非作是
 覆相明則非非者非則無非所是者非是則無非是則無非
 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家世父曰郭象云有是非者非是則無非
 之所是也無非者非者非也今欲是備是之所非而
 非備是之所是莫若還以備是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
 非者非非矣今觀墨子之書及孟子之闢楊墨備墨互相是非
 各據所見以求勝墨者是之備者非焉是非所由成彼是之所
 山分也彼是有對待之形而非兩立則所持之是非非是
 也彼是之見存也莫若以明者還以彼是之所明互取以相證
 也郭釋文反覆下同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注物皆自是故無
 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
 下無彼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疏注曰物皆自是故無非是
 彼也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也則天下無彼矣注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
 矣無彼無是所以玄同此注理盡無勞別釋自彼則不見自知
 則知之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為是便則知之物
 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

莊子集釋卷一下

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
 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疏夫彼
 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
 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
 未分析則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
 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注夫死生之變猶春秋
 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
 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
 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
 可故備墨之辨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無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山寒
 暑之遷遷而生者以生為生而死者將生為死亦如是者以
 是為是而非者以是為非故知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因非而
 則無是矣因是因非則無非矣是以無是非無非無生無死無可

無不可何彼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注夫恢
 此之論乎 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
 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出是非之塗而是非無
 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是亦彼也注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注彼亦自以為是疏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注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
 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
 有一是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注今欲謂彼為
 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
 果定也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為
 定釋文彼復扶又反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注偶對也彼是

莊子集釋卷一下

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
 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疏偶對也樞要也
 兩幻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
 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後深
 所以為釋文道樞樞要也 以應對之應前注同後 樞始得其
 環中以應无窮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
 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也無是非故能應夫
 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
 者真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非無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也 家世父曰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樞道之樞以游
 乎環中空也也是非反覆相尋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為
 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无窮 慶藩案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
 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環中是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注天下
 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

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好神玄警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川而忘川寄川羣材也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

自忘而寄當於日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疏夫有大至於物馳騁使光而寄川羣材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適得而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幾矣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絕學絕待適爾而得蓋無所釋文幾矣音幾也下因是已注

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釋文幾矣音幾也下因是已注達者因而不作疏夫達道之十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

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且故謂之道也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感斯應響彼明鏡方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感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釋文謂之道云因自然是道之功也勞神明為一而

不知其同也疏夫玄道妙一常湛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一無以異矣不足類也不知至理謂之朝三疏此起警也

之朝三明以朝三為義也蓋賦芋在朝故以得四而喜得三而怒皆所見惟目前之一隔也是以謂之因也疏謂混同萬物以

為其一因以為一者無異眾何謂朝三祖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

為用亦因是也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眾狙之感因所好而自

是也疏此解警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芋橡子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解其意歲狙曰吾與汝芋朝

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

既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者亦何異眾狙之惑耶釋文狙公也崔云養獲狙者也李云老狙也廣雅

莊子集釋卷一下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注莫之偏任故付

之自均而止也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虛懷

智乎均平之鄉休不執故能如是於無是非非所以息

心乎自然之境也釋文天鈞本又作均惟是之謂兩行注任天

下之是非疏不離是非而得無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疏至造

名也消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惡乎至疏假

無知動不乖寂常真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惡乎至疏假

疑問於何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注此忘

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

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

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注

難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其次以

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

是非也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

虧也注無是非乃全也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非

是非息而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

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委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注有之與無斯不能
知乃至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
既不決定虧道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
成理非實錄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
不鼓琴也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
矣而執箏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道不彰聲而聲全故
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

莊子集釋卷一下

也疏 許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
有成有虧存情所以合道無釋文可勝音操弦七刀執籥反
昭文 司馬云古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三子之知幾乎注 後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已所明以明之

故知盡慮窮形勢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眠疏 師曠字子
樂師其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今
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
善琴之文而善操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也
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
之性稟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能悟已又兼
息遂使枝策假寐或復凭几而眠三子之能成盡於此釋文枝
策 司馬云枝柱也策杖據梧 音音司馬云梧琴 之知音而眠
也崔云舉杖以擊節據梧 也崔云琴瑟也 之知音而眠 千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注 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用也疏
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釋文故載之末年 崔云
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若也

莊子集釋卷一下

九

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注 言此三子唯獨好其所明自以
殊於眾人疏 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而說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 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疏 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
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注 是猶對牛鼓簧耳彼

竟不明故己之道術終於昧然也疏 彼眾人也所明道術也白
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
服眾人之心不服眾人之言物稟性不同所好各異故知三
子道異非眾人所明非明而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
乎堅執守白之論眩惑世間難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釋
文堅白 謂之堅白謂堅不白馬之辯也又云公孫龍有洋劍之法
名爲白 虛文強曰代即 鼓簧 音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也亦作 賦 又作 賦 音 同

身无成注 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疏 綸緒也言昭
何其父業終其緒卒其年命釋文之綸 音倫崔云琴瑟也
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何故哉

倫崔云琴瑟也然以文之結終其義未安郭注曰昭文之子
又乃終文之緒則是謂綸爲結今以文義求之上文曰彼非所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之味與之綸必相對爲文用易繫
辭傳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京房注曰綸知也淮南子說山篇以
小明火以近論遠高誘注曰論知也古字綸與論通淮南與明
對言則綸亦明也以文之綸終謂以文之所知者終即是以文
以文之明終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昭文之子又
向未達 若是以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注 此三子雖求明於彼
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亦
可謂成也疏 我眾人也若三子異於眾人遂自以爲 若是而不
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注 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
謂不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糴彼不捨己
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
己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疏 若三子之與眾物相與而不
無成矣 是故滑疑之糴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注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糴則圖而域之恢
懷情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
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
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
明疏 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達同凡
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 釋文 滑疑 古沒反司
於羣才而此運心斯可謂聖明真知也 釋文 滑疑 古沒反司
屈奇 反 末物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注 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
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
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

莊子集釋卷一下

辛

子彼此其 是故滑疑之糴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此之謂以明注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糴則圖而域之恢
懷情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眾人不失其所是則
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
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
明疏 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故能晦達同凡
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 釋文 滑疑 古沒反司
於羣才而此運心斯可謂聖明真知也 釋文 滑疑 古沒反司
屈奇 反 末物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注 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
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
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

德所臨無幽不炳... 已於安任之道... 之積而成者也... 戰於中而不知... 萬物之神必... 心出之及進... 靈運出游京... 文閣釋文神... 許由之師王... 言物精願... 五結反王... 乎知之注所... 用其知疏王... 也釋文惡乎... 知乎此從... 質假託師資...

莊子集釋卷一下

毛

即為有知有知... 知之通以然... 不知者也然... 注都不知乃... 也雖然嘗試... 然也既其無... 不可的當故... 游於水木物... 不知矣夫姑... 所同之知未... 即知此理耶... 未復為扶又... 也非知邪注... 所謂不知者...

此不相通以非... 同馬云賭猶... 不能為福乎... 侮之為不辱... 渠得免夫累... 試問女疏... 溼寢則腰疾... 者孰知正處... 然乎哉謂不... 性不同便宜... 知正定處所... 也鮪徐音秋... 音異便反... 知正味注此... 類類養也是...

莊子集釋卷一下

天

之徒皆以所食... 腐鼠也... 致一釋文... 者得也... 名也... 從也... 國傳... 則六畜... 云似... 作... 推云... 鹿交... 飛廉... 明天... 委... 委...

見怖而深人鳥見驚而高處... 內定是美色那故知凡大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執是非... 決卒疾... 釋文編... 難交也... 御覽九百... 越上美... 部音古... 也准南... 史記張儀... 馬之走勢... 仁義之端... 或害於此... 而任其自是...

莊子集釋卷一下

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 其分釋文樊然... 也則動始... 似散或作... 元榮昔夜... 粹之至也... 難親難離... 不知利害... 解也疏... 矣之釋... 之體神者... 不知辨而... 能熱河漢... 形具而體...

胸中也疏... 為笑風雷... 大早全石... 於吾心則... 盡物遺反... 爾如也音... 而皆聖聖... 外注夫唯... 之申而心... 昔一而況... 害者生非... 以遊遊況... 子曰吾聞... 莊子集釋卷一下

莊子集釋卷一下

從而事之也... 為務混迹... 事物畢... 梧子李云... 後人所稱... 子之言故... 為長梧子... 也既云且... 乎不就利... 時故推理... 而不無所... 不析不緣... 道通至... 各白謂耳... 故無彼有... 謂言教也... 夫體道至...

有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
有謂致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垢之外注凡非真性皆塵垢也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
之外釋文而遊崔本作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

行也吾子以為奚若疏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聖賢將為妙
道之行長擢用作率略之談釋文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
未知其理如何以何為是釋文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
向云孟浪音濇濇無所趨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精要
之貌 虞翻案文選左太冲吳都賦注引司馬云孟浪濇野之
語釋文闕 又案孟浪猶率略不委備之意視司馬孟浪濇野之
語一作率略孟浪皆子小取篇摹略萬物之然摹略者總括之詞莫
一辭之轉也 之行下孟浪反

且也何足以知之疏聽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
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名
何人所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釋文皇帝本又作
盧文弨曰皇黃通 勅定 雙音聲磨之聲本亦作雙於通反向
用今本作黃帝 雙音聲磨之聲本亦作雙於通反向

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
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驚疑

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變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
垢之外而左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

不推明也今瞿鴟子方問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
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鴟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

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孰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疏

鴟即鴟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雞而似斑鳩青綠色其
肉甚美堪作羹炙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可長
彈有得鴟之功而彈時未堪為食亦猶教能於妙理而釋文
教時非理今瞿鴟聞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釋文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且女音汝亦大音泰徐李勅 時夜音夜崔云時夜司見彈音

莊子集釋卷一下

且

反司馬云小鳥可美毛詩草木
蔬云大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 釋文 扶又反下皆同 子嘗為女

妄言之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釋文音為于偽女以妄

聽之矣注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疏子我
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為汝妄 旁日月挾宇宙注以

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注以

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
忘物忘我既而後括萬有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為晝夜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之臂也疏

莊子集釋卷一下

且

為其際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

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屬然自合之道莫若

道之勿言委之自爾也屬然無波際之謂也疏屬無分別之貌

也滑間也隸卑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有屬然自合之謂也

聖人欲法此感無屬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也滑者滑也而任之

於滑也釋文滑本或作滑郭音泆徐武軫反音滑徐音

今注本波作被似誤 滑 同崔戶入反云橋日本也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滑音

形悅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范然直往而與變化為一
 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稊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
 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
 不成斯可謂純也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
 能隨變化而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
 而常居妙極也家世父曰眾人役役較量今日又較量明日
 今日見為是明日又見為非今日見為非明日又見為是
 聖人愚范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參萬歲以極其量一者渾然無
 彼此之別成者怡然無然可之差純者泊然無是非之辨聖人
 人以此應萬物之變而相繼於無窮斯為參萬歲而一成純釋
 文悅心反 參稊反 萬物盡然注無物不然而以是相繼注
 種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
 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疏物情封執
 為日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固古今惡皆自
 是他不足難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種積未有休時聖人

莊子集釋卷一下

三

順世汗隆動而常寂參釋文相繼本亦作繼徐於憤反邪于惡
 疑億載而純一愛然也釋文於本反李於問反積也于惡
 乎知說生之非惑邪注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故
 未知其非惑也疏夫繼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釋文于
 惡音烏下惡說音悅相背音背于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
 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
 惡之哉疏弱者弱歸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桑梓遂安他
 無謂之為死遂其戀生惡釋文惡死烏路反弱喪息浪反少而
 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釋文惡死烏路反弱喪息浪反少而
 詩照焉知於皮反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
 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注
 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

莊子集釋卷一下

三

相知哉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士環
 也疏正也初去麗戎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
 邪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牢饌以盈厨情好既移
 所以悔其先泣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釋文至於王所云
 之異何能知哉莊子寓言故解獻公為王耳釋文至於王所云
 六國時諸侯借稱王也徐起在反牀也崔音床司馬云牀牀安牀
 因此謂獻公為王也徐起在反牀也崔音床司馬云牀牀安牀
 也于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漸生乎注漸求也疏漸求也
 晉穆其先泣焉知死者之不卻釋文漸求也疏漸求也
 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釋文漸求也疏漸求也
 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
 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
 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疏大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
 別而世有覺而夢亦何妨死樂而釋文樂生音洛方其夢
 生憂邪是知寤寐之間未足可係也釋文樂生音洛方其夢
 也不知其夢也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
 志也疏方將為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夢之中又
 占其夢焉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覺
 而後知其夢也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疏夫
 在睡夢之中謂是真實亦復占候夢想思慮吉凶既覺以後釋
 方知是夢是故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釋
 文覺而音教下及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注夫大覺者
 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疏夫擾擾生民
 皆有為之境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人翫然獨覺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疏夫擾擾生民
 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
 然以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固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
 陋矣疏夫物情愚惑暗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竊然
 懷可謂固陋也釋文竊竊司馬云猶牧乎崔本作牧乎云所好
 日牧馬日固也釋文竊竊司馬云猶牧乎崔本作牧乎云所好

呼報反 所惡鳥路 正也與女皆夢也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

大覺也疏是長橋名也夫照達真原釋文神解音解徐子

謂女夢亦夢也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寤也

况痛痛然自以為覺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齊說非

所以皆空言內試言所以虛假此釋文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注

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詭卓詭而不識其

解夫舉世皆夢此乃左漢非常之言不願於俗釋文弔又音

約至也疏唐文弔詭九委反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日暮遇之也注言能覺然無係而互同死生者至希也疏

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

如此解人其爲希遇論其除促是日暮逢之三十年爲一世也

釋文其解音解徐始鏡反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

莊子集釋卷一下

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疏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邪假

真倒置之徒妄爲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勝若若不吾

我不勝汝勝定是我勝汝固不可也疏假令我勝於汝汝

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注若而皆汝也疏不及我我勝是也

汝定非也各據偏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汝或是不定也我之與

汝未足可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汝或是不定也我之與

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俱是則無非

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俱非則無是

故是非彼我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

出自妄情也之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

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疏彼我

各執偏見成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

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遺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

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黜闇釋文黜闇音闇

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黜闇不明之謂也釋文黜闇音闇

云黜闇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疏既將汝同

不與與汝不與與能釋文惡能音烏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疏注云同故是之耳

第二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注異

故相非耳亦不足據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注是若果是則天

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

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

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疏彼此曲從是

我汝亦何能正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

正而至矣疏我與汝及人固受黜闇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

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莊子集釋卷一下

異彼也邪言其不待之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注天倪者自感

之分也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安孰是非無主所以三人

之分也疏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爲問答和以自然之

分令歸無是無非天釋文和之胡以反天倪音五底反李音郭

也疏云或作寬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音五底反李音郭

崖疏崖今據大宗師篇改正倪音近研故計倪亦作計研曰是

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

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

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疏

辨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

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

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化聲

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安爲分別故無辯也矣化聲

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辯爲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

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

待亦非實故變化音說有此待名

名既不通待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家世父曰言隨物而變謂之化齊是與不是然與不然在人者也待人之為是為然而而是之然之與其無待於人而自利之以天倪因之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是謂和之以天倪

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曼衍猶變化也

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釋文曼徐音武半衍云曼衍無極也忘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注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皆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疏振暢也竟窮也

生之所稟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遠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遠於無極者也釋文振如字崔又之无竟如字崔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忍反

莊子集釋卷一下

七

起何其无特操與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疏罔兩景外之微陰也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釋文罔兩郭云景外之微陰也向云景之獨立志操者何耶慶藩案罔兩司馬作罔兩文選班固通賦注引司馬云罔兩景外重陰也釋文引崔本作罔兩云有無之狀與司馬異景暎示反又如字景徐乃葛反李無特本或作特崔云特辭義本或作影俗也曩徐乃葛反李無特也向云無特者行止無常採與餘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疏夫物之形質咸稟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向有天機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注若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疏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吾待蛇蚺蜺翼邪注若待蛇蚺蜺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

莊子集釋卷一下

美

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疏昔諸講人及郭生願下風蜺翼者是蜺也言蛇待蜺而行蜺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而若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窮何勞獨舉蛇蜺引為譬即今解蜺者蛇蜺皮也蜺翼者蜺甲也言蛇蜺舊皮蜺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辨其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而蛇蜺二蟲蜺蜺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釋文蛇音附徐又音敷司馬云謂蛇腹下蜺蜺徐音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注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耶無耶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眾形故明眾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特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其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翕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向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向已存乎胃中何夷之得有哉疏夫待與不待然與不宰豈措情於尋責而釋文裏息浪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疏栩栩然也夫生滅交謝寒暑遷遷蓋天地之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明明鏡以照編川上善以遊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步

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釋文胡蝶徐從俗反司馬徐此

莊周適遊而暢其志者也釋文胡蝶崔云蝶也司馬引反

真貌惟自喻李云喻志與音餘下同不知周也注方其夢為胡

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

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疏

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俄然覺則遽遽然周

也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疏運運動之貌也俄

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釋文然覺反古者運運徐音樂又

云有形貌惟作據據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

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

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疏昔夢為蝶其有暢情今作莊

的當莊蝶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

對真虛者哉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疏既有

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涯分也此之謂物化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

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

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

遊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

物化之謂也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

何為當生虛死妄起憂悲故釋文可樂音

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莊子集釋卷一下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二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內養生主第三注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

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釋文養生以此

吾生也有涯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

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踰於外者養生之妙也釋文有涯本

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釋文有涯亦

作崖魚而知也无涯注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

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管猶未足以據其願此知之無涯也

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

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

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疏所稟形性各有

智術無涯遂使心困形勞未備釋文而知音智注好勝呼下

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釋文而知音智注好勝呼下

升證雖復扶又反紀管音以據據反足也虛文孤曰古與

者為足以有涯隨无涯殆已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

而不困哉疏夫生也有有限知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釋文殆

已向云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

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疏無涯之知已用於前自

危殆其可得乎家世父曰營營以求知而極乎無涯終乎殆

矣而此營營之知存於心足以累性而害心冥然而物化寂然

而神凝使其知不生於心成性存存泯為善无近名為惡无近

刑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固然與至常為一故刑名

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切而莫先

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釋文无近附近之近下同

稽叔夜幽憤詩注引司馬云勿修名也... 爲善者聞然亡本反遠已... 釋文緣督以爲經... 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道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莊子集釋卷二上

二

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 騞然也言庖丁善宰牛見其調理故以其手博觸以肩倚... 然大解此蓋寄庖丁... 以明養生之術者也... 騞然也言庖丁善宰牛見其調理故以其手博觸以肩倚... 然大解此蓋寄庖丁... 以明養生之術者也... 騞然也言庖丁善宰牛見其調理故以其手博觸以肩倚... 然大解此蓋寄庖丁... 以明養生之術者也...

文惠君曰請善技蓋至此乎... 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莊子集釋卷二上

三

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刀不妄加疏因其空御之處然後運刀亦因技經竹榮之未嘗

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榮於微礙也釋文技經竹榮之未嘗

其精反徐音技俞樾曰郭注以技經為技之所經殊不成義

也一曰竹無肉也榮司馬云猶結處也是竹榮並就牛身言技

引靈樞經曰經脈為支而橫者為筋古字支與枝通枝謂枝

脈經謂經脈枝經猶言經絡也經絡相連之處亦必有礙於筋

刃應丁惟因其固然故未嘗礙也李慎曰俞氏改技為枝謂

為經絡說信矣未嘗二字須補訓義依俞說當謂試說文

以刀刃嘗試之所謂因其固然者肯徐若等反說文竹字

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榮反崔前徐並音厥李烏係經

叔重曰竹骨內肯肯著也榮反又音榮司馬云猶結處也

聚反古代微礙反而況大軀乎注軀反大骨軀刀刃也疏竹榮

骨處也軀大骨也夫伎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向未嘗經大骨

理當不犯犯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感向不染心疏虛豈能果

德釋文大軀音孤向郭云軀反大軀刀反女六豆庖歲更刀割也

注不中其理開也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手一歲更易其刀

心者釋文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更其刀

矣族庖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眾也疏凡部之夫心豈謂也釋文

月更刀折也注中骨而折刀也疏凡部之夫心豈謂也釋文

族庖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眾也疏凡部之夫心豈謂也釋文

言則折亦以用刀言折謂折骨非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注硎砥石也疏砥石也砥石也

十九年陸陰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

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况善養生人習窮空有相

光處世妙盡陰陽變復千變萬化而釋文硎音刑磨石也崔本

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然矣硎音刑磨石也崔本

也砥石音脂又之履反向書傳彼節者有開而刀刃者无厚以

无厚入有開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疏後竹節素自

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開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

餘矣况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

莊子集釋卷二上

四

以安非造通間暇有餘是以前文結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注交錯聚結為族恍然為

戒視為止注不復矚目於他物也釋文為戒下皆同矚目意欲

行爲遲注徐其手也疏節竹交聚聚結之處名為族也雖復遲

不而意難難為其恍惚戒慎專視徐其手沈體道之人難復達彼

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難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

也動刀甚微諫然已解注得其宜則用力少釋文諫然化百反

百已解音下如土委地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疏諫化

然然竹肉離之聲也運轉刀其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

如土委地有何難哉沈沈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皆無望

能所泯然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注遠足容澤

自得之謂疏解牛事訖開放從容提提提刀彷彿從從既而風

養生會理釋文提刀徐徒蹄直雷蹄直於善刀而藏之注拭刀

其義亦然釋文提刀徐徒蹄直雷蹄直於善刀而藏之注拭刀

而後之也疏善能保養故提而後之釋文善刀拭也拭音式

他刀反盧文弼曰後從義文惠子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

得聲舊本山下又善今改正養生焉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疏

養生以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注介偏別

之名疏公文軒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別也公文見右師

釋文公文軒司馬云軒姓公文也右師簡文云宋人也惡乎介音

一音兀司馬云向郭云偏別也崔本作兀又作兀云斷足

也家世父曰善養生者養以神神全則生全形雖介可也樊

中之難神因王矣而固不得其養則神者凌然自然怡然復然

無為為之優遊自得之神也可以外形骸齊生死而何有於介

偏別音月又天與其入與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

人也疏為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釋文天與其入與

注首餘又皆如字司馬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注偏

云為天命為人事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注偏

莊子集釋卷二上

五

則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
 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
 偏則而已哉疏夫智之明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事
 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釋文使獨司馬云一之知
 以暗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注兩足其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
 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
 亦非我也以是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
 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疏與其也凡人之貌皆
 物故知我之一偏道此形廢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
 愚自窮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應者方可全生澤維
 十步一吟百步一飲不漸語乎樊中注漸求也樊所以籠雞也
 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道通乎自得之場因養生之妙處也又何

莊子集釋卷二上

六

求於入籠而服養哉疏新求也樊中雞籠也夫羣中之雞任於
 而求服養養生之人蕭然焉適唯遠情於林藪豈企羨於
 榮華又解澤似雞而非澤尾長而雞尾短澤雞之類是也釋
 文一啄反涉角不漸音漸樊中音煩李云潘也所以籠雞也
 反求也樊中音煩李云潘也所以籠雞也疏也向郭同崔以為園中也妙處
 神雖王不善也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
 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疏
 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
 善之為善既適樂性情不適方思昔日其為清曠鳥既如此
 人亦宜然欲明至釋文雖王于况反長王丁亮反又老聃死秦
 適忘適至善忘善注長王丁亮反又老聃死秦
 失弔之三號而出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疏老聃即老子也姓
 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而度流沙
 適之屬賓而內外經營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
 理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
 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
 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教昇天備載諸經不具言也秦失
 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笑和三號而

莊子集釋卷二上

七

節述何凡事釋文老聃吐藍反司馬秦失本又作佚各依三號
 終而出也注弟曰非夫子之友邪注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
 也疏秦失老聃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釋文倚戶於倚曰然疏
 然猶是也秦失答弟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疏方外之人行方內
 于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疏方外之人行方內
 更致斯問者也曰然注至人無情與眾號耳故若斯可也疏
 然猶可也動寂相即內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疏秦失
 外冥符故若斯可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疏秦失
 見哀痛過知非老聃弟子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
 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言而言不
 斷哭而哭者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疏
 新求也彼眾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先悲念猶生
 不待勤求為其演說故其死也眾來聚會號哭悲痛如於母子
 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釋文少者詩照先物悉
 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聃門人也釋文少者詩照先物悉
 反又理上往一本往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注天性所受各有
 加字理上往作住是適天倍情忘其所受注天性所受各有
 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疏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適天然
 故忘失所釋文適天徒適反倍情音裴加也又布古者謂之適
 受之分也釋文適天徒適反倍情音裴加也又布古者謂之適
 天之刑注感物太深不止於當適天者也將馳騁於憂樂之境
 雖楚我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疏夫適適天理倍加俗情
 同楚楚豈非刑哉釋文大深音憂憂樂音浴下適來夫子時也
 之達人有如此義釋文大深音憂憂樂音浴下適來夫子時也
 注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注理當死也疏夫死者是老君也
 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適爾死亦順理而返真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降適爾死亦順理而返真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
 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
 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疏安於生時則不
 厭於生處於死

順則不悲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
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錯其懷矣
釋文所錯七路 古者謂是帝

之縣解注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
得矣此養生之要也疏 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為縣則無死

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
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騁憂樂于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

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銜指 釋文縣音解音蟹
是知適天之刑屬在哀憫之徒非關老君也

崔云以生為指窮於為薪火傳也注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
縣以死為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注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

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發之中故命續
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疏 窮盡也薪柴也為薪

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薪後相繼故火不滅也
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戀未始

非我故續而 釋文指窮於為薪如字絕句火傳也直專反注同
不絕者也 續也崔云薪火傳也傳延也 俞樾曰郭注曰為薪猶前薪

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此說殊未明了且為
之訓前亦未知何義郭注非也廣雅釋詁取為也然則為薪猶

取也指窮於為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
不給矣若聽火之自傳則忽然不知其薪之盡也郭得其讀

未得其義釋文引崔云薪火傳也則並失其讀矣 家世父
日薪盡而火傳有不盡者存也太虛來往之氣人得之以生看

薪之傳火也其來也無與拒其去也無與留極乎薪而止矣而
薪自火也火自傳也取以為無盡也 之中 反 丁仲 不知其盡也注

執薪以求火執火以求傳奚當哉 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

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
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疏 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

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即傳來分此一篇
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

於老君總成五 章無所猜嫌也

莊子集釋卷二上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二中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內人問世第四注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
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釋

文人問世 此人問見事世所常行者也 慶藩案潘安仁秋
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與世異宜唯無心者力智

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何足累釋文問離人反
不荷 則我反其累力偽 反

顏回見仲尼請行疏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
曰字仲尼亦魯人成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

也其根出事述編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
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紛紜實難接物利德理在不易故寄顏

孔以顯化導之方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釋文顏回 孔子弟子姓顏名回曰奚之疏 顏回欲往何處耳曰將

之術疏 衛即股封之郡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
衛國何所云為重責 曰回問衛君其年壯其行獨兀不與民同

欲也疏 衛君即公之謂也荒淫昏亂縱情無道其年少
以答釋文 衛君 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顏回已死不得為莊公益

尼父公 其行 反 獨 異也郭云不與人同欲輕用其國注 夫君
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

之用國不可輕之也疏 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受重
而不見其過注 莫敢諫也疏 強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故百姓

輕用民死注 輕用之於死地疏 輕用民死投諸死地也死者以
國量乎澤若注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

疏 草芥也或征賦屢興或賦稅煩重而死者其數極多諸其
多少以國為量若舉為數造次難悉縱念一身不惟自姓風

莊子集釋卷二上

思賢講舍校刊

於國民如... 之中草芥者也... 澤如見爰夷言野無青草... 家世父曰焦與焦通風俗通水草交居名之為澤若焦者水竭草枯如火熱然即詩如後如焚之意左傳成九年雖有姬姜無棄焦萃班固實戲朝而榮華夕而焦萃焦萃通博雅焦萃也亦通焦萃氏音義引向云稱數所主民其无如矣注無所依歸疏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疏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邪毒蓋不假匡扶亂國風危應須規諫類生今將化奮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善道醫復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釋文治國直吏醫門於其思拯難荒洋之疾庶其瘳愈者也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注其道不足以救彼患疏諱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所其術釋文諱音黑又夫道不欲雜注宜正得其人雜則多多則擾擾

莊子集釋卷二中

則憂愛而不救注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疏夫靈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喧雜則事緒繁多既乘彼此俱困已尙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注有其不立焉能救物哉疏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具然後可以接物也疏遊世間必先安立己道然後拯救他人未有己身不存而能接物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注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奇妙當於羣才功名歸物而慮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運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己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哀樂戰戰中有何庸庸服服至於衛欲謀暴君此行未可釋文役思息嗣遠身于萬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注德之所以流蕩者於名故也

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善也疏汝頗知德為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以流蕩喪真為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唯善惡兩忘名實雙遺者故能德不釋文而知音智下所為于偶爭善此及下蕩至智不出者也釋文而及注同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字讀雖復扶又反桀跖之石反桀夏王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注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札智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疏札傷

矜名則更相毀損智則爭競路與故二名並因禍之器盡不可行於世釋文相札徐於入反又側崔云天也亦作札准又云或作禮相資禮也虛文謂曰今本作札慶藩案相札猶言相甲也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謂作禮又車輻相札也手御覽引作禮禮鈔本引作札禮古禮字作札與札相似札為札後人又改為禮耳林林札札難辨崔選誤難辨札亦札札札札且德厚信札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疏札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悖少鑒既未達願回

莊子集釋卷二中

之意氣豈識釋文信札徐古江反崔音控匡扶之心乎釋文信札徐古江反崔音控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注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連也疏繩墨之言智也回之德性衛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適先王美言必遺衛君憎惡故不可也釋文而強其兩反注同虛文謂曰今本作強書內並同不重出家世文曰祭義結諸心形諸色而衛省之鄭注衛當作述衛暴人之前猶言述諸人惡有賣也徐地曰釋文惡音烏路反非也美惡相對為文當讀如本字有者育字之誤釋文云崔本作育云賣也說文貝部賣荷也讀若育此育字即賣之反字經傳每以

韓詩作厲孟子廉文公篇桓辰
重鐵論未通篇作梁厲皆其證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況若乎注惜名貪欲之君變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之

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疏夫庸人暴主貪利求名雖
猶與兵眾同罪夷罔況顏子四夫空疏堯禹聖君不能懷之以德
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也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

我來疏嘗試也汝之化道雖復木宏既欲請釋文請我魚據反
虛文邪疏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釋文請我下同

其形盡人臣之故虛虛心慮竭疏勉而一注言遜而不二也疏
諫之誠既承高命敢述所以疏勉而一注言遜而不二也疏

勉厲身心盡誠本國則可乎疏如前二衛疏曰惡惡可注言未可
言行忠謹無差二則可乎疏如前二衛疏曰惡惡可注言未可

也疏惡惡稱於何也疏釋文惡惡皆音烏夫以陽為充孔揚注
也疏惡惡稱於何也疏釋文惡惡皆音烏夫以陽為充孔揚注

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疏陽剛
充滿也孔甚也言衛君以剛猛之

性滿實內心強暴之甚彰揚外述采色不定注喜怒無常疏心
性滿實內心強暴之甚彰揚外述采色不定注喜怒無常疏心

則喜違意則順疏常人之所不違注莫之敢違疏為性暴虐威
深氣色自無定準

賢人詭疏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注夫頑強之甚人以快
能逆也

事感己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疏
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策規感動君乃

因其忠諫而抑挫之以求快樂縱容遂其荒淫之意也釋文挫
之子臥疏從容七容名之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注言乃

少多無回降之勝也疏衛侯無道其來已久日將漸漬之德尚
將執而不化注故守其本意也疏固執本心諱肯變惡為善者

也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注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
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疏外形擊端以盡足恭內心順從

化衛之道庸詎可乎斯則斥釋文不訾向徐音紫然則我內直
前虛虛之術未宜行用之矣

而外曲成而上比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疏前陳二事疏彼哉
而外曲成而上比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疏前陳二事疏彼哉

元合此標題曰下釋其義釋文而上時掌反內直者與天為注
順生述已以簡宣尼是也

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斯乎而
人善之斯乎而人不善之邪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

善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疏此下釋義斬求也言我內
而為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

惡於榮辱復谷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具此虛懷庶其合理
釋文斯乎音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注依乎天

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疏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
人謂之童子結成前義

故是之謂與天為徒也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踞曲拳人臣
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无疵焉疏

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將人倫為徒類也擊手踞足若折曲
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汚辱任物人皆行此

我獨不為邪是以為人釋文擊徐其里反踞音曲音無音
所為故人無怨疾也

莊子集釋卷二中

六

莊子集釋卷二中

七

此結疏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注成於今而比於古也疏忠諫
乃成於今君臣之美上比於古故其言雖教誨之實也注雖是

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其言雖教誨之實也注雖是
常教實有諷責之旨疏論其意旨實有諷責之心也釋文諫之

直革諷責非鳳反古之有也非吾有也疏我今日疏起疏規者也
反疏諷責非鳳反古之有也非吾有也疏我今日疏起疏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疏若忠諫之
之我今誠直是之謂與古為徒疏此結疏若是則可乎疏呈此三

亦幸無憂累是之謂與古為徒疏此結疏若是則可乎疏呈此三
可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注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

政之與事不冥也疏三條大傷繁完於理不當亦不安恬故於
何而釋文音泰徐刺作不謀徐徒協反向吐類反李云安

可也釋文音泰徐刺作不謀徐徒協反向吐類反李云安
字解句大多政者邪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

而不謀四字為句列禦寇篇形讓成光釋文曰謀使僻也此讓

字義與彼同謂有法度而不便辭也李訓安推訓謂此失其義雖固亦无罪注雖未宏夫亦

且不見符責疏行今亦幸無符責者也雖然止是耳矣夫胡

可以及化注罪則無矣化則未也疏胡何也顏回化術止有是

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遺殆也猶師心者也注挾三術以適

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疏夫聖人虛已應時無心營彼明鏡

慮可不既非忘淡神釋文挾三戶厭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

其方疏顏生三術一朝頓盡化術之道仲尼曰吾將語若有

而為之其易邪注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疏顏回殷勤

為說心齊但能虛忘吾當告汝必有其心為作釋文曰齊本亦

便乖心齊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釋文曰齊本亦

同側皆反下同盧其易以政反後皆同易之者瞭天不宜注

以有為易未見其宜也疏爾雅云夏曰時天言其氣時汗也

之下不見其宜言不釋文暉天徐胡老反向云暉天自然也

本從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如此則可

以為齋乎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者也謂心跡俱不染塵境也

素已經數月請釋文不茹食也葷徐音許葷徐許葷葷葷葷

若此得為齋不釋文不茹食也葷徐音許葷徐許葷葷葷葷

之齋非心齋也疏凡父答言此是祭神神君宗廟回曰敢問

心齋疏何說家貧事常祭祀仲尼曰若一志注去異端而任獨

者也乎疏志一汝心無復異端虛忘冥符獨釋文去異起

反下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疏耳根虛寂不礙官商

以心而聽之以氣疏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

妙也聽止於耳疏不著聲塵止於聽此心止於符疏符合也心

與境合則令寂寂不復與境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注遣耳目

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疏如氣柔弱虛空

力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俞樾曰上文云無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氣而聽之以耳此文聽止於耳當作耳

止於聽傳寫誤也乃申說無聽之以耳之義言耳之為川止

於聽而已故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乃申說無聽之以心之

義言心之川止於符而已故無聽之以心也符之言合也言與

物合也與物合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乃申說氣字明當聽之以氣也郭注曰遺耳目去心意唯道集

等語誤以符氣二字連讀不特失其義且不成句矣唯道集

虛虛者心齋也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疏唯此真道集在

者心齊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注未始使心齊故有

妙道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注未始使心齊故有

其身疏未稟心齊之教猶蒙封禪之心既不釋文未始得使

字絕句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注既得心齊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齊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疏夫

所說心齊之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注放心自得

妙妙盡於斯莊子集釋卷二中九

之場當於實而止疏夫子語顏生化術之要莫莫其精要且

感物樊入則鳴不入則止注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

無心而應者任彼耳不強應也疏若已道狎衛侯則可鳴聲巨

貞必遺禍害釋文不強其文無門無毒注使物自若無門者也

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疏毒治也如水如鏡應釋文

無毒如字治也崔本作每云食也家世父曰說文毒厚也老

述應乎自然之符斯能入遊其藩而無感其名李植曰門毒

宅而合乎必然之符者也疏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釋止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

文而寓崔本作則幾矣注理盡於斯疏理盡於斯也絕述易无

行地難注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

而不傷性不可得也疏夫端居絕述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

慮涉物則難其理釋文絕述易无疏絕句向崔皆以无字屬下句

必然故舉斯增矣釋文絕述易无疏絕句向崔皆以无字屬下句

依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注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

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

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

亦難乎疏夫人情驅使其法粗淺而所以易欺天然聖用斯理

釋文者粗音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注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

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疏夫鳥無六羽必不可以搏空釋

文有知知者上音智下則瞻彼闕者虛室生白注夫視有若無

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獨生矣疏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

其心室乃照真源而智慧釋文闕者徐苦文反司虛室生白崔

明白隨用而生白道也疏虛室生白崔

至虛至靜也疏言吉祥善福止在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

應也疏言吉祥善福止在靜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

白吉祥止也疑此文下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

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注若夫不止

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注若夫不止

於當不台於極此為以應生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木至

而內已困矣豈能化物哉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

而心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注

者也

莊子集釋卷二中

十

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待者心知之則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注

不冥向無幽昧之責而況人聞之果乎疏何使也夫能令彼冥

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遊於形內忘於智則發體端聰

虛懷任物鬼神冥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固其

宜矣故外篇云無釋文夫徇辭俊反徐辭倫心知音智是萬物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籙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注

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

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

而為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

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

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

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

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

者未之有也疏是謂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春等法能造化

太昊几籙者三皇已前無文字之君也言此心春之道夏禹虞

舜以為應物綱紐伏戲几籙行之以終其身而況世間凡鄙就

散之人孰能此釋文所紐徐文酒反崔云系而行伏戲本又作

道而欲化物釋文所紐徐文酒反崔云系而行伏戲本又作

猿同許宜反即大几籙其居反向云古之帝散焉悉且反李云

不及聖之聽一本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

王使諸梁也甚重注重其使欲有所求也疏楚莊王之玄孫尹

高食采於葉稱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為楚子而借稱王齊即姜

姓太公之裔其先禹之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為呂望周武

王封太公於營上為齊國齊楚二國結好往來王帛使子相

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

故諸梁憂慮釋文葉公音子高楚大夫為葉縣尹借稱使所

莊子集釋卷二中

十一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待使同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注恐直空報其敬而

不肯急應其求也疏齊侯將往來心無實至於運符楚使
預有匹夫猶未可動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疏匹夫志尚不
量甚為憂探之也釋文慄之音栗李音栗李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
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注夫事無大小少有不以成爲權者

耳此仲尼之所自告諸梁者也疏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
同而莫不以成遂爲權也疏事緒則乃多端難復大小不
諸梁引所蒙用發后機也釋文常語魚據反下同虛文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注夫以成爲權者不成則怒矣此
楚王之所不能免也疏有人倫之通則謂之憂事若成則必有

陰陽之患注人患難去然喜懼戰於胸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
矣疏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懽變昔日之憂爲
矣疏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戰於五藏冰炭聚結
非患如何釋文藏矣才恨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
故下文云釋文藏矣才恨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

能之注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疏安
衰於靈府任成敗於前望不吾食也執粗而不減饜无欲精之
以憂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疏誠善也清涼也承命
人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饜儉薄也疏誠善也清涼也承命
粗儉不暇精膳所饜儉其儉薄也釋文執粗家木並然粗音
不欲思涼熱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釋文執粗家木並然粗音
又才而不減音才反善也絕句一變七亂无欲清七性反字宜
古反而不減音才反善也絕句一變七亂无欲清七性反字宜
假借也之人言燻火爲食而不思清所饜反士德今吾朝受命而

夕飲冰我其內熱注所饜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非美食之爲也疏諸梁晨朝受命暮夕飲冰足明怖懼憂
內熱與音餘下傾與同何云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
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注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

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禍結於外也疏夫情事未決成
敗不知而憂喜

莊子集釋卷二中

存懷是陰陽之患也事若非外必不成遂則釋文則恐懼反
有人臣之道刑罰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德疏使位高德薄不足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疏使位高德薄不足
任之子既聖人情兼利釋文以任音而林反仲尼曰天下有大
物必有所以幸來告示釋文以任音而林反仲尼曰天下有大
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疏戒法也寰宇之內教法極多要切
文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注自然結固不可解也疏夫孝

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出自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注于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
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疏夫君
下理國必然故忠臣事君死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
然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德是以奉命
節行無是之謂大戒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疏結
勞進退是之謂大戒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疏結
以前君親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疏夫孝

親務在順適登仕未祿不擇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
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也疏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
盛也疏夫履親事主志盡忠貞事無夷險安之若命豈得
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
也注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
故冥然以所遇爲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爲一而無

體成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於君親哉疏夫爲
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達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爲一故能涉哀
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
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釋文哀樂音洛注施乎如字惟以政反
人立德孰能如也疏案施讀爲移不易施猶言不移易也晏子春秋外篇君臣易施
荷子儒效篇哀樂之相施易也漢書齊高帝傳人之所施易施並
讀爲移正言之則爲易施讀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
之情而忘其身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被任之則事濟事濟而

之情而忘其身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被任之則事濟事濟而

之情而忘其身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被任之則事濟事濟而

莊子集釋卷二中

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其身哉疏夫臣子事於君父
事即行無容爾擇忘身整務固疏必須預命盡情有
是其宜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
行可矣注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

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吾未見能成其事者
也疏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事君命但釋文而惡烏路反三請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注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

相靡服也釋文復以下注同遠則必忠之以言注遠以言傳意
也疏凡交遊鄰近則以信情靡服相去遠則以釋文傳意
也言表忠誠此仲尼引己所聞勸戒諸梁也釋文傳意

反下文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注夫
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疏以言
或使人傳彼此相授作相釋文兩怒如字注同本未易疏以言

喜怒爲此使乎人聞未易釋文兩怒又作怒下同未易疏以言
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疏以言

莊子集釋卷二中

四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注溢過也喜怒
之言常過其當也疏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
類妄注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疏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真

妄則其信之也莫注莫然疑之也疏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
也莫則傳言者殃注就傳過言似於謾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

橫以輕重爲罪也疏受者生疑心懷不信
傳語使乎殃過斯及故法言曰傳其常情

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
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疏夫處涉人間爲使實難必須

得傳一時喜怒致兩言難能如是者近獲釋文而要一過則
全身夫子引先聖之格言爲當來之軌範也釋文而要一過則

近之近且以巧闕力者始乎陽注本其好戲釋文其好疏常
卒乎陰注欲勝情至潛與害彼者也疏陽喜也陰怒也夫戰力

諱則情在善故建于終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似用也
同喜怒情變例然此舉關力以譬之也疏家世文曰凡與見
之陽思伏謂之陰關巧者必多陰疏大至則多奇巧注不復附理

諱其心思之用以求相勝也疏大至則多奇巧注不復附理
諱怒之至欲勝之甚則釋文大至音秦本亦作秦徐收佐反

情多奇巧講巧詐百端也疏大至則多奇巧注不復附理
作奇巧如字又以禮飲酒者始乎治注尊卑有別族嗣有文釋

文乎治直吏有別疏常卒乎亂注淇滿注液也疏治理也夫
自有倫理倒辨之後無復尊卑初釋文淇直林反又而善注

正卒亂物皆如此舉飲酒以爲譬釋文淇直林反又而善注
液以雙大至則多奇樂注淫荒縱橫無所不至疏宴實既謂

莊子集釋卷二中

五

其將畢也必巨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疏凡
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則鄙惡初起簡少後必巨大

是以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疏夫言者風波也
對上文云使乎陽常卒乎陰始乎治常卒乎亂陰陽治亂皆相

對而諒鄙不相對諒疑諸字之誤諸語爲都爾雅釋地米有五
請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也始乎都常卒乎鄙都鄙正極

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疏夫言者風波也
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念孫讀書雜誌

行者實喪也注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疏夫水因風
心因言而喜怒也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理

者也疏慶藩案波濤謂爲播擲注兩頁云播散也波與濤古字
通言風播則易動也風播與實喪對文則不可作波濤矣

播謂播散及音國也疏倍二十三年左傳波及音國波亦音
播馬師王本並作榮播疑之再頁榮波釋文實喪注下同

家世文曰實喪猶言得失實者有兩存之喪者忽而忘之僞
得而僞失者行之大患也故曰危郭象注行之則實喪矣道風

不喪矣恐誤疏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注故遺風波而弗行
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疏風鼓木波易

偏辭音篇木獸死不擇音氣息勃然於是並生心厲注野獸之窮地音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並然暴怒

俱生宛流以相對之疏夫野獸困窮遇之窮地性命將死嗚不

是也釋文氣息也注木作器器古通用氣正字器借字

也疏大戴記文王官人篇其氣寬以柔則書氣作器是其證

然疏徐符弗反郭敷未心厲注李疏反李音佛准音物

統疏士賈反又音計反上若作此則才疏核大至則必有不得

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注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疏核太精

則鄙者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

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矣疏夫勉切責核遲迫

是知默則失君寬則得眾也釋文寇核疏幸疏苟為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所終注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疏夫

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自應之則詳知

知禍之所終釋文所齊注又故法言曰无遷令注傳實也

者疏承君命以實傳之不得以疏无勸成注任其自成疏而陳君

事疏無勞勸獎注過度益也注益則非任實者疏任情無勞添益

強令成就也注遷令勸成殆事注此事之危殆者疏勸彼我其於情

本度也疏美成在久注美成者任其時化替之種種不可一朝成

危始疏心之所美率意而成不由勸獎故能長久疏家世文曰美者

及改美惡幾微之辭而難易形焉是以就美而去惡者人之常

情也而勢常不相及有反施之而習而安焉者矣注意似隔

惡成不及改注彼之所惡而勸成之則悔敗尋至疏心之所

前成不及多釋文所惡疏鳥路疏勸強疏其文反下疏可不慎疏處涉

時尋當改悔疏反疏欲強同疏可不慎疏處涉

也疏夫勉切責核遲迫

是知默則失君寬則得眾也釋文寇核疏幸疏苟為不知其然

必然而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之至者也疏不得已者理之必

後中相之心斯真理之何作為報也注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

造極應物之至妙者乎疏率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須釋文為為如

為齊作意於其間哉疏預生擲度為齊作報故也釋文為為如

字下于疏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注直為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

心故難也疏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疏顏闔將傳衛靈公

大子疏姓顏名閔魯之賢人也大子疏顏闔疏胡

崔本作魯魯之賢人疏衛靈公疏名元疏大子疏音泰司馬

於蓬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疏姓蓬名瑛字伯玉衛之賢

持嚴毅以快心既是有衛國之人故言有釋文蓬其居伯玉名

人於此將為衛君之傳故謂蓬於哲人釋文蓬其居伯玉名

夫天殺疏物也徐所別反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

危吾身注夫小人之性引之執制則懼己縱其無度則亂邦疏

方猶法稟性凶頑不履仁義與之方法而執制釋文无方云

己所以危身殺之無度而荒淫亂度所以亡國疏不知民過

也疏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注不知民過

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改疏己之無道皆不使革百姓有

不知過之由己既知如釋文其知音若然者吾柰之何疏然

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釋文其知音若然者吾柰之何疏然

聲柰之何謂道蓬疏蓬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

注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疏戒也己身不可率耳防慎備

宜前數其能問後釋文正女音汝疏君勿輕犯爾身履正道隨順機

則示其方法也疏正女音汝疏君勿輕犯爾身履正道隨順機

和注形不乖迕相而不同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

之二者有患疏前之二條略標方術既就不欲入注就者形順

入者遂與同疏郭注云就者形順也。和不欲出注和者以義清出者自顯伐也。疏心者指順方使後引推功。備若不顯已能斯不出也。形就而入且為顯為滅為崩為蹶。注若遂與同則是顯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

富摸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疏顯也滅絕也崩壞也蹶敗也。而不扶持故致顯滅絕。釋文徐其月反郭音摸格莫胡崩蹶敗壞與彼俱亡也矣。釋文為蹶厥今舉衛反。摸格反。盧文弼曰今本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注自顯和之

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以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疏變物為妖孽矣也難復和光同塵而自顯出已習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害之。家世父日和如五味之相濟甘辛並用混合無形若表而出之則非和矣時其喜怒因其緩急以調伏其機而不與為過也。有過釋文孽彥列將惡鳥路陽然

莊子集釋卷二中

九

音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

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疵。注不小立圭角

以逆其鱗也。疏町畦也畦也與共也人會也夫處世接物其

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田野之無畦畦無界畦者侈之

貪求任凶惡之教然後通之以德齊之以禮達斯通者方台

道也。釋文嬰兒李云喻無意也。无町徒頂畦戶圭反李云町

无疵似病反。汝不知夫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注夫螳螂

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

強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疏螳螂有斧豈也夫螳螂怒其

能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願欲以己之才。釋文不勝

能以當備君之勢何異乎螳螂怒臂之當車轍也。釋文不勝

音升。處藩案御覽九百四十六引司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

以犯之楚矣。注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疏積

善也而汝也楚危也既得備君應須戒慎今汝不知夫螳虎者

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

怒也。疏汝知世有養虎之法平猪羊之類不可生供猛獸恐

其因殺而生顯怒也。家世父曰楚矣言其怒視螳螂

而使之也此不自量其才者也虎之怒也而可使馴馬之良也

而使之也此不自量其才者也虎之怒也而可使馴馬之良也

而使之也此不自量其才者也虎之怒也而可使馴馬之良也

而使之也此不自量其才者也虎之怒也而可使馴馬之良也

而使之也此不自量其才者也虎之怒也而可使馴馬之良也

而使之也此不自量其才者也虎之怒也而可使馴馬之良也

莊子集釋卷二中

九

心自有作用所謂順者非務徇其欲也無使彼焉而不尊之以

為怒也無使決焉而不縱之以為怒也苟無其怒而已其心

焉則順矣。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蠅盛溺。注矢謂至處而以

實器盛之愛馬之至者也。疏蠅大始也愛馬之屎意在貴重屎

是也。釋文盛矢音成下及注同。以蠅反始刺溺反。適有蚤

僕緣。注僕僕然羣著馬。釋文蚤音文本或蚤反。僕緣音木反

反向云僕僕然查蚤緣馬。柳概之貌崔音如字云僕御。王念

孫曰案向崔二說皆非也僕之言附也言查蚤附於馬體也

僕與附聲近而義同大雅既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鄭

箋曰天之天命又附著於女。文選子虛賦注引廣雅曰僕謂附

著於人。賦今。而拊之不時。注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

意。釋文而拊李音撫又音付一音。則缺銜毀首碎冒。注掩其不

備故驚而至此。疏僕緣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查蚤羣聚緣馬

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物掩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破轡頭人遺蹄踏毀首碎白者也

不慎邪注意至險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

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疏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

閒涉物其義亦然機參差即遺禍害指焉之喻深宜慎之也

家世父曰人與人相接而成世而美惡生焉從違判焉順逆

形焉如是而大患因之以生謂人之不足與處也而鳥知已之

不足與處人也處已以無用斯得之矣德薄乎名知出乎爭焉

此一篇之主腦篇尾五段法釋文率然疏律反本或匠石之齊

名與爭乃可出入於人閒也釋文率然疏律反本或匠石之齊

至於曲轅見櫟社樹疏山之西有轅轅之名也其道屈曲猶如背

也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也

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巧者之私名其人曰魯通者塗經曲道

視茲異木擁腫不材欲明處釋文圖轅疏首哀司馬云曲轅

涉人閒必須以無用為用也釋文圖轅疏首哀司馬云曲轅

反李云木名一云床也疏其大蔽數千牛繫之百圍疏

曰棟眾本作采講今從宋本正疏其大蔽數千牛繫之百圍疏

繫約束也棟社之樹特高常木枝葉覆蔭蔽數千牛以繩束之

圍蔽百尺江南註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商

丘之木既結繩千乘曲轅之樹豈釋文蔽牛疏必世反李云牛繫

蔽一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釋文蔽牛疏必世反李云牛繫

向徐戶結反徐又虎結反約束也疏慶藩案文百圍疏李云徑尺

選賈長涉過秦論注引司馬云聚而也釋文圖轅疏李云徑尺

也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疏七尺曰

直棟莖岑七十餘尺然後挺生枝幹蔽日稍雲釋文十仞疏小

四尺曰仞案七尺曰仞疏所具反崔云旁旁枝也疏俞

本作千仞或云八尺曰仞疏所具反崔云旁旁枝也疏俞

輟何邪疏門人驚櫟社之盛美乃住立以觀看自負笑以從師

釋文疏於語反又曰已矣勿言之矣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

弟予之謂費也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疏木

爲斃即沈近土多敗爲棺槨速折散之釋文散木疏悉但反徐

同則速腐字向能本件數腐疏以爲器則速毀疏貴在牢固

櫟所腐也疏以爲門戶則液桶以爲柱則蠹疏櫟脂汗出也蠹

戶則液桶而脂出爲釋文液疏音桶疏亡言反向李莫干反郭武半

出櫟脂也櫟云櫟液出也疏李慎曰廣韻二十二元櫟心

又木名也說文櫟松心木段注云疑有櫟誤當作松心也疏

木名也陸所點是說文古木按松心有櫟液桶正取此義謂脂

出如松心也此莊子字法之妙疏與釋文義俱不明又虞翻釋

桶曰松脂段云即櫟爲松脂疏反疏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之誤余疑桶爲櫟之或也疏反疏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

故能若是之壽注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疏開散疏脫故不

免早夭疏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于哉若將比于於文

木邪注凡可用之木爲文木疏惡乎哉於何也若汝也于我也

我作不材散木耶爲當比于於有用文章之木耶釋文見夢疏

反女將音惡乎音下同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疏夫在樹曰果相

我於此之輩者耶釋文相疏加疏均疏必疏由疏反疏果疏蓏疏

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注物

皆以自用傷疏夫果蓏之類其味雖美而質則脆易落於

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之謂也春生秋落乃盡天年中墜

打夢名爲槁天而有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爲天其生故

此結言莫不釋文泄疏於此無取殆非也疏常疏爲疏子疏

相篇接人則用拙疏注疏引也疏小枝疏謂疏見疏率疏引也疏詩七月

此所云小枝也鄭箋云女桑少枝少枝即小枝矣苦其如字
 猶乃拾之反字說文手部倚偏引也是與同義 惟本
 拈拈音日反音 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斃死乃今得之注數有
 醉既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釋文斃死音斬又音數有音斷音
 反五係 爲予大用注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疏必獲全生
 樂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疑是文木類去願盼欲見謀
 用斃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注若有用必見伐疏使
 折斧斤豈得而長大而壽乎手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
 哉其相物也疏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與而斃死之散人
 又惡知散木注以戲匠石疏匠石以不材爲散木也以材能爲
 世俗故於天折我以疏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近釋文而
 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託於夢中以戲匠石也匠石既
 斃死之下散人爲何從同 匠石覺而診其夢疏診占也匠石既
 斃死之下散人爲何從同 匠石覺而診其夢疏診占也匠石既

莊子集釋卷二中

三

侯其夢說 釋文覺 古幸 而診 徐直信反司馬向云診占夢也
 而弟子也 釋文覺 古幸 而診 徐直信反司馬向云診占夢也
 夢也案下文皆匠石與弟子論樛樛之事無占夢之事診當讀
 爲診訓雅云診告也郭注引曲禮曰診於鬼神診與診古字通
 此謂匠石覺而告其夢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注猶
 於弟子非謂占夢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注猶
 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疏樛木意趣取於無用爲
 社以自榮乎門人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注社自來寄耳非
 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注社自來寄耳非
 此木求之爲社也疏社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樛爲社也
 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注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
 者也豈榮之哉疏詬辱也思此社神爲不知我以無用爲用貴
 榮之 釋文詬 反徐音指 辱也厲病也 不爲社者且斃有窮
 乎注木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斃伐之害疏
 本以疏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 釋文且斃 音獲或 斃乎 于
 令不爲社樹豈近於斃伐之害乎 釋文且斃 音獲或 斃乎 于

本作前于 慶藩案乎樛本作于于即乎也論語爲政篇云
 孝乎惟孝皇侃本及漢石經並作于呂覽審應篇然則先王聖
 也皆其例 不近附近之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注彼以無保
 爲保而取以有保爲保疏疏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而
 以義譽之不亦遠乎注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
 者泊然不爲而羣才自用自用者各得其效而不與焉此以無
 用之所以全生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乎疏夫散木不材樂
 用所以全生而社神奇詭以成 釋文義譽 音餘注同 虛文邪
 詭屬更以社義讚譽之之爾遠 釋文義譽 音餘注同 虛文邪
 長物 反 泊然 步各 不與 徐音南 伯子基遊乎商之巨見大木焉
 有異結駟于乘隱將比其所賴注其枝所陰可以隱比于乘者
 也疏伯長也其道其尊期爲物長故爲之伯即南郭子基也商
 經於商巨之地過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木粗長枝葉茂 釋文南
 盛垂陰布影蔭覆極多連結車乘可庇駟于匹馬也 釋文南

莊子集釋卷二中

三

伯 李云即南郭 商之巨 司馬云今案國 于乘 籠登 隱 惟云傷將
 也伯長也 唯陽 隱 是也 反 籠登 隱 惟云傷將
 本亦作庇徐甫至反又非 所賴 音賴 惟本作賴同云隱也 所
 位反惟本作比云疏也 所賴 音賴 惟本作賴同云隱也 所
 陰 反 子基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疏子基既視此木不
 故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見其大
 斯大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見其大
 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疏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
 夫梁棟須直拳曲所以不爲 釋文 異材 夫 音仰 而 向 惟本
 棺槨 軸 解 散 所以 不 同 也 釋文 異材 夫 音仰 而 向 惟本
 本亦作軸 直竹 解 李云如衣 軸 咕 其 葉 則 口 爛 而 爲 傷 嗅 之 則
 卷音 軸 反 解 之 直 解 也 咕 其 葉 則 口 爛 而 爲 傷 嗅 之 則
 使人狂醒三日而已疏以舌嚼葉則唇口爛傷用鼻 釋文 咕
 食紙 嗅 惟作 獸 許 救 反 虛 文 邪 曰 狂 醒 音 呈 李 云 狂 如 子 基
 反 舊 作 惟 云 虛 文 邪 曰 狂 醒 音 呈 李 云 狂 如 子 基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疏通體不材可謂全生
 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天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注夫王不材於
 斤斧而蔭庇于乘也矣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注夫王不材於

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
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
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疏夫至
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跡人則和光所以不推故能深根固蒂長
生之久視舟車鼎物皆覆覆於黎黎彼傑傑社方茲異木是以嗟歎
神人用不材也釋文為之于為反下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疏
者大材也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木悉皆端直堪為
材用此略舉文木有材所以天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至生也
釋文荆氏也一曰里名宜秋柏桑崔云荆氏之地宜此三木李
今本書其撰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疏兩手曰撰一
秋作杙也亦杆也撰把之木其材非也釋文撰把百雅反徐
也杙槩也亦杆也撰把之木其材非也釋文撰把百雅反徐
大適可斬為杆槩以擊打狙猴也釋文撰把百雅反徐
馬云兩手曰把而止時掌狙猴音之杙以撰反又羊植反郭
撰一手曰把而止時掌狙猴音之杙以撰反又羊植反郭
入李云撰以撰戲狙猴也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疏
崔本作板音撰云柳也

莊子集釋卷二中

棟也亦曰小於也高名榮顯也三尺四尺之謂釋文三圍崔云
其木稍大棟榮華高屋顯好名於者顯取之也慶藩案
入尺為之麗如字又音禮司馬云小於也又屋椽也慶藩案
一圍名大也謂求高大之麗者用三圍四圍之木也
疏三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棟傍者斬之疏棟傍者材
之全一邊而不兩合者謂之棟傍七尺八尺圍其木極大
富貴之屋商賈之家求大板為材者當斬取之也釋文求
棟傍者材也棟傍者材也棟傍者材也棟傍者材也棟傍者材也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注有材者未
能無惜也疏為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途天於故解以之
牛之白類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注巫
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驛具然後敢用疏禿額也亢高也痔
勢狗以禿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擇其好者展如在
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今乃有高鼻折額之豚白額不駢之狗
痔病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矣者
以古者將人沈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為鄆令方斷之即其類是

也釋文故解徐古賈反又佳賈類息黨反司亢鼻徐古律反司
折故鼻高痔徐直里反司馬云隱創也適河司馬云謂沈時
崔云仰也痔盧文弼曰舊脫云字今增適河人於河祭也
具惟營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也所
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注夫全至者天下之
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川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
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疏女曰巫男曰祝祝者執板讀祭文者也祥善也巫術也史解
然神聖之人知作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類亢鼻
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是小事之鄙情豈曰大人之適習故才
不全者神人所以為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疏折百體
吉祥大善之事也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疏折百體
寬疏遠使頤頤隱在臍間肩膊高釋文支離疏司馬云形體支
於頂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名之釋文支離疏司馬云形體支
名頤反於頂如字本作頤亦如字司馬云言脊
也頤反於頂如字本作頤亦如字司馬云言脊
會撮指天五

莊子集釋卷二中

管在上兩臂為臑疏會撮高豎貌五管五臑也五臑之臑並
偏優低頭一使臑臑頭鬚皆向釋文會撮活反向音活撮反
上兩臂為臑疏會撮高豎貌五管五臑也五臑之臑並
徐子活反崔云指天司馬云會撮善也古者善在項中脊曲頭
會撮項推也指天司馬云會撮善也古者善在項中脊曲頭
也李根曰崔云會撮項推也說是也南肩項上會撮然
也沈氏形釋骨曰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通曰脊骨曰脊椎
知會撮是此者難經四十五難骨會大椎張注大椎穴名在項
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榮榮往下文生故骨會於大椎據此
知會撮正從骨會取義又在會撮之問故曰項椎也撮唐徐堅
初學記卷十九引作撮王肅云骨會木機節也與脊骨節相從木
作撮於義為長按臑臑在上各相因而致者也項椎也撮唐徐堅
項椎指天故臑臑在上各相因而致者也項椎也撮唐徐堅
臺案謂臑傳云縮縮布冠也正義曰言髮是小撮持其髮而
已據此則以會撮為髮也亦是小撮持其髮故名之會與論通
說文鬚骨也之可以會髮者衛風會弁如星許氏引作會周禮
會五采玉琪注故書會作會又士喪禮會弁用桑疏云以鬚為
鬚取以髮會衆之意會與鬚亦通集韻有鬚字音撮也當是
俗因會撮造為頭鬚專字慶藩案釋文引崔云會撮項推也

子部作撰玉篇木推也祖述切攝聲近尸子行險以投
 季義器音與同周禮喪大記君所用新橫注橫來極之車
 謂也尸子所撰木在上李云管也五藏兩臂木又作脾
 謂也尸子所撰木在上李云管也五藏兩臂木又作脾
 又謂脾反推云儀為許劫反司馬云亦曲挫鍼治解足以
 人腹在脾裏也為許劫反司馬云亦曲挫鍼治解足以
 口也推鍼衣也治解洗也解也解也徐子以反郭租
 其金反司馬云治解也向同作解音解也徐子以反郭租
 也或也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疏策小其也精米也言其
 作也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疏策小其也精米也言其
 鼓策小其也精米也言其也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疏策小其也精米也言其
 市以供家口或曰下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以養十人也釋文
 鼓策小其也精米也言其也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疏策小其也精米也言其
 簡米曰精推云播精下卦占先也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疏策小其也精米也言其
 精米曰精推云播精下卦占先也鼓策播精足以食十人疏策小其也精米也言其
 注持其無用故不自竄匿疏選蕃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
 注持其無用故不自竄匿疏選蕃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

莊子集釋卷二中

美

無用故釋文據如羊竹於其間如字司馬云間裏也佳本作
 不竄匿釋文據如羊竹於其間如字司馬云間裏也佳本作
 反女力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注不在舊役故也
 反女力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注不在舊役故也
 疏國家有重大役役為有病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疏國家有重大役役為有病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疏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愛憐寡寡於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疏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愛憐寡寡於
 則受之者也釋文三鍾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虛不與者夫
 則受之者也釋文三鍾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虛不與者夫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注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注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跡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跡
 故免人聞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者也疏夫支離其形
 故免人聞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者也疏夫支離其形
 辭其德猶忘德也而况支離其德乎疏夫支離其形
 辭其德猶忘德也而况支離其德乎疏夫支離其形
 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二光而歸明於昧
 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二光而歸明於昧
 故能成功不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跡斯忘
 故能成功不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跡斯忘
 者耶其勝劣深故不可同年而語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
 者耶其勝劣深故不可同年而語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

莊子集釋卷二中

毛

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注高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
 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注高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
 耳世之盛衰茂然不足覺故曰何如疏何如猶如何也適之也
 耳世之盛衰茂然不足覺故曰何如疏何如猶如何也適之也
 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謔刺以
 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知孔子歷聘行歌謔刺以
 如何故衰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
 如何故衰歎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
 適衰亂之邦者耶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注趨當盡臨時
 適衰亂之邦者耶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注趨當盡臨時
 之宜耳疏當來之世有饑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如轉故不可
 之宜耳疏當來之世有饑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如轉故不可
 時之宜無勞待適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
 時之宜無勞待適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
 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者自求成
 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者自求成
 故造成而不敗亂者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疏有道之君休明
 故造成而不敗亂者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疏有道之君休明
 施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釋文豈為下偽治亂直支反方
 施教成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釋文豈為下偽治亂直支反方
 荒季適可全生遠害霜光晦述釋文豈為下偽治亂直支反方
 荒季適可全生遠害霜光晦述釋文豈為下偽治亂直支反方
 今之時僅免刑焉注不暗前履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
 今之時僅免刑焉注不暗前履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世
 為一面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疏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屬衰
 為一面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疏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屬衰
 刑戮方欲執迷應聘不亦妄釋文僅謂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注
 刑戮方欲執迷應聘不亦妄釋文僅謂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注
 乎此接輿之詞載請孔子也釋文僅謂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注
 乎此接輿之詞載請孔子也釋文僅謂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注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
 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忘其性內而無
 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忘其性內而無
 織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
 織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
 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
 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
 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者
 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者
 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者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
 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者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
 以欲惡誘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
 以欲惡誘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
 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釋文至易以
 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釋文至易以
 反下知以音欲惡反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注舉其性內則雖
 反下知以音欲惡反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注舉其性內則雖
 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
 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

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禍至重而莫之知
避此世之大迷也疏夫視聽知能若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全
折所以為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競之徒不知裁之在己
患者也故寄孔釋文知避舊本作寅不勝升音已乎已乎臨人以
德殆乎殆乎盡地而趨注夫盡地而使人循之其跡不可掩矣

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謹彼而任彼之

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

我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疏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

執持聖跡歷國應聘類遭斥逐屢被訶詈故重言已乎不知止

而勿行也若川五德臨於百姓捨已效物必致危已猶如盡地

得掩以己率物其義亦然也釋文盡地音迷陽迷陽无傷吾

行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

莊子集釋卷二中

表

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疏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

放獨任之無為忘遺應物之明智既釋文迷陽司馬云迷陽伏

而止於分內無傷吾全生之行也釋文迷陽陽也言詐狂

吾行卻曲无傷吾足注曲成其行自足矣疏御空也曲從順也

性則凡稱吾釋文御曲去逆反字書作因廣雅云因曲也虛

者自足也釋文御曲文弔曰案今說文廣雅俱作逆虛

也案御釋文引字書作逆是也說文逆曲行也從辵只聲廣雅逆

曲也案御釋文引字書作逆是也說文逆曲行也從辵只聲廣雅逆

云案御釋文引字書作逆是也說文逆曲行也從辵只聲廣雅逆

形字本從上作因今作逆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疏寇伐

中之木根枝之徒為有材用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釋文山木

自寇也膏火自煎子然也司馬云木生於柘還自伐膏起火桂

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疏桂心辛香故遺斫伐漆供器用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注有用則與彼為功無

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

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悅然不覺妙之在身也疏秋柏楊

桂漆斯有川也曲榘之樹商上之木白鵝之牛元鼻之豕斯無

用也而世人皆炫己才能為有用之川而不知支離其德為無

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釋文悅然亡本

彼為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釋文悅然反

莊子集釋卷二中

无

莊子集釋卷二中終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二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內德充符第五注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符命

而遺其形骸也釋文 德云此遺形乘知

魯有兀者王貽疏 姓王名貽魯人也則一足曰兀形雖殘兀

文兀者 五忽反又音界李云則足王貽 殆人姓名也從之遊者

與仲尼相若注 弟子多少敵孔子疏 若如也陪從王貽遊行者

釋文從之 用反下同相若 若如也弟子如 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貽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疏 姓常名季魯之賢人

散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與孔 子之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其趣是以生疑釋文常季 或云孔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注 各自得而足也疏 弟子雖多

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釋文立不教坐不

則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為虛往也釋文立不教坐不

議授坐不議論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注 怪其殘

形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

下莫能離疏 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兀如是無復形容而釋文

五藏才派反 是何人也疏 常季怪其殘兀而聚眾極多仲尼曰

夫子聖人也且也直後而未往耳且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且者

乎疏 宣尼呼王貽為夫子常季云王貽是體道聖人也汝自

師傳諮詢問道何況晚學之類不釋文且也直後而未往耳李

如正者乎請益服膺固其宜矣釋文且也直後而未往耳李

自在眾人後未得往師之耳慶藩案直之為言特也呂氏春

秋忠廉篇特王于慶忌為之傷而不殺耳高注特猶直也鄭風

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奚假魯國且將引天下而與

從之注 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

奚但一國而已哉疏 奚何也何但假 藉魯之一邦耶王貽講釋

文能遠反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 先生其與庸亦遠矣疏 王

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貽者是 殘兀之人門徒侍從釋文

盛於尼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與凡 常之人因當遠矣釋文

而王 于況反李云勝 其與庸亦遠矣 與凡庸異也惟 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疏 然猶如是也王 貽盛德如是為物所歸未

也仲尼曰死生亦大矣注 人雖日變 然死生之變變之大者也

而不得與之變注 彼與變俱故死生 不變於彼疏 夫山舟皆逝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注 斯順之也疏 遺失也雖復國天難覆方

覆也釋文雖天地覆 反 墜 本又作 墜直類反李云天 審乎无

假注 明性命之固當 無可假此斯任 物自遷而無役於物也准

而精神篇正作審乎無取取假皆從 設聲致易互誤漢書鄭世

家使人誘劫鄭大夫甫假左傳作傳 假禮禮弓肩假漢書古今

人表作公肩 而不與物遷注 任物之 自遷疏 靈心安審妙體真

不為物所 命物之化注 以化為命而 無乖注釋文怪注 五故反

遷下 而守其宗也注 不離至當之極 疏 命唯物與化俱行動不

乖寂故恆任 釋文不離力智 常季曰 何謂也疏 方深雅悟 仲尼

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注 恬 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肯

疏 萬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 執是非於重玄道中橫起

一體之中起數千之遠 釋文肝膽反 覽 美惡 下皆同情肯 自

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釋文肝膽反 覽 美惡 下皆同情肯 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注 雖所美 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

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 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

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 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

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於昆蟲莫不皆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日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日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遷物而不悟疏若夫玄通大觀二儀萬物一指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羣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罕妙之境非異亦非同也釋文

中知智不悟反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注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故忘其宜也疏耳目之宜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而駢混同萬物冥一死生豈於根塵之間而懷美惡之見耶而遊心乎德之和注都忘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

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疏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注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為一既視其一則蛻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為窟

麻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纒絳其心也疏物視猶視物也王駢一於死生均於彼我生為我時故雖兀足視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喪視視萬物混而一之如遺土者也釋文所喪息浪反下說然始鏡反脫屣九具反

徒所買反虛文斷足反常季曰彼為已以其知注嫌王駢

莊子集釋卷二下

未能忘知而自存疏彼王駢也謂王駢修善修己猶用釋文為已反得其心注嫌未能遺心而自得疏嫌王駢不能用心以得也夫得心者無思慮忘知忘覺死灰槁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混塵穢而不撓其神履窮塞而不忤其慮不得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真得也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注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得平往而與物遇故常使物就之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真殊於俗豈可獨異於釋文最之祖會反徐采會反下注同司馬物使眾歸之者也其知得其心循外以葆中也心者不息之真機常心者無妄之本體以其心得其常心即體以證道也說文最也从口最故書傳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注夫止水取字皆作最

莊子集釋卷二下

使從已耶疏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為其澄清故也王駢物自照之王駢所以聚眾者為其凝寂故也止水本無情於鑑物招鶴而眾自來歸於水也釋文鑑古暫流水或作流慶濬案流水與止水相對為文崔本作沫非也沫濬或作沫濬濬與沫形相似故崔氏誤以為沫濬南說山篇人莫鑑於沫雨高注沫雨或作流濬唯止能止眾止注動而為之則不能居則沫為流字之誤益稿唯止能止眾止注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疏唯物也唯止是木木凝滯能止是謂停鑑人眾止由是功能所以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注夫松柏為眾歸聚也以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為眾木之傑耳非能為而得之也疏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冬不凋者在松柏通年四序常保青全受氣自爾非關指意王駢聚眾其義亦然也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柏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趨之疏人

莊子集釋卷二下

三才受命者吳國首方足其類極多至如挺氣正真獨有度
豈由役意直道自然王駱合道共義亦兩注曰下首唯存於
拍上首唯存於人首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
死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
下首草木也幸能正生以正眾生注幸自能正耳非為正以正
傍首也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山川意幸幸自然既能正已復
之疏能正物正已正物自利利他內外行團名為大聖處舜既
爾王駱亦然而舜受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
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注非能遺名而無不任疏
微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一人稟氣勇
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勇猛之
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伏心要與釋文保始之微李
忘死忘生何況王駱體道之狀列在下文也釋文保始之微李
微成也終始九軍文崔本云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也簡
可保成也九軍文云兵書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也簡
自要一遙而况官天地府萬物注冥然無不體也疏曰官天地
苞藏宇宙曰府萬物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直
忘於生死而况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直

莊子集釋卷二下

五

寓六骸注所謂逆旅疏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駱體一
中寄精神於形內直置釋文六骸首身手足象耳目注人用耳
暫遇而已豈係之耶象似也非須也一知之所知而心
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疏似用耳目非須也一知之所知而心
未嘗死者乎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
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疏一知智也所知
照所知之境境智冥會能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通而為一難
復述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豈容有全元於其間哉彼
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注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
任其天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疏彼王駱
簡擇良日而登昇左道蓋不然乎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釋文
也至人無心止水西鏡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釋文
彼且余反下同假人古雅反借也徐音還讀連上句人字向
奏格或作奏假是其證爾雅格陟登升也既言登又曰格者彼
古人自有假語耳楚辭離騷陟皇之赫戲兮陟亦陞也彼

且何官以物為事乎注其恬淡故全也疏唯彼王駱冥合道
破已何官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疏姓
以爲已務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疏姓
伯昏無人師者之嘉號也伯長也皆問也德居物長若若問
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復出釋文申
徒嘉李云中徒無人雅篇作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注差與別者並行疏申徒嘉形殘九無復容儀
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遺猶存寵辱疏申徒嘉形殘九無復容儀
見形殘故預相檢約合其必不並已也釋文則者五胡反其明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
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注質而問之欲使必
不並已疏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嘉忘貴賤之心前雖有言都不
而問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注常以執政自多故直
之

莊子集釋卷二下

六

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疏遠遜也夫出處異塗貴賤
大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故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
我不能遜讓翻欲齊己也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
此哉注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疏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
以執政自多釋文之處反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注
必如此耶疏後欲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疏後欲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釋文而說音悅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
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
乎注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疏鑑鏡也夫鏡明
則非明照也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賢哲今子
之所取可重可人者先生之道也而先生之道退已虛忘子乃
自矜深乖妙旨而出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注若是形殘猶與堯
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白反邪注言不自願省而欲輕處在位

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疏申徒形殘如
是而不自知乃欲將我並舉可謂與堯爭善釋文爭善如申徒
子雖有德何足在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釋文爭善字如申徒
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注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常

亡者眾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注默然知過自以為應死
者少也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己無愆不合當亡如此之
生如此之人世間甚多不顯過狀將罪歸己謂己之過不合存
產者多矜伐於義亦然者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
者能之疏若順也夫素質形殘稟之天命雖有知計無如之何
釋文知不可音智又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

者命也注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
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
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

莊子集釋卷二下

七

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
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
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
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
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
逆自然而失者也疏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言
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謂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
不遺形忘智皆遊於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遺羿之一箭
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釋文羿音詣徐胡係反善射人唐夏
既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釋文羿音詣徐胡係反善射人唐夏
也疏音遺張弓也家世父曰玉篇發張弓弩漢書周亞夫傳
設音引弩待滿遊於羿之彀中備慮皆危機也而快於手有
中地以自處不中則上弦下附中承箭等反有微而傷者矣均
之過也中與不中偶值之數也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命也言亡
足之非中如央於反舊於倉反郭中地丁仲反下不中注
其罪中如央於反舊於倉反郭中地丁仲反下不中注

豹善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注皆不知命而有斯笑
矣我怫然而怒注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疏怫然暴
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況已形好噴彼殘兀如此之人
其流甚眾忿其無知怫然暴怒噴他人斯又未知命也釋文
怫然扶弗而適先王之所則廢然而反注見至人之知命遺形
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疏往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不知先
生之洗我以善邪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耶我為能自反

耶斯自忘形而遺累矣疏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覆
我之性情自反遺進退尋責其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
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遺其係累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
嘗知吾兀者也注忘形故也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
遺智忘形豈釋文知吾介本又作兀兩通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注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
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疏郭注云形
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釋文子索色百反
索我外交豈不過哉此注更不勞別釋也釋文子索色百反
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注已悟則厭其多言也疏然
驚漸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遺欲多在物先既被譏嫌方懷釋文
驚悚改矜誇之貌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稱說者也釋文
楚反子六乃稱如字舉也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注踵類
也疏叔山字也踵類也殘兀之人居於魯國雖遭刑足猶有學
釋文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氏無足踵朱勇反向郭云類也
見賢遍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疏子
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綱前已遭官患釋文子不謹前讀以謹
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建耶釋文子不謹前讀以謹
字絕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注人之生
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

莊子集釋卷二下

八

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

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注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散者逆旅也吾是以務全之也注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疏無耻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其章遺斯殘元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頻追釋文夫其呂詩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釋文夫其呂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注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沈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釋文不為反下不為而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注責其不謹為皆同疏夫天地亨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常不及天地也疏宏普不棄豈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孔子曰且則陋矣疏仲尼所陳不過聖迹無耻請學務夫是也

莊子集釋卷二下

九

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耻出注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疏夫子無耻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隨情實多慚故屈無耻令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既而達虛久處芻狗再陳無耻惡聞故跌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耻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注全德者生便忘生疏勉勵也夫實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况賢人君子形德兩備釋文前行下全生便忘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攝之焉釋文前行下反無耻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注怪其方復學於老聃疏實實恭勤貌也夫玄德之人窮理極文字專行聖跡實實勤敬問禮老君以汝釋文語老反魚據實實格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何為者也釋文語老反魚據實實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疏也簡文云好名貌俞德曰實實之義釋文所引皆望文生義未達古訓實實實實類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類并開顏注曰類字或作實實是其例也詩桑柔篇國步斯頻說文曰部作周步斯頻書禹貢篇海濱廣斥漢書地理志作海濱廣瀉是皆實實類聲相通之語廣雅釋訓類頻比也楊子法言學行篇類頻之黨甚於鵲斯皆可

說此實彼且斬以詼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極疏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効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柰何故以為己之桎梏也疏斬求也詼詭奇譎也在于口極在於聖跡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釋文且斬斬者名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為己枷鎖也釋文且斬斬者尺叔詭九委反李云詼詭奇異也俞樾曰詼與詭語意不倫反疏詼詭當讀為弔詭物論篇其名為弔詭正與此同弔作淑者古字通用哀十六年左傳吳天不弔周官大祝職先鄭注引問天不淑是其證矣疏慶蕃案詼詭亦作詼詼詼詼詼詼猶傲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詼異也高誘疏清辯反亦作詼注淮南本經篇曰詼文奇異之文也疏幻文邪曰舊本列作幻

莊子集釋卷二下

十

案說文作桎之實反邪真一桎疏古毒反木為己者為人同舍己疏反子桎反木在足也疏為己者為人同舍己音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注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跡疏無耻前見仲尼使孔丘忘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既釋文一貫反疏融則是帝之縣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桎梏也釋文一貫反疏無耻曰天刑之安可解注今仲尼非不冥也願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跡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跡可遺名跡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疏仲尼憲章文武禮樂窮於仁義遺斯毀恥亦猶行則影從言則嚮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與與斯起欲不困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釋釋文嚮隨許丈反本又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曰哀駘它注惡醜也疏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充
釋文惡人醜也哀駘音臺徐徒何反李云哀駘又音殆它駘醜貌它其名丈夫與之處者

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
者十數而未止也疏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妾者接也適可
羣生物忘其醜遠使丈夫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
德誠請為其服妾十數未止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
能感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疏後直置應和而已

未嘗誘釋文常和戶臥反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注明物
引先唱疏夫夫人君者必能救過宥罪恤死護生助其窮
不由權勢而往疏為匹夫匹夫非無權無勢可以濟人明其
懷人不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注明非求食而往疏夫儲積倉庫
由威力李希飽腹而駘它既無聚祿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由食往
也李慎曰望人之望當讀如易月幾望之望說文望月滿也
與望各字腹滿則飽猶月滿為望故以擬之與道又以惡駘天
遠游篇腹猶果然同一字法望望為望不見其妙

下注明不以形美故往疏駘它形容異常醜陋論其醜惡
惡駘胡楷反和而不唱注非招而致之疏營幽谷之響而面
招攜非由先知不出乎四域注不役思於分外疏遺智率性任
真未嘗役思運懷釋文役思反且而雌雄合乎前注夫才全
緣於四方分外地也

者與物無害故人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疏
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波人無害釋文雌雄合
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獸且羣聚於前也

乎前李云禽獸行反疏是必有異乎人者也疏一無權勢二無
四無言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它為寡人召
承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駘異於常人者也

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
其為人也注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疏既間有異故命召看之
下其真同處不過二句觀其為人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
察其意也心神凝淡似覺深遠也

莊子集釋卷二下

士

无宰寡人傳國焉注委之以國政疏日月既久積鍊彌深是以
無良宰治道未宏庶庸釋文期年音傳國夫專疏然而後應注
賢人傳於國政者也

寵辱不足以驚其神疏既無情於利祿豈有意於榮華哉同彼
世人悶然釋文悶然音門李云不覺貌後應疏而後應注
而應之也疏若者若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於寵釋文
人辭亦辭疏辱亦辱乃同座以避讓故泚然常人辭亦辭也

池浮劍反寡人醜乎卒投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
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疏醜也卒終也
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其人泚然虛淡中心愧醜
慕服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焉轉輸俟頃之間速遁而去喪失賢
宰實懷憂懼之情之忱也若有道亡雖若魯邦曾無釋文醜乎
歡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子食於其死母者注食乳也釋文嘗使於楚矣亦作遊本又直
云嘗於疏子本又作所食於音飲音飲也疏反注同
楚矣徒門反食於音飲音飲也疏反注同

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注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
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者比於走子無
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
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類苟亡雖則形同母子而
不足以固其志矣疏哀公陳己心跡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為
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爾日之頃少時之閒棄其死母皆散而走
不見已類所以為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
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況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已類釋文
棄捨而去駘它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足其宜矣

向若木亦作作瞬音舜司馬云驚貌崔云目動也謂死母日動
向若徐樾曰向若猶爾然也徐尤鬼篇爾見之拘然棄而走
此云向若彼云向然文異義同向若拘然之拘然棄而走
驚爾也從兮句聲向若拘然義同向若拘然之拘然棄而走
貌得之矣向若皆棄之而走言子皆驚而走也蓋始焉不知
其為死母就之而食少焉覺其死故皆驚走也向若二字以其

莊子集釋卷二下

士

子言不以其母言釋文又引崔云日動也謂死時日動然則其母不死與下意不合矣下文不見已焉爾不得須焉爾郭注曰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若從崔說死時之日動動是其才德未去何為以失類而走乎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注使形者才德也疏郭注曰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也厥戰而死者其人之子愛母愛其精神人慕胎它慕其才德者也

葬也不以妻資注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妻將安施釋文妻資所甲反肩也武王所造宋均云武節也李云資送也

舊無云字案注別者之履無為愛之注所愛履者為足故耳釋文當有今增

為足于偽皆无其本矣注妻履者以足武為本疏妻者武節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肩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妻資是知妻者武之所資履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履無所用無武則妻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妻履以足武為本形似以才德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注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

莊子集釋卷二下

三

得復使注恐傷其形疏夫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剪爪恐傷新其色此重舉釋文不得復使扶又反章未注同崔本作不得

父曰不爪剪不穿耳謂不加修飾而後本質見止於外不復使謂不交涉他事而後精神專一郭象以為恐傷其形說也形全猶足以為爾注採擇嬪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

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釋文形好呼報

而況全德之人乎注德全而物愛之宜矣疏爾然也夫形之全貞女而況德全乎此合臂也故注今衰驗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

使人投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疏夫親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

彰信精言顯今驗它未至言說而已遺委信本無功而後付託必當才智全其而推功哀公曰何謂才全疏前釋擇舉於義未於物故德不形見之也

後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

之變命之行也注其理因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謀生也

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

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而自當矣疏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

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雨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適自非德充之士其孰能然此則仲尼尼塔哀公才全之義

釋文毀舉音日夜相代乎前注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

去謂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釋文不舍音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

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疏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

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度豈復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益不然也唯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適也故不足

以滑和注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于變萬化淡然而自若而和理在身矣疏滑亂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

滑音淡徒不可入於靈府注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

化與物俱往未嘗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兒注苟使和性不滑榮意豈復關心耶

靈府開豫則雖泮乎至變不失其兒然也疏兒猶悅也靈府通和樂中心選豫經涉夷險釋文於兒徒悅也疏兒猶悅也

兒然自得不失其適悅也疏神開也驗它流轉日夜不釋文無卻去无卻注泯然常任之疏停心心相係亦無間斷也釋文無卻音反李云而與物為春注羣生之所賴也疏與物仁惠事等春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注順四時而俱化疏也才全之人接濟

聖品生良萬物應是順時釋文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司馬云無心之心也李云接萬物而應時而和氣在心也李云接萬物而應時是才全也何謂德不形疏更相發問此則後旨也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舉焉譬以流而必鑿於止水此其可以爲法也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不蕩也注內保其明外無情偶立鑿弱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之法也疏夫水性澄澈鑿照水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觀德工人調琴如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况至人冥冥合道和光利物稜稜蒼生動而常寂故釋文情爲子爲反虞翻案情爲即云內保之而不蕩者也釋文情爲子爲反虞翻案情爲即史記小司馬本五帝紀平秩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爲禮月令作爲在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許爲左定公十二年傳子爲事而咸之在人者謂之爲爲即爲也皆其證德者成和之脩也

也注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疏夫成於德事和於物德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物之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注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夫明者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侔造化而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合德之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斯物不離也釋文能離力智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注聞德克之風者雖復哀公猶微遺形骸忘貴賤也疏

姓聞名損字子壽宜尼門人在四科之數其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口也南面君位也初斯未始於魯君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天死用斯術爲至美至通今聞尼父言其且陳才德之義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愛死之言更成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實錄於是舉廢體聰聰明明道尊守忠位親善邪若蟪蛄何足形如影彭友神尼以全道德德可家以

莊子集釋卷二下

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釋文閔子孔子弟子問于齊也闕跂支離无清遠德充之美一至於斯

脈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瘠瘠大瘞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注傷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疏曲也謂擊曲企腫而行脰也謂支體疥裂也而支體殘病企腫而行脰瘦之病大則益瘦此二人者窮天地之極而但能忘形建德遺道淡少遂使齊衛兩君欲風受悅美其德而不覺病醜顯形釋文則音因弟踐音企郭支離天全人之類翻小而自肩肩者釋文則音因弟踐音企郭支離天脰徐市軫反又音脰司馬云脰曲跛企也闕跂支離言闕常曲脰行體不正卷縮也無脰者也惟云闕跂也支離也支離者也脰脰司簡文云跛行也脰脰也慶藩案筆珠一切說爲始鏡還音美一百聲論卷上引司馬云跛望也釋文則胡思反又云如字丁說音視下脰音豆肩肩小貌崔云猶支也肱云直脰李植曰攻工件人云數目脰脰注云脰長脰貌與肩肩義合知脰是省借本字當作脰並可据鄭注補釋文一義

長而形有所忘注其德長於順物財物忘其醜長於逆物財物忘其好疏大瘞支離道德長遠遂人不思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注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疏誠實也所忘形也不忘德也忘形易而忘德難也故謂斯德不形故聖人有所遊注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疏物我變遺形德爾忘故放任乎而不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注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疏夫至人道遊六合故接智以救痼孽約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工釋文巧以利器此之四事凡類有之大聖慈救同座順物也釋文而音知爲孽魚列反司馬云約爲膠膠漆崔云約誓所以爲膠德爲接司馬云散德工爲商而商買起聖人不謀惡用知

莊子集釋卷二下

而和氣在心也李云接萬物而應時是才全也何謂德不形疏更相發問此則後旨也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舉焉譬以流而必鑿於止水此其可以爲法也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內保之而不蕩也注內保其明外無情偶立鑿弱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之法也疏夫水性澄澈鑿照水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觀德工人調琴如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况至人冥冥合道和光利物稜稜蒼生動而常寂故釋文情爲子爲反虞翻案情爲即云內保之而不蕩者也釋文情爲子爲反虞翻案情爲即史記小司馬本五帝紀平秩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爲禮月令作爲在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許爲左定公十二年傳子爲事而咸之在人者謂之爲爲即爲也皆其證德者成和之脩也

不斲惡用膠无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注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疏惡何也至人不斲學謀設何用智惠不散亂形貨無勞商賈祇為和光釋文惡用音烏不斲音角無喪音浪四和物是故有之者也

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注言自然而稟之疏鬻食也食稟也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各率釋文天鬻音育天食音嗣亦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釋文天鬻音育天食音嗣亦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注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安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釋文受食音嗣又沈思息嗣反免難乃且

有人之形注視其形貌若人无人之情注亦如字

莊子集釋卷二下 七

反槁木注若老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注類聚羣分自然之道疏此解有人之形釋文羣分如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注無情故付之於物也疏譬彼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疏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注形貌若人疏屬係也跡聞器俗形係人羣與之形釋文眇九十八廣宏明集音卷十五引司馬云眇高視也

釋文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注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疏警高大貌也警然大教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釋文警乎五羔反徐五報反簡文然之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獨成其天注如字崔本天字作大云類同於人疏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注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因無情慮乎然莊惠二賢並遊

心方外故常注莊子曰然疏然如是也許其稟而為論端注若無情智何名為人此是疏惠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注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聽明矣有情於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疏惡何也虛通之道為之相貌自然之理道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

莊子集釋卷二下 六

不味道與自然注互其文耳釋文惡得音烏下吠扶廢一分如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疏操七刀注既謂之人惡得无情注未解形貌之非情也疏既名為人理懷情慮若無情識何得釋文未解音莊子曰是非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

吾所謂情也注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疏也若無是非非彼我好惡憎嫌等情將安寄注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注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虛照之智無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注止於當也疏因任自然為常止於所稟注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注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疏若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注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注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疏道與

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疏道與

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疏道與

生理已足但當任之無勞措意也注无以好惡內傷其身注夫好惡之情非所以

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疏還將益以釋文无以好

惡呼報反下烏祇足音支今于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注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

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

自困也疏槁來膝几也惠子未遺空臨取內名理疏外神識

以形勞心疏勞苦精疲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是

也而睡反釋文倚樹反據槁反苦老梧音吾而瞑音眠據琴而睡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注言凡子所為外神勞

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

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

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疏選投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汝

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辨析明理執持已德炫耀眾人亦何異

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

言而無其實能伏眾人之口不能伏眾人之釋文天選宣轉反舊

人之心今于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釋文天選思緩反

莊子集釋卷二下

五

莊子集釋卷二下終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三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內大宗師第六注難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

心也釋文大宗師崔云道形忘生當大宗此法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注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

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眾玄同任之而無不至者也疏

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

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目視耳

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者謂非關非背非違豈

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眾玄同窮理盡

性故稱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注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

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

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

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

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

稱絕而為名去也疏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生

釋文天而生向崔本作知稱尺證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

注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

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

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

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

之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

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

莊子集釋卷三上

一

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
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
盛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
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
固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者也疏人之所知
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目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知
之所不知者謂目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為所知也既而
目為手足而視聽為耳目而心復無心相為而清彼之功成
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役用各有司存心之明聞亦有
限極用其分內終不強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
知也故得盡其天年不橫夭折能如是者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釋文不喪 息浪反 或好 呼報反 不強 其兩反 虛文強 雖然有
注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疏知雖盛美猶有患累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注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

莊子集釋卷三上

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注有待
則無定也疏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誠不定知亦待奪
可然後無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注我
生有涯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目無非天也者
自然者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
耳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
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混釋文庸詎 徐其 則治 直吏 且有真人
合人天混同物我者也注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而後有真知注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德茲聖德然後有此何
謂真人疏假設疑問 占之真人不逆冥注凡冥皆不逆則所順
者眾矣疏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 不雄成注不

待其成而虛物先疏為而不持長而不宰豈不謨士注縱心直
前而羣士自合非謀謨以致之者也疏虛夷忘彼上舉自歸非
釋文不謨 沒乎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注直自全當
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者也疏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
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也
俞樾曰過者謂於事有所過失也當者謂行之而當也其在眾人
之情於事有所過失則悔矣行之而當則自以為得矣真人不
然故曰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注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
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者也若此注言夫知之登至
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
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
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而未嘗喪生
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

莊子集釋卷三上

至者真人也豈有概意於所遇哉疏概懼也濡歷也登昇也假
體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火曾不介懷登高履危豈釋文不
復驚懼真知之土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釋文不
慄音不濡 而朱 登假 更百反 遠火 于萬 有概 古愛
寢不夢注無思想也其覺无憂注當所遇而安也疏夢者情意
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寢寐寂寂而無憂也釋文其覺 古孝
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遊而無憂也注其食不甘
理當食耳疏耽滋味故不知其美 其息深真人之息以
踵注乃在根本中來者也疏踵足根也真人之心性相凝照疑
明其深釋文深 李云內息之貌 家世父曰存息於無息之
靜也注深 地而後納之深泊然寂然無出無入無往無
來鬱怒之所不能結者欲之所不能加百骸九竅六藏一不與
為漸輪而退而寄之於踵乃以養息於深微博厚而諸無窮
以踵 息於踵 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折起伏氣不
注氣不平暢疏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折起伏氣不

調和咽喉之中釋文以喉節言情欲奔競所致其噓音益厄
恆如啞也釋文以喉節言情欲奔競所致其噓音益厄
咽喉若哇也釋文以喉節言情欲奔競所致其噓音益厄
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簡文云哇也其者欲
深者其天機淺注深根盤極然後反一無欲也疏夫耽音諸
若其天然機神淺故也釋文其者反古之真人不知說生
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釋文其者反古之真人不知說生
不知惡死注與化為體者也疏氣聚而生生為我時氣散而死
惡存釋文說生悅惡死鳥路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注泰然而任
之也疏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釋文不訢音欣又不距本
作拒音巨李云欣出釋文不訢音欣又不距本
則營生距入則惡死疏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注寄之至理
故往來而不難也疏脩然無係見也脩然獨化任運遊遊釋文
脩然無心而自爾之謂郭崔云往來不難之貌司馬云脩然自然
李同疏虛文郭曰舊注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注終始變化皆
久謫冬今從宋本正

莊子集釋卷三上

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復探求死意也疏始生也終死也
帶著豈直獨忘其生而偏求於死釋文猶復扶又反下受而喜之
死邪終始均乎所遇斯適也釋文猶復非復同受而喜之
注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疏遇也忘而復之注復
之不由於識乃至也疏反未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真人注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
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
天則傷生故不為也疏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
捐棄虛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別添釋文捐徐以全反郭作捐
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釋文捐徐以全反郭作捐
捐所以行舟也疏虛文郭曰折舊謂捐案下方云或作捐則此
當作捐疏俞樾曰捐字誤釋文云郭作捐案下方云或作捐則此
舟也其義彌不可通疑皆借字之誤借即郭字故郭注曰則背
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是郭所據本正作借也則背
音若然者其心志注所居而安為志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
是心懷志力而能致然

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家世父曰郭象注所居而安為志
應作其心志說文志心之所之也尚書若射之有志孔疏云如
射之有志志之所主欲得中也佛書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即此
所謂其心志也疏慶曆案說文無志案所引當出字林字書
其容寂注雖行而無傷於靜釋文容家疏亦作寂惟本作宋
改正說見前注其類類注類大朴之貌疏類類也類大朴貌夫真
本善作寂注其類類注類大朴之貌疏類類也類大朴貌夫真
智照虛明志力者亦乃成容釋文其類類注類大朴之貌疏類類也類大朴貌夫真
郭若對反李音仇一音達權也釋文其類類注類大朴之貌疏類類也類大朴貌夫真
向本作類云類然大朴貌廣雅云類大也五罪反注凄然似秋注
殺物非為成也釋文凄然反注煖然似春注生物非為仁也釋
文煖然音煖徐注喜怒通四時注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
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名於喜怒也
疏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感思適務寬猛運機同素秋之降霜本
行風動木波華敷覆裁合注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注無心於物
乎二儀真怒通乎四序

莊子集釋卷三上

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疏真人應世赴感隨時與
心慈愛帝善救人疏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疏竟
等太虛故莫知其極疏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疏竟
最支禹攻有扈成湯滅夏周武伐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
以興動于戈弔民問罪遂復殄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故也
釋文亡國而不失人心疏崔云亡國國注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注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
俱昭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春陽之自和
故蒙澤者不謝凍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也疏利物
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疏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注夫聖人
世而獨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疏夫樂通物非聖人也注夫聖人
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疏夫樂通物非聖人也注夫聖人
爾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故疏夫樂通物非聖人也注夫聖人
知投意於物非聖人者也注有親非仁也注至仁無親任理而自
存疏則非至仁也注天時非賢也注時天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

賢也疏古玄乘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此乃小智豈是大賢者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注不能一足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疏均利害而擇情榮辱封執是非者身且不注行名失已非士也注善為士者道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注矯行末名失其己性此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福應其身疏乃流俗之人非為道之士釋文行名下孟福應之應亡身不真非役人也注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乎疏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己哉若狐不借務光伯夷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注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也疏姓狐字不借古之賢人又云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沈於盧水伯夷齊遼西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相讓不肯討伐聞西伯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

莊子集釋卷三上

六

不從遂遺奴馮晉餘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抉眼而死屍沈於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弟子陷於窟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詭術自沈從命而芳名令舉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沈從命而芳名令舉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能役人悅樂眾人之日目焉能自適其情釋文狐不借賢人也務光自沈從命而芳名令舉性耶疏箕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之二子比干也胥餘其名慶濤案書微子正義僖十五年左傳正義論語十八正義並引司馬云箕子名胥餘與釋文異紀他徒何申徒狄殷時人負石自沈於皆舍音捨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注與物同宜而非朋疏狀述也義宜也降迹同世無偏黨也疏俞樾曰郭注訓義為宜朋為黨望文生訓殊為失之此言其狀豈言其德乎義當訓為職職與義並從我替故得通用天道篇而狀義然義然即職然也朋訓為朋易復象辭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嚙來无咎是也其狀峨峨而不嚙者言其狀峨峨高大而不崩壞也廣雅釋詁峨峨高也釋訓峨峨高也高與大義相近故文選西京賦神山峨峨辭注曰峨峨高大

也天道篇義然即可以此說之郭不知義為峨之段字於此文則訓為宜於彼文則曰踈踈自持之貌皆就本字為說失之若不足而不承注沖虛無餘如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疏動汎然自得故無所承承者也釋文不承如字音拯也不上疏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注常游於獨而非固守孤獨也堅固也彷彿放任容與自釋文與乎其觚而不堅也音拯也昭曰同當是其觚音孤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棧也俞向字之誤其觚音孤王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棧也俞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棧也亦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觚乎釋文引崔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棧也俞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棧也亦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觚乎釋文引崔云觚特立不羣也崔云觚棧也俞孤然與不堅之義殊不相應釋文引崔云觚棧也亦與不堅之義不應殆皆非也養生主篇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觚乎

莊子集釋卷三上

七

遊義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注曠然無像乃至於實疏張廣大貌合與虛空等量而智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反向云喜觀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動文云明觀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後動非開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釋文崔乎息罪反郭且需反向云動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貌簡文云速貌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止水故能滌聚羣生是以應而無情惠釋文滌乎六反司馬云而不費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釋文滌乎六反司馬云色憤起貌王云富有與乎止我德也注無所趨也疏難復應動德充也簡文云富有與乎止我德也注無所趨也疏難復應動運德而恆容與無為作於厲乎其似世乎注至人無厲與世同真德所謂動而常寂者也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行故若厲也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遺危厄不虞釋文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無為之爭也疏郭郭乎其似喜乎注至人無喜暢然和適

其似屬不當反言其似世也今案世乃泰之改字荀子榮辱為
橋世者人之缺也劉氏台拱補注曰橋世即驕泰之異文荀子
他篇或作汰或作伏或作泰皆同漏世之世古多與外大書取
焉韻亦讀如泰也又引賈子簡淵不可以得士為語然則以世
為泰庸以世為泰也狂厲與驕泰其義相應釋文曰厲准本作
廣廣大亦與泰義相應泰亦大也若以本字讀之而曰似世則
皆不可通矣 慶藩案厲當從崔本作廣者是郭注訓與世同
行則有廣大之義然既曰無厲又曰若厲殊失解義經傳中厲
廣二字往往而混如禮月令天子乃厲飾淮南時則篇作廣飾
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蘇徐廣曰厲亦作廣儒林傳以厲賢材
漢書廣作厲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說為厲皆其
證 又案徐氏云世為泰之改字是也古無泰字其字作大或
世二字古音義同得通川也禮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
為大春秋文三十年大室屋壞公羊作世室衛太叔儀公羊作
世叔儀宋樂大心公羊樂世心 警乎其未可制也注高放而自
得疏 聖德廣大警然高遠超 釋文警乎 五羔反徐五到反司馬
於世表故不可禁制也 釋文警乎 五羔反徐五到反司馬
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注 緇遠深遠莫見其門疏 連長也望德遠
知路絕孰見其門音 釋文連乎 如字李云連綿長貌 似好
聲似如開閉不聞見人也 釋文連乎 如字李云連綿長貌 似好

莊子集釋卷三上

呼報反 愧乎忘其言也注 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恍然也疏
下皆同 愧無心貌也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
此以前歷顯真人自利利他內外德行從此以下明真人利物
為政之 釋文愧乎 亡本反字或作免李云無匹 以刑為體注刑
方也 者治之體非我為 釋文治之 直吏 以禮為翼注禮者世之所以
自行耳非我制疏 刑刑法為治政之體本 以知為時注知者時
之動非我唱以德為循注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疏 循順也
失時候以德接物循順物情 釋文為循 本亦作循兩得 會德
以前略標此以下解釋也 釋文為循 本亦作循兩得 會德
文與有足者至下也自作循為是說文循順行也若作循則
無義矣 慶藩案作循是也 疏 循順行也若作循則
易繫辭損德之脩也釋文馬作循音語 疏 循順行也若作循則
循聲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商君書作循古管子
九守篇循名而督實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注 任治之自殺
今本為作循音其例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注 任治之自殺
故雖殺而寬疏 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

父釋文 韓乎 昌略反崔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注 順世之
所行故無不行疏 禮雖忠信之薄而為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
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引翼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注 夫
人倫所以大行於世者也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注 夫
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羣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
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為哉任時世之知
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疏 隨機感以接物運至知以應時
已之形勢故為宗師者曠然無情付 以禮為循者言其與有足
之羣智居必然之會曠之以游者也 以禮為循者言其與有足
者至於巨也注 巨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
有足足於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
理盡矣疏 其本性故至於上也 家世父曰孔安國云九州之
志謂之九巨莊子則陽篇亦云巨里之言是凡所居曰巨頭須
遠墟謂之帝王有足而能行終必反其所居循禮者若所居之

莊子集釋卷三上

安有足而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注 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
必至也 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問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纏身恍
然不誠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疏 夫
人者勤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
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亭毒羣
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 釋文常問 故其好之
凝淡自然故云云孰肯以物為事也 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注 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
與彼無二也疏 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其一也
一其不一也一注 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
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疏 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
皆一其一與天為徒注 無有而不一者天也其不一與人為徒
之也 疏 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疏 彼彼而我我將凡庶而為徒也 天

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注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

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玄同彼我也

疏復天無彼我人非有是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

亦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處此趣者可謂真人

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注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

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疏夫且明

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夜釋文夜如字

人焉能無死生故任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釋文夜如字

音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注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

夜以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人之有所不得而憂於懷哉

物情耳非理也疏夫死生晝夜人常道未始非我何所係哉

俱往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

而況其卓乎注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

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

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

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惟命之從

也疏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氣養身而獨以天為父身

獨化自然之境生於天地間順陰陽適可安而任之何得

絕也獨化字同趨廣雅釋詁一連玉篇救角切蹇也蹇者獨

任一足故謂之蹇李善西都賦注連蹇猶蹇也匡謬正俗蹇

者謂蹇蹇不依大第又作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蹇

也卓逸卓躡然獨立依說文當作釋禾部釋特止徐錯特止卓

也卓逸卓躡然獨立依說文當作釋禾部釋特止徐錯特止卓

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注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

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疏愈猶勝也其真則向之獨化者也

致命不敢有避而況玄道至極自熱之理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欲不從願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相與以濕相溷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注真其不足而相愛豈

若有餘而相忘疏此起譬也江湖溼漉漉源源在在而相愛豈

難斷用苦共處陸地顛尾尾相忘於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

難犬豕不相親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

矜鬻豈以不仁親之者以父兄弟情相親乎教聖人羞之且

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向釋文泉澗反爾雅云澗相

二反相溷或一作音如戊反以沫音末音亡與其譽堯而非

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注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

惡道死生與變化為一噴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堯之所在耶

疏此合喻夫堯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堯而非桀惡桀惡兩

忘不非是將來仁義之與自茲為本也若無善無惡善惡兩

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向溷聖跡同年而語哉釋文

譽堯音餘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注

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

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疏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備

是者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是運育之始老

暫時間逸死滅還無歸停想四者雖變而未始非我而我且

然何所釋文大塊苦怪反又若對反徐胡罪反慶諸案文送

佚我音逸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注死與生皆命也無

善則死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

也疏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

之固矣注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

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釋文於壑反大各然而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注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

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岳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

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

之覺橫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味哉疏夜半關冥以譬真造化也夫藏舟於海舉正合其宜隱山岳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難負而趨變故日新如逝水凡惑之徒心靈愚味真謂山舟牢固不動端然豈知冥中買運無時曾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余謂曰山非可藏於澤且亦非有力者所能負之而走其義難通山疑常讀為油爾雅釋器謂之油詩南有嘉魚篇毛傳曰油油樞也箋云今之推器也藏舟藏油疑皆以漁者言恐為人所謂故藏之乃世俗常有之事故莊子以為喻耳家世父曰整可以藏舟而大可以藏山然而大化之運行無窮舉天地萬物日夜推移以舍故而即新而未稍有止息水負舟而立水移舟移矣氣負山而行氣運即山運矣夜半者推於無象無兆之中而人莫之見也慶善案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舟水物山陸居者藏之舉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釋文乃揭其列其反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遊者或能取之釋文闕

莊子集釋卷三上

主

注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疏遷變化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遠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恆物之大情也注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冥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合變化案所

遊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疏恆常也云藏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遊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遊之有哉此乃體疑寂之人物達大道之釋文案所反所百特犯人更情豈流俗之迷徒運人問之小智耶釋文案所反所百特犯人

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注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

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耶慶善案文選賈長沙鴈鳥賦注引釋文無樂及注同其為樂可勝計邪注本非人而化為人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疏特獨也化遇也夫大治洪鑄陶鑄羣品獨遇人喜亦何極是以唯釋文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遇而皆存注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俱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遷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則何時而非存哉疏夫物不得遷者自然也孰能遷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境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注此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注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善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釋文善妖於表反簡文於善反云異也

莊子集釋卷三上

主

虛文帶日今本作天慶善案妖字正作天天妖古通用史記周本紀後宮童妾所乘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天崔氏作狡非也善少反詩照否老音詠本平粹難遂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注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疏係屬也夫人之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涯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傳人放效之而混同萬物與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知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注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無常之信故無形也疏明察洞照有情也趣機若響有信也可傳而不可受注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釋文可傳直專反可得而不可見注成得自容而莫見其狀疏寄言證理可傳也體非悟可得也難於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注明無不待形色不可見也自天地五氣未先大道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有而無也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

有而無也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

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見神鬼神帝天生地注無也豈能生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神鬼神帝天生地注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神而鬼神帝自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疏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開功用斯乃不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之在太極之先而生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也

莊子集釋卷三上

老放道無不在而釋文在大極音之先一本作之先未崔本同所在皆無者也釋文在大極音之先一本作之先未崔本同無未字先天反長於反丁文稱也尺證狝章氏得之以挈天地疏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號也得靈通之道故能舉以二儀釋文狝章氏許豈反郭緒伊反李音以挈徐若結反郭若者也得天地要伏戲氏得之以翼氣母疏伏戲三皇也能伏牛乘也崔云成也伏戲氏得之以翼氣母疏伏戲三皇也能伏牛乘也崔云成也伏戲氏得之以翼氣母疏伏戲三皇也能伏牛乘也

神也釋文堪環琪壞神名而神形淮南作邪司馬云崑崙或作嶼崑崙山名馮夷得之以遊大川疏姓馮名夷張華陰入石得木仙大川黃河也天帝馮夷一釋文馮夷日馮夷華陰人鄉提首人也服入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大川河也惟木以入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大川作泰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疏處東岳為太山之神釋文肩吾不死至孔子大山音泰又黃帝得之以登雲天疏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羣臣及後宮釋文黃帝云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化而後去釋文黃帝也得上天也顯項得之以處玄宮疏顯項皇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上七崩得道為北方之帝玄宮者北方之神有靈異年九釋文顯項音專下玄宮也月令曰其帝顯項其神玄宮也禹強得之立乎北極疏禹強水神名也亦曰禹京人而鳥身乘龍而行與顯項並軒轅之有也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

莊子集釋卷三上

為水神水位北方釋文禹強音虞郭語龍反司馬云山海經曰故位號北極也蛇陵兩赤蛇名禹強崔云大荒經曰北海有神人而鳥身禹強為之使歸龍曰昔穆王于策卦於禹強案海外經云北方禺強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獻玉環漢武帝時獻青桃顏容若十六七女子是端釋文西王母正常坐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釋文西王母武內傳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海神之涯漢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彭祖得之上有虞下及五伯疏彭祖頭之元孫也對於彭城其道可謂故稱彭祖善養性得道者也五伯者昆吾夏后伯也彭年章為殷伯齊桓晉文為周伯合為五伯而彭祖得道所以長年也釋文彭祖七伯或為周伯合為死五伯如字又音霸崔李云夏伯昆吾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注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

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
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揭然自得
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
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夫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
由於己爲也而爲之則傷其真生也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
宗高宗夢得傅說使求
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傅巖板築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
宿之數年其後方故言乘東維騎其尾而釋文傅說音悅得之以
與角亢等星比並有列故言比於列星也釋文傅說音悅得之以
相見疏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其尾而比於列星說武丁殷王名也
武下殷王高宗也東維箕斗之間天漢津之東維也尾星曰傅
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其尾之謂也惟云傅說死其精
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傅說星惟本此下更有其
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逝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凡二十
二據然反南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搢子
子

莊子集釋卷三上

何也疏樊富爲其字之義也人謂世當中南子葵也女偶古
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釋文南伯子葵 李云葵
既異凡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也釋文南伯子葵 李云葵
譽之女偶 徐音西李音矩 年長 張文反 盧文弔曰今 子葵
作猶如喻反李云弱子也 本作丁丈反與前後同 孫子亦
盧文弔曰今本作儒是正體 曰吾問道矣注問道則任其自生
故氣色全也疏答云問道故得全生是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
邪疏觀其容色既異常人心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疏惡惡可
也疏懷景慕故詢其方術也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疏惡惡可
也女偶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貌釋文惡惡可 並音
庶然請學嫌其所問故柳之謂非其人也釋文惡惡可 烏下
惡平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
无聖人之才疏卜梁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爲道智用明敏
虎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帶一邊釋文卜梁倚 魚綺反又其
未爲通美然以才方道才方道勝也釋文卜梁倚 魚綺反又其
倚名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

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疏庶幾也幾近也果決也夫上
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道去道決成聖人若其
不然告示其易爲須守所以成難然女偶久聞至道內心誠
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況在初學無修辭忘假令釋文亦易以
口說耳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也釋文亦易以
反參參曰而後能外天下注外猶遺也疏外遺忘也夫爲師不易
妄神靜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釋文參曰三已外天
萬境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釋文參曰三已外天
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注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疏天下萬境疏遠所以易忘資身之物視近所以難忘字經已
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注都遺也疏忘我喪運心
既久遺道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注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
漸深也疏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注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
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疏朝日也徹明也死
惠昭豁然如朝陽初釋文能朝 透反下同 徹 如字郭司馬云朝
徹故謂之朝徹也

莊子集釋卷三上

莊子集釋卷三上
李云夫能朝徹不 不惡 鳥路反 豁然 嘆活
崇朝而遠徹也 下同 豁然 嘆活
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疏夫至道凝然妙
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無斯疏夫至道凝然妙
勝境謂之見獨故老經云寂寥而不改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注
與獨俱往疏任造物之口新隨變化而俱往 无古今而後能入
於不死不生注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
後能無死無生疏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死之殊
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死無生疏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
者也會則理者其唯女偶之于耶疏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
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無生滅也疏法既不生不滅
而情亦何欣何惡耶釋文殺生者不死 李云殺猶亡也亡生者
任之而無不適也 李云殺猶亡也亡生者
爲殺 生生者不生 李云殺猶亡也亡生者
任其自將故無不將無不迎也注任其自迎故無不迎疏夫

道之為物也，無所不有，無所不生，亦無所不毀也。注：任其自生而滅，是以道無窮之生，送無窮之死也。無不毀也。注：任其自毀，故無不毀，無不成也。注：任其自成，故無不成。不毀而送無生，成也。其名為擾。注：夫與物冥者，物亦冥而末始不靈也。木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靜而常靈者也。釋文：擾，郭榮徐於營反。李於盈反。崔云：有所繫著也。家世父曰：趙岐孟子注：擾，迫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成毀之機，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擾。擾，置身紛紜，變交爭互，擾也。者，而之地，而心固，焉則笑於成矣。故曰：擾而後成。擾而後成者，擾而後成者也。注：物策而獨不察，則敗矣。故策而任之，則莫不曲成也。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靜而常靈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問之。疏：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約，後三據，理並是也。偶告示子葵曰：問諸副墨之子。疏：諸之也。副墨，謂也。墨也。翰墨之辭也。夫魚必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釋文：副墨，李云：可以副故問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釋文：副墨，李云：可以副

莊子集釋卷三上

云此已下皆古人姓。副墨之子，問諸洛誦之孫。疏：墨，本謂之謂名或寓之耳。無其人，副墨之子，問諸洛誦之孫。疏：墨，本謂之謂洛誦之且，從理生，故稱爲子。而誦因教，是名之曰孫也。釋文：洛誦，李云：誦，通也。也。洛誦之孫，問之。疏：誦，誦也。亦至也。積久漸見。至，釋文：明，音占。李云：神，明也。問之。疏：許，許也。耳私語也。既誦之，而深因教，悟私心，自許當附耳。釋文：私語，徐乃攝反。李云：許，與也。誦許，問之。疏：需，需也。役，徐音須。李音備。云私心，自許，智照，明必，須依教。疏：需，需也。役，徐音須。李音備。云循勸，行勿怠懈，而不行。疏：需，需也。役，徐音須。李音備。云需待也。役，需役，問之。疏：需，需也。役，徐音須。李音備。云文於如字。又，疏：徐音烏。侯反。李音香。于反。云：誦，誦也。於誦，問之。疏：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也。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於玄冥，故也。釋文：玄冥，郭云：所以名無而非無也。

參寥。注：天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是玄之又玄也。疏：參，三也。寥，無也。一者，絕有。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釋文：參，反。寥，徐力彫反。李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釋文：參，反。寥，徐力彫反。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疏：始，本也。夫道超此四句，離彼百非，名言道斷，心知而謂重玄之域，深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釋文。本而本，本無所不從，名爲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始也。釋文：疑始，則始非無名也。研粗，反。七重，直龍反。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疏：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水其結，素交，敘莫逆於虛玄，遺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爲脊，既生而

莊子集釋卷三上

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別，本是一身，而兩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達，斯通，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釋文：子祀，崔云：淮南子：子承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其與爲友也。釋文：子輿，崔云：淮南子：子承行年五十四而病，偃南精神篇：子承與崔所見，本異，顯千里曰：求當作承，抱朴子博喻篇：日子承，歎天倫之偉，字正作承，承求，形近，差傳，中互誤者不可。子輿，本又作子犁。禮分，爲尻，反。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疏：日擊道存，故相見而笑，同。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疏：友人既病，須往問之。任。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爲此拘拘也。疏：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縛縛不申之貌。爲拘拘之疾，以此而言，無非。釋文：偉哉，自此至鑑於井，皆子祀命也。子輿達理，自歎此辭也。釋文：偉哉，自此至鑑於井，皆子祀自說病拘拘，擊也。王云：不申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注：沴，亂也。疏：僂，曲也。發背，既其俯而不仰，故贅指天，陰陽在上，頭低，則頤隱於齊肩，齊肩高於頂，而句贅指天，句曲大挺，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

身遺斯 釋文曲儀徐力於頂本亦作頂崔本作紅音頂
樂末本釘音頂疑釘 俄尉反徐 贊徐之 李云句贊頂
馬釘之 謫參酌改正句 古候反 贊 稅反 指天 也其形似贊
其 有 珍 音 駱徐又徒顯反郭奴結反云 其心聞而無事注不
以為患疏 死生猶為一體疾患豈復繁故釋文其心聞
摧以其心 踞蹶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注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疏 辭舞或疾貌言
于非既見已貌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均 釋文踞蹶
等豈偏於我獨此拘蹶欲顯明物理故寄甚嗟嘆也 釋文踞蹶
步田反下悉田反崔本作邊解 而鑑 古音 曰嗟乎 崔云此
同馬云病不能行故踞蹶也 而鑑 反 曰嗟乎 崔云此
曰汝惡之乎疏 淡水素交契心方外 釋文女惡 音汝下同
于何惡疏 亡無也存亡死生本自無 釋文曰亡 絕句于何惡
反下及注同一音如 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
字讀則連亡字為句

莊子集釋卷三上

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子之
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以乘之豈更駕哉注 浸漸也夫體化
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疏 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
彈則求於鴟鳥鴟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
因漸漬而變化乘輪馬以遊遊荷簡任以安排亦於何而不適
也釋文浸 于也反向 子因以求時夜 一本無 為彈 徒且 鴟戶
炙 章夜 且夫得者時也注 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失者順也注
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疏
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
也是以安於時則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無
惡何憂樂 釋文哀樂 洛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
有結之注 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
不解則無所而解也疏 處順忘時諸然無係古昔至人謂為縣
解者夫當生慮死而以憎惡有懷者既

內心不能自解故 釋文縣 玄解 音 縣 下及注何何且夫物不勝
為外物結縛之也 釋文縣 玄解 音 縣 下及注何何且夫物不勝
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注 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
哉疏 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而
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疏 哀也子與語訖俄
項之問子來又病氣奔欲死既 釋文喘喘 川轉反又尺軟
將屬續故妻子繞而哭之也 釋文喘喘 川轉反又尺軟
如字徐音患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恒化注 夫死生猶寤寐耳
李云繞也 子犁往問之曰叱避无恒化注 夫死生猶寤寐耳
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無為恒之也疏 此詞聲
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往問故 釋文叱 避 反 夫
此彼親族令避傍近正欲變化不欲驚也 釋文叱 避 反 夫
恒 丁達反崔本作恒音恒案恒驚也 釋文叱 避 反 夫
恒 丁達反崔本作恒音恒案恒驚也 釋文叱 避 反 夫
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
乎疏 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 化與之而語數彼大造宏
乎疏 音無私偶爾為人忽然返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

莊子集釋卷三上

物將汝五藏為鼠之肝或化四支 釋文倚其 於 鼠 肝 向云委
為鼠之臂任化而往所適皆適也 釋文倚其 於 鼠 肝 向云委
而已王云取 盡臂 臂亦作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
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注 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矣
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疏 自此已下是子來
也夫孝子侍親尚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
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陰陽未之有也 釋文不翅
徐詩 知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注 死生猶晝夜
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悍逆
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
生故以死為彼疏 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其死
在於我彼何罪焉 釋文彼近 如 悍 本亦作悍胡且反又 夫大
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

以善吾死也注理常俱也疏此重引前文說成彼義斯言切當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鉞大冶必以為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注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

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

生非故為時自生耳務而有之不亦妄乎疏詳善也犯遇也鑊

昔吳人干將為吳王造劍妻名鑊鑊因名鑊劍曰干將鑊劍曰

莫邪夫洪鑊大冶鑄鑄金鑊鑊器大小悉皆為之而鑊中之金

忽然跳躍殷勤致請願為良劍匠者鑊唯用為不善亦猶自然

大冶鑄刻眾形鳥獸魚蟲種種皆作偶爾為人遂即欣愛鄭重

啟請願更為人而造釋文我且子餘反鑊音似鑊反鑊今一

化之中用為妖孽也釋文我且子餘反鑊音似鑊反鑊今一

以天地為大鑊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注人皆知金

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

無不可也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為鑊治附鑊擊物鑊殺蒼生磅

無往不釋文大鑊劣奴惡乎音可解下同成然寐寤然覺注解

可也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為鑊治附鑊擊物鑊殺蒼生磅

麻自若不以死生累心疏成然是閉放之貌遠然是驚喜之貌

於生然寐寤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釋文成然

始不任命道遠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釋文成然

如字崔同李云成然縣解之親本或作或音惟簡文疏蓬然李音

云當作滅本又作或呼括反視高親本亦作俄然疏蓬然李音

本作據又其據反疏古孝反向崔本此下更有發然汗出一句

蓬然有形之貌疏云無係則津液通也崔云榮衛和通不以

化也疏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

與相為於无相為注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

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

無愛為於其間也疏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

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者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

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而與者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

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視聽哉雖無意

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為而為

交友者其義釋文相與如字崔云猶親相為如字或一愛為偽

亦然乎耳疏也或一音豫疏音于偽反愛為偽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无極注無所不在疏撓挑猶宛轉也夫

輕舉遊遊雲霧表不滯其中故能隨釋文撓徐而少反挑徐徒

變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釋文撓徐而少反挑徐徒

郭李徒堯反又作兆李云撓挑猶宛轉釋文撓徐而少反挑徐徒

也宛轉之變之中簡文云循環之名疏相忘以生无所終窮注

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俱無所窮竟疏相與忘生

復忘死死生混一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注若

故順化而無窮也疏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注若

然者豈友哉蓋寄明至視而無愛念之近情也疏得意忘言故

冥於境故莫逆於心方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疏相視而笑智

使子貢往侍事焉疏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間子

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釋文莫然如字崔有間頃也本亦作

外方內故寄尼父琴張釋文莫然如字崔有間頃也本亦作

為問慶蕭秦有釋文為為問即有問矣古為有義通孟子

有君子野人也又弟子無然為問注為問有頃也雖小固亦

篇為問不用注為問有問也又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或為辭說新序雜事篇為作有燕策故不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

歌疏曲節也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

林布于反郭父珍反史胡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

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注人哭亦哭俗內之跡也齊死生

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疏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

無出有名之日生自有還無名之日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

本反真而我猶為人問騫旅未還桑梓欲齊一死生而發斯詞

歎者也李樹曰嗟來是歌聲却是歎辭釋名釋言語嗟也

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來哀也故來入己哀之

故其言之既而以指之也... 張欽桑戶之已得反真故為此歌也... 釋文我猶作獨人狗宜於... 反崔云哀樂洛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節文隣里有喪春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 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於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 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疏夫大禮與天地同... 直致任真率情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胸中而子貢方... 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麗跡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 深乎為方外所... 釋文惡知音烏下稱情反子貢反以告孔子... 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 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疏命名也子貢使返且告尼父云彼二人... 形骸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 釋文无以命之崔李云孔子曰... 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名之... 釋文无以命之崔李云孔子曰

莊子集釋卷三上

彼遊方之外者也而巨遊方之內者也... 夫理有至極外內相... 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 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宏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 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 之常累也是故掘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 視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 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 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 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 則夫遊外宏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益世之... 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為教跡所拘故遊心... 冥守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大儒行裁非之義服節文

音

莊子集釋卷三上

物者為道任彥昇到大司馬記室... 石闕銘注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並引司馬云造物謂... 道也釋彼以生為附贅縣疣... 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 時聚非所樂也... 釋文縣音左疣音尤以死為決痲潰瘻... 注若痲之... 自決瘻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疏於死生冥於變化是... 以氣聚而生散而消非所樂也... 釋文決痲潰瘻胡亂反... 氣散而死若痲決潰非所惜也... 釋文決痲潰瘻胡亂反... 今本正文亦作痲決潰... 胡對反... 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 作痲胡對反... 卷三十六大方廣三戒經下引司馬云... 浮熱為痲不通為癰卷三十持人菩薩經二卷三十... 七準提陀羅尼經九十五正誣經注引並同釋文... 夫若然者...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 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痲瘻... 故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注假因也今... 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注假因也今... 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其

音

成一體也疏其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注任之於理而冥往也疏則忘於臟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注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任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疏

端緒也疏反復猶往來也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釋

無爲之業注所謂無爲之業非其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疏茫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道途皆自得逸豫之名也

莊子集釋卷三上

三

注其所以觀示於眾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疏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推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眾人之視聽哉釋文憤疏工內反說文蒼以觀也注同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注子貢不問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疏方內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

孔子曰天之戮民也注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

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足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

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救者也疏夫聖述禮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雖然吾與汝共之注之入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乎 雖然吾與汝共之注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已恆自在外也疏夫孔了

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疏然無著也注子貢曰敢問其方注問所以遊外而其內之意疏方猶道也問其遊於城中心遊

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疏造謂也魚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釋文相造也注下報反謂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注所造雖異其於山無事以得事向方外以其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但

不自知耳故成無爲也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大養供給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釋文穿池疏本亦作地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釋文穿池疏亦足也

莊子集釋卷三上

三

夫深木游泳各足相忘疏道術內充偏愛斯絕豈與夫向滿仁義同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亦爾故也釋文相忘

音亡 子貢曰敢問畸人注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在也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疏外形體

居宜反司馬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作於

天注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疏自此已

答子貢也侔者等也夫不修仁義不釋文而侔疏音謀司馬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與自然之理同也釋文而侔疏音謀司馬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注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疏夫

泣无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也姓孟孫名
人體無爲之一道知生死不二故能跡同方內心遊物表居
母氏之喪禮數不闕戚儀詳雅甚有孝容而淚不滂沱心不悲
戚聲不哀痛三者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釋文孟孫才李云三
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也釋文孟孫才李云三
其名也崔云才或作牛李慎曰以善處喪絕句文義未完且
嫌於不辭下蓋魯國三字當屬上爲句不當連下固有云云爲
句蓋與應帝三篇功蓋天下義同言孟孫才以善處喪名蓋魯
國爾雅釋言弁蓋也小爾雅廣詁蓋覆也釋名釋言語蓋加也
並有高出其上之意即此蓋字義也蓋魯國固有其名者乎回壹怪
之注魯國觀其禮而回察其心疏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緣
戚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外述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仲尼
其內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孟孫才遂生疑怪也仲尼
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注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
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
生忘死既而本述難測故能合內外釋文應內之應唯簡之而
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匹者耶

莊子集釋卷三上

夫

不得注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疏夫生
去營彼四時故注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
以死注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變意而付
之自化也疏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生死之異故不知就先不
知就後注所遇而安若化爲物注不達化也疏先生也後死也
死生故無去無就注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注死生宛轉
變化故順化爲物也注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疏
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
遺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爲也且方
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注已化而生焉知未
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
往也疏方今正化爲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且未化
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但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

勞在生憂死釋文意知音鳥焉知於處反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邪注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以明覺之非
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
未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哉疏夢是昏
覺是了知之曰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爲昏釋文覺者古孝反注
於大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覺者也釋文覺者古孝反注
且彼有駭形而无損心注以變化爲形之駭動日故不以死生
損累其心疏彼之孟孫冥於變化假見生死爲釋文駭形如字
咳云有嬰有旦宅而无情死注以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
其情不以爲死疏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爲宅
也釋文旦宅並如字王云旦暮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但宅
也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注夫常覺者無往而
也

莊子集釋卷三上

夫

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疏孟孫冥同生死獨居
人理人哭亦哭自釋文所以乃崔本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注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
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
若以係吾爲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注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
內爾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疏庸詎也凡常之人
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釋文庸詎其庶反且汝夢爲
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注言無往而不自得也不識今
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注夢之時自以爲覺則焉知今者
之非夢耶亦焉知其非覺耶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
變無時而足惜也疏焉至也且爲鳥爲魚任性逍遙處死處生
變無時而足惜也疏焉至也且爲鳥爲魚任性逍遙處死處生

夫子以詩益耶乃欲棄而不致恐乖造物者也 慶藩案乘備
載也成猶備也與詩儀既成兮義同毀則形體不備息之補
之復完成矣言造物者使我得遇先生安知不使我 許山曰噫
載一成體以相隨耶此兼采宜長說較郭訓為長

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 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於言象
不可以心慮測故嘆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感勸亦無容杜默
復不可言盡為汝梗概陳之釋文曰噫 徐音醫李云歎聲也惟
又如字謂呼 我為 于偽反 吾師乎吾師乎 離萬物而不為義澤
意而名也 注同

及萬世而不為仁 注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
仁義疏 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為汝略言其要節
制而為義哉春利氣生有萬物豈有情思愛而為仁哉蓋不
然而然也而許由出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教
耶此略為意而說 釋文 子今反司馬云碎也 盧文弨曰說
息既補削之方也 文作 蓋亦作 蓋陸每從教講今從禁
省作 蓋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注日新也 釋文 長於 丁文 覆載天
下並同

莊子集釋卷三上

地刻彫殫形而不為巧 注自然故非巧也 疏 萬象之前先有此
說為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耶欲明不長而長老而
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為源眾
形彫刻咸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 此所遊已 注游於不
既其無老無巧無是非故何所明言耶 為而師於無師也 疏
此則總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顏回曰回
益矣 注以損之為益也 疏 顏子稟賦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
仲尼曰何謂也 疏 既言益矣 疏 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益者此 注有何意謂曰回忘仁義矣 疏 豈兼愛之仁道
之謂乎 注曰可矣猶未也 注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
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
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也 疏 仁義已忘
解心尚淺 釋文 功見 賢遠反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 他日猶異
所以猶未 釋文 功見 賢遠反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 他日猶異
日折時更復見所 釋文 他日 崔本作異 復見 扶又反 曰何謂也
遊益列在下文 釋文 他日 崔本作異 復見 扶又反 曰何謂也

可矣猶未也 注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
其所以具也 疏 虛心漸可稱 釋文 樂生 音洛又 他日復見曰回
益矣曰何謂也 疏 前解也 曰回坐忘矣 疏 虛心無著故能忘
在下文 慶藩案文選買長沙鴈鳥賦 仲尼楚然曰何謂坐忘
注引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釋文 仲尼楚然曰何謂坐忘
疏 楚然驚快貌也忘遺既深故快 釋文 楚然 于六反崔顏回曰
隨肢體黜聰明 疏 黜廢廢也黜退除也黜廢於日月明開於目
皆空故能廢廢四股百 釋文 隨 計規反徐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
此謂坐忘 注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
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
不通也 疏 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為大通也外
不通也 疏 則離形於形體一虛假此解隨肢體也內則除去
心識恍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 釋文 去 起呂 知音坐
死灰冥同大道如此之空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則无好也 注無物不同
忘 崔云端坐而忘 疏 仲尼曰則无好也 注無物不同
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釋文 无好 呼報反 何惡 烏
反 化則无常也 注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 既同於大
非好惡冥於變化 而果其賢乎 且也請從而後也 疏 果決也而
故不執滯守常也 而果其賢乎 且也請從而後也 疏 果決也而
如此定是賢大賢且難汝師遂浴汝後從而 子與子桑友而霖
學之是上所願焉 謙退已以進願回者也 子與子桑友而霖
雨十日子與日子桑殆病矣 裹飯而往食之 注此二人相為於
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耳非相為
而後往者也 疏 雨經三日已上為霖殆近也子桑家貧為霖霖
雖復裹飯非有 釋文 霖 木又作淋音林左傳 霖 音 霖
相為之情者也 釋文 霖 木又作淋音林左傳 霖 音 霖
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 鼓琴曰父邪母邪 天乎人乎 有不任其

莊子集釋卷三上

六三一

賢而趨舉其詩焉疏仕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餓故發

天此則歌哭之辭也疏皆問此飢餓從誰而得為問父母為是人

堪此舉又卒爾詩詠也釋文有不在音其賢而趨七作舉其詩

焉崔云不任其賢也疏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注嫌其

有情所以趨出遠理也疏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方外

怪問其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

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注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疏夫父母

欲觀乘天地無私豈獨貧我思是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

無兆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亦何惜之有哉

莊子集釋卷三下

書

莊子集釋卷三下

思賢請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三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唱

內應帝王第七注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釋文

篇云行不言之教使天下自

翻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疏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

知故以此義而為首老子釋文謂缺王倪反王倪五兮四

問而四不知齊物論中疏缺因雖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

子曰而乃今知之乎疏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入歲舜師之讓位

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因久汝今日乃知也釋

不及秦氏注夫有虞氏之與秦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者

莊子集釋卷三下

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執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耶然

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疏有虞氏舜

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醇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

則運知而養物消和則任真而取字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釋

文秦氏可馬云上古帝王也崔云帝王也李云大庭氏又云無

王無名之稱與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注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

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

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疏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

自合天下故未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釋文藏仁才剛反崔

字者藏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釋文藏仁才剛反崔

以結人也本亦作疏以要一遙反注同家世父曰有人之見

作剛反善也簡文同以要存而要人之仁行焉無人之見存出

入鳥獸之羣而不亂其世人也汎乎相謂汎汎之中而笑以要

人為出於非人忘非我之分矣人於非人人我之分之兩忘者

不以心應焉為馬為牛 所好呼報 所惡烏路 之竟 秦氏其以
 非獨忘人也亦忘己也 徐其覺于子 徐其覺于子 徐其覺于子 徐其覺于子
 也釋文徐徐如字徐本 其覺反 子于如字司馬云徐徐安而自
 云徐徐于于寐之狀也 慶藩案于于即時時也說文時張目
 也于與時聲近義同淮南假真篇萬民唯時時也然魯靈光殿
 賦鴻荒朴略厥狀唯時張目唯時時也然魯靈光殿
 所知意相合難補遺缺唯時時也然魯靈光殿
 煥爛翻紅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 注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
 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人之域 疏人呼召人職尚且無主何是
 非之 其知情信 注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李其真知情無其德甚
 有哉 任其自得故無偽 疏以不德為德無而末始入於非人
 注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既李其情其德不
 非之域不入是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疏肩
 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疏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莊子集釋卷三下

真疏夫以已制物物喪其 釋文欺欺忘也其於治天下也猶
 涉海鑿河而使負山也 注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
 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海宏博深廣難窮
 猶大道遐曠玄絕難知而鑿之為義其功難克又奈其至小山
 岳極高令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川仁理物能小謀大其
 義亦 釋文涉海鑿河郭粗鶴反 河李涉涉海必陷作音同亦
 不勝 升音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注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疏其
 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 正而後行 注各正性命之分也 疏其
 乎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行 注各正性命之分也 疏其
 正性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注不為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
 後行化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注不為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
 事有能者因而任之也 釋文確乎 音託 慶藩案文選劉孝標
 於分內不論於外者也 釋文確乎 音託 慶藩案文選劉孝標
 確乎不移易釋文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 鼠深穴乎神
 巨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注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
 不為則自成也 疏神制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鼠鼠小也
 避熏鑿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害者也鳥鼠 釋文矰則能反
 也 之害 崔本 矰音香云 而曾二蟲之无知 注言汝曾不知此
 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疏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
 飛豈無知耶況在人倫而欲出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
 道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疏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
 水在趙國界內遺遇也天根遊於山水之 釋文天根人姓名云
 也 遊於殷陽 司馬云殷山名陽山之陽崔云殷陽地名 音了
 水名 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注問為天下則非
 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疏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 釋文不豫
 司馬云不豫不豫太倉字也簡文云豫悅也 虛文曰今日本
 作不預 徐樾曰爾爾釋語豫悅也 是詞 惜誦篇行婁直而不

莊子集釋卷三下

豫今王逸注亦曰濼賦也是濼之訓賦乃是古義無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何問之不濼猶云何許子之不憚煩也濼文云濼悅也 大初音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注任人之自為 夫

物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指意 賦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廣垠之野 注莽眇羣碎之謂

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疏 莽眇深遠

宏博之名鳥則取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取世恬淡無為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賦離世間則乘深

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遊遊疑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為哉蓋無為者

也 釋文 乘夫 音莽 莫蕩反 崔 眇 小反 莽 眇 輕虛之狀也 崔云

廣 徐苦 垣 滯 爲 名 也 崔 云 猶 曠 蕩 也 无 狹 反 汝 又 何 昂 以 治

天下感予之心爲 注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 疏

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昂 徐音藝又魚例反可 衛 觀 欲 治 之 感 動 我 心 何 爲 如 此 釋 文 昂 馬 云 法 也 一 本 作 濼

莊子集釋卷三下

四

莊子集釋卷三下

五

牛世反崔本作爲 俞樾曰昂未詳何字以諸說參考之疑昂

乃泉字之誤故有魚例反之音而司馬訓法亦即泉之義也然

字雖是泉而義則非泉當讀爲濼濼本從泉聲古文以濼爲王

故或止作泉也一本作濼者破段字而爲正字耳一切經音義

引濼俗文曰夢語謂之濼無名人蓋謂天根所問皆夢語也故

曰汝又何濼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慶 藩 案 一 切 經 音 義 四

分律卷三十二引三蒼云濼于歲 而自治 直吏反 又復問 疏 天

反誠言也 誠言即與夢語無異 而自治 下文同 又復問 疏 天

未達更 釋文 又復 扶 又 无 名 人 曰 汝 遊 心 於 濼 注 其 任 性 而 無

請決疑 釋文 又復 扶 又 无 名 人 曰 汝 遊 心 於 濼 注 其 任 性 而 無

所舖焉則淡矣 釋文 於淡 徒暫反 徐 合氣於濼 注 濼然靜於性

而止 疏 可 遂 汝 心 神 於 恬 淡 之 域 合 汝 形 氣 於 寂 寞 之 鄉 唯 釋

文於濼 莫 順 物 自 然 而 无 容 私 焉 而 天 下 治 矣 注 任 性 自 生 公

也 心 欲 益 之 私 也 容 私 果 不 足 以 生 生 而 順 公 乃 全 也 疏 隨 造

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備 陽子 居見老聃曰有人於

此嚮疾強梁物微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 姓 陽

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學做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簡如

嚮德涉事理務強幹果決 物洞徹 疏 通 明 敏 學 道 勤 勤 皆 無

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 釋文 陽子居 李 云 居 名 也 嚮 音 亮 反 李

明王聖帝比德否乎 釋文 陽子居 李 云 居 名 也 嚮 音 亮 反 李

疾強梁 也 簡 文 云 如 嚮 應 聲 之 疾 故 是 強 梁 之 貌 物 微 疏 明 司

云物事也微通也事能通而問不勸 其春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

明也崔云無物不達無物不明不勸 反 其春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

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注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

王 疏 若 將 彼 人 比 聖 王 無 異 胥 徒 勞 苦 故 易 形 容 技 術 文 胥

如字司馬云疏 易 音 亦 崔 以 政 反 云 技 徐 其 綺 反 簡 如 字 崔

也簡文云相也 易 音 亦 崔 以 政 反 云 技 徐 其 綺 反 簡 如 字 崔

或作般簡文云音繫 虛文 謂 曰 般 傳 作 繫 與 上 復 今 定 作 般

其田疇之易胥易謂胥徒供役治事 鄭注 檣 引 易 曰 孟 子 易

易猶治也技係若 王制 凡 執 技 以 事 上 者 不 試 事 不 移 官 謂 爲

技所繫也釋文云司馬云胥 怵 心 勸 律 且 曰 虎 豹 之 文 來 田 獲

狙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注此皆以其文章

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疏 精 縹 也 獲 狙 獼 猴 也

來田獵獲猴以跳躍便捷被繩拘狗以執提 疏 獲 狙 獼 猴 也

係願若以嚮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乎 釋文

來田 李 云 虎 豹 以 皮 有 文 獲 狙 獼 猴 之 便 毗 肩 反 舊 李 音

來田 章 見 獵 也 田 獵 也 獲 狙 獼 猴 之 便 毗 肩 反 舊 李 音

旄牛也 來藉 司 馬 云 藉 繩 也 由 捷 見 陽 子 居 蹇 然 曰 敢 問 明 王

之治 疏 既 其 失 問 故 驚 悚 變 容 重 釋 文 蹇 然 子 六 反 改 之 治 直

反下 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注天下若無明

王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任

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 夫 聖 人 爲 政 功 作 造

地而功成不處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注 夫 明 王 皆 就 足 物 性 故

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 誘 化 若 生 令 其 去 惡

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百 釋文 賁 吐 代 有 莫 泉 名 使 物 自 喜 注

雖有益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其
 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自得而推喜適悅者也
 立乎不測注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者也而遊於无有者也注與萬物為一體則所遊者虛
 也不能冥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疏無有妙本也樹德立
 即本故常遊鄭有神巫曰季咸疏鄭國有神異之巫其有靈釋
 心於至極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疏鄭國有神異之巫其有靈釋
 文神巫曰季咸日魂季咸名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注不意自聞死口也疏
 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定時日驗若鬼釋文不意許忌列子見
 神不喜預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釋文不意許忌列子見
 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疏列子事跡具道遙篇今不重解壺子
 之師也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釋文心醉向云迷惑壺
 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釋文心醉於其道也壺
 子鄭人列子師日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注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與學
 又極於夫子此是禦寇心醉之言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
 與疏與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釋文
 既其文盡也李云既得道與音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注言列子
 之未懷道也疏夫眾雌无雄無由得卵既釋文眾雌而无雄而
 又奚卵焉司馬云言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眾雌无雄則无卵也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注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充其一方以必信
 於世故可得而相之疏女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充對既無大
 也釋文世充若須必信崔云絕句相女息亮反注下同嘗試與
 來以予示之疏夫至人疑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釋文示之本
 作視崔云也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壺子之先生

莊子集釋卷三下

六

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疏鳴歎者也子
 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怪已彰不釋文嗜徐音燥弗旬數所主
 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釋文嗜徐音燥弗旬數所主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
 震不正注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
 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
 水流其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
 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視其神動而
 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
 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
 王之大意也疏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頓
 頽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聖謂之弗活也而壺子示見義自四
 重第一示妙本虛寂寂而不動第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
 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釋文鄉吾作鄉亦本
 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寂寂而不動也非如字崔本作不
 向同釋本作地文與土同也崔不震不正非如字崔本作不
 康云向也地文與土同也崔不震不正非如字崔本作不
 愈憊曰列子黃帝篇作罪乎不震不正非如字崔本作不
 文山部作孽云山貌是也謂即震之異文不震不正者不震不
 止也故以罪手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正誤作止失
 其義矣據釋文則崔本作不震不正與列子同可據以訂正
 誠應應後同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注德機不發日杜疏始近也
 機動也至德之機開而不發示其疑釋文杜德機崔云察也
 淡便為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釋文杜德機崔云察也
 又與來疏前者伊安言我死今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疏此即第二
 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稿木全似生釋文有瘳丑
 平而蓋以聖功用為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釋文有瘳丑
 反吾見其杜權矣注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
 故謂之將死也疏權機也前時一視有類濕灰杜權機權全無

莊子集釋卷三下

七

也。蓋者。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注：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卵乎？此應感之容也。疏：地也。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釋文：功見文選，陸上衝演。珠注引司馬云：名譽實不入。注：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矣。疏：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而機發於踵。注：常在極上起。疏：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木動而常寂。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注：機發而善於彼，乃見之疏。儀季咸見此形容，所以謂之為善全。然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疏：此是示本迹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滿則虛，心凝則本迹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至能測耶？謂齊其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釋文：不齊，作齊。反本又且復。反。列子入以告言且復相者耳。

莊子集釋卷三下

八

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注：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疏：冲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釋文：泊心，又音魄，得厝，同。虛文，昭曰：今本作。是殆見吾衡氣機也。注：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闔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疏：以此應機小至，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所以釋文：管闔，反。觀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注：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觀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疏：此舉譬也，觀大魚也，桓盤也，審察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觀觀盤桓或盤盤。

莊子集釋卷三下

九

治亂直吏嘗又與來。疏：欲示極玄。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疏：季咸前後度來相未定，望玄遠猶有近見，今者第所測遂使立未安。釋文：失而走，如字。徐壺子曰：追之。疏：既見奔捉，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疏：已滅，不見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注：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冥極也。疏：夫妙本玄源，其四句雖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吾與之虛而委蛇。注：無心而隨物化。釋文：委蛇，於危。蛇，以支反。委蛇，不知其誰何。注：汎然無所係也。疏：順運機不執宗本，既不可名目，故不知的。是也。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注：變化頽靡，世事波流，誰也。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注：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

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疏夫上德無心自任
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俗隨流世間因任前機釋文
曾無執滯于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也釋文
為弟徐音類靡弟靡不窮之貌崔云猶遜伏也盧文弨曰正
窮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云弟靡波流如字崔本作波隨云
不窮兒正本此列于黃帝篇作弟靡波流如字崔本作波隨云
日郭象曰變化類靡世帝波流無往而不因釋文曰波流崔本
作波隨云常隨從之案波流者無往而不因釋文曰波流崔本
徒不反類靡弟靡不窮之貌崔云猶遜伏也盧文弨曰正
窮篇弟字下有徒回反一音云弟靡波流如字崔本作波隨云
不窮兒正本此列于黃帝篇作弟靡波流如字崔本作波隨云
日郭象曰變化類靡世帝波流無往而不因釋文曰波流崔本
作波隨云常隨從之案波流者無往而不因釋文曰波流崔本

莊子集釋卷三下

十

淨儀釋文為其于偽妻鬻反食豕下音嗣於事無與親注唯所
均等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彫琢復朴注去華取實疏彫琢華
遇耳疏涉於世事無親疏也彫琢復朴注去華取實疏彫琢華
悉皆棄除直置任真釋文彫琢反竹角去華反先呂塊然獨以其形
復於朴素之道者也釋文彫琢反竹角去華反先呂塊然獨以其形
立注外飾去也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釋文塊然徐
怪反又紛而封哉注雖動而真不散也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
苦對反紛而封哉注雖動而真不散也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
爾本疏釋文紛而封哉注雖動而真不散也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
篇作紛然而封哉注雖動而真不散也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
韻彫琢二句朴立為韻紛而二句戎終為韻哉字傳寫之誤下
四亦韻語惟崔本不誤與列于同向書公無困哉一以是終注
漢書兩引作公無困我此以我為哉亦是一證
使物各自終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無為名尸注因物則
物各自當其名也疏尸主也身向忘遺名將安無為謀府注使
物各自謀也疏復運為謀慮於靈府耳無為事任注付物使

各自任疏各率素分忒物自為无為知注無心財物各自主
其知也疏忘心絕慮大願羣生知主音知體盡无窮注因
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也疏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
遊无朕注任物故無迹疏朕迹也雖遊遊天下接齊若釋文无
朕云光也盡其所受乎天注足則止也疏所稟天性物物不
不足而无見得注見得則不知止疏得於分內之得唯得不見
者也不造意於見得故亦虛而已注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疏所以
既不見得而無見得也亦虛而已注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疏所以
分內而無見得者自至人之用心若鏡注鑒物而無情疏夫整
直虛心忘淡而已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注來即應去即止疏將
虛應其義亦然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注來即應去即止疏將
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智虛
疑無幽不測物感斯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釋文應而不藏疏亦依字讀故能勝物而不傷注物來乃鑒整

莊子集釋卷三下

十一

不以心故雖天下之廣而無勞神之累疏夫物有生故而鏡無
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南海之帝
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為其勝物是以不傷南海之帝
為儼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
之域故以渾沌為非無非有者也釋文儼音叔李云喻
南故以渾沌為非無非有者也釋文儼音叔李云喻
渾胡木沌徒本反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清濁未分也此喻
渾反沌自然簡文云儼忽取神速為名渾沌以合和為神
速譬有為合儼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疏
和譬無為儼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疏
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儼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之心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儼與忽謀報渾沌之德
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疏儼忽二人
未能和會向起學心妄濂渾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注為
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注為
者取之疏夫運四肢以帶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道順
之為者取之也釋文七竅苦叫反說七日而渾沌死順自然強

問耳日也

莊子集釋卷三下

三

莊子集釋卷三下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四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駢拇第八釋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德也。言會史稟性有五德。釋文。駢步田反。廣雅云。拇音母。足大德之五藏於性中非剩也。

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德也。言會史稟性有五德。釋文。駢步田反。廣雅云。拇音母。足大德之五藏於性中非剩也。

云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枝指。如字。三音。歧謂指有歧也。虛文。指也。崔云。諸指連大指也。枝指。崔云。音歧。謂指有歧也。虛文。後人強分之。而侈。貌。司馬云。溢也。崔云。過也。於德。猶容也。附

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注。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眾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

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

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附生之

係之小疵。並稟形以後。方存。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釋文。附贅

譬。雖驥。稟性聰明。列之。越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也。釋文。附贅

章。鏡。反。廣。雅。云。疣。也。釋。名。云。橫。音。疣。音。尤。而。侈。於。性。司。馬。云。性

生。一。肉。屬。若。體。也。一。云。痛。結。也。縣。音。疣。音。尤。而。侈。於。性。司。馬。云。性

也。駢。拇。枝。指。附。贅。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於

眾。人。為。侈。耳。於。形。為。侈。於。性。為。多。故。在。手。為。莫。用。之。肉。於。足。為

無。施。之。指。也。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駢。枝。受。生。而

有。不。可。多。於。德。贅。疣。形。後。而。生。不。可。多。於。性。此。四。者。以。說。才。智

乎。性。附。贅。懸。疣。成。形。之。後。而。始。有。者。也。故。曰。出。乎。形。性。者。所。以

生。者。也。地。篇。曰。駢。得。以。生。謂。之。德。是。也。駢。拇。枝。指。出。乎。性。而

以。德。言。之。則。侈。矣。附。贅。懸。疣。出。乎。形。而。以。性。言。之。則。侈。矣。崔。云。

其。旨。家。世。父。曰。釋。文。引。王。云。性。者。受。生。之。質。德。者。全。生。之。本。

駢。拇。枝。指。與。生。俱。來。故。曰。出。於。性。附。贅。夫。音。符。發。句。至。治。反。

莊子集釋卷四上

十一

之分符間反後物皆有之之或作定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注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

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

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

有定分毫芒之際即不可以相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

得而惑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

棄之不亦妄乎疏而道術也言會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諸府

能與物冥者故當非仁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釋文

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釋文

五藏才浪反後皆同黃帝素問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

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注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

然也疏夫駢合之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終成無用之肉

之指也欲明稟自然天性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

義之行注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僻

而失至當於體中也疏夫會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

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釋文淫僻木又作辟匹亦反徐

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釋文淫僻木又作辟匹亦反徐

仁義之行注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

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橫復扶又反徐篇至當

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也橫復扶又反徐篇至當

丁浪反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注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

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

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因其自然之性

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疏言

曠素分足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

莊子集釋卷四上

二

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

也已助聲也離朱一名離婁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奚也

釋文黼黻音甫下音弗周禮云白與煌煌音皇廣雅云光也向

音煌毛詩傳云皇皇煌煌也煌又音見音非乎向云非乎離

朱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是已向云猶多於聰者亂

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注夫

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

曠雖性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

射夾鐘之徒是也六律謂六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

木此八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師曠字子野

音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

希慕既失本性寧不因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也

釋文五聲木亦作師曠神史記云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

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而會史是已注夫會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

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榮而必慕會史則會史之黃

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榮也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

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注仍則樂正性用斯接物以收名聲

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會

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捨短效長故言奉不及之

法也擢拔謂拔擢德塞其真性也會者姓會名參字子與仲

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參字子與仲釋文擢德音濯司馬云拔

塞與擢義不相類塞當為擢擢謂取也廣雅云擢取也

擢德擢義不相類塞當為擢擢謂取也廣雅云擢取也

擢德擢義不相類塞當為擢擢謂取也廣雅云擢取也

莊子集釋卷四上

三

鼓音黃謂笙簧 曾史 行仁史斷行義 跣之石 駢於辯者樂民
結繩竄句遊心於空白同異之閒而傲跣譽無用之言非乎而
楊墨是已注夫勝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構杙之口

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閒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 疏楊者姓楊
居宋人也墨者姓墨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
故稱爲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
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絃結識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
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閒未始出非人之域也
楚山自持也亦用力之貌譽光贊也楊墨之徒並於其小學也
耀眾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羣物然則楊墨豈非亂羣之師乎言
即此樹墨 釋文 墨 劣 彼 瓦 危 委 反 向 同 崔 如 結 繩 危 詞 若 結 繩
而已也 之 繫 瓦 也 崔 云 聚 無 用 之 竄 七 亂 反 爾 雅 云 句 繩 具 反 司 馬 云
語 如 瓦 之 繫 繩 之 結 也 微 也 一 云 結 也 句 繩 具 反 司 馬 云
也 一 音 鉤 敵 本 亦 作 雙 徐 音 婢 郭 父 結 徐 巨 婢 反 郭 音 肩
氏 反 云 近 也 司 馬 同 李 却 垂 音 餘 家 世 父 曰 釋 文 敵 跣 分
反 一 云 敵 跣 分 外 用 力 之 貌 譽 外 用 力 之 貌 今 案 跣 譽 猶 云 尺

言方言半步爲跣 司馬法一舉足曰跣 跣三尺也 跣者邁一
時之近譽也 敵如周禮弓人筋欲敵之敵謂勞敵也 敵精能神
於近名而無實用之 楊墨 崔李云楊 容思 息詞 檣杙 上徒刀反
言故謂之駢於辯 朱墨翟也 反 息詞 檣杙 下音兀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注此數子皆師其天
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自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
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疏言此數
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搏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爲
故知率性多仁乃是多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效物
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 釋文 此數 色 主 反 下 文
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此數 色 主 反 下 文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注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
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
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
而正正而不正之無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
率性之得也 俞樾曰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彼此皆多
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

莊子集釋卷四上

四

情兩文相承今誤作正正義 故合者不爲駢注以枝正合乃謂
不可通郭曲爲之說非是 合爲駢而枝者不爲駢注以合正枝乃謂枝爲駢
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望枝乃 釋文 不爲駢 音同或渠支反 長
謂枝爲駢而枝實非駢也 者不爲有餘注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注以長
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長者謂曾史誰勝楊墨並稟之天性蘊蓄
而動故非有餘短者卑人比曾史等不及 是故鳧脰雖短續之
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注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
之 疏 脰 小 鴨 也 鶴 鴨 之 類 也 脰 脰 也 自 然 之 理 亭 毒 眾 形 雖 復
造 化 遠 失 本 性 所 以 憂 悲 垂 釋 文 鳧 脰 脰 形 定 反 釋 名 云 莖 也 本
又 作 鶴 戶 各 斷 之 丁 管 反 下 故 性 長 非 所 斷 性 短 非 所 續 無 所
去 憂 也 注 知 其 性 分 非 所 斷 續 而 任 之 則 無 所 去 憂 而 憂 自 去
也 疏 夫 稟 性 受 形 倉 有 能 量 備 短 明 暗 素 分 不 同 此 如 鳧 鶴
文 去 憂 起 呂 反 注 去 意 仁 義 其 非 人 情 乎 注 夫 仁 義 自 是 人 之
情 性 但 當 任 之 耳 釋 文 意 如 字 下 同 彼 仁 人 何 其 多 憂 也 注 恐
仁 義 非 人 情 而 憂 之 者 真 可 謂 多 憂 也 疏 噫 嗟 歎 之 聲 也 夫 仁
性 有 之 非 由 放 效 彼 仁 人 者 則 是 曾 史 之 徒 不 體 真 趣 橫 生 勸
獎 謂 仁 義 之 道 可 學 而 成 莊 生 深 嗟 此 迷 故 發 噫 歎 分 外 引 物
乎 者 是 人 之 情 性 者 也 且 夫 駢 於 搏 者 決 之 則 泣 枝 於 手 者 斲
之 則 啼 二 者 或 有 餘 於 數 或 不 足 於 數 其 於 憂 一 也 注 謂 之 不
足 故 泣 而 決 之 以 爲 有 餘 故 啼 而 斲 之 夫 如 此 雖 羣 品 萬 殊 無
釋 憂 之 地 矣 唯 各 安 其 天 性 不 決 駢 而 斲 枝 則 曲 成 而 無 傷 又
何 憂 哉 疏 斲 者 斲 斷 也 決 者 離 析 也 有 餘 於 數 謂 枝 生 六 指 也
當 任 置 未 爲 多 少 而 惑 者 不 能 忘 淡 因 執 是 非 謂 枝 爲 有 餘 駢
爲 不 足 橫 欲 決 駢 斲 枝 成 於 五 數 傷 造 化 所 以 泣 啼 故 決 斲

莊子集釋卷四上

五

何憂哉 疏 斲者斲斷也 決者離析也 有餘於數謂枝生六指也
當任置未爲多少而惑者不能忘淡因執是非謂枝爲有餘駢
爲不足橫欲決駢斲枝成於五數傷造化所以泣啼故決斲

雖殊其釋文李首紀恨發反齒斷也啼音提崔
 憂一也釋文徐胡勿反郭又胡突反啼本作諦今世之仁人
 蒿目而憂世之患注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
 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
 正謂此為仁也疏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未代言言
 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悲難生於是憂釋文蒿目
 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忠難之所與與乎聖迹也釋文蒿目
 好義反司馬云亂也李注共目快性之貌疏文聖曰今本快
 之日義殊未安蒿乃亂之段字玉篇曰部唯庚切切曰又望
 也是唯為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為之唯然遠望故曰望
 目而憂世之患唯與蒿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靈臺篇曰鳥
 驚孟子梁惠王篇作鶴與蒿文選景福殿賦作唯然則蒿之通
 作唯猶鶴之通作鶴與唯與蒿文選景福殿賦作唯然則蒿之通
 文士部曰塤塹不可拔也即本易義是確與塤通亦其例也疏
 令力呈反於難乃且後拯之拯救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兼貴
 富注夫貴富所以可養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
 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養窮非望哉疏也素分
 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
 己之天性亡失分命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逐物良由聖迹可
 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抱釋文贊吐刀反杜預注左故意仁義
 標遺滄亦須絕仁棄義疏傳云食財曰贊故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疏此通結前旨也慶曆樂意謂為抑抑或作意
 子非命篇意將以為利天下乎晏子春秋雜篇意者非臣之罪
 乎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從橫之事後起於今乎抑者與意者同
 並與此句法一例或言意注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難也注
 者或單言意義亦同也注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難也注
 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其露露棄情逐迹如將不
 及不亦多憂乎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豈獨猶謹也夫仁
 義逐何患之其是以夏行仁政釋文詩橋反又五羔反字
 行義周行禮即此器置之狀也疏林云聲也從云憂世
 之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疏鉤繩直規則
 鉤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論人待教迹而後仁
 義者非真性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已效

莊子集釋卷四上

六

物而行仁義者是滅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疏
 制毀損於天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疏
 假外物非真率者也喻學台史而行仁者此矯偽非實性也
 乖本性所以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候傷其德也疏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然也疏折長就短行漫漶之樂樂雖備愛之仁而後失其常
 以此偽真以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仁而後失其常
 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
 得釋文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也疏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
 喻木又作响音謂謂响疏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膠
 索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首圓足方也水則
 有鉤繩規矩膠漆繩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亦兩故知禮
 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
 附離董氏者皆起家至釋文經音墨廣雅索悉各反故天下誘
 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疏云索也疏云索也疏云索也疏
 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注夫物
 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疏誘然生物氣
 有曲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生故
 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响喻失其常也故
 古今不二不可虧也注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疏夫見始終
 凡情之開惑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
 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
 虧損于變易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閒
 化常唯一也疏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閒
 為哉注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閒也疏奚何
 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
 得以形名取而會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已率物帶於名教車縛
 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遊遊
 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圖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向之名終無功
 用之實筌蹄不忘魚兔又釋文文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仁
 喪已陣狗狗貴此何為也疏文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仁
 感也注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疏仁義連連祇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莊子集釋卷四上

七

天下釋文 賦足音使喪已喪同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注夫

東西易方於體未虧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何以知其然邪疏然如是也此即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注天與物

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逆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

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徇

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恆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

而恆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疏虞氏舜也招取也撓

懷質朴虞舜以後流風漸放故以仁義聖迹招愚蒼釋文以撓

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喪於性命遂於聖迹釋文以撓

而小反郭呼亮反又許羔反廣雅云亂也又奴爪反俞樾曰

國語周語好畫言以招人過章注曰招舉也書音曰招音翹漢

書陳勝傳贊招入州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書音曰招音翹漢

此文招字亦富訓舉而論為翹言舉仁義以撓天下也郭注曰

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撓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以失

其常然是讀如本字然以仁義招人不得反云招仁義可知其

非功見反賢遍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注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

下之性固以易矣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釋

文性與消息後皆做此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

以物易其性矣注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

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

以榮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疏五帝以上猶無

漸興有為之教澆流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已効人易習真性

殉物不及不亦悲乎注云或以榮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榮夷

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
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榮夷禿歷之變其迹則傷性之
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榮夷而居形者不授
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疏殉從
也求也遂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
為一家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
其迹則殉故有禿歷禿歷也釋文殉辭後反徐辭倫反司馬云
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釋文殉辭後反徐辭倫反司馬云
音純又穀曰豆禿反木揮斥下音赤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
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疏數子者則前之三也以下
下不同也各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
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滅
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疏此仍前舉以生後文也
也揚雄云男婚婦曰滅穀良家子也牧養也釋文滅作耶反崔
亡失也言此二人各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莊子集釋卷四上

咸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鄙凡民男而墾謂之咸女而與

婦如謂之獲張揖云墾謂之墾婦如謂之獲張揖云墾謂之墾

穀本作穀云獲子日穀牧羊之牧問咸奚事則挾筴讀書問殺

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疏奚何也

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道而投覆曰博不投覆釋文挾

日塞問咸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釋文挾

協筴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博塞悉代反塞博之類也括

博塞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疏此

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氏之後也姜姓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

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堯兄弟相讓不從先封聞文王有德

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相馬而諫諫不從走人首陽山採薇為

糧不食周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河東縣蒲州城南三十

里見有夷齊廟墓林木森然蓋古之遺蹟也從弟名跖徒卒
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首陽山
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路死其上地釋文首陽山
在河東蒲坂縣東陵李謂泰山也一云陵名今名東平陵屬
死謂餓而死東陵濟南郡慶濤案文選在首陽王文憲集

序注引司馬云東陵陵
名今屬濟南也釋文闕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伯夷殉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
之上乃名利所殉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矣必伯夷之

是而盜跖之非乎注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其

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疏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

是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九梁高僧傳四引司馬云盜跖兇惡人也釋文闕天下盡殉也彼其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疏

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

獨夷路從於仁義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走利唯名與利殘

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未可正據也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

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注

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

夫生奚為殘性奚為易哉皆由乎向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

乎無為而成則絕向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若

子小人奚辨哉疏惡何也其所列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

置非關真極於何而取君子釋文又惡鳥取君子小人於其間

哉本無小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賊

也注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疏屬係也

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効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

我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會參史魚垂於木性故非論

生之所釋文屬其音屬屬著也下皆同屬其性於五味雖通

如俞兒非吾所謂賊也注率性通味乃善疏孟子云俞兒齊之

俞兒和羹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釋文雖通如楊墨一本

効物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釋文雖通如楊墨一本

俞兒音榆李式檢反司馬云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

溜滛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

識味人也一云俞兒亦齊人淮南子一本作申兒疑申當為史

莊子集釋卷四上

十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

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注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

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

明也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學致今吾所謂

賊者非仁義之謂也賊於其德而已矣注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元道者不易性以殉者也豈復執已剛之獨

宜乎吾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注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

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

於自得斯可謂善也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

由學得而惑者觀會史之仁義言放效之可成則離曠之聰明

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物而亭壽之乎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

情焉能久行其釋文不累皆做此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

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注夫

絕離曠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疏夫希釋慕

他心神馳奔耳目竭表此乃愚闇豈日聰明若聽耳之所夫不

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注此舍已効人者也雖効之

若人而已已亡矣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以求離未之

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釋文舍已

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釋文舍已

捨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注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疏淫僻

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已逐物關

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為邪僻也重舉適人

莊子集釋卷四上

十一

之適者此也前少後以起文勢故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注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疏夫虛通之道至義無利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愧道德之不為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開放而吹累動而無心也吹風也累塵積清風之動微塵輕釋文愧乎崔本作愧云愧愧同之行下孟反冥復音從容七容吹字亦作炊

莊子集釋卷四上

莊子集釋卷四上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四中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馬蹄第九釋文舉事以名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剋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注驚驥各適於身而足疏齧也踐履禦捍剋也夫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即舉足而踐齧求粟乎造物故真性也願馬蹄卑棧而為服養之乎况萬有參差成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遙不矜不釋文馬釋名云武也王弼注蹄音提司馬云企即生涯可保釋文馬釋名云武也王弼注蹄音提司馬云陸魚呂反廣雅云乾恨發反又剋反剋足崔本而陸也字書作驥馬健也今案足作尾是也文選江賦引莊子正作尾陸作蹄云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剋也陸依字當作蹄說文蹄曲歷也讀若遠是陸即蹄之異體從走陸從足陸古足走之字多互用形相似也驥音如惡驥音冀千里雖有義臺據選注所引知陸乃陸之驥馬也

莊子集釋卷四中

路寢無所用之注馬之真性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疏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盛觀也亦言養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殿也言馬之為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况清虛之士適樸之民樂彼茅釋文義許宜反又如茨安茲養屬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為釋文義許宜反又如本同一臺崔云義臺路寢案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司馬云義臺本作義臺猶靈臺也路寢案史記魏世家索隱引司馬云義臺臺名釋文關俞樾曰義徐音儀當從之周官肆師職鄭注曰故書儀為義是義即古儀字也儀臺猶言容臺淮南子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曰容臺行禮容之臺儀與而惡反及至容異名同實益是行禮儀之臺故曰儀臺也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注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疏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鐵於枝律也馬謂約前兩脚也早謂槽檉也棧編木為梳安馬脚下去其濕所謂馬床也夫不能任馬真性而橫見燒剔既乘天以安其死已多况無心徇物性命所釋文伯樂姓孫名陽善駘

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 輿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 之赤反向岸本作為音... 也案雜讀為銘字或作例... 去毛鬣爪甲謂之銘說文曰... 篇說畜馬之法云刻剔毛... 之語意略相似司馬以銘... 言通雅為銘疑上四者專... 勒之事雜當為烙所謂火... 六印亦作火印刻謂鑿... 謂之雜之以存其表識... 言編雜之事此恐非也... 烙字曰灼也今官馬以... 雅云丁邑反徐丁立反... 勒也... 足也... 無奇字案例當有今增... 在簡反又士諫反編木... 盧文弔曰靈即編字溫...

莊子集釋卷四中

慶藩案文選類延年... 注引司馬云阜樞也... 輒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飾之患而後有便筴之... 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注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 於自任而乃走作馳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 乃任驚駭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速接乎八荒之表而取馬... 之性全矣而惑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間無為之風遂... 云行不如臥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疏也謂... 以實物飾於鑿也帶皮曰鞮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 分飢渴失常整之以衡極齊之以鑿轡威之以鞭策而求其以... 已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釋文駮土救 概 向徐其月反司馬... 備 徐音式司馬云排街也謂加飾於馬鑿也 慶藩案文選潘... 又案概一作慶說文下曰概馬口中長銜也與釋文異... 履志云錡逆上者為慶樂在街中以鐵為之大如雞子漢書司...

馬相如傳張揖注曰街馬勒銜也... 賦臣篇無垂策之威街極之備... 是街與鑿皆所以制馬者也... 者曰我善治埴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疏也埴圜化也亦... 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瓦釋文陶道刀反謂密也埴... 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釋文陶道刀反謂密也埴... 黏日埴釋名云埴埴也埴音之食反中規下皆同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疏鈎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 釋文應繩不音者做此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疏木... 之性稟之造物不來曲直豈... 蘇方圓陶者匠人浪為成否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 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注世以任自然而不加... 巧者為不善於治也揉曲為直厲驚習駭能為規矩以矯拂其... 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疏此總車前文以合... 以治為善不治之... 為偽偽莫大焉釋文揉曲反久矯居北拂房弗吾意善治天... 下者不然注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 來陶匠等也善治... 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注夫... 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 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木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疏... 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 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 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 釋文去者反 一而不驚命... 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曰天放注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疏黨偏也命名... 夫虛通一道亭毒羣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釋文天... 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釋文天... 放如字崔本作 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填其視顯顯注此自足於... 內無所求及之貌疏埴填滿足之心顯顯高直之貌夫太上清...

莊子集釋卷四中

以治為善不治之... 為偽偽莫大焉... 下者不然注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來陶匠等也善治... 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注夫... 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 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木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也疏... 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 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 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 釋文去者反 一而不驚命... 同而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曰天放注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疏黨偏也命名... 夫虛通一道亭毒羣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釋文天... 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釋文天... 放如字崔本作 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填其視顯顯注此自足於... 內無所求及之貌疏埴填滿足之心顯顯高直之貌夫太上清...

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釋文填填徐音川又徒無處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游於虛淡

澤无舟梁注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疏

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疏

反莫剛淡徒暫

夷之欲故物全疏

反無吞又音天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注

與物無害故物馴也疏

莊子集釋卷四中

攀援而釋文攀本又作拔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疏

夫物物無偏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分含哺鼓腹混羣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辨小人哉

釋文惡乎音同乎

分則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離也

是謂素樸注欲則離性以飾也疏

文素樸反

素樸而民性得矣注無煩乎知欲也疏

者民得性之速耳非所以速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速也

也蹇蹇為仁蹁蹁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注

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疏

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蹇蹇用力之道消流僞斯起蹁蹁非之義蹇蹇今偏愛之仁澶漫貴者浮之樂摘僻尚浮華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若生疑感亂天之經白斯而釋文蹇本步結反向崔

反向同疏

蹇蹇也疏

音同李云糾纏邪辟而為禮也

而為禮也崔云

楚詞辨析也摘者摘取之辭者分之謂其煩碎也始分如字下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疏

也儀尊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鏡下方釋文犧尊音義曰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澶漫之治也

莊子集釋卷四中

作博司馬云書儀牛象以飾博也

鳳皇音章李云皆器名也

珪璋上方下曰珪半珪曰璋

世不辨是非至德之時未論怡愛無愛則人心自性情不離安息無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疏

情性不離如字別離也

亂孰應六律注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疏

聖人之過也注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向之迹疏

結前義夫工匠以儀尊之器殘樸之本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為之道為弊既一獲罪宜均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注

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疏

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稟曰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交

頭而摩順怒則分背而踉蹌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

樂在其[釋文]交頸頸也居鄰相摩如字李云摩也一云愛也

與摩通觀漢書淮南衡山王傳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

漸靡即漸靡荀子性惡篇身日進於仁義而不知也者靡使

然也靡即靡也靡音摩史記蘇秦傳以出揣摩鄒誕本作揣靡靡

笄之下靡一音摩史記蘇秦傳以出揣摩鄒誕本作揣靡靡

為摩元戴侗六書故摩與摩通木書相親徒邪反李云蹤也

凡交近則相摩以信亦讀摩為摩相親徒邪反李云蹤也

廣雅字韻聲類並同通馬知李音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

俗文云小踴謂之蹤馬知李音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

題而馬知介倪闕扼驚說衡竊竊疏

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闕曲也說文也

竊盜也夫馬之真知唯放放逸不求服飾豈恭恭華而加以

月題齊以衡扼垂乎天性不任困苦是以請詳前出睥睨曲頭

擬扼孤突御人竊轉即盜脫籠頭說衡乃吐其物真由垂損

真性所以矯[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僞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僞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僞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僞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僞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僞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僞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僞百端者矣[釋文]衡扼於革反衡轅前橫木縛月題徒兮反司

莊子集釋卷四中

六

領上當顛如介徐古倪徐五郭反郭五第反李云介倪闕音
月形者也介徐古倪徐五郭反郭五第反李云介倪闕音
徐救二反[釋文]武半反郭武諫反李云闕曲也徐救也
郭音韻一[釋文]云闕扼驚受距扼頓遲也司馬云曲頭於扼以
抵突也一云驚曼勞出也家世又曰釋文引李云曲頭於扼以
說也闕曲也驚抵也受突也崔云闕扼驚曼勞出也今案成二年左傳
云言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驚曼勞出也今案成二年左傳
不介馬而馳之杜預注介馬甲也說文傳益也倪傳也言馬知
甲之加其身史記晉世家馬驚不能行說文驚馬重貌闕扼猶
言困扼驚曼猶言遲重言馬被介而氣塞行滯有決衡絕縶之
憂李云睥九彼衡口中勒也或云竊轡[釋文]竊轡反衡轅前橫
說者失之說反衡轅口中勒也或云竊轡[釋文]竊轡反衡轅前橫
虛文弔曰舊報誤[釋文]故馬之知而應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改正說文車前革曰鞮故馬之知而應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注]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能作者疏馬之真知適
於原野馳驟過分即傷其心[釋文]德作反夫赫胥氏之時民
生驚竊之態罪歸伯樂也[釋文]德作反夫赫胥氏之時民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注]
此民之真能也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
使民胥附故曰赫胥炎帝也夫行道之時

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為率性而動遊而無所往

既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遊遊將童子而無別

此至清之世[釋文]赫本或作赫胥氏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

胥附故曰赫胥炎帝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

胥炎帝也此為允當又曰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

云赫胥氏又云神農氏其非一人明矣赫胥疑即列子書所稱

多字華羊舌赤字伯華公西赤字子華是也華亦赤也亦謂

之赫亦謂之華可證含哺音步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

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跂跂好知爭歸於利不

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注]其過皆出乎迷之可尚也疏夫屈

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義令企慕以慰心樂於是始跂

自矜好知而與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聖迷之過者

也[釋文]縣企音玄虞增何劭王濟詩注引司馬云企望也釋文闕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跂直氏跂上氏好知[釋文]何報反

莊子集釋卷四中

七

外胠篋第十[釋文]舉事以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膝因扁鏡此世
俗之所謂知也[疏]胠開篋箱囊袋匱收緘結膝繩也扁關紐也
之盜此然小賊非巨盜者也欲為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
攝箱囊結繩約堅固扁鏡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知也[釋文]
胠起居反史記作擗徐起法反一音虛篋苦協探吐南囊乃
反置其位反必攝也崔云收也緘古減膝向崔本作膝同徒登
云緘膝也肩古焚反崔也鏡古穴反李云緘知也如字又音
皆繩也肩李云關也鏡也崔云環舌也[釋文]然而上
盜至則負匱揭囊而趨唯恐緘膝扁鏡之不固也然則鄉
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注]知之不足恃也如此疏夫
緘膝因扁鏡者以備小賊然大盜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
約關紐之不牢向之守備翻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恃[釋文]
揭徐其調反又音樂三指丁甘而趨七須反李唯恐用鄉之

本又作向亦作 爲大盜 下注而爲同積者 如字李 故嘗試論之 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

守者乎疏 夫體道大賢言先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 而意在防閑更爲賊之聚積雖欲官世翻爲盜之守備而信 有不爲者欲明豈有不爲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爲盜積也 何 以知其然邪疏 假設疑問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罔害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疏 齊即太公之後封於 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鳴吠相聞鄰

邑棟宇相望罔害布以事暇漁耒耨刺以修農業境土寬大 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 釋文 罔害 音古罔 耒 力對反徐力 諸侯耒耨也耨耨也 釋文 罔害 音古罔 耒 力對反徐力 耨 耨也 耨 乃豆反李云 耨也 所刺 徐七 罔 四竟之內 所以立宗

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皆嘗不法聖人哉疏 夫入非上不 故邑封土祠日社封稷祠日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言能吐 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里

莊子集釋卷四中

八

三爲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 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五爲閭二十五家爲閭二十五家爲 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閭合也易何也閭四境之內三齊之 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堯舜以下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釋文 閭 戶 四 竟 音境下治邑 反 屋 三爲屋 州 五黨 爲 州 二 閭 五比 爲 閭 二 鄉 五州 爲 鄉 萬 二 然 而 田 成 子 一 旦 殺 齊 君 而

盜其國注 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 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

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疏 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是敬仲七世 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恆弑其君君即簡公也簡公於海上乃自立爲齊侯 自爲封邑至桓會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爲齊侯 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爲齊侯 通計爲十二世莊子言王時人今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釋

文 田 成 子 齊 大 夫 一 旦 殺 齊 君 簡 公 也 春 秋 哀 公 十 四 年 陳 恆 弑 其 君 君 即 簡 公 也 簡 公 於 海 上 乃 自 立 爲 齊 侯 自 敬 仲 至 莊 公 凡 九 世 知 齊 政 自 太 公 至 威 王 三 世 爲 齊 侯 通 計 爲 十 二 世 莊 子 言 王 時 人 今 不 數 宣 王 故 言 十 二 世 也 釋

于舒而盜其國 全郎邪自爲封邑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

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注 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疏 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 釋文 聖知 音智 故田成子有 侯是知仁義陳述適爲盜本也 釋文 聖知 音智 故田成子有 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疏 田成子齊國故有盜之名 聲名而位泰諸侯身處唐虞 之安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疏 莊子九世 樂之國詎能征伐遂永肖相繫宗 釋文 十二世有齊國 莊子九世 廟遷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 釋文 十二世有齊國 莊子九世 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也 俞樾 日釋文曰自敬仲至莊子九世此說非也本文是說田成子不當追從敬 仲數起疑莊子原文本作世世有齊國言自田成子之後世有 齊國也古書遇重字止於字下作二字以識之應作世世有齊 國傳寫者誤倒之則爲二世有齊國於是其文不可通而從田 成子追數至敬仲適得十二 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 世遂臆加十字於其上耳

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注 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 具疏 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 釋文 以守 如字舊 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釋文 以守 音符 嘗試論

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

爲大盜守者乎疏 重結前義以 何以知其然邪疏 假設疑問以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施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

戮注 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 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夫

莊子集釋卷四中

九

下側日哉疏 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爲桀所殺比干王子也諫 叔向之殺甚弘也甚弘數見於周因羣遺書甚弘謂叔向日子 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子謂君曰此甚弘 也乃殺之也亦言此四子皆有忠賢之行而不免於戮刑者爲 於江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於戮刑者爲 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法而行而不免於戮刑者爲 之威故得戮也忠賢之勢賴聖法而行而不免於戮刑者爲 也長直良弘 本又作施徐勅紙反郭詩氏反崔本作節云支解

云施別也甚弘周靈王賢臣也案左傳是周景王敬子 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長弘一云劉賜曰應子苜靡

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長弘一云劉賜曰應子苜靡

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長弘一云劉賜曰應子苜靡

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長弘一云劉賜曰應子苜靡

之大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長弘一云劉賜曰應子苜靡

密池反司馬如字云廢也惟云爛之於江中也案子肯焉得於
伍員也諫夫差夫差不從賜之屬鏃以死投之江也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疏以發問之端釋文故

疏之石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疏此即前問意道無不在何

處潘案何適而無有道邪當作何適其有道邪適與適同

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注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

也疏室中庫藏以財寶賊起妄心則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

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敵後豈非義也知則為不可則止

識其安危審其吉凶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

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夫為一盜必

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

之有釋文之藏才浪反又如下字慶潘案意度也與億同禮運

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

也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以意之也若謂度之

義韓子解老篇前識者無絲而忘意度也錢注謂王褒四子

講傳論君子執分寸而因意度錢注謂王褒四子

度也意本作為論語先進篇德則屢中漢書貨殖傳作意知

可如字本或作知可字分均符問反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

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

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

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乎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

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注信哉斯言斯言雖

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

也羣知不亡而獨亡於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

聖述利益天下也少釋文無治直吏反下故曰昏竭則齒寒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注夫竭骨非以寒齒而齒寒

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

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

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器

服之斯乃盜跖之所至賴而以其大盜者也疏春秋左傳云

號之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

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承天子禮樂動在周室

今送酒已失禮方責其禮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與

兵伐魯梁惠王桓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伐趙而

邯鄲圍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

疏曰此端字當讀為竭其尾之竭說文系篆說解曰竭其尾故

謂之系是也蓋竭之本義為負舉竭其尾即釋文魯酒薄而邯

舉其尾也此云魯竭者謂反舉其唇以向上釋文魯酒薄而邯

音鄲趙國都也則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承長於

諸侯行天子禮樂動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禮無乃太

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

畏楚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出也亦是感應宜

王名熊良夫悼王之于恭公名奮穆公之子許慎注淮南云楚

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

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

薄故圍趙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注夫聖人者天下

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

此所以拮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

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

也疏拮打也聖人猶聖述也夫聖人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今

貨故縱舍盜賊不假釋文拮拮擊也聖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

嚴刑而天下太平也釋文拮拮擊也聖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

去華起呂反下注去夫川竭而谷虛巨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

大盜不起注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巨非以實淵而淵實絕

六四九

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疏夫智惠出
 聖遺亡則大盜息猶如川竭谷虛上釋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
 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之宜死息也起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爭則大盜
 矣天下平而無故矣注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疏也
 聖乘智天下太平人歌釋文爭尚爭鬪之爭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盜也注將重聖人以治天
 下而築路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疏若夫
 之世恬淡無為物各歸根人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冥乎及至
 聖智不忘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益盜何者
 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匪肆其貪殘者出資乎聖迹故也向無
 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壽流黎庶盜匪何能據宰數千橫行
 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釋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向云聖人
 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故而不日新率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
 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

莊子集釋卷四中

三

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
 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注小
 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疏解者今之面所以量物之
 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
 契也璽者印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也義也宜
 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入者天下之
 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出成用之以商
 國豈非善於小賊釋文為之斗斛以量之向云自此以下皆所
 而利大盜者乎無權衡李云權稱衡衡符璽徒矯之反何以知其然邪彼
 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
 義聖知邪疏鉤者腰帶鉤也夫聖迹之興本德惡勸善今私竊
 由率眾以此而誅非竊聖迹而盜國賊獲諸侯仁義不存無
 何以知其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釋文竊鉤鉤謂帶也
 曰存焉當爲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呂氏春秋李
 春篇注曰焉猶於此也聘禮記曰及享發氣焉盈容言發氣於

是盜竊也月令曰天子馬始乘舟吟林下則乘舟也管仲曰
 始爲令言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則天子始乘舟也管仲曰
 言先王於是始爲令也三年則天子始乘舟也管仲曰
 取樂言賦斂於是取樂也管子曰度爲之山有木名曰楸
 不窮言賦斂於是取樂也管子曰度爲之山有木名曰楸
 受夏之大命湯焉放桀其眾以鄉有夏之境言湯於是
 夏也楚辭九章曰焉洋洋而爲客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
 是洋洋而爲客於是舒情而抽信也又曰焉舒情而抽信兮
 乎作愛田焉於是乎作州兵管仲曰焉舒情而抽信兮
 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焉舒情而抽信兮
 八年公羊傳焉將以甲午之日然後制其於是焉舒情而抽信兮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管仲於是焉舒情而抽信兮
 以誅侯爲諸門存焉其謂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故廷於大
 盜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
 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注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
 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
 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
 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
 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疏遂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
 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
 然南面而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
 曰黃金釋文揭其謂其斧鉞音越慶諸案慧琳一切釋音義
 飾斧鉞成般執白戚周左仗能禁音今又居鴉反此重利益而
 黃成石秉白旄釋文闕能禁音今又居鴉反此重利益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注夫路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
 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
 也疏盜路所以操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
 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注魚失淵則
 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注魚失淵則
 爲人禽利器則則爲盜資故不可示人疏脫失也利器聖迹也

莊子集釋卷四中

三

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
 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
 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疏遂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
 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
 然南面而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
 曰黃金釋文揭其謂其斧鉞音越慶諸案慧琳一切釋音義
 飾斧鉞成般執白戚周左仗能禁音今又居鴉反此重利益而
 黃成石秉白旄釋文闕能禁音今又居鴉反此重利益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注夫路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
 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
 也疏盜路所以操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
 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注魚失淵則
 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注魚失淵則
 爲人禽利器則則爲盜資故不可示人疏脫失也利器聖迹也

物所禽利器明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注天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極各異則其述利物之迹也器猶

迹耳可執而用日器也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 家世父而用之則固天下之利器矣天下假聖人以爲利非所以明天

器而惟惡人之發其覆也能無有能明之者也注夫聖人取世應物隨下也注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疏夫聖人取世應物隨

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注必致其弊即燕會自公之類是也

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疏棄絕聖知天下之物猶玉毀珠小盜不起注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疏珠玉於山藏

珠寶豈釋文疏持赤反義與擲字同崔云猶投焚符破壁而

有盜盜釋文疏棄之也郭都革反李云刻也焚符破壁而

民朴鄙注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疏符壁者表誠徒賴而用之故焚燒毀破可

以反撲還清而歸鄙野矣 拾斗折衡而民不爭注夫小千乃

大不平之所用也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無忿

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注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疏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

忘筌忘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釋文殫盡也摧亂六律鑠絕等與論重妙之境讓道德之返也

惡塞替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注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

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疏摧拔也鑠消也等形與筌相

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

微慕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

喪既而埃管絃絕銷絕絕黃華之曲棄白雲之歌滅滅離離

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自除始効之端塞替曠之耳去

亂羣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

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爲之至道豈有明暗優

莊子集釋卷四中

西

劣於其明哉是以天下和平物同德釋文鏢絕郭李詩約反

云燒斷竿徐音瑟本亦塞替曠疏虛文郭曰今本無替字膠徐音

反喪矣息毀絕鈞繩而棄規矩握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

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注夫以蜘蛛結網之陋而布網轉丸不

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

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

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以不相能似拙

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

指可握也疏鈞曲繩直規同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

繩刻刻與繩速作規矩遙令天下黔黎誘然放舍已逐物實

此之山若使堯現矩鈞繩握則人師分內成有其巧

警猶如制規丸豈關工匠人釋文握郭曰係反又力結反徐所

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莊子集釋卷四中

吉

也工倕音垂堯時巧者也一音睡疏虛文知音蛛起一號

音創會史之行鈞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注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疏創除也

據卻也玄原也道也會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辯

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己効物由此亂羣失其

本性則制除忠信之行鈞閉浮辯之口攘去覺慧之仁棄擲踐

踐之義於是物不喪眞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與玄道混同也

釋文之行反下孟疏李巨炎反攘如羊之舖疏本又作率同所類反

率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鏢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疏鏢

散也累憂患也只爲自術聰明故憂患斯集彼蒼生顛仆而銷

散也若能含泡聰明於內府而不術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

憂患釋文不鏢疏朱灼反疏消埃也向音耀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

其德則天下不僻矣疏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極

邪僻於釋文不僻疏亦疏彼會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

德而以煖亂天下者也注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雖而

効之効之則失我我失則彼彼為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

失我也疏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能稍光陰耀而揚波激俗

失我之原釋文徐音藥三蒼云火光此數反注法之所不用

也注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

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聽事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

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遵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

所不達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疏夫率性而

性此法之妙也而會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釋文容成氏

於當世翻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子獨不知至德

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

而用之注足以紀要而已疏已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

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清樸故釋文容成氏疏

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釋文容成氏疏

十二氏皆疏徐力池反畜徐救音甘其食美其服注適故

古帝王疏李音犁六反伏歲音甘其食美其服注適故

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失侈靡則無時惟矣釋文惟疏樂其俗

安其居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釋文樂其俗鄰國相室雜狗

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注無求之至疏境也相比如

吹聲相聞相接而性各自足無求於釋文而不相往來疏

世卒於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釋文而不相往來疏

往來檢元嘉中郭注本及疏道抱德如此

非也豈釋文直吏反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日某所有賢

者處極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

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注至治之述猶致斯弊疏處裏也亦

莊子集釋卷四中

風播而為教貴此文述使物學之尚賢路開詩師訪道引類舉

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按裏履負載不憚千里內則乘

親而不孝外則去主而不釋文類如字李廣音盈崔云裏也

忠至治之述遂致斯弊也疏慶藩案軌轍也說文軌車也

音而趣疏七于反徐七喻反慶藩案軌轍也說文軌車也

良而趣疏七于反徐七喻反慶藩案軌轍也說文軌車也

結交也車跡可並列亦可邪交邪交則相結結則車輪之迹往來縱橫

子小匡篇車不結轍徹迹也高注結交也車輪之迹往來縱橫

被此交錯故曰結交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適轍東鄉將報

索隱引張揖注結屈也軌車跡也本則上好知也過也注上

西行折而東之則跡亦曲而東也

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疏尚至治之述好治釋文

上好呼下皆同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疏不能無為

恬淡清虛合道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何以知其然耶疏設

故大亂也老君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其所以夫弓弩畢七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餌罔罟罟

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罟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

矣注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見人

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疏網小而柄形似罟罟

射謂之弋若罟皆網也筍曲梁也亦筍也削格為之即今之鹿

角馬槍以繩木羅落而取獸也宜梁兔網也既以智治於物當

無沸騰之患故治國釋文弩畢七機變射曰弋弩曰日畢級之

者必不可用智也疏弩畢七機變射曰弋弩曰日畢級之

知音智下及注並鈞餌反罔罟罟音會虛文罔罟罟音會

魚餌也廣雅云罔罟罟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罔罟罟之罔罟

王念孫曰鈞本字鈞之罔罟魚網也爾雅云罔罟罟之罔罟

鈞魚之鈞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鈞而釣其鈞

曰鈞鈞也田子方篇曰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鈞而釣其鈞

字為符音... 知詐漸毒... 上之所多者... 失之知詐... 莊子集釋卷四中

知詐漸毒... 上之所多者... 失之知詐... 莊子集釋卷四中

所知而求所不知... 亂天下也... 天地運御... 亂天下也... 莊子集釋卷四中

知非其所已善者... 亂天下也... 天地運御... 亂天下也... 莊子集釋卷四中

莊子集釋卷四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在宥第十一 釋文 以義名篇 慶藩案文選謝靈運九日

云在察也宥 寬也釋文闕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注 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

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

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

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 疏 宥寬也在自

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與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

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无常 疏 毗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

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

不可有為作法 釋文 毗於如字司馬云助也一云並也

也然下文云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則訓為助已

不可通若訓並更為失之矣案此毗字當讀為毗劉暴樂之毗

爾雅釋詁云毗劉暴樂也合言之則曰毗劉分言之則或曰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也暴樂毛公傳作暴樂鄭氏箋云持宋之則暴樂而毗於陰是

莊子集釋卷四下

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也 疏 為壽喜怒遂使百

憲章之法 釋文 思慮 息嗣 大過 泰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

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注 慕賞乃善

故賞不能供 釋文 喬 向欲消反或去天 李去吉反徐起列反

卓 角反向音章 物 栗反推云卓鷲行不平也 之行 下孟 舉

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注 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疏 喬 詐偽也

卓 獨也鷲 猛也於是喬偽 詩 貢卓爾不羣 獨懷鷲 猛於物

自堯為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會史之善善惡既著賞罰係焉慕

賞行善懼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 釋文 能勝 升 故天下

之大不足以賞罰 疏 真乃在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何向焉終以

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注 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

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苦勸畏也故理至

一第... 冊... 頁...

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何何焉
 與述競逐終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疏何何謂之
 謂也人懼斧鑕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事出萬端何何
 競逐而不知止夏殷已來其風漸扇賞罰攪擾終日荒忙有何
 容暇安釋文何何音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
 其性命釋文何何音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
 聲也疏說愛染也淫耽溺也釋文而且如字徐說明下同說仁
 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疏德無倫愛偏愛故亂德
 悖逆釋文是悖必內反徐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也是相於
 淫也疏禮者擊磬曲率節文隆殿樂者咸池大夏律呂釋文是
 相息亮反助也於技其精反李音歧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注常理無說說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疏
 說聖迷助世間之藝術愛釋文說知音於疵反疾斯天下將安其
 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莊子集釋卷四下

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注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
 分則性命安矣疏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是也言人稟分不
 同人性分本無全同性情各異離職會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
 慕真亡之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
 鬻而亂天下也注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鬻卷
 鬻也疏鬻卷不舒放之容也鬻卷思遠之貌也天下羣生唯
 馳逐物由入者不釋文鬻力轉反崔卷勉反徐居阮反司馬
 忘致斯弊者也相牽引也音倉崔如字崔云鬻猶搶攘而天下乃始
 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注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
 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疏前八者亂天下之經不能遺已足
 釋文乃復反扶又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
 之鼓歌以儆之吾若是何哉注非自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

如此疏八條之義事同獨狗過去之後不令更收誠禁改齊明
 珍重遺慮一至於此莊釋文而去起慮之邪作邪徐皆作齊
 生曰解無奈之何也郭音危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
 戒本又作齋跪其義反郭音危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
 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注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
 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
 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莅天下
 動寂無心而性命釋文莊音利又音類家世父曰音其於身
 之情未始不安也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注若夫輕身以赴利乘我而殉物則身且
 不能安其如天下何疏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游於
 也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注解擢則傷也疏五
 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釋文無解如
 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矣釋文無解如
 散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注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
 之自然疏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
 動寂寂理教教釋文龍見賢遍反向崔本作神動而天隨注神
 理不一異也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疏神者妙物而為言也即動即寂德
 居龍見不見而章濤默雷聲不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注若
 動而變神動天隨無為而成從容自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釋文
 遊塵之自動疏類空中浮物陽氣飄飄任運去而己釋文
 從容七容反本或作吹同規累也向郭云如埃塵之自動也吾
 又何暇治天下哉注任其自然而已疏物我齊混何自然何
 崔嵬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擾人心
 注擾之則傷其自善也疏不治人心何以履善答曰有之放之

莊子集釋卷四下

自合其理作法理物則釋文崔暉反崔暉人姓名也老聃此

反女慎音攪於營反又於盈反司馬人心排下而進上注排之

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疏人心排他居下進釋文排皮

反崔本進上時掌反注其易反疏上下囚殺注無所排進乃安

全耳疏溺心上下為境所牽釋文囚殺如字徐所例反言囚殺

下囚殺言論上說下使其心拘囚唯殺不自適也淳約者篤按

則剛可使柔廉潔者徑遂寒熱百變水火兼施攪之而遂至於

不可謂郭淳約柔乎剛彊注言能淳約則剛彊者柔矣疏淳約

象注恐誤淳約柔乎剛彊注言能淳約則剛彊者柔矣疏淳約

也矯情行於柔弱釋文淳直角反又廉潔彫琢其熱焦火其寒

凝冰注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哀積之所生若乃不彫

莊子集釋卷四下

五

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之有哉疏廉務名也劇傷也彫琢名

寒甚凝冰順心釋文廉潔居偏反司馬云傷琢丁角其疾俛仰

生喜熱暍焦火釋文廉潔居偏反司馬云傷琢丁角其疾俛仰

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注風俗之所動也疏逐境之心一念之

仰之間不再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注靜之可使如淵

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也疏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

不系動之則釋文縣而天音元向本無而字云債驕而不可係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疏無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瘠股瘦

性五藏憂愁於內血氣矜於外行仁義以為規釋文股音古

矩立法度以為楷模尚不免流於凶族則有不勝釋文股音古

曰股音未反向父未反李扶蓋反云白肉也釋文股音古

股或云字當作級級酸膝也崔云服鹿也案於其血氣猶

孟子言若其心志也矜者堯於是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

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疏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

共工放南裔也籍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鯀鯀即三苗也為

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岳三峽

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地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

即共工也為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書有殛鯀此

莊子集釋卷四下

六

文不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

勝天下之事放四凶由舜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耳釋

文謹音兜反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投三苗於崇山音崇

即鑿釜之子三峽音危本亦作危三危西裔之山也今共工

共工官名幽都李云即幽州也尚書作幽州北裔夫施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矣注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

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途之夷險

六五六

子十九年令行天下疏德化詔令

往見之疏空桐山涼州北界廣

北斗下山也爾雅云北戴斗極為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疏五穀黍稷

何疏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

也注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疏而汝也欲播種五穀官府二儀

爾而欲官之故殘也疏荷欲設官分職引物從

氣不待族而兩草木不待黃而落日之光益以荒矣疏族聚

百官於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兩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

聚而兩降木尚青而葉落機槍薄融三光昏晦人心遺接元象

莊子集釋卷四下

九

荒疏釋文雲氣不待族而兩疏司馬云族聚也未

也爾雅云落死也益以疏而依人之心剪剪者又奚足以

語至道疏人心甚狹劣何能語至道也釋文依人如字部

剪如字部司馬云善辯也一日依疏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

茅開居三月復往遊之疏室遊謙辭藉白茅以潔淨開居經時

重往請道釋文捐悅全開居音開下復往扶又邀之古堯反廣

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

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

善哉問乎注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疏

使人治物物必擾煩各治身釋文南首音驚其月反又音

天下清正故善之蹶然疾起疏蹶然疾起

蒲案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天下治直吏來吾語女至道至道

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注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

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

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疏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

文吾語魚據反音汝後窈窈鳥了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注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疏耳

無外視聽抱神守精神境不釋文不邪似必靜必清无勞女形

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釋文不邪反必靜必清无勞女形

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注任其自動故開靜而不天也疏清靜

體無所勞不緣外境精神常寂心問形還長生久視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女神

將守形形乃長生注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疏在視聽而無

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慎女內注全其真也疏忘心全

閉女外注守其分也疏守分也多知為敗注知無崖故敗疏慎

莊子集釋卷四下

十

智慮心神既因耳目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注夫極陰陽之原

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疏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

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降疏至人應動之時皆照如

根寂然凝湛也至陰之原示攝述歸本故曰入窈冥之門廣成

示黃帝動寂兩義釋文我為于偶反天地有官陰陽有職注但

故託陰陽二門也疏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

當任之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疏綱維萬物故稱官也地官謂金

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羣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

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遠造化更立官

府也女但無為慎守女身一切萬物釋文物將自壯側亮反謂

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始伊感哉則眾物皆自任不治天下

自任而壯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

形未常衰注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

物也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備衛修黃帝再拜稽首曰廣

成子之謂天矣注天無爲也疏與玄天合德也疏廣成子曰來

余語女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爲有終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

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爲有極注徒見其一變也疏萬物不測

也疏人迷執謂有限極、慶藩案無測言無盡也說文測深不可測

也疏也深所至謂深之盡極處呂氏春秋論人篇闢大測深不可測

不可測高注測盡也疏无測有極正對文言之疏得吾道者上爲

皇而下爲王注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

應無窮一也疏得自然之道上達清樸之世則作義農下遇流

釋文之稱反疏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注失無窮之道則

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疏喪無爲之道通

觀於光明死則便爲土壤迷執生疏有欲之心生則

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疏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

土故余將去女注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

往也疏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形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

也疏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滯一方今將去女在

也疏釋文百昌疏司馬云猶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注與化俱

也疏反歸冥寂之本人無窮之門疏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

常注都任之也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疏當我緝乎遠我昏

乎注物之去來皆不覺也疏聖人無心若鏡機當感發即應機

釋文當我如緝乎疏武中反郭音泯泯合也疏家世父曰釋文緝

遠我背我而去任人之遠我疏于萬疏昏乎如字暗也司馬云緝

鄉背而一以無心應之疏昏乎如字暗也司馬云緝人

其盡死而我獨存乎注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疏一死

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疏獨存也人執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

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

也拊拍也雀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爲雨澤

之木也本是春陽之鄉東爲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君王御物

莊子集釋卷四下

士

以爲先也釋文雲將疏子匠反不同李疏扶搖疏扶亦作夫音符李云扶

風也疏慶藩案初學記一御覽入疏鴻蒙疏如字司馬云自然元拊

引司馬云雲將雲之主帥釋文闕疏鴻蒙疏如字司馬云自然元拊

李甫反脾疏本又作脾音陸徐疏本又作脾音陸徐疏司馬云雀躍若雀

一音甫疏本又作脾音陸徐疏本又作脾音陸徐疏司馬云雀躍若雀

跳躍疏雲將見之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疏倘然止贊然

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疏倘然止贊然疏倘然止贊然

即反李吐黨反司馬云疏費疏魚列反李云不勳貌疏叟疏本又作叟

欲止貌李云自失貌疏費疏魚列反李云不勳貌疏叟疏本又作叟

長者稱疏鴻蒙拊脾雀躍不擬對雲將曰遊疏化遊遊也疏釋文

不輟疏云止也疏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

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疏二氣不降不疏釋文曰吁疏况于反亦

將案釋文吁亦作呼疏呼古通用字說文呼驚也文元平左傳

呼役夫杜注呼發聲也堯典帝曰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

呼亦發聲也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疏呼

呼嗟求雨之祭周官巫氏疏疏引董仲舒曰雲求雨之術呼嗟之

歌皆鬱結疏如字崔本疏六氣不調疏陰陽風雨晦疏四時不節疏春

其例鬱結疏作縮音結疏六氣不調疏陰陽風雨晦疏四時不節疏春

秋冬節令疏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疏我欲合

意治之必乖造疏釋文掉疏徒而疏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耶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疏朕幸憶往事也疏釋文有宋如字本

作宗疏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注而自得所求也疏無貪取也疏猶

狂不知所往注而自得所往也疏無心妄行疏遊者執掌以觀无

妄注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疏鴻蒙遊心之處寬大渺見之

境无妄也疏釋文執掌疏於丈反毛詩傳云執掌失疏朕又何知注

以斯而已矣疏浮遊謂狂虛心在物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

莊子集釋卷四下

士

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注夫乘物非

為迹而述自彭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而不得

已也疏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也釋文之放也注方往反效順

聞一言疏願聞要旨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注

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元默成而自然得也

疏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謂疏詐方起自然之化不成也釋文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注離其

所以靜也疏放效逆彰害物災起獸則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注

皆坐而受害也疏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釋文止蟲如字本亦

本作皆坐反才臥疏意治人之過也注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疏天治斯滅釋文意治人之過也注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術鴻蒙曰意毒哉注言治人之過深疏重傷禍敗屢釋文僇僇乎歸

莊子集釋卷四下

三

矣注僇僇坐起之貌嫌不能隨然通放故遣使歸疏僇僇轉舉

將治物為禍故示輕釋文僇僇音仙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

鴻蒙曰意心養注天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疏養

之術列疏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疏徒也但處心墮爾形體吐

爾聰明倫與物忘注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開付自然則無為

而自化矣疏倫理也墮形體忘身也吐聰明忘心釋文墮許規

王引之曰吐當為咄咄與雙遺是養心也疏墮許規

書出字或省作土疏墮許規

相似因謂為吐矣疏墮許規

杜塞其聰明也大同乎渾溟注與物無際疏渾溟自然之氣也

然合釋文渾溟反疏渾溟自然之氣也解心釋神莫然无魂注

坐忘任獨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遺蕩也莫然無知萬物云云各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注不知而復乃真復也疏云云眾多

來生滅不離自然歸根明矣疏渾渾沌沌終身不離注渾沌無知

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疏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

文渾渾反疏渾渾沌沌反注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其本也疏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

知而復之與復乖矣疏用知慕至本乃注無問其名无問其情物

固自生注關問則失其自生也疏道離名言理絕情慮若以名

道情忘名任于獨疏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注知而不默常自失也疏降道德之言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

也疏樂習之人迷執日久同釋文而惡反注同於己而欲之異

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注心欲出羣為眾也疏夫

莊子集釋卷四下

六

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己功名超出羣眾疏家世父

日出乎眾者以才智加人而人皆順之抑不知己之出乎眾乎

眾也則夫喜人之同而惡人之異猶之異同乎眾也喜與惡同

以爲己此所以爲惑也注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

注眾皆以出眾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我亦欲出乎眾則與

眾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疏人以競先出乎眾為心此是恆

塵方大殊於眾因眾以靈所聞不如眾技眾矣注吾一人之所聞

不如眾技多故因眾則靈也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

疏川眾人技能因眾則靈也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

人之所聞見委而不如眾技疏其綺眾矣注若役我之知達眾人眾

而不自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注天欲爲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

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忠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

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疏川一已偏執爲國者徒求三王

也釋文此指音覽本亦作覽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

之國乎疏僥倖也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爲一身之幸釋文

古堯反徐古了倖音幸一云僥倖求利不止之貌慶藩案

反字或作微倖音幸一云僥倖求利不止之貌慶藩案

幾何巨機反不喪息浪反下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注已與天下相因而成

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寒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

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疏則因無一成語亡則有餘喪也釋文

萬分扶問反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疏此一句傷嘆若夫大有

莊子集釋卷四下

土者有大物也疏九五尊高四海宏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注

不能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

以有大物矣疏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爲則爲而不物故

能物物注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

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疏不爲物用而用於物者也家世

之終身不離乎物所見之物愈大而身愈小不見有物而物皆

效命焉夫且不見有物又奚以物之大小爲哉俞樾曰郭斷

不可以物物五字爲句失其讀矣此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當讀不可以物爲句而不物爲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注用天下之自爲

故馳萬物而不窮疏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羣生

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而遊乎九州遊姑射矣獨往獨來是謂獨有注人皆自

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所獨可謂獨有矣疏

有注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注夫與眾玄同非求貴於眾而眾人

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

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踐羣軒

冕目取非分眾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疏人皆自異而已獨與

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人欲出眾而已獨遊斯乃獨往獨來

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倚戴以斯爲主可謂至尊至

貴釋文贊吐刀冒亡北反又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注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

猶影響之隨形聲耳疏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不以心故釋

文於響響注反本又作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注使物之所懷

各得自盡也疏聖人心隨物感應爲天下配注問者爲主應故

爲配疏配匹也先感爲處乎無響注寂以待物疏處寂也無感

莊子集釋卷四下

木寂無行乎无方注隨物轉化疏行應機也運機挈汝適復之

也疏挈汝自動也運機無方還欲提挈汝釋文挈苦結反廣

而小反俞樾曰郭注未得其解爾雅釋詁適往也然則適

矣適復之也適復也適復也適復也適復也適復也適復也

提挈其適復之也適復也適復也適復也適復也適復也

向郭失其解前失其讀矣以遊无端注與化俱故無端疏遊

與自然俱遊故出入无旁注玄同無表疏出入塵埃生死之中

與日无始注與日新俱故無始也疏與日俱新頌論形軀合乎

大同注其形容與天地無異疏贊頌論語聖人盛德軀貌與二

己身也大同而无己注有己則不能大同也疏合二儀同大道

無己惡乎得有有注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

足復有之疏已既無矣釋文惡音足復扶又親有者昔之君子注能美其名者耳疏行仁義禮君臣者親无者天地之友注無則任其獨生也疏有萬物盡空則有入無故稱爲友矣疏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注因其性而任之

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疏民雖居下各輕賤咸負材用物無棄釋文則治直反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注夫事藏於彼彼匿也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疏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濟也釋文匿而反

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注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爲而不疏陳妙事哉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疏遠而不可不居者義注當乃居之所以爲遠疏義雖去道遠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注親則苦偏故廣乃仁耳疏親雖偏愛狹劣用節而不

莊子集釋卷四下

七

可不積者禮也注夫禮節者忠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疏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乖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注事之下者雖中非德疏順於物而志行清高淫而不釋文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疏順於物而志行清高淫而不

者道也注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疏物本一氣通生萬道釋文不易以致反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注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疏神功不測顯晦無方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注順其自爲而已疏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成於德而不

累注自然與高會也疏能使人觀其性分此下釋前文出於道而不謀注既成自無累也疏出於道而不謀注

不謀而一所以爲易疏顯出妙一之道豈會於仁而不恃注特則不廣疏老莊云爲而不恃仁慈博薄於義而不積注率性居遠非積也疏先王遠慮非可寶重應於禮而不諱注自然應禮非由忌諱疏妙本湛然遠慮於禮豈拘忌諱俞越日諱讀爲周語晉語並曰遠避也是二字聲近義通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注事以禮接能不自任應禮而動無所辭讓疏混俗因事接物應禮釋文應動反齊於法而不亂注御粗以妙故不亂也疏齊之故不亂也特於民而不輕注持其自爲耳不輕

莊子集釋卷四下

六

止也疏物之稟性功用萬殊如蚊蚋轉丸如蛛結網出自天然也釋文非關假學故素無之而不可強爲性中有者不可不爲也釋文物者莫足爲也分外而不可不爲也分內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注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也疏開自然之理不純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注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也疏滯虛玄道性故觸事不明於道者悲夫疏開天人之理感君

深可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爲而尊者天道也注在上而任悲傷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爲而尊者天道也注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疏無事無爲尊高在上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注以有爲爲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疏司職有爲事累繫主者天道也注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疏君在上任物合臣者人道也注各當所任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注君位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

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

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

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疏君位尊高委
卑下竭誠奉上故君道逸釋文不與音不可不察也注不察則
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論也釋文不與音不可不察也注不察則
君臣之位亂矣疏天道君而無為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階勞
整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
最為廣大而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為等均所謂亭之壽之也

莊子集釋卷四下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五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天地第十二釋文以事
篇名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注均於不為而自化也疏夫二儀生育覆
中最高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與我並生釋文天地云天
實惟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與我並生釋文天地云天
顯也高顯在上也又坦也坦然高遠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藏萬
物也禮統云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易說云元氣初
分清輕上為天濁重下為地萬物雖多其治一也注一以自得為治疏夫四
濁重下為地萬物雖多其治一也注一以自得為治疏夫四
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唯一釋文其治直吏反注同
所謂毒之也故又云萬物與我為一釋文其治直吏反注同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注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疏其數雖多
主而君者一人而已釋文人卒尊忽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注以
無心因任允當斯位釋文人卒尊忽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注以
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也疏原本

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為宗物釋文君原也原本故曰玄古之君天
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釋文君原也原本故曰玄古之君天
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注任自然之運動疏玄遠也古之君謂
言玄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也蓋何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為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注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疏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
故理當於正道家世父曰言者名也正其君不用邪辭之言者
下自然聽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一衷諸道而已矣釋文非
邪也似反本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注各當其分則無為
位上有為位下也疏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
分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注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疏夫
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注無
無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已
為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疏所以悉皆備足或走或飛或
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措心故迫於天地者德也注萬物莫不
故以理編觀則庶物之應備

皆得則天地通疏與天地俱生者德也疏行於萬物者道也注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疏至理無窮物性各異上

莊子集釋卷五上

十一

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
證以爲釋文記曰老子所作無心得而鬼神服注一無爲而羣理
都舉疏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底妙極重
服疏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制
心焉注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制而去之疏夫子者老子也莊
子也制去也西也虛通之道包羣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
得之以化生何莫由斯最爲物本歟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
君王可不之道之無爲釋文夫子司馬云莊子曰元嘉本皆爲別
洗去有心之累者邪音詳不割本意又曰侯反皆爲別
章音詳亦爾音詳覆載音詳反音詳不割音詳本意音詳又曰侯反皆爲別

愛人利物之謂仁注此任其性命之情也疏慈若雲行愛如雨
故謂之仁也注不同同之謂大注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
彼以同我乃成其大耳注夫刻形象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行
不崖異之謂寬注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疏夫結光晦
無崖際若萬頃之披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注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疏位居九五威誇萬乘任庶物之
得故能富故執德之謂紀注德者人之綱要疏行者可謂羣物
有天下也注故執德之謂紀注德者人之綱要疏行者可謂羣物
紀也德成之謂立注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疏立功而稱物也
循於道之謂備注夫道非偏物也疏循順德能順於道也
或以釋文不以物控志之謂完注內自得也疏不以物屈節其
德釋文控音詳反音詳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蹈乎其心事心之大也注

莊子集釋卷五上

十二

心大故事無不容也疏事則能包物務心性寬大也釋文
心吐刀反廣雅云疏也疏俞樾曰郭注未得事字之義事心猶
新立心也言其立心之大也禮記郊特牲篇鄭注曰事事立也
釋名曰事也傳立也並其證也如郭注則是以事心為事也
非事心矣吳氏春秋論人篇專心乎自然之塗亦以事心連文
義與此同足注沛乎其為萬物遊也注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
也疏逝往也心性寬闊德澤滂沛釋文沛音反字物遊音詳
也注沛音反字物遊音詳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注不貴難得之物
也疏沛音反字物遊音詳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注不貴難得之物
若如前行便是無爲既不羨於榮華故不貴於寶貨是以珠
生於水不索故藏之於淵金出於山不索故藏之於窟也
利貨財注乃能忘我况貨財乎疏常用貨財豈復將爲利也
近貴富注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疏外疏遠乎軒冕內不
貴也釋文不近音詳附近音詳不樂壽不哀天注所謂縣解疏假令壽年
從不以爲哀釋文不樂音詳洛縣解音詳下音解不榮通不醜窮注忘壽

大於胸中况窮通之間哉疏不以爲醜辱壽夭當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注皆委之萬物也疏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己用爲私分也疏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注忽然不覺榮之在身疏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功而榮釋文不以王于况反下顯則明注不顯則默而已疏也顯也釋文不以王于况反下顯則明注不顯則默而已疏也顯也疏也顯智豈日翫光也疏萬物一府死生同狀注蛻然無所在也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爲一府冥於變化故死生釋文蛻然無所同其形狀死生無變於己况窮通大壽之間乎釋文蛻然無所反又注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疏至理深玄濇猶音悅注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疏至理深玄濇猶明燭髮眉則歎其居寂以深澄濇則釋文濇李良山反徐力數其雖動而恆繫也本亦作君字者釋文濇李良山反徐力清貌金石不得無以鳴注聲由寂影疏鳴由寂影應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注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慧

宮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若萬物不感無由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萬物孰能定之注應感無方疏喻彼明鏡方技虛谷物來斯應應而家世父曰淵穆澄清之中而天機自動焉大機之動也無所生焉所以動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注任素而往耳者物莫能定也疏素眞也逝往也王德不驕不務任眞釋文非好通於事也疏而往既抱朴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釋文非好呼報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注本立而知不逆疏之用也常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用神知通於物此之釋文而不知音智故其德廣注任素通神而後彌廣疏夫清素無爲任眞而往神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其心之出有物探之注物探之而後出是豈非大中之道耶疏探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耳非先物而唱也疏探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物探欲利而不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疏形者七尺之身生唱下爲物先

莊子集釋卷五上

四

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存形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如龍用至道以通物能如疏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是者其唯王德乎疏謂王德之人注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疏蕩蕩寬平無心之貌物感而動運機而出因循任疏視乎冥冥聽乎無聲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疏可以目視絕聲不可以耳聽疏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注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聞味而不和也疏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聲故疏故深之又深而能能諧韻入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者也疏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注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疏故深之又深而能窮理盡性故能物疏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注極至順而後能盡妙疏測之名不

應寂相即有無洞達既而非測非疏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疏其求注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疏造之又造乃曰至無適千差萬品求者即供若釋文而供音恭本確苦學斯音賜又縣鏡高堂物來斯照也釋文而供音恭本確苦學斯音賜又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注皆悉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疏聘縱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因至脩遠悉其來者隨彼機務悉疏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還其玄珠注此寄明得眞之所由疏赤是南言赤水北也崑崙丘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觀見之義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無所覺知開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眞喪道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眞訪道是以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釋文先明失眞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所顯方法列在下文釋文赤水李云水出還歸旋玄珠孝標廣經交論注引司馬云赤水崑崙山下

莊子集釋卷五上

五

而假名玄珠喻道也與釋文使知索之而不得注言用知不足以得真索

不得疏非色不可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注聰明喫詬失真愈

也疏言不可辨也釋文喫口解詬口豆反司馬云喫詬多力

象固然即真也疏離婁迷性特明日而喪道軒轅悟理數罔象

之師曰被衣疏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風塵懷道抱德

以配天乎注謂為天子吾藉王倪以要之注欲因其師以要而

強禁疏過之所由生者知也言攝缺但知審禁釋文在去起呂

於強反其文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注若與之天下彼且

也疏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

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知以御

物令應工務疏方將願盼四方撫安萬國釋文令應反方且

有恆疏後遺其弊既乖消古所以無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

莊子集釋卷五上

莊子集釋卷五上

七

編焉比類以求合而治亂可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
經以生君臣之屬縣以起矣注父君也言高缺高向無為不火乎俗
注眾父父者所以述也疏雖其道可述適可為眾人之父而本
可為父也父父者竟也夫竟者坐萬物之上而心馳乎外
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
無為有為為無為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為君中之君父
中之父所為窮理盡性之又玄而為眾父之父故其宜矣故
郭注云眾父父治亂之率也注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疏率主
者所以述也注治亂之率也注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疏率主
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釋文治亂直吏反之率疏率主
必亂二塗皆以智為率釋文治亂直吏反之率疏率主
北面之禍也注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述以禍之疏
桀紂賴聖知以殺賢臣注南面之賊也注田桓非能殺君乃資仁
故聖智是北面之禍也注田桓非能殺君乃資仁疏田桓非能殺君
義以賊之疏田桓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釋文殺君
音試本又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疏華地名也
作弑音同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疏華地名也
封人者謂華地守封疆之人也嗚呼聖人也封人見釋文華胡化
堯有聖人之德先臨天下請祝願壽富多其男子釋文華胡化

莊子集釋卷五上

胡花反司馬封人司馬云守也曰嘻音請祝之又反又使聖人壽
云地名也封人司馬云守也曰嘻音請祝之又反又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疏夫富壽多
繁撓而能體之者不廢無為故堯欲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
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列在下文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
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釋文女獨
後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疏夫子嗣扶疏堯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繁命
益有為之累疏壽延長則財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為之德適可以
所以並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疏我
言女有無雙照便為體道聖人今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
既舍有無無適是賢人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
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注物皆得所而志定也疏天地造化為
能量才授官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注寄之天下故無事
有何憂懼疏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夫聖人鶉居注無意而期安
也疏有而不以私焉斯事無為也夫聖人鶉居注無意而期安

也釋文鶉居鶉居謂無常處也又云而穀食注仰物而足疏
鶉居鶉也野居而無常處穀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
處儉薄營營鶉鶉供膳我充方茲穀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情
於滋釋文穀反疏爾雅云生哺穀食者言仰物而足鳥行
味乎釋文穀反疏爾雅云生哺穀食者言仰物而足鳥行
而无彰注率性而動非常迹也疏彰文述也夫聖人灰心滅智
無踪跡而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注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可見也疏運屬清爽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注天下无道則脩德就
時昌盛郭注云猖狂妄行恐乖文旨注天下无道則脩德就
閒注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問也故無為而無不為
者非不問也疏時逢擾亂則混俗翫光脩德隱迹全我生道處
釋文就閒注音問疏通問居道遙遁世所謂隱顯自在用捨隨時
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歸世而上僊也疏夫
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為一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釋
俗以消升何必關湖之舉獨為上僊安期之壽方稱千歲釋

莊子集釋卷五上

文上僊音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注氣之散無不之疏精靈上升
冥合乘雲御氣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疏三患前富
屈於天地之鄉疏也夫駕造物而來往乘變化而遊遊三患本封人去之堯隨之
自處無七尺來從非有秩辱之事曾何足云封人去之堯隨之
曰請問疏請言既訖封人於是去之封人曰退已疏所疑已決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禹伯成子高辭為
諸侯而耕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釋文伯成子高通變經云老
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
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
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
子辭為諸侯而耕故問其故何也疏唐虞之世南面稱孤遠乎
有何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疏夫賞罰
皆勸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賞
而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民畏疏夫賞罰皆勸畏也而堯以無為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賞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疏盛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矣 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但促乎耕而不顧注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啟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何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康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末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况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跡于子高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甯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

莊子集釋卷五上

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疏固何不也落廢也他他耕種之親伯成謂禹為夫于夫也夫三聖相承益無優劣但流道異世故其述不同郭注云舜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尚遠迹以明絕釋文闔本亦作盍 无落廢也他徐於執反又耕親一云耕人行親又音秩 治成直吏能問問不與音同又於十反字林云勇壯貌 治成反 能問問不與音同 又音 泰初有无有无名注無有故無所名疏泰太初始也元初言其氣廣大能為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釋文泰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名釋文泰初之始也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注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

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疏一應道也有一之物得以生謂之德注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他不知所以未形者有分且然无問謂之命疏雖未有形質生故謂之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无問謂之命疏雖未有形質素分然且此分脩短也釋文有分符問 无問如字 家世父曰平更無問際故謂之命 釋文有分符問 无問如字 家世父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物得其生所謂繼之者善也未有德之名也至稜而為命而性含焉所謂成之者性也命立而各有性之形也莊子於此蓋亦得其性也 謂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疏謂靜也陽動陰靜氣氣升降分布三才化釋文謂動謂作 流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注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疏體質保守也稜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定更無改易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注恆以不為而自得之疏故謂之性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注恆以不為而自得之疏

莊子集釋卷五上

率此所稜之性脩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注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疏同於心乃虛豁心既虛合喙鳴注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疏空故能包容廣大合喙鳴注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遂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釋文喙又充茂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有情於喙愛釋文喙又充茂喜穢 二反 喙鳴合與天地為合注天地亦無心而自動疏言既合於合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 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注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疏緝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揭波同塵萬物既若愚迷又如昏暗釋文緝緝反 是謂玄德又解既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緝緝釋文緝緝反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注德玄而所順者大矣疏總結已前數其美盛如是乎太初大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然順天下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然注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情也疏師於

所以每事請答汎論無的故曰有人布行政化使人效放以已
制物物失其性故已之可者物或不可已之然者物或不然物
之可然於釋文夫子也仲尼相方如字又山往反本亦強以其兩
已亦爾也釋文夫子也仲尼相方如字又山往反本亦強以其兩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注言其高顯易見疏堅白論也孔
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者云我能離析堅
白之論不以爲辯雄辯分明如縣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
高顯易見也釋文縣音寓音宇司馬云辯明白易見反以鼓
謂聖人乎疏結前問意如是也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
也疏勞形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所以疲
是非易奪枝釋文技係反其絳執雷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由山林
來注言此皆失其常然也疏猿狙獨猴也執提狐狌之狗多遭
類本居山林透逸放曠爲挑攫便捷釋文執雷音如字一本作狸
故失其常處理有本作狸者竹鼠也釋文執雷音如字一本作狸
亦如字司馬云狸竹鼠也一云執雷之狗謂有能故被雷係成
悉思也家世父曰釋文雷如字一本作狸司馬云狸竹鼠也

莊子集釋卷五上

疑狸不當爲鼠秋木篇駭駭驪驪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姓非鼠可知如司馬說字當作馳說文與竹鼠也狸雅一名竹
狸郭璞山海經注其音如雷牛亦引此文執雷之狗爲證則此
本作雷然山海經自謂雷牛此自謂竹鼠亦未宜混而一之司
馬一云執雷之狗謂有能故被雷繫說文雷止也謂繫而止之
熱玩文義言狗雷繫思脫然以去後狙之在山林號爲便捷矣
而可執之以來皆失其性者也於猿音狙七徐之便婢面反徐
執狸之說無取當從司馬後說猿音狙七徐之便婢面反徐
馬云言使巨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
捷見捕巨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
无心无耳者注首趾猶始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疏若而
也首趾終始也理經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
根總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識無情皆曰終始故言眾也咸不
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設狙狙有形者與无形无狀
之能高張懸寓之辯令物效已豈非過乎有形者與无形无狀
而皆存者盡无注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
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疏有形者身
心也汝言心與身悉存我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
以理觀照盡見是空也

非其所以也注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恆皆自然而
然非其所以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
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哉有治在人注不在乎主自
效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疏有治在人注不在乎主自
用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注天物
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疏豈惟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
非有非無釋文復何扶又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注人之所
不能忘者已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
然疏入會也凡天下難忘者已也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
日有首有趾人物之所同也無心而不能慮事若鳥獸是也無
耳而不能聞聲若魚是也其動止其死生其廢起一皆天地
之化機也化機之在天不窮於物無形無狀推移動盪天地
之中者皆化機也而有治在人其多事矣乎強物以從治不
如忘已而聽諸物之適然也慶諸案此言唯忘已之人能與
天合德也管子白心篇尹注天地忘形者也疏天地者其唯

莊子集釋卷五上

忘已乎與將問楚見季徹曰魯君謂楚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
此同意疏將問楚見季徹曰魯君謂楚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
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疏薦獻也蔣問及季姓也楚徹
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伯禽之後未知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
受治國之術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爲政之道當時
率爾恐不折也政陳所告試釋文將一本問力於楚音免又音
獻吾賢必不折也政陳所告試釋文將一本問力於楚音免又音
晚將問名楚或云姓蔣名問楚也季徹季氏之族魯君定公
姓將問名楚或云姓蔣名問楚也季徹季氏之族魯君定公
知中反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无阿私民
孰敢不輸疏阿曲也孰誰也輸和也夫爲政之道先須躬服恭
無私之士疏可替否其治百姓則善境釋文不輸音集爾推云
無虞域中清謐民誠擊度謙敢不和釋文不輸音集爾推云
反郭思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蟻之
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注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
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疏局局儻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偽情非志法
 者也故以此言為南面之德何異乎蜂蟻怒臂以敵車轍用
 小擬大故釋文局局其王反一云蜂蟻即車軻案釋文軻音
 不能任也釋文局局大笑之貌蜂蟻即車軻案釋文軻音
 轍是也轍車轍也古轍字通作軻因策車軻之所至注軻音
 轍轍轍轍轍史記文帝紀結軻於道注亦音轍漢書文帝紀
 作結轍不勝注音升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注此皆自處
 是其證不勝注音升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注此皆自處
 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疏夫恭儉公忠非能忘遠適自顯耀以
 峻狎處置危難復行釋文自為遠虛文留日今本作處觀臺
 李觀見而崩毀非久釋文自為遠虛文留日今本作處觀臺
 古亂反多物將往注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趾自多以
 附之疏觀臺高過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湊家世父曰
 斷句投迹者眾注元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疏安分故舉足股
 恐誤投迹者眾注元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疏安分故舉足股
 述企踵蔣閱越規規然驚曰勉也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疏觀
 者多也忙無所見也乍聞高議率釋文規規許逆反又生責反
 驚貌也忙無所見也乍聞高議率釋文規規許逆反又生責反
 附驚曰思量不悟所以忙然矣釋文規規或云驚懼之貌

莊子集釋卷五上

汙若本或作芒武剛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疏風教也我前
 反郭武蕩反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疏風教也我前
 理所願一言應為法教俞樾曰風當讀為季微曰大聖之治
 凡猶云言其大凡也風本從凡符故得通用季微曰大聖之治
 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
 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注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
 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
 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則然無迹履
 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疏夫聖治天下大
 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
 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
 自為率性而動故不知釋文舉滅舉皆閤然門若然者豈兒堯
 其所由然也舉皆也釋文舉滅舉皆閤然門若然者豈兒堯
 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注溟滓其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
 而推之為兒也疏合溟古物皆得性誼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為

兄邪此意掛識之釋文豈兒元嘉本溟亡頂洋反欲同乎德
 風不謝唐虞矣釋文豈兒元嘉本溟亡頂洋反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注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疏居安定
 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故境之異子
 同在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定居其心也子
 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
 井抱甕而出澹指指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疏水南曰陰種蔬
 陸地道也澹指指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疏水南曰陰種蔬
 地餘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訊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
 莊子因託二賢釋文圃也李云菜蔬曰圃畦曰畦說文云五
 以明稱混沌釋文圃也李云菜蔬曰圃畦曰畦說文云五
 畝日陸音遂李妻烏送反字指指若骨反徐李苦滑反郭忽子
 賈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疏械機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釋文有械反字
 林作械李浸子鳩反司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疏柰何猶如
 云器械也浸馬云灌也為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疏柰何猶如

莊子集釋卷五上

法釋文叩而音叩本曰擊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洪
 也釋文叩而音叩本曰擊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洪
 湯其名為機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若抽引欲論數疾似洪
 文挈水反若抽司馬崔本作流數如所錄反洪湯音逸
 作益李云疾速如湯沸溢也司馬本作佚本又作橋或作泉
 橋亦言其往來數疾如佚湯佚湯唐佚也棹同音羔徐居橋反
 司馬李云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
 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中則純白不備純白
 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
 不為也注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備純備而抱一
 守古失其旨也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
 素白不則備矣純素白不則備則精神懸境生滅不定不定
 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為此未體真脩故抱一守白者也
 釋文吾師謂老子子貢嗚然慙俯而不對疏嗚羞作之貌也既失

釋文 武版反又亡安反字林云日曾平貌李天典反慙有問

為圃者曰子美為者邪疏 有問僕頃也奚何也問子曰孔丘之

徒也疏 義二十五引司馬云徒弟子也釋文 為圃者曰子非

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益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於于侯卿之謂也言汝博學問擬似聖人詔曲侯卿以蓋

行天 釋文 於于 並如字本或作於吁音同司馬以蓋眾 蓋作善

于於也象氣之舒是於于字同於于猶于于也汝方將忘汝神

氣隨汝形骸而庶幾乎注 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疏 後近也

既忘而後庶幾於道釋文 墮 許規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

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疏 而汝也乏則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

德未足以治身何容應聘釋文 无乏也 子貢卑陋失色項

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疏 卑陋慙作之貌項項自失之貌

方得釋文 卑 走侯反徐側雷反李云卑卑服 項 項 本又作旭旭

復常釋文 卑 愧懼貌一云顏色不自得也 項 項 許玉反李云

貌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

日不自反邪疏 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為夫子也向見之人

神氣不復門人釋文 向之 許亮反本又作 曰始吾以為天下

人耳注 謂孔丘也不知復有夫人也疏 昔來稟學字內唯夫子

更深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既 釋文 復有 扶 夫人 音符下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注 聖

人之道即百姓之心耳疏 夫事以過時為可功以能遂為成

迷之機子貢迷昔時 故力少而見功多者則足適時能

所問以為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

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

乎滴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注 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

道也子貢謂其假修之說而履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疏

今丈人問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

不虧損形全者則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奇述人間託生同世雖

與聖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芒味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清和

道德備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誇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假

修之術子貢未 釋文 汙乎 莫剛之心 作道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

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營然不顧以天下非

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注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

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疏 營 營 營 之 營 營 營 營

氣清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為縱令舉世贊譽稱焉斯

德知為無益皆不願盼舉世非毀皆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

受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澆波起我起我心不

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

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釋文 譽之 音餘 譽然 五羔反司儻

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

池氏之術者也注 以其背今向古蓋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池

也疏 子貢自魯通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告孔子夫渾池者

也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古所以知其不真渾池氏之術

也 釋文 渾 胡本 池 徒本 背 今 音 識 其 一 不 知 其 二 注 徒 識 俗 古

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疏 識 其一 謂 古 而 不 移 也

而適 釋文 之 易 以 疏 治 其 內 而 不 治 其 外 注 夫 真 渾 池 都 不 治

也豈以其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疏 抱 道 守 素 治 內 也 不 能

夫明白入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

邪注 此真渾池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混

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疏 夫 心 智 明 白 會 於 質 素 之 本 無 為 虛

混器塵而遊世俗者固當江海若生林藪萬物鳥獸不駭人豈
驚哉而古者將國者明其必不驚也 俞樾曰固謂為胡胡
也郭注曰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混然無迹
豈必使汝驚哉正得其意古書胡字或以故字為之管子侈靡
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為政之本
也皆以故為胡之證禮記哀公問篇鄭注且渾沌氏之術子與
曰因猶故也是以固為胡猶以故為胡矣

汝何足以識之哉注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亦同孰識之哉
所識者常識其迷耳疏夫渾沌無心妙絕智慮假令聖賢特達
意之表

諸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疏謂清也苑
也莊生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為賓主相與遊也釋文謂郭
倫反又芒本或作沈武剛反李雲望之謂諸察之芒大壑反李
述倫反芒故曰諸芒一云姓名也或云霧氣也

東海也苑風也疏本亦作苑徐於阮反李雲小貌謂遊世俗
之濱也慶藩案釋文苑亦作苑苑字同也淮南傲篇苑之濱者
形苑而神壯高誘注苑枯病也苑讀南陽苑之苑苑風曰子

將奚之疏奚何也之往也借曰將之大壑疏欲往曰奚為焉疏
又問何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
焉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閭淵之而不
竭疏夫大壑以警至理而其義亦然故難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
也釋文酌焉取焉疏苑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
治疏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謂芒東游聞於
豈無意於豎首願釋文橫目之民欲令其治之也願聞司馬本
作問聖治疏直吏反疏謂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
失其能疏則天下太平彝倫攸敘聖治之術在乎茲也釋文
官施疏始支反又始智反司馬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注皆因
而任之疏夫所乘外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清異世故治
無不當也疏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注使物為之則不化也疏所

莊子集釋卷五上

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為而不手撓願指四方之民莫
不俱至此之謂聖治注言其指應願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
自為故疏撓動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願則四方款附萬國來
四方皆服此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釋文手撓而小反又而了
三神以上聖治以下次列德神二人釋文手撓而小反又而了
一云謂指願指如字向云願指者言指應願而治也或音願
撓願指二義對文注指應願手撓言願願承願指言故疏以動
手舉目分釋四字如向云願指者言指應願願承願指言故疏以動
目願其人而指使之左思吳郡賦寧旅若願指劉達注謂願指
如意此言願指與漢書貢禹傳曰指氣使同義願指指願指
願聞德人疏謂之聖治已蒙蒙釋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
是自然耳疏端拱寂寂無思假令應物行化皆無謀慮不藏
是非美惡注無是非於胃中而任之天下疏據道抱德物我俱
包藏善釋文美惡反疏四海之內其利之之謂悅其給之之為
安注無自私之懷也疏夫德人惠澤宏博備置羣品故貨財將
悅率土安甯慶藩案謂悅與為安疏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對文謂猶為也古謂為字同義互用疏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疏夫嬰兒失母心惴惴而無所依行李
况也釋文招乎音超字林云惴也疏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注德
者神人迹也故曰容疏欲止分故財用有餘不食滋味故欲
結前義故云釋文德人之容疏羊因反或云願聞神人注願聞所
以述也疏願聞所以述也疏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注乘光者
乃無光疏願聞而亡願聞而亡願聞而亡願聞而亡願聞而亡
此謂照曠注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開塞也疏物明途
三景無幽不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注情盡命至天地

莊子集釋卷五上

安注無自私之懷也疏夫德人惠澤宏博備置羣品故貨財將
悅率土安甯慶藩案謂悅與為安疏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對文謂猶為也古謂為字同義互用疏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疏夫嬰兒失母心惴惴而無所依行李
况也釋文招乎音超字林云惴也疏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注德
者神人迹也故曰容疏欲止分故財用有餘不食滋味故欲
結前義故云釋文德人之容疏羊因反或云願聞神人注願聞所
以述也疏願聞所以述也疏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注乘光者
乃無光疏願聞而亡願聞而亡願聞而亡願聞而亡願聞而亡
此謂照曠注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開塞也疏物明途
三景無幽不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注情盡命至天地

1 第 257 頁 續修四庫全書 4 頁之四

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
物我虛幻是釋文天地樂注音洛銷亡徐音萬物復情此之謂混
冥注情復而混冥無迹也疏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志生
之還原觀四生之復命是以釋文混冥胡本門無鬼與赤張滿
混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釋文混冥胡本門無鬼與赤張滿
稽觀於武王之師疏門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百
二人釋文門無鬼司馬本作無畏云赤張滿本或稽古今反李
其觀釋文門無鬼門姓無畏字也赤張滿本或稽古今反李
氏也無鬼疏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忠也疏離也
指讓御時武王以干戈濟世而指讓干戈優劣懸隔以斯門无
商度至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遺棄殺之禍也門无
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注言二聖
俱以亂故治之則指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
間也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虞舜作法治釋
文均治直吏反下及又作邪復何扶又反下赤張滿稽曰
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注均治則願各足矣復
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疏字內
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德而推有虞氏之藥場也注天
下皆忠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疏藥亦猶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
是以不病則無釋文藥音羊李云頭創也言創以喻亂求虞氏
醫不亂則無聖釋文藥音羊李云頭創也言創以喻亂求虞氏
古讀唯或曰療注音與藥相近方言醫療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
之日搖或曰療注音與藥相近方言醫療治也江湘郊會謂醫治
療也囊三十一年左傳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家語正論篇同王
肅注藥療也詩大雅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藥作療藥療字
古同義通患創初頁禿而施病而求醫疏髮髮如雲不勞施髮
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釋文禿吐木髮大細反司馬云髮也
此之二句總結前旨也釋文禿吐木髮大細反司馬云髮也
髮也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注明治天下者

莊子集釋卷五上

三

非以為榮疏操執也脩理也焦然憔悴况夫孝子之治慈父既
得已是釋文操藥七刀焦然將遙反至德之世不尚賢注賢當
故羞之釋文操藥七刀焦然將遙反至德之世不尚賢注賢當
其位非尚之也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注不使能注能者自為非
使之也疏巧拙習性不相夸上如標枝注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釋文如標方小反徐方遙反又方
在上校胡孝反李音較一本作枝釋文如標方小反徐方遙反又方
也疏胡孝反李音較一本作枝釋文如標方小反徐方遙反又方
上既無為下亦消樸疏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
仁疏平天理更相親附前知偏愛之仁者也實而不知以為忠
當而不知以為信注率性自然非由知也疏實為忠任真當理
豈將此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注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疏賜
當為信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相親使理固自然譬樹樹成
方茲耳目既無心於為造豈有情於蒙賴無為理物其義亦然

釋文蠢郭處允是故行而為迹注王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疏
君民治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之可記事而無傳注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
也疏方之首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內釋文無傳文專孝子不諛
其親忠臣不詔其君君臣子之盛也疏善事父母為孝諛偽也詔
為臣為子事父事君不詔不諛釋文不諛羊朱反郭不詔教檢
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釋文不諛羊朱反郭不詔教檢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
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注此直違
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疏不肖猶不
言行不擇善惡直致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釋文不肖音世俗
世俗之中實為不肖未知正理的在何許也釋文不肖音世俗
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
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注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

莊子集釋卷五上

三

不謂之詔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史在於從俗也是以
 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
 背俗而用我哉疏嚴敬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諫爭
 非謂佞耶且有逆有順故見是非非而違順既釋文之違下同
 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釋文之違下同
 慶藩案道人即謂人也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謂道與謂
 同義荀子不苟篇非謂諛也賈子先醒篇君好諛諛而惡至言
 諛謂與道聲之轉豈有背音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
 則佛然作色注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
 釋文則勃步忽謂已諛人本又作眾人下同司則佛符弗反部
 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注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疏勃
 皆噴貌也道達也謂其諛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
 已諛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道諛與世皆爾合譬
 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注夫合譬飾辭應受道諛之

莊子集釋卷五上

至

罪而世復以此得入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恆不見罪坐也疏
 夫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故以聚眾能保其終始合其
 本末深既從之故不相罪坐也譬本有作譬字者言合其璧也
 釋文相坐才臥反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
 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注世皆
 至愚乃更不可不從疏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天下衣以象
 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道諛翻且從君謂佞此乃與
 夫流俗之人而從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眾人可謂
 愚矣釋文與夫音符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注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
 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在之疏解悟也靈知也知其愚
 故非愚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闕釋文不解音賢反不靈
 鄙獨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釋文不解音賢反不靈
 本又作無靈司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
 馬云靈曉也

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所為
 不可得也不亦悲乎注天下都惑雖我有求符至道之情而終
 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疏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新求
 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勝
 悟劣故也今字內皆惑莊子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
 悲傷釋文新求許亮反司馬云新求也則但云子雖新求足矣郭注云雖
 我有求符至道之情則又增出情字殆皆非也新求字之誤
 言天下皆惑子雖有所符往不可得也新求字殆皆非也新求
 同大聲不入於里耳注非委巷之所向也釋文大聲咸池六英
 也樂折楊皇華則嗒然而笑注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也疏
 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楊皇華蓋古
 之俗中小曲也玩彈瑟野故嗒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侯
 聽於古樂悅焉而睡問鄭衛釋文折楊反皇華反又作
 新贊欣然而喜即其事也釋文折楊反皇華反又作
 華音花司馬計然計甲反李云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嗒
 本作里華計然計甲反李云折楊皇華皆古歌曲也嗒
 仕責反本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注不以存懷疏至妙之
 又作嗒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注不以存懷疏至妙之
 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聽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眾至言不
 人之智乎大言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眾心疏出類也至
 俗言勝也注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疏出類也至
 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眾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偽
 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塗至言於乎隱蔽故齊
 於榮華疏以二缶鍾感而所適不得矣注各自信據故不知所
 之疏人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具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釋文以二缶鍾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所適
 司馬云至也家世父曰釋文有應作垂鍾云鍾注意也所適
 中必不得有所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今案說文缶瓦器也所
 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破釜二有半謂之
 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也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
 為一謂之鍾二謂之鍾者所受多寡也持以爲量者無所適從矣
 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之此以二缶鍾感據事言之盡人
 皆惑而誰與舉而指之自分兩義俞適曰二缶鍾之文大知何

莊子集釋卷五上

至

仕責反本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注不以存懷疏至妙之
 又作嗒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注不以存懷疏至妙之
 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聽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眾至言不
 人之智乎大言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眾心疏出類也至
 俗言勝也注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疏出類也至
 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眾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偽
 猶如折楊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塗至言於乎隱蔽故齊
 於榮華疏以二缶鍾感而所適不得矣注各自信據故不知所
 之疏人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具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釋文以二缶鍾有之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所適
 司馬云至也家世父曰釋文有應作垂鍾云鍾注意也所適
 中必不得有所適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今案說文缶瓦器也所
 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半謂之破釜二有半謂之
 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器也缶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
 為一謂之鍾二謂之鍾者所受多寡也持以爲量者無所適從矣
 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之此以二缶鍾感據事言之盡人
 皆惑而誰與舉而指之自分兩義俞適曰二缶鍾之文大知何

義釋文云... 此於莊子之意不合... 所之是也... 云所適不得也... 選歎進賦... 然以一企... 雖有所謂... 極言其地... 以天下惑... 多寡言此... 得其義矣... 人垂踵所... 心其用固... 不可得也... 疏又是一... 不推誰其... 莊子集釋卷五上

無憂於一世矣... 馬本作鼻... 云始也... 視之汲汲... 及其為惡... 自思善故... 而看之情... 如欲明恩... 文厲音賴... 者生于而... 同於俗也... 其不知遠... 黃而文之... 於失性一... 莊子集釋卷五上

不說收用... 殊其於失... 日猶尊有... 後王念孫... 然刻而畫... 飾之盛者... 則一畫為... 上畫為牛... 距與曾史... 而復善惡... 曰五色亂... 曰五聲亂... 與薰鼻困... 也外書呼... 道經謂五... 莊子集釋卷五上

反郭音俊... 云困憊猶... 爽曰五味... 口法篇曰... 數好時... 使人自然... 也疏結前... 得非吾所... 生之所... 在於籠也... 鳥在樊籠... 鷓冠指笏... 莊子集釋卷五上

也神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爵為之徒以取舍
為業故聲色諸塵柴寒其內府衣冠搢笏約束其外釋文鶴必
形背無為之道乘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鳩鷄也釋文鶴必
反徐音述本又作鶴音同鳥名也一名翠似燕絳色出彭林取
其羽毛以飾冠度藩案說文鶴知天將雨鳥也案鶴即翠鳥
也禮記知天文冠鶴水鳥天將雨即鳴古人以知其知天時乃為
象此鳥之形使掌天文者冠之鶴音非亦有術音故禮之衣服
圖及蔡邕獨斷謂為術氏冠亦音鶴音轉為術耳此釋文鶴又
作鶴案漢書與服志引記曰知天者冠述說苑修文篇笏音紳
音中帶也內支盈於柴榻外重繹繳皖皖然在繹繳之中而自以為
得則是罪人交臂懸指而虎豹在於裳檻亦可以為得矣疏支
也盈滿也榻籠也繹繳繩也皖皖貌也夫以取舍塞於內
府故方柴榻指紳約束於外形取警繳繩既內外困弊如斯而
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懸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
虎豹道陷困於裳檻之中憂危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為得何異
乎釋文柴榻楚格反外重直龍繹音繳古弔反皖皖戶環反又

云窮視貌一交臂懸指也歷指猶懸樓貌也
云眼目貌也歷指猶懸樓貌也

莊子集釋卷五上

手

莊子集釋卷五上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五中

湘陰 郭慶藩 孟純輯

外天道第十三釋文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疏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落也言天
道是以四序回轉萬物生成也釋文無所積積不道運而
无所積故天下歸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羣品故而不積聖道
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注此三者皆念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法立教舟楫有儀操
運智救時亦無滯著慈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
造引博故海內服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
者其自為也味然无不靜者矣注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
無傷於靜也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也夫
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

莊子集釋五中

一

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總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
動故曰白為晦述籍光其猶味閑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釋
文六通謂六氣陰陽四辟此亦反謂昧音昧虛文聖人之
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注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疏夫聖
所以虛靜者直形同輪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萬物无
也若以靜為善美而有情於為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萬物无
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注斯乃自得也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
喧境非由動釋文鏡心乃孝反又女交水靜則明灼鬚眉平中
而得靜也釋文夫水動則波流止使澄靜懸照與物無
準大匠取法焉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使澄靜懸照與物無
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做水取平釋文中華丁仲反盧文
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言之義釋文中華丁仲反盧文
大匠或云天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
萬物之鏡也注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明疏夫
人德合二儀習周萬物豈與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
燭鏡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鏡萬物之

玄蹟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至注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其此四名而天地以此釋文淡實也禮記使某實注實當

為平道德用茲為至也釋文淡實也禮記使某實注實當

帝東方朔傳非至敬也師古曰至實也刻意為王作道德之實

故帝王聖人休焉注未嘗動也疏息慮故休則虛虛則實實者

倫矣注倫理也疏既休慮息心乃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注不失其所以動疏理虛靜寂寂而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注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

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此之謂也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

而臣下有事故疏釋文魏魏反魚歸不與預無為則俞俞俞者

莊子集釋卷五中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注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疏俞俞從容

也夫有為為滯境塵累所以擾其心無為自得釋文俞俞與雅云

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釋文俞俞與雅云

其本皆在不為中來疏此四句萬物根源故重明此以南郊堯

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疏夫指讓之美無出唐虞

舉二君以明四德難南釋文南鄉亦作嚮以此處上帝王天

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注此皆無為之至也有

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疏用此無為

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

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也即老君尼父

也釋文素王注同以此退居而開游江海山林之士服疏居

請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玩山水從容釋文而開

開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注此又其次也

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

所不無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

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

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

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

成哉是故彌無為而淵尊也疏進為謂顯述出仕也夫妙體無

於仁壽宏至德於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政績靜而聖

動而王注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為也而尊注自然為物所尊

奉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為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注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疏夫樸

莊子集釋卷五中

質無為虛靜者質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

偏愛之也言大道開闢天地造化長於上古而不為注若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為注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何壽也郭注云釋文長於丁丈反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壽者期之遠耳釋文長於章未同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注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疏乘二儀以覆載取儀以生化為巧萬物以自然為用生化既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為之此之謂天樂注忘樂而樂足疏所在任適釋文天樂音章內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疏既知天樂非死無生死故其生也同天道之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疏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疏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物顯百何鬼責也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注動靜雖殊無心一也疏天地以結

莊子集釋卷五中

四

之義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注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疏境智冥合謂之為一物不能撓謂之為定疏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責有何禍崇動而常寂故釋文而王往况反注及崇雖遂反徐息類一心定魂不疲勞釋文而王下王天同反李云禍也而萬物服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注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逆則叛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儀也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注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述同凡合天地之釋文畜天注計六反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无為為常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死疏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為盛德如此堯之為君也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注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為也則為天

下用而不足注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問暇用臣字而問暇有餘臣下有為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為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為有事勞逸殊塗故古之人貴夫无為也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注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乘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疏無為者君德也有為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為則臣借君德矣疏上下有為則君蓋臣道君蓋臣道則非主矣臣借君德也疏日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為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郭注此文甚有辭

莊子集釋卷五中

五

理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注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疏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任物用有為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疏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當親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古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疏謂三皇五帝居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二儀釋文知雖音智下音知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疏宏辯如流彫飾萬物而釋文自說音悅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注夫在上者忠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答錄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

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

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疏內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為焉哉玄默而已釋文答音蘇逆音明斷反天不產故老經云是謂用人之力釋文天無情於生而無心

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注所謂自爾疏萬物化生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注功自彼成疏郭注云所謂自然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注功自彼成疏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生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王念孫曰案如郭解則功下須加成字而其義始明不知功即成也言無為而天下成也疏郭注云所謂自然也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注功自彼成疏禮盛德篇曰能成德法者為有功周官虞人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辨事官長任事守職士脩身功材功材謂成材也荀子富國篇曰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謂待之而後成也萬物化注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地莫大於帝王疏於天囊括川原包容岳瀆運載無窮故莫富

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故曰帝王

之德配天地注同乎天地之無為也疏德合天地之無為以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疏儀備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

萬物任黔黎之才疏本在於上末在於下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業行釋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李云本天道疏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疏要在於上末在於下末人道也疏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疏要在於上末在於下

繁冗故有為而奉上簡疏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疏五兵者一

要故無為而御下也疏夫聖明之世則備文武修文進德下衰則

本末自此疏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疏賞者軒冕榮華故

釋文之辟疏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疏禮法者五禮

莊子集釋卷五中

六

計算度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用此等法以養若生治垂治古故為治末也釋文比詳志

之末也疏樂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上調陰陽下和

哀之末也疏經者實也衰推也上曰衰下曰衰在首在尾二俱

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疏夫尊卑先

焉注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四時之序也疏天尊地卑不列之位也春夏先秋後冬

萌區有狀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釋文

人道乎注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存物之所不能無也疏二儀

人道乎注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存物之所不能無也疏二儀

莊子集釋卷五中

七

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
 尚有事先後況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
 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注言非但人倫所向也疏宗廟事重
 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宿爵為尊卑鄉黨以年齒釋文朝
 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之必然故云大道之序釋文朝
 廷直道疏語道而非其道也疏者雖有語言終非道也
 既失其序不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注所以取道為有序疏
 於何取道而行理之耶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
 之注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疏此重開大道次
 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注物
 自然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疏仁義後仁先仁後義已明而分守
 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疏義故仁義次之疏仁義已明而分守
 次之注理適而不失其分也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注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疏形

莊子集釋卷五中

八

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
 次勤修身致其名譽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注無所復改疏
 雖復勤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素疏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委令聞也疏原省者想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
 之注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疏原省者想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
 之注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疏原省者想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
 免其辜也釋文原省疏原省者想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
 得性為是失性為非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疏是非已明
 而賞罰次之注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
 末極於斯疏是非既明咸否斯見故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
 賤履位注官各當其才也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為治方者
 下責賤咸疏仁賢不肖襲情注各自行其所能之情疏仁賢智也
 履其位也疏仁賢不肖襲情注各自行其所能之情疏仁賢智也
 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己効人矜夸矜物也疏必分其能注無相
 易業疏才用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釋文必分疏必由

其名注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溢也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
 則名過其實今明名實疏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
 相稱故云必由其名也疏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
 身疏上為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大平治之至也疏自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釋文知謀者大平音疏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
 所以先也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書既遺秦世焚燒
 今檢亦疏用之非所以述也書者道家之書既遺秦世焚燒
 無的據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注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
 也疏夫為治之體必隨世而變世有澆淳故治亦有寬急是以
 也疏五變九變可舉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是不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
 以自然為宗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疏驟論賞罰以此
 其末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疏驟論賞罰以此

莊子集釋卷五中

九

未知根本始備
 本也互其名耳倒道而言逆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注治人者必順序疏逆道也逆道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釋
 文逆道音悟司馬而說徐音悅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
 具非知治之道注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
 後之序耳疏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疏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疏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
 道疏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
 方悟於大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
 道者也疏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
 上之所以畜下也注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疏古人有之
 但寄羣才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疏昔者舜問於堯
 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疏昔者舜問於堯
 曰天王之用心何如疏王之法若為用心以合大道也堯曰吾

不赦无告注無告者所謂頑民也疏其無其告也無告謂頑愚之
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彼勤教誨不赦慢棄舍也釋文
故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教亦有作教字者今不用也釋文
不赦五報不廢窮民注恆加恩也疏百姓之中有貧窮者每苦
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
皆矜慈善此吾所以用心已疏已止也總結以前川答舜曰
嘉養恤也疏此吾所以用心已疏已止也總結以前川答舜曰
美則美矣而未大也疏未足稱大既領美矣其道狹劣疏曰然
則何如疏治道之大其術如何舜曰天德而出靈注與天合德
則難出而靜疏化育之方與天合德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注此皆不為而自然也疏日月盛明
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
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
道其義釋文兩施反如故堯曰膠膠擾擾乎注自嫌有事疏膠膠
亦然釋文兩施反如故堯曰膠膠擾擾乎注自嫌有事疏膠膠

莊子集釋卷五中

皆擾亂之貌也領悟此言自釋文膠膠交卯反擾擾而小反
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攝謙釋文膠膠交卯反擾擾而小反
柔也案如注意膠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疏於舜故言子之
膠擾擾動亂之貌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疏於舜故言子之
盛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夫堯舜夫天地者古之所
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夫天地者古之所
大也疏自此已下非生之辭也大天覆地載生有羣品而黃帝
堯舜之所其美也疏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項故古之王
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蓋
釋文之王往況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問周之徵藏
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疏姓仲名由
尼弟子也宣尼親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藏
於周之府藏庶為將來君王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
否老聃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各勸孔子何不嘗試
而問焉釋文藏書所著書也徵藏名也一云徵與也史前

史老聃吐甘反或云老聃是免而歸言老子見周之末不
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疏老子知欲藏書是聖人之已
許不於是繕十二經以說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春秋贊易
經也委曲敷演釋文繕音煩反徐又音盤又十二經說者云詩
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一說云易上以說如字又
下經並十翼為十二又云春秋十二公經也以說如字又
總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疏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
術也釋文老聃中丁仲其說如字曰大音泰徐未旦反郭孔
子曰要在仁義疏要有十二乃得繁切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邪疏問此仁義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
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天
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
是人之真性又將何為是疑之也耶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疏

莊子集釋卷五中

前言之重問請解所由也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義之
情也注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疏愷樂也
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釋文中心物本亦愷關待反司老
無私允合人情可為世教也釋文中心物本亦愷關待反司老
耶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注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
也疏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偽故與
也疏意欺以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故存情兼
愛不乃釋文日意於其反司馬云音機司馬本作願云願
私曲乎釋文日意於其反司馬云音機司馬本作願云願
昭曰善本後迂乎于无私焉乃私也注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
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己此乃其私非忘公而公也疏夫兼
人欲人之愛己也此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疏牧養也
乃甚私何公之有邪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疏牧養也
下若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治釋
矣牧有本作放字者言若王但放任羣生則天下太平也釋
文牧乎司馬云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

矣疏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非自然之理也非關
 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措意
 妄為於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注皆已自足疏無情
 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注
 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循順也放任已德而道遠行莫過於此也釋
 不待於兼愛也疏而趨步人問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釋
 文放德方往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注無由
 得之疏偶偶勵力貌也揭擔負也亡子逃人也言孔子勉勵身
 求覓亡子是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釋文偈偈居謂反又巨
 仁義彌彰而去道彌遠故無由得之釋文偈偈居謂反又巨
 力之揭仁又音榮意夫子亂人之性也注事至而愛當義而止
 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真性
 總結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
 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
 逆旅也跣脚生泡漿創也成

莊子集釋卷五中

三

綺素問老子有神聖之德故不辭艱苦慕義遠
 來百舍重趼一不敢息途路既遠足生重趼釋文士成綺字
 又魚紙反士成願見賢過反百舍司馬云百直龍跣司馬云
 綺人姓名也願見賢過反百舍司馬云百直龍跣司馬云
 引許說本淮南脩務篇注淮南引莊子作重趼即跣字之誤
 也高注云跣足生肌也跣又讀若備貴子勸學篇百舍
 重繭宋策墨子百舍重繭跣也皆段勸作跣也今吾觀
 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注言其不惜物也疏昔時篇甚謂是
 知無聖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釋文餘蔬所居反又音所司馬
 殘蔬菜蔬其穢惡故發此識也釋文餘蔬云蔬讀曰稻稻粒也
 鼠壤內有遺餘之粒穢惡過甚也而棄妹之者不仁也注無近
 一云如鼠之棄穢餘益蔬外也釋文棄妹一本作不
 思故曰棄蔬妹猶味也開味之徒應須誘釋文棄妹一本作不
 仁釋名云妹末也謂未學之徒須生熟不盡於前注至足故恆
 有餘疏財目謂聚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棄懷所以飲食資
 為非細碎之間格量真聖可釋文生熟司馬云生熟謂好惡也一而積
 謂以螺酌海馬測淺深也

欽无崖注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疏既有聖德為
 給聚欽略無涯時浩釋文而積子亦反李欽力檢反李老子漢
 然無心積散任物也釋文而積子亦反李欽力檢反李老子漢
 然不應注不以其言槩意疏塵垢之言豈曾入耳士成綺明日
 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注自怪刺譏
 之心所以壞也疏御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
 矣不譏釋文復見反又有刺反于賜正御云息也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注脫過去也疏夫巧智神聖之人
 述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汝何為乃謂我是
 聖非聖耶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
 脫過去也謂我於聖釋文夫巧苦教反又知字知音為脫徒話反昔者
 已得過免而去也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注隨物所名苟有
 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注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釋文毀譽

莊子集釋卷五中

三

音餘再受其殃注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
 再受其殃也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
 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疏吾服也恆服注服者
 刺之言未其牛馬是向不諱而況非乎吾服也恆服注服者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疏郭注云服者容
 體道大聖故能制服身心行客受呼牛呼馬唯物是從此乃恆常非由措意也釋文容行如吾非以
 服有服注有為為之則不能恆服疏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
 必也用心便成矯性士成綺躬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
 何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慙愧於是履行避影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注進趨不安之貌疏而容也言汝莊岸容貌
 能舒而目衝然注衝出之貌疏左勝右瞻唯時充謙也而頹頹
 然注高露發美之貌疏頹頹高元顯露華飾釋文頹頹上息堂
 反下去

執反本又作顯如而口闕然注城豁之貌疏郭注云城豁之貌
字司馬本作顯如而口闕然注城豁之貌疏郭注云城豁之貌
語雄猛夸張城釋文關郭許覽反又火城反火交豁反火括而狀
豁使人可畏也釋文關郭許覽反又火城反火交豁反火括而狀
然注踉蹌自持之貌疏義宜也踉蹌自持貌義宜也踉蹌自持貌
反去氏反慶藩案義讀為峨義然峨然也說似繫馬而止
也注志在奔馳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詭譎猶動而持注不能自
舒放也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發也機注趨捨速也疏機弩牙
之心遇境而發其察而審注明是非也疏不能虛遺避順兩忘
定發猛速有類弩牙察而審注明是非也疏不能虛遺避順兩忘
知巧而觀於秦注秦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秦則拙於
抱朴疏秦多也不能忘巧忘知觀無為之凡以為不信注凡此
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疏信實也
事皆虛詐之行非真實之德也家世父曰郭象云凡此十
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疏信實也

莊子集釋卷五中

凡所為皆出於矯揉與自然之性不相應故謂之不信容也目
也類也口也狀也一有矜持若繫馬而制其奔突不能自信於
心也動而發一其機應之而相勝以知巧邊竟有人焉其名為
竊注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疏竊也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注
化外則阻隔蕃情盜害物莫斯之甚也釋文邊竟音有人焉
其名為竊邊垂之人不問知禮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與典皆
人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疏莊周師老子
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小廣
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大故知備在萬物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
歎其寬博淵乎其深遠慶藩案廣廣猶言曠曠也曠曠者
虛無人之貌五行志師出過時謂廣廣猶言曠曠也曠曠者
古字義通漢書武子傳橫街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
孰能定之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孰能定之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邪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注川世故不忠其
大也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亦大乎而
姑射汾陽忘物忘己即動即寂何四海之能累乎天下
奮槩而不與之借注靜而順之疏槩也借居也社稷頭覆宇
必靜而自守釋文奮槩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李正倫反一本作
不與並逐也釋文奮槩音柄司馬云威權也李正倫反一本作
也說文柄柯也柄或從槩管子山權數篇此之謂國權此謂君
權操國計之盈虛謂之國權制人事之重輕謂之君權槩者所
藉以制事者也大者制大小者制小相與奮起以有為於世皆
有所借者也說文假借也無所假則無為無為則因以為帝
因以為波流而隨物以遷焉無假而不與利遷斯審乎無假而
之謂無為而無不為郭象云任真而直往非也審乎無假而
不與利遷注任真而直往也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
物之真能守其本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真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疏雖復舉國御寓總統
乘萬物是以為既無為事既無事心閑神王何困弊之有通乎
無事心閑神王何困弊之有通乎道合乎德疏淡泊之心通乎

莊子集釋卷五中

合乎上德斯乃境智退仁義注進道德也賓禮樂注以情性為
相會能斯其符也退仁義注進道德也賓禮樂注以情性為
主也疏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清和禮樂之浮華主無為
退仁義一律郭注曰以性情為主也則以本字讀之其義轉迂
達生篇曰賓於鄉里送於州部此即假賓為禮之證慶藩案
會說也是也古賓音同音同之字往往假借為義周禮司儀
拜送幣釋文云賓音摺本音徐無鬼篇賓於寡人司馬本賓作
其證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注定於無為也疏恬淡無為而用世
之所貴道者書也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談見浮淺
以為貴重不知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疏致書
無足可貴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疏致書
貴宜於語所以宜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疏
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釋文言傳後同而世因貴言傳
非色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釋文言傳後同而世因貴言傳
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注其貴恆在意
言之表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未世之人心靈暗塞遂貴
言之表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未世之人心靈暗塞遂貴

言書精相非可貴之物也故釋文為其反郭注云其貴恆在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注得彼情唯忘言

遺書者耳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極視聽莫能感如此深可悲歎郭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注此絕學去知之意也疏知而不言言者不知而悟唯當達者釋文知者或並音智去尚反起呂桓公讀書於堂上方體之矣

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人名也斲斲也釋放也齊君既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釋文桓公李齊桓公輪集故寄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釋文桓公李齊桓公輪扁音篇又符珍反司馬斷陟角推直追而上時掌公曰聖人之扁云斲輪人也名扁

莊子集釋卷五中

言也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曰聖人在乎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公曰已

死矣疏答曰聖人雖死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夫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醱耐比乎道釋文糟音道李云魄德糟相方之仁義已陳獨何足云釋文糟音道李云魄音各反司馬云爛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又作粕已夫絕句音同許慎云相已魂靈糟也或音白反謂魂魄也

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本也文選陸士衡文賦引司馬云爛食曰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疏委之夫輒敢議論說若其無辭必獲死罪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尖所則牢

然亦釋文甘如字又音酣司馬云有數李云色注反數術也色主反此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注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疏喻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受其教是以古之人行年至老不免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做效注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精魄已夫注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疏夫聖人制法利物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自興於後釋文無容執古聖達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精粕也釋文與一音餘可傳直專反注同

莊子集釋卷五中

七

莊子集釋卷五中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五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天運第十四釋文 司馬作天員

天其運乎 注不運而自行也 疏言天稟陽氣清淨在釋文其運

爾雅云運徙也廣雅云轉也 慶藩案運釋文司馬本作員運

員二字古通用也越語廣運百里章注曰東西為廣南北為運

西山經作廣員百里墨子非命上篇警宿運鈞之上而並朝夕

者中篇運化云即運字說文鳩一名運日劉遠災都賦注運日

作云日云即員也書泰誓則云然漢書韋賢傳注員然詩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作云商 地其處乎 注不處而自

止也 疏亦無心甯靜而自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注不爭而自

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

斥前文也言四時入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 孰維綱是 注告

毒羣品誰為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也 莊子集釋卷五下

自爾 疏山岳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

孰居无事推而行是 注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

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動耀各

無事推算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 釋文推

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釋文推

而如字一音吐回 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絨閉

反司馬本作誰 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致令 釋文絨古

夜昏暗味以意億度謂有主司開閉事不得已致令 釋文絨古

如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 釋文絨古

本作成云引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注自爾故不可

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序運

也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 注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疏

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 釋文為雨 下及注

然推尋始末皆無故肇故知二者不能相為 釋文為雨 下及注

式氏反 俞樾曰此承上雲雨而言隆當作降謂降施此雲雨

也書大傳降各氣注曰降讀如施降之降蓋降從降聲古音木

同荀子天論降陰陽而王韓詩外傳降作降齊策成音木

八月降雨下風俗通義與典篇降作降是古字通用之證孰居

无事淫樂而勸是 疏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釋文淫樂

音洛又 兩勸 司馬本作勸作倦云讀日隨言謹無 風起北方一西

一東有上彷彿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疏彷彿通轉之

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

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彿而居空裡或嘘吸而在山中拂拔升降

而無定準孰居無事 釋文有上 時掌 彷彿 音皇 司馬本作

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釋文有上 時掌 彷彿 音皇 司馬本作

也 嗟音吸 反 披 芳皮 拂 芳弗 反 郭 扶 弗 反 披 敢 問 何 故 注 設

同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 巫咸謂曰來吾語女天有

六極五常 注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

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稱問其故也但富順之 疏巫咸神巫

宗相爾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

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

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 釋文巫咸 亦通 反 郭 音 條 又 音 維

具足何為指意於其間哉 釋文巫咸 亦通 反 郭 音 條 又 音 維

也 吾語 反 女 音 汝 後 六 極 司 馬 云 四 方 上 下 也 俞 樾 曰 六

常與祥古字通儀禮士虞禮記禮此常事鄭注曰古文常為祥

是其證也說文示部祥福也然則五常即五福也下文曰九洛

禹所受之洛書九類乎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注夫後學可

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物之

順心乖二儀之和氣所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

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取用無心故致天下太

皇之商太宰葛問仁於莊子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大宰
 於莊子釋文商大音泰下文宰葛司馬云商宋也大莊子曰虎
 狼仁也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猶有仁性也曰何謂也大宰未
 重問有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曰
 請問至仁虎狼親愛厥義未安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
 非薄德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

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
 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
 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夫至仁者忘懷
 同體混萬物而為一何親疏之可論絕慮與大虛而
 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疏也釋文府藏才根大宰曰葛
 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夫無愛無

莊子集釋卷五下

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葛不悟深釋文葛問之一本舊作
 旨遂生恍惚感莊生為其顯折義列下文盈崔本同
 或云盈大宰字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向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
 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貴豈
 不足以得將愛敬近進以語其心哉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
 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商葛之問近
 遠超方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域中莊生之答
 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而面不
 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
 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
 彰而愈非至理也郢地居南冥山在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
 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
 彰而愈非至理也以并反又以政
 彭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解反楚都也在江
 陵司馬云北海山名虞潘案史記蘇秦列傳愈遠
 北冥山索隱引司馬云冥山在朔州北與釋文異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夫敬在形迹愛準木心由釋文
 孝易以敬反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夫愛孝雖難猶中未
 愛有優劣以此若忘親則無係忘既勝
 格量難易明之矣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
 難自非達道孰能行之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
 使天下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道則終日不自識也聖
 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
 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
 斯所謂兼忘也夫兼忘天下者兼萬乘如履屐也使天下兼
 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夫兼忘天下者
 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功與天地而
 合德者故能忘萬物之性分順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兼忘不
 喪利澤者故能忘萬物之性分順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兼忘不
 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頂之前前古之君耳其德
 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道之又遺玄之又

莊子集釋卷五下

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任
 之在心則非自得也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
 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注失於
 知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向能遺忘
 江胡乃思遺沫而不自顯豈復大息言於仁孝嗟歎於陳迹
 乎釋文遺沫音夫孝梯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
 也不足多也梯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偽清
釋文孝弟音梯虛文昭曰舊本作孝梯音弟此因今本作梯
 卷道音弟亦有倒作導音道若作佛字則更無兩讀又何用音此如他
 者皆出後人所變亂今正之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除棄之
 謂也大貴在於身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并者除
 也夫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釋文并焉必領反乘至富國財
 忘之况爵祿乎斯至貴者也除也注同

并焉注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疏至富者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縱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疏至顯名譽并焉注所至顯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疏夫至顯者莫過適性也我欲是非故令聞聲注是以道不渝注去華取實故也疏渝變也名觀之如涕唾也注是道不渝注去華取實故也疏渝變也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釋文去華起呂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道德者厚不隨物變也釋文北門成北門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張成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疏北門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池樂名張成也成和也洞庭之野釋文北門成北門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釋文北門成北門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始聞之懼復聞之忘卒聞之而惑疏惑也卒也忘也復也重也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觀之不見聽之不開放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釋文之懼如字或音句下同一本作懼音說反案說文懼有懼字與懼同非懼字重文復聞扶又反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注不自得坐忘之謂也疏蕩蕩平易之容默然無知之貌第三而無知芒然坐忘物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注出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成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疏殆近也奏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黃帝既允北門成第三問樂釋文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於自然也釋文徵之多作徵大清音泰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疏於禮義之迹而忘自然之本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者也此是第一奏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循順倫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秋文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在之斯至矣釋文迭起大節反一本循生似倫一清一濁陰陽調劑流光

莊子集釋卷五下

五

其聲注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燭燭此謂至樂無聲之聲家世父曰樂記禮記而進以進為文樂而反以反為文故樂闕而後作者謂之樂也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以文武紀其盛衰倫經猶言經緯比和分合所謂經也雷雷始作吾驚之以雷霆注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也仲春之月雷始發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釋文雷霆沈沈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音執爾雅霆音廷又音挺後倭反電也家世父曰雷霆之起云雷也其知其所自起莫知其自起其自起首也生無窮而忽一至焉則亦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自其卒无尾其始无首注運轉無極疏終始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无窮注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疏債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債為常則所謂釋文一債方同反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注初常者無窮也釋文一債馬云仆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注初

莊子集釋卷五下

六

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疏至一之理絕無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俞樾曰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大戴記術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疏注曰一皆也荀子勸學篇一可以為法則君子為一皆善也謂之聖焉注日一皆也皆也是一有皆義郭注曰不能待之以一與語意未合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注所謂用天之道疏言至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注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疏順羣生之修短任化之一理豈在谷滿谷在阮滿阮注至樂之道無不用也疏至守故而執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注至樂之道無不用也疏至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釋文在阮苦庚反爾塗御守神注塞其兌也疏塞也御孔也同心知之孔御守釋文塞御去逆反與其兌徒外以物為量注大制不割疏量音亮大小修不制割而釋文為量亮其聲神緯注所謂關諸疏也同雷霆之從己也

震動其其名高明注名當其實則高明也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
 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注不離其所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
 故老經云以道利釋文不離力智反日月星辰行其紀注不失其
 天下其鬼不神也疏紀上玄必無差忒也疏吾止之於有窮注常在極止住也
 也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流之於无止注隨變而往
 也疏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疏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注故開然志使化去疏夫至樂者
 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聽疏儼然立於四虛
 望而不能見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疏儼然立於四虛
 之道注宏微無偏之謂疏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
 微按物無偏包容萬釋文音微倚於椅梧而吟注無所復
 有與虛空而合德釋文音微倚於椅梧而吟注無所復
 為也疏心若死灰遺道無為且吟且詠也釋文倚於椅梧而吟注無所復

莊子集釋卷五下

反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注言物之
 知力各有所齊疏夫目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逐
 可以限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疏釋文目知音齊
 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獲前子欲慮之等文也疏釋文目知音齊
 限才疏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忘注夫形充空虛無身
 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懷懼之情忘也疏夫形充空虛無
 等量委蛇任性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順應也疏則與虛空而
 者也只為委蛇任性故懷懼之情忘息此解第二問樂也疏釋
 文委徐如字蛇施徐音施疏吾又奏之以无忘之聲注意既忘
 矣乃復無忘此其至也疏再聞至樂任性透達懷懼之心於焉
 故奏無忘之聲斯則以無遺意故郭注云意既疏調之以自然之
 忘矣乃復無忘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疏調之以自然之
 命注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疏自然為其性命所以奏
 此成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故若混逐叢生注混然無係隨叢

而生疏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釋文叢生反疏林樂而无形
 注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疏夫叢林地嶺之聲
 命而已豈釋文林樂音洛亦布揮而不曳注自布耳疏時布散
 復有形也疏如字布揮而無聲注所謂至樂疏
 萬物各得其釋文布揮音揮廣雅幽昏而无聲注所謂至樂疏
 言至樂寂寥超於視聽故幽冥昏暗而无聲響矣疏家世父日
 出故曰無形揮者振而揚之若布之曳而愈長而亦無有曳之
 者林樂而無形其聲聚也布揮而不曳其聲悠也幽昏而無聲
 其聲動於无方注夫動者豈有方面後動哉疏夫至樂之木
 隨時實無方所居於窈冥注所謂窈冥疏萬化而深根宿極恒
 處窈冥斯釋文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
 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注隨物變化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
 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注明聖人應世非唱
 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注明聖人應世非唱

莊子集釋卷五下

也疏稽謂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鏡之象對之不知其所
 法而留心應世故行雷散徙不主釋文稽於反疏聖也者達於
 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疏釋文稽於反疏聖也者達於
 情而達於命也注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疏所言聖者更無
 之情順自然之疏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注忘樂而
 命故謂之聖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各
 樂足非張而後備疏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行
 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做效稟之造物豈措意而疏无言而心
 後能為故五藏各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疏无言而心
 說注心說在適不在言也疏適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釋文心
 說音悅注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
 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注此乃無樂
 之樂樂之至也疏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
 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靈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做欲謂
 意聽之亦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

別事同釋文蘇氏必違反本苞裏音包本樂也者始於懼懼故

崇注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

至樂未悟大和心生悚懼釋文果難遂吾又次之以忘忘故遁

注述稍減也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減故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注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疏最後問樂

心無分別有同則意蕩蕩然無心與物俱至也孔子西遊於衛

不懼難符真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孔子西遊於衛

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

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釋文師金魯太師

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否耶明敏才智可

也金其之行反孟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明敏才智可

惜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顏淵曰何也疏問窮之師金曰

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困窮顏淵曰何也疏所以也師金曰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疏此

莊子集釋卷五下

九

警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槿梨第五
猿狙第六妍醜舞狗草也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衍句也尸祝
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
中致齊潔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社貴之如是釋文
芻狗李結芻爲盛音成苦廉反本衍延善反郭怡面反李
司馬云合也慶藩案巾字疑飾字之誤齊戒亦作齋及其
太平御覽引淮南篇以綺繡作飾以綺繡者戒亦作齋及其
已陳也行者踐其首吞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
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注廢棄之
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疏踐履也首頭也吞背也取草曰
致斯謂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吞蘇者取供
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巾之中履於文繡之下遊
居處寢臥其旁假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遺屣釋文蘇者李
故郭注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蘇者蘇草
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楚之蘇之七九將復扶
開謂之蘇史記云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蘇之七九將復扶
反必且如字徐數音昧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今而夫
子餘反數音昧爲病也司馬云厥也音一技反

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疏此合芻狗之譬並合孔子窮

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爲教述故集衆弟子遊遊於

仁義之域臥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而事同已陳芻狗伐

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楚

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楚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刻也夫子嘗

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刻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

孔子歷聘曾困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是豈非

惡夢耶俞樾曰上取字如字下取字當讀爲取周易萃象傳

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荀作取漢書五行志內取茲師古口取讀

如禮記聚應之聚國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

非其昧邪注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

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爲民妖所以與矯劫之端也疏

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眾極

多謂之爲賊故與兵圍繞經乎七日糧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

餓病莫之能與憂悲困苦鄰乎死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

地豈非遺於已陳芻狗而履耶

莊子集釋卷五下

十

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如用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至於千里未足爲難釋文推之郭吐
又加字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
舟於陸也疏此合論也斯求也亦今古代殊豈釋文陸與音餘
今新音所求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應物而不
窮者也注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
有功也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
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釋文无方之傳司馬云方常也
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釋文无方之傳司馬云方常也
慶藩案傳讀若轉言無方之轉動也呂氏春秋必已篇若夫
萬物之情人倫之傳高注傳猶轉也漢書劉向傳禹稷與咎繇
傳相親引猶轉相汲引也淮南主術篇生無乏用死無轉尸逸
周書大聚篇作傳尸裏二十五左傳注傳寫失之釋文傳一
本作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

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疏

上俯仰上下引誘以人委順無心釋文

故無罪夫人能虛己其義亦然也釋文

之操操字從手然則從木者楷上之物

莊子文義當從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

治注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疏

度其猶相乘桶桶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疏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注彼以爲美而此或以爲惡

變然後皆適也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

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說習挽裂盡去而後慷慨古今之異

猶狻狙之異乎周公也疏狻狙也周公聖人譬若古之世狙狻

病心而瞋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瞋其里其

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疏

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瞋眉苦之而端正之人

體多宜便因其瞋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里

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瞋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

乘之而遠走捨已効物其美例然則述伐樹皆學瞋之過也

釋文而瞋徐扶真反又扶人反其里句捧心數勇反挈苦結

知瞋美而不知瞋之所以美注况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

施也時過而不乘則醜人也疏所以稱所由也瞋之所以美者

美與之麗雅而不知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總會後文結成其

由西施之妹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由西施之妹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由西施之妹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莊子集釋卷五下

十一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疏

徒三千弟子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釋文之沛音只司

子陳國相人相今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疏問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疏問於何處釋文惡乎音烏曰吾求之

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疏數算術也三年一問天道小成五年

數故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疏更問求道曰吾求之於陰

陽十有二年而未得注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疏十二

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老子曰然使道而可

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

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

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佗也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

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所以然者中无主而不止注

無佗由也故託孔老二聖以明玄中之玄也若使中心無受道之

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疏主假令問於聖說亦

不能止住於胸外无正而不行注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

假故知無佗也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

也故未嘗通也疏不可行也俞樾曰正乃匹字之誤禮記稱

衣篇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曰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

此云中無主而外不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

止故此言中無主而外不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

匹而外入者有主而外不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

此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注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

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述顯效也

物不能受聖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注由外入者假

人不能受聖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注由外入者假

人不能受聖由外人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注由外入者假

莊子集釋卷五下

十二

學以成性者也... 無以藏聖道也... 於聖道... 先生言... 說則中... 注夫名者... 致善... 名也... 致善之名... 名愛惜是也... 者也多取... 先王之... 宿而不可... 今不同也... 莊子集釋卷五下... 生傷生而... 久疵... 述而過... 注隨時而... 而用人... 動不傷... 釋文之... 與也... 不貸之... 也簡... 案開... 則之... 路史... 天爲也... 出也... 注不貸者...

文以爲物... 采則色不... 爲是者不... 注天下未... 命者非立... 舍之則悲... 以憂悲... 者是天之... 義... 以困故... 然刑戮之... 莊子集釋卷五下... 夫怨敵必... 不用唯循... 不然者天... 隨於變化... 天門... 心也... 請心也... 四方易位... 性已大也... 以外物... 功侖... 而佐反... 彼我反... 昔曰孟夏...

夕書大傳曰月之朝月之中月之夕鄭注曰夫仁義憮然乃憤

吾心亂莫大焉注尚之以加其性故亂疏仁義憮然於此

而立矣注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疏建

傑然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

而黑注自然各已足釋文鶴本又作鶴日黔反司馬云黑也

白之朴不足以爲辯注俱自然耳無所偏尚疏黔也染也

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挾劣何足

注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釋文泉涸反胡洛相响况付反又相

濡如主反又以沫音不若相忘於江湖注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撲散

方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釋文相忘並如孔子

見老聃歸三日不談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釋文不談本

而成體散而成章注謂老聃能變化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恆以

規老聃哉疏復何容暇聞規訓之言乎釋文喟許劫反子貢

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疏

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

聖人如何哉疏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排三王爲非

進子何以謂不同疏汝少進前說對曰堯舜禹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既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

武王渡孟津而逆殷紂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疏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頊

項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釋文余語據

莊子集釋卷五下

五

莊子集釋卷五下

末

反下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注 若非之則強哭 疏 三皇行道人心皆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也非之則強哭 釋文 則強反 其文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也 注 殺降也言親疏者降殺 疏 五帝行德不及弟更相親愛為降殺之服以 釋文 為其 子偽 殺其殺 前所成反 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殺 反 省之儀拜跪之節凡 注 出於儀文之末者皆可以從殺也郭象云親疏有降殺誤 舜

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 子生五月而能言 注 教之速也 疏 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治離民心浮競遂使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 釋文 孕 以證 不至乎孩而始誰澆者既革故與古之乖異也 釋文 孕 反 不至乎孩而始誰

注 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疏 未解孩是非分別之心 釋文 孩 亥才反說 別人 彼列反 則人始有天矣自此而始矣 釋文 孩 亥才反說 別人 彼列反 則人始有天矣

莊子集釋卷五下 天折之始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注 此言兵起自虞舜 疏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注 此言兵起自虞舜 疏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注 此言兵起自虞舜

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疏 去道既遠遠為日與遂使蠢爾有為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為化而禹懷 疏 盜盜非殺 注 盜自應死 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 盜盜非殺此則兵有順義也 人自為種

而天下耳 注 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

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 夫澆浪既與分別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中也聖智之 釋文 為種 章勇反 述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 釋文 為種 章勇反 家世父曰人為種類以成乎天下於是乎有善惡之分是非之辨兵者逆人之性而制其死生者也既有善惡之分是非之辨而兵之用繁矣於是據之以為順而殺盜者謂之當然因是乎人心之變而兵以施焉而人之心乃日變而不可窮矣

莊子集釋 卷五下

以天下大駭僑墨皆起 注 此乃百代之弊 疏 此總論三皇五帝致使僑墨起九流爭奪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釋文 大駭 胡階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注 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

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疏 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為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述始與故有倫理及其未也 何言哉 注 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 何可稍言論主發憤而傷歎也 釋文 復言

反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注 必弊故也 疏 夫三皇之後亂莫甚焉為無為之迹述生於弊 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疏 悖逆也睽

星辰悖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離岳瀆為之崩竭廢壞四時 莊子集釋卷五下 寒暑為 釋文 之知 音智 上悖 補對 下睽 音圭 反又 中墮 許規 之 施 反 其知悖於履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

而猶自以為為聖人不可恥乎其无耻也 疏 惜毒也履蠶尾端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蠶毒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 釋文 惜於 七感 履 救通反又音例本亦作 蠶 反或云依字上

常作蠶下當作蠶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蠶 王引之曰 釋文 蠶 救通反又音例本亦作 蠶 反或云依字上 反或救通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蠶案陸績讀蠶為蠶

救通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蠶案陸績讀蠶為蠶 蠶 救通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蠶案陸績讀蠶為蠶 蠶 救通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蠶案陸績讀蠶為蠶 蠶 救通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蠶下當作蠶案陸績讀蠶為蠶

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道說
 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疏楚楚驚棟貌也子貢欲
 子詞謂高遠排擯五帝指斥三皇心形驚釋文楚楚反 孔子
 棟失其所謂故楚楚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釋文楚楚反 孔子
 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
 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
 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
 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注所以迹者
 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釋文好音干三蒼
 用也鈞取甚矣夫音符篇難說始鏡治世直吏今子之所言猶迹
 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注况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
 六經為迹夫白鴉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
 應於下風而風化注鴉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
 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釋文白鴉五應反三蒼云鴉也 之相視眸
 反注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相視風氣而化生 蟲雄鳴於上風
 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注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
 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釋文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木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齊安之
 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
 五采文其名曰奇音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
 類皆自化壯也音可壅注故至人皆順而通之釋文可壅於勇持得於道无自而
 不可注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无自而可注所在皆不
 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鴉猶魚傅沫細要者

莊子集釋卷五下

九

化注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疏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
 視為己子是知物性不同稟釋文復見扶又反下賢烏鴉猶如
 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釋文復見扶又反下賢烏鴉猶如
 反李云字音附又音付本音末司馬云傳沫者以沫相
 乳而生也音傳直專反沫音也一云傳口中沫相與而
 生子細要一道者化即詩所謂類於有子果處負之是慶積
 案列子釋文上引司馬云釋蜂細要者取桑有弟而兄啼注言
 蟲視之使似己之子也疏有弟而兄失愛舍長憐幼故啼
 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疏有弟而兄失愛舍長憐幼故啼
 舍無累言人性釋文舍音長張丈反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
 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注夫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播六
 經以說則或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集釋卷五下

十

莊子集釋卷五下終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六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輯

外刻意第十五釋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

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疏

其行離世異俗卓爾不羣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有

才而不遇非無道而荒淫充志林籟之中削迹崖崖之下斯乃

申秋下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

止於此矣釋文刻意司馬云刻削也峻其意也案謂尚行下孟離世

力智高論力困怨誹非謂反徐音非李云非為亢窮高曰亢

枯槁反苦老赴淵介推赴淵若申徒狄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

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疏

則語及仁義川茲等法為修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淑

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也呼報反下語大功力立大名

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

并兼者之所好也疏建海內之功積立今古之名致君臣之

既而尊君主而服遠荒強本邦而兼敵國豈非朝釋文為治

廷之士麻廡之臣乎即泉陶伊尹呂望之徒是也釋文為治

直吏反此朝直遂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无為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疏居而事輪釣遊世而處

無為天子不得臣請侯不得友斯乃從釋文藪藪藪藪處間音開

容閒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闕休之類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

酌魚文弔曰今木釣作釣處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注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

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

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疏吹冷呼而吐故响暖吸而納新

神廟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

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前數字志尚不同各

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釋文吹响亦作煦呼反許及吐

故納新李云吐故氣也熊經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申如字郭

馬云若鳥道引音導下同李云導此數反僅其新鳥能反

之响呻也道引氣令和引體令柔此數反僅其新鳥能反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開不道

引而壽注所謂自然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注忘故能有若有之

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疏夫玄

變之士冥冥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恆自修

習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引而壽命無

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

忘而有之非有之而有也家世父曰仁義者人與人相接而

見焉者也受焉之謂仁因乎人而愛之是固有人之見存也宜

則仁義之名可以立而所修者乃真修也慶藩案忘乃亡

之借字亡猶已也管子乘馬篇今日為明日忘貨史記孟嘗君

傳所謂期勿忘其中並與亡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皆於忠而

忘其號師古注忘亡也淮南修務篇而榮時聖道之獨亡於

己賈子勸學篇澹然无極而眾美從之注若厲己以為之則不

亡作忘皆其例澹然无極而眾美從之注若厲己以為之則不

能無極而眾惡生疏心不滯於一方迹冥符於五行是以澹然

釋文澹大音反然一本作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注不為萬

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疏

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

天地以無生生而為道聖人以無為為而成德故老慈云天地

不仁聖釋文百行篇末百行同故曰夫恬恢寂漠无无為此

釋文恬快 大齊反徐音 質也 而喪 息反 故曰聖人休休

馬則平易矣注休乎恬快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離懸乎阻險

之變常平夷而無難疏 休心於恬快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

文人休 虛求反息也 平易 以政反下及注皆同 俞樾曰休

馬休則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聖人休 無難 乃且反 平易則恬

快矣注 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快交相成

也疏 豈唯休心恬快故平易抑乃平易而 平易恬快則憂患不

能入邪氣不能襲注 泯然與正理俱往疏 心既恬快遂又平易

故德憂患不能入其虛靈邪氣無襲 釋文 邪氣 勿嗟反 故其

德全而神不虧注 夫不平不憤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

內也疏 夫恬快無為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 故曰聖人之生

莊子集釋卷六上

也天行注 任自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注 蛻然無所係 釋文 聖人

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為一故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 釋文 蛻

死也類萬物之變化任德治之陶鑄無纖介於胸中也 釋文 蛻

然音脫反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注 動靜無心而付之

陰陽也疏 凝神靜慮與大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 不為福先不

為禍始感而後應注 無所唱也疏 夫善為福先惡為禍始既善

應豈為先 迫而後動注 會至乃動疏 迫至也逼也動應也 不得

已而後起注 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疏 已止也機感通至事不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注 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疏 循順也

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 釋文 去知 起呂反 慶藩案故詐也吾

無為順自然之妙理也 釋文 去知 起呂反 慶藩案故詐也吾

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覽論人篇去巧故高注巧故偽

詳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下多詐高注故巧也皆其例管子

心術篇去智與故尹 故无天災注 災生於違天疏 合天故无

知章注故事也失之

累注累生於逆物疏 順物故 无人非注 與人同者眾必是焉疏

無非也 无鬼責注 同於自得故無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注 汎

然無所惜也疏 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如浮汎

也 不思慮注 付之天理疏 心若死灰不豫謀注 理至而應疏

鏡高堂物來斯照不預 光矣而不耀注 用天下之自光非吾

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 信矣而不期注 用天下之自

信非吾期也疏 運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 其寢不夢其覺

无憂疏 契真故寂寂而不夢 釋文 其覺 古孝 其神純粹注 一

無所欲疏 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 釋文 粹 遂 其魂

不罷注 有欲乃罷疏 恬快無為心神閑逸故 釋文 不罷 皮虛无

恬快乃合天德注 乃與天地合其恬快之德也疏 歡此處無與

莊子集釋卷六上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疏 達達從是德之邪妄 釋文 悲樂 音洛

喜怒者道之過疏 精心則喜乖情則怒喜 好惡者德之失疏 好

為好無惡為惡此之 釋文 好惡 烏路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注

忘心是德之德符也 疏 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 一而不變靜

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 疏 恬虛夷至德之人也 一而不變靜

之至也注 靜而一者不可變也疏 抱真一之玄道混然無所

所於竹虛之至也注 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疏 性逆也

生無所乘運自非虛 釋文 於竹 五故 確 苦角 纖介 音

節之極其孰能然也 釋文 於竹 五故 確 苦角 纖介 音

快之至也注 物自來耳至快者無文物之情疏 於物無所須待

恬快之 无所於逆粹之至也注 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疏 智

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順若生至論 故曰形勞而不

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注 物皆有當不可失也疏 夫

形

息則則弊斯生精神遂物而不加止必當勞損損則精神氣枯矣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注象天德者無心而併會也疏象者法也言水性清平

也唯當不動不閉則清而且平則照無私為物準的者大德之

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故曰純粹而不雜注

無非至當之事也疏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靜一而不變注

常在當上住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恆快而無為注與會俱而

已矣疏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懷與物交動而以天行注若

夫遂欲而動人行也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天此養神之

道也疏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夫有干越之劍者柳而戴之不

敢用也寶之至也注況敢輕用其神乎疏干漢越山也出真劍

也又云于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則以爲名也夫有此干

越之寶劍押中而藏之自非敵國大事不致用寶劍重之送

至於此而况寶釋文于越之劍司馬云于吳也吳越出善劍也

愛精神者乎疏釋文于越之劍司馬云于吳也吳越出善劍也

念孫曰于越猶言吳越漢書貨殖傳稱越之與于越不相

入矣于亦于之誤于越皆地名故言戎菴之與于越不相

爲春秋之於越又因于而誤於當從司馬說爲是注補補

蟠於地注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

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耳非輕用也疏流通也夫愛

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既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於天疏釋文下

左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疏釋文下

蟠音盤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注所有無方疏化導養生含育

不守一方故不可其名爲同帝注同天帝之不爲疏帝者也

注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滿於外則冥也疏純精素質之道

而不喪則精神凝靜既而此曰枯木一之精通合於天倫注精

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爲一也

者物之真也疏倫理也既與神爲一則精野語有之曰眾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注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違

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迷則貴守之也疏莊生欲捨棄人物志尙

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

利則盜跖之徒是也貞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

也賢人君子高尙志節不屬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

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實貴精神不滯於物雖處變隨時而

不喪其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注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

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

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羣庸得謂之純素哉疏

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矣變其塵之內而

其神不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操手於林嶺之

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疏釋文倩乎七練之觀反郭若邪能

體純素謂之真人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存皆

外篇繕性第十六釋文名以義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注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

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疏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

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俗法治於真性俗習也初

已用弊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備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

有作滑欲釋文滑也音滑也惟云治也論語曰文滑音滑於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注謂亦治也此當從崔說為長上文治也治也故曰求復其初也注謂亦治也此當從崔說為長上文治也

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養真實之知使釋文治道如字又養知意求之以恬靜之法不蕩於外也釋文治道如字又養知意求之以恬靜之法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注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知終日為而未嘗為亦未嘗不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吾不

莊子集釋卷六上

七

如是何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注知而非為則無善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於哉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庸夫德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他哉夫德

而反乎情樂也注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情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疏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性文樂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注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疏夫信行順者各循其節而不一釋文信行反注同下以行小行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注以一體之所履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注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疏

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清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芒昧之中而與時世為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寞無為之道釋文在混胡本芒真剛反崔云混混澹澹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注任其自然而已疏當是混沌之時清樸之世衆世恬和而靜泰幽幽人各守分而不擾矣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災者萬物不傷羣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用之也釋文不擾而小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當自然之物皆自然故至一也疏均彼此於無為混是非於恬淡物

莊子集釋卷六上

八

然注物皆自然故至一也疏均彼此於無為混是非於恬淡物之為而自為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德無為之德物合自然之道焉疏虞蕭業自然謂自成也斯養然成也大德禮武王設降降降胡殘其禍將然謂禍成也楚詞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自然言彼將自成也邪云物皆自然語速德下衰注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羲始為天

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羲始為天

下是故順而不一注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

已疏建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至燧人始生為
而造密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熾澆漓悞之心散無為之道
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謂乎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
也釋文麗人香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

順注安之於其所安而已疏夫氣化更衰為弊增甚故神農有
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開罪釋文德又下衰及唐虞始
為天下興治化之流瀟灑散朴注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

道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
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疏夫聖堯虞舜居五
化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制紀五行設百官而平章百
百姓因此而流說五行自斯而流說五行設百官而平章百
毀清素以作澆說釋文與治反直史疏亦作說釋文亦作說釋文亦作說

以善注善者過於道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疏夫虛道之過
已効人矜名企善善既釋文之稱反疏險德以行注行者運在
非於理所以稱難也疏險德以行注行者運在

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疏險德以行注行者運在
行聲名浮僞故令內德危疏險德以行注行者運在

善險德以行注郭注謂為有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疏
義於理未順善字疑是為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疏
也淮南似與善字疑是為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疏
不疏也淮南似與善字疑是為善而道不全行立而德不夷疏
心自役則性去也疏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疏心與心識注

彼我之心誠為先識無復任性也疏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釋
文心與心識疏如字原本悉同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誠為先識
足以定天下注忘知任性斯乃定也疏夫心學察於有知而分
源八荒為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替悖斯乃亂之極

源八荒為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替悖斯乃亂之極

莊子集釋卷六上

九

無復任性也諸本皆以心與心識為句向秀本作識云彼我之
心誠為先識矣疑心與心非彼我之有異心也心自異也本
者一心然引之而動者又一心引之而動一念之覺而有識
冬則寒夏則熱是也則識者又因覺生而有意焉食則知求甘
則知求甜是也則識者又因覺生而有意焉食則知求甘
不知則求甜是也則識者又因覺生而有意焉食則知求甘
亂始繁矣鳥足以定天下疏會機日識知二字連文詩曰不
以定天下明必不識不知而後可言定也疏心與心識知而不
諸家皆斷識字為句非是向本作職尤非疏然後附之以文益之

以博文誠質博辨心注文博者心質之節也疏前後使心道如
故後依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文之本
非則隨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沒於心道唯質記
而去文方會釋文博辨乃惡反疏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
情而復其初注初謂性命之本疏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沒
矣欲反其初之性復其自性之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初本其可得乎疏心知文博之過疏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注大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
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
交相喪也疏喪廢也山是事述而觀察之誠知時而應厚廢棄
之與道交釋文世喪疏息反及下及注皆同疏慶藩案文選江文
不好世故曰疏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注若不
喪耳釋文謂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由與乎道注若不

貴乃交相與也疏世而流偽之世亦何能與感於聖道也疏道无
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注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與也何由而與由無貴也疏時不能
用道無為之道不復行世假使道聖人降迹塵俗則同疏隱
生無人知者若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何異山林矣疏隱
故不自隱注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與矣何隱之有哉

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注莫
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注莫

莊子集釋卷六上

十

莊子集釋卷六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秋水第十七釋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注言

其廣也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渚崖也涇際也涇洲也木中之可
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
滿其水甚大涯岸曠濶洲渚迢遙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
馬釋文秋水李白云水生於春州於淮河古亂涇流音經可馬云
也釋文秋水李白云水生於春州於淮河古亂涇流音經可馬云
又云字或作涇 兩涘音侯 涇音通也 涇水可居曰涇釋名云
也 崖字又作涯 不辨牛馬 辨別也 言廣大 於是馬河伯欣然
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陰陽
故欣然喜謂天下釋文河伯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名夷公
榮華盛美盡在己身

莊子集釋卷六下

子馮夷是公子之妻慶藩案校乘七發注引許慎曰馮夷河
伯也釋文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關
南齊俗謂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關
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詩小雅四牡篇周道倬遠韓詩作委夷
顏籀匡俗正諺云古運夷通此其證高注淮南原為委夷
道篇馮夷或曰馮遲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為委夷順
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其
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
之謂也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
水之端注方始迴旋而自高視海若仍慨然歎其野語不見
乃謂之謂也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
未為通論耳釋文北海李白云東海也面目此莫剛反又音旁又音
配作望洋音羊司馬崔云北是也面目此莫剛反又音旁又音
其正字當作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望陽今案洋羊皆借字
故說為仰視聞道百道百萬分之一也今案聞字對下聽字為

莊子集釋 卷六下

言聞道雖多而不知其無窮也以意度其然而自信其有進焉
者及味其無窮乃始喪然自失也百者多詞也李注非是慶
藩案百古讀若博與若韻漢書錫陽傳為鳥象百且夫我嘗聞
與鸞韻蔡邕獨斷賦祝辭取千百與宅宅作韻且夫我嘗聞
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
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注知其小而
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豈尚之情無為乎其間疏方猶道也
則定六經為多聞博議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通人達
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嘗聞
未之信今見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誠不虛矣
河伯向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
嗤笑於大方釋文今我睹見也崔本作今睹我云應示也大方
之家大道也理分後同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
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注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疏海若知河伯

莊子集釋卷六下

物以譬之夫坎井之鼃踴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
為拘於虛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冰兩
凝成道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士之士偏執之人聞
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泰山壽鴉子而天彭祖而必
不信者為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釋文以語王引之曰
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為大其義亦然釋文以語王引之曰
本此魚後人改之也太平御覽時序部七鱗介部七龜部一
引此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舊本魚可知且釋文於此
句不出龍字直至下文培井之鼃始云虛本又作蛙戶蠅反此
則戶蠅之音水蟲形似蠃蟻則此句不作魚不作蛙戶蠅反此
二語明之鴻烈原道篇夫井魚不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
文井魚之文則莊子之海夏蟲之不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
日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鯽魚耳觀則矣井九三井谷射鮒引御
所載莊子曰無大魚但多鯽魚耳觀則矣井九三井谷射鮒引御
篇曰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
語而荀子亦云坎井之無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投之呂氏春秋論大
為井龍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龍也自有此於虛音坤亦
改世遂動稱井龍復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於虛音坤亦
通云墟虛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王念孫曰崔注拘於虛
日拘於井中之空也崔云拘於井中之空也王念孫曰崔注拘於虛

虛本亦作墟廣雅曰墟居也賦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日墟故所居也凡經傳言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故不知海之大也魚居於井猶河伯居於海也夏蟲反屋故下文曰今爾出於海矣觀於大海乃知爾醜也反屋廣雅案文選孫興公天台賦注引司馬云厚信其所見之時也釋文圖又案司馬訓篤篤厚成疏心厚於夏時即川司馬義其說迂曲難通爾雅釋詁篤篤厚也論語泰伯篤篤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儀行篤行而不倦謂行之固也後漢延篤字叔堅亦固也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為時所蔽而不曲士司馬可語水故曰篤於時篤字正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司馬曲之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士也

注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崖涘之表大壑之無窮方鄙小河之陋劣既悟通達海若仍於瀚海之中詳觀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疏尾閭者泄海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閘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閘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本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

莊子集釋卷六下

日落為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兩少而秋兩多竟遭水而湯遺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釋文尾閭東川名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釋文尾閭東川名司馬云泄海之息列反又與世反慶藩案文選稽叔夜後水出外者也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從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木聚族之處故稱閩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回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量數音亮注而吾未嘗以此自多日沃焦較釋文所引加詳量數及下同

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后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注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毀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

莊子集釋卷六下

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出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大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視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竟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疏存在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而無生於陰陽也陰陽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木小石之在大山乎釋文而海若於天理在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釋文而下同快然於良反之意境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

大倉乎言其大小優釋文音力非反同崔空音孔壘孔小穴劣有如此之懸也釋文音力非反同崔空音孔壘孔小穴一云蟻塚也家世父曰釋文引崔云蟻塚小穴也李軌云小封也一云蟻塚今案蟻塚自具兩義言高下之勢也蟻塚者笑然而高者蟻塚然而下大澤之中或墳起或滄深高下起伏自然之勢常相因也故謂之蟻塚司馬相如上林賦丘墟蟻塚亦同此義言丘墟之勢或蟻塚也徒今反司馬云蟻塚小穴也李云而或穴或蟻塚而成也釋文音力非反同崔空音孔壘孔小穴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注小大之辨各有階級不可相毀疏物名號也卒眾也夫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眾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本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豪釋文人卒尊忽反司馬云眾也崔父曰釋文引司馬云卒眾也崔云卒眾也案人卒九州言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詞也九州之大人數之繁其在天之中亦萬物之一而已崔說是也俞樾曰人卒二字未詳何義司馬謂卒為卒訓卒為盡皆不可通且下云人處一焉則此不當以人

言人卒疑大率二字之誤人則世篇卒然刑之釋文曰卒或作卒是卒卒形似易誤之證率誤為卒因改大為人以合之據至樂篇人卒聞之盜跖為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是人卒之文本書所有然施之於此不可通矣大率者總計之辭上云計四之在海內計與大率其義正同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注不出乎一域疏五帝連後而師而爭者七人厥憂於社稷任士備勞於釋文五帝之所連司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釋文五帝之所連馬云謂連續仁義也崔云連續也本亦作五帝虛文弔日今所本作五帝家世父曰江南古莊本連作連似從連為安所爭側耕任士之所勞也勞服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注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疏伯夷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為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連釋前事少仲尼問輕伯夷之義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疏過天地質之小

莊子集釋卷六下

者莫先焉末故舉大舉小以別稟分有差河伯呈已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可大於爾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注均齊所以遠已解心詢其可不也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注物物各有量疏既領所疑答曰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之慮無大無小豈得時無止注死與生皆時行疏新分無常率其所知抑以為定時無止注死與生皆時行疏新分無常注得與失皆分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終始无故注日新也疏復始而新嘗不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注各自足也疏此下釋也以大聖之知視於遠近察於近事大而不寡也疏無窮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大而不寡也疏無窮天地雖大當離無餘故未足以自量无窮注指而觀之知遠多也不多則無令不寡則息也知量无窮注指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物量無窮證疑今故注疑明也今故猶古今疏此下釋時無止義大非小大則證明釋文證疑郭天明也又虛丈反故造而不悶古今無古今也

莊子集釋 卷六下

注通長也撥而不跋注撥猶短也疏通長也撥短也既知古今是故年命延長終不跋生而罷聞稟命天釋文撥專劣反而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化未始非吾釋文撥專劣反而跋不跋猶短也說文撥拾取也易疏忠至微也若手拾撥物然言近而可撥取也問如老子其政闕謂不詳明跋者所以行也淮南子原道訓跋行喙息馬蹄篇覽覽為仁跋跋為義謂煩勞也知時無止順行之而已故者非遠無慮知時无止注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飽短故為跋也疏此結前時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疏此下釋分無常有盈虛人事當無得喪是以視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知故儼然而得時也不足為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為戚也知分之无常也注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疏此結前分明乎坦途注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疏此釋終始無故義也坦途也坦途也坦途也坦途也坦途也坦途也生為生死生無隔故明乎坦途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釋文坦途

莊子集釋卷六下

反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疏夫明乎坦途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憂死之不二何釋文不說音悅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注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敢死生之化若一疏此結前終釋文不愕反各舍故捨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注所知各有限也疏強知者亦真不知者不如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注生時各有年也疏未生之時無憂既生之後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注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是故由此觀之又何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物而不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注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

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德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
 顧其形象義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疏夫物
 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成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
 各安其分則道遠也故毫末雖小性足以稱大二儀雖大
 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小之似何必釋文之倪音郭五
 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獨理窮於天地釋文之倪音郭五
 米反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辨是非食言至精細者無復形質平廣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注目之所見
 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
 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聞者
 哉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
 故謂之無形質此道未出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故異便
 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莊子集釋卷六下

七

注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疏精微小也埤大也欲明小中之
 中天機自張釋文李善曰反徐音字謂盛之嚴疏嚴氣也
 各有便宜也釋文埤也郭芳尤反崔音哀之嚴疏嚴氣也
 故疏云大中之異使注皆同此勢之有也注若無形而不
 大不當訓原疏可圓則無此異便之勢也疏知此勢未起於有之也夫精粗者
 期於有形者也注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疏夫言及精粗者必
 而未起於釋文精粗疏下胡反疏無形不可聞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
 言象之表也釋文精粗疏下胡反疏無形不可聞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
 國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疏無形不可聞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
 窮盡釋文能分注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
 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注唯無而
 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
 於言意之表而人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疏夫可以言辨

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目所不能言
 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粗之
 哉釋文不能論注本或作論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注大人者無
 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疏夫大人
 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注不多仁恩注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注不多仁恩注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注慈澤類乎春陽而動不為利注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疏應
 而動不為利釋文為利注不賤門注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
 心以利物釋文為利注不賤門注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
 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疏門注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
 反貨財弗爭注各使分定疏於彼貨財皆無爭競也注不多辭謹
 注適中而已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事焉不借人注各使自任
 疏注不假借於人分外求務不多食乎力注足而已疏食於分內
 不多食乎力注足而已疏食於分內
 疲勞心力注不賤食汚注理自無欲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
 行

莊子集釋卷六下

八

殊乎俗注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疏和光同塵無可不
 行殊乎釋文行殊注下孟反下竟注不多辭異注任理而自殊也疏
 俗也疏居正體道故不多辭異注任理而自殊也疏
 大順羣生故曾無乖異也釋文辟異注為在從眾注從眾之
 所為也疏至人無心未嘗專己故不賤佞諂注自然正直疏素
 忠貞不履左道非為賤佞諂也疏家世父曰大人之
 行凡五事本不害人非為仁也無貨賤貨利之在其心何有辭
 讓也不導人以利何有食汚也疏行自殊俗非為異也順從乎
 眾非為諂也事焉不借人如許行之云並耕而治糞而食不
 多食乎力如老子之云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願而民自
 侯彼貪汚者自止而無事乎賤之矣郭象注未能分明世
 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注外事不接於心疏夫高
 祿世以為榮則戮辱世以為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達達
 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注家世父曰世
 仁讓無所施食前無所慮又何以爵祿戮辱為也郭象云外事
 不接於心注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注故玄同也疏

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楊疏引徐逸注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為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今按列女傳云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此徐說所本蓋子政所治春秋本穀梁家也其下文云還復公命公享之穆姜出於房云云與左傳合又云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與公羊傳合是此本穀梁家也此未考服注何注徐注而止據杜注命不見三傳蓋采他書也此未考服注何注徐注而止據杜注范注

莊子集釋卷六下

九

必穀梁家相傳古義而子政采之也列女貞順傳云父母送孟其於織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與夙夜無怠爾之於織父母之言謂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命夙夜無怠爾之於織父母之言謂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閨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爾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爾之言諸母戒申之日謹慎從爾爾之言今按說苑文篇述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列女傳與說苑並出于政之手所述以左傳考之魯僖公十八年齊孝公即位二十七年齊孝公薨左氏傳十八年傳云夏五月夏齊孝公薨孝公既即位乃立孟姬為夫人覲其時代在鄭婦媯之後宋伯姬之前伯姬所配者宋公孟姬所配者齊侯其位皆諸侯夫人而所行如此則買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信有徵矣鄭婦媯所配者公子忽其位在諸侯夫人之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之上而所行若彼則鍼子所譏先配後禮者非無說矣春秋文公四年夏逆婦姜於齊穀梁傳以為責其成禮於齊范甯范邵復申明其說謂譏公而兼貶夫人穀梁傳婦姜為其禮成平齊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其不言氏何也夫人與有貶也范甯注謂非為責又引其從弟邵云夫

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人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夫不待反魯廟見而遽在齊成昏較諸公子忽反鄭成昏更為非禮不特與宋伯姬相反抑且與齊孟姬迥殊宜其為議禮者所責也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媯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固確然有憑矣左氏隱八年正義云按昏禮不待三月也今按買服所言之禮親迎之夜在席相連是之昏禮非士之昏禮也正義所言殊嫌詞費若夫尚書言禹娶塗山辛壬癸甲據鄭康成注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治水則是娶後始受治水之命安見其非先廟見後成昏乎尚書正義云娶於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娶禮斷非就妻家成昏若後世贅壻之事正義之說是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此既娶以後禹往治水塗山氏歸甯母家之事耳吳越春秋卷四云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禹因娶塗山氏之女媯此因呂氏春秋之語從而附會其說非實事也即如某氏傳以為已嘗治水輟事成昏某氏傳云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正義云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爾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報事成昏也今按禮記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當洪水時以治水為急故特改新昏不使之條而謹守君言不宿之戒鄭注以為既成昏始受命其說是也公羊哀三年傳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當治水時以王事為急故既娶過門不入豈未娶而輟事成昏某氏傳以王事為急故既娶過門不入豈未娶而輟事成昏某氏傳亦不過出自一時權宜其不俟廟見而成昏正猶舜之不告父母而先娶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禮論也何得執此而謂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哉左氏隱八年正義云禹娶塗山四日即行也今按正義不知買說合於古禮又不知某氏傳所言禹事係變禮而非常禮惟知曲徇杜注而反謂買說為謬不亦誤乎至於諸家釋先配後禮者鄭仲師以祖為祭饌鄭康成以祖為

莊子集釋卷六下

十

先娶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禮論也何得執此而謂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哉左氏隱八年正義云禹娶塗山四日即行也今按正義不知買說合於古禮又不知某氏傳所言禹事係變禮而非常禮惟知曲徇杜注而反謂買說為謬不亦誤乎至於諸家釋先配後禮者鄭仲師以祖為祭饌鄭康成以祖為

祓道杜元凱以祖為出告祖廟其說均有未安杜注云禮逆... 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 先配而後祖正義云鄭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 敬神之心故曰其祖也按昏禮婦既入門即設同牢之儀其... 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為... 祓道之祭也先配而後祖道言未去而先行配按傳既言入... 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道言未去而先行配按傳既言入... 在陳漢之何須云送女也沈氏飲韓幼學堂文稱先配而後祖... 解云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貴為國君世子且為有禮... 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鉞子已在鄭必灼然於耳曰... 者乃疑否於誣祖耳胡為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 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沈氏欽韓以祖為反告祖廟雖較... 語既絕而待鉞子之定論也沈氏欽韓以祖為反告祖廟雖較... 他說為長也復告至於禮受君父離子之命於廟以逆其婦... 反而不告至是為墮成命而誣其祖又先配而後祖解云蓋禮... 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而之義... 况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 重於廟而情跬步之勞於祖已即安伉儷焉是為誣其祖也... 然逆婦不反告祖廟其過較輕成昏不先見祖廟其過較重鉞

莊子集釋卷六下

子不應捨其所重而讓其所輕沈氏既述反國告至之儀而兼... 及廟見成婦之禮沈氏左傳補注云徑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 孔子未成也仍不越買服範圍之外特於大夫以上之昏禮未經... 詳駁故為此游疑兩可之言耳沈氏先配而後祖解云不知賈... 之抑在禮記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大夫本有... 之今按禮記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大夫本有... 別宮可知天子諸侯之多別宮更不待言何必以異宮為... 問又何何必以禮與不說禮為疑至於大夫以上昏禮與士昏禮... 異其說見於春秋三傳亦不得以為疑與無文沈氏左傳補注... 引玉篇集韻之饋女以解春秋三傳之致女是據俗禮以改古... 符其說未可從也俞氏變力持祖道之說委曲附會以求通... 俞氏癸巳類稿先配後祖義云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 幸亥日行乃祖祭陳鉞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言忽不當成昏... 於陳當以親迎日即行詩辭書之以誣道神為誣其祖者春秋... 時占驗家多斷章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錮... 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公七年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錮... 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鉞子說祖史朝

說元史趙說歸不為典要一也今按口說可以斷章取義與禮... 不可以斷章取義俞氏此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且自來釋左... 傳者於鉞子均無貶詞而俞氏獨其說雖墨守康成然康成注... 以為不忠君命未免好為異論其說雖墨守康成然康成注... 禮記坊記即引伯姬歸宋季孫致女以證恐事之違婦不親夫... 是先廟見後成昏之禮鄭君固當援據之矣禮記坊記云昏禮... 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 舅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 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夏五月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今按說... 文云親至也鄭注以不親夫釋不蓋親可謂至也亦不可謂親... 所謂不親夫者即列女傳所謂伯姬不肯聽命是鄭君之意固... 舅姑故連類及之耳要之坊記言恐事之違鄭注言恐其有違... 猶孟子言無違夫子皆以事夫之禮為主與士其以祖為祖道... 昏禮言夙夜無違命無違宮事其義一而已矣其以祖為祖道... 乃駁五經異義之詞沈氏相連是當夕成昏也今按五經異... 義此條原文雖無可考然駁異義主當夕成昏之說則異義必... 主先廟見後成昏之說蓋許君受業賈侍中異義多從其說也

莊子集釋卷六下

禮記會子問正義云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 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 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 後入鄭以祖為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為配... 合而後乃為祖道之祭較左傳正義所引鄭說互有詳略皆... 駁異義之語蓋異義謂三月成昏故以祖為廟見致女為成昏... 此從賈注而援此證也駁異義謂當夕成昏故以祖為廟見致... 女為教孝此不從賈注而斥此證也合禮記左傳兩疏所引鄭... 說與詩疏所引鄭說參互考之可見駁異義之大指矣近之人... 輯錄駁異義者但采詩疏所引之可見駁異義之大指矣近之人... 其未標駁異義之名也然致女成昏之禮三傳舊說彼此相因... 鄭君箴齊有發墨守起廢疾三書皆不應牽涉及此若謂非駁... 異義之語則將以為何書之語耶與禮注迴殊係早年未定之... 特無明文為證止可附錄於後耳與禮注迴殊係早年未定之... 論當以禮注為正也禮記王制正義引駁異義云周禮所謂皆... 衛耳陳氏謂駁異義疏證云先鄭注周禮云征之者給公上事... 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衛之制是也然鄭君周禮太... 幸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正衛之制是也然鄭君周禮太... 與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 征之遂師之賦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則周禮注不... 以征為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據此是駁異義在前注禮在後

偏執將已為是不知他以為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亂故師
心為是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
源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釋文師是師順
也師治直吏反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
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
明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注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
互有也將矣去哉疏若夫師是而非非師天而无地語及於此
同釋文不舍音徐帝王殊禮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寡夫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繼統也或宗族
試放言殊繼也或連連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逆於人等
是以之增慕堯舜以紀綱白公効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
寡奪釋文寡夫初患反取富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疏夫干
讓事跡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與兵唐虞揖讓上符
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默默乎河

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注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
大世或小之故順物之跡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
也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莫聲幸勿辭費也
逐而知貴賤大小之釋文女惡音汝後放河伯曰然則我何為
家門乎言其不知也釋文女惡此下音烏河伯曰然則我何為
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疏奈何猶如何也河伯輩
更請決疑遲問解釋我欲處涉人世攝術修造於何事而可為
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退舍取諸物務其事
云何願垂告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注貴賤
之道反覆相尋疏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安執也今以
謂之反釋文反衍如字又以戰反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為美也
案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注引司馬反衍云猶漫衍合為一家慶藩
作衍衍云衍衍猶漫衍也釋文反衍反無拘而志與道大
寒注自拘執則不夷於道疏而汝也夫修造之人應須放任而

通之理也釋文與道大寒向紀華反徐紀假反本或作與何少
而不夷也釋文與道大寒天道寒推本寒作浣云爾洽也何少
何多是謂謝施注隨其分故所施無常疏謝代也施川也夫物
多以為少故施用釋文謝施如字司馬云謝代也施川也夫物
代謝無常定也注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疏夫代謝施川多少
而行與道參差注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疏夫代謝施川多少
則與理不冥者也釋文參初林差初官嚴乎若國之有君其
无私德注公當而已疏道之士望之嚴然端拱萬乘積德於
也私德釋文嚴乎魚檢反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注天下
之所同求疏蘇蘇長之貌也若單人之祭釋文蘇蘇音泛泛
乎其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注泛泛然無所在疏泛泛音
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所羣生泛愛平等釋文泛泛音
東西南北廣遠無窮若室豈有畛畛限域也釋文泛泛音
反字又吟之忍域于目反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注掩御羣生
作汎

莊子集釋卷六下
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具哉疏懷德也孰謙也言
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而接承扶翼者是謂无方注無方故能以萬物為
方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運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注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注死生者無窮之
變耳非終始也疏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不恃
其成注成無常處疏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注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疏變化榮落順時豈執守形
骸而拘持名位耶年不可舉注欲舉之令去而不能釋文令去力呈
不可止注欲止之使停又不可疏夫年之天壽時之賒促出乎
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注變化日
合住俱當任之未始非我也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注變化日
新未嘗守故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是

莊子集釋卷六下
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疏而承具哉疏懷德也孰謙也言
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而接承扶翼者是謂无方注無方故能以萬物為
方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運萬物一齊孰短孰長注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注死生者無窮之
變耳非終始也疏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不恃
其成注成無常處疏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注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疏變化榮落順時豈執守形
骸而拘持名位耶年不可舉注欲舉之令去而不能釋文令去力呈
不可止注欲止之使停又不可疏夫年之天壽時之賒促出乎
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注變化日
合住俱當任之未始非我也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注變化日
新未嘗守故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是

所以居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疏前來所游海若之談正是
 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注但肯就川耳疏夫生滅流轉如
 轉如輪是九百年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注故不可執而守
 夫流轉變化時代遷移若文質雖如過隙何為乎何不為
 乎夫固將自化注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疏
 同稟天然安而任之必自化注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注以其自
 化疏若使為與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
 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起斯問是以所疑北海若
 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
 己注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
 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
 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

莊子集釋卷六下

五

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
 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
 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己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
 之可貴釋文五藏反疏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邪
 能害禽獸弗能賊注天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危無不適故苦
 不能苦也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樂復和光混世處俗同
 故外不能賊此明非謂其薄之也注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
 解道之可貴也疏非謂其薄之也注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
 實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釋文其釋如字想
 體著言察乎安危注知其不可逃也疏所以傷不能傷者正言
 之可逃也疏南於禍福注安乎命之所遇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
 而常適也疏南於禍福注安乎命之所遇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
 變所適也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疏謹於去就注審去就之非
 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皆安也疏謹於去就注審去就之非
 已疏謹去就之無定者取舍之有時莫之能害也注不以害為
 已疏謹去就之無定者取舍之有時莫之能害也注不以害為

莊子集釋卷六下

六

害故莫之能害疏一於安危異於禍福與化俱在故
 內人在外注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云知
 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非為也疏天然之性順之
 於外則非為也注德在乎天注悉人任知則流湯火索也
 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疏德在乎天注悉人任知則流湯火索也
 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注此天
 德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
 乎得矣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具知而行於世雖步於物千
 而致釋文之行如躡躡而屈伸注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疏
 者或謂是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而屈伸釋文躡躡反又
 或謂是伸無定執也人冥會以運機宜釋文躡躡反又
 又青焉注屈伸申反要而語極注知難落天地事難接萬物而
 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疏難復混跡人而心極極
 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釋文反要反注曰何謂天何謂人疏
 未達玄妙更起此疑疏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身
 牛鼻是謂人注人之生也可不履牛乘馬乎履牛乘馬可不穿
 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穿
 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疏夫牛馬稟於天自然有四脚非關人
 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馬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辨所由
 穿者乎人情懸於物乎造物欲順天人之道故託牛馬之
 也疏故曰无以人滅天注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
 節則天理滅矣疏夫固自然而加人事則屬之可也若乃穿
 自無以故滅命注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安在乎疏
 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器用
 壞而驅馳失節則以人情事放致滅天運危亡且夕命其安
 在乎豈唯馬無以得殉名注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疏夫名
 牛馬物皆爾無以得殉名注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疏夫名

病者無性之所得者有以有限之
得病無性之名則天運誠而性命
其真注真在性分之內疏夫愚智
於分內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
真性者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
風風憐目目憐心疏憐是愛向之
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狀如牛
如雷名之曰委首黃帝伐蚩尤以
百足蟲也蓋則以少企多故憐蛇
以心企天故憐風風則以暗慕明
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希慕故學
理又解憐哀慕也蓋以一足而能
足而安行哀蛇無足而幸苦蛇有
內而暗慕欲明物情願獨妄起
釋文求龜反一足獸也李云黃帝
尤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委首黃
微之取皮以冒鼓聲屬五百里

莊子集釋卷六下

果焉 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引流於彼心則變謂蛇曰吾以一足
之使萬足獨奈何疏下簡易無如我
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釋文吟勒其
發此深居處天機也釋文吟勒其
神聲義別漢書河間獻王傳卓不
勝觀說文神補力特止也徐爾雅
曰不然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
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
小爾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
數雖舉今蛇之足乃是天機機則
自強有兩噴睡以人情起則蛇以
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也
字屬如雲武賈反可勝音引馮云
反

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疏以眾足而不及子
速有無稟之造化欲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明斯理故發此疑問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
哉注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
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而自得矣
遲速之節聰明之整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惑者因欲有其身
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
易也故捐聰明棄知慮魄然忘其所為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
動而不道遙也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釋文悅然亡
反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背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
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疏有勝也蓬蓬風聲也亦
行必動於脊背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
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浪海無形有力痛有所疑故陳此問庶
聞後釋文蓬蓬似肖也所以行者足也動吾脊背而行無足而
肖無形則亦無所肖也風曰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
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爾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
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注
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材之所為
使羣材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道遙矣此乃聖人所
以為大勝也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浪海然人以手指搗於風
此小不勝也然而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風為之飛揚機社
以之推折此大勝也譬蓬蓬觀之士蓋蓬蓬揚波混愚智於羣
同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
人獨能之也今不用此解也釋文爾音秋李云蓬也爾則削也
爾蓬蓋也今不用此解也釋文爾音秋李云蓬也爾則削也
反迫也家世父曰李執云爾蓬也爾則削也本又作爾則削也
手爾之爾者足疏之荷子強爾爾已先懸吾前大蒸爾爾後勁

莊子集釋卷六下

果焉 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引流於彼心則變謂蛇曰吾以一足
之使萬足獨奈何疏下簡易無如我
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釋文吟勒其
發此深居處天機也釋文吟勒其
神聲義別漢書河間獻王傳卓不
勝觀說文神補力特止也徐爾雅
曰不然子不見夫睡者乎噴則大者
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
小爾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
數雖舉今蛇之足乃是天機機則
自強有兩噴睡以人情起則蛇以
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也
字屬如雲武賈反可勝音引馮云
反

魏鉤吾石榜係注歸折大之舌 紫大扶黃反孔子遊於匡人
 圍之數市而絃歌不悞疏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而陽虎
 曾使暴匡人孔子親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淵與陽虎同邑匡
 邑魁時復與孔子為御匡人既見孔子親似陽虎復見顏淵為
 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釋文孔子遊於匡未人圍
 之數色主子以合反司馬云未嘗作衛匡衛邑也衛人欲圍孔
 與虎俱後魁為孔子御至匡人共議魁不悞本又作悞子路
 又孔子答觀與虎相似故匡人共圍之不悞同丁芳反子路
 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疏不悞也匡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
 本亦有作悞字者悞憂也釋文入見反賢通孔子曰來吾語女我
 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注將明時命之
 固當故奇之求諱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命
 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
 者其來不可拒其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通也夫子欲

莊子集釋卷六下

九

顯明斯理故奇之窮釋文吾語反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
 知得也富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注無為勞
 心於窮通之間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若恣
 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所得失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
 勇也陸行不避兇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
 烈士之勇也注情各有所安疏情有所安而忘其釋文蛟音激
 父音兒反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
 之勇也注聖人則無所不安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
 也釋文大難乃且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注命非已制故無所
 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羨里無異
 於紫極開堂也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勸子路令其安心釋

文開堂問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
 請辭而退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陽虎故辭
 文无幾反居將甲如字本亦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可不可因百家
 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疏姓公孫名龍人也魏
 賦稱風塵先王竟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
 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為同離同
 為異可為不可然為不然而難百氏之書皆用窮眾口之辯成屈
 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英與
 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釋文公孫龍問於魏牟司馬云龍
 妙忽達莊子猶若井蛙也釋文公孫龍問於魏牟司馬云龍
 子之公少學反長而反張大之行下孟之知音今吾聞莊子之言
 汎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
 問其方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
 問莊子之言汎焉怪其奇異方覺己之學淺始悟莊

莊子集釋卷六下

十

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釋文汎焉莫剛反論之力
 達所以自誠其口更請益於魏牟釋文汎焉莫剛反論之力
 反及與音余下助所開如字本亦作開吾喙昌鏡反又公子牟
 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垆井之甕乎謂東海之鰲
 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止入休乎缺瓮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履泥則沒足滅跗還蚌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疏公子體
 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辯蓋莊子之深言故仰天歎息而噴笑
 舉蛙蟹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垆井猶淺井也蛙蟹也科斗亦
 是到結蟲也蟹小勢蟹也科斗蝦蟆子也腋臂下也願口下也
 東海之鰲其形法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淺
 井形若甕方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見巨鰲而不懼云我出
 則跳梁井甕之上入則休息乎被磚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履
 泥則滅跗及足願履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知
 也釋文隱机於新大息音培井音陷之甕反司馬云培井
 也疏井也甕水蟲形似蝦蟆也與釋文小異

樂音洛下之跳者非幹古且反司馬云非謂也音
賦注引司馬云井幹非欄也積木有若欄也謝元暉同音
嗣後臺詩注引司馬云幹非欄然非幹臺之通稱也互有
並視釋文所引為詳又案徐廣從木作幹說文正繁作井
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徐晉灼曰幹井十四交之徐
賈訓枚反李如周以尊為之著井赴水如字司馬本作
疑是厥其月反泥則沒足減附方子反郭音附司馬云
仆字厥又音厥泥則沒足減附方子反郭音附司馬云
還音旋司馬音寒井中赤也一名蠅爾雅云蠅郭注云
結蠅音蟹戶頁科斗苦禾反科斗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注此猶小鳥之自足

莊子集釋卷六下

三

於蓬蒿注推專也時安也蛙呼龍為夫子言我獨專一壑之水
於蓬蒿注而安培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
游涉夫于何不暫時降步入觀釋文夫擅專也一壑火名東
下邑乎以此自多誇誇於龍也釋文夫擅專也一壑火名東
海之龍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注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樂物也培井狹小海龍巨大以小懷大釋文已繫龍立反司
理不可容故右膝幾下而已遭拘束也釋文已繫龍立反司
三蒼云非樂音岳又於是遂迤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疏遂迤從容也七尺曰
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
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度釋文遂迤七句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以培井為至無乃劣乎釋文遂迤七句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疏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
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股湯入歲
之閉七歲遭旱而早崖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治者治
其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釋文九潦音弗為下句頃久
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釋文九潦音弗為下句頃久
早晚也於是培井之龍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注以
小羨大故自失疏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培井之
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龍之談茫然喪其

所謂是以適適現現而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遺焉仁
義之行困百家之知窮單口之辯忽問莊子之言亦猶井之
龍也釋文適適反亦反又丈華規規如字又虛彼反李徐之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
山商炬馳河也必不勝任矣注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効疏
馬也亦名商炬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
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
亦何異乎使蚊負子負於邱山商炬馳於河釋文之竟音境蚊
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釋文之竟音境蚊
商炬音渠郭音巨司馬云商炬數名北不勝音可強反且夫
燕謂之馬蛇一本作蝦徐市軫反不勝音可強反且夫

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龍與疏
孫龍所學心知快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
析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坎井之龍乎此結譬
也且彼方馳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无
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注言其無不至也疏此論也亦極
玄冥妙本也大通應跡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以香
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莫不窮此智隱沒不可測量
始於玄極而其道查冥反釋文方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
於城中而大通於物也釋文方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
馬也大皇音更然釋音四解戶買反廣案無東無西失其
無東無西當作無西無東與通為觀釋文方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
始於玄極而其道查冥反釋文方此郭時紫反又側買反
以辨注夫道無窮者非察辯所得釋文索之所白是直用管闕

莊子集釋卷六下

三

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注非其任者去之可也疏
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辨率與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
遠矣譬猶以管闕天誼知天之關後用錐指地而測地之淺深
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力優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
劣如此之懸既其不如宜其速去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
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注以此効彼兩失之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都弱給未壯謂

本言而給辯以難也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則其本宗給釋文以難疏莊子曰請循其本疏循猶尋也惠雖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疏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注專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疏子曰者莊子稱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我而不知我知我而問我本何妨我非魚而不知魚也且子既非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足以濠上彷彿知魚

莊子集釋卷六下

之適樂聖照羣品豈入水哉故青釋文方復反又其處昌虛莊惠之二賢以標議論之大體也

外至樂第十八釋文以美樂音名篇樂格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注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耶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耶而身以存而無憂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實字之中願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釋文至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歡也今美為美據美避美處美就美

去美樂美惡注擇此入者其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疏美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為造何所樂何所避惡而合至樂之道釋文美惡鳥路夫天下之所尊者手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

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疏天下所尊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所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為據處就樂所

下者貧賤天惡也疏貧窮卑賤天折惡疏名世間以為下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注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俗惑懼慮如此修為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注內其形者知足而已疏夫富家之家勞神苦思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注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疏夫位高慮遠難重憂可者否勞形忙心無時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惜惜久憂不死何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注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疏夫氣頑癡生而憂慮復壽考而精神憊久憂不死釋文憊憊翻成苦哉如此為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莊子集釋卷六下

音昏又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注善則適當故不用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御節名傳今古也不足以活身命者必虛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御節名傳今古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故曰忠誠不聽踴躍勿爭注唯中庸之德為然疏踴躍順從也夫為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則須踴躍釋文踴躍七旬反郭音韻音循休止若逆強強必違則我也

又音勿爭引字林云敦古踴字史記貨殖傳下有敦鳴徐廣云踴古作敦玉篇足部踴退也走部退也敦字同漢書徐廣云踴古作敦行踴退也走部退也敦字同漢書徐廣云踴古作敦通又作通漢書平帝傳贊作通萬章傳作通循三禮注作通通字故夫子胥爭之以死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異而義實同

善无有哉注故當緣督以為經也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
 忠名不成故謀與不謀今俗之所為與其樂吾又未知樂之
 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樂為心以色聲為樂
 果樂邪果不樂邪疏未知此樂決定樂耶而倒置之心未可謂
 也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諍諍然如將不得已注舉羣趨
 其所樂乃不避死也疏諍諍然如將不得已也舉世之人羣聚
 能止息釋文諍諍然如將不得已也舉世之人羣聚
 之也釋文諍諍然如將不得已也舉世之人羣聚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樂也注無懷而忘物耳疏
 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樂而忘生體果有樂无有哉吾以
 道忘淡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疏果有樂无有哉吾以
 无為誠樂矣注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疏以色聲為樂者未知
 莊生言之用虛淡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
 無為為至實之樂疏俗以富貴榮華金玉為上
 注俗以經籍為樂美善為譽疏樂用美言俛善為令譽以無為

莊子集釋卷六下

恬淡寂寞虛淡為樂苦故知樂釋文苦精也天下是
 以无樂為樂至譽以无譽為譽也疏天下是
 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為可以定是非注我無為而任天下之
 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疏夫有為執滯執是是非非
 是非是非者非也疏夫有為執滯執是是非非
 至樂活身唯无為幾存注百姓足則吾身近
 存也疏活身也存也夫至樂無樂常道無憂可以養
 紅乎之近請嘗試言之天无為以之清地无為以之甯注皆自
 清耳非為之所得故兩无為相合萬物皆化注不為而自合
 故化若有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濬也疏天無心為清而自然
 自然甯靜故天地無為而備相合升降矣疏清虛地無心為甯而
 兩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為之則不能已疏芒乎芴乎而无從出
 乎注皆自出耳未有為而自出也釋文芒乎
 下月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注無有為之象疏夫二儀造化生
 物無心恍惚芒

味參差難測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無象貌復論其
 勞互其文耳疏廣蕭案芴芒忽荒也疏忽荒也疏忽荒也疏
 賦文選七發李注淮南原道篇蕭蕭忽荒忽荒忽荒忽荒忽荒忽荒
 上買道期別是其義萬物職職皆從无為疏皆自殖耳疏
 今與道期別是其義萬物職職皆從无為疏皆自殖耳疏
 生耳尋其源流從無為種植既無為種補豈有為耶釋文萬
 萬職司馬云職職猶祝祝也李云繁植貌案爾雅職主也故
 曰天地无為也而无不為也注若有為則有不濟也人也孰能
 得无為哉注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疏孰能也夫天地清甯
 化而無不為也凡俗之人心重嗜味耽滯有欲謀能得此無為
 哉言能之者乃至者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疏莊子之妻死也疏莊子則方箕踞
 鼓盆而歌疏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
 鼓垂其足釋文鼓盆而歌疏鼓盆而歌疏鼓盆而歌疏
 鼓然自樂釋文鼓盆而歌疏鼓盆而歌疏鼓盆而歌疏
 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疏其美居處長養子孫
 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釋文長子丁文疏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
 我獨何能无慨然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
 釋文无概也又音骨哀亂觀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
 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氣疏莊子聖人妙達根本故觀察
 生有形無形質之前本復無氣從無難乎芒芴之閒變而有氣
 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
 四時行也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相與清濁變成
 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運無變而為死死而生來死往變
 化循環本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
 命故止也注未明而極已達而止斯所以壽有情者將令推至

理以遺累也疏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閒也且夫息我
 自覺不通天命故釋文巨室以天地為室也嗷嗷古也反又將
 止哭而鼓盆也釋文巨室以天地為室也嗷嗷古也反又將
 令力呈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休疏特以道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讓故讓為叔也冥伯也伯長
 也崑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為物長崑崙玄遠近在人身上
 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若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
 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釋文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釋文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
 言二子乃識化也冥伯之丘李云丘名崑崙反力門之虛音所
 休也疏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疏蹶蹶然惡之疏蹶蹶然惡之疏
 木者柳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之墟也釋文左別
 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蹶蹶然惡之也釋文左別
 竹九反司馬本作册音跋云蹶蹶然惡之也釋文左別
 也疏玉篇蹶蹶因疾說文本以蹶為奇因蹶之生於
 身假借者也人之有生本假借也皆蹶蹶然惡之也疏蹶蹶然惡之疏蹶蹶然惡之疏
 塵垢之附物者也柳蹶蹶然惡之也疏蹶蹶然惡之疏蹶蹶然惡之疏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疏滑介叔曰亡子
 何惡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
 塵垢也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釋文垢也
 音死生為晝夜疏以生為晝以死為夜故天不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注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遺之
 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
 迷困於夏樂之竟矣疏是當待終有何嫌惡既其死生之變故
 合至釋文之竟音境莊子之楚見空獨憊然有形撒以馬捶因
 而問之疏之通也憊然無潤澤也撒打擊也馬捶音馬杖也莊
 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釋文獨憊音憊苦楚反徐又許
 均齊故奇獨憊言答問也釋文獨憊音憊苦楚反徐又許
 司馬李云白骨撒文作華云旁擊也馬捶音馬杖也曰夫
 貌有枯形也

莊子集釋卷六下

完

子食生失理而為此乎疏夫折於命而骸骨為此乎將子有
 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疏使天折於命而骸骨為此乎將子有
 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魂而為此乎疏善之行世間
 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妻釋文愧遺唯季將子有凍餒之患
 見妻孥慚懼而死於此乎釋文愧遺唯季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為此乎疏餓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釋文凍餒之患
 子之春秋故及此乎疏春秋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於是
 語卒援觸骸枕而臥疏卒終也接引也初逢枯骨馬杖而釋
 文援音枕而反針鴉夜半觸骸見夢日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疏觀於此子
 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釋文見夢反賢
 願欲聞死人之說乎疏然許觸骸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
 莊子曰然疏然許觸骸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
 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疏夫死者
 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四時炎涼之事甯有君臣上下之累乎
 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
 不能釋文從然徐子用反縱逸也李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
 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疏莊
 不信觸骸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釋文復生音服又觸
 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之乎釋文復生音服又觸
 體深賸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勢乎注舊
 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
 安性死時安死生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
 之旨也疏深賸蹙頞不用此言誰能復為生人之勢而棄南
 面王之釋文深賸音蹙頞本又作頞又作頞頞者愁貌而復扶
 樂耶釋文頞音蹙頞本又作頞又作頞頞者愁貌而復扶
 反顏淵東之齊孔子有髮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

莊子集釋卷六下

辛

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疏顏淵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聞欲將
 還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疏三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
 自稱小子故問夫子憂色所由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
 言上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鯁短者不可以汲深疏褚
 受也懷包藏也鯁汲索也夫容小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
 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為譬也
 釋文褚小音許反 虞備案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疋一切經
 集韻裝也字或作疋說文疋也所以盛米又曰疋木疋也
 繫傳曰疋裝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實於褚中以出蓋褚
 可以裝物亦可經格猛反及居及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
 以獲人者也 汲格猛反及居及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
 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注故當任之而已疏夫人稟於天命
 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為鶴釋文所適通或吾恐同與
 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堯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
 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注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

莊子集釋卷六下

三

非惑如何疏黃帝堯舜五帝也堯人神農三皇也恐顏淵將三
 執持聖迹不返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
 能得解脫不得解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已必設顏淵
 文皇帝注謂三皇五帝也司馬本作黃帝 虛文強曰今而重
 反舍內音捨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
 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
 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居於魯郊大頭高八尺蓬風而至止魯東
 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鳳火仲祀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
 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此誠文仲用釋文
 為神鳥非謂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用之也
 且女音汝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滅
 舉頭高八尺爰光注爾雅云形似鳳凰 慶濤案文選江文通
 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海鳥爰居也賦稱鸞鳴於野則離騷不
 若釋文御而音觴音于廟司馬云飲之 九韶常道反鳥乃眩視
 憂悲不敢食一觴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疏夫韶樂太牢乃美
 乃善而施之爰居

非所養也故曰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釋文眩 左傳反司馬
 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視市至反 樂里情 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疏半鴉
 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
 以已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鰕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壇陸洲渚也鰕泥鰕也鰕白魚子也遂進寬舒自得也夫養
 以鳥養之法宜栖於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草飛自開故此
 率已所行道遠自得無所企羨也釋文壇大丹反司馬本作澶
 食之鰕音條又音條李徒由反一音山 隨行反 委於危地
 以支反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譏譏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
 又如字 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
 之相與還而觀之疏奚何也譏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
 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人既有欣有惡入音何用為乎釋文譏譏乃交成
 聞則高飛深人既有欣有惡入音何用為乎

莊子集釋卷六下

三

池名堯樂之樂字如人卒寸忽反司馬音還而旋面反魚處水而生
 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疏好陸而惡水彼之
 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釋文其好反 故先聖不一其
 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能不同其事注各隨其情疏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
 知將三皇之道以說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齊侯者深不可也 注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
 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也 列子行食於
 人如是之道可謂條達通達而福持矣 道從見百族謂獲獲達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
 生也注各以所適為樂疏獲獲也從傍也樂寇困於行李食於
 歲者舉其大數謂獲獲在蓬草之下遂拔卻蓬草因而指光與
 言然爾獲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死以死為生
 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釋文道從 如字司馬云從道旁也木或
 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S
7121.5
156(957)

黃觀皆生乎九猷音由李云九宜為久久老也猷蟲名也
 鳥名生乎九猷文淵曰案列子作斯彌為食臨頤格食臨頤
 麟生乎食醴黃觀食醴黃觀音醴音醴音醴音醴
 生乎九猷九猷生乎黃猷音黃音黃音黃音黃
 是粉釋文青反又亡角反音如悅反徐生乎腐音腐音腐
 鼠蟲釋文青反又亡角反音如悅反徐生乎腐音腐音腐
 馬云亦蟲名也爾雅云羊奚比乎不斁久竹疏並草釋文羊奚
 一名守瓜一云粉鼠也與久竹比合而為物皆生於非類也
 比賦志乎不斁息尹反司馬云羊奚草名根似蕪菁
 羊奚比合於久竹釋文久竹生青甯般微順云莊子從羊奚至
 青甯連為一句司馬之說固如青甯生程疏亦蟲釋文青甯生
 是郭本乃分之列子筆作節所按釋文程生馬馬生人故具錄之
 程未開程生馬馬生人疏未詳釋文程生馬馬生人故具錄之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注此言一氣而萬形
 有變化而無死生也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
 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為無識或無識變為有識識或有識變為有識于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
 死生既知變化無窮甯復成生惡死雖新趣旨謂之至樂也俞樾曰又當作久字之誤也久者老也上文黃觀生乎九猷釋
 文引李注曰九宜為久久老也是其義也人久反入於機者言人老復入於機也列子天瑞篇正作人久入於機

莊子集釋卷六下

畫

莊子集釋第六

恩賢講舍校刊